#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 史部第七五册目次

# 餉撫疏草七卷

〔明〕畢自嚴撰

明天啓刻本

啻仍則是應所至下之
意與急姑則緩持之從
以脫其所不便所予與
徐以緩失急即與徐啐
彌日不可緩所託下



不樂與急夫世稱強任
安危之大臣乃至天下
倚為安所從然待與危
將與徐遂見倍天下之
緩則自脫其急之不已

應所及與既已急矣慮
乃振天下而不可解是
唯天下急力能齊天下
之急則為應即天下忽
以羸謬所力能挽天下



之緩則應吾急所視其
其足視饑饑足此天下
下之豪乎有挽搏一豈
之猷略所非優以緩急
希世不能措弌篋者白

陽關遼瀋之急悉下與
急之具任與議悉下廷
不從而把中掣之尊以
爲酌曾不令有奮膺及
三年來遼瀋之急自若



而天下若甲於奴酋之
緩謀而遂相務以爲緩
頓不念其張皇跋蹈之
器而與既不可卒銷餉
夫何可卒減公能析必

計爲畫卒令士馬飽騰
盡遼瀋倚爲命其力所
能自爲爲之力所不能
爲爲嘑號于朝而天下
相與量其誹功而無不



應要以公誹必直道其
毅然不可拔者持爲根
柢而精瀾詳明不可窺
之識量嘗若立身於高
死大澤之上而轉移其

所不可以令讀公疏先參議種種抑何懇摯沉切也忼不較黑白人不咸唯諾其視異己強視讎己足蓋唯天下不能



緩急公故能應天下之緩急而不爲其所持予故嘗謂公可爲大臣矣大臣集天下之議而任其能盡天下之心而酌

天下之任而議其能自盡其心公督津嘗奉委時以議任時以任議眞能自盡其心而盡天下之心令且晉司濟議式敘品流力得盡天下之心于議而自盡其心於任蓋其任卽在其議己得自盡其心卽可以盡天下之心夫天下之心

旨必也凡旨所曝亡不
適給獨眉毛下致口朕
所以必不為朕失太臣
時毛下之緩急所緩急
應之也史兼狗天下所



口朕所以不朕眉目公
可謂大臣矣
天啟歲在乙丑檵七月
之吉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柱

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
知
起居
制誥



經筵
日講官
玉牒實錄總裁奉
命督理軍務高陽孫承宗
撰

天津門人倪光薦琴手書

皇帝勑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近因奴酋跳梁封疆不靖法當勦滅以振國威所有新舊兵馬需餉甚急今特命爾前去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



贊理征東軍務於水陸適中處所往來儹運諸凡體統與總督經略同凡遇糴買兵糧料草查照兵將數目督令守巡兵備官估計召商比較上納以時支放其應海運者行總漕河道山東

各督撫并天津臨德管倉及登萊道府衙門應撥淮沙等船速爲撥給遼東寧前等道應撥遼船預爲接應其應陸運者行順天保定遼東各巡撫并薊永密遼督餉管糧兵備衙門應用騾駄車輛責令多備凡官商埋没將領剋削一切冒費等弊及兵備管糧等官違悞軍興的應拏問者就便拏問應叅奏者指實叅奏軍衛有司官員有犯一體提問糾叅每年終將所屬文武



等官分別舉劾并勑内該載未盡者悉聽爾便宜區處爾仍照新議兼巡撫天津等處管理防海事務統轄天津道府所屬州縣營衛并沿海武清寶坻灤州樂亭及附隷衛所凡一切海防軍務並地方官評兵馬盜賊保甲城守事宜俱聽便宜行事順保巡撫一體預聞至於錢糧詞訟額例事規或拖欠未完或卷案未結仍聽順保巡撫管理以免掣肘舊設烽墩責成道將刻

期修葺戰艦運艘火藥器械俱
聽從便製造仍躬親踏勘海道
要害列營屯兵着實教練遠行
哨探調到各處兵馬分布發遣
一應水陸戰守事宜與副總兵
計議酌行官兵不用命者以軍



法從事爾仍聽督師輔臣總督
節制爾受茲重任當持廉秉公
正已率下慎重機宜振揚威武
如或怠玩僨事責有所歸爾其
欽承之故諭

勑命

天啓四年二月十六日

之寶

餉撫疏草目錄

卷之一





餉撫疏草卷之一

欽差巡撫天津等處地方督理軍務兼管糧餉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臣畢自嚴謹奏

到任謝　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案查天啓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准兵部咨
該本部題為妖賊蕩平已久功次查勘已明
謹據實奏
聞懇乞
聖明亟賜敘錄以酬勳勞以昭激勸事奉
聖旨畿輔妖寇蕩平文武各官奮心協力共著勞
績朕心嘉悅畢自嚴陞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
郎賞銀三十兩彩段二表裏欽此本年十一月
十四日又准吏部咨該巡撫天津右僉都御
史今陞兵部右侍郎李邦華奏為驚聞
新命揣分難堪懇乞
聖明俯容辭免事奉
聖旨李邦華既簡任樞貳着遵旨即來供職不得
惟辭巡撫事務既議歸併着督餉官兼管該部

知道欽此本年十一月十六日又准吏部咨該
臣奏爲平妖無功
懋賞難承懇祈
聖明俯容辭免
恩命以昭分義事奉
聖旨畢自嚴督餉平妖兼著勞績敘賚已有成命
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本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又准吏部咨該臣奏爲兵餉重任綿力難兼
懇祈



聖明俯准辭免歸併以安愚分事奉
聖旨兵餉允宜歸併畢自嚴才足勝任不必辭該
部知道欽此俱先後移咨到臣該臣恭設香案
望
闕謝
恩隨於本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任除
勑書關防聽候另給遵將前撫臣李邦華交代
欽頒符驗旗牌接管受事訖伏念臣生本迂儒未
嫻軍旅才慚會計靡裨疆埸荷
渤澥特遣之知瀛津海多艱之地百事殷於草創
何啻捉襟露肘之窮一帆緊接狂氛不勝浪
馬濤戈之懼而臣自鞭駑鈍勉矢血誠蒐乘
飭戎冀振貔貅之勢惜陰刻日終愧鎖鑰之
功稍展寸長倏踰一載即招集騎步薄有可
觀而整頓鞬櫜猶多未備幸朴誠信於士伍
可徐酬分閫之
恩乃
聖慮篤於軍儲忽驟拜度支之



命顧臣寡陋再試股繁當計曹仰屋之時值河西
失守之後颶風時作波臣之飛渡維艱霪雨
相仍露積之蓋藏乏策海輸繼以陸輓猶虞
庚癸頻呼遣艘載駕鮮航安得華夷並濟經
營宵旦大懼僨轅再易星霜尚蔑底績乃緣
徽發微勤猥蒙浩蕩洪慈特晉憲職之崇載
荷
匪頒之渥捐糜莫報函蓋難名更因津撫之議
裁復奉兼攝之

新旨遍任尚嫌於見短并承豈稱於兼長鎖
廟堂憐老馬之識途欲使駕輕就熟而微臣懷穢
線之陋質烏能綆短汲深
成命儼臨䟽辭未允蓄艾已羞往事莫道訾尤履
冰倍悚來茲彌深跼蹐敢不練三津之戎馬
使之動可戰而靜可防務期足兩地之飽騰
勿令發不時而呼不應謹捍禦於海澨必使
天驕折箠圖接濟於巖關用寬
聖明旰食而臣又念



國家丁三空四盡之日既圖省費以省官則微
臣當陳力就列之餘豈容兼任而兼饟貳卿
之廩費猶自靦顔塡撫之供張槩行裁節至於
原設之衙署改充武庫之庤儲居肆鳩工庶
畫黴呰窳之弊日省月試期克壯組練之客
斯又臣惓惓有懷所爲自靖自厲者也伏祈
聖明俯賜鑒察謹先具到任日期恭報以
聞臣無任感恩思奮惶悚激切之至爲此具本謹
具奏

題
天啓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具
奏本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賀　皇子誕生疏

奏爲慶
賀事伏以
燕禖奏吉天開有道之長
熊夢徵祥
國運無疆之慶
璇宫肇祉
綿禩凝香信
一人之中錫自天嘉萬寓之謳歌動地恭惟
皇帝陛下
欽明神授
濬哲性生
武烈惟揚萬里金甌逾奠
文華自御四時銅鶴長光
德眞如日方升
福亦如川斯至格天有素倏開
少海之波錫祚爾昌早煥
前星之耀

金枝而漾秀照
玉牒以凝華且芳候際小春當陽長陰消之會
而彌月節
萬壽政
聖作物睹之期
賜酺騰萬國之歡
嵩祝普三天之潤眞虹流電繞未足專美於前
而鳳至河淸固已預徵其瑞者也臣貌懸碧
海珮阻
彤墀遙瞻紅雲樂吾
君之有子俯同黔首快
聖曆之無涯
震索已開先初現曆輝之日月
離明看繼美漸臻駢起之龍鸞不盡歡心祗惟
加額伏願
芭謀益固
竹苞無虞
五福際運

天休於麟趾
百男衍慶永姬緒於螽斯
王字長春
金甌益鞏臣不勝瞻仰忭躍之至爲此具本謹
具
奏
聞
天啓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具
奏本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覽卿奏賀知道了禮部知道

津兵調發無餉疏
題爲津兵兩月無餉懇祈
勅令速給以資接濟以便調發事案照天啓三年
十一月二十日據監督天津糧儲戶部員外
郎王若之呈稱新餉向因本倉收貯截漕粳
米每月搭放本折兼支用銀還少自閏十月
粳米盡絕以後新餉全支折色比照往日用
銀便多見今十一月十二月分共該餉銀四
萬二千餘兩時値隆冬待哺愈切本職初任

無可給發相應呈請轉咨部堂丞發前銀接
濟目前立等支用案呈到臣該臣看得事關
兵餉難以延緩隨經移咨内部内稱天津新
餉向有截漕粳米搭放接濟今漕米已盡而
餉銀全支目今隆冬冱寒各兵嗷嗷待哺其
十一二兩月餉銀俱應年前支給委難容緩
合咨本部煩爲查照希將十一二月應發餉
銀劄行新餉庫照數給發接濟支放施行已
經移咨去後續於本年十二月初七日復據

貝外賊王若之呈稱津兵向苦月餉不繼今
又見報調防喜峯邊口且限本月十五日各
到信地案查天啓二年曾調山東河南毛兵
三營兵馬前往山東各預支月餉三箇月以
爲行月糧之費天啓三年曾調山東營兵馬
前往山海彼處設有月糧亦預支津餉兩箇
月以爲行月糧之費今調喜峯應支月糧以
爲行糧明矣若不亟請前銀待奉
旨督發之日倘各兵借口稽遲事關軍務誰敢擔



承見今十一月已過十二月又中兩月該餉
四萬二千餘兩今奉內部劄付批發餉銀四
萬兩尚不知銀庫何日始發一時全發與否
即全到猶不足十一二兩月之用過去且欠
況未來乎況調兵乎如果本月發兵則正月
二月餉銀四萬二千餘兩必須刻下請到方
濟於用以前津倉因有截漕粳米每月月餉
本折搭放用銀還少自截糧放盡全支折色
用銀倍多在津兵馬已苦本折兩窮織豈不

知內部乏銀一時遭此居者行者之需俱不
可少伏祈移咨部堂即賜區處庶無耽誤案
呈到臣該臣看得津門新集之師率係烏合
之衆彼其所爲背鄉井離妻孥而不辭執殳
御枚之勞者爲厚糈也計日而待哺按月而
索餉此在平時且不可令其觖望而況於興
發徵調之際乎津兵向苦月餉不繼臣前懇
辭歸併疏中業已言之第向猶有截漕粳米
每名每月支給五斗可以少緩旦夕稍減銀



數而今且兩值其窮矣十一月分久逾期限
十二月分又倏浹旬卒歲漸逼望眼欲穿臣
據餉司堂呈先已移咨請發近據該司回稱
內部雖准發銀四萬尚俟外解未卜何時可
到忽聞調兵之議又當預發春月以資沿途
裹餱之費并充抵邊即次之需此真勢切燃
眉不容時刻少待者也雖疆圉多事督將士
以修戈同仇之義固自無辭而糧餉匱乏之責
戍卒以飲雪餐風之苦實所難甘今雖部咨

未到即報初傳而臣與餉司已不勝縲縲過
慮矣臣近奉
旨歸併撫津事務緣未經部覆且
勅書關防未至臣尚未敢履任然自陞任撫臣李
邦華十一月十六日離任之後臣誼不得不
權宜兼攝隨事料理顧糧餉一日不發則兵
馬一日難行伏祈
勅下戶部蚤賜那湊以便徵調但得十一二月并
正月餉每月銀十三萬六千兩刻限給發亦



式遄其行矣其二月餉銀姑俟正月續發亦
無不可又查河南山東二營前赴山海俱每
名加塩菜銀五錢今雖道里稍近亦宜量加
三錢以示鼓舞總計所費不滿三千似亦未
可靳也不者枵腹從戎兵實有口軍令雖具
沄難槩施或以低回而稽邊防或以饑饉而
生洶動臣且無死所矣仰冀
天語申飭接濟施行臣無任悚惕顒懇之至爲此
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三年十二月初九日具
題本月十三日奉
聖旨調兵緊要餉銀着上緊給發戶部知道

防兵已發重鎮頓空疏

題為防兵已發三營重鎮頓覺一空懇祈
聖明俯賜酌議量留標兵一營以資彈壓以備策
應事案查天啓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准兵部
咨為夷虜情形大為叵測邊關防備倍宜戒
嚴敬據節次警報急議設防官軍伏祈
聖明速勅該部即行申飭調度以期有備以保無
虞事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兵科抄出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潘雲翼題前
事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先人足以奪人
有備斯能無患今東虜西寇之報接踵而至
虜情緊急非尋常之防禦比須多調兵馬申
明約束應如臺臣議將通州左右兩營天津
標正兩營與河南毛兵兩營約兵馬一萬四
千分防中路喜峯口聽總兵王威調遣所調
兵馬皆選精銳之士不許以老弱充數以逃
亡推諉周義雷起蛟駱舉應以原官領兵赴
防俱於本月十五日各到信地呈報部科案



驗院查考如過期五日不至者總兵與將官
指名參題建治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轉行督撫鎮道諸臣遵奉施行奉
聖旨這調兵分防事俱依擬嚴行遵的即將該將
領等拿問重處欽此欽遵咨會到臣該臣看得
未雨而徹桑者綢繆之遠謀也修戈而偕行
者急公之大分也今東夷驚伏有年既忿為
蠢動之計西虜要挾不遂復肆為猖獗之圖



則喜峯口一帶實為
京師背肩
畿輔要害是安可不亟亟焉張皇六師磨厲以
須而津門之兵亦安能已於卸枚抗旌之役
哉文到之日臣案行整飭天津兵備山東布
政司右參議來斯行天津副總兵官毛有倫
轉行各營將領中千等官整搠兵馬綜理器
械刻日戒行又因津兵兩月無餉該臣一面
具

題上干
天聽一面移咨戶部催請至十二月十四日方解
銀四萬兩抵津臣隨覈實冊領掛支十一二
兩月分月餉政督發開據正兵等營官兵稟
稱各兵支領月餉除償還舊債外所存不足
一路之費若到邊地新春冱寒凍餓難恐向
誰借貸況屢次發兵俱有預支兩三月月餉
之例懇乞照例預支等情據此若稟正月月
餉必須措給但欲再候戶部允發誠恐遲誤



限期該臣與餉司員外郎王若之從長商議
將見在津門官兵餉銀通融那借給於赴防
官兵以充正月之餉仍令該營將官收掌押
至信地新春給散毋得先期領費又每兵量
給鹽菜銀三錢以資沿途行糧之需各兵除
隨身執把器械外復加給長鎗腰刀弓箭大
砲火藥鉛子等項又恐兵數太多沿途住歇
棲址騷擾不便兼有合用夫馬車輛等項一
特亦難猝辦隨議每營分爲兩日起行傾數

沿途經過州縣驛遞衙門遇晚住宿或擇寬
大廟宇空閑民房先行派定隨便安插其賣
米麪草料及熟食等舖店俱令照舊開張以
便從公易賣毋得閉市逃竄致令饑渴仍照
傳牌夫馬車輛數目備辦停妥隨到隨行不
許遲悞片時各營將領務須加意約束兵丁
恪守法紀住宿處所飲食料草之類兩平易
買不許虜掠百姓窺瞰內室有沿途生事者
輕則軍法綑打重則梟首示衆先行申飭去



後擇吉自十二月十八日爲始陸續督發頻
行臣復親詣教場公同道鎮犒以花紅酒肉
各兵無不懽聲雷動踴躍趨事於是正兵營
遊擊周義統領官兵二千一百五十七員名
馬騾二百五十七匹頭於十二月十八十九
兩日起行訖毛兵營都司董世賢統領官兵
一千八百三十三員名馬騾九十五匹頭於
十二月二十二十一兩日起行訖河南營都
司薛大綬統領官兵二千三百零四員名馬

騍一百一十三匹頭於十二月二十二二十
三兩日起行訖取據兵備叅議來斯行副總
兵毛有倫各呈報緣係在卷近准順天撫臣
岳和聲回咨正兵營官兵已於二十六日前
抵信地而毛兵河南二營亦約於年裏陸續
並至矣是役也束裝無濡滯中途無脫逃固
各兵之有勇知方哉而將領周義董世賢雍
大綬或果銳先登或慷慨繼發鼓舞倡率無
敢定居誠均有足多者所當俟防邊事竣一



體紀錄優擢者也祇餘標兵一營臣非不欲
遵奉
詔旨次第遣發而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各兵亦復
不憚一行惟是正兵毛兵河南三營俱有專
管將領而標兵營則前任撫臣李邦華曾經
題令副將毛有倫兼管今本將躬任地方督
發之責未便統兵親往而環視津門鞅鞅之
流竟無可代行者良以臨敵易將兵家所忌
雖有原題恪舉饒騰可使然係選鋒騎營守
備名位尚卑且先赴家標營千總各官多其
舊寮鈐束實難是則將領之未便也師行糧
從先須議餉今餉司領到戶部原發餉銀僅
四萬兩內給過正兵營官兵十一二正月分
月餉并草料銀九千八百五十三兩九錢六
分給過毛兵營官兵十一二正月分月餉并
草料銀九千五百二兩五錢五分給過河南
前營官兵十一二正月分月餉并草料銀一
萬六百一十六兩四錢四分六釐六毫三營



共用過銀二萬八千九百七十三兩九錢五
分六釐六毫止存銀一萬一千二十七兩四
錢三釐二毫八絲而各營十一月之餉歷過
日久不容不給於是又放標兵營十一月分
月餉并草料銀三千三百二十兩七錢七分
放鎮海等營十一月分月餉銀六千八百八
十九兩七錢九分八釐六毫五絲六忽實止
剩銀八百一十六兩四錢七分四釐五毫四
絲四忽其起行三營共該鹽菜銀一千八百

七十八兩一錢五分前銀不敷俱該臣與餉司那湊給發見今餉庫如洗卽在津鎮海等營尚欠年前十二月分餉銀七千餘兩赴防標營尚欠十二月正月分餉銀六千六百四十兩三錢八分而鹽菜不與焉臣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又經咨部催請未發雖欲赴防如枵腹何是則糧餉之未備也旣無將領又無月餉此標營稍遲之繇非敢故爲逗遛退縮也若給其餉而定其將卽可計日揚旍矣抑



臣因是而有說焉津門之兵本非多也而有多之名項見條議諸疏俱有津兵二萬五千之說不知津門軍兵合主客混新舊連雜流總計僅得二萬一千一百二十六員名而就中有力田之屯兵有防海之水兵又有春秋赴關上班修守之軍兵有補綴湊泊不能自成一軍之零兵非盡堪挺鼓摺鐸撥駭鼇軼者也臣敢據前撫李邦華交代之冊與夫各營新報糧冊之數一一申明之如正兵毛兵河南三營官兵共六千二百九十四員名業臚列於前矣其在標兵營交代冊內實在官兵二千一百七十四員名此見在奉調者也此外選鋒騎營十一月糧冊內實在官兵五百四十九員名卽駱舉所統者選鋒步營十一月糧冊內實在官兵五百九十員名原係江淮營兵以水改陸撫院內丁交代冊內實在二百四十員名副將內丁交代冊內實在八十三員名以上選鋒騎步內丁四營雖在津



城共僅一千四百六十一員名軍容寥寥此臣所謂補綴湊泊不能成軍之零兵也鎮海營交代冊內實在官兵二千八百五十員名原係新募水兵能水而不能陸見在大沽防守江南營交代冊內實在官兵五百零六員名原係蘇松調來水兵見在起口防守揚州營交代冊內實在官兵二百七十五員名原係舊募淮揚水兵前繇關門回津修船寄糧稍日氷泮卽當赴關以上三營並不屯駐津

門此臣所謂防海之水兵也舊兵有海防營十一月糧冊內實在官兵二千三百六十五員名比年因於屯田之役胼手胝足名爲水兵而無舟楫號爲陸兵而鮮操練見在葛沽駐種果可作實在數乎此臣所謂力田之屯兵也左營十一月糧冊內實在軍二千六百八十員名右營十一月糧冊內實在軍二千三百二十員名內除七百名與屯撫屯田餘赴山海修防近日會疏題留修葺津城尚否可得又可作實在數乎此臣所謂春秋赴關上班修守之軍兵也通前總計津門僅得軍兵二萬一千一百二十六員名若除去左右兩營之班軍除去鎮海營江南營之水兵除去揚州營赴關之兵除去海防營屯田之兵則兵之所存者鮮矣至於城操一項他省直俱指老家軍而言而津門之老家軍則左右二營是也止有三衛世職舍餘并軍戶餘丁編爲城操嘉靖初年尚八百名近因逃故僅

役數多止存二百并不食糧比查實止一百七十八名分爲兩班輪流修城則所謂城操者又徒有其名也是知津門之兵惟標正毛兵河南四營爲大所恃以鎮南北咽喉而控水陸要衝者實在於茲今若三營已行標營再發糧餉儲蓄之地南北水陸之衝徵調一空緩急何恃雖設有副將而無兵管轄總屬贅員矣雖臣近兼撫衙而軍實落寞亦屬虛銜矣萬一關門報警

長安震動東何以策應渝關北何以拱護

神京中何以固守津門其能空拳徒手以從事耶且也已發各兵尤有當卹其私者河南毛兵二營居津日久間多攜家而標正二營原在津門召募就中惟河間人最衆骨肉相依妻孥相守蓋所稱土著兵也臣初慮其安土重遷後告以薊門地里匪遙春防竣事匪遠遂各欣然就道但一經遣發各兵家屬在津無依多踉蹌而歸者無以衣不蔽體食不充

賜適當風雪栗烈之際不免墮指裂膚之慘
頗仆勢所難免仳離寧無勤念在河南毛兵
固以津爲并州而正兵一營尤以津爲故土
似難漠然概置弗顧脫令喜峯口之防兵未
可遽撤則姑留標兵一營以爲正兵更番之
地奚不可也兵之初調恐隳士氣而緩邊防
臣不敢言今三營既行乃敢披瀝以
請進止所望
聖明勑下兵部再一查議如謂津門重地不宜空



國以行則姑留標兵一營在津防禦并爲將
來更番之地如謂標兵戍守必不可已則當
議用某將統領或副將親行或別將代往并
爲須給月餉以爲窮塞饔餐之資是在該部
速爲裁奪覆
請俾臣遵奉施行臣嚴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正月初三日具

題本月初七日奉
聖旨津門重鎮這奏留標兵着該部卽與議覆
附兵部覆
兵部
題爲防兵已發三營重鎮頓覺一空懇乞
聖明俯賜酌議量留標兵一營以資彈壓以備策
應事職方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天啓四年
正月十一日兵科抄出督理遼東糧餉兼巡
撫天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



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題
前事內稱准兵部咨爲夷虜情形大爲叵測
邊關防備倍宜戒嚴敬據節次警報急議設
防官軍伏祈
聖明速勑該部卽行申飭調度以期有備以保無
虞事內調天津標正兩營與河南毛兵兩營
約兵馬一萬四千分防中路喜峯口聽總兵
王威調度臣卽案行天津兵備叅議來斯行
副總兵毛有倫轉行各營將領整搠兵馬綜

理器械該臣親詣教場犒以花紅於是正兵
營遊擊周義毛兵營都司董世賢河南營都
司雍大綬各統領官兵起行訖祗餘標兵一
營臣非不欲遵奉
詔旨次第遣發臣因是而有說焉津門之兵本非
多也而有多之名項見條議諸疏俱有津兵
二萬五千之說不知津門軍兵合主客混新
舊連雜流總計僅得二萬一千一百二十六
員名除去左右兩營之班軍除去鎮海營並
南營之水兵除去揚州營赴關之兵除去海
防營屯田之兵則兵之所存者鮮矣至於城
操一項他省直俱指老家軍而言而津門之
老家軍則左右二營是也止有三衛世職舍
餘并軍戶餘丁編爲城操嘉靖初年尚八百
名近因逃故占役數多止存二百并不食糧
比查實止一百七十八名分爲兩班輪流修
城則所謂城操者又徒有其名也是知津門
之兵

南北咽喉而控水陸要衝者實在於茲今若
三營已行標營再發糧餉儲蓄之地南北水
陸之衝徵調一空緩急何恃雖設有副將而
無兵管轄總屬贅員矣雖臣近兼撫衛而軍
實落漠亦屬虛銜矣萬一關門報警長安震
動東何以應渝關北何以拱護
神京中何以固守津門其能空拳徒手以從事耶
且也已發各兵尤有當卹其私者河南毛兵
三營居津日久間多攜家而標正三營原在
津門召募就中惟河間人最衆骨肉相依妻
孥相守葢所稱土著兵也臣初慮其安土重
遷後告以薊門地里匪遥春防竣事匪遠遂
各欣然就道但一經遣發各兵家屬在津無
依多跟蹌而歸者兼以衣不蔽體食不充腸
適當風雪栗烈之際不免墮指裂膚之慘顛
仆勢所難免仳離寧無動念在河南毛兵固
以津爲并州而正兵一營尤以津爲故土似
難遣然既置弗頋況今薊門之防兵未可

遠撤則姑留標兵一營以為正兵更番之地
奚不可也兵之初調恐沮士氣而緩邊防臣
不敢言今三營既行乃敢披瀝以請進止所
望
聖明勑下兵部再一查議如謂津門重地不宜空
國以行則姑留標兵一營在津防禦并為將
來更番之地如謂標兵戍守必不可已則當
議用某將統領或副將親行或別將代往并
為須給月餉以為窮寒饔餐之資是在該部
速為裁奪覆請俾臣遵奉施行等因奉
聖旨津門重鎮這奏留標兵着該部即與議覆欽
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為照
國家設兵凡以濟疆場緩急之用耳故有應援
之大義而不得膠於一鎮有固本之深防而
不可涉於單虛則調發贏縮之間所為斟酌
宜審耳津門固水陸衝要通帆遼海者也向
日夷氛不靖特設撫臣添宿重兵蓋誠保重
畿東共衛
神京之謀耳邇來以喜峯告警不得不移緩就急
撫臣已奉題議概發正兵河南毛兵共三營
督赴薊門分防去訖所未行者止標營二千
兵耳若必欲空伍並發津鎮不幾於無兵乎
倘一旦有警撫鎮二臣豈能張空拳以禦侮
乎邊備固不可不急而海防亦不可不嚴總
之東西皆緣禦敵調留均屬急公撫臣膺封
疆之責洞安危之機控留標營蓋保障之遠
計綢繆之深圖也情關迫切似宜允從者既
經具題前來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臣部移文該撫將原議調津鎮標營兵馬仍
留該鎮如喜峯之防不能頓撤仍與見赴防
守正營兵馬輪流更番是亦公私兩便之計
逸勞適均之法也等因天啓四年正月十九
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趙彥等具
題本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是

畿輔地震災變可駭疏

題爲

畿輔再經地震災變異常可駭懇祈

上下交儆亟修實政以圖消弭以凝

休命事據整飭天津兵備山東布政司右參議兼

按察司僉事來斯行呈蒙臣憲牌查得天啓

三年十二月十三日黎明時候津城地震有

聲如雷居屋動搖軍民驚訝殊爲非常之變

該衛及有司衙門何未見報擬合行查爲此



牌仰本道即將本日地震備查震動之時刻

起止之遠近及所自所去之方向逐一查明

詳報以憑具

題修省施行蒙此隨即遵照轉行河間府通查

去後續據河間府呈本月十三日據本府通

衛陰陽官沈應麒稟稱本日寅時初刻地震

自西北乾地起道震動二次向東南巽地而

去又至本時卒刻復微震動二次亦自西北

向東南而去等因又據河間縣申與前所報

相同又據靜海縣申本月十三日據本縣在

城地方馬景夏并各鄉鎮地方劉承讓等稟

稱本日卯時天明亮一陣即地震有聲後連

震四次等因又據滄州申本月十三日據本

州陰陽官吳憲斗稟稱本日寅時忽自西北

起至東南止地震一次房屋門窗搖動有聲

軍民驚恐當時即止并無倒塌房屋亦無壓

傷人命等因又據青縣申與滄州同又據獻

縣申本月十三日寅時本縣地震有聲隱隱



如雷地忽搖動臥榻門戶皆響識不勝駭異

問之各衙各役及居民稟報相同識不知占

驗亦不知此聲從何起從何止但屬變異不

敢隱祕等因又據天津三衛呈據本城占候

官尤應時稟稱本月十三日寅時自西北方

向東南方地震有聲約有四刻而止三衛地

方同震其遠近難定等因各呈報到府轉報

到道據此擬合呈報仍候各屬報到另報等

因呈報到臣該臣具疏

奏報聞又據天津三衛呈據本城占候官周可
大禀稱天啓四年正月初五日巳時正初刻
自東向西地震有聲一刻止理合開報等因
復申呈到臣該臣看得積陰爲地地道主靜
故鎮之以華嶽奠之以泰山而不辭其重流
之以百川注之以四瀆而不覺其盈地者萬
物之本原羣生之根荄也以靜爲常以動爲
變地震則動動則失常是爲越陰之職而干
陽政厥變大矣故春秋地震必書誠重其事
也嗣是以後其推占非讖合符節而事驗亦
屢有徵應如近歲東酋之遼冦西蜀之奢酋
莫不先期地震以彰其異則往事可鏡巳況
於
王畿首善三輔上遊政居重而馭輕且宅中以圖
大詎意動搖杌棿之象見於龍蟠虎踞之區
是不可爲寒心哉聞之占候家云地震動徵
禍小動巨禍大動在一隅應在一隅動在千
里應在千里今之震地未嘗倒塌房屋未嘗

壓傷人命固與曰動稍殊然嘉平之十三衛
一朝而震蘯者數四新正之五日未彌月而
震動者再形即境外遐方不及盡知然瀛海
十餘城之州邑申報略同想燕趙千餘里之
提封災祥靡異矣是何動搖之頻頻而儆戒
之亟亟有若斯也微臣觸目陰陽之舛戾而
因縱觀時事之艱危豈容無說而處於此奴
賊鷙伏兩年近聞造車製械擱然西向而思
狂逞西虜又復猖獗陰逆情形叵測津門盜
盈一水與奴共之雖有犄角關門之責乃[illegible]
不能剪滅此而後朝食則可虞在醜虜遼餉
加派敲骨吸髓無異一兔而兩剝其皮在官
雖徵其所不得不徵在民實應其所必不能
應兼以查參日峻催科日急鞭朴桁楊之下
何求不得室如懸罄朝不謀夕非展轉溝壑
必挺而走險耳則可虞在窮民左藏空匱而
沿邊之兵餉不以時給致令枵腹以荷戈矛
即最急如榆關亦以海運暫停轉輸靡繼[illegible]

褋未免露肘激水仍挽西江毋懼裸體脫巾之呼或出風餐露宿之旅則可虞在卒伍軍興方殷飛芻輓粟固不容已然瀚海風濤而長年三老毋葬身魚腹之中卽竭蹷芻牧而重趼繭足多困踣輪蹄之下誰非赤子而茹苦降割至此極也則可虞又在運務凡此皆足兆異皆足鬱和臣嚴濫竽督餉承乏撫方值災異之洊臻思奉職之無狀匪直痛自修省不遑寧處仍當亟從罷斥以應咎徵者也



竊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乃

聖乃明克仁克孝

郊與祀必親

朝與講弗輟

止輦受諫官之言

發帑紓嚴疆之困仕路之登進不啻拔茅章奏之

批答捷於流水亦旣追踪堯舜而比績唐虞矣而

猶致此災變殊不可解顧

明王愼德雖纖微弗忽而臣子責難則箴規弗靡

詩稱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蓋災異之來天所以震懾

人君而亦所以仁愛

人君也

人君應之以實則震懾實爲休祥酬之以文則仁愛終爲譴責故天之鑒下也洞見於幾微而

君之回天也轉移於呼吸卽今似有不容不亟爲修省者如煌煌



綸綍闇繇

中旨之傳宣致令輔弼不得關其忠雖萬舉萬當而一誤則揉藥靡施矣將無啓煬竈而滋猜嫌乎是

內批當愼也如瑣瑣婦寺渥承延世之寵光致令樞筦不能守其法雖

作威作福而一輕則勞臣解體矣將無嗟濫觴而叢措摘乎是

恩澤宜節也乾坤之生才有限乃以骨鯁之大僚

而一言擯斥以道學之名儒而投老巖穴以
批鱗之直臣而長伏草莽棄騏驥於伏櫪散
楩梓於斷溝將無失算乎是人才宜惜也
帝京之神氣宜張乃金吾之鍵櫜總屬
朝家之虎貔羽林之貔虎孰非
王國之爪牙頗寄兵柄於貂璫幾同伏戎於肘腋
既糜
大内之金錢且胎他日之隱禍將無非計乎是内
操宜罷也以上四者雖不足為
聖德之虧損而未必非白璧之微瑕雖不足干天
地之和氣而尚覺夫陽明之結轖伏望
皇上體天心仁愛之意法周詩敬天之箴
亟圖修省次第舉行庶幾人心悅而天意得陰
陽和而災變消雖有坤維震動之失常無損
堯天舜日之上理矣臣嚴待臯近郊因變陳
言不識忌諱冒瀆
宸聰統冀
聖明赦其狂瞽俯賜採納施行臣無任惶悚戰慄
激切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正月初七日具
題本月十一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類報天啓三年津運抵關實收疏

題爲類報天啓三年津運抵關實收及漂損船
糧數目幷議運務喫緊事宜以便轉輸事竊
照海運既終每年開列實收糧料及漂失船
糧數目具疏

奏繳此舊例也津門之與淮津糧料船隻各有
款項各自

奏繳亦舊例也案査天啓三年二月内該臣會
同巡餉臺臣江日彩具疏

奏繳天啓元年二年淮津海運船糧數目内稱
海運一也而有天津淮津之異則以昔年在
淮發運原有專設道臣故也專權不隸於督
司出納各屬於職掌今道臣已歸併矣淮糧
數多而淮船苦少道臣入淮則料理乏人計
不得不通融裝載互爲勾稽則昔分而今合
者又時勢之所必至也今而後不得於一體
之内強分畛域於一家之中自爲秦越矣續
該戸部題覆内稱督司以督助督臣爲其職



掌淮津運務盡屬督臣則亦當盡隸督司豈
淮津可併之一道而督司顧有不督之處乎
臣謂天津淮津總爲新餉部二處之名色不
立可也應合併責成寧俟再計等因覆奉

欽依移咨前來已經通行督司餉道遵照去後今
據專理省直遼餉兼管淮糧兵備山東按察
使錢士晉會同督理遼餉戸部河南清吏司
主事何意呈報天啓三年津淮發運過糧料
船隻數目文冊到臣該臣覆査得天啓三年
天津督理遼餉湖廣清吏司主事郭夢詹專
理遼餉兵備山東右參政今陞按察使錢士
晉督同河間府管糧同知張懋德管理兵糧
同知王從謙督管總□海運原任都司張性
徵催發過截漕帶運淮揚萊兗天津等處召
買各項米豆并舊存商豆除解過糧料數目
先經

奏繳不開外共計發過關運糧料一百七萬二
千二百二十九石三斗四升四合八勺二抄

九撮又催運天啓二年守凍糧料二萬二千
二百一十七石八斗三升一合五勺二項共
計發過關運糧料米豆一百九萬四千四百
四十七石一斗七升六合三勺二抄九撮及
査運到山海先後發到已獲實收米豆九十
六萬六千三百九十四石六斗九升二合八
抄二撮內關內交過米四十四萬一千一百
四十一石六斗四升八合八勺四抄四撮五
圭交過豆一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七石五



斗四升一合八勺二抄二撮五圭關外交過
米三十二萬二百九十六石二斗五升八合
一勺六抄交過豆七萬五千一百八十九石
二斗四升三合二勺五抄五撮關內外交收
過米七十六萬一千四百三十七石九斗七
合四撮五圭交收過豆二十萬四千九百五
十六石七斗八升五合七抄七撮五圭各船
戶起納掛欠應追賠者五千九百六十五石
二斗五升一合八勺九月重陽以後颶風太

作漂損數多各船驚懼停泊沿海各岸守凍
寄囤及未獲實收者五萬三千五百三十三
石八升二合四勺四抄七撮節次海上遭風
査明漂失者六萬八千五百五十四石一斗
五升除將截漕免晒揚餘米五萬五千一百
四十二石五升二合六勺抵補漂失外實少
一萬三千四百一十二石九升七合四勺應
從開銷此海運糧料之實數也其津淮南北
官民之船總計原額九百一十五隻內官船



八百六十六隻見在津門船六百五十六隻
灤河登州等處守凍船六十三隻開鮮二運
失風漂損船一百一十八隻入船無着船六
隻船縴被刼船一隻先年失風未補船一十
二隻去年補造未完船一十隻民船四十九
隻見在津門船三十九隻守凍未回船二隻
失風漂損船八隻以上官船漂損者應照累
年成例責令船戶朋認造賠以足原數民船
漂損者原係民所自有與官無干應與除豁

此海運船隻之實數也及查天啓三年關運
歲額臣於去年六月內有關門兵馬漸增一
疏內議關門運米當以八十七萬石爲額運
豆當以三十一萬石爲額又關門原存料豆
以數萬計并充閏月歲供之需嗣經部覆止
准運米八十萬石運豆二十萬石共計缺額
一十八萬石而關門原存料豆又爲前年雨
潦浥損今雖發運之數浮於原額實核之數
亦不甚遠而缺額者終無從補則關門糧料



匱乏之說所繇來矣至於天啓四年臣據見
在兵馬之數酌議糧料共計該米九十萬石
豆四十萬石業經內部照數覆
允然關外方圖恢復兵馬日有增加安保遞歲之
內猶株守舊數者乎逮於臨時論徵圖之恐
又如三年之故事矣況近因臣二月糧料不
敷部發折色八萬兩以救關門目前之急誠
爲得算顧此直補去年歲額之不敷者耳乃
遂欲裁四年原派米十萬石明年春間若更

不給誰其任之臣今不得不預爲申明者也
似當仍行山海撫臣查照關內關外見在兵
馬扣至明年春月爲止定擬實在應用糧料
之數據實上
請俾臣照數輸輓奉以從事庶幾懲前毖後可無
再至匱乏之處不然關門方存乎見少內部
又存乎見多臣處兩難之地別無雨粟之術
則窘迫極矣尤有說焉一歲之計在於春祗
係去年秋月請修船請運腳給發甚艱[illegible]



甚遲至五月內方始開洋嗣後腳價又復中
斷不能接續該臣會同巡餉臺臣李時榮屢
疏呼籲俱經奉
旨下部可查比至十月歲額未完只得仍督多船
出海事雖出於萬不得已究竟所傷船糧纍
纍共計漂失米豆至於六萬八千餘石而人
命之沉溺者又無論矣欲臣奉職無狀固當
席藁以待譴責而就中掣肘而不得自繇之處
真覺控愬無門惟有撫膺腐心而已夫以津

門一關之地欲發關餉一百五十萬之糧臣
與司道府廳手口拮据尺寸積累真是日不
暇給今歲欲為先事之備則修艙宜蚤裝糧
宜蚤給發脚價亦宜蚤總之春分以前風色
尚厲一入春分便可開洋庶幾一蚤百蚤開
洋蚤而回空亦蚤回空蚤而二運三運亦蚤
矣纔近重陽便須停棹雖海上風波臣測郎
春月亦所難免較之秋深多颶之時終覺倍
蓰每見商民船隻一遇河海冰泮輒已開洋



官船何獨不然而踟躕自悞乎臣已申飭司
道先期料理無令失時頗尤望內部之加意
接濟耳再惟廣寧既失運歸山海俱抵南海
口為止比緣樞相經營關外遠暨寧遠如芝
麻灣前屯衛中後所中右所寧遠衛覺華島
等處既設兵馬戍守各需糧料食用則船抵
南海口者又當轉而出關矣其南海口脚價
業准內部咨議每石定以二錢一分五釐為
率若運至關外者該臣酌議每石應找脚價

至芝麻灣增銀二分至前屯衛增銀三分至
中後中右所增銀四分至寧遠覺華島增銀
六分邇來奸頑船戶貪脚價之多冒風濤之
險往往在南海口拋洋營謀打點以圖出關
牟利間值糧廳公冗發單稍遲以致遭風渰
没相繼見告臣昨巡歷山海得之目擊最眞
蓋南海口沙石堅硬撞磕立碎所從來久矣
况關外若受其有餘則關內將受其不足尤
不容不防其流而杜其漸者竊計關外兵馬



分防俱有額數則糧料亦可計口而定今後
容臣咨會山海撫臣查核關外一帶各信地
原設兵馬幾何合用糧料幾何即遇不時增
損亦復移臣知會其四年新運派船俱行餉
道劑量分發各從津門徑詣信地交卸取有
彼處將領收糧私記公移方赴山海海運廳
倒換印信實收繳報將見放洋之船一帆長
往而船戶不必營求海口不必守候交卸不
必擁擠遭風少而歸舟捷且可免於有餘不

足之患一舉而數利存矣臣因今歲糧料不
敷失風頗多晝夜籌畫冀改絃轍故於
奏繳之餘附以區區臆見如此不識可備
採擇否也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援遼軍餉事務巡
按監察御史李時榮具疏上
請伏祈
敕下戶部再加覆覈將遭風漂失米豆六萬八千
五百五十餘石除將截漕免晒揚餘米五萬
五千一百四十餘石照數抵補外實少一萬
三千四百一十餘石既有州縣結報及司道
查明文案准其開銷其各船戶拊欠米豆五
千九百六十餘石行令司道着落原領船戶
立限追扣水脚抵補又各船戶守凍寄囤及
未獲實收米豆五萬三千五百三十餘石候
於開運之日勒限查催起運交卸并取具實
收另報其漂損船隻除毀船免議外失風官
船一百一十八隻仍令各幇船戶照例設法
陪造而又再酌新歲應運糧料之額多給新
春修艌脚價之資分別關內關外士馬應用
糧料之數則轉輸不患於愆期而行伍可望
其宿飽矣臣等無任翹跂悚惕之至為此具
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正月十九日具
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附戶部覆
戶部
題為類報天啓三年津運抵關實收及漂損船
糧數目并議運務喫緊事宜以便轉輸事專
理新餉山東清吏司案呈天啓四年二月初
一日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督理遼東糧餉兼
巡撫天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
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
題前事內稱將遭風漂失米豆六萬八千五
百五十餘石除將截漕免晒揚餘米五萬五

千一百四十餘石照數抵補外實少一萬三
千四百一十餘石既有州縣結報及司道査
明文案准其開銷其各船戶掛欠米豆五千
九百六十餘石行令司道着落原管船戶立
限追扣水脚抵補又各船戶守凍齎囬及未
獲實收米豆五萬三千五百三十餘石俟於
開運之日勒限査催起運交卸并取具實收
另報其漂損船隻除民兌議外失風官船一
百二十八隻仍令各幫船戶照例設法朋造



而又再將新歲應運糧料之額早給新米修
艌料價之資分別關內關外士馬應用糧料
之數則轉輸不愆於懲期而行伍可望其宿
飽矣等因天啓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又該督餉省直巡按監察御
史李時榮題同前事等因天啓四年正月二
十五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奉
部該臣看得海運一節在關門歲額固欲其
取盈在山海冒破尤欲其有節若不塞尾閭
之洩而徒求輸運之多非惟津門不能以應
山海即臣部亦無以應津門也近郭主事條
議山海本色時弊種種多端大抵入軍士之
腹者少充奸猾之橐者多誠如是即再加二
十萬亦將扈漏而羽化矣糧料安得不匱乏
哉督臣職司餉務固宜爲先事預謀臨時足
用之計臣則謂新餉外解有限分買米豆數
亦難周故八萬折色題定作本年春運之用



不必膠柱故執之以補去歲之額惟是四年
之脚價不可不議也先該督臣題
請臣部覆議共該銀二十三萬六千兩除用淮揚
糴本銀一十六萬兩外部發止該七萬六千
兩今卽行庫盡數發完庶便修艌船隻計日
開運可也海運之漂失不可不議也夫自津
抵關海程計數百里能無不測之虞第入船
之後船戶運官任爲信手上下翅借風波之
名爲侵盜之實然臣竊謂誰得執海濱而問

之如六萬八千之米豆計價若干脚價若干船價若干俱當責令船戸運官照數均賠不得以截漕餘米抵算者也況漕規大患法必擬貼截漕餘米應作正支此項斷當責賠以儆將來之不慎者臣部前題以後海運照漕運例該道隨舟同行親督至關或不至沿途躭延作弊矣船戸之起欠不可不議也漕運在入倉爲掛欠在過船爲起欠蓋船戸剝運升合俱足此外尚貼耗米焉得有虧折之事



迺一起而欠至五六千者是非侵欺盜賣斷不至此則向前六萬八千之漂失亦豈盡與波俱逝耶除起欠盤盈火速追完外仍當究其起欠之故屬於何人而嚴治以侵欺之罪可也交卸之地方不可不議也各船到關起卸脚價向有定則今若分散芝麻灣與覺華島等處水路既有遠近船脚自分多寡則聽餉道酌量分發照督臣所議脚銀似爲定論但令地方將領先給收領纔赴山海海運廳倒換實收其間頗難關防保無虛出通關之弊乎是當責海運廳不憚躬親往來設法查驗使處處皆得實受始爲無憾耳至若南海口砂磧多礁每壞船隻去年閏一日舉十數船米豆盡付東流則凡應抵關船隻應擇安穩地方如泰王島雖離關稍遠然地皆平坡可以停泊或多置廒囤令軍人親赴支領亦一勞永逸之計乎至於守凍米豆未獲實收者今冰凍已解船可起行即當速撤山海糧



廳上緊收完以聽回津再運斯於新運庶乎其有裨也既經會題前來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除脚價臣部已發外其抵補漂失朋造船隻掛欠交卸等事容臣移文關門閣撫及津門部院督餉御史議處施行等因天啓四年二月初六日戸部尚書李宗延等具

題本月初九日奉

聖旨是

催請海神封號疏

題爲海運總頼神休題

請未彰崇報謹再比例具陳懇祈速加

封號以重輸輓以慰羣情事案照天啓二年四月

内前任督理遼餉戸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李長庚題爲北海新開神功宜報

議請

封典以壯遼務事大指謂海運糧料數多欲將天

津俗稱平浪侯小聖及龍王之神比照漕河



海運諸神事例即於原蓋廟宇特加

封號歲時致祭以彰

朝廷崇祀盛典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臣時待罪津撫會稿到臣與

同巡餉御史江日彩各經會題俱奉

明旨下部候覆聞續於本年五月内該臣切轉督

餉經營一切海運事務天啓三年二月據贊

理遼餉戸部湖廣淸吏司主事郭夢詹案呈

據海運耆民姜弘等呈爲懇催神封鞏

國護餉事爲照春運在邇

封典未行耆民人等連名呈懇再三殷切伏乞咨

催覆

請以答神休以慰輿望等因案呈到臣該臣隨經

移咨禮部催將原題海神

封號查照疏揭酌議奏

請去後未見具覆續於本年四月據鮮運委官守

備王文憲等呈爲催請加錫

封號褒靈護餉係全海運事竊照海神小聖平浪



侯顯靈海運屢有徵驗蒙前部院議請

封典以重遼務先於天啓二年四月會同本部院

及巡餉察院具題奉

旨下部今年二月復咨本部院咨催禮部至今未

覆茲者鮮運又將發舟竊念奴酋未滅疆土

未復海運難停風波艱犯其間往來轉輸全

賴神明呵護每遇險遭呼吸之際惶惶危迫

之時舟師一喊而小聖神燈顯赫纔俄頃間

風即平而浪即恬隱然爲運官耆水手人等

無不稱其靈異是必增修廟貌特加
封號歲時致祭庶神人和諧而醜虜之蕩平可俟
矣又據海運者民姜弘等呈爲神功護運有
徵請
勑加封以衛軍儲事慨自東奴猖獗跨海轉餉巖
背飛帆飄然稷入濛氾惟睹黃雲白浪海吼
潮吟渺蒼波而無極非神衛以難濟開運有
年全賴海神小聖平浪侯廟祀大沽屢顯靈
耀頃歲鮮運自劉公島開洋陡遭惡颶五晝

夜洶湧顛危船糧人命在於呼吸忽見蘆蓆
支椅安頓小聖神位從西汎來浪頭顯現徑
撲運舟當有隨運把總程大器與同運官任
周輔被浪淊倚在船所懇禱浮浪息風微直
抵鮮境似此海運艱難幸際躬逢顯應懇祈
檢查原題
請封文卷再賜奏准大王一體加
封酬報神功保全船餉且運官王文憲等已蒙題
叙議叙俯小聖獨未褒崇竊思神人共道陰
陽一理陽官受陽陰神宜封先運有徵後運
假庇關係不小等因本年十二月又據原管
鮮運總收今平遼營解功都司陳汝明并解
功都司毛鳳翔等呈爲假道海境請
封海神以濟
國運事職等天外捍禦欲期樹績第餉將養戌
赴海飄洋艨艟海吼帆檣散雪倏颶倏寧總
仗神威去年八月内鮮運海波鼎沸乾坤混
一幸賴小聖顯化霎時平息是以朝鮮煙廬

門迎戶設莫不供養伏祈具題完
封敬神如在海不揚波功昭萬代等因各具呈到
臣該臣會同提督省直援遼軍餉事務巡按
監察御史李時榮看得海道艱險利涉實難
昔元人常創行之說者謂夷性殘忍雖草管
人命不顧也
國初幾行未幾旋即罷去比歲逆奴匪茹
廟堂宵旰戎馬方殷儲餉宜備萬不得已而爲海
運之圖今六載于茲矣昔運蓋奎嗣改右屯

今輸渝關乘達朝鮮彼其舳艫千百啣尾而
東冒萬丈之洪濤涉千尋之巨浪賜侯可懼
魚腹堪嗟幸津門有海神小聖平浪侯與龍
王之神俱立廟於大沽海口一時舟子長年
爭相頂禮虔事或乞靈籤筊以卜吉凶或設
燕席壇以祈福祐每遇海洋危急之際呼吸
頃漸之間常覺肸蠁昭垂靈爽如在率能轉
禍為福緣危得安即沉沒者鮮矣必其盡無
而保全者咸歸功於神貺遐邇同聲億兆合
詞無不異
封典之速成而猶恐
寵錫之後期也前倘臣奏與情而其題臣與臺臣
尼倘臣而會疏奏
青下部條議二載儀曹頒重未即具覆想以事干
幽冥禮異常經故併倘有待耳第運艘縮師
旅之命脈而海神又縮運艘之命脈直師旅
則不得輕言倘運矣慎倘運則又不得蔑視
神祇矣即今冰斷將洋春運伊邇官者踧踖

以惕心糧艘徬徨而縮步羣胼共望投牘聯
翩臣等職司倘運而可然默已乎雖曰神道
遠人道邇然因人情之祈禱以卜神休則威
靈固已昭彰而因神休之済被以崇祀典則
封號自宜亟舫矣查得近日平遼總兵毛文龍有
波臣效順一號亦以颶風得脫潮退復來糧
運安瀾往來順利欲建龍王廟於廣鹿島建
山神廟於皮島祈
賜敕額以報神功續該禮部覆奉
聖旨是准封顯應龍王之神廟額與做靈佑欽此
夫津門與皮島地有遠近理無異同
恩光既被於殊域
寵榮豈靳於
畿輔此不再計而決者在前倘臣引濟河之例
猶為往時之成憲在臣等引毛帥之例實為
近日之新規竊思龍王之
封號已錫顯應則法得並舉小聖之呵護屢有明
徵則禮難遂已懇祈

聖明勑下禮部將津門小聖平浪侯查照近例給
與
封號廟額以酬前庸而規後效庶神功浩大縱一
葦之所如糧艘咸達免重淵之空擲矣爲此
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正月十九日具
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附禮部覆
一禮部
題爲海運總賴
神庥題
請乞彰崇報謹再比例具陳懇祈速加
封號以重輸輓以慰羣情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
本部送禮科抄出督理省直巡按監察御史
李時榮題稱准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
等處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

嚴會稿案照天啓二年四月内前任督理遼
餉戶部左侍郎李長庚題
請大指謂海運糧料數多欲將天津俗稱
平浪侯小聖及
龍王之神比照漕河海運諸神事例即於河東
原蓋廟宇特加封號歲時致祭以彰
朝廷崇祀盛典等因奉
旨下部未見具覆今據海運耆民姜弘等及鮮運
委官王文憲毛鳳翙等各具呈乞賜題催等



情到臣該臣謹會同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
天津等處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
畢自嚴看得海道艱險利涉實難比歲逆奴
匪茹
廟堂宵旰戎馬方殷儲糈宜備萬不得已爲海運
之圖今六載於茲矣輸渝關達朝鮮舳艫千
百而東洪濤萬丈可懼幸
海神小聖平浪侯福祐每遇海洋危急之際率
能轉禍爲福今冰澌將泮春運伊邇臣等職

司餉運而可默默已乎查得近日平遼總兵
毛文龍題
賜龍王
勅額績該禮部覆奏
聖旨是准封顯應龍王之神廟額與做靈佑欽此
竊計龍王之
封號已
錫顯應則法得並舉
小聖之呵護屢有明徵則禮難遽已懇祈



聖明勅下禮部將津門
小聖平浪侯查照近例給與
封號廟額以酬前庥而規後效等因奉
聖旨禮部作速奏行又該禮科抄出督理遼東糧
餉兼巡撫天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
東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
自嚴題同前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
得茫茫大海一葦難航頭自奴酋匪茹中外

戒嚴聚十萬之師於渝關而總藉津門之糧
糗運百萬之糧於津門而實借海道以灌輸
每當舳艫銜尾帆檣蔽空官旗寄命於浮宅
長年望洋而鬼嘯乃屢值驚湍怒濤之時忽
有波恬浪靜之助匪藉
神庥曷克有濟彼其呼額正亟貯望旋通不以
果鯨鯢之腹而以鼓貔貅之氣所關於糧艘
小而關三軍之命脈大所關於軍餉猶小而
關封疆之安危大是海若之效靈政所以效



順而
朝廷之祟
神祀乃所以答
神庥也此非淫祀可比而所宜早加
封號者也伏乞
欽定封號廟額
勅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於天啓四年二月初六
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林堯
俞等具

題本月初九日奉
聖旨是准封顯祐海神廟額與做靈應



轉餉多愆聞言增惕疏

奏爲轉餉多愆聞言增惕伏懇
聖明亟賜罷斥以無悞軍
國事竊照
國家當疆圉多事之時則水輓陸輸非得巳之役也而帑藏當公私匱竭之際則錙銖顆粒皆難繼之需也爲臣子者擔爵受祿而不能視
國如家愛民如子一惟樽節愛惜之爲兢兢則鬼神且降之殃而狗彘不食其餘矣臣嚴猥以非才自天啓二年五月間承乏督餉言念
軍需重大財用告詘督同餉道殫慮殫心竭力釐弊剔奸以庶幾報稱於萬一惟是孤棲環堵耳目有限則或遺於耳目之所不及而賜海若人力難周則或窘於人力之所不到一切罪戾與日俱積真有祟於丘山而已不追知者近見邸報上年十二月內御史翟學程一疏條議兵餉內云解來本色率腐爛不

可食且收者一人放者又一人遂令奸徒侵
損插和其間與聞街市無益於兵而有害於
國最爲可恨又傳言船至天津每船出銀五十
兩方許收入不則暴露原野略無珍惜及至
壞日取商人繫之即老死獄中何益哉尤望
皇上勑下該道深自督察隨到隨收等因又本年
正月内戸部題覆前疏内稱關津兩地俱委
府佐一員管糧而特設餉道以監督之法至
重也第因泛海則防易疎轉運則弊滋甚故



往往有侵損插和而餧於内者有暴露原野
而餧於外者開米至關上多臭腐不可食此
即以飼喂騾馬尚且不堪而况以餉兵宜御
史有概而言也轉漕買售均驗之糧官核之
餉道惡容其以濫惡進其以濫惡進者則糧
官之過也餉道安得置而不問如米中色樣
即當與收又安得聽其需索令暴棄原野乎
至於過山海則關門管糧官爲政有插和沙
水者有偷減升斗者即時押令追補或糧官
容隱涸收則餉道當問之糧官等因夫臺臣
之條議與戸部之覆疏皆指津門餉運言也
中間僅及餉道糧廳而未嘗指斥微臣自臺
臣及大司農長厚包荒之意臣甚感之媿之
顧津門餉運在餉道糧廳不過佐理於下而
提衡於上者實臣責也臣又安得諉過於人
而不亟行認罪爲也夫
國家費百萬金錢以轉餉於關門方將望其馬
騰士飽以收犂庭掃穴之效而與[illegible]



可食至不堪飼騾馬於官爲虚耗於軍需
爲暴殄有臣如此溺職甚矣又况商船抵津
視爲奇貨每船索銀五十兩方許收受是之
謂大貪餉道糧廳朝夕共事一旦裂檢潰防
若茲而臣不能覺察是之謂大愚致煩臺臣
痛恨戸部申飭捫心循省無一而可真是有
負
國恩有玷計曹
聖明在御三尺在握即當褫職顯戮以爲鑒戒尚

可醜顔而尸卿貳之位乎抑餉運始末其說
實長風聞傳播有所繇起臣請得熟數於前
先是天啓元年前任餉臣李長庚當廣寧未
失之先酌議每歲米豆各用一百八萬石以
故不惜高價廣行召商遠近大猾貪緣覔利
天啓二年春月一時投到召買數多有積貯
河干以俟兌運者有捏報虛數以冒預支者
廣寧既失兵馬大潰退守關門餉額日縮於
是前項米豆無須如許內部亦不發價而各



商坐困矣然本年不用尚可備爲後用不意
是年夏秋霖雨兩月不止各商自收料豆幸
多浥爛河干時臣受事方新逐項清查隨據
賛司主事王儀造冊前來共計召買米豆四
十二萬九千二百七十餘石內米八萬九千
三百九十餘石豆三十三萬九千八百八十
餘石共該商人價銀三十萬七千四百七十
餘兩內已給過價銀一十六萬八千六百五
十兩未給過價銀一十三萬八千八百二十

餘兩及查已運過米豆七萬九百餘石未運
過米豆三十五萬八千三百七十餘石大都
預支之數浮於運過之數卽災傷後各商猶
冀兌發游船冒領官價不則亦望代爲開銷
熙熙穰穰就逐未已臣與餉道錢士晉熟計
誠恐坐糜官帑無裨軍需建議分別成色驗
糧入園而後給價一時積商怨謗叢生震撼
百出臣是以有津門召買數多積商困災擾
令一疏事極



下部議覆在卷可考鏡也臣因召買一事濫觴已
極又復具奏停止以後並無一商到津止收
前項逋欠者預繳着以給商局騙是商人投
牒控籲內部覆疏亦欲寬假臣復出示商豆
但有七八成色者亦爲准收而以新豆搭配
運開故於元年之冬二年之春亦復量收商
豆約十餘萬勾銷舊欠微找新價及後關門
復稱新舊雜揉未免以舊累新於是商人舊
豆臣槩不准再收矣近據賛司主事何意銷

算除各商完結外尚有商人高三鳳沈如曾等領過官銀應追未完豆數共計六萬七千八百二十餘石商人胡璡侯懋助等未領官銀應截召買原數共計七萬六千七百餘石此則商豆浥爛之繇非臣任內召買亦非臣與餉道糧廳有意指勒誠不忍以
朝廷有限之金錢而填奸商無窮之谿壑也料豆一物不堪久貯久貯則漸致紅腐不堪雨濕雨濕則立見臭爛所稱臭聞街市不堪飼騾馬者政此類耳臣念各商原規子母之利及罹天災而逋官錢心竊憐之因諭但將新豆完及八分當以災傷具
題蠲免二分其醇良者間有完及十分而奸究如高三鳳沈如曾等所完不及十之一二帑金至重開銷實難犴狴之繫豈得已哉夫有商糧而後有商船有商船而後有商賄臣自抵任以來一切召買題
前報船收拾前局尚不能結而謂有從中取賄者



實臣所未解也至於已運抵關門者露積在秦王島因值天啓二年夏秋霖雨亦復浥爛數多臣是以有關門霪雨爲災秦島積豆多浥一疏續經部覆將原任海運同知今陞永平府知府徐廷松罰俸半年原疏具在可考鏡也又是關豆浥爛之繇實係關門蓋藏疎虞所致而非津門海運之罪也迺若運船出洋稽查之法屢經
題議亦頗詳密海船以五十隻爲一幫每幫設運官二員每十船內復立幫長一名互爲防範但有侵盜而容隱不舉者運官究革幫長連坐又設樣筒樣糧齎海運廳查照但式樣不對者輕則晒颺重則究自津門抵山海關海面七百餘里沿途設巡海官四員遇停留插和及盜賣者則拿問遇失風擱淺將覆舟者則撈救此俱見在舉行蓋已不遺餘力而隄防矣雖人情之狡僞料插和之難免然亦僅存什一於千百耳其偷減升斗者原有海

運掛欠一法查照實收數目每石扣除下脚
一兩似亦無所容其吞啖者也初津門原無
厫囤比臣受事督同餉道糧廳用輕齎蓆簽
等銀於城內建大厫四十間於城外建中厫
六十餘間又建泥囤二百餘座關門南海口
倉厫舊止四十間屢議增造遲迴不决客歲
幸賴樞相撥發班軍令關內道經理其事就
南海口新建倉厫五十餘間尚俟今春陸續
再造於是津關厫囤一時畧備此後可無露



積之患矣蓋客歲閏十月下旬臣抵關門躬
詣南海口與同山海餉司郭竹徵關內道僉
事劉詔及督餉道錢士晉親驗新厫所收及
堆積待收之米俱各乾潔無不嘖嘖稱羨真
有千倉萬箱景象惟有失風撈救之米色味
頗變新舊雜揉之互成色不登實亦無可奈
何不便輒爲棄擲臣但諭令另項收貯以備
搭配之用諸臣俱在可覆問也及會關撫張
鳳翼臣以軍糧賤售謀欲官爲收買詢知運

糧每斛約賣時錢一百三四十文每石約值
銀五六錢價雖稍賤亦緣領米太多舖商抑
勒所致而關撫終以官買未便爲詞若果俱
腐臭也人亦何肯捐貲而市易官亦何所顧
忌而禁買耶卽如今年春月糧料不繼樞相
關撫適章告急若果俱腐臭也是區區者可
有可無之物又何煩置齒頰間而輒有匱竭
之慮也信如人言是轉餉可罷免而微臣爲
贅旒矣祗因關門將士逃兵倒馬靡可借口



輒以糧料不堪爲言而傳聞失真者或未之
深察耳夫繇津門而論商人既以赤遂徵逐
而騰蜚之口繇關門而論各兵又以不利
腰纏而播萋菲之詞無怪乎臺臣及戶部之
有言也乃若失風糧石邇年恒有今歲頗多
實緣五六七月脚價中斷臣三四疏請而不
獲發比至秋盡冬初仍復鼓棹固已預知非
萬全之計矣且泰王島因軍士譁譟改卸海
口此地砂磧爲梗凡船裝千石及七八百石

者必須停泊外洋起剝至二三百石方可入
口將剝來入之間一遇颶發輒擲船糧於滇
渤中查閘十月旬月之內連報傷船五六十
隻非人謀之不臧實地利之未便也嗚呼微
臣一腔血誠每思少竭涓涘仰答
高深而負罪叢議如此兼以疾呼招尤多言買怨
其於以展布實難矣伏祈
勑下部院轉行巡餉御史拘提已未完糧商人逐
一查審要見某寔索賄某商納賄但有實跡



即行坐贓重究臣不敢代為庇護浥爛豆石
原在商人之手未經收納入官應否仰為開
銷寬卹統候
廟議仍
勑樞相關撫明白回奏年來運到關門米豆果否
盡屬臭腐不堪以後巡餉及巡關御史不時
巡歷關門親為查驗庶幾奸弊可祛心跡可
白總緣臣德薄不足以率屬故致物議之紛
紜望輕不足以取信故致八言之踵至惟祈

聖明悉賜罷斥以儆任使之不効者而尤選
簡大臣以充督餉之任務令餉務攸覩軍需有賴
無使一悮再悮而重為封疆累也臣無任皇
悚隕越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天啓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具
奏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這收解糧餉事情剖陳甚明何待查奏着安



心任事不必引咎該部知道

積痾沉劇萬難供職疏

奏為積痾沉劇萬難供職懇
恩速賜休致以保餘生事竊念臣嚴禀賦素羸才
器尤短濫竽仕版三十餘年自知甚明無當
世用憶在丁未值内艱而堅臥不起逮於甲
寅自河東而請告歸田初心直欲棲遲丘壑
尋免醫藥以終餘齒已耳不意屢荷
聖恩起臣潘臬役臣衡塞感激圖報勉效馳驅嗣
是叨陟兩卿量移津撫載擢督餉適當遼瀋



淪没之際津遭廣寧奔潰之秋因念
主憂臣辱何愛捐縻頂踵不以圖稱塞者此臣之
心也亦臣之分也惟是微臣戆質凝腸從來
不肯偷自暇逸事必躬親而後無憾故於文
移則逐字檢閱兵馬則靚面點查糧料則親
手磨算而元精忽不覺其銷亡矣兼以旅體
困於卑濕之侵蒸目力耗於燈燭之薫灼心
神殫於批答之枯竭而華滋忽不覺其彫謝
矣臉知

國用匱乏既難時詘而舉羸無柰習俗循逐未
免察淵而府怨風雨闔闢特造化之常獨微
臣處多兇多懼之地一風一雨皆足關心遇
霪霖彌日則愴然以愁惟恐津關糧料有露
積浥爛者遇暴颶崇朝則懍然以憂惟恐閩
鮮舟航有淹没海洋者往往中夜徬徨當食
罷箸有無多寡亦錢穀之常獨微臣當三空
四盡之時思運務所需糧料草束不貲所需
船隻買價運價亦不貲莫不仰給



帑金取資
國賦欲緘口不言則慮有誤封疆有負職掌欲
頻頻陳乞則又轉喉觸忌落齒挑虞真是疾
首腐心靡所控告凡此種種皆足以焚陰陽
之和而釀冰炭之感於是臣之疾疢日益底
滯幽鬱深入於膏肓而不自知矣臣於去年
九月間已曾具疏
請告一次不蒙
俞允未敢瀆陳維時臣猶止於督理餉務病亦僅

在足勝問也近且承乏兼理兵餉自冬涉春
竭蹷料理宵旦經營率至夜分衝寒冒雪寢
食都廢以致中氣愈虛火邪頓熾乘春一發
疾藥難施內而眩暈怔忡轉覺五臟之無主
外而麻木痛楚堪虞四六之不仁雙脇赤腫
晝夜叅牘於高閣痰嗽嘔吐幾覶飲食如冦
讎百衰俱見諸症叢生殆惙惙焉有性命之
憂而岌岌乎懷首丘之慮矣且今春汛届期
則軍旅之震耀難弛海冰已泮則運艘之輸



輓宜亟臣既臥病閉扉寧免曠職瘝官撫膺
軀以自憐睹
餉書而增惕眞有一日不能安於其心亦有一日
不能安於其位者爲此披瀝具陳仰祈
聖恩念臣病實委頓情非假托准臣休致回籍別
選才賢任事臣自今以往儻不遽塡溝壑則
長林豐草之間無非啣
恩呼
焉之日矣臣無任悚息哀籲之至爲此具本謹具
奏
聞
天啓四年二月初九日具
奏本月十六日奉
聖旨兵餉重任倚賴正殷著照舊任事不准請告
該部知道

防兵盡改屯兵海灘單虛可慮疏

題為防兵盡改屯兵海灘單虛可慮敬陳屯操

分隸之法以備

採擇以便責成事照得津門之有海防營原以防
海而備倭也先年設水陸二營共五千人其
後倭平撤去僅存一營共二千五百人內水
兵用南人一千五百名每名月餉一兩五錢
每歲約該餉銀十八兩陸兵用北人一千名
每名月餉一兩遇汛量加行糧稻穀每歲約



該餉銀十三兩俱於保河真順廣大六府每
歲派解天津餉司收放此舊制也承平日久
海濱晏然此兵未免坐糜厚餉維時前任保
定撫臣汪應蛟創為屯田之法人授四畝歲
入八石共屯田八千畝通計合營應納稻穀
一萬六千石每石價值三錢較豐歉以為常
其意蓋曰與其坐糜為之猶愈乎已也今何
時哉奴氛日競渝關剝膚視昔倭患不啻倍
蓰舊兵不足則議召募舊餉不足則議加派
時勢蓋岌岌矣獨此海防營兵株守舊日屯
田之議該營兵餉每歲用銀四萬五千餘兩
而稻穀所收不過四千八百兩纔及十之一
耳且年穀不登則告災逃亡未補則告減而
豐年惰農又不能無拖欠各兵既任屯務自
三月至九月何人不躬耒耜何日不親南畝
而操練盡廢矣豈惟操練并舟楫旗幟器械
之類半化為烏有矣雖遇汛期發號船出海
洋哨探遣步兵登木樓防瞭直文具耳其實



未有當也疆圉多事封疆之臣方議召募議
加派而此厚餉所養之士止令每歲屯田四
畝以操則什且廢九以屯則人不當出孰多
孰寡孰得孰失豈待智者而後辨耶先是天
啓元年二年臣嚴待罪津撫曾移文天津道
副使王弘祖轉行清軍同知盧觀象管糧同
知張懋德集議其便或有謂每兵每年扣銀
二兩四錢而以屯田付之與廢可置不問者
但與屯美名廢屯非策且陸兵糧少而水兵

糧多又難一律齊也或有謂以陸兵屯田以
水兵操練兵屯當分爲二者但閩營屯種相
沿已久一旦變更人情難於處始未便騷動
一番會臣亦以歷任得代而止客歲冬月臣
復兼攝兵餉於是又行道驅復理前議而兵
部議覆屯撫屯兵之說忽奉有
俞旨矣近經屯撫移咨前來
綸綍有赫敢不欽承同舟共濟何容參差但查原
覆疏云所請葛沽陸兵二千餘名誠當權宜



給歸統轄俾成濟築之功查此兵陸兵止一
千名而水兵一千五百名數目頗覺矛盾臣
未得其解也又云海波不揚恬嬉無事與其
袖手坐糜曷若力田助積但各兵原有舊屯
八千畝今將舍其舊而新是圖乎抑將令其
以舊而兼新乎提議未晰似不便奉行也又
云移歸屯臣春作力田仍令津撫互爲兼統
如遇警報即便撤屯聽調防禦今仍撤頻煩
不可謂無弊矣必俟奴賊入關渡海而後圖

之其有及乎平時既無蒐閱之素臨事豈獲
捍禦之資所謂驅市人而戰者恐萬萬不能
且既屬屯撫又屬津撫一柄而兩持十羊而
九牧此輩將安所適從也無已則有屯操分
隸之說在請詳言之屯撫既欲得陸兵則請
以陸兵千人隸焉并原屯田八千畝及牛隻
農具之類及每歲月餉一萬一千餘兩亦併
歸焉聽令易其田疇收其籽粒若有餘力即
推廣以及屯撫新墾之田仍聽自置屯兵將



領以新耳目以便約束而臣不必過而問焉
海防事重亟需水兵則請以水兵一千五百
人隸臣俾臣得以分撥調補共足水兵二千
餘人給以舟楫分以器械仍可儼然自成一
營一意操練而不復以屯田借口即屯撫亦
不必過而問焉蓋陸兵雖多北人然久居雙
白之間固已還習者之門矣前屯操未分是
且屯且操之屯也尚且人耕因而令屯操既
分是有屯無操之屯也何難加增一倍而添

至八畝乎舠騾馬俱巳歸併則無限養飼繇
賠費之苦向之朋扣陋規飽奸人之槖者今
皆槩農夫之腹矣屯撫饒有精心良法用前
所題津軍七百名以修堤岸用今所請陸兵
一千名以供稼穡必能勤督課而豐歲入在
昔以二千五百人之屯僅收若干在今以一
千人之屯亦收若干若再照盧同知屯田之
例則所種又有不止八畝者倘所稱事半功
倍者非耶津門南北咽喉水路要衝今客兵



如河南山東毛兵等營盡巳調發殆將巳去
而不復返主兵如正兵營見在喜峯口戍守
所存陸兵僅三千餘而標兵一營又將為正
兵踐更之地水兵有鎮海一營當新募時數
至四千近日屢經逃汰僅存二千八百即加
以江南營亦僅三千有餘武備單疎壁壘蕭
條臣何恃而不恐而新餉匱乏又不敢召募
以取盈原額若將此一千五百舊餉之兵從
新整頓既不以操兼屯自不以屯廢操既可

以水為陸而練坐作擊刺之方亦可以陸作
水而諳瀚海風濤之險養一人可得一人之
用存舊兵可省新兵之增倘所稱循名責實
者非耶洵若茲臣竊以為有三便焉屯撫之
所急需者屯田耳今一朝而得不憂旱潦積
墾常稔之田八千畝又得千人之兵為之力
田而功稽又得一萬一千餘金之餉以養力
田功稽之人即時有逃亡而月餉具在則顧
覓之資不乏所得固不貲矣舊例每歲收稻



穀一萬六千石內以數千石充陸兵行糧而
以萬餘石變價聽津門修築與堤及津撫廩
費工食之需今除各兵行糧[illegible]照舊支給外
其餘悉聽屯撫糶米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自爲功東
作西成亦何所不稍爲是[illegible][illegible]之在屯撫者
也何也以二千五百人而不得為兵之用今
除去一千人而一千五百人者義始無可逃
矣名為棄去千人而實得一千五百人之用
業鋤耰之不專則矛戈之時操猝有緩急可

恃策應而於臣詰戎防海職掌亦無大虧是
則便之在徵臣者也屯者自屯不以操故妨
農操者自操不以屯故病兵以屯田供渝關
之餉而以水師扼海口之衝各逃其半而兩
收其全不煩經營而悉獲實效是則便之在
於
國家者也至海防水兵月餉一兩五錢既不屯
田或見以為太厚頋該管將領猶謂衆戶曉
曉聞增糧則喜聞減糧則不樂此亦人情雖
是津門陸兵餉止一兩四錢鎮海水兵餉止
一兩二錢則斟酌於二者之間而稍為裒益
亦無不可今既更定營制改絃易轍一切造
舟置器不能不重有所費又不令本營而別
有所出即稍有減損而即用之營伍之間亦
未為厲兵也且前屯田時買換耔種修置農
具僱賃人工賠補拖欠何事不經朋扣而今
一槩無之各兵具有心知何至掉臂激變為
也剏核南北之混冒則應汰者不為無名矣



謹逃故之頂補則新役者不難奉令矣變置
以漸調停合宜而何他虞之有又若津撫廩
費近因歸併已裁十之六七而書胥紙劄各
役工食之類難以盡汰尚約可數百金既無
稻穀變價查有該營空月銀兩收置餉司亦
可抵補而無煩別項搜括之憂此皆事關該
營不得不為備陳以策萬全者也夫屯撫屯
兵之事已有成議臣非敢自分畛域自起猜
嫌頋
國家歲以四萬五千金豢養一營之兵而盡充
屯田之用究竟所得不償所失於封疆為疎
防於
國家為失算又不若盡銷此兵而姑留此四萬
五千金以充討叅其所得猶多也臣若不言
是謂溺職異日必有執此以咎臣者而可三
緘其口已乎憶前撫臣李邦華酌議兵屯一
疏執義甚正臣念已奉
成命不敢堅執前說輙用效此區區以為調停補

濟之計卽臣近與屯撫往復商確亦似以臣
言為不謬今止欲得陸兵千人不復更有奢
望矣而於屯田八千畝猶若存乎見多謙讓
未遑頋屯操既分各事其事總不如以屯歸
屯一了百了之為愈也仰候
聖明裁察
勑下兵部議覆施行臣無任皇悚隕越之至為此
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二月初九日具
題本月十七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附兵部覆
兵部
題為防兵盡改屯兵海滋單虛可慮敬陳屯操
分隷之法以備採擇以便責成事職方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天津巡撫畢自
嚴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看得屯田之法猶古兵農合一之意焉因
兵以課農非輟兵以歸農也趙充國之屯湟
中諸葛亮之屯五丈原何嘗一日忘戰哉則
耕之不妨於練也審矣
高皇帝因糧餉匱乏命諸將分屯龍江等處後設
衛所屯田以部司統攝夫以督兵者而勸農
正貴其合耳戚繼光揀選兵丁專取土作之
色若是乎耕之有益於練也惟兵與農合則
屯田之法大行而粟賤每兵月給米一石可
飽數人照改折事例只算五錢更何慮餉費
而兵不足哉自屯田法廢而兵與農分兵愈
多則農愈少而粟愈貴費餉金愈多農困於
厚征兵驕於坐食四體不勤而坐作止齊之
用與俱荒矣甚哉兵農之不可使分而不得
不分者勢也兵餉分曹而督撫之官與屯田
之使已自認兵農為兩事矣典兵者坐而索
餉課農者力以餉兵曾不知先有兵者皆有

營田之責者也使督兵者盡如
先朝屯制則屯兵可無專遣矣惟屯撫有見於兵
農之當合也請撥葛沽兵二千爲春耕秋收
與洪水堤防之一助良亦知北地農忙止蒔
插一將若秋收萬石之儲僅費二千人數日
之勞足矣設堤護水歲亦偶然何至盡廢操
演況待奴于海濱必不如湟中之直接西羌
五丈原之深入魏地也即如前撫汪應蛟授
各兵田四畝令歲輸八石良慨屯政之久湮
海防之難撤哪以餘力佐耕存兵農遺意更
何嘗以此撤操顧以兵不練器械不整緊爲
屯田詬病哉惟無患於操而有濟於餉故屯
撫請之臣部遂據以題覆准以葛沽兵二千
助屯撫田功仍令津撫互爲統轄選警撤屯
調防毋分畛域亦庶幾兵農合一之意第見
以爲國事則不得不合而爭之爲職掌則不
得不分矣督臣嫌互轄之請爲一柄兩持且
謂各兵原有屯田人各四畝合二千人爲八
千畝似難令其舊而新是圖也遂創屯操分
隸之說請以陸兵一千人隸屯撫俾不與防
海事而專其力盡耕八千畝之田以水兵千
五百人更募足爲二千隸諸津撫俾不與屯
田事而田之所入津撫亦不得分之爲公費
在屯撫得兵爲助且得常墾之田而不以操
故妨農在津撫既去其田益專防海之力而
不以耕故廢操此其便在二臣而合之總便
於國者其謀甚善但陸兵亦當防守而徒派
兵獨爲防水兵原有屯地而使陸兵代爲耕
恐兵心各不相安且輟防爲耕非防海設兵
之本意而水兵又須增募更非開荒借力之
初心則請還照原題遵奉
前旨蓋濬築之功歲不常有而耕穫之助時更幾
何於平時操練選警調防原不廢也即各兵
額田原有四畝查
國初舊制毋軍種田五十畝爲一分或百畝或
七十畝或二三十畝不等軍士三分守城七

分屯種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豈四
畝之田遂盡屯軍之力與豈一議屯種遂踈
防練之責與益屯撫所請與臣部原題誠仰
法
先朝制與謂合一兵農無妨借力耳若督臣謂耕
與練必不可相兼屯與田亦當為分任則與
其輟防也無寧廢耕何者此兵原為防海而
設若因田而輟千人之守臣部不敢任咎且
既去防守之任而猶以兵餉餘耕夫恐歲餘



十三兩之絫金即人人上農寸寸沃土力不
能取償日後以入不償出咎屯撫屯撫亦不
任受也不如仍守領兵各不相借之為直截
耳總之屯政積廢相沿已久責屯撫並舉於
兵農交惰之日固難驟行則屯撫不得病督
臣之為執責兵食交資於金聚爭貴之時亦
難速效則督臣不得病屯政之為迂惟兩臣
不分防海屯田為兩事而後耕練可以相需
督撫不妨互轄也既奉
欽依則互轄原無異議欲爭職掌則防海固有成
規臣部又不敢銳意開屯反激為銷兵之論
也既經具題前來相應兩
請或遵
新旨或照舊規惟候
聖明裁定倘臆決自微臣恐滋築舍耳等因天啓
四年三月十一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趙彥
具題本月十四日奉
聖旨這屯田防守事宜既經議確還照該部原題



行

鮮運届期飛輓宜亟疏

題爲鮮運届期飛輓宜亟謹攄膚臆酌議一切
事宜懇
勑該部速行查議給發以便鼓櫂事案照天啓三
年十一月初一日准戶部咨爲海外兵民日
衆內運糧餉不繼專情剖訴設法通商懇乞
聖明俯賜允俞多發糧餉以活兵民以足復勦事
專理新餉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平遼
便宜行事總兵官署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
毛文龍奏前事奉
聖旨毛文龍拮据海外糧餉當處漕糧十萬已奉
旨的着上緊運給其召商等項速行議覆不得
延遲耽誤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
案呈到部看得毛帥懸師海外一切養兵飼
民買馬製器及撫賞等項自非仰給內地該
鎮亦豈能爲無米之炊但當此中外交匱庚
癸之呼在在皆然乃臣部未嘗不極力措處
以應也二年以來運過米二十三萬石布四
萬疋今又復請漕糧十萬石奉有
明旨上緊運給臣部即移咨督餉部院并總督倉
場衙門照數截留即將耗米抵充運價倘脚
價不敷再於輕齎銀兩酌量湊給轉輸該鎮
以爲接濟之用仍須嚴飭運官勿致濡濕浥
爛不獲實用如蹈前弊聽該鎮以軍法從事
等因奉
聖旨俱依議行爾部還再處數萬兩陸續給發以
濟軍需欽此欽遵移咨到臣本月初二日又據
平遼總兵毛文龍呈職居異域已及三載招
練兵民業已萬苦一點血誠誓殺奴賊報
主恩報知遇所以願危不願安居險不居易今接
濟遼民男婦三十餘萬除南兵外挑選壯丁
入伍已有三萬六千三十九名召買騾馬六
千餘匹凡此三者無一不倚賴於職身亦無
一不仰給於糧餉故每每兵民並重誠有見
於古人立議以民爲本海外之民與方內之
兵原自不同不餉方內之兵止少一兵耳若

遼民不養逸而歸奴則增一敵矣且已歸者
不養來投者無心其何以招降散黨圖此勦
復大事今且無論民即就兵計餉而挑選遼
兵召買騾馬歲該糧料四十四萬餘石如謂
一十二萬之數斷不能加則海外之兵望誰
乞食恐即割職之肉以充之亦復有限何濟
官兵之枵腹也其何津門而顧恩一飽安靳
官兵之遠盼哉向來借貸於商賈乞糴於朝
鮮一方而計挖肉醫瘡而目下朝鮮又以遼



遼見告今哀哀之請呶呶不休端爲海外極
困極窮是爲剖訴伏乞酌議具
奏等因又據平遼總兵毛文龍呈有糧聚兵從
來舊矣況居海外兼以異邦向蒙本部院議
運道議運數矜憐苦心斷絡無遺今職挑選
遼兵業有三萬六千三十九名即如本部院
所議每兵每月食米五斗計十二萬石之糧
可足二萬兵一歲之用是一萬六千餘尚引
領待炊職不能不哀鳴以請今特差都司王

學易賫文請糧伏乞垂憐職非得已而危殭
尤足關情即將新糧一十萬石趂此初冬西
風可運速發以便接濟至於春運將開亦即
綜理海運等因具呈到臣臣俱轉行餉道贊
司查議去後今據督理遼餉山東按察使錢
士晉呈蒙本部院憲牌查得去歲鮮運正額
十二萬石近該毛帥題請後截漕糧十萬石
已該戸部覆允但彼中望餉甚急解東伊邇
一切船運事宜相應預爲料理爲此仰道官



吏即查朝鮮應運米豆原額若干新增若干
脚價每石四錢二分已有成議近准部咨欲
將截漕尖耗及輕賫銀抵給脚價是否可行
作何分給海運漕船原額一百六十隻今應
加增若干運官八員作何管轄分理俱要斟
酌停妥確覆呈報以憑覆議題
奏等因到道該本道查得毛帥駐防海島自天啓
二年至三年總計兵馬僅可二萬故以一年
糧料打算只須一十二萬而足近該鎮稱有

挑選遼兵三萬七千即虛實未核豈可不急
爲料理致有軍需不繼之憂乎則新運不得
以往額限明矣該鎮請糧四十四萬即縮數
與之亦非二十萬不可本道於去年九月約
定次歲四年運額議請截漕七十萬實打算
鮮運十萬於內原無寬餘不謂內部因毛帥
之請止允截漕十萬而即於津截中減去十
萬則津門截漕五十萬已無升合可借爲鮮
用者矣即派出尖耗一萬石又有關運[illegible]
登州十船之米豆及王裕國收買雜糧共合
一萬而此鮮運八萬之虧額將取盈何地乎
又今鮮運增糴勢必增船每船約以七百石
爲率當用大船二百四十隻但上年鮮運回
空與二運改運山海失風不下四十餘隻除
原幇外尚須添選一百二十餘隻方滿前額
按關運之船曾復幾何加以今歲出關之遠
運額之增而朋補尚未鳩工添造乏人應募
取足於鮮則虧於關取足於關則誤於鮮言

念及此不勝捉襟露肘之憂矣鮮運脚價定
例每石四錢二分計二十萬糧料該用脚價
八萬四千按糧給脚難縮分毫截漕尖耗僅
僅一萬止可收入正額不便變價至於截漕
經費尚不敷用豈能再充鮮運水脚矧循例
買運五色棉布二萬疋及運官廪糧等項尚
須銀八千兩此又最急而不可緩者也運官
即以原設八弁分理其事仍以毛帥差官王
部司協統渡海亦可塞江東責望之[illegible]而又
再於登州委官收買發爲二運以充其額似
可剩運舟之缺乏而均兩地之輸將也等因
又據贊理遼餉戸部河南司主事傅意呈稱
毛帥所請漕糧十萬石原爲兵餉不敷似在
舊額一十二萬之外但鮮運過海甚艱一年
止可一運今議改運二十萬石必須一同發
運而糧多則需船亦多每船約裝糧七百石
計須用船三百餘隻今津淮官船共計八百
四十餘隻內除失風傷損目下見在查議明

補卽名募民船亦係有限之數近議關門運
額每歲一百三十萬若作二運每運該糧六
十五萬毋論船隻大小每船約裝糧七百石
須用一千餘隻方完關運一年之局其鮮運
三百隻莫能措手將柰之何又漕糧耗米抵
充運價不足又議輕賫銀內酌給但耗米抵
充運價未審船戶肯收米否及查輕賫原爲
漕糧盤剝脚價并鋪墊蓆葦等用去年津門
帶運蓆葦與糧料出入脚價并起儧蓋廠鋪



用過一萬五千餘兩內在新餉透支過三千
五百餘兩今歲二次領到輕賫九千兩方始
補足所餘無幾若內部肯多發輕賫以充鮮
運脚價必須預期催請給發庶免耽誤軍需
等因各呈詳到臣該臣看得總兵毛文龍招
徠遼民爲兵日益增衆牽制奴酋屢著功績
前臣建議每歲以十二萬爲運額而毛帥以
爲不敷應用又自請截漕十萬石則今歲運
額其不得不增益也明矣若改十二萬石以

爲二十萬石似可稍慰待哺之念顧有二十
萬之運額則當有二十萬之糧料又當有裝
載二十萬之船隻又當有給發二十萬之脚
價均未易易言者以糧料言往歲津門糧料
頗有贏餘故天啓二年三年各鮮運十一二
萬皆津門自爲區處未嘗額爲鮮運截漕并
召買也今歲預計天啓四年糧料則已裁之
又裁減之又減卽關門將憂不給恐不能更
有贏餘以待鮮運者矣近奉



明旨截運漕糧一十萬石泒出尖耗一萬石又有
舊例免晒揚米亦可得五千石實少米豆八
萬五千石查有客冬關運船戶陳應祖等颶
泊登州米豆十船可以就便運鮮又查有永
鎭餉司先年給發登州商人高光糧價未完
臣前給牌加銜守備王裕國勒令徑運朝鮮
二項共計可得萬石又准屯撫谷稱蔡村有
麥四千五十石亦可轉運入鮮共計已得十
二萬九千餘石此外不敷之數只得姑於關

運數內再動三萬一千石通融那借以待補還尚少四萬則萬難措處矣以船隻言舊例用船一百六十隻裝糧十二萬石是每船以七百餘石為率今鮮運二十萬除在登守凍陳應祖等十船及王裕國徑鮮外又有毛帥差官林龍驤移文監軍御史游士任索取津門兵船六隻見在給發亦可帶運糧料二千石其餘尚有六萬八千石非得大船八十隻不可顧津門因庫藏空匱舊例每歲造船三



百隻已經停止二年未造兼以去年闖鮮二運失風頗多朋造未竣固不得拘泥舊額亦不能取盈前數今議量增四十隻共足二百隻之數以運糧十五萬石仍不敷者姑俟二運續發再往若關門運務惟多召募民船及催往來迅速可耳以脚價言查鮮運脚價除正糧外仍有搭載軍器數多舊例每石四錢二分道里遥遠難以議減共該銀八萬四千餘兩部議以耗米抵充運價不足再於輕賫銀內處補但截漕十萬內有尖耗一萬并免晒揚米五千臣俱已奏入鮮運正額矣安有餘力變價乎額糧不敷方圖召買而反議變賣可乎至截漕輕賫近日通糧廳止給津門九千兩尚不足支入厰僱車盤剝及關鮮帶運蓆葦之費又安有八萬四千餘金可充鮮運水脚乎矧循例買運五色梭布二萬疋及運官廪糧等項尚須八千餘金亦屬喫緊若不乘時給發致令裝糧守候誤航海之天



時貽平島之呼庚則噬臍無及矣以運官言運船揚帆出海一望汪洋原非運官得以聯屬者其職掌不過於灣泊時稽查奸弊交卸時催取實收而已當此匱乏之秋安用多官糜餉故今歲鮮運雖添糧添船而不必添官計船二百隻即以原設八弁王文憲等各董二十五隻再以毛帥差來催糧都司王學易協統渡海總為稽察以防插和盜賣之弊其陳應祖等十船委加銜都司陳汝明先行附

隷前幇明字號林龍驟六兵船附隷後幇四
字號以便類冊仍責幇首之弁帶取實收回
繳如此則用津官以押解用鮮官以綜覈官
無糜熕船有責成而弊竇亦可資以釐剔矣
以上條列四欵鮮運之大綱備矣畢竟糧料
尚缺四萬石而船隻短少亦復稱是無可措
處則登州二運之法亦有可得而詳議者緣
津入鮮必取道於登州顧論糧價之低昂津
不如登也論海程之遠近夷險津不如登也



而年來本色之運津獨肩者止爲十萬漕米
收截在津其運道不得不舍近就遠舍夷就
險耳今鮮運不足之數勢不得不取給於召
買顧買於津與買於登其斗斛之寬窄價值
之[illegible]人可問矣況加以自津抵登千
六百里矽礁之海程又益以每石二錢五分
之水脚而糧若船未必一一抵登也豈不失
算之甚乎當此三空四盡之日半銖一粒亦
當愛惜其忍以官帑委壑也臣與司道集議

僉以遣官齎銀轉行登州府縣收買彼中米
豆或小麥高糧之類督貯海戶空便官民房
屋俟津船八幇先運平島交卸回空之日收
泊登州將新買米豆等項充爲二運仍照登
州舊運事例每石給以水脚一錢七分則在
津一運之船可充二運之用船隻不苦於艱
難其利一船戶一運而得二運之水脚走死
如騖往返便捷其利二登萊四塞之國收其
米豆則地方得以通其有無其利三毛帥望



餉甚殷而以時日迫促船隻短少勢不能以
二運今委曲接濟則糧料足而飽騰奏其利
四登州買運米豆蕎麥等項通融計算每石
不過五錢較津已賤而又每石先省水脚二
錢五分更免於馮夷飄沒之患其便五先是
臣已差官指揮朱孔昭經歷陳大化那借銀
一千兩前往試驗收買并移咨登撫專委海
防廳撥發牙行指引悉照市價平糴總計糴
糧四萬石止用銀二萬兩即於正額水脚之

內扣除一萬似亦事之可行者也諒登萊撫
道其應援毛帥之心不後於津而貿遷有無
之中又無損於登必不衙疆我界畜防過縱
以孤海外三軍之望矣臣謹會同提督省直
援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李時榮具疏
上
請伏祈
勅下戶部從長酌議一切糧料船隻如數派運責

令毛帥差官王學易與同津門運官王文憲
等八員互相覺察押運赴鮮其水脚銀八萬
四千兩并買布及運官廩費等項八千兩內
除去自登發運脚價一萬兩仍加增在登糴
買米豆銀二萬兩通共該銀十萬二千兩登
爲措處給發以便乘時買運接濟其在登糴
糧仍藉
天語申飭及部覆責成以便舉事庶可以壯異域
敵愾之威而張
中朝撻伐之烈矣爲此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二月十五日具
題本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附戶部覆
戶部
題爲鮮運屆期飛輓宜亟謹據膚臆酌議一切
事宜懇
勅該部速行查議給發以便鼓舞事專理新餉山

東清吏司案呈天啓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奉
本部送戶科抄出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
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都察
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題前事
天啓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又該督餉省直巡按監察御
史李時榮題同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便看議具奏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
案呈到部該臣看得毛帥之在鮮也日討遼

民而訓練之以作遼師後勁
朝廷念其孤軍懸絕增糧增餉蓋爲關計故不得
不爲鮮計爲鮮計自不得不爲糧餉計耳督
臣洞見海外之情形轉念太倉之匱詘斟酌
於增減之數較量於利害之衡如加津運之
四欵移登運之五利卓然碩畫鑿鑿可行但
前此十二萬米豆已收作正糧今改十二萬
爲二十萬除截漕十萬外尚少十萬督臣設
處六萬止少四萬今議發價往登收買止[illegible]



銀二萬兩此二萬之糧價所當依議者一
其運船雖曰增四十隻第以津船八[illegible]
分爲二運則一運之船得二運之用是[illegible]
再造之煩船戶有倍收之利所當依議者二
也其脚價布價通共計該銀九萬二千兩見
今固未一有第改從登行可省得一萬亦當
依議備用者三也至於運官則以見在之八
弁及毛帥差來之都司統協自可防捕盜之
奸且省添設之費又當依議者四也蓋已議

之中五利具存臣敢不竭蹶以從但此時外
解稀少料價脚價共十萬二千金一時難措
查得山東二年分糴本銀見存五萬九千一
百六十七兩八錢九分二釐應即支作鮮運
水脚之費臣部隨發三萬兩聽督臣一併通
融支用一面起運開洋速償囤空仍少一萬
二千八百三十二兩一錢八釐俟再查發至
於登地既饒米豆自當依價平糴登萊撫道
同舟共濟必有同心諒無庸臣部之諄諄矣



既經督臣會題前來相應依議覆
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督餉部院及咨山東巡撫并咨都
察院轉行督餉山東各巡按御史欽遵施行
等因天啓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戶部尚書李
宗延等具
題三月初三日奉
聖旨是

餉撫疏草目錄

卷之二



餉撫疏草卷之二

欽差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等處地方贊理征東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戶部右侍郎畢自嚴著

將領杜門酌議更置疏

題為將領杜門日久謹酌議更置以重海防事案照先據鎮海營都司僉書孫應奎呈為夙疾陡發勢難供職懇恩允放以全生命毋誤海防重寄事竊照卑職置身行間二十餘年介介自守不敢妄為荷蒙拔出沉淪頗效犬馬[illegible]緣[illegible]伍初設夙夜拮据積勞[illegible]延[illegible]一朝勢難免强支持故不得已而哀鳴於本院部之前懇乞始終成全准賜放回等因該臣詳批本將才守超軼鎮海水兵政藉董率柰何輒以病請仰照舊供職繳續據本官復呈卑職犬馬餘生幸沐知遇少有人心敢不竭駑鈍以圖報效但緣營伍初創統練烏合日夜拮据心血消耗見今右臂麻木持弓執筆多艱兩足浮腫舉止坐臥作楚當此之時何等緊急而可以衰憊病軀悠悠日月致誤

軍
國重寄乎情迫再懇乞行天津道查議蚤放生
還等因該臣詳批仰天津道查勘果否真病
酌議詳報續據天津兵備道山東布政使司
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來斯行呈蒙臣批詳
案行河間府海防清軍同知張懋德呈稱遵即移
據署理海防清軍廳查議詳報去後今
會本將備查回覆前來看得都司孫應奎素
諳韜略入任邊疆士卒歸心厥用未究而忽
以病請何可遽聽其便但本官去志既堅杜
門且久海防重務亦難臥理等因具呈到道
該本道看得本官軍旅嫻習且在事日久頗
得人心而無奈其二豎之侵何也謝事情真
首丘念重合無俯允所請令其離任回籍不
惟可圖報於異日且得全性命於目前矣等
因呈詳到臣該臣看得都司孫應奎當津鎮
新開之際拮据艮多造水營創設之初勤劬
更著此臣先任津撫時所為題補今職而撫

臣李邦華又復歸併鎮海右奇二營悉萃仔
肩誠重之也詎意邇來精神漸短威望頗輕
雖慈祥廉靖之有餘實揮霍振刷之不足前
撫報
命致遺薦剡於是志氣益㒱隨有告病之文矣臣
初尚勉留之冀鼓暮氣以為朝氣而應奎堅
卧不出萎薾益甚士卒逃亡日多營伍召補
不前王埒相一千總也部內逃兵至於三十
九名而隱匿不報金星一中軍也[illegible]張太古
至於宿娼津門而約束無聞則本官之溺職
多矣況與副將毛有倫積有宿嫌不能相忘
尤非上下節制之體所當聽令告病回衛調
理者也至求其代尤須得人蓋水營與陸營
不同非習於波濤者不能任也新營又與舊
營不同非緯有才諝者莫能勝也查得河間
守備朱拱臣起家膠庠奮跡武闈共羨虎頭
燕頷之英允堪破浪乘風之選本官先任海
防千總曾以海運効勞

題授實級繼陞河間守備又以訓練新兵屢騰
薦牘則拱臣之克舉其職可知也臣近承乏
兼攝兵餉嘗欲以兵船而兼運船以水卒而
兼漕卒在兵既閑島嶼之瀠洄在餉亦省脚
價之浩費一舉兩便而毎苦於料理之難其
人若令拱臣以服習之素經營其間既飭壁
壘以防海滋亦整艅艎以資飛輓豈有不嘗
駕輕就熟之便者矣况其資爲合例人地相
宜誠爲連鎮需才而非直以市恩[illegible]者也
及查新推薊遼總督尚未履任臣謹會同督
理遼東薊鎮天津登萊等處軍務少傅兼太
子太師兵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孫承宗巡關監察御史吳之仁具
疏以
請伏祈
勑下兵部覆議將都司孫應奎准其回衛調理遺
下員缺即以守備朱拱臣陞補則壁壘改觀
而海氛日靖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三月十三日具
題本月十八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附兵部覆
兵部
題爲將領壯門日久謹酌議更置以肅海防事
職方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督餉
兼天津巡撫畢自嚴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爲照津鎮衛遼海而護
畿輔其地綦重其責至艱各將領誠當慎擇以
使令孫應奎振刷罔聞墜廢日見茲堅臥不
出值此時事多故奚取此庸懦爲也革舊
新不煩再計所舉朱拱臣補之查本官先經
題覆天津左營參有
命旨而撫臣欲以兵船兼運水卒兼漕因事任人
固匡時之碩畫濟世之宏猷苟有利於軍

國何靳轉移況拱臣新任左營前缺近已咨改
只啓元代之矣似當允從更置以竟其志者
也既經具
題前來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將孫應奎准其回衛調理朱拱臣以新陞都
司僉書職銜改管薊鎮天津海防營遊擊事
務本部備查責任劄令欽遵任事等因天啓
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趙
彥等具
題四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

海運將官患病酌議選補疏
題為海運將官患病情真謹遵例具
題并酌議選補以重運務事據總理海運遊擊
黃胤恩呈為病苦連年危在旦夕懇乞立賜
退休全運全骸事卑職自任海運之役勞怨
不避艱險不辭生而之死死而之生者千百
其所何敢言退惟知有
朝廷有知遇不知有身家性命也自萬曆四十八
年劄海運由北路抵蓋套感伏深病盤據胃
脘及後押兵出海又增怔忡續委開鮮運接
濟毛帥回日痰火舉發幾殆去秋竟成癆瘵
矣緣每歲寒暑居舟濕熱內結今冬春之交
兩足浮腫頭面暴起癱疽膿血自腦後出除
津登醫人外又請南醫盧忠義外科楊大春
萬醫無靈一息難保凡津門來使職俱邀之
臥榻以驗真情以作長別頷者莫不相向而
哭蓋不似人形矣竊念叨荷任使事綦責鉅
雖蒙寬限勉留然而一肩尚在日日提心在

口不惟無補於公且以速亡於巳目前春運
期迫時難再緩萬懇准賜具
題庶轉輸得人歸休少遂或可漸有生理即不
然而大數巳定骸骨全於鄉井犬馬圖報當
矢在世世也等因呈詳到臣據此案照天啓
三年九月先據本官呈爲鮮運幸全病患日
甚懇恩速賜罷免苟留殘喘不誤運務事甲
職自五月內鮮運發行即徃登州稽查提調
北時在津火病舉發會經本部院目擊[illegible]
長途感觸更倍職力疾抵廟島於七月中各
船方始過盡共計綵登達鮮者一百五十餘
號俱順風安流去訖原
題鮮運糧料十完七八爲功今不止十完其九
矣職於七月下旬自廟島回偃卧舟中半夜
氣息幾絕至今未起似不復有生理實緣職
自泰昌元年九月在蓋套得伏梁病四十日
不一餐七十日不就寢去歲九月到皮島又
變而爲火症唇焦齒落頭暈眼昏吐痰不歇
茲七月間又變而爲癆瘵足面浮腫嘔血成
盆奄奄一息夕不知朝曾用天津醫官張應
定登州醫官房美宇皆云必死之症即幸而
不死誠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僅僅歲月
可計效者也而職一念不死猶切徬徨慮山
海之秋運未結且春來之運事誰屬懇乞速
賜具
題准其歸休另補廉幹之官庶得安心調理萬
一靜攝醫藥有效則犬馬有生之年皆將來
報效之地也等因到臣該臣詳批本官經營
海運積有歲年無不隨試輒效而又兩完鮮
運漂沒甚少可謂勞苦而功高矣佇膺大用
以酬懋績何遽稱疾乞休爲也仰候鮮運軍
器等項取獲實收即速回津供職巳經批行
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看得總理海運遊擊黃
胤恩才情倒峽智略生風六韜夙諳於籌邊
七尺惟期於報
國粵自萬曆四十六年奴酋發難以來即蒙前

餉臣李長庚以青衿取用首開海運於東省
始繇三犋牛再進北信口又抵蓋州套直入
連雲島而東運大通矣及前餉臣畢任督餉
移駐天津因見南路迂險又調本官議開北
道於是天津山海芝麻灣之陸運盡改海運
俱抵大凌河三岔河交卸而津運亦通矣天
啓二年臣奉
明旨肇開鮮運接濟毛帥時已深秋本官總理其
事艱險顛危次年再運漸成熟路漂失愈少
而鮮運又通矣總之胤恩以隻身肩海運之
役歷盡萬苦千辛與魚鼈競渡與蛟螭爭穴
與風伯待命與倭奴比鄰可謂萬死一生真
是有功餉運歷年薦敘僅得遊擊客歲鮮運
事竣臣會同巡餉御史李時榮
題加叅將銜經下部尚未具覆而胤恩條以積
勞病困今且有腦癰之症矣胤恩在登未回
既難強之使來兼以運務須重需人料理勢
難久待似當准以新
題叅將職銜回籍養病仍俟病痊之日即行擢
用者也至求堪代之人則又非徒一執鞭介
胄之流可以嘗試而漫爲者查得署管海運
原任都司僉書張性徵姱修沅芷利器吳鈎
名夙高於悅禮敦詩勛已著於持籌轉餉先
是天啓二年准薊遼總督咨送前餉臣標下
聽用是年秋月因黄胤恩鮮運入登即爲代
署海運事務次年春月胤恩回津暫解事任
至五月後胤恩又以鮮運銜命而性徵復代署
理遂寖尋抵今矣性徵明而熟於計一切海
運利弊無不洞若觀火而又服官甚廉褆躬
甚約絶無紈袴貴介之習近因關門冬月料
豆告匱委令前往近關州縣設法買運共得
豆數千石竭蹶輦運涉歷冬春皆他人所畏
避而性徵甘之如飴其急公憂
國大可嘉矣古稱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本官嫻
習海運已及三年其以運務奏績獲列各臺
薦剡業至五次即生長津海者亦何能加毫

末也因材器使以重儲胥可無煩再計矣
謹會同提督省直援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
御史林有臺合詞以
請伏祈
勅下兵部再一酌議將遊擊黃胤恩准以新
題叅將職銜留籍調理俟病痊之日起用遺下
員缺即以都司張性徵除補仍念服勞日久
量陞遊擊職銜管事則勵勤於已往者不以
病因遺彰勸之典而拮据於將來者有得以圖
熟奏飽騰之效揆之政體人情均事之至便
至順者也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三月十三日具
題本月十八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葛沽屯兵揭
揭今封疆多事兵餉交急屯田助餉誠不可
已同爲王臣誼切急公安可一膜之外頓分
胡越職雖不肖竊自盟於中久矣先是
屯撫去年七月内有疏欲得葛沽陸兵二千
屯田維時
前撫李懋老有開屯本以濟餉因屯恐致廢
兵一疏議遂中寢逮前撫陞任職承乏兼攝
今年正月
兵部檢出前疏題覆内稱將葛沽額設陸兵
二千餘名移歸屯臣爲春作力田之役屯撫
移咨到職職念此兵原係陸兵一千水兵一
千五百共計二千五百今欵項名數不投所
遺五百安置何地此兵原有舊屯八千畝每
歲當得籽粒一萬六千石若歸屯撫另屯新
田此項舊屯將遂任其荒蕪而不治乎屯撫
原疏不載兵部議覆未及殊難奉行津門主
客官兵近日陸續徵調所存無幾舊兵僅存

葛沽一營月餉頗厚緩急可恃方慮以舊屯
廢操而復以新屯奪之可乎雖曰寓兵於農
其實終歲勤動操於何有惟是職與屯撫共
事地方同舟共濟不便牴牾查屯撫津門屯
事悉委糧馬同知張懋德經管職召而商之
謀去諸不便以歸於便則莫若屯操分隸爲
妥恐筆札不能達意遂令本官以參謁赴潞
河請之屯撫議撥陸兵一千并屯田八千畝
總歸屯撫而留水兵二千五百人爲防海操
練之用屯撫既報可矣會屯撫抵津覷田職
以病困
請告杜門不敢往謁屯撫必欲左顧職乃力疾見
於內室又面訂許可矣職始具疏以
請部覆蓋初時屯撫從旁指畫兵部因疏題覆實
亦不知此營此兵之曲折也職據事體人情
從長商確條議其便所以相成非相左也職
不敢違
明旨又何敢抗兵部與屯撫哉海防重務顧名思
義誠不容結舌吞聲也若曰兵農合一古制
實然則凡沿邊營壘盡當倣行何獨責之葛
沽一營乎今天下衛所軍丁雖各有屯然力
屯之人畢竟非著伍之人夫人而知之也查
二月內屯撫有驚蟄已過始奏、
簡書一疏內稱葛沽陸屯兵實止一千津軍止七
百欲以陸屯兵與屯官石公衍督率以津軍
與原任都司趙榮祖督率各加都司職銜管
遊擊事諦觀此疏是屯撫固未嘗以陸兵千
人爲少而必欲兼得水兵也奈何復有異議
而以屯操分隸爲職罪哉若職浸無一言株
守原題互爲兼統之文屯撫方令之治屯而
職復責之操練矛盾孰甚焉各兵不能左方
右圓非譟則潰矣今職悉心酌議期令有濟
於屯無損於操不失原設海防之意而亦不
悖新題屯兵之
旨一片苦心熱腸期於兩利俱存而不意翻以買
戾也嗚呼屯撫方用高價收買沮洳磽确之

旱地而職議以八千畝常稔之水田歸之前
撫曾議于其兵留其餉索其租而職議以餉
隨兵又以租充運而餘無所利焉申飭道將
恪遵
明旨撥兵屯種無敢諠譁牛隻農具查明并給職
之爲屯撫亦已至矣屯撫淸夜自思職亦庶
可逭於戾矣僅僅留此一千五百人者以明
一綫之職掌而乃督過無已哉舊例春秋二
汛該營額撥水兵哨官一員捕船兵丁叅十
名撑駕唬船五隻自大沽海口出洋直抵山
東海豐丁河等處外洋哨探陸兵哨官二員
兵士二百名在於沿海一帶木樓烽堠處所
傳籌哨探遇警傳報遵行已久近日該營遊
擊周維新循例呈請職隨批令水兵照例出
洋哨探至陸兵歸屯即令水兵二百名代往
沿海一帶傳籌報警不許推諉見今分布防
禦夫陸兵屯田尚有水兵可代假令水兵盡
屯誰爲出洋哨探誰爲登墩防禦春汛正急

海帆難料可盡置弗顧乎兵部稱引湟中渭
上之屯以爲不可分兵農爲二自是確論職
實駕駘遠遡古人乃疏後又云責屯操並舉
於兵農交惰之日固難驟行則又不啻灼見
而數計矣屯田善政職何敢視爲迂要須屯
田海防兩存而兩不廢乃便計耳今既再奉
明旨此後水兵陸兵二千五百名悉聽屯撫經管
悉聽屯撫簡練自成一軍或罷津撫以歸屯
撫職甘溺職之辜所弗辭矣且職於屯撫亦
何嘗不事事相成也屯撫有高粱二萬石擬
運關門部議索運價於屯撫職亟移咨以爲
不便而止屯撫有小麥稻米擬求允運部議
欲照前約索銀六千以作津門豆價職徃復
移咨竟於鮮運本色摟括應用一切屯餉轉
運事體毎得屯撫公移朝至夕行俱有餉道
糧廳可問卷案可查而屯撫動以稽遲見督
未肯釋然恐旁觀者不察以爲有意枘鑿職
且無以自白矣茲屯兵事再奉

明旨回覆疏出
本兵趙老公祖職已唯唯不敢有言會屯撫
又復有揭似難默默故敢具陳顛末以明心
跡以付公論謹揭
天啓四年三月二十日發抄

地震頻仍　天心告戒疏

題爲地震頻仍
天心告戒謹據實奏
聞懇祈
聖明益勵修省以弭災變事據整飭天津等處兵
備山東布政司右叅議兼按察司僉事來斯
行呈蒙臣憲牌爲地震事查得天啓四年二
月三十日地忽異常震動接連數日殊爲從
來未有之變仰道即通查所屬某州縣同時
地震要見某日時自某方起至某方止連動
的有幾次其起止日期與動止方向逐一細
查明白回報以憑具
題等因蒙此轉行查勘去後隨據河間府署海
防清軍同知張懋德呈據天津三衛指揮紀
國柱等牒稱據占候官張鴻猷呈本年二月
三十日巳時偶從西北向東南地震有聲許
久方止房屋搖動亦有傾倒人民驚嚇避舍
三津洶洶皆謂非常變怪少頃復震一次至

未時分又震二次至三月初二日申時又復
震動有聲連震數次變出異常牒廳理合呈
報續據河間府呈據本府陰陽正術沈應麒
呈本年二月三十日甲寅巳時初刻地忽大
震自西北向東南連震三次城郭房屋撼動
有聲人民恐懼不安至未時分復動一次獻
縣申本年二月三十日巳時本縣地復搖動
砰隱有聲不數刻又微動職不勝駭異隨集
里老衙役訪問相同竊惟百日之內地兩告
變此翻之震更甚於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實
關時事災祲理合申報阜城縣申本年二月
三十日巳時地震二次房屋搖動居民站立
不定
畿輔重地從未經見事出異常寧津縣申本年
二月三十日巳時四鄉俱覺地震房屋微動
滄州申本年二月三十日巳時自正北起至
正南止連震二次本日申時復動一次房屋
門窗搖動有聲軍民驚恐慶雲縣申本年二
月三十日巳時忽自西北而來地震響聲[illegible]
屋搖動人心驚惶卑職望空拜祝景州申據
本州陰陽生張六合及在城八地方牛得[illegible]
等呈稱本年二月三十日巳時地動一次[illegible]
屋落土窗槅紙響自西北方起至東南方[illegible]
事屬異常東光縣申本年二月三十日巳[illegible]
三刻地震從西動起闔縣俱知各申報到道
轉報到臣又據武清縣申本年二月三十日
巳時地震自乾至巽未時復震薊州[illegible]城[illegible]
處墻垣房屋十餘間壓死歲貢蔣舜臣幼男
一人寶坻縣申本年二月三十日巳時從西
北方起地連動四次隱隱有聲至酉時止[illegible]
於三月初二日未時地動一次各申報到臣
臣聞地道廣厚無所不容地道定寧無所不
載故其卦曰坤其德曰母其脉曰理其神曰
祇開鴻濛之先窮窅冥之域而息沉默之鄉
所從來久矣一旦震動是謂以陰紀干陽政
厥禍叵測往年震於魯而蓮妖起震於蜀而

逆酋叛震於三韓而撫清遼瀋相繼陷沒其
應如響此皆已事之彰明較著者也今且震
於金陵豐鎬之鄉震於江淮湯沐之地震於
三輔龍蟠虎踞之區告災之疏踵至臣已不
勝咋舌然未有如今茲數百里之內十二月
一震正月再震二月三月又震震且數日地
中轟然有聲居民房屋傾頹婦子皇皇如山
澤之駭麋狂走出避臣誠不覺寬搖而神悸
[illegible]據[illegible]縣申報雖僅僅如許其實震盪



之頻繁人物之驚惶真有筆難盡紀而口難
盡喻者又聞永平一帶震動尤甚室廬城堞
坍塌無算近臣所委巡海等官具稟報臣且
謂灤州樂亭一帶沿海地方有開裂之地形
有堆積之砂土平地出水尺許居民不敢夜
臥一切情狀駭人聽聞誠古今異常之大變
也臣嚴承乏待舉餉撫乃覩履咫尺之域不
百日而三四震臣安敢避瑣聒而不以災告
乎竊惟有災異則有感召有感召則有事應

今瀛津數百里內及沿海一帶皆臣統轄轉
輸之地則皆臣罪戾之所感召也請竟言之
津海國也蛟宮蜃窟人所爲汪洋却步者也
今樓櫓泊天艅艎銜尾日驅一方民命以擲
於驚濤怒颶之中此其地利安乎否也津餉
皆新餉也吸血吮膏海內所爲竭澤而漁者
也左輸關右輸鮮賊滅無期梯航無已耗倣
中原以防此徂伺負嵎之虎此其民情安乎
否也津兵皆新兵也所爲備



神京山海後勁之用者也年來調東兗調薊門調
關門足不停而席不煖弱者躃於路強者竄
於途今日壁壘幾空盈盈一海實與狡酋共
之猝有緩急將何以應門庭之寇此其兵力
安乎否也津海地利兵民無一得安其常而
謂坤輿職載獨能循其寧靜之體乎則不必
因災異問事應而以事應召災異固昭昭不
爽矣臣至不肖謏蒙
任使值茲異常災變雖日督率文武將吏恐懼修

省冀幸消弭而才不足以
昭感格所當亟爲罷斥以謝天地之譴責者
也維我
皇上紹祚以來敬
天法
祖靡有戲豫
勤政
視朝不自暇逸然而時事愈棘
天威滋至日變星祲相繼示警人妖物怪層見疊
出邇者風霾屢作雨澤愆期
皇上方下
明詔嘉與內外大小臣工共圖挽回而地震又見
告矣以宅中定鼎之區而皷皷搖動是豈可
以修省之空言而回旣怒之
天心乎則臣願以修德之說進兢業常存而佚遊
宜戒也儉德維圖而賞賚宜節也啓沃當遜
而召對宜數也以至深宮燕處葆精嗇神以
培養無疆之祉尤不可不慎也凡此皆修德
之屬也臣又願以修政之說進夷氛方熾而
邊防無使弛也蓮妖已平而黨愚無使擾也
遠民久困而反側無使驚也以至名碩忠諫
霽威賜環以慰答寰宇之望尤不可不蚤也
凡此皆修政之屬也誠使德政交修朝夕乾
惕法成湯之自責効周宣之側身則天不能
爲災地不能爲異震者弗失其寧而
皇圖愈爲鞏固矣不然以泄泄之
君臣應
天心之歷憲則疆圉板蕩之禍已兆甸服震撼之
中是可不爲之寒心哉先是河間地震臣正
月間業已有疏具
奏茲所陳者亦卽前之餘唾臣聞李沆在宋日
取水旱盜賊之事奏聞謂人主少年當知四
方艱難常懷憂懼以臣蔣允儀敢比擬於沆
而目擊災異交錯隱不入
告又沆之罪人也是用不避瑣聒而謬抒憂危之
苦語以祈

聖鑒方地初震即擬具疏因值
聖躬静攝未敢冒昧唐突
天聽兹幸
玉體大安
朝講如常故敢補牘以
聞惟
聖明裁察臣無任皇悚隕越之至爲此具本謹題
請
旨
天啓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具
題四月初四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恭謝　勅書關防疏
奏爲謹領
新頒
勅書關防恭陳謝悃事案照天啓三年十二月内
該吏部題爲兵餉歸併印務宜議事内稱天
津巡撫既奉
明旨歸併於督餉部臣則上下統轄之間與文移
往返之際必有以重其事權明其責任然後
稟承嚴而耳目一新另請
勅印誠事體之不可緩者相應題
請合無將畢自嚴以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
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戶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職銜恭候
命下行令欽遵管事本部仍咨該部另請
勅書關防
頒發至日即將原頒
勅書關防
進繳施行奉

聖旨是畢自嚴已陞右都御史還照新銜給與勑
書仍另給關防欽此續於天啓四年正月內禮
部具題前事奉
聖旨是與做督理遼餉兼巡撫天津等處關防欽
此該臣差官前赴
內府給領
新頒
勑書一道禮部給發
新頒關防一顆於本年三月初五日各齎捧到臣
臣遵例出郭迎接安置公署望
闕叩頭謝
恩珍藏應用訖伏念臣樗櫟散材斗筲小器持籌
寡効功靡當於飛芻整旅無奇才何堪於授
鉞憶昔分任而不足豈今兼攝而克承祗緣
廟堂注意於省官爰俾微臣仔肩於重務
勑書改授關防載更
芝檢輝煌藉以治兵而治餉銅章鄭重責之且撫
而且督媿黔技之已窮羞鉛刀之再割感

恩色勤揣分兢搖敢不祗奉
宸綸無忝組綬思關鮮士馬待哺不憚梯山航海
之艱贍遼左烽燧未消時切卧薪嘗膽之慮
用勤補拙謹始圖終斯實臣耿耿之樸誠而
區區之職分也除原領督餉關防一顆四角
俱全咨送禮部查收外所有原領督餉
勑書一道相應查照吏部原題事理具本
進繳專差指揮張克正齎捧謹具奏
聞
計繳督餉
勑書一道
天啓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具
奏四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關門兵馬愈增歲需糧料愈夥疏

題為關門兵馬愈增歲需糧料愈夥懇祈再酌原派額數以無致乏絕事案照本年三月內該臣行文山海餉司及山石關內二道為查取軍馬確數以便轉運糧料事查得上年冬月內部題覆預計天啓四年遼餉一疏內云山海軍兵一十四萬八千三百五十三員名歲該用米八十九萬一十八石馬牛駝騾二萬六千五百九十八匹頭歲該用豆三十八萬三千一十二石二斗是則天津一年運額之數原應照此轉運者也逮至春月內部題發銀八萬兩支放折色接濟關門隨算米十萬石即於原題額米內減去十萬石在卷但恐陸續調到軍丁與零星買到馬牛俱係額外之數一切日用糧料未免取給額內目前現運現支雖未見其窘迫一至冬春海舟凍阻倉無餘蓄津不能輸坐致彼此張皇客冬之事真可為殷鑒矣再惟關外一帶[illegible]

家屬者每月加米五斗去年原議歲終停止不知今年可曾停否屯牛日漸盈野所飼料豆未知官為出給抑民為自備也為此仰各司道備將關內關外兵馬逐一徹底清算要見去年原報兵馬若干今新調到兵馬若干實在應用糧料若干前部發過折色八萬兩已作米十萬石即於天津少運十萬石是則今歲之運米不滿八十萬豆不過四十萬是否足用遼兵家屬每月領米若干曾否停止屯牛料豆的於何項支領每月若干又內部前題關門馬匹舊額月支豆九斗今增一石二斗議令裁去三斗仍支九斗未知曾否遵行其自今歲三月起至明歲三月止合用糧料必當在於夏秋轉運須將兵丁馬騾實在營伍之數與夫關內關外實在應用米豆之數再四查明務得確數呈報以便設法料理去後續據專理山海新餉戶部主事郭竹徵呈查得原報關門內外官軍一十四萬八千

三百五十三員名除近日召募并調取官兵未有定數不計外今實在官兵一十一萬有奇月該用米五萬五十餘石歲共用米六十六萬餘石今春發銀八萬兩抵折米豆除發過永平府并商人惠賜民等召買米豆價銀共三萬七百六十七兩九錢四分七釐尚存銀四萬九千二百三十二兩五分三釐算抵運米六萬一千五百四十石一斗零其遼兵家屬米於去年十二月已經停止又有東歸百餘口仍月支米五斗歲約千石足以給散則今歲除有折價米六萬一千五百四十石一斗外尚該用米共約五十九萬九千四百五十九石九斗餘原報關門內外馬牛駝騾二萬六千五百九十八匹頭隻今查實在馬牛駝騾并關外新買屯牛通共三萬四千五百五十六匹頭隻以後新增未可計數每月止以九斗算該豆三萬一千一百石四斗歲該豆三十七萬三千二百四石八斗每月以

一石二斗算該豆四萬一千四百六十七石二斗歲該豆四十九萬七千六百六石四斗其月支一石二斗之例在職未任之先去冬且以關外馬瘦欲加至一石五斗職不敢給今欲裁減三斗必請閣部允准方可遵行其各兵糧米本司親詣南海口倉并城內南北二倉及石門倉又借天啓元年商人鹽糧米始將十二月正月軍糧補完其二三月軍糧各軍執領俱候海運新米到日赴支其馬匹料豆本司親詣秦王島搜出半壞料豆又於南海口倉并城內南北二倉及石門倉又借放商人鹽糧豆及永平府召買黑豆補完其二三月馬料各軍亦候海運豆到赴領等因又據山海關內兵備山東按察司僉事劉詔呈查得凡在關外道掛號兵馬駝騾牛驢并遼兵家屬支米屯牛支料移會山石道帶管寧前道袁副使清查在彼另報又戶部發過折色八萬作米十萬并豆僅止四十萬亦移

會管餉郭主事清查在彼徑報外如係本道
職司經理掛號者以本年三月爲則共計官
兵六萬三千五百三十三員名月支米共二
萬九千三百一十四石馬騾驢駝牛共計一
萬五百二十六匹頭隻月支豆共一萬九百
九十三石九斗六升閘門馬匹仍舊照常每
月支豆一石二斗自本年三月起至明年三
月止以此月小盡推之約用米三十八萬一
[illegible]八十餘石豆一十四萬三千九百二十餘
[illegible]
石每月兵有逃亡隨有招補馬有倒死亦有
新添尚有新調兵馬未到月分大小不同畫
一之規本道不敢懸計乘時轉運預謀足食
惟候裁奪等因據此該臣查得料豆則例未
定經費相懸又經移咨督師閣部內稱戰馬
爲防禦之資屯牛爲耕種之具應支料豆自
當照數給發何敢議裁惟是內部議買料豆
止於三十八萬額派已定毫不能增且眞保
河三府共買二十八萬石全靠新派雜項新
餉各府僅稱湊辦甚艱保定價尤騰湧銀無
着落巳難望足數矣舊例月料止於九斗今
支一石二斗每一匹頭頓增三斗之多部覆
極言其難欲求節省似不可不爲講求者當
此中外匱竭瓶罍盡罄尤當預爲終歲之計
近據山海餉司查議若以每月九斗計歲該
豆三十七萬三千二百餘石是則絕流而漁
固巳惴惴憂不繼矣若以每月一石二斗計
歲該豆四十九萬七千六百餘石較之內部
[illegible]
額派多出一十二萬石將安所取給哉況馬
牛之數有增無減將來又不限於此也問之
內部則不應取之津門則無有甚且料豆收
買遠近略盡即有銀錢將無買處若不蚤爲
計算臨時以不敷責津門其何及哉竊計馬
匹冬月沍寒野無青草非飼豆無以壯其力
量增數月猶可言也若暮春後青草被野儘
堪牧放獨不可查復舊例乎況屯牛每隻價
不過四五金而歲食草料數多尤爲可惜愚

萮冬春及力耕時量給料豆每月九斗或給
六斗其餘空閑及草茂時第令屯丁牧放於
野足矣似無庸給豆爲也總之派豆有限接
濟難前謹始慮終不覺緦緦過計合咨前去
煩將料豆一項從長商酌務使三十八萬之
豆通融節省足支一歲之用仍希咨示遵行
等因續接閣部手書内稱讀教言斟酌裒益
甚是深心凡種種安頓俱在來教部署中敢
不如命等因又據山石兵備山東按察司副
使袁崇煥呈天啓四年海運伊始計一年應
支者以糧米言之除見經撫院點明馬步兵
十萬七千員名點後又調到雍大綏管兵二
千名河南毛兵一千四百名山西又報到騎
兵五千名濰縣調到七百名見在已十一萬
六千一百名矣各鎮到齊大約必用若十四
萬而止每名月支米五斗該海運米八十四
萬石春秋兩防班軍各二萬七千名每班一
百日每軍日支米一升五合該米八萬一千

石二項共米九十二萬一千石以料豆言之
馬騾除下三萬二千七百匹頭見今山西調
到五千匹各鎮調齊可四萬匹每匹支全料
一石二斗六箇月該豆二十八萬八千石四
五六七八九放青六箇月日減一升月支豆
九斗六箇月該豆二十一萬六千石二項共
該豆五十萬四千石以所運之地言之南海
口該運米二十二萬五百石豆十二萬六千
石中前所該運米四萬六千四百四十石豆
一萬九千二十六石前屯衛該運米七萬七
千一斗六石豆三萬七千四百七十二石四
斗中後所該運米五萬七百六十石豆一萬
八千九百石中右所該運米四萬六千五百
六十石豆二萬一千八百五十二石寧遠該
運米四十七萬九千七百二十四石豆二十
八萬七百四十九石六斗以上共米九十二
萬一千石豆五十萬四千石又據該道呈前
項兵馬實在與陸續調到及一年應需米豆

皆本道與關門同事仔細打量必求如數足
運若銀八萬到關則可折米十萬石遼兵去
年加米一斛今年正月巳經開除尚有輿水
白塔二堡新兵量支一二月不過一二千石
及關内夷漢有家之丁給雙糧二千八百名
與關外投降夷人計口給米歲不滿三萬石
逐月還官米便可補此數不必添運料豆每
馬原月支一石二斗若減而九斗馬不足用
合無於放青半年支九斗冬月草枯攢槽仍
支一石二斗屯牛目下支料至春耕農畢其
力稍暇便不復支料其支過料豆秋月屯田
收成可抵還此數亦不必增運前項所開乃
酌一歲之成數也等因該臣批開據查備極
詳明但所需糧料較部覆之數覺多二十餘
萬無從措處難以立辦柰何仰候閣部詳行
續據該道呈該督師閣部批本道呈詳前事
批開據所悉計最爲詳明可移餉部以速給
發該本道再看得本道之劬勤於遼事也備
極苦心其敵愾則家讎
國儲則巳之膏血其敢糜升斗哉但事之必需
寧餘無歉如去冬今春米豆不繼軍逃馬倒
良可寒心爲餉計又爲邊疆計一寸痴腸千
般瘏孔所藉以展布其手足全在本部院驅
使而接濟之耳等因覆詳到臣該臣看得師
行糧從枵腹不可以荷戈則本色急邊左瘠
土恢復必資於宿飽則遼之本色尤急臣嚴
承乏督餉日切兢兢第當三空四盡之時動
有捉襟露肘之慮在渝關之取索常奢而內
部之給發常約臣以隻身立於兩難之地祟
纖嗇則無當渝關矣侈豐亨又不便計部矣
眞左右方員之難畫而手口拮据之不易也
先是去年冬月臣有預計天啓四年遼餉一
疏因關門主客官兵共計一十四萬八千三
百五十三員名議歲用米八十九萬一千八
石因關門馬牛駝騾共計二萬六千五百九
十八匹頭議歲用豆三十八萬三千一十二

石二斗積該內部覆奏
欽依臣應幾可據以効轉輸之役矣逮於春月關
門本色中斷內部題發銀八萬兩支折色以
濟時艱無何遂將此銀作米十萬石徑於原
題四年額內刪去此數其實前銀八萬內將
三萬餘兩發永平及商人買豆接濟餘銀四
萬九千餘兩尚貯司庫未嘗支放折色米豆
一斗一升也去年關門糧料僅支至正月止
其二三月糧料俱候四年海運支領今歲春
蚤海運可達明歲或不能矣今歲計算便當
扣至明年三月終止是名為一年實有一年
零兩月矣况關門兵馬有增無減即津門調
去水陸官兵已近五千則它處可知也關門
去年馬牛駝騾僅得二萬六千五百有奇而
今且以四萬計則取數之多可知也糧料聚
於一處猶可裒多益寡以資急需而今分貯
關內關外共計六處緩急不克相通有無不
能曲貸則勢不得不稍從寬裕又可知也據
餉司郭主事所報數若差少然未預計後來
兵馬及春秋班軍之數故議從減損耳據閣
內道劉僉事所報止關內一處兵馬亦非通
論惟山石道袁副使所報通內外合主客籌
後先分城堡最為詳明幾無遺算且經閣部
詳允亦令該道移臣臣若膠柱鼓瑟株守成
額不為講求接應負勞臣任事之心隳嚴疆
恢復之計則臣之大罪也即不然而使戰士
有庚癸之呼戎馬有虺隤之患亦臣之大懟
也乃津門之糧料何如哉內部原議歲額米
八十萬內截漕二十萬帶運遼糧三十萬去
年揚州未到米五萬屯院二年屯米五千七
百石又漕糧耗米四萬四千三百石共六十
萬皆可作為實在惟東兗米二十萬原以該
省加派銀十二萬八千六百八十七兩二錢
五分零作為糴本每石價止六錢有餘屢據
道府呈詳以為不敷欲增至八九錢今所解
米僅二萬六千四百餘石纔十之一耳是則

原派八十萬米之數也內部原議歲額豆三十八萬內真保河三府共買二十八萬天津司道府廳自買八萬俱按市價平買不用召商加以屯撫高糧二萬共足三十八萬之數津門八萬竭力糴買粗已取盈而河間僅解五萬五千一百餘石真定僅解二萬七百餘石其未解者有雜項銀及部發銀猶可責之收買若保定八萬石該用銀四萬兩俱取給於雜項該府此認[illegible]萬一千[illegible]兩餘據道府呈詳俱稱漫無着落茲無解期幾同畫餅是則原派三十八萬豆之數也夫以原派米豆尚廩廩憂不給而今輒於額外欲增米一十二萬一千石豆一十萬四千石斯豈易為力哉夫糧料非取携之物即千百石尚費躊躇況米豆共加至二十二萬五千石乎即有價召買有銀轉運亦恐緩不及事況并買價運價而俱無乎臣與司臣何意道臣錢士晉造膝而謀悉心而議別無點金雨粟之策祇切呼天搶地之情惟有丐恩於

聖明乞憐於內部蚤為酌處而已一議加增本色目今新運漕糧將至亟於頭幇截解米十二萬一千石而又發銀五萬二千兩秋月高糧初熟在於河間府屬再收買十萬四千石轉運關門迺若糧料既增脚價亦復稱是庶幾其有濟乎此一策也一議改給折色關門見有銀四萬九千二百餘兩可抵米六萬一千五百餘石仍再照例找足共滿十二萬二千石折色之數料豆每石定價七錢仍再發銀七萬二千八百兩共滿一十萬四千石折色之數行令山海餉司於夏秋間量支折色米豆一二月銀盡而止毋俟冬春停運之日而後給發則人又將棄折取本矣此又一策也大都改折色尤勝增本色在海洋無秋深風颶之險在官民省糴買轉運之勞試一虛心參酌當不啻燭照而數計矣至於關外遼兵去年每月加米一斛今春已經停止此後似

難鄭覷再給馬料放青半年每月止支料豆九斗冬春草枯攢槽半年仍支一石二斗屯牛春耕用料農完住支其支過者仍俟屯田秋成抵還此則臣與閣部司道往復熟計而後報可便須着爲定例永遠遵行者也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援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林有臺合詞以

請伏祈

皇上軫念軍需至重轉運維艱

勅下該部從長議覆將原派額內糧料如東兗保定等處額本不敷亟爲區處將新增額外糧料或給本色或改折色蚤爲計算無致臨渴掘井務期有備無患俾臣等奉以從事以完一歲之局庶營伍有飽騰之望而司餉逭負乘之羞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具

題本月二十八日奉

旨該部便看了來說

附戶部覆

戶部

一爲關門兵馬愈增歲需糧料愈夥懇祈再酌原派額數以無致乏絕事專理新餉山東淸吏司案呈天啓四年六月十六日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題前事等因天啓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該部便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疏內議截漕米十二萬石事屬總督衙門隨咨該衙門會議去後續據署督臣本部右侍郎鄭三俊回咨稱京倉月支米二十四五萬石歲支米幾三百萬石年來除永折外加以截留天啓二年入京倉者止一百一十三萬石零三年入京倉者止一百九十六萬石零皆賴前此存積之糧通融支放今在倉

恐爲烏有久矣其餘又欲臣部將銀抵足十
二萬之數又於豆料再發銀七萬二千餘兩
以滿一十萬四千之數臣固知此十數萬亦
斷非泥沙可抵矣方今夏季外解不至關門
見缺六七月之餉薊密各鎭並缺五六月之
餉臣部不得已請開門暫支本色兩月以稍
寬須臾而閣部見差兵部主事二員又來催
取協辦之一十七萬與舊欠之十萬此數皆
不在新餉額內不知從何處料理以應之迺



今又議加折色二十餘萬是額外之外再加
額外不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乎談之何容易
也雖然閣部之預爲此議者爲增兵增馬以
圖大衆耳臣愚聞之可勝手額額兵馬之增
亦自有說就據關外道所指陳者其見在之
兵可十一萬姑以十一萬爲額每兵月支米
五斗歲不過用米六十六萬石再加班軍所
用之八萬石亦止於通用米七十四萬石耳
今歲除折銀八萬而以八十萬算之不尚餘

米六萬石乎此外則屯撫可以借資其屯田
之入去年除變價八千兩尚有糧二萬石
稻麥數千石今歲耕耘漸熟收成必倍若使
勿復變價當不止十萬之貯總運之關上通
前所餘之六萬亦可養兵三萬人聞今歲關
外之屯可望有年所入當亦不少縱然調足
十四萬量亦彀供況未必足十四萬乎則議
二十萬之本折均可勿增者也若夫大舉有
期調兵雲集糧料果不足用計秋冬之際漕



運方至此時量截數萬以濟緩急亦未爲不
可第不得預定其數令後來執爲成例耳其
見在之馬騾三萬姑以三萬爲額每匹止於
給豆九斗至放青之月每日應減支一升一
馬一歲合算該支豆九石以三萬匹計之共
該支料二十七萬石則四十萬之豆不尚餘
十三萬乎縱然調買足於四萬而捎此千三
萬以供之亦尚有餘則議豆料之十萬亦可
勿增者也若云每匹必支一石二斗至放青

之月纔減支九斗原非邊關定例似難責以
必應至於屯牛豆料則馬匹倒死空月可以
借支草束則屯地收割春夏採青可以取辦
乃一槩溷入以分馬騾之食辦云收成抵還
亦是蛇足毋怪乎動稱四十萬之不足耳此
一議也
命下之後科抄到部臣與同官二臣躊躇旬日既
竭力設處於舊額之外不能更有所加又悉
心代籌於舊額之內見其融通亦足惟原題
鎮諸臣設身處地量入為出應清除者清除
應節省者節省應還官者還官應給散者給
散實實落落務使出之官帑入之軍手果之
馬腹即用以與戎醜亦無不可矧其為守故
壘哉若必津津於增加而強責臣部以必應
祗有聽諸臣之惡怒而不敢與聞者也相應
覆
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津屯部撫衙門并關門內外二道
其今歲糧料俱照原議額數或佐以屯田所
入一體遵照施行等因天啓四年六月二十
四日本部尚書李宗延等具題本月二十七
日奉
聖旨是

恭報發過鮮運實數及開洋日期疏

題爲海外望餉最殷
聖諭責成綦切恭報發過鮮運實數及開洋日期
以慰
聖明東顧事天啓四年五月初七日准兵部咨本
年五月初四日內閣傳奉
聖諭諭內閣朕覽登萊巡撫袁可立塘報准平遼
總兵官毛文龍揭前事爲屢獲活夷斬獲首級
得獲達馬夷器等件雖功微小實挫賊鋒其復
遼之基端在斯乎朕心豈不嘉悅外具呈稱奴
酋與親信奸人李茂隆等晝夜商議欲以賄買
西虜更換旗幟借路潘家口等處進攻謀逆朕
思奴酋所謀其志不小更甚於昔也儻以假道
長驅其害非淺是以朕不無東顧之憂卿等傳
示兵部作速馬上差人前去傳與樞輔總督鎮
巡等官當詳計塘報作何料理作何籌應籌度
周全務保無虞其沿邊各路并東征將士俱要
仔細防禦謹慎倍常及各隘口守把將官都要
晝夜不時防守還仔細盤詰出入進貢夷人其
中恐有奸細夾帶情形仍傳與戶工二部并專
督遼餉等官詳確毛帥如果缺糧乏器真情并
撥船及應用器械一併速發解去軍前應用不
得遲滯有誤軍機責有歸焉特諭欽此欽遵又
於五月初九日准戶部咨亦爲前事俱移咨
到臣爲照奴酋以封豕長蛇割據三韓不忘
跳梁窺伺之念毛帥以飛熊虓虎駐師海表
屢報斬馘牽制之功此東事一大關鍵也
皇上高居穆清馳觀海澨深以毛帥闕糧乏器爲
憂而以撥船運械速解軍前[illegible]誠煌煌乎
伏戎之遠畫而徹桑之長計也嚴至駑鈍承
乏督撫之末濫竽遼左之役
主憂臣辱夙夜於中况當強兵倍股於愈故聞海
外之捷音則躍然以喜睹遼章之告饑則懼
然以驚其何敢泄泄從事哉案照本年二月
內該臣具
題爲鮮運屆期飛挽宜亟謹攄肩臆酌議一切

事宜懇
勅該部速行查議給發以便鼓楫事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又該督餉御史李時榮會題
前事奉
聖旨該部便看議具奏欽此該戶部覆奉
欽依內稱鮮運米豆前此止十二萬今歲改增為
二十萬在津門發運十六萬在登萊買運四
萬總計糧價脚價布價共該銀十萬二千兩
[illegible]查有山東三年分糴本見存銀五萬九千[illegible]
百六十七兩八錢九分二釐應即支作鮮運
水脚之費又戶部應發銀四萬二千八百三
十二兩一錢八釐先發銀三萬兩移咨到臣
又查天啓三年十月內准兵部咨為屬國効
順協謀撫賞軍需無備懇乞
聖明乾斷趁時亟發嚴限督解無少無遲以終大
勳事准工部咨題奉
欽依差通政司經歷呂知恩將硝黃軍器等項解
赴天津巡撫轉解又天啓四年四月內准兵
工二部咨亦為前事題奉
欽依差大理寺左評事孟兆祥將皮翎觔鰾等項
解赴天津轉解以濟急需各移咨到臣該臣
隨即督令贊理遼餉戶部河南司主事何意
專理遼餉兵備山東按察使錢士晉轉行天
津管糧同知張懋德兵糧同知王從諫遴選
船隻撥派糧料裝載軍器勒限發運去後續
據贊司餉道呈報挑選過津淮官民船一百
[illegible]三十六隻又差守備高登手總遊[illegible]本前往
山東濱州樂安一帶招募到官民船九十一
隻共得船二百二十七隻俱堪鮮運分為明
王慎德四夷咸賓八幇各幇押運官一員仍
用實授守備王文憲等八員即以毛帥差來
催糧都司王學易帶管總理鮮運諸務隨船
渡海沿途催趲前進抵鮮取獲實收以為八
幇領袖遂分明王慎德運船一百隻為前幇
而以實授守備王文憲胡遠俞明加銜守備
張允昌統之仍以王文憲為前幇之首分四

夷成賓運船一百二十七隻爲後幇而以實
授守備王成龍高登王應龍劉九逵統之仍
以王成龍爲後幇之首共計發過前後八幇
各船漕米一十四萬七千一百五十六石二
斗六升八合粳稻米八千五十七石五斗六
升小米七千四百三十七石五斗屯田小麥
五千八十八石屯田糙米二千石屯田白米
二百三十石又毛帥原差加銜都司林龍驤
移文監軍游御史索取津門江淮營沙船六



隻帶裝粳米二千一百石去冬關運颶至登
州守凍改爲鮮運船戶陳應祖等十船共裝
漕米六千八百九十九石一斗五升五合小
米一千石黑豆九百二十石又去冬關運颶
至金州船戶王官黑豆六百一十石已經都
司張盤收訖亦抵新運之數以上通共米麥
黑豆一十八萬一千四百九十八石四斗八
升三合每糧百石帶葦蓆二十領共蓆三萬
三千三百一十領以爲到彼交卸之資又帶

運天津置買靑梭布一萬疋平機深藍布三
千疋平機梔黃布一千疋平機大紅布六百
疋平機秋色布四百疋平機白布五千疋以
上通共布二萬疋又帶運兵部差官通政司
經歷呂知思解到翼虎砲一百位連珠砲五
十位湧珠砲五十位佛朗機五十架隨架子
砲二百四十九箇鐵盔三千頂鐵甲二千二
百五十三領紙甲七百四十七領長鎗一百
桿夾靶鎗三百桿小鉤鎗三百桿鋭扒三百



桿腰刀五十把斬馬刀一百把清硝二十萬
斤計八百三十四包硫黃五萬斤計二百九
包建鐵十萬斤計四百包西熟鐵五萬斤計
二百包鐵彈子一萬斤計四十包黑礬三百
斤計二包桐油二千斤計千四簍又帶運兵
部差官大理寺評事孟兆祥解到黃牛皮五
千張水牛皮一千張川蔴一萬斤箭桿竹一
十五萬枝魚鰾一千斤牛觔一千斤翎毛五
十萬枝其各船脚價每石四錢二分共該銀

七萬五千三十六兩五錢七分一釐二毫六
絲內除扣留下脚一萬五千六百五十一兩
四錢三分九釐又扣留關運守凍改作鮮運
脚價一千七百六十三兩八錢三分五釐又
扣除底價預支修艌朋造掛欠失風脚價及
召募山東民船安家等銀一萬四千九百六
十五兩九錢六分八釐三毫九絲二忽外實
在現給銀四萬二千六百五十五兩三錢一
分八釐八毫六絲八忽又兵船六隻帶裝米
二千一百石每石水脚銀二錢一分實在現
給銀四百四十一兩又兩幫船戶苦告盤費
不敷預借銀二千八百三十兩候於下脚銷
算又帶運白米添給脚價銀五十四兩六錢
買布二萬疋用價銀四千九百四十九兩四
錢五分葦蓆用價銀八百九十九兩三錢七
分總理暨押運官及跟辦員役廩糧工食共
銀五百四十兩犒賞運官船戶花紅等項共
銀一百七十三兩七錢三分八釐以上共

用過銀五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兩四錢八分
六釐八毫六絲八忽前項應用銀兩戶部該
發銀四萬二千八百三十二兩一錢八釐於
三月內領到部銀三萬兩續發銀一萬二千
八百三十二兩一錢八釐山東該解銀五萬
九千一百六十七兩八錢九分二釐於五月
內該布政司解到銀二萬六千兩尚少銀三
萬三千一百六十七兩八錢九分二釐見今
登州糴糧之銀并回空船取討脚價仍候催
發以濟急用各呈報到臣臣當催給脚價犒
賞花紅前四幫用戶部銀給發脚價隨於四
月初二日離津初五日臣親至大沽口祀海
初七日遇順風開洋先經咨揭移會部科外
其後四幫裝載已完因無脚價艤泊以待幸
賴山東撫臣王惟儉藩臣曹爾禎軫念同舟
不俟州縣徵解先行那借庫金二萬六千兩
抵津給發乃於五月初九日離津臣委贊司
何主事於十五日抵大沽口祀海二十日得

遇順風盡行掛帆去訖該臣看得今之議東
事者無不以接應毛帥爲第一義津門之距
皮島雖隔三十餘里實係盈盈一水況臣又
以督餉爲職者也義何容辭而勢何容辤乎
査天啓元年鮮運止以十萬爲額天啓二年
增至一十二萬今且增至二十萬矣原擬津
門發運十六萬仍於登萊買運四萬祇以原
該鮮運銀項戶部山東給發不前糴本無措
又正月內臣差指揮朱孔昭等齎銀二千兩
往登糴買已經三月尚未結局雖經東省院
道代爲申飭而郡邑有司無慨然効一臂者
臣恐悞事遂於津門關運糧內再爲那借二
萬共已發過一十八萬石有奇矣原擬前後
八幫共用船二百隻緣增糧則船亦不得不
增幸有津門東省召募民船可以藉力輸輓
於是又增船至二百二十七隻矣八幫運弁
純用舊人王文憲等俾令駕輕而就熟總理
運官卽用毛帥差來都司王學易俾令虔始

而圖終布疋半用青梭取其質堅而有實際
半用各色平機取其彩絢以壯軍容器械皮
張爲數殊夥不煩另議水脚盡令帶運則堅
甲利兵之助也淮船六隻向泊津門卽爲擬
兵撑駕裝糧偕往則揚舲下瀨之資也知彼
中待哺之急則分前後二幫以便遄行慮彼
中盖藏之難則令多帶蓆片以資收卸盖臣
與司道府廳各官所爲嘔心瀝膽曉夜竭歷
以濟海外軍興者誠不遺餘力矣査前幫開
洋者今僅四十餘日已有九船回空俱卸旅
順金州一帶執有都司張盤實收則它船之
現在交卸可知也所欠鮮運不滿二萬臣近
又差海運遊擊張性徵齎銀五千前往登萊
上緊收買餘價續發以待回空船隻作爲二
運并王裕國自運糧料務足二十萬之數原
議登萊糴糧每石五錢若少糴一石則當扣
還一石之值另項支用不敢妄費者也至於
那借關運米石此盈則彼縮仍候查算明白

再行請補司道府廳以及總運分運等官經
營數月倍極焦勞姑俟鮮運事竣取有實收
之日另行
題敘茲不敢贅抑臣竊有說焉津門鮮運計二
十萬即令海外兵丁以四萬計每兵月支四
斗亦足充周歲之用矣一切糧料船隻似已
加之無可加矣
廟議新定折色亦以二十萬爲額較之往歲業已
倍增今而後思接濟之惟艱而量入以爲出
念財賄之已匱而奮勇以滅奴是臣所厚望
于主帥者耳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援遼軍餉
事務巡按監察御史林有臺具疏以
聞伏乞
聖明洞照少釋
宵旰之憂即臣等亦庶幾藉手以逭於溺職之誅
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具

題本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這奏報鮮運糧餉布匹器械等項知道了未
完無多還着作速續發運務經管各官事竣即
與題敘該部知道

海運失風酌議扣價朋造規則疏

題爲海運失風勢所難免酌議扣價朋造規則以昭畫一以垂永制事竊照

國家漕糧俱係江淮内河飛輓而北猶且歲有漂流致煩區處或通幫攤賠或題

請豁免載在漕規可覆按也況於茫茫大海風濤叵測較之内河險夷萬倍而欲涂濱不波舩艘無恙此必不得之數也祇緣小民畏死之心不勝其嗜利之心猶且踏海不辭走集如



騖所謂以恐之之道使之也顧一遇失風則骸骨沉埋於魚腹妻孥腸斷於江干亦大可憫矣雖就中乾沒官糧決計拋棄而詐稱失風者卽千百中不無一二而詐則辨之又或舵水不嫻熟篐具不堅緻而驟致失風者卽什佰中亦不無一二而又詐則間之今若繩以一切之法刻核太至俾其進有淪胥之憂而退又有犴狴之慮濟則僥嘗㔸胝之苦而不濟則還貽身家之悲則人將以海運爲畏途莫肯率裹足而不前矣誰出死力爲

國家効轉輸者哉臣與遼餉道臣錢士晉年來悉心計慮設法調劑意切防奸而不欲以厲民志存憂

國而仍懼其病運一切追賠水腳朋造運船等事俱斟酌於寛嚴之中而爲之所規條久已頒布人心似已帖服然不據實入

告請

旨申飭又何以昭畫一之法而垂永賴之規也謹



列款詳言之一議追扣失風水腳竊照失風運船固天災之莫挽防範疎虞亦人謀之不臧津門舊例查果失風是眞率置帯問審若玆也軍需民膏竟付一擲奸頑船戶安所顧忌而不懲爲狼戾乎憶臣受事之初建議出示除盜糧鑿船重究追賠外如眞正失風十分爲率免糧七分追糧三分内今闔幫共賠一半本戶自賠一半每石折價一兩斯亦同難互卹連累相糾之意也惟是失風船戶率

多赤貧[illegible]
無稗於事至於同幫船戶既令朋造船隻又
令賠補糧石林木池魚賄賂胥說究且掛欠
無期而誤運滋甚矣臣不得已變而通之於
是盡停攤賠之令而責償於本船姑寬其溺
糧之追賠而追扣其虛糜之水脚船戶稍覺
易完在官亦爲實際如千石之舟該水脚二
百兩除原存下脚二十兩外實領一百八十
兩如遇失風執有所在地方印照例議豁免
四分追扣六分計該脚價一百八兩仍候朋
造船隻完日即以後運水脚銷其前借之價
分作三次扣完如應給數寬者仍二次扣除
亦可益水脚爲糧運設者也[illegible]矣之漢渤猶
云厄數價歸於腰纏盡禁擊腹則前領後銷
船戶當自類首況獨四扣六又特從寬政者
乎年來津庫匱竭點金無術公私交困情法
兩窮此一議也可使失風者以扣作償可使
用帑者以扣作給掛欠不煩窮治而積案清
運脚不煩全給而金錢省一舉而數利存爲
策之善者也一議追納舵水工價各船舵水
每遇山洋得受船戶工價亦殊不貲法當借
往借來抑於竣事而後已然一遇失風獸奔
鳥散領去工價竟爲已有誰不希冀失風掉
臂而遯去耶今後行文管船將領及巡海委
官不時稽拿追其身工一半還官即於船戶
應賠六分之內作正銷算如無銀者給照船
戶責令舵水別船補駕交還則船戶之扣除
可減官錢之逋欠易清此後舵水遭風遇險
亦可鷄糜逸足竭力撐持而非漠然利害不
相關切者矣一議追扣掛欠米價稱照失風
船隻船糧俱沒則有追扣脚價六分之例其
說已備載於前矣原未失風起卸短少則有
每石折價一兩之例其法亦見在通行矣此
外又有大洋遇風覆沒在屆睫間竟以厘損
米豆而獲濟者又有泊岸候卸之舟偶爲顛
風怒濤摧裂其救存之糧皆錄人力所獲而

拋棄之數原係天災爲梗者此其遭風之實
亦自難掩若使追賠之法仍照每石一兩不
得少從寬減是失多者微恩而失少者蒙譴
一遇風波誰不甘心全掷而背拚命力救以
自貽伊慼乎今議耳糧至二百石以上止照
糧數每石全追腳價二錢百石以上每石量
追糧價三錢百石以下每石量追糧價四錢
五錢不等俱取所在地方勘明公移結狀方
准不測仍以掛欠論也蓋失風者無船而補



造動須經年耳損者有船而轉貯便可覔利
艙將耳損者與失風者比而同之亦照扣除
腳價六分之例法紀又覺太寬人情未免不
平仍須稍爲區別者耳是又失風中之岐塗
而優䘏中之限制也一議查收失風板片查
得自開海運以來糧艘遭風板片飛裂沿海
一帶堆積如山隣近兵民人等盜賣焚燒已
非一日運官往返迅速既不及覈有司隔越
弔遠亦不能問一任奸猾沉匿不報市賣覔

利此孰非
國家之金錢柰何置而不講也臣自去歲沿海
一帶已經設有廵海官四員其自秦王島南
海口金山嘴沙裡口塘兒上孤徂河灤河十
九坨月坨馬頭營蠶沙口清河黒洋河潤河
起口大目河蔡家舖等處悉令委官加意查
刷督同地方牌甲各將漂泊積貯板片計其
多寡量其短長交付看管先行造冊具報遇
有順便回空糧船廵海委官即給小票在於



其處帶板若干回津照票交劄仍於津門河
干立廠委官收貯俟開造日從公估計抵充
物料每船價二百兩給與㫖銀九分失風物
料一分以便攢造然此爲失風船戶自力不
能撈取者言耳若船戶能撈取者一切板片
攢具許其報官驗明量估價值徑給本人收
領以充朋造之用不必拘於九一之例若隱
匿盜賣者治罪不貸庶幾有用之材不盡委
於洋梗而兵民不致剽竊法紀亦爲肅然矣

一議朋造失風船隻冩照運船失風同幇朋
造止論船隻不論糧石先給庫銀後扣還官
所從來久矣然幇船多而失風少猶衆擎易
舉也若幇船不滿二十失風或居四五船戶
貧窶自救不贍寧復有餘力以朋人乎㮣頭
潤而裝運多猶扣銀易辦也若裝運僅二三
百而扣銀竟無差等支領太少開洋不前將
無並運事而坐悮乎假如置而不朋又何以
塞朋者之口也況有出幇鮮運之船令其朋
造於鮮幇而非同盟之人令其還朋於本幇
又爲波及之殃反覆籌畫未見其便夫琴瑟
不調則解而更張之耳今議按糧扣銀以供
朋造每石官船八釐民船五釐鮮運者則頗
厚加扣一分四釐關鮮二運糧料應該一百
四十萬石便可扣銀一萬餘兩約可造船五
十隻當支領水脚時卽扣貯庫陸續給發失
風船戶朋造合衆力以與一瓢先集收以備
支用既省追呼且資剗刻是公私兩便之計
也又舊例朋船一隻有二百三十金者有一
百八十金者有一百五十金者各幇相沿多
寡不齊既非畫一之攻體難免多寡之爭嗚
今既就船按糧攤扣則朋扣者原無盈縮之
殊而領造者又安有異同之別乎合無斟酌
於數之中朋造船以裝糧七八百石爲準朋
造價以給發二百金爲準十分爲率內給見
銀九分失風板料一分如或不足責令本人
自行賠墊則船式無大小銀數無參差而朋
造者亦不至於傾家蕩産矣其例應朋造者
或遇堅固民船亦可承買補幇但須明立章
程不得與新造者同價計上船一百二十金
次船八十金足矣如有船堅而價浮者亦令
本人自行津貼庶現買新造領價明有低昂
而現買者之津貼亦足當新造者之賠墊甘
苦適均而人無後言乎且買補一船止用百
金上下則收買二船方可抵新造一船之價
買之愈多而一船朋造之銀皆可化爲兩船

之用省無算之金錢增額外之船數無便此者矣一議漸銷南幇船隻照得海船有津淮二種各有委官分管然有津幇而南人者如南京幇及浙直協濟等船是也有淮船而北人者如楊村慶字等幇是也津門船戶有籍貫有身家有閭黨連結即遭漂沒閃避無門若真力能完公者自不得不責之朋造也若南船者道里既隔省直管運俱非正身詭揑姓名私相更替得利則人人攬附受害則各



各抱頭有遭風而飄然徑去者有受載而不知所之者有回空而潛踪別地者滄海茫茫鴻飛冥冥安得長縲以繫之即使其糧失其人仍在而無根不可以重托空囊難責其朋補亦法之所窮也舊例南船失風槩免朋造大處官船闕額裝運不前莫若南船有[illegible]皆改津造以補之南人逃去即報北人以充之則船戶漸有根抵而淮船皆可朋造矣以上六款皆失風運船追扣水脚朋造船隻事宜

雖云平平無奇實臣與道臣念軍需之重大於時勢之艱虞嘉與官民船戶共爲遵守者也大都海波汪洋變態瞬息秋高風厲遇颶必傷而春夏和煦之期亦覆沒之時有奸貪舟子踪跡堪猜而忠實久運之人亦沉溺之難免侵盜有據則有監收自盜邊腹錢糧之例在而不得藉口以希恩風伯爲災則有追扣水脚朋銀造船之例在而不必重繩以窮肉區區管窺蠡測未卜有當否也伏祈



勑下該部本大法以劑人情立常經以示[illegible]

議具

請著爲定例其於運務未必無小補矣爲此具本

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具

題本年六月初三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附戶部覆

戶部

題為海運失風勢所難免酌議扣價朋船規則以照畫一以垂永制事專理新餉山東清吏司案呈天啓四年六月初七日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題前事等因天啓四年六月初三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



呈到部為照海運一節便道也亦險道也利道也亦害道也故有濟無沒官民俱所願之然而夷險不常變生意外或天時之不齊或人謀之不臧又或為奸邪之假託如不斟酌於情法之中分別其輕重之等而區處之則非力所及者受下下之罰而安危利災者又將輕於一擲矣漕運失風載在

令甲班班可考但內河之例不可與海運同類而並觀則海運委當另立一規格審其勢量其事毋過為刻覈而令船戶視為畏途亦不得過為寬假而令奸人借為利藪是為寬嚴攸濟既不務刻以厲民尤非恃寬而病運法斯善也謹逐款酌議覆之一議追扣失風水脚除盜糧鑿船指稱失風者重處外其真正失風船隻水脚亦不可寘之不問如失事船戶雖執有所在地方印照又須查其地方或遠或近近則水脚不費自應全追遠則姑從寬政蠲四追六亦為政體之平但船戶幸多



亦貧縱嚴追不能即償當時繫獄徵比不免有誤後運仍俟明造完日扣其後運水脚以銷已前應追之數或分作兩三次扣完是誠不追而償之法也一議追納舵水工價此項在官給船戶則為水脚在船戶給舵水則為工價此輩操船無事則偕往偕來纔遇失風即獸驚鳥散蓋其常情然豈船戶水脚應追而舵水工價獨可聽其瓜分不問如遇船隻失風管船將領及巡海委官嚴行查究務令

一人脫逃毋得一人賣放解津追比其追工價法即如追水脚法近則全追遠則蠲四追六其所追之工價即算抵船戶應追之水脚倘銀已花費責令下次駕船扣還亦誠利害相關而羈縻逸足之法也一議追扣掛欠米價船戶起卸短少例應如數完追無容再議至若大洋失風船糧俱沒者及厓損獲濟者泊岸摧裂者俱要失風地方印照巡海官員呈報合幫將領互結以便稽查漕運法一船失風合幫攤賠並無蠲免今欲於海運姑從寬政則或於人舟俱沒者議免一二而厓損多寡者量從攤賠除每石全追脚價二錢外有厓損至二百石以上所追糧價方許減至三錢不然俱以五錢爲率船戶同幫各償其半庶幾令失事者爭奮急公之心而攤賠者亦知切同舟之誼未可謂非優恤中之區別也一議查收失風板片葢失風於汪洋巨浸之中自然與波俱沒若沿海近岸之間及收

泊候卸之舟所有傾覆不測其糧料儘可厓捄其船板率多撈取大約非船戶盜賣即爲地方盜資今議立有巡海官員則稽查有人又有回空船隻則順帶又便合令巡海官員於遇失風之時同地方牌甲稽其多寡長短先冊報津候糧竣回空每船寄帶若干塊給號票赴津驗收其朽壞不堪者徑作官薪不得變賣街市以聽轉鬻充料其堅緻牢實者從公估計價值搭給船戶如應造一船先給見銀九分搭給失風物料一分以供攢造是誠以無用爲有用而省費之法也一議朋造失風船隻船隻既壞向責同幫朋造益示以遇難相恤之意且人衆則易爲力耳然有幫小而失風者多則力苦於有限而朋造爲難又有關幫而出爲鮮運則事碍於內設而朋造亦難若通關鮮一百四十萬之糧而照糧扣銀每石官船八釐民船五釐鮮船一分四釐先行扣庫俟有失風船戶陸續給發聽造

是合衆幇以造一船而免偏累之苦楚出公
帑以資速造而免運務之稽遲是亦良法也
若慮其船隻有大小則價止以二百兩爲率
給兒銀九分給夫實被料一分船小而價有
除用料之費若大而價不足則船戸自行
賠補皆聽其一隻船亦視其船之大小而百
兩上下之不[illegible]價無騰價是省雕造之煩而
獲倍利之法也一議漸銷南幇船及夫船利
於乘載不必分南北船戸期於竣事亦不必
分南北惟有南船受載而不知所之者既苦
於籍貫之難稽南人失風而亦身子遺者又
苦於空囊之難比則亦爰以南人爲也今遇
南人有闘皆敗津造以補之南人逃去即報
北人以充之是可無防其脫逃而併可追其
掛欠之法也以上六欵出自督臣條議頂悉
率宜誠有當於海運之利弊人心之勸懲而
不可不一申飭舉行者既經覆請前來相應
覆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督餉部院欽遵施行等因天啓四
年八月初十日戸部尚書李宗延等具題本
月十三日奉
聖旨是

津兵徵調已多營制澄汰已定疏

題爲津兵徵調已多營制澄汰已定謹陳兵馬
糧餉確數以明裁節以備操防事案照天啓
三年十一月内准兵部咨内稱准戶部咨覆
議工科給事中楊所修題爲樞輔情迫虛拘
不可等事爲照刑部尚書孫瑋科道郭興言
田惟嘉等四十五員條議内有十員專論理
財有三十五員無不痛恨貪弁急汰冗兵其
關門薊密永平未敢輕減至通津登萊斷可
刪黜老弱撙節軍需等因奉
聖旨這山海各鎭額餉出入既經查明各省直查
催錢糧除差官議行外一面移文該撫按官并
督餉御史嚴行督催考成叅處爾部仍□提欠
住俸司府有司各官移咨吏部停推不□仍前
參差其雜徵等項著撫按官確查完□□限奏
報通津登萊覈兵節餉等事該兵部併□議覆
欽此欽遵移咨到部看得計部履之之情急
呼甚迫

□□旨覈兵節餉凜凜森嚴内外文武將吏各官協
心清理共濟時艱第地方之衝簡兵馬之強
弱權衡在於督撫裁抑簡汰本部不可漫然
議覆以致彼此異同之議合咨前去煩查天
津兵馬若干某處爲衝或應照舊某處簡僻
或應量裁確商議定其見在操練軍兵除技
藝精通年力強壯者食糧收用中有騎射不
通及老弱充數空名影占者嚴行沙汰逃亡
事故者毋再募補務使耗蠹一清俱堪投超
之用方爲精兵仍將議裁各兵數目刻期咨
覆過部以憑議覆施行准此竊照津門南北
咽喉水陸要衝濱臨滄海密邇
神京固儼然畿東一重鎭也當遼事擾攘之初患
在兵少主客駢集惟恐刀斗之無光值寓内
殫覈之餘又患亂兵多
綸音申飭更慮供億之難繼臣嚴承乏海防綜理
戎旃固不敢好大喜功務侈兵以糜餉又何
敢因噎廢食緣省餉而銷兵燒□□□之心

蘊結惟有酌客兵之調遣定主兵之經制爲
方今第一義𦔳畫半載漸巳就緒就見在之
兵馬計應給之糧餉亦備極節嗇矣敢據實
爲
皇上陳之案查天啓三年十二月内准督師閣部
孫 咨春防在邇欲調河南毛兵兩營赴關防禦
該臣查得兩營官兵先經兵部題覆則令赴
喜峯口戍守續經閣部題
請則令赴山海關防禦雖俱奉有
明旨而部覆奉文在先催督急於星火此各兵所
爲俱赴薊門也今改調山海無從遣發惟有
徑行薊門調取爲便咨覆去後續據河南營
都司雍大綬呈報本營官兵二千三百四員
名馬騾一百一十三匹頭巳於二月初三日
自喜峯口督發起行赴關訖毛兵營遊擊黃
世賢呈報本營官兵一千八百三十三員名
馬騾九十五匹頭蒙調山海巳於二月二十
四日抵關訖又有揚州營千總王韶統領水



兵三百一十六員名戰船一十二隻亦准閣
部調取爰自客歲發銀修船比臣視事屢催
完工隨於四月内犒賞離津抵北塘兒阻風
逮五月十七日始長行抵關訖又有江南營
守備趙不伎統領水兵四百七十一員名自
二月内據副將毛有倫呈稱蒙閣部憲牌調
取臣查此兵雖經前撫派守起口原係山海
發回之兵理應督發查有准營沙船三隻號
船二隻加以關門在津修艙沙船五隻順便
裝載遂於五月十三日犒賞候風出海去訖
以上四營水陸兵馬俱經陸續徵調赴關而
津門之客兵盡於此矣其操防津門者止有
標兵一營選鋒騎步内丁三小營鎮海水兵
一營又正兵一營先戍喜峯四月下旬始發
回津通計兵丁纔八千二百餘名馬騾不滿
千匹而津門之主兵又盡於此矣是兵也微
臣當年召募大費拮据前撫再歲簡蒐備極
勞瘁萬一過爲澄汰將令緩急何資兵部所

謂別衡簡覈强弱而爲之權衡誠有見於此也廼臣更念各營兵丁向來雖有各將分統按期訓練緣係新立營伍未免多寡不一增減聨常臣與道將商確定爲經制兵寧精而勿多制一定而莫踰在標兵營則制總兵統領新官尚未抵任原設左右中前後五司司各八隊每隊兵五十名隊長副二名每二隊百總一名每司共四百二十名五司共二千一百名以五千總隸之加以中軍下家丁二



十八名宣令二名教練把總三員中軍一員將官一員共計官兵二千一百四十員名而標兵營之經制定矣在正兵營則遊擊周義統領原設左右中前後五司司各六隊每隊兵五十名隊長副二名每二隊百總一名每司三百一十五名又選鋒司兵止五隊其隊兵長副百總如前制共兵二百六十三名六司共一千八百四十八名以六千總隸之又中軍下百總一名家丁七十二名將官下內

丁千總一員百總二名家丁一百九十七名加以教練把總二員中軍一員將官一員共計官兵二千一百二十一員名而正兵營之經制定矣在選鋒原有騎步二營騎營統於守備駱舉步營統於加銜都司[illegible]各兵僅五六百臣前所謂不能自成一[illegible]者也適盧學信告病所歸遂以駱舉兼領其事因去騎步二字而改爲選鋒營原設千總五員亦分左右中前後五司而以兵少不另設中軍



即以中司千總兼之司各四隊每隊兵五十名隊長副二名每二隊百總一名每司共二百一十名五司共一千五十名衙役司尚存淮兵沙船二隻唬船報船三隻[illegible]兵十[illegible]名聽充水路哨探之用加以[illegible]將官一員共成官兵一千七十[illegible]員名而選鋒營之經制定矣在鎮海營則水兵也係遊擊朱拱臣統領查該營原合前後奇三營爲一初募水兵四千餘名[illegible]汰之後兼以逃亡沙汰

為數愈少近日益加清覈計兵定額按船派兵原造沙船八十隻近撥二十二隻與海防營見在五十八隻原造號船二十隻見在本營今議沙船五十八隻分撥左右中三部每部一十二隻前後二部每部一十一隻號船一十隻每部各分四隻沙船每隻派兵二十八名計船五十八隻該兵二千二百四名號船每隻派兵二十一名計船二十隻該兵四百二十名哨官每員管沙船四隻以二號船抵一沙船共該哨官一十七員加以巡營把總二員千總五員中軍一員將領一員共成官兵二千六百五十員名而鎮海營之經制定矣在內丁營係守備任子翼統領原以設欲拳勇教練南兵共止二百三十三員名兵少而精不煩擬議而內丁營之經制亦定矣臣乃申令各營再加選汰酌量分撥以合於經制之數如某司足額者不必增減如某司缺額者查將某司過額兵丁摘補本管千總



不許戀恡不發如再不足卽行召募精壯選補查前撫交代冊原存標兵營官兵二千一百七十四員名今以二千一百四十員名為額原存正兵營官兵二千一百七十三員名今以二千一百二十一員名為額原存選鋒騎營官兵六百三十員名步營官兵六百五十七員名共一千二百八十七員名今以一千七十四員名為額原存鎮海營官兵二千八百五十一員名今以二千六百五十員名為額原存內丁營官兵二百四十員名今以二百三十三員名為額通共汰過五營官兵五百七員名而渝關調去河南毛兵揚州江南四營共計官兵四千九百一十六員名不與焉至馬騾一項軍中攙鋒陷陣哨探設伏所賴甚重無奈收買之難而倒斃之易前撫交代原存標兵營馬騾二百八十七匹今止二百五十八匹原存正兵營馬騾二百六十六匹今止一百九十八匹原存選鋒營[illegible]

騍三百六十七匹今止三百四十八匹彙計三營原存九百二十匹今止八百四匹甫踰半載彫耗若茲則以正兵營赴防喜峯倒斃至六十八匹其標選二營亦各倒損一二十匹統俟秋月宣大市口既開委官收買總之標正二營各當以三百匹爲額選鋒營當以四百匹爲額不得限於今數者也此則津門爲鎮之經制也乃若各營所用新餉之數則亦有可得而言者標兵營將領中千等官廩紅薪水多寡不等該銀七十七兩二錢百總二十名宣令二名月餉各一兩五錢伍兵二千一百八名月餉各一兩四錢通共官兵該銀三千六十一兩四錢百總以下每月支米五斗作銀三錢五分共米一千六十五石作銀七百四十五兩五錢實支銀二千三百一十五兩九錢正兵營將領中千等官廩紅薪水多寡不等該銀九十五兩五錢百總二十一名月餉各一兩五錢伍兵二千八十九名月餉各一兩四錢通共官兵該銀三千五十一兩六錢百總以下每月照例支米共米一千五十五石作銀七百三十八兩五錢實支銀二千三百一十三兩一錢選鋒營將領中千等官廩紅薪水多寡不等該銀五十五兩二錢百總十名月餉各一兩五錢伍兵一千五十五名月餉各一兩四錢通共官兵該銀一千五百四十七兩二錢百總以下每月照例支米共米五百三十二石五斗作銀三百七十二兩七錢五分實支銀一千一百七十四兩四錢五分鎮海營將領中千等官廩紅薪水多寡不等該銀八十一兩四錢哨官十七員月餉各一兩八錢捕盜七十八名月餉各一兩六錢舵工七十八名月餉各一兩五錢繚椗手一百五十六名月餉各一兩四錢伍兵二千三百一十二名月餉各一兩三錢通共官兵該銀三千五百七十七兩八錢哨官以下每月照例支米共米一千三百二十

石五斗作銀九百二十四兩三錢五分實支
銀二千六百五十三兩四錢五分先是鎮海
伍兵月餉止於一兩二錢海濵荒僻百物騰
貴士心不固造言挾題臣將選汰各兵之餉
自三月起每名一錢兵之别營仍少一錢亦
裒益適均之意也內丁營將領官兵二百三
十三員名廪紅月餉悉例銀米兼支通共該
銀二百四十九兩七錢七分內除支米九十
五石六斗折銀六十六兩九分二分實支銀
二百八十二兩八錢五分若標正選三營馬
騾共以一千匹爲額每匹每月該料草銀八
錢七分共該銀八百七十兩見今副總兵員
缺舊例廪紅薪水公費雜流等項月不下七
十金加以中軍旗鼓內丁及自備馬匹等項
亦不下一百五十金又臣標下旗鼓及聽用
將領等官月支廪銀八十四兩先經咨部允
囬遵行在卷大率通鎮每月該銀九千九百
一十三兩七錢五分該米四千六十八石六
斗每歲用銀約十二萬兩用米約五萬石此
又津門糧餉料草之經制也營制既定糧額
亦宜以從但須謹守制額不時查覈有缺則
補無缺免增漸斥爲合用存銳卒以之徵調
雖不足以之防守則有餘矣應得月餉依期
給發無事爲瀛海干城而厚
畿輔之保障有警作渝關後勁而樹
輦轂之屏翰其於設鎮之初意亦庶幾無負矣
然臣竊有請者近日舊營將領陞遷頗驟獨
是新營將領終以局外視之往往棄之如遺
不免積薪之歎如選鋒營守備駱舉自天啓
二年二月內咨陞守備其人飆起電擊破堅
摧剛嘗以隻身單刀而定淮兵之亂允稱戰
將屢列薦剡已踰二載未晉一階今既歸併
營伍專權益重倘藉蓋宏以當量加都司僉
書職銜俾得與諸將領方幅齒遇益可以鼓
雄心而現偉樹矣向來客兵調遣俱在津門
增給器械以往他不具論即如近調河南毛

兵揚州江南四營計發長鎗四百杆鈎鐮一
百杆鋭鈀六十八杆角弓三百三十張大箭
一萬二千五十枝腰刀二百八十口快鎗一
百二十杆火藥三千八百二十斤大砲四十
位大小鉛子一千五百斤鐵子一千斤凡皆
津門所自營辦者也買補戰馬雖有樁朋銀
項爲數無幾倍費設處沙唬船隻雖有打造
成數荏苒經年動需修艌諸所仰給惟恃津
鎮初設時臣所額
請兵工二部芬須金錢耳及查天啓元年十二月
内天津餉部施鵬因京運不至借支前銀一
萬六千七百五十一兩七錢一分八釐屢經
題
請迄今未發一切買馬製器無從藉手極知戶部
茲時亦苦空匱顧此新餉一萬六千餘兩何
啻九牛一毛尤望加意設處補還即或一時
不能如額而於天津餉司陸續扣給以資敦
琢其旅之用亦便計也伏祈

聖明
勅下兵部再一覆議即將今定兵馬錢糧之數著
爲津門定額守備駱舉量爲加銜以示鼓舞
而尤
飭令戶部以後照額給發月餉勿致愆期仍將前
借餉銀速行措置補還則營壘杜濫觴之端
而重鎮有苞桑之固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六月初七日具
題本月十四日奉
聖旨這營制兵餉已有確議併加銜將官兵部即
與覆行月餉借餉銀兩著戶部查給
附兵部覆
兵部
題爲津兵徵調已多營制澄汰已定謹陳兵馬
糧餉確數以明裁節以備操防事職方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督餉兼巡撫天
津畢自嚴題前事等因天啓四年六月十四

日奉
聖旨這管制兵餉已有確議併加銜將官兵部即
與覆行月餉借餉銀兩着戶部查給欽此欽遵
本月十八日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爲照
津門水陸交衢密邇遼薊故簡將增兵壯幾
南之壁壘揚海上之兵威然官冗則糜餉多
糜兵聚則虛冒難覈以司農仰屋中外焦勞
臺省諸臣嘔心借箸惟汰冗清餉爲亟兹今
計天津原額兵馬業該樞輔留調關門外其



所存者不過八千二百餘名耳撫臣酌定經
制陸爲幾隊隊爲幾十人水爲幾營營爲幾
沙唬船船爲幾哨哨爲幾兵各統以千百把
總額數畫一舉目瞭然伍得實兵之用而老
弱不得叅餉有一定之規而浮詭不得匿倘
恪守此法久久不撓何患兵不精而餉不充
乎如所舉守備駱舉閱歷既深勞績頗著今
已併管撫臣議加銜以重事權並當允從者
也既經具題前來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將駱舉量加都司僉書職銜管天津新併選
鋒營事務本部劄令欽遵任事仍咨戶部將
津鎮兵餉等項照依定數目按期解給并措
還原借該鎮餉銀以抵軍需之用等因天啓
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趙
彥等具題七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

恭慰疏

奏爲恭慰

聖衷事臣近接邸報見文書房傳出

皇太子

皇子

皇女於天啓四年六月十四十九等日相繼薨

逝臣不勝驚駭不勝悲悼竊惟

穹蒼眷佑

宫闈凝積庶開震索之祥以迓則百之慶詎意

亭毒難齊禍祿叅摧凡在臣子靡不慟念況

我

皇上愛根天性謀重燕貽其鍾情之篤當爲何如

者但臣竊伏思之

皇上當

春秋鼎盛之年際

日月離明之會

仁恩滲漉

德澤翔洽從此電繞

震樞星流華渚螽斯之修文子惟

聖爲祭華封之祝多男於今見矣伏惟

皇上節情珍攝以篤

宗社無疆之福臣以恃俯撫津待皐近郊而一念

犬馬私衷實已追隨在庭諸臣之後輙敢望

闕叩首仰慰惆悵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具

奏七月初五日奉

聖旨覽奏慰知道了禮部知道

關門本色有限部議全支可虞疏

題爲關門本色有限部議全支可虞懇祈
聖斷覆酌仍速發折色接濟事臣接邸報見戸部
一疏爲夏季外解不來關門連月缺餉謹請
明旨酌支本色以少紓眉睫之急事內稱關門月
需餉銀二十萬每至夏月外解短少今五月
以前尚能苟完五月以後新舊二庫俱空多
方湊處六月僅完一半尚有薊密各鎭四五
月未支益急於關門自爾緩於各鎭分應各
鎭則愈停阻於關門無已則有關門暫支本
色一節可救目前萬一查得津門海運已報
到關四十餘萬二運尚未到今將六月下半
月七月一月全支本色以少寬臣部之擔其
有外解零星來者且將以補各鎭四五月之
缺通俟秋末外解多到即如數補還折色銀
三十萬誠事理之當然亦時勢之不得不然
者也隨奉
聖旨是外解折色續到還著先期速發以便酌給
欽此竊見計曹缺乏業不勝襟肘之慮則本
色全放亦可紓眉睫之急况已奉有
欽依自當黽勉從事惟是本色之歲額有限而月
半之全支不貲臣益惄惄然慮之况
聖明雖已報可而尤催令速發續到折色以便酌
給纔本色果可以全支則折色何煩於速發
玩味酌給二字則有不欲全支本色之意默
可想見臣意戸部必且別有處分而不意徑
劄山海餉司支放也兹七月初二日據山海
管餉戸部福建司員外郎唐登儁呈稱職奉
部劄已經題奏查得津門頭運已報到關四
十餘萬合將六月下半月七月一月全支本
色以少寬臣部之擔等因該職司查得餉司
缺乏內外交窘部堂措處計窮欲將六七月
折色全支本色夫本色有正給之數今欲抵
放折色恐需用甚大後來不繼耳可否是在
本部院主持乞蚤酌奪再與部堂會議妥當
以便遵行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本色折色均

為運前急需本色以充口腹折色以資用度本折兼支前人立法甚善營伍相安久矣邇來外鮮從期新舊二庫如洗戶部萬不獲已遂權爲六月下半月七月一月全給本色之說通融目前以補各鎮之缺餉徐俟秋末以償關門之軍需委曲那湊良自苦心微臣義恭同舟何敢少有差池獨念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雖有金錢不可以飽況本色亟滯非若折色之可以提攜輦負朝發夕至者也中人十口之家必蓄擔石之儲今集十數萬之師旅於關門而不爲數月之計倒囷傾囊瓶罄罍耻一旦呼庚呼癸則噬臍何及矣臣竊以爲事有難行者五請得直陳而無諱焉一曰措置維艱津門海運除各省直帶運遼糧三十萬石外仍有截漕二十萬石此總督倉場衙門所爲屢疏爭執而懼太倉之中涸者也近日旗甲奸貪掛欠愈多臣實無法可處止於咨部查究至東兗之召買粟米淮揚之召買稉米雖云派之省直責之道府然一令之出誰肯遽從非誘於糴本之賈詘即辭以年歲之凶荒往返辦駁費盡脣吻雖承順於一時復躭延而後至望眼欲穿催檄接遝不知罄幾許心力而後抵津兌運此其難者一也一曰轉運不易糧已抵津即須發運官船民艘大費經營迺始出沒海洋馳逐風浪涉不測之危險抱無限之驚憂纔得抵關上倉其[illegible][illegible]可數[illegible]入重陽便須停棹縱有救粟不能無翼而飛此其難者二也一曰虧價可惜漕米自東南來官民勞費每石何止二兩淮揚今歲停買姑置勿論東兗素饒粟米祗以近日暵乾每石連買價運價亦俱八九錢以上加以海運脚價每石二錢有奇其失風未到者亦當均勻作數算入其中每米一石約計值銀一兩二錢關門本色每兵月支五斗僅銀四錢實因糧入兵手多被鋪行挪勒得價

此葉清華配補

[illegible]故察人情而定其值非僅值四錢也茲
欲全給月半本色以抵折色之數每兵每月
該銀一兩八錢月半該銀二兩七錢若支本
色仍以每石八錢計算一兵便應支米三石
三斗七升五合每石摘價四錢每兵便約虧
價一兩六錢取數太奢狠戾誰顧在津門則
高價買運在關門則賤價折抵不亦可惜之
甚乎此其難者三也一曰兵情宜體關門軍
士利於折不利其本所從來矣舊例每月五
斗嘗不自飲往往賤價轉鬻商賈況一兵之
身一日而支米三石三斗七升五合之多關
內關外一月而放米三四十萬石之多則收
買無人而徵賤愈甚將令每米一石僅值銀
一二錢有名無實兵士何以堪之此雖[illegible]之
未必樂就必且騰怨讟之口而起犇逸之[illegible]
胡可不為一曲體也此其難者四也一曰匱
乏堪虞今歲關門歲額糧料部覆僅止一百
二十萬石內除料豆四十萬石實止糧米八
十萬石耳今許一兵月半之米共該三石三
斗七升五合幾抵正支七月之數如照部議
現兵以十一萬為率共該支米三十三萬七
千餘石此外又有春秋兩防班軍俱抵關門
所支又不止此馬照舊例每月料豆一石二
斗近議止准九斗見在支給不領折色又每
馬每日草乾四分每月一兩二錢目今本色
草束已盡尤非米豆可得而代者也嗚呼以
歲額八十萬石之米一朝而支放其半[illegible]
二月迄今支放亦不下二三十萬所剩寧有
幾哉昨臣據山海司道之詳疏增米豆二十
二萬五千石一切截漕召買改折之議部覆
槩行報罷方懼米豆短少冬春弗繼而乃復
有全支本色暫抵折色之議臣安所措手足
乎戶部雖云秋末外解多到補還折色三十
萬兩不識八月以後果可遲延五六月而不
一支本色否也竊恐糧米湧貴人心驚惶大
屬不便則與其頓發於此時又何如續發於

將來之爲得也此其難者五也以上五難皆
臣腐心熟計見之頗眞若糧本難得而易用
之糧本貴價而賤抵之非所以爲實也我捐
其難而人且易視我棄其貴而人且賤售非
所以爲名也今日泥沙用之異日顆粒見之
究竟智盡能索而無裨於三軍之枵腹尤非
所以爲計也臣以駑鈍承乏督餉耕奴織婢
職業實然緘默不言溺職愈甚此臣之所爲
惴惴而不能已於叩
者也竊計本色必藉舟航急缺將難立應折色
取資置郵遲乏猶易輸將臣願兩部仍須多
方設處量給折色至於本色仍守每月五千
之舊以供犒餋(?)儻果折色難得寧將八九兩
月每月五千之數預支接濟少無今月盡支
本色之理戶部既以去年所行爲得策及查
去年故事止是預支本色一兩月原無支給
今月規則今主事郭竹徵見在可問仍當放
行者也抑臣猶有請焉

皇上初御極時捐發
帑金動以千百萬計近因
內帑漸匱發棠(?)難復章滿公車未蒙
采納然歲入金花等銀亦復鉅萬今即不敢多
請若肯措發三十萬兩以充渝關月半之折色此
後仍令戶部自行給發夫人情當乏絕時最
易爲德耳值茲外解非前司農仰屋之時渝
關兵士一聞
聖恩發帑孰不投石超距願執殳同仇者於以恢
復三韓殄滅奴酋易易矣
皇上宵念樞輔當關所請必諧邇日前缺餉之兵
馬非樞輔之所恃以戰守者乎奈何屯之膏
也臣願
皇上之熟思之也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援遼軍餉
事務巡按監察御史林有臺合詞以
請伏祈
勑下該部從長商確本色不便於全支折色仍早
爲處給事惟期於當可法不礙於更張也

皇上弘施浩蕩速發
帑金以鼓秋防將士之心以飽渝關艱食之衆
其於
宗社封疆尚亦有利焉儻止爲眉睫之計而不爲
終歲之圖異日海運肖停關吏告竭勢急懸
釜變起脫巾臣固無所逃於
鈇鉞之誅其如
宗社封疆之大事何哉臣等無任激切籲懇惶悚
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七月初七日具
題本月十五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卷之三





# 餉撫疏草卷之三

欽差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右侍郎臣畢自嚴謹奏

運務方殷津糧告匱疏

題爲運務方殷津糧告匱懇祈
聖明亟賜酌議截漕抵補以濟目前急需事據專
理省直遼餉兵備山東按察司按察使錢士
晉呈查得天啓四年原題關運糧米以九十
萬石爲額除部發折色銀八萬兩作米一十
萬石外實該米八十萬石料豆額該四十萬
石二項糧料共該一百二十萬石及查本年
自二月開運起至今止發運過截留漕糧東
兗粟米揚州粳米屯撫屯院屯田麥稻六千
五萬八百七十六石六斗五升九合五勺四
抄一撮尚缺額米一十四萬九千一百二十
三石三斗四升四勺五抄九撮發運過眞保
河三府及天津料豆并屯撫屯田高糧二十
九萬七千四百六十六石六斗六升四合五
勺五抄五撮尚缺額豆一十萬二千三百[illegible]

十五石三斗三升五合四勺四抄一撮而津
倉儲蓄蕩然一空矣總緣東兖召買之米眞
保河召買之豆額數雖具買解愆期轉眼秋
深風颺洶湧卽有糧料難運而況無糧料乎
言念及此最可寒心至於發過鮮運糧米一
十八萬四千三百九十八石四斗八升三合
四勺內除正項截漕十萬石尖耗八千一百
二十八石四斗九升四合六勺外借發過關
運項下正糧七萬六千二百六十九石九斗
八升六合又隨船耗米一千三百七十七石
一斗八升五合九勺九抄九撮五圭似當亟
爲設法處補者也伏祈本院部俯賜主持接
濟抵補以完今歲關運之局以救目前然眉
之急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渝關內外軍馬鱗
萃居恒操練遇敵衝鋒無不張顒待哺懸槽
待秣勢何如其急也毫髮在邇停棹匪遙屆
指三冬二春計口授餐尤當蚤爲之計茲據
督餉按察使錢士晉具文造冊覆額向臣備

稱津門糧料糜然盡矣關運尚缺正額二十
五萬涖然無措今海船林立無可替輸運務
且中斷矣臣披閱文冊覆加銷算言實不爽
不覺心膽墮地夫關運八十萬石之米內部
原指天津截漕二十萬帶運遼糧三十萬東
兖召買二十萬揚州舊米五萬漕撥尖耗五
田米麥爲數者也今截漕帶運及揚
州舊米漕糧尖耗屯田米麥截長補短亦粗
能如數矣獨東兖召買之米則有大謬不然



者查天啓三年分米已解到津者僅四萬八
千九十餘石耳而未到者不下一十五萬一
千餘石臣節次移檄催儹不啻舌敝而額禿
矣近據分守東兖道山東布政司右叅議黃
衮呈查得東昌府該買天啓三年分正米六
萬五千六百八十九石耗米六百五十六石
八斗九升正耗共該米六萬六千三百四十
五石八斗九升今據該府冊報布政司發銀
一萬五百三十九兩三錢一分二釐又坐留

三年新餉銀三萬七百一十八兩一錢九分二釐七毫一絲四忽二項共銀四萬一千二百五十七兩五錢四釐七毫一絲四忽分發州縣買完正耗米四萬九千九百八十六石一斗九升六合除前銀用過外內館陶動支四年餉銀一百五十八兩武城動支四年餉銀七十九兩二分四釐作爲運價其餘各屬未完米一萬六千三百五十九石六斗九升四合俱動四年新餉買解仍約該支四年新



餉銀一萬五千兩兗州府該買天啓三年分正米一十三萬四千三百一十一石耗米一千三百四十三石一斗一[illegible]共該米一十三萬五千六百五十[illegible]十一升今據該府冊報府屬三年[illegible]除鄒兗并巳完解司及奉文[illegible]新兵工食兗東道坐留沂州銀兩抵作新兵工食外實剩未解新餉銀四萬八千九百三十七兩七錢五分一毫四絲三忽內巳催發州縣銀四萬七千九十五兩九錢六分九毫買完正耗米四萬七千六百一十七石四斗七升四合四抄五撮其巳發未買米銀五千三百一十六兩七分又拖欠未發銀一千八百四十一兩七錢八分九釐二毫四絲三忽二項約可買米八千九百四十七石零本道行府上緊催買起運外尚少米七萬九千八十九石零並無糴本本道行府一面分派州縣借動四年新餉買運一面具文申詳布政司議處發補再



查司發天啓二年買米民運及米豆變價銀四萬二百一十九兩五錢九分一釐原行解還太倉若巳買完算作三年米數就將三年買米銀兩照數扣還該府巳解過銀一萬兩未解銀三萬二百一十九兩五錢九分一釐俱城武等縣拖欠爲照買[illegible]津米東事第一緊要屢蒙憲檄敢不措据題部題正價原不足額而虛懸搜括之數於地方各處倉庫如掃何處搜括此稽遲之一也又查本司銀數

有已經解過議補於四年新餉及糴買時新
餉猶未徵收此稽遲之二也催提州縣回稱
米價不敷復行具文支領而苦差利於延捱
徒虛歲月此稽遲之三也本道嚴催之外責
任已窮若米價之遲速多寡則不能越俎而
代也今將東兗二府報冊臚列奉覽等因到
臣夫東兗買米二十萬原經部議定價十四
萬先儘二府三年加派銀十二萬八千六百
八十七兩二錢零尚該一萬一千三百一十



二兩八錢准於四年遼餉預支奏補今部議
每石七錢而東兗買運米石自八錢及九錢
以至一兩其價值騰湧如此東昌已買正耗
米四萬九千九百八十餘石兗州已買正耗
米四萬七千六百一十餘石總計不滿十萬
而已解抵津者又不滿五萬其買運艱難如
此東昌未買米一萬六千三百五十餘石兗
州未買米七萬九千八十餘石俱無糴本仰
給四年見徵新餉東昌雖有派定州縣而新

餉未完兗州不特新餉未完抑且未經派有
州縣又兗州仍有三年已發銀未買米者有
拖欠銀未追完者約該買米八千九百四十
餘石總計東兗二府共欠正耗米十萬四千
二百九十餘石尚無着落其茫無頭緒如此
該道所云有三稽遲語非無據今欲望此十
五萬米刻期抵津以濟秋運似萬不可得之
數則不得不議那借矣平遼總兵毛文龍牽
制海外屢煩



聖諭申飭接濟微臣職掌所關自宜多方設處以
慰
宵旰然可處於有不能處於無今歲鮮運米石除
截漕正米十萬石耗米八千二百餘石外原
擬登萊糴買四萬而登米且以亢旱遏糴文
移徒勤同心難冀近止減買一萬五千石矣
其餘七萬七千三百餘石悉皆搜索累歲之
積儲借支關運之正額者也若使關運有餘
臣亦何分畛域而又無奈此瓶罄罍耻何也

卽不便持券而索償亦不當久假而不歸矣夫東兗之米買運未到則議借而借於何在鮮運之米借支已多則議補而補於何屬總之舍截漕無策也夫漕糧爲

都城根本京軍命脉年來截留已多矣曰再借談何容易願渝關爲

京師藩衛其重與

京師等不宜軒輊京軍無餉猶可就近措處別有那湊關兵每月五斗斷不可少一有不繼



脫巾且立見矣茲東兗之米尚有十五萬未到今卽不敢照數全借姑議那借漕糧十萬似必不容已者也鮮運之米共計借過關運七萬七千三百餘石今卽不敢取盈原額姑除去二萬七千三百餘石作爲津門措處之數仍當量補漕糧五萬又必不容已者也今春官船不敷成造乏銀臣與司道商議封貼民船設法召募而船始集又幸內部先發春運脚價七萬餘兩藉以鼓舞轉運頗速失風亦少臣方慶幸若使糧料湊手八月中旬便可竣事得免秋深風颶之虞而柰何其不繼也大都津門運務每歲買運取給目前原無經年備廣之儲而且待命千里之外絕類臨渴掘井亦有不誤事者況向也關鮮之運頗少而糧料猶賒今也關鮮之運益夥而糧料愈窄以致提襟露肘所不免矣目今漕艘漸過淮黃㟁尾北指一

允截留立可撥船兌運重陽以前猶可完運務而



省漂沒所謂蚤一日則獲一日之利者也其東兗未到之糧卽以十萬作爲明年應派之數而於明年減派十萬又奚不可所存新餉糴本并鮮運補截五萬俱照漕折之數每石五錢聽令內部徑自抵補支放京軍尤兩便之策也若料豆四十萬除發運外尚欠十萬有奇內須定河間雖欠數萬然雜項與部金扣發已足計必依期輸納可無大悞臣惟執功令以繩其後耳惟保定府尚以雜項虛懸爲

辭爲難措處近欲那用舊餉內部執意不從將來猶恐未能取盈其額是在該府自能陳請內部自有斃裁而非臣所敢取必者也臣前有疏

請增糧料二十二萬石以備關門大舉恢復之用內部以爲額外之索槩不允從今此十五萬之米則皆額內之數額外者不可增而額內者亦不可減臣量沙靡奇雨粟無策籌畫再三舍截漕外無可圖者惟有呼籲

宸旒庶幾

天高聽卑翹跂主計庶幾同舟遇風云爾猶有說焉關門糧米內部去冬覆疏原以九十萬爲額實止派米八十萬仍發銀八萬於山海餉司作米十萬後關門春月買豆用銀約三萬許尚存四萬九千餘兩猶作米折本色之數今餉司以月餉不繼盡作折色支放內部亦不議補額內之米復少十萬若不蚤爲設處異日以本色不敷責臣恐臣不任受也屯撫

屯院去年屯田之入今歲已經分發關鮮運今歲適值旱災計其所入或亦不能遠過去年比及稻米高糧收穫舂碾之後則時已停運矣此第可爲明歲之需而未可充今歲之額者也臣願內部之熟計之也嗚呼關門方以兵丁十四萬爲額而內部則偸於十二萬關門方以馬騾六萬三千六百餘匹爲額而內部則偸於三萬家丁有雙糧者家口有支米者馬騾有朔豆一石二斗者屯牛有倉料者內部俱不作數關門蚤已支銷夫孰非仰給津門而充腹糧料者也關門方倥傯誓師計曾復躊躇空帑纖嗇樽節臣既不能得之關門區處補濟臣又不能得之內部中外交謫彼此訴病頃昔加增糧料之請戶部已成扞格而閣部及關撫手書貽臣仍俱望臣補牘爲懇則關門之情形可知矣夫關門猶冀增之於額外而今以東充遲悞鮮運借支之故方且縮於額內此何可不借何可不補

而截漕又安可已也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援
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林有臺合詞以
請伏祈
聖明俯賜炤詧
勑下戶部審時度勢比於拯溺救焚蚤爲議覆亟
允截漕十五萬石以抵東兗逋負之糧以補
鮮運借貸之數則渝關之歲額可完而軍興
之緩急克濟矣臣等無任惶悚激切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七月十五日具
題本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附戶部覆
戶部
題爲運務方殷津糧告匱懇祈
聖明亟賜酌議截漕抵補以濟目前急需事專理
新餉山東清吏司案呈天啓四年七月二十



四日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督理遼東糧餉兼
巡撫天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
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
會同督餉御史林有臺題前事等因天啓四
年七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截
漕係倉場專管行文會議去後於本月三十
日准署總督事本部右侍郎鄭三俊回稱看
得太倉見貯不滿二百一十萬石每月應支
二十四五萬石所存者不過備數月之儲而
已近聞江南大水三吳兩浙之糧兌運方稽
直河以北又苦淺阻今年運事尚在可慮而
議折議截之文紛來沓至但欲爲一隅取便
耳若置京師於度外不知太倉何恃專語通
變豈十數萬京軍之腹眞可畫餅充耶關門
本色自應取辦於新餉東兗原坐召買二十
萬石上歲已停一年矣今年自當如數蚤完
以無誤關運乃遲速任意低昂隨便有每石

輙至八九錢一兩者又有托言糴本未徵者且有那爲該省別用者可異哉今新穀已登艤舟待發之時方買運完止五萬石則誤關門事者東省矣何玩視封疆如此餉部今請截漕想以維桑之分不能取必於該省因爲此萬不得已之計而太倉之萬不可空又如此今再三籌度無可柰何或將應補觧運五萬石權宜聽其截留一面運發山海即於解到新餉內每石折銀七錢共該銀三萬五千



兩解送太倉以備軍士折色之用其東兗未到米十五萬石仍着上緊嚴追速解津門以濟後運不得專靠截漕反滋該省之怠玩也是在本部從長酌行之耳等因到部送司通查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海運本色九十萬石除截漕帶運揚州舊米漕糧尖耗共六十萬石收支明白無庸再議外其山東拖欠部給折色借抵觧運三欵共三十萬石相應逐項分別於後其一欵山東原派東兗米二十萬石在該省三年加派內扣銀一十二萬八千六百餘兩又准支四年加派銀一萬一千三百餘兩共十四萬爲召買之用今東兗二府止解津五萬石已買未解者五萬石已派未買者尚十萬石買運愆期法當叅處姑念旱荒其已買未觧者促令速解其未買者即將糴本七萬火速差官解津每石加添脚價一錢轉解關門照八錢一石例徑給折色限文到三日糧銀俱要起觧不許別項借支如



過中旬不行解到臣部定將該布政司并糧道各該知府題叅重處斷不敢曲狥體面以誤邊計者也其二欵原發關門折色銀八萬兩作米十萬石有督理糧餉主事郭竹徵搜括秦島南海及關城內外各倉餘米七萬餘石給放軍士又有鹽商上納元年米豆計值價銀四萬餘兩亦爲給散軍士因此兩項方能節省部發銀五萬四千餘兩仍以節省之銀改作月餉盡數支給關軍訖是以鹽糧抵

關米無庸議補者也其三欵鮮運借關運糧
五萬石應該臣部補還督臣准截漕糧五萬
石仍要臣部補還太倉銀三萬五千兩此項
應該新庫動支補還漕糧者也以上三項登
答明白毫不敢混既經餉臣具題前來臣部
[illegible]上
請奏候
命下行文各該衙門一體遵奉施行等因天啓四
年八月初六日戶部尚書李宗延等具題本
月初九日奉
聖旨是



海防將領患病疏

題爲海防將領患病投劾謹摭實具
奏事准[illegible]軍務事據督理省直遼餉帶管天津兵
備山東按察使錢士晋呈本年七月十二日
蒙臣批據鎮海營都司僉書管遊擊事朱拱
臣呈爲舊疾陡發調治不痊祈俯准回籍另
推賢將以重海防以全生命事內稱卑職先
年總領海運三年波濤久棲舟楫濕浸肌骨
致使脾胃受傷左脛不仁比時幸治安全卽
出任事歷任今職偶值本營廢弛已久大費
振刷日夜拮据勞瘁不辭精神耗血不榮
胃又兼駐防海上地勢窪下一[illegible]若月濕氣
倍常前月二十九日陡發舊疾首弱不能容
食足僵不能履地遂於本月初六日謹本衙
門下濕之所擇本衞高阜之處暫爲調攝不
料愈調愈病營務紛紜海口重地似難臥理
懇祈俯憫犬馬餘生萬不得已之情恩憐允
放仍先委官代署以俟另推從此以後之餘

生皆係洪仁之所賜等因蒙批都司朱拱臣
任事未久托重方新政宜戮力行間何遽以
疾請告據稱暑濕受傷已離信地來津情景
迫切應否聽其謝事仰天津道查議確報等
因到道蒙此隨經轉行海防廳查議去後續
據署海防淸軍事管糧同知張懋德囬稱鎮
海營都司朱拱臣生長戎行發跡科目防海
則素著賢聲守瀕而屢徼薦剡以故拔之衆
中授以閫外特知何殊
簡命甚重報可易乎病猶未也況蒞事未幾乞休
太蚤方且驟聞而駭柰何輕聽其去但該營
之責亦綦重矣聲援犄角務令鯨鯢息儆扼
要出奇斯稱虎豹當關倘寬猛失宜士卒未
附而欲以病軀委褰坐鎮[illegible]不得之數
也合無俯從其便准令[illegible]俟病痊日另行
起用所遺營務則南北之習氣本異而水陸
之作用不同須擇才智之將彈壓之中不縻
調停方稱愉快署理雖暫亦未可易言者在



本院部自有灼見非卑職所敢與也等因呈
詳到道該本道覆看得鎮海營都司朱拱臣
龍媒將種虎榜科名縮運能飛千里之帆歷
官累膺一鶚之牘特簡閫戎駐防瀚海正宜
張壁壘之威以茂撻伐之績豈其受事方新
壯猷未展遽可聽其引疾投簪而使海上朱
此艮闇哉顧本官棲遲海上暑濕交侵已離
信地而入里門不得不釋兵權而就初服且
該營以前將弛維之餘本官束之過嚴士心
久不豫附而本道已聞兵丁沙中之語若使
本官仍理營務恐兵情愈覺譸張相應准其
謝事另行擇將非獨憐勞臣亦所以肅軍紀
而重海防也擬合呈詳等因具呈到臣爲照
鎮海營都司朱拱臣起家武榜久歷戎行先
在澹門以海運効勞加銜嗣任河間以訓練
新兵著績臣曩所爲推轂而使以庶幾一當
者也迺今受事纔三閱月遽以病告且也擅
離信地輙歸里門豈不異哉及細覈之始知

拱臣因濕中疾遇夏輙發陰陽之患固未嘗
無而其急於掉臂決於抽簪則其情尤有出
於病之外者該營召募新兵南北錯雜前將
專以仁柔馭下而拱臣繩之以猛前將專以
寬縱率屬而拱臣矯之以峻其見未爲不是
然而張弛有序恩威有節拱臣履任三月強
半馳騖於叅謁實在營中僅匝三旬原無撫
摩約結之素而純任桁楊夏楚之威即中千
官有以兵事軍情告者如水投石漫不相入



以致士多離心人盡敵國而拱臣不知也六
月之杪以及七月之初正值三伏天氣溽暑
拱臣督搖船塢益急刻期比較一時頭目捕
盜人等朴責殆遍於是衆兵鬨然齊集公署
之前揚言控愬繁苛懇求寬政尚未顯有猖
獗犯上之狀而拱臣見其息頗大扃鑰不出
旋即避匿去矣此等情形即令拱臣不病亦
病又況乎其以病病者哉其他事干操守讀
嘖有言而臣終以抵任尚淺恐出怨毒之口

愈長陵夷之漸姑置弗問臣實自悔有愧知
人之鑑從茲不敢皮相天下介胄士矣拱臣
旣失士心弁褻將權豈能靦顏三軍之上則
其投劾回籍亦理勢之不得不然者也拱臣
回籍之後臣委都司駱舉星馳署事各兵業
已帖然操防如常其中倡首數人臣已廉得
主名俟查究正法外至於目前將領實難其
材非得廉慎智勇之儔未易勝任而愉快者
該廳所謂南北習氣本異水陸作用不同誠



爲有見是在樞筦之上愼加遴選璽爲推擇
俾令頓改弦轍永消讙囂然後犄角互相爲
用而緩急可恃其力耳臣謹會同巡關監察
御史吳之仁具疏以
聞伏祈
勅下兵部酌議具覆將鎮海營都司衆拱臣准其
告病回籍仍即别選廉勇南將以充斯任其
於軍紀海防胥攸賴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八月初一日具
題本月初七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附兵部覆
兵部
題爲海防將領患病投劾謹據實具奏以重軍
務事職方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
督餉兼天津巡撫畢自嚴題前事天啓四年
八月初七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俱於本月初十等日抄
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爲照天津鎮海營係
撫臣新經并建者其兵士之夾雜而營務之
紛紜委非庸常將官可以勝任若朱拱臣者
先以餉臣咨改題視事無幾始則遇敵而召
怨旣以因事而托辭水陸交衝之地奚堪其
躭卧靡時則舍舊圖新之計固不容於斯須
緩也旣經具題前來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將朱拱臣革任回衛遺下員鈌臣部另選廉
勇南將填補等因天啓四年八月十九日太
子太保兵部尚書趙彥等具題本月二十二
日奉
聖旨是

運額不敷權宜截漕疏

題爲運額不敷權宜截漕謹據實披陳以候
聖裁事臣於前月十七日具疏爲運務方殷津糧
告匱懇祈
聖明亟賜酌議截漕抵補以濟目前急需事原因
東兗買運愆期共拖欠米十五萬石毛帥糧
額頓增共借用米七萬七千餘石停滯在遼
闕門待哺欲
請截漕十五萬石以濟燃眉誠萬不得已之計也



無何又見樞相孫承宗有兵政統於中樞關
城當爲叅計一疏內稱至兵一動更須多備
糧料目今額內已不能給非得
皇上軫念危疆必不能得之戶部臣見邸報蠲免
香蠟以佐軍需及御史劉廷宣潘雲翼等先
後助邊銀兩便可給發外部遠爲召買又念
此項銀兩或有或無而事屬緊急顓望
皇上憐念邊城立發多金救此危邊所謂非戍大
計叅奏成功臣終望之
皇上矣等因奉
聖旨卿以廟算籌邊計畫自是周到況更務[illegible]
戰守皆宜遼原派各鎮兵丁將領[illegible]
就中遠近衝緩聽卿移文酌定不必[illegible]
備糧料着餉部速行料理一應捐助餉兩通解
充用不得別項[illegible]門別害係天下安危卿
苦心深念[illegible]臣豈不能亮[illegible]兩部
及邊鎮各官着協力公共佐封疆大計毋或
觀望致誤軍需該部知道欽此遵行間續接



撫喻安性手書內稱昨會閣部談及增餉議
格不知將來作何設處答云招兵而兵不應
增餉而餉不應昨已具題諒
聖明自有處分今接邸報知已得
旨內云備備糧料着餉部速行料理末云毋或觀
望致誤軍需則閣部惟等見成不復掛慮矣
貴院部何以計之近日遼兵募增太[illegible]依馬
亦到比舊日已增糧料約三四萬[illegible]因是
則樞相之急需糧料甚於饑渴

聖旨之申飭料理炳若日星而閫撫之所爲責備
臣者又不啻諄諄而義正也臣閔閔皇皇奉
以從事惟截漕之議部覆未至難於久待臣
與司道二臣內自盡計謂兵糧即不能溢於
額外決不當嗇於額內也臣原
請十五萬雖以太倉空虛難望全得而十萬石或
可得也臣隨一面移會總漕侍郎呂兆熊巡
漕御史練國事大略謂津糧告匱非已具
題將届仲秋發運且在八九月十月若候部覆咨
會至日方始截留未免有誤運事及查天津
原有省直帶運漕糧三十萬又例截閫門漕
糧二十萬毛帥漕糧一十萬其衛所幫次向
係漕運衙門酌定移會截留本院部從未干
預其間目今停運祇在眉睫而戶部覆疏尚
自無期若必遵照成例轉盼重陽風颶便當
停棹所少閫門運額於何處補再四圖維憂
心如焚方今漕艘陸續抵津但於先到津者
權宜預截十萬石趁此秋風未勁撥船兌運

如戶部覆允即以此抵新截之數如部覆不
允即以此作帶運例截之數蚤完一歲之局
用濟閫門之急亦便計也已經星馳移會去
後又經牌行專理遼餉山東按察使錢士晉
即差的當官員自天津起至德州止備查某
衛某所共船若干隻共裝糧若干石通共截
留十萬石大約見幫即截不必有所揀擇以
滋議論務要查明船糧確數具錄飛報以憑
施行續據該道呈稱查得鎮江衛前幫指揮



闞廷元運船四十四隻正糧二萬四千六百
八十石帶遼米四千一百六十八石大河
衛前幫分兌千戶倂禮運船二十八隻正糧
一萬三千五百五十五石八斗二升八合帶
遼米一千八百五十五石五斗八升二合
八勺鎮江衛後幫指揮陳起震運船九十隻
正糧二萬一千五百七十石帶遼米三千
五百八十二石通州所千戶姜應熊運船三
十二隻正糧一萬二百四十石帶遼米一

千二十四石揚州衛指揮顧維藩幇内撥補正糧一萬九千三百二十四石五斗八升九合二勺共足十萬石之數呈報到臣臣於八月初七日已經出示曉諭官旗又行司道分頭截收撥船兌運以充歲額其他漕船不在截留内者諭令速赴京通上納毋得觀望河干自誤固空布置已定靜聽部覆續於八月十二日臣接邸報戶部覆臣前疏止准截留漕糧五萬石以抵餉運那借之數其餘槩不准截臣廼汗背悚神愕貽無措第告示業已張掛漕米業已兌船揣時度勢不容中止且關門糧數原以九十萬爲額内有部發餉八萬兩作米十萬纔又那充月餉用訖實該糧米八十萬今纔運米六十五萬耳僅截五萬所欠尚夥雖戶部議將東兗糴本七萬兩又令津門加添脚價一萬兩共八萬兩轉解關門徑給折色以抵前那月餉之數然可折於八十萬之外似不可折於八十萬之内者也

因憶客歲關門兵馬視今爲少所運糧米亦八十萬逮於冬春忽稱糧絶中外倉皇議折議糴仍議陸運前車未遠今豈可更從減損哉臣比那湊脚價七千一百兩收買津倉新兵稉米五千石又收買津倉軍糧粟米六千石又東兗續到米亦近萬石加以截漕十萬所得尖耗曬揚等米大約一萬之外而八十萬之歲額庶幾可粗完矣嗚呼餉運那借關糧實係七萬七千餘石而臣自減二萬七千石亦謂餉運之事難分畛域苟可那湊通融不必堅執欵項今適於此而礙於彼豈微臣意料之所及哉兹新允截漕五萬石無論矣其多截漕糧五萬石臣實跼天蹐地惟有歸

命

皇上如以關餉緊急徑准作正開銷也惟

命如以太倉殫匱扣算津門今冬帶運例截之數也亦惟

命如兗臣之計無復之而衛及寬政也惟

命部只臣爲專擅截漕而重加譴責也亦惟
令悉聽戶部與倉場督臣共爲擬議上
請而已矣抑臣猶有說焉今歲例截關餉漕糧三
十萬石帶運遼糧三十萬石尚自不敷運額
召買東兗二十萬石尚自稽誤運期近見戶
部新題明歲津糧除帶運遼糧外截漕一切
報罷議令河南山東北照江南帶運之例亦
帶運十萬石糴本取之鑄息加派等銀北直
保河眞順廣大六府坐徵本色二十萬石俱



於原編正項銀內扣買統着山東中都遮洋
等總添顧船隻沿河允運但新運已迫於來
春而帶運尚俟於秋冬恐遠水不能救近火
也矧北直山東一帶俱苦旱荒兼事出創行
法艱慮始若不蚤爲商確取各撫按司道承
認公移刻期買運異日或糴本不給或船隻
無措又將爲東兗之續矣又戶部議覆[illegible]
多備糧料一節其蠲免香蠟及兩御史[illegible]
節省銀俱已用盡仍請
旨會九卿科道詳議則本色之措辦戶部亦稔知
難矣臣以譾劣承乏督餉區區伎倆幾何其
能爲無米之炊哉夫天下兵馬盡萃於關門
而關門安危實通於天下師行糧從庚癸堪
虞願當事者之熟思之也比歲漕艘還屯津
門所截率係尾幫守凍之餘以速回空未爲
無當其精以爲漕艘而其緒餘以爲嚴疆亦
奚不可是在戶部倉場再一酌議可耳臣謹
會同提督省直援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



史林有臺具疏以
聞伏祈
皇上念渝關師旅之倥傯察樞相籲
請之迫切迴從前督責之
明旨鑒餉運補濟之苦情一應先後截漕事宜
勑下戶部會同倉場督臣從長酌議歸於至當庶
軍興不苦於枵腹而運務可賴以措手矣等因
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八月十七日具
題本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該部便看議具奏
附戶部覆
戶部
題爲運額不敷權宜截漕謹據實披陳以候
聖裁事專理新餉山東淸吏司案呈天啓四年八
月二十七日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督理遼東
糧餉兼巡撫天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
征東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
畢自嚴題前事等因天啓四年八月二十三
日奉
聖旨該部便看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
案呈到部爲照截漕之議始於萬曆四十七
年遼陽告急兵多糧缺不得已暫借漕糧然
初不過十萬後增至十五萬二十萬今并朝
鮮且增至三十五萬矣初之截猶以爲暫也
今則漸以爲例矣初之截猶無損於京也今
則京倉空匱歲將不支矣此可竟置不問乎
上年東兗派買米二十萬石今止解五萬石
督餉部院以阻運之故又請截漕以濟其急
臣與倉場督臣酌議姑留五萬仍俟東兗解
到補還臣隨題覆去後詎於未覆之先徑截
十萬臣又不得不與倉場酌議隨准倉場囘
咨稱餉部司邊糈取之新餉召買倉部司京
庾責之漕運轉輸各有司存不容相貸兩者
並急而京師尤爲根本前此關餉之截漕也



猶以爲圖眉睫而忽遠慮又於題定之外增
截五萬爲補鮮運之欠非得已矣今又徑截
五萬從此而任意多截不須酌量不須奏
是津門可以徑行領運官亦可徑留於餉部愧
運之責完矣不知太倉之所司者何事倘京
庾枵腹輦下震驚可謂於截漕之利害不相
關耶此亦本部責任非獨倉場所宜嘵嘵矣
奏
今截過五萬石聽將指揮關建元仲禮糧四萬四

千二百五十九石零并陳起震見運内擬留
五千七百四十石零扣足五萬外其餘當令
盡數運納太倉不得擅截倘已經發運亦當
於後渝帶運之内挨數補還已截運官仍令
赴部投文領单刻日完銷無单者即不准交
收如此庶積玩知警稽查亦易矣爲此合咨
煩爲轉行天津餉部知會等因准此則截漕
之利害關於京師者甚大臣部不得不爭執
其先截之五萬應候東兗解到新餉補還京
倉其後徑截之五萬斷當起運赴京倘以既
截之說彼此觀望則領運官不能辭責當以
違
旨叅提追補者也至於明歲截漕業令河南山東
比照江南帶運之例應如前疏從寛刻報到
再議不然於今春議截未爲晚也既經題
請前來相應覆議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督餉部院欽遵施行等因天啓四
年十月初四日本部尚書李宗延等具題本
月初八日奉
聖旨是

兩年草束報竣覆覈奏繳舉劾疏

題為兩年草束報竣錢糧銷算宜清謹覆覈
奏繳並查在事召買諸臣分別舉劾以示勸懲事慨自廣寧淪陷駐師關門一切草束前取給關外者皆責辦於關內臣以督餉為職則草束亦餉務中之一事也誼無所兆曷敢推諉惟是價銀不繼催請每費呼號草束輕浮召買尤艱轉運急之則民苦驛騷緩之則馬多困踣臣實私心惴惴大以稽誤軍輿難逭斧鉞為懼茲幸薊永司道及府州縣諸臣同心拮据竭力勋勤稍完二載之難局克濟三韓之急需今當事竣一切錢糧出納完欠之數例合銷算清楚據實
奏繳至於召買共事諸臣方喫緊事臣嚴祇奉
簡書三令五申惟以薦刺鼓之於前以糾彈繩之於後若終汶汶不為分別功罪明告
皇上以示勸懲令任事者灰心爲瘝惰者藏拙將來誰復助臣一臂者哉查天啓二年分在薊鎮則薊州管餉郎中霍允猷陞任薊州兵備按察使閔宗德爲政原領部發新餉銀九萬兩分發各屬薊州先任知州鄭爵魁原領草價銀二萬九千四百五十兩六錢五分本年十一月內鄭知州物故該見任知州劉繩祖接管內除支給收草州判曹肇新等廩給工食銀六十六兩九錢外餘銀買草每束買運價九分該草三十二萬六千四百八十六束一分全完訖玉田縣陞任知縣盧承業原領草價銀三萬二千八百四十九兩五錢五分每束買運價八分五釐該草三十八萬六千四百六十三束本年十二月內盧知縣行取該致仕州同李逢春署管巳完草三十三萬一千五百九十四束一分未完草五萬四千八百六十八束九分豐潤縣見任知縣黃艮胤原領草價銀二萬七千七百兩每束買運價八分該草三十四萬六千二百五十束全完訖以上三處通共該草一百五萬九千一


餉撫疏草 卷之三

百九十九束一分巳完草一百萬四千三百三十束二分未完草五萬四千八百六十八束九分在永鎮則永平管餉郎中周之夫山石兵備副使袁崇煥永平兵備僉事張春永平陞任知府樂濟衆爲政原領部發新餉銀五萬兩又山海管餉員外郎白貽清捐助節省銀五百六兩七錢五分又永鎮天啓二年召買糧料未用銀一萬四千四百八十兩六錢八分一釐六毫五絲八忽又知府藥濟衆



清出遷安縣昌黎縣萬曆四十八年樂亭縣天啓元年未買豆銀三萬二千三百二十八兩八錢五分灤州支剩運豆脚價銀二百九十四兩又本府原存買豆未發銀五千兩又津庫積發銀三千兩又追出永鎮委官徐承勲拖欠天啓元年買米銀五百六兩四錢四分八項共計銀一十萬六千一百一十六兩七錢二分一釐六毫五絲八忽分發各屬灤州先任知州胡應聘原領草價銀一萬八千

三百三十六兩二錢六分八釐五毫五絲無束買運價六分該草三十萬五千六百四束四分本年十月內胡知州被劾該行取推官李喬崙署管全完訖盧龍縣陞任知縣劉詔原領草價銀八千七百二十一兩四錢四分四釐每束買運價六分八釐該草一十二萬八千二百五十六束巳完過草一十一萬八千六百六束取有實收附卷後城樓失火燒燬草九千六百五十束該價銀三百六十六



兩七錢巳經申明批准開銷本年十二月內劉知縣陞任該見任知縣孫止孝接管將燒燬草未發脚價銀二百八十九兩五錢并攢省銀一百四十二兩六錢四分二釐八毫買草八千六百四十二束七分於天啓三年運送關門訖不在前派正草之內遷安縣見任知縣王四維原領草價銀二萬七百五十二兩二錢九分七釐每束買運價六分該草三十四萬五千八百七十一束六分全完訖昌

黎縣先任知縣姚一讓原領草價銀二萬四千五百四十三兩五錢六分八釐五毫五絲八忽每束買運價六分該草四十萬九千五十九束四分已完草二十六萬九千二百四十束未完草一十三萬九千八百一十九束四分該價銀八千三百九十兩一錢六分二釐係老人張永禎等拖欠次年姚知縣被劾該見任知縣陳兼善接管今已追完銀三千八百四十九兩三錢八分一毫發充三年正項草價作完二年舊草六萬四千一百五十六束零外尚欠銀四千五百四十兩七錢八分一釐九毫仍作未完草七萬五千六百六十三束零見在追比撫寧縣陞任知縣黃中色原領草價銀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兩六錢九分每束買運價六分該草二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四束九分本年十二月內黃知縣陞任該見任本府同知郭宗憲署管全完訖樂亭縣丁憂知縣曹養氣原領草價銀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兩一錢五分三釐五毫五絲每束買運價六分該草二十八萬五千五百六十九束三分全完訖以上六處通共該草一百七十五萬一千五百五束六分已完草一百六十七萬五千八百四十二束六分未完草七萬五千六百六十三束天啓三年分在薊鎮則薊州管餉郎中霍允猷陞任薊州兵備右參議劉復初陞任遵化兵備按察使張樸爲政原領部發新餉銀八萬兩又本鎮原存支剩天啓元年豆價銀七千二百七十七兩三錢六分三釐二項共銀八萬七千二百七十七兩三錢六分三釐內除剩存未用銀一百八十八兩二錢三分四釐二毫一絲二忽五微俟四年買草支用外實銀八萬七千八十九兩一錢二分八釐七毫八絲七忽五微分發各屬薊州見任知州劉繩祖原領草價銀二萬三千八百九十一兩六錢八分九釐二毫六絲八忽七微五纖每束買

運價七分該草三十四萬一千三百一十束巳完草三十三萬四千二百四束未完草七千一百六束遵化縣見任知縣陳民情原領草價銀一萬九千一百九十七兩四錢三分九釐五毫一絲八忽七微五纖每束買運價六分五釐該草二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六束全完訖玉田縣見任知縣張友程原領草價銀二萬二千兩每束買運價六分五釐該草三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三束全完訖豐



潤縣見任知縣黃艮胤原領草價銀二萬二千兩每束買運價六分該草三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束四分巳完草三十一萬一千七百九束一分未完草五萬四千九百五十七束三分以上四處通共該草一百三十四萬一千七百八十五束四分巳完草一百二十七萬九千七百二十二束一分未完草六萬二千六十三束三分在永鎮則永平管餉郎中周之夫山海兵備副使袁崇煥永平兵

備僉事張春關內兵備僉事劉詔永平府知府徐廷松爲攺三次領到部銀五萬兩內兌少銀一百七十五兩八錢五分實收銀四萬九千八百二十四兩一錢六分又部劄動支遼東鹽鈔花絨銀二千九百七十兩二錢九分八釐一毫一絲又部劄動支本府屯糧加派稅契度牒銀三千四十兩三分八釐一毫一絲又山海管餉主事郭竹徵捐助搜括銀一萬六千三百七十六兩七錢九分共發銀



七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兩二錢七分六釐二毫二絲又山石道借發帑金二萬兩關內道借發撫金二萬兩共借銀四萬兩又知府徐廷松追出永鎮委官徐承勲采價銀三百五十兩又追出灤州委官李守義等天啓元年豆價銀二千六百九十四兩四錢八分三釐八毫六絲四忽又追出遷安縣天啓元年未買草銀一千一百五十三兩一錢四分三釐一毫四忽又追出昌黎縣老人張永貞等天

啓二年草價銀三千八百四十九兩三錢八分一毫又追出撫寧縣委官傅陶成等天啓元年豆價銀五百七十七兩二錢五分共追銀八千六百二十四兩二錢五分七釐六絲八忽各項通共銀一十二萬八百三十五兩五錢三分三釐二毫八絲八忽分發各屬灤州原領草價銀二萬五千一百五十三兩二錢六釐八絲四忽每束買運價五分該草五十萬三千六十四束內先任知州吳震元領



銀一萬三千兩支放各商該草二十六萬束止完草八萬九百六十九束未完草一十七萬九千三十一束本年九月內吳知州被劾該見任本府推官王策署管續領銀一萬二千一百五十三兩二錢六釐八絲四忽支放各委該草二十四萬三千六十四束全完訖盧龍縣見任知縣孫止孝原領草價銀一萬三千兩每束買運價五分該草二十六萬束全完訖遷安縣見任知縣王四維原領草價

銀一萬八千三十二兩九錢四分七釐一毫四忽每束買運價五分該草三十六萬六百五十九束本縣寄養瘦馬用過草一十八萬六百束運過山海草一十七萬五千七百六十三束二項共完草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三束未完草四千二百九十六束昌黎縣見任知縣陳兼善原領草價銀二萬二千六百四十九兩三錢八分一毫每束買運價五分該草四十五萬二千九百八十七束已完



草三十二萬五千七百二十五束五分未完草一十二萬七千二百六十一束五分撫寧縣見任知縣薛寅賓原領草價銀二萬一千兩每束買運價五分該草四十二萬束已完草四十一萬二十九束未完草九千九百七十一束樂亭縣丁憂知縣曹養氣原領草價銀二萬一千兩每束買運價五分該草四十二萬束已完草三十九萬四千二百一十五束六分未完草二萬五千七百八十四束四

分以上六處通共該草二百四十一萬六千
七百一十束巳完草二百七萬三百六十六
束一分未完草三十四萬六千三百四十三
束九分俱經各該司道查明銷算造冊前來
及查原日題派之數薊永二鎮在天啓二年
議派買草七百萬束後以部發不繼惟儘見
銀買運止該草二百八十一萬七百四束七
分巳完二百六十八萬一百七十二束八分
未完一十三萬五百三十一束九分在天啓



三年議派買草六百萬束尋減六十萬束僅
派五百四十萬束後亦儘銀買運止該草三
百七十五萬八十四百九十五束四分巳完
三百三十五萬八十八束二分未完四十萬
八千四百七束二分其輦運到關若悉縣陸
運廳先任同知李增署事同知郭宗憲見任
同知毛宗甚經手收放取有該廳印信實收
足據稍有不清即行查駁務求確當斷不容
以虛作實而等官雖於泥沙者惟是永平借

用帑金撫金四萬兩各有款項理宜補還臣
已咨請戶部而戶部不認但銀已散之民間
固難撤回草已運之關門又難扣留臣反覆
思維前項借貸原係閣部錢糧必無聽其虛
懸之理若舊價之借貸不償則新價之取索
必力而新草愈艱買運矣臣願戶部之熟計
之也乃若召買共事諸臣如原任遵化兵備
按察使今陞太僕寺少卿張樸品同卞璧才
敏吳鈞籌畫八面風生人歸大廈轉餽萬軍



司命
國有長城原任薊州兵備右叅議今陞光祿寺
少卿劉復初訐謨經
國古道照人塞徼盡作春臺之綱之紀釐剔如
臨秋鏡足食足兵原任永平府推官署灤州
印務今行取御史李喬崙秋泓嶽月天柱凌
空計裕籌邊推祥鸞於法署功高飛輓翔威
鳳於朝陽以上三臣或內轉京卿或選居風
憲雖召買劬勞臣不敢再敘外查得薊州管

餉郎中霍允猷溫如素玉潔比澄淵攄籌潤
灑項膏飽騰均賴握計朗懸氷鑑安攘咸資
原任山海管餉員外郎今陞河南彰德府知
府白貽清燭地才情矢天心跡精核以佐儲
糈不啻駕輕節縮而裕飛芻雅堪受大永平
管餉郎中周之夫腕運流霞斤揮掣電出納
明允足稱一路福星經理周詳共頌三軍慈
母原任山海管餉主事今任滿郭竹徵建瓴
雄才廻瀾勁節脂膏不染餐霞吸露同清酌
濟多端挾纊投醪共戴原任薊州兵備按察
使今陞湖廣右布政使閔宗德珪璧同貞松
筠比秀軍實供億北鄙戴有二天民瘼焦勞
南國推爲九鼎山石兵備副使袁崇煥胸富
甲兵目無醜虜詰戎礮餉幾絲腹果爭雄海
錡山鐔大豕心寒屛息永平兵備僉事張春
泰華襟期干莫氣槩靚
國事如家事儲偫飛馳軫民艱若己艱閭閻安
堵關內兵備僉事劉詔才如轉轂智比探囊



建廠置厰握郊關之命脈厲兵秣馬收安攘
之全功原任永平府知府今陞昌平副使藥
濟衆心對青天白日才驚掣電轟雷輸輓倍
勞而功高軍
國流澤獨永而春溥
畿圻永平府知府徐廷松法凝山嶽才湧泉雲
設施萬馬絕塵紛糾立解轉運三韓積命怨
勞不辭署陞運廳事及撫寧縣印務永平府
同知郭宗憲持籌全憑苦心權算不狥情面
野無凋瘵廐有騰驤署灤州印務永平府推
官王策凝冰節操遊刃才猷平反月照長空
輸輓風行巖塞薊州知州劉繩祖酬應倍覺
安閑轉輸悉中肯綮衡疲起色芻豢流通盧
龍縣知縣孫止孝慈母歌騰萬戶勞臣績懋
三韓幹濟無雙廉平第一遵化縣知縣陳民
情渾厚精明並運催科撫字兼宜時雨蘇枯
長風破浪玉田縣知縣張友程冷面向人熱
衷籌劑卓爾烹鮮美政恢平製錦長才遷安

縣知縣王四維急公不遺餘力愛民一本眞
心措注咸優輓輸獨早豐潤縣知縣黃良胤
趨事罔辭括据撫民眞切痛瘝積弊奉公窮
簷領德原任樂亭縣知縣今丁憂曹養氣思
爲牛羊求牧不令騏驥呼庚哀我殫人畏茲
功令撫寧縣知縣薛寅賓損上益下存心先本
役未爲計軍需克辦民困亦蘇竊計年來兵
馬倥傯轉輸絡繹軍需民生兩處其窮全賴
賢能司道提綱挈領調劑督催而後集事至



於餉郎白胎清郭竹徽撙節羨餘以資匱乏
知府藥濟衆徐廷松搜括積逋以佐緩急臣
之畸昆何可勝言同知郭宗憲署邑轉運克
竣攝篆收放尤明推官王策知縣孫止孝陳
民情張友程各完十分毫無掛欠飼秣甚得
其濟勞績良爲可嘉知州劉繩祖知縣王四
維曹養氣薛寅賓完及九分以上黃良胤完
及八分以上或逋負無多或兩經承買皆戴
星多勞而心血已嘔所當一體薦揚以勸來

者其他任職署事未久買運績効未彰不敢
濫收薦剡以市恩澤者也若承買未完州縣
則有原任灤州知州吳震元未完草一十七
萬九千三十一束僅完三分以上原任昌黎
知縣姚一讓未完草一十三萬九千八百一
十九束零僅完六分以上見任昌黎知縣陳
兼善未完草一十二萬七千二百六十一束
零僅完七分之數以上俱漁拖欠員役見在
立限追比然欲刻期完納難矣該臣看得原



任灤州知州今被論調簡吳震元文藻絢爛
聲動乎張買草簡頒殊多給價衆指有議原
任昌黎知縣今被論調簡姚一讓心地醇誠
才情闒汶嘗機鉛刀鮮割市草叢集爲奸見
任昌黎知縣陳兼善馭下寬柔趨事延緩一
瓠弗堪百與十室幾令九空以上三官均當
酌議罰俸其吳震元姚一讓雖經調簡亦俟
補任之後一體罰治者也再照臣嚴承乏督
餉原奉

勑書所屬兵備管糧軍衛有司官員原有年終分
別舉劾之說緣前餉臣李長庚因值遼瀋廣
寧相繼覆師因循未舉臣踵其後未敢創行
若更不逐事
奏繳分別功過則督餉真贅旒而
簡書成故紙矣此臣萬不得已之苦衷不妨明告
中外者也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接遼軍餉事
務巡按監察御史林有臺合詞上
請伏乞



勑下該部再將二三兩年發過銀兩運過草束數
目逐一覆查明確應開銷者開銷應追抵者
追抵應補給者補給并將有功司道府州縣
官霍允然等分別紀錄怠玩州縣官吳震元
等酌議罰治庶勸懲彰明而人心競奮矣爲
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具
題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附戶部覆
戶部
題爲兩年草束報竣錢糧銷算宜清謹覆叅
奏繳並查在事召買諸臣分別舉劾以示勸懲
事專理新餉山東清吏司案呈天啓四年九
月二十四日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督理遼東
糧餉兼巡撫天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
征東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



畢自嚴會同督餉省直巡按監察御史林有
臺題前事等因天啓四年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爲照關門之馬懸命於薊永之草馬不可
一日無草則薊永之不可一日稽悞也明矣
謂宜當時領銀當時召買當時督催一年完
一年之事一官完一官之局臣部寧慂一字
之褒以彰急公而何薊永有司怠緩悞事者
更煩屈指耶臣照督餉院部疏開查出天啓

二年派買未完如薊州則王田縣知縣盧承業及署印州同李逢春未完草五萬四千八百六十八束永平則昌黎縣知縣姚一讓未完草七萬五千六百六十三束天啓三年派買未完薊州則知州劉繩祖未完草七千一百六束豐潤縣知縣黃良胤未完草五萬四千九百五十七束永平則灤州知州吳震元未完草一十七萬九千三十一束遷安縣知縣王四維未完草四千二百九十六束昌黎



縣知縣陳兼善未完草一十二萬七千二百六十一束撫寧縣知縣薛寅賓未完草九千九百七十一束樂亭縣知縣曹養氣未完草二萬五千七百八十四束通共二三兩年薊永兩鎮未完草五十三萬八千九百二千八束夫論各州縣拖欠之草束雖有多寡之殊拖欠之官亦有去留之異然總之皆未完錢糧也似未可一律相等亦當使知懲前警後劉繩祖王四維薛寅賓俱係見任所欠無多勒令催完曹養氣已經丁憂令接管官催完俱免其罰盧承業姚一讓吳震元已經調轉然積欠甚多應査今任何官再行罰俸三箇月黃良胤陳兼善俱係見任應行住俸俟完日開復至于道府等官雖無召買之責而所屬拖欠至此則其督催之不嚴可知今限以十二月終爲率如能督催所欠州縣全完則該道府與急公者一體同薦如過期猶作不了則該道府與悞事者一例同罰夫然後功



過各得其宜而上下共成其事也其追完草束併存剩銀一百八十八兩俱作五年應用之數而臣部於應發銀內扣除前數州縣有舊欠者新派量從少減以免怯夫重擔之苦

旣經題

請前來相應覆

恭候

下臣部行文薊永二道作速催督定限十二月終報部臣部再行舉劾施行等因天啓四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戶部署部事左侍郎陳大
道等具題本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是

原缺第五七葉



各司道覆查確數去後今據山石道袁副使
呈稱本道前具糧料草束數目呈詳此特計
防守之數殊未及進取之數而內部則已厭
其多今本道安敢更端而說然事有固然機
所必至說明則相商而相爲含糊則此悞而
彼躭通共兵丁卽進戰與固守不能過十四
萬此外無調取無用處且亦不便於養度天
下之物力止此也若馬則異焉本道向以四
萬匹爲約關外三萬關內一萬此居常守法
也今則決意進取矣昨准總鎮劄稱七萬矣
必欲用之安得限之想九月方可齊從九月
算起至來年九月止太約以四萬五千置之
關外除採辦秋青兩月每馬日一分應銀二
萬七千兩餘俱折乾不必給本色以防買馬
多而草必騰貴自十一月起至明年三月終
止每日支草一束折銀五分月該銀六萬七
千五百兩五箇月該銀三十三萬七千五百
兩四五六七八月放青每日仍其四分之支

每月該銀五萬四千兩共該銀二十七萬兩以關內二萬五千言之秋青兩月每日犒賞一分該銀一萬五千兩十一月起至三月終止每日本色穀草一束月該草七十五萬束五箇月該草三百七十五萬束派薊永收買每束價銀五分該銀一十八萬七千五百兩四五六七八月放青每馬日支折色銀四分該銀十五萬兩一歲通計該馬草銀九十八萬七千兩若糧料如前議不復增料豆前所



議外更增進取之馬三萬料則稱之留一萬五千於關門上半年每馬日支四升下半年每馬日支三升又該增運料豆一十八萬九千石於關內一十八萬九千石於寧遠通前議料豆外又該加運三十七萬八千石此內餘之則可積爲下年少之則馬飼而無以克敵等因到院據此爲照關門馬騾舊額三萬匹頭今新調續買到巳盈四萬卽以此見在四萬爲額每匹日支草一束四五六七八月

放青五箇月該道前議每日給折色三分軍士萬口嗷嗷閣部出示仍准四分共該銀二十四萬兩九十兩月採打秋青每兵日止犒酒餅銀一分共該銀二萬四千兩其十一十二正二三五箇月關外馬三萬匹俱給折色每匹日支四分共該銀一十八萬兩關內馬一萬匹每匹日支草一束五箇月共該草一百五十萬束此見在之實額所當照數分別本折解關以待芻秣之急需者也又據該道



呈稱閣部見行各鎮調集及發銀委官市買又務足三萬新舊共七萬匹除前舊額四萬匹外新增三萬匹照該道所議放青四五六七八五箇月每匹日支四分採青二箇月每匹日支一分十一十二正二三五箇月每匹日支五分通共該新舊[illegible]十二萬三千兩自九月爲始至次年九月通計一歲之需此新增之數亦宜蚤爲計處預備者也但邇來倉庫空匱無米難炊一時遽難措處姑以新

舊六萬匹爲計所需芻秣確宜周備其餘一萬匹俟調足日另行咨請似亦酌緩濟急之誼也寧儲芻以待秣毋俟駿以空槽庶幾戰守足恃而進取攸賴矣等因咨覆到臣該臣看得買草之役責辦關內二載於茲增減先後不常酌派調停非易然穀草爲戰馬所必需而薊永則派買所必及葢薊永附近關門雖民力凋瘵難堪然舍此不派其道無繇也今樞輔關撫奬率三軍將爲恢復三韓之舉



此正厲兵秣馬雪恥除兇之際矣微臣職掌所關敢不竭力駑鈍整備芻糧以襄撻伐之偉績哉及查關門馬匹舊額不滿三萬前據山石道詳議增爲四萬以三萬防關外以一萬留關內自今年十一月起至明年三月止關外者支折色關內者支本色不過買草一百五十萬臣計薊鎮途遥或可免派而永[illegible]獨力擔之有餘裕也邇來關門調買[illegible]集靡至又新增數萬矣夫關門舂月馬騾[illegible]至三萬二千七百匹頭今所續調續買他且無論但就先兌冏馬三十匹又將續兌冏馬四千匹已盈四萬之數況於各邊抽調兵馬奉有

明旨督責秋冬之間旦晚畢至而關門自買者又復不貲則山石道以七萬爲言雖覺稍奢而關撫以六萬爲率亦事理之所必至也第增一馬即增一馬之草料豈其餐風飲露而不叅爲計者姑以馬草言之據山石道所議本



折草價共該銀九十八萬九千兩關撫所議亦復稱是較之客歲經費頓增一倍而贏本折重大措處艱難言念及此心膽墮地惟是折色草價隨餉給發此戶部之事也臣不敢越俎而持籌本色草束請價召買此微臣之事也臣自當及時而料理竊計兵以進取爲名則關內何事乎多馬以重困薊永之民大約二萬匹足矣自今年十一月以至來年三月共計五月每馬每日一束計二萬匹約該

草三百萬束足矣草而至三百萬束也決非永平一府所能充辦仍當派之薊鎮同爲協濟此不再計而决者臣查客歲草束原題派草六百萬後減六十萬止派五百四十萬內薊鎮一百九十萬永鎮三百五十萬後儘部發見銀及借用帑金撫金并搜括稅欠節省羨餘銀共得二十萬八千餘兩分發買運薊屬該草一百三十四萬餘束其未完者僅六萬二千餘束永屬該草二百四十一萬餘束



其未完者計三十四萬六千餘束薊之視永其官民之勤惰地方之肥瘠可知也今歲馬草共派三百萬束在薊地饒而路近應派一百二十萬束在永地疲而路遠應派一百八十萬束至價值一節客歲薊鎮因屬原酌道里遠近爲差等薊州每束五分遵化玉田每束各六分五釐豐潤每束六分永平六屬槩以五分爲準臣已再四

題明俱有成例無容增損今薊遵玉豐四處各當派草三十萬束牽搭而論每束當以六分五釐計算該銀七萬八千兩其永屬六州縣派草一百八十萬束每束五分共該銀九萬兩通共該草價銀一十六萬八千兩第穀草熟於西成目今九十兩月政其收買之期過此則騰貴矣賤時不買而貴時乃買之有時不買而無時乃買之年來舉措率多出此[illegible]緣計曹仰屋之艱遂致小民剜肉之苦今[illegible]草價不多時日已迫所望戸部亟爲那發[illegible]



給二鎮乘時買運以充戰守之需決難再有恡吝者也獨念比歲買草折乾一弊牢不可破有等積猾冒領草價入手盤究百出營謀通神故一州縣也有幾人在本地量買本色有幾人在關門通同折乾而且以塞責者一委官也有多取百姓之[illegible]而減給軍兵之折價展轉而覓利者一支放也有領紅單到手誘令軍兵折乾者並原收見在之草堆作爲後來運去之草實數者稽查防閑有犯重懲

則陸運廳及各州縣有司不得辭其責矣逮
事例一項尤爲弊竇從來並無一官一吏輩
送穀草一束一莖到關不過商同奸委猾胥
折取過關實收餉司明知而不暇問遡撓每
十減二之例公帑陰爲蠹蝕功名恣爲提取
大可惜也今若痛鑒前車惟當盡行禁革此
外不拘關內關外多令營兵採打秋青用備
缺乏不惟日省月試之勤務觀[illegible]癰比[illegible]之
狀俾雲錦成羣者無骨高於枵腹是在關門



道將加之意耳乃若折色確數則又有可言
者每歲四五六七八等月有放青[illegible]折色尤
十兩月有採青之犒賞在關內[illegible]有定例矣
在關外者前山石道原議放青月分每日給
折三分後以軍諱四起關部仍准四分其關
內應給穀草月分關外不支本色[illegible]支折色
初郭主事呈詳關部批定每束准[illegible][illegible]分及
近查郭主事交盤冊稱每束[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止給
四分近准關撫咨議亦以四分爲定[illegible][illegible]山

海餉司依時呈請按月給發所當永著爲令
不得移易加增者也又山石道所議料豆頓
增三十七萬八千石尤覺令人躊躇無措客
歲關門馬騾不滿三萬料豆以四十萬石爲
額今馬騾一旦增至六七萬料豆何從出耶
今歲合眞保河三府與津門司道府廳竭歷
收買尚未能完四十萬石兼以畿南一帶旱
乾異常俱無豆苗豆又何從出耶今歲五月
臣曾具題



請發銀五萬餘兩收買高糧十萬餘石部覆不允
茲時將停運復議增豆豆又何從出耶卽令
有豆尚艱轉運況豆且告匱也卽令有銀且
難收買況銀且全無也但糧米可折而料豆
不可折折則倒斃相繼向來關部持之頗力
而臣倉卒無所得豆目今山海灤樂豐玉之
間頗覺豐登有熈穰樂利景象但與戶部速
捐銀十萬兩分發薊永二鎮趂時收買以備
冬春陸運庶幾稍有補濟臣茲減派薊永草

東寬恤民力政以預爲買運料豆之地如必
取辦海運無米而炊非臣智力之所能及矣
祇有延頸以待
斧鑕已耳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撥遼軍餉事務巡
按監察御史林有臺合詞上
請伏乞
勑下戶部再一覆議亟將本年分召買草束三百
萬價銀一十六萬八千兩刻期速發以爲召
買之用而又再發銀一十萬兩轉給薊永二



鎮收買新增料豆接濟乏絕其於嚴疆飼秣
亦重有利賴矣臣等無任激切顒
請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具
題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 預計天啓五年關鮮糧料疏

題爲預計天啓五年關鮮二運糧料實數懇祈
勑行覆議以便先期料理事臣查接年舊例一切
轉運糧料必須預爲計算題
請奉
旨下部擬議確有成畫而後奉以從事自今時屆
秋杪今歲運事業已將報竣矣光陰篤速轉
盼便是春和糧料浩繁戟手尤艱措辦且截
漕召買政在茲日機會一失追悔何裨況樞



輔慷慨當關師武臣力漸成金湯之勢佇奏
恢復之勳假令糧料接濟不前則進何以摧
鋒而退何以固壘誰實督餉而致若是臣之
肉其足食乎惟是譚運務於今日益難言之
曩也庾藏尚可撑支而兵馬糧料之數差少
固已廩廩憂不給矣今也物力倍覺匱詘而
兵馬糧料之數殊夥安能源源可常繼耶臣
以至愚至陋之才肩至艱至鉅之任事權弗
一議論滋紛以銀兩則請之戶部而未必其

隨請隨得也以糧料則派之省直而未必其
隨派隨應也三年以來發過關鮮二運糧料
幾四百萬不啻墨渝頴秃舌敝唇焦僅無償
事今臣之筋力已竭而事亦日難一日矣然
臣與司道各官悉心商確隨事講求不自諉
於霧肘捉襟而勉圖於醫瘡剜肉權其多寡
緩急之數而輕重布之以斟補濟於萬一豈
容無説而處於此臣請縷陳於前
皇上試垂聽焉欲諭糧料之數先諭兵馬之數臣
查山海之兵客歲原連班軍以十四萬爲計
而班軍非竟歲之支也故米僅議九十萬石
今則各邊徵調絡繹而至主客官兵額已盈
十四萬而班軍之二萬有奇又在外矣恐九
十萬石未必足用而九十萬之外量增十萬
亦勢所必至者也客歲馬以三萬爲計實不
滿三萬也故豆僅議四十萬石今則各邊調
集與市口收買及關寺充發之馬據山石道
副使袁崇煥山海鎮總兵馬化龍開報咸以



增至七萬爲言即關撫來咨亦慮芻料難措
定於新舊六萬匹則馬數六萬乃確不可易
者馬增則料亦增縱不能全加一倍而於原
額四十萬之外量增三十萬又勢所必至者
也平遼總兵毛文龍海外俘馘屢報奇捷軍
威漸振餽餉難緩則原額二十萬之糧料即
難議增斷難議減所當蚤爲區處發運者也
此關鮮二運糧料之大較也以關運糧米言
之查天啓四年天津例截漕糧二十萬省直
帶運遼糧三十萬揚州續解米五萬東兗召
買米二十萬又屯撫屯院屯米並漕糧尖耗
共湊五萬後因東兗解米不滿十萬臣遂捜
括舊糧五萬又請續撥漕糧五萬戶部先發
銀八萬於山海餉司照例每米一石作價八
錢後借充折餉用訖而折東兗米價七萬兩
又令津門加銀一萬兩共作米十萬石以抵
前借關門折餉之數此九十萬之原額也今
天啓五年之米又非原額可限當以一百萬

[illegible]矣但就中截漕召買事宜邇來情態日
[illegible]張不一大費折東如省直帶運遼糧三
十萬
廷議久定行之已經四年毋庸置喙但近有浙
撫題留充賑六萬三千石臣已酌議咨部似
當於漕糧內通融撥補者也其天津例截漕
糧二十萬近該戶部題議京倉空匱不容議
截欲於河南山東北直等處并毛帥十萬石
共三十萬俱行派買帶運臣思漕糈固繫
國家根本而遼餉亦關
宗社安危一內一外之間恐難觭重觭輕況創派
於省直一時未必遽辦即其來也亦必遲至
夏秋而明春初運便須糧六七十萬截發何
資況一東省也既有舊派東兗之二十萬又
有新派河南山東之十萬一北直也既有舊
派料豆之三十萬又有新派粟米之二十萬
芻糗蒼赤何以堪之臣前已具
[illegible]陳其不便部尚遲疑未覆如必邀西江之水



以活涸鮒必無幸矣則例截二十萬仍從舊
貫似萬難改移者也淮揚召買二十萬昔年
原設淮津道臣宋繼登顓董其役後議裁併
歸於督餉道臣錢士晉獨是道臣一身豈能
倏往倏來彼此兩顧以故二年僅買十萬而
三年遂成廢格矣且淮揚之米率係紅秈稍
久則色黯黑號爲被甲運之關門軍咸吐棄
又繇淮揚而達津門過洪過閘兼避漕艘水
淺舟膠強半守凍徒供委官船戶之侵蝕耳
更聞彼中僉派官者無異探湯兩載拙欠尚
未結局似難復令召買不若即行議罷之爲
便也東兗蓮妖之後瘡痍未起兼之天時亢
旱千里如焚蠢爾餘孽又復弄兵潢池今歲
召買二十萬止以一半應命民力不贍亦可
見矣儻再如數派買仍踵故轍豈不誤事竊
計二十萬之舊額止可派買一半餘少一半
不若另行設處之爲便也夫淮揚二十萬東
兗一十萬既免其派買矣則所少三十萬之

米將安出乎微臣蒿目而憂借箸而籌竊謂當如部議河南山東北直派買之說師其意而少通其變查得臨德二倉每歲共收預備米一十九萬四千四百石內臨清倉收山東米五萬四百石河南米六萬石德州倉收山東米六萬石河南米二萬石名為預備原非坐支所以待

國家不時之需者也邇年久貯弗用於是積猾納戶包攬歇家一味打點衙門鑽求書劄上倉米石俱係攙糠插水曾未踰年輒成紅腐州縣有司又或視為不急之務逋負相仍撤催弗顧查前餉臣任內曾准部咨發臨清倉米十五萬抵津但中途既有漂折轉運又復不堪後遂中寢今若於臨德二倉擇道里稍近者斟酌算派共改撥津米十萬石令各州縣差委的當員役徑自解津交納如東兗解米之例米既鮮潔數亦充盈計莫便焉視之紅腐於倉厫拖欠於州縣果孰得孰失耶是則以舊餉而改新餉可以抵東兗停買之十萬亦可以抵部議河南山東帶運之十萬匪直一歲可行殆歲歲可行也若部議北直眞保等六府共坐徵米二十萬眞定五萬保定大名各四萬河間廣平各三萬順德一萬雖經題奉

欽依但眞保河三府見在買豆恐難重派今議大名買米五萬石廣平買米三萬五千石順德買米一萬五千石共十萬石俱查原編正項銀內坐定扣買各府逼近小灘水路可通與令自行顧覓小舟徑解津門轉運不必又分運弁多經一手致滋需索虧折之弊再不足者查有漕米餘耗屯田粒白可得二萬而津門亦自買米八萬價聽戶部給發以上三項共二十萬亦可以抵淮揚停買之數也此外尚該米十萬石仍照今歲發新餉銀八萬兩折解關門支放而百萬之米額完矣以關運料豆言之查天啓四年運豆眞定河間二府

各買運豆十萬保定八萬屯撫高糧二萬天津自買八萬加以津倉舊豆二萬此四十萬石之原額也今天啓五年之豆又非原額可拘當以七十萬爲額矣馬匹既增秣飼自倍揆情度勢薊鎮遼巳除天津召買豆八萬屯撫高糧二萬俱照舊外其真定於原派十萬外量加三萬河間於原派十萬保定於原派八萬外各量加二萬尚少豆二十五萬撿查往牒前餉臣李長庚原派永鎮買豆二十萬薊鎮買豆十萬霸州道屬買豆五萬密鎮買豆三萬卷案具存值茲遼餉緊急仍當做而行之今年薊永一帶頗稱有秋即買此非厲也臣前於議派草束疏内已經題

請銀十萬分發薊永則今歲以内永鎮該買豆十萬薊鎮該買豆五萬接濟四年不足之數而五年額派難再求多永鎮止可買豆十萬薊鎮止可買豆五萬兩年合算其於先年派額恰相脗合若霸屬仍買豆五萬密鎮仍買豆



三萬斯不失原派之遺意也但薊永密三鎮皆可徑運關門而霸屬仍抵津轉運事體固微不同耳至於各屬料豆如果召買不前許以高糧代之止准十分之三不許過多尚少二萬容臣於各府積逋舊豆搜括補綴而七十萬之豆額亦完矣以鮮運糧料言之今歲鮮運二十萬石去歲毛帥自

請截漕十萬今歲部覆續截漕五萬補還借發關運之數其餘不敷臣委海運遊擊張性徵等赴登收買豆蒭兌發海船找足則今歲仍應照例截漕十五萬以俟新漕其登萊五萬即着彼中州縣分認糴買仍候鮮運頭幫回空兌發完局糴本脚價俱聽部議給發既使拮据勿遺賠累此在登萊道府州縣所當同心戮力以餉異域而鼓敵愾者也夫有召買則有召買之糧價而糧價亦有當預討者天津斥鹵之地所需糧料率皆仰給隣境今値齊魯告饑商販畧足日來時估每米一石價至

一兩有奇每豆一石價至六錢有奇推而及
於薊屬并眞保等六府市值翔貴不卜可知
大約米非每石一兩不可豆非每石六錢不
可計買米十八萬豆四十八萬共該銀四十
六萬八千兩如有雜項可動即動雜項如果
雜項不敷即請部發而津門之糴本則皆仰
給部帑總望蚤給用濟然眉東兗向動新餉
仍聽自爲銷算今歲報價尚在八九錢以上
況值荒亂之後價尤騰沸斷非七錢可買亦
宜定限一兩之內者也永平豆價今歲買運
每石七錢爲率巳有成例計豆十萬石約該
銀七萬兩然薊鎮離關較遠而密鎮離關更
遠難以律齊計薊鎮買豆五萬每石加銀二
分該銀三萬六千兩密鎮買豆三萬每石加
銀三分該銀二萬一千九百兩始可得其平
耳登萊鮮運豆蒭五萬每石以五錢計該銀
二萬五千兩前項價銀悉令各道府呈詳臣
爲咨部請發勒令差官赴領而臣仍酌定其
時估綜覈其完欠催促其飛輓磨勘其實收
如是而已矣價值雖定若各有司能委曲節
省據實申報定行破格薦揚從優敘錄以爲
憂
國急公之勸此又各屬召買糧價之數也有海
運則有海運之脚價而脚價又有當預計者
關餉一百七十萬內除折米十萬不用脚價
又除薊永密三鎮料豆一十八萬自買自運
抵關交卸外其在津發運者共一百四十二
萬姑以抵關每石脚價二錢計算該銀二十
八萬四千兩鮮運糧料在津兌發十五萬每
石脚價四錢二分該銀六萬三千兩在登兌
發五萬每石脚價一錢七分該銀八千五百
兩其他關鮮二運尚有各官廩糧之費車脚
葦蓆之費鮮運仍有買布之費共須雜用不
下三四萬金舊例或取資新餉或待用輕齎
亦當併爲給發者也此又關鮮發運脚價之
數也總計津門東兗與順廣大三府買米二

十八萬該銀二十八萬兩津門霸屬與眞保
河三府買豆四十八萬該銀二十八萬五千
兩薊永密買豆一十八萬該銀一十二萬七
千九百兩登萊收買鮮糧五萬該銀二萬五
千兩通共召買價值銀七十三萬九百兩津
發關運脚價二十八萬四千兩津發鮮運脚
價六萬三千兩登發鮮運脚價八千五百兩
通共海運脚價銀三十五萬五千五百兩加
以廩糧車脚葦蓆等項約三四萬而刻造舟



楫之費不與焉通共該銀一百一十餘萬兩
嗟乎艱哉顧臣所司者轉運之事獨以當局
而供關鮮之呼臣所不能司者錢穀之權難
以越俎而代司農之責如截漕一事查天啓
元年三年津淮兩次俱會截至五十萬今除
帶運遼糧外遼言關鮮二運所截纔三十五
萬遼警孔棘
五位宵旰需餉旣多雖有金錢何地收買況其無
也臣極知太倉告匱然似不妨量行抽那以
爲軍興之助昔年京軍原有四十兩月支於
折色之例尚可遵習大冀剖破藩籬不必強
分畛域是臣所覬望於督倉者也關鮮二運
所用買價運價固屬不貲然臣因兵計糧因
馬計料因糧料而計買價運價未嘗先自處
於浮濫而待人爲澄汰者也臣極知計稍告
窘獨此關鮮二運似不得不以實應又不得
不以全應儻更專議裁節半屬虛懸荐朝三
暮四之術作鏡花水月之觀其有濟乎必待



馬瘏士痡而後諉咎焉即齏粉微臣奚裨也
是臣所仰丐於主計者也若召買多擾於民
間而調停實繇於司牧要在公平貿易使民
各有寧宇刻限解納俾官獲藉轉輸斯兩利
之道耳今或強買不依市値賒借竟成空賫
則窮簷無控而虐民公移東之高閣督催竣
如充耳則軍需靡貲而病
國爲虐爲病無一而可在良有司必不其然
功令具存誰能曲貸是臣所申飭於承買州縣

者也登萊糴買鮮糧不過資其一臂之力令
歲委官赴彼有司多不照管秦越相視甚且
而從背違出示遏糴明歲容臣將銀徑發該
府轉發近海州縣責成收買即津門亦不必
更議差官矣如再漫不經心臣惟執白簡以
繩其後耳是又臣所告誡於登萊郡邑者也
微臣即緯有心雨粟無策當茲兵馬愈增而
糧料益少轉運滋多而維日不足真如身坐
漏舟之中燒屋之下諸所條畫嘔血披肝
明明在上濟濟在
朝儻念區區願
請非臣一身一家之事無靳引手比於救焚拯溺
披髮纓冠之誼豈直微臣獲免於戾將軍
國實受其賜矣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援遼軍餉
事務巡按監察御史林有臺具疏以
請伏祈
聖明軫念軍需重務
勅下戶部亟為覆議應截漕糧照數截留入倉以



備春運應撥臨德倉米行令該倉查明州縣
確數依期派運應於天津薊永密覇及眞保
河順廣大六府與東兗登萊四府收買米豆
有正項雜項新餉者照數扣留支用無則速
為找給或准動支舊餉亦可通融銷算仍冀
天語叮嚀昭示中外咸知巖塞危急原非得已之
役務令彼此同心委曲共濟併行各該撫按
協力督催俾各有司竭歷趨事無違程限若
夫關鮮脚價即不敢瑣瀆一時亦須約略大
數仍照今歲之例或撥派淮揚山東或取給
戶部新庫蚤為酌定按期支給庶令關鮮數
十萬兵馬藉以餬口不致呼癸斯亦疆圉之
至幸也臣無任惶悚激切願
請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九月十七日具
題本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該部便看議具覆

關兵進取芻料闕乏疏

題爲關兵進取芻料闕乏懇速發價買運以濟
恢復大計事案查本年八月二十八日該臣
會同巡餉御史題爲酌定本年冬春關門馬
匹草束數目并議加增料豆祈
勑裁時發銀以便料理買運事内請
勑下戸部亟將本年分召買草束三百萬價銀四
十六萬八千兩剋期速發以爲召買之用再
又再發銀一十萬兩轉給薊永二鎮收買新
增料豆接濟乏絶等因續奉



聖旨戸部知道欽此該臣靜聽
題覆間續於九月内准
欽命督師少傅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孫承宗咨爲豫儲糧料以濟緩急事
内開據山海鎮總兵官馬世龍呈照得關門
兵馬雲集所需芻糗爲數不貲乃糧料發自
天津運之海上草束坐派附近州縣買運赴
關必須備之平時方可用之倉卒今時已秋

半海水尚平乘風鼓樝截運無難民間刈穫
在時草束收買尤易政宜趁時買運以需冬
春之用若再遷延轉瞬交冬海風日硬海運
難行再或草束派買後時轉運愈遲愈誤以
致軍兵枵腹恐饑馬騾骨立餓斃
廟堂發安家重價募調兵丁招買馬匹終以無資
賠餉瘦損病死致
帑金空付一擲精銳盡爲消磨遇有緩急將何
恃乎本鎮職司戎馬不得不急爲先事之備



業已將見在軍兵馬騾總計月月該糧料草數
通行約算以至明春的派該運庶預備自可
按時給發而臨用不致匱乏之虞然此特就
見在月給之數而言倘興師有期或奴虜西
向則師行糧從備儲又宜借之須蚤爲計處
毋致臨渴掘井日前急著莫踰於此據此該
本部看得遼餉本折開分別鎮積漸以來
遂使關門獨當多貲之名卻偏受不支之患
即如糧料額數去冬未得給足入春以來痛
心疾首目今爲急之計責衙門業已悉殫心
力大爲籌畫據該鎮計算冬春所需似必不
可緩者所望及時預備運糧買草亟爲定計
庶儲蓄先周於平日取給不匱於臨時夫兵
一動更有急需多方曲計百借前籌相應於
該鎮揭開關門內外兵馬按月所需糧草數
目一併備開咨會煩爲查照速行預備施行
計開五部各營并芝蔴灣兵丁一十萬五千
八百三十五名每名每月該米五斗本年十



月起至次年三月止計六箇月共該米三十
一萬七千五百五石奉調未到關兵丁二萬
五百四十名每名每月該米五斗本年十月
起至次年三月止計六箇月共該米六萬一
千六百二十石以上共該米三十七萬九千
一百二十五石關外見在馬騾一萬五百八
十匹頭關內見在馬騾二萬七千四百八十
匹頭每匹每月該料一石二斗草三十束本
年十月起至次年三月止計六箇月共該料

豆二十七萬四千三十二石該草六百八十
五萬八百束奉調未到關門馬一萬八千二
百五十匹應買補馬騾一萬三千七百八十
匹每匹每月該料一石二斗草三十束應買
補駝五百八十隻每隻每月該料二石四斗
草六十束本年十月起至次年三月止計六
箇月共該料豆二十三萬八千九百六十八
石該草五百九十七萬四千二百束以上共
該料豆五十一萬三千石該草一千二百八
十二萬五千束又准巡撫遼東山海等處提
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喻安性咨據山
石道呈准平遼將軍馬鎮守手本亦為前事
該本道看得遼歲糧料草束已經本道議申
特未及新增及新調之馬今馬總鎮議請前
項兵馬糧料草束約定總數移會前來相應
請發以備急需總之寧有餘勿不足有餘可
省下年之運不足便貽近日之憂祈本院轉
咨天津照依議定兵馬糧料草束數目作速



運發關門以備冬春急用緣繇到院據此該
本院看得關門十萬之師不懼強胡勁敵獨
憂糧詘芻虧望救津門奚啻霖雨今據鎮道
扣日而算自十月起至三月止共該米三十
七萬九千一百石料五十一萬五千石草一
千二百八十二萬五千束此半歲士馬之需
關門十萬生靈之命儻不及時運發轉眼風
寒海船守凍六箇惟有枵腹待斃而已焉望
其衝鋒禦敵哉寧多備以省來歲之輸毋詘
額而貽目前之患儻師行有期猶當倍備以
壯軍威者也既經該道具呈前來相應亟催
煩請押將前項應海運糧料及時催督星火
趲運應陸運草束趂今收買作速轉輸務足
冬春之用毋致庚癸之呼造禍危疆勿淺鮮
矣又准關撫咨為議買草束事據山石道呈
關門兵馬屯集需草甚急發青之月已過[illegible]
青只秋末冬初十一月朔日後積草而支[illegible]
草矣每馬每日一束四五萬馬將每日四[illegible]

萬束即關外折色關內本色半本半折亦每
日二三萬束非冬前運積何以備一歲之用
乎千方百計欲買無銀有銀難買者此馬也
數月無草便可委之溝中而戢翼斂毒之奴
乘我芻糧之不繼而逞邊事其殆矣封疆安
危繫於兵馬兵馬強弱懸於糧草故買草一
事又當與餉銀料豆並催者也到院據此為
照衛餉[illegible]全資馬力所以草束關門原無
儲積放青已過斯不日攢槽將何支給況



一歲之用又在今冬若非預買安克有濟合
咨前去煩將前項草束作速議買施行等因
俱移咨到臣准此該臣查得先該臣於本年
五月內因關門兵馬愈增歲需糧料愈夥題
請再酌原派糧料額數嗣准部覆謂關門見
在馬騾三萬即以三萬為額每月止於給豆
九斗至放青月每日應減支一升一馬一歲
合算該支豆九石以三萬匹計之共該支料
二十七萬石則四十萬之豆不尚餘十三萬

乎縱然誚買足於四萬而捐此十三萬以供
之亦尚有餘若云每匹必支一石二斗至放
青月該減支九斗原非邊關定例似難責以
必應等因臣已通行關門司道共為遵守今
據道鎮所議放青之月月支九斗冬春之月
月支一石二斗似與部議不合該臣復行文
於山石道查議大都謂渝關係
京師門戶恢復係寰海安危忝司督餉所不嘔
心瀝膽以從事者非夫也淮是糧料匱竭既



難無米之炊海運將停豈能不脛而走近聞
關兵共十四萬加以續截糧米所欠不多猶
有折色可以接濟關馬共六七萬比舊頓增
一倍約計料豆所費不貲令人扼腕無措手
處又前部議馬料止支九斗而今冬春欲支
一石二斗每馬增出三斗為數甚夥不如仍
守九斗之額以圖接濟並一切糧料草束事
宜仍為從長酌議去後續於十月初旬據山
石道呈查得九邊之馬俱十二十五作價今

山海馬俱十八兩蓋揀買最壯而大者日非
四升斷不可以飽而諸同事且欲長年支放
本道攖衆論而給九斗於放青之月況時方
用兵正未敢議也兵馬到關日多無所不仰
給其可爲之較縈簡箽緩急必就其緩且簡
以求易應蓋時勢已至如此所以鄙天下之
物力耳令但求得如春間所議米九千二萬
一千石豆五十萬四千石便可強不足爲足
何者兵馬即不止於千一萬而關外之屯亦



薄收可以供其乏再則米不足而折放一二
月斛給四錢尚可行者如更歉於所議之數
則本道不知矣若飼馬之料豆必不可省茲
出塞往還千里凡驃壯之馬遂耐乘其失養
者皆鞭策不起夫減一養失一馬也失一馬
累一軍也今冬撙槽餧養務期必壯以爲來
春計撥地方之物力派二萬之馬於關內自
十月以至三月應用草三百萬束料十四萬
四千石斷不可少此本道之性命而飲食若

無此便不可以爲生惟蚤圖之而關外五萬
馬之折支亦不得緩而瘠之也行營至十三
站顧人馳報總之事求其豫物不厭多皆與
諸將帥議定而行非敢草草又准關撫咨照
得大兵已至錦州意在相機進取惟是糧餉
缺乏料豆爲最刻今海運時日有限陸輓接
濟宜先兵行糧從關係甚鉅合咨前去煩請
軫念糧料乃十萬士馬生死所關將海運起
發者速請督催各州縣分派召買者星火趲

運以續六軍之命等因復咨到臣爲照關門
將兵秣馬以圖恢復之舉此
宗社封疆之關而中外所爲諸臣以須者也顧推
鋒陷陣須賴戰馬而宿飽騰驤尤資芻料關
門戰馬春月曾以三萬計而今且增至六七
萬矣關運料豆原議止於四十萬今據山海
鎮道所計則冬春半歲已該豆五十餘萬矣
部議每月支豆九斗放青仍減三斗今則夏
秋既支九斗冬春且支一石二斗矣草束合

本折而算共該一千二百八十二萬五千束折色可以隨餉支給而本色又非倉卒可辦矣臣前議於額豆四十萬石外再請銀十萬兩於薊永收買料豆以備匱詘之用又於關外馬草支給折色外再請銀十六萬八千兩於薊永買運草束以飼關內之馬葢往復叅酌揆時度勢萬不得已而出於此在關門方意存乎見少即微臣尤慮切於愆期不意值部印之塵封致啓事之高閣荏苒月餘尚無成議居諸虛度買運無期可為廪廪者此矣轉盼仲冬即索草於臣臣何以應素料豆告匱而索豆於臣臣又何以應乎關門兵馬麟集方在進取急需料草以備馳驅與尋常守禦者大是不同此關撫與山石道身在行間心憂士馬而惓惓以料草為言者也近見兵部具題各邊兵馬亦且絡繹前來俱視關門為駐足地當長途困憊之餘值逆旅荒凉之際冬月水冷草枯既芻牧之難求春月伏櫪懸槽將撻伐之何賴微臣旬月以來望眼欲穿觸藩無計將問之津門乎津門之腳價取給於淮揚者尚有數萬之拖欠船戶嗷嗷索二運三運腳價尚不可得安所得銀而買之將問之關門乎客冬草價不敷那借關門帑金撫金共四萬兩原擬請銀抵補逮後咨請未獲題

請未覆閣部道廳屢次移文催討臣實有靦面目譬之貧窶之家逋債不償則人無復稱貸者矣又安所得銀而買之是則薊永之草價臣價雖欲不亟呼號於內部不可得也今大司農業已入部題覆當在旦晚但所請之草價豆價似不得不為亟發又似不得不為全發者也發之不亟則西成漸遠價值必至於騰湧發之不全則召買有限戎馬坐見其虺隤目今大兵深入威武奮揚業已戍守錦州進防右屯哨探精兵漸出廣寧而東竊計奴酋狃伏日久聞此聲息冬春之間我師與奴必

有一遇成敗利鈍所係不小爲臣子者其何
辭於披髮纓冠之誼而不速供芻料以自比
於同舟共濟爲也再惟今歲關運原以糧米
八十萬料豆四十萬共一百二十萬爲額今
臣督率司道極力搜括業運足一百二十萬
而米若豆又各多運二三萬以備失風掛欠
之數於是臣之筋力竭矣萬一糧米不足則
有東兗米價可支折色見在差官守催提解
獨念料豆多寡懸殊卽有關外屯種所備幾

何況關內又無所有也則豆價之十萬取數
甚狹裁節已夥政惴惴憂不給耳馬草往年
召買動至五六百萬今臣減之僅止於三百
萬馬愈多而草愈少良以關外支放折色已
有成例而旣責其買豆則當減其買草委無
浮額之可刪亦非時日之可俟者也此外則
明歲糧料乘時收買亦有當爲蚤計而預圖
者矣若云新餉一時不敷供億則臣竊有說
馬今從他鎮抽調來者彼中士馬固自有應
得之糧料與夫原設之草價也抽調之初彼
中未遽募補或移彼以與此不妨暫扣舊餉
一二十萬以應目前草料之需前巡餉臺臣
疏云有應調之兵便有原有之糧料蓋已見
及此矣不責各邊之解入而但縮內部之解
出卽云原餉微薄不比關門優厚然當如洗
之日錙銖亦當計算安見纖毫之無補於關
門也尤願主計者之詳議之也臣謹會同提
督省直援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林有

臺合詞以
請伏祈
聖明深念關門方議進取芻料需用不啻然眉關
係甚重時刻難緩仰藉
天語叮嚀內部查照原題刻限如數給發以便收
買料草接濟軍興庶幾戰馬無敵膚功可奏
而臣等亦得藉以逭於戾矣爲此具本謹題
請
旨

天啓四年十月十一日具
題本月十八日奉
聖旨關門急需芻料原題價銀着該部即與給發
附戶部覆前三疏
戶部
題爲海內困窮已極東西需餉正殷懇乞
聖明軫念時艱
沛發帑金以濟然眉以救危疆事專理新餉山東
清吏司案呈天啓四年十月初十日奉本部
送戶科抄出本部尚書李宗延等題前事等

因十月初六日奉
聖旨理財卿部職掌帑金給發已多卿素急公兼
有心計一切清汰兵餉劑量通融與兵部及
該科從長議處不得泛以請帑塞責致誤軍需
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卷查先該
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等處地方備兵
防海贊理征東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
部左侍郎畢自嚴會同督餉省直巡按監察

御史林有臺題爲酌定本年冬春關門馬匹
草束數目并議加增料豆祈
勑乘時發銀以便料理買運事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又該督餉二臣題爲預計天
啓五年關鮮二運糧料實數懇祈
勑行覆議以便先期料理事九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該部便看議具覆欽此又該督餉二臣題爲
關兵進取急料缺乏懇速發價買運以濟恢
復大計事十月十八日奉

聖旨關門急需芻料原題價銀着該部即與給發
欽此照得樞輔增兵增馬意在大舉先期備
軍糧馬草料豆此固時勢之不容已者餉臣
一疏再疏又再疏請要新餉預買草豆臣計
此項錢糧舊額尚且不足新增從何出辦樞
輔索之津撫津撫索之臣部臣部不得已先
行劄新庫那湊一十萬兩趁時召買毋誤軍
需外備細查得督臣疏開要米一百萬石料
豆七十萬石馬草並乾折共約費銀二百一

十餘萬臣執四年分舊數比對五年分新數實多銀七十萬是銀也上不得於帑下不得於民敬遵
明旨於本月十六日會同兵部尚書趙彥戶科都給事中許宗禮左給事中沈應時兵科都給事中羅尚忠新舊督餉御史林有臺王祚昌巡倉御史楊建烈職方司郎中方孔炤齊集中府共相商確臣部檢查舊案應有鳳陽漕米蘇松布花二項舊欠遺官嚴追可以濟用



情歷認銀二十萬兩又議得登萊天津軍餉各減一半應得銀一十五萬是在兵部裁酌以上二款共銀三十五萬催解津門以爲米豆草束脚價之費其餘三十五萬聽關外屯田所收籽粒並嚴查虛冒軍故馬倒小月扣除之銀通融支用如果東征大舉續請兵餉斷不敢有誤軍機也再查撫院疏議粟米每石價銀一兩今議每石照舊止給七錢疏開黑豆每石價銀六錢今議每石照舊止給五錢尚有屯撫屯院本年米豆未報的數須通俟報完類算其東兗舊例派買二十萬石疏議止派十萬石臨德代出十萬石今查臨德倉無餘米尚要照舊買補以抵浙江南直災折之數仍令東兗照舊買二十萬石疏議要增四年分豆價十萬查前項新增買豆從十一月起則今冬所發便可支用不必另增十萬者也疏又稱鮮運二十萬於漕糧截十五萬登萊買五萬今議漕糧照舊止可截十萬



勘科查山陶撫案內入官還官米十四萬八千餘石共中可撥給十萬石見在行查俟報回更酌者也若云應調之兵原無糧料或可移彼以與此但兵屬更番彼往則來糧無空月難以扣那且各邊舊餉尤多積欠至四百五十萬更欲從而扣之亦必不得之數也嗟乎邊關之上呼一萬則一萬呼十萬則十萬臣部即爲敲骨吸髓千方百計不能竭蹶以應而道將諸臣比年來不聞報馬倒報兵

故而但聞紛復之損壞米豆之浥爛草束之
減數虛收往往不相照管臣部雖有管鑰之
計亦焉能為無米之炊哉今關外之馬堪充
戰陣者固不容減而關內之備防守者可不
必二萬則在當事撫道之斟酌之也半守人
馬支草既不無冒破而放青月分仍支四分
則亦望當事撫道之議處之耳倘得軫念臣
部措處之艱大家從頭節省俾得如常額之
供則亦何致紛紛會議為此日增月益之計



哉如係照常戍守則所增之餉還當裁留以
示中外節省之意此尤臣部所望於撫道諸
臣也既經題
請奉有屢
旨相應酌覆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兵部裁兵湊餉十五萬臣部差官
守催舊欠二十萬總督倉場照舊截漕三十
萬督餉部院於山東北直各地方照數派買
米豆草束共應用價值除各該地方新餉留
用外其餘聽臣部湊發施行等因天啓四年
十月二十二日戶部尚書李宗延等會題二
十五日奉
聖旨是

截漕買戾束躬待罪疏

題爲微臣截漕買戾謹束躬待罪祈
賜罷斥事先是本年七月内臣因闗運糧額不敷
題爲運務方殷津糧告匱等事内
請截漕十五萬石以抵東兖逋欠之糧以補鮮運
借貸之數候
命兼旬始荷部覆止
准截漕五萬而臣先是因海船久候時不可失巳
預截漕糧十萬石發運行矣比見邸報踧踖



無計額内者既不可短巳運者又不可還於
是又具題爲運額不敷權宜栽漕等事内稱
如以闗餉緊急徑准作正開銷也惟
命如以太倉殫匱抑算津門今冬帶運劄截之數
也亦惟
命如亮臣之計無復之而俯從[illegible]也惟
命如以臣爲專擅截漕而重加譴責也亦惟
命蓋臣捫躬循省允之少而截之多夫亦自知罪
也或抑算而或開銷未敢以臆決也近見倉
場督臣有疏極論改折截漕之非内部[illegible]
疏評駁積截五萬之糧莫不交口責備於臣
并及贊司餉道而又勒令運官仍將後截五
萬起運赴京不則以違
旨參提追補臣乃踧踖飲冰無地自容惟有仰丐
聖明亟求罷斥而巳矣惟是闗鮮待哺之迫切
明旨責成之森竦津倉空匱之情形旁觀或不盡
知微臣獨肩其苦敬披瀝於
聖明之前幸



垂聽焉臣以菲才謬膺督餉
簡書甚重供億維繁查
勑書内有
勑内該載未盡者聽臣便宜區處之語又今年五
月初四日因登萊撫臣袁可立准平遼總兵
官毛文龍塘報奉有
聖諭傳於戶工二部并專督遼餉等官詳確毛帥
如果缺糧乏器真情并撥船及應用器械一併
速發鮮去軍前應用不得遲滯有誤軍機責有

歸焉特諭欽此此鮮運之數舊歲止十二萬今
歲增至二十萬也又本年七月內樞相孫承
宗有兵政統於中樞關城當爲蚤計一疏奉
聖旨卿以廟算籌邊計畫自是周到其儲備糧料
着餉部速行料理一應捐助銀兩通解充用不
得別項開銷關門利害關天下安危樞計兩得
及邊鎮各官着協力急公共佐封疆大計毋
觀望致誤軍需欽此此關運之數且欲於一
百二十萬之外斷不宜縮於一百二十萬之



內也
天語煌煌炳若日星凡在臣子孰不欽承況關鮮
兩地咸以同舟望臣又以大義責臣溺職鰥
官臣實恥之無奈鮮運額該二十萬止有毛
帥自
請截漕十萬勢不得不那借關糧矣鮮運那借關
糧七萬七千三百餘石而關運又不可少勢
不得不求補內部矣然臣不以七萬七千三
百
請而僅以五萬
請是明減去二萬七千三百餘石臣固未嘗掯擘
而索償也東兗召買二十萬原充關運但部
覆糴本定價止十四萬議用二府三年加派
銀十二萬八千六百八十七兩二錢尚不敷
銀一萬一千三百一十二兩八錢即於四年
遼餉湊補夫東兗每米一石買價運價多近
一兩有過之者通以一兩計算則三年見徵
之銀止可買米十二萬有奇其餘無可指手



俱待給四年新餉而四年新餉則夏秋方徵
收抵冬始報完者也兼以天道亢旱爲災東
撫疏
請蠲賑官民藉口不無觀望稽遲之繇實坐於此
臣非不欲以白簡從事然舊例[illegible]參罰未
有本年之糧至七八月即行考[illegible]者也輸輓
未至海運難稽臣復具疏截漕旁計畫無復
之耳臣疏原云東兗未到之糧即以十萬作
明年應派數而於明年減派十萬蓋以四年

新餉今已預支明歲雖有五年新餉必不能
買足二十萬之數而運事更誤矣姑借截漕
一着稍為通融以寬物力而便新運斯臣區
區本懷也非厚桑梓而緩催科也又臣前五
月內有關門兵馬愈增歲需糧料愈夥一疏
亦
請截漕部覆不允然覆疏內明稱若夫大舉有期
調兵雲集糧料果不足用計秋冬之際漕運
方至此時量截數萬以濟緩急未為不可第

不得預定其數令後來執為成例耳今大兵
出塞抽調亦集則截漕數萬固內部之所素
許而非臣之輒為開端也臣前有
請截之疏後有
請罪之疏一片癡心熱腸總為
國家封疆起見此可矢之天日質之公論而無
媿者而今謂臣為擅截邀截譏臣為越俎漕
政且云視太倉為虛器視京軍為虛藉漕糧
止供津門之用夫截漕豈為津門用哉置渝

關不言而直云津門用之良可異也夫渝關
之與
京師一為門庭一為堂奧有內外而無輕重者
也聚十數萬之師於渝關而使有絕糧枵腹
之虞涇原之禍可為殷鑒此等利害又將誰
為擔任也儻果重內輕外則精鎧利器
京師之捍衛也今何輦負以給關門俵解冏馬
京師之上駟也今何絡繹以應關門乃獨於漕
米而靳之曰此京軍之儲非關門之用而緩

急不得相通也然與否也加派新餉竭四海
九州之供貯之
京師初關門僅月支十五萬近且加增至二十
三四萬而轉輸如故豈非兵馬既增而兵餉
亦當增耶豈其折色可加而本色獨不當加
耶倉場督臣之言曰七八月間津門糧料之
價尚平不圖召買而一意截漕臣所未解夫
有召買則有糴本試問內部曾給臣召買糴
本否也內部以關運腳價在於淮揚三四年

新餉兌給淮安積疲之郡新餉從來不能全
完府官削職住俸纍纍見告津門運價迄今
尚逋數萬內部又以鮮運腳價在於山東二
年新餉兌給近據該布政司回稱俱係萬曆
四十四年至四十七年節年拖欠滅派之數
見在催徵尚逋二萬餘兩其關鮮船戶積欠
下腳至四五萬而又那借津撫項下軍需萬
金差官往來淮揚山東之間幾於舌敝顙禿
而卒不可得夫運務之難久矣一切匱乏窘



迫之狀屢疏纇陳迄無有寓目者漕糧五萬
纔捐太倉百分之一二何督過之深也疾呼
不應孤掌獨拍一腔藥苦無可告語此臣之
所以拊心而與悼顧影而自憐者也至於浙
撫議留帶買遼米六萬臣初亦不以為是但
讀該撫告災之章真有為民痛哭之狀而又
先有輔臣災疏亦極迫切久奉
明旨況經科抄以為數僅六萬亦不甚多姑令暫
折一年臣誠不便獨為岸異且該撫疏至時

漕船已行帶運無從故以題覆之權聽之內
部今內部照舊索米實獲我心臣當拜賜不
暇然須勒令該省於三月內抵津始獲實濟
若再延緩恐又悞運期矣目今五年糧料政
在酌議續截五萬即當如倉場督臣所言在
於續到帶運之內按數補還臣之初疏原有
此說但所慮者明歲運額不敷臣終不能神
運鬼輸又煩內部區處耳夫倉臣之在倉言
倉猶微臣之在餉言餉也倉臣惟恐京軍之



不贍餉臣惟慮關鮮之不足設身而處易地
皆然政不煩深訝者也至大司農則合京邊
通內外以成其大豈關鮮缺餉獨不軫於衷
而縈於慮乎前曾
請令九卿科道會議本色事宜臣實蒿目以睠尤
望特擴昭曠之觀者也如必欲治專擅截漕
之罪先須及臣勿累司道運官蓋贊司餉道
之截漕俱聽臣為政者也運官之截漕於津
原出意想之外臣實使之非有營謀鑽刺於

其間也臣爲鬚眉男子果有罪過固當自作
自受而敢諉咎他人乎臣循便宜區處之
勅書遵關鮮接濟之
明旨奉以周旋罔敢失墜但令運額粗完無忝
君命於草莽即加以大譴大呵臣當欣然領受無
怨尤矣所願
皇上亟行罷斥徹臣削其職銜以爲專擅截漕之
戒昔淮徐道臣袁應泰動支漕折以賑饑荒
維時計臣以爲不然而後亦卒無非之者顧
不知轉餉渝關亦可比於賑荒否也儻
皇上不亟罷臣臣以德薄言輕之人舉足搖手便
有窒礙明歲運務必不能辦徒誤
皇上封疆大事耳臣無任惶悚待罪之至爲此具
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十月十五日具
題本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截漕事屬權宜部題總爲國計還著從長酌
議卿奏甚明著安心任事不必引咎該部知道

卷之四





餉撫疏草卷之四

欽差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右侍郎臣畢自嚴謹奏

浥糧變價備陳顛末疏

題爲浥糧久經查參變價各有歸宿謹備陳顛末以祈
聖鑒以聽處分事憶前八月下旬臣於邸報見戶部一疏題爲闗運糧米太耗監督司官宜設專官事内稱准遼東巡撫喻安性咨據專理新餉本部員外郎唐登儁揭日今措處計窮點金



無術苟有涓埃可裨高深如泰王島壞米壞豆棄置如遺昨該前任郭主事條議搭放軍餉放過一萬餘石因三軍不願旋即止之迄今又半年矣查在廒囤者尚有十七萬石風吹日晒管糧委官鑽食其中將來究歸烏有不若出示令居民糴買薄收其值可得萬餘金以補不足亦可轉無用爲有用猶愈於朽沙而棄之等因具揭到院移咨到部臣等據闗撫所咨本闗浥爛米豆尚有十七萬石嗟

夫此米豆也百姓口腹之所那有司蔽析之
所得津撫梯舧之所運臣部督撫之所催不
知費幾許心力而棄如泥沙比於糞土籌
國者寧能忍乎臣實痛心於此合咨關撫嚴查
究報要見何官收受何爲浥爛姑免罪譴必
令賠補如數而後將來有儆糧餉不致狼戾
也題奉
欽依移咨關撫查究并咨到臣竊詳戶部疏中之
意似以浥爛米豆爲近日新[illegible]而

異之亟[illegible]
請查究自是急公憂[illegible]
國之心但查此項糧料自天啓元年秋月關門
宿師已有收卸至天啓二年春月遼西既陷
運吷關門輪輓殷繁士馬鮮少適值五六七
月霪雨爲災五十餘日不休以致秦島糧料
蓋藏未備中多浥爛徵臣濫竽督餉履任實
在本年五月下旬一切米豆俱皆前此所轉
運也臣於天啓三年七月内已經查參週爲

此葉清華配補

關門霪雨爲災秦島積豆多浥謹據實奏
聞并議積貯責成接濟事宜以資軍需事奉
旨下部該前任戶部尚書陳大道具覆將原任海
運同知今陞永平府知府徐廷松罰五月俸
其餘該擬建國等官分別戒飭問罪有差原
疏具在成案可稽迨天啓三年春月以後關
部懸禁關門船戶有在秦島卸糧者處以極
刑於是糧料俱赴南海口交卸并無顆粒貯
秦王島至今四年關外關內共設三管糧廳

分投料理絕無浥爛關門人能口之其南海
口收糧處所該臣題
請建廒委關內道僉事劉詔督理其事兩年以來
共建新廒八十一間連舊廒五十間共一百
三十一間外有官廳一十六間足充積貯之
用臣乃具述顛末咨覆戶部續得戶部手書
前部覆疏實不及知該司亦未之言等因到
臣又准關撫移咨於臣內稱准戶部咨前事
爲照渝關添設司官一員監督草米本色事

有專責豈非美舉同事者有不同心惟是此
議因本院所言秦王島之浥爛米豆有感而
發也然本院所言者往事耳今昔時勢大有
不然者何則該島之米豆天啓二年以前貯
備關東之用不意河西既沒士馬空潰關門
設備未全糧料積貯未散兼以霪雨連綿倉
廒原無須建上淩下蒸紅腐職此之故當時
經手各官俱經督餉部院參題罰治無容再
究今者馬無宿飽士乏餘糧縱有本色朝收



夕放卽以後運到備冬之餉南海等處俱建
倉廒秦王島不貯一粒非若向時露積而離
商羊之患也既無他廣餉司一員稽督綽綽
乎有餘力若曰本折難兼衣冠各典則衙宇
買之民居一應公費與夫各項工食鄰近有
司既難重賦以困災黎不過取資新餉當此
匱詘之秋恐增一官不若省一餉之爲便也
移咨內部并咨到臣似此則浥糧之事內部
關撫俱已了然於心但邸報一傳其何能家

喻而戶曉近見倉場督臣及巡倉御史俱有
疏言之矣且謂所截漕糧至今尚無倉廒露
積委棄盡成塵土似眞以爲近日新事矣果
爾異時再以關餉爲言誰肯留心接濟而臣
之罪大矣臣若不出一言暴白其事是絕三
軍粒食之原而貽封疆莫大之憂臣實召之
戾也懇祈
聖明卽行閣部關撫覆核具奏島糧浥爛爲舊爲
新則臣之心跡可明而餉運一事庶不貽誤



於畫餅矣至於島糧細數變價梗槩亦有可
得而言者先是臣行永平府盤量銷算查得
秦王島總委李守義小委吳道興等共原收
米豆七十三萬七千四百二十一石三斗五
升七合共支放過米豆五十一萬二百二十
九石四升二合八勺實在米豆一十九萬七
千一百九十二石三斗一升四合九勺內實
在米六萬二百五十三石三斗五升九合三
勺盤過好米一千九百七十七石四斗二升

五合半壞米二萬二千七百八十五石三斗
一升三合九勺全壞米三萬三千五十二石
六升七合盤少米二千四百四十石五斗五
升一合實在豆一十三萬六千七百九十三
石九斗五升五合六勺盤過好豆五千五百
五十五石五斗五合半壞豆二萬八千八百
二十三石二斗四升六合九勺全壞豆一十
萬一千九百七十六石八斗盤少豆四百三
十八石三斗九升五合議將未壞者給軍詳
壞者搭放盤少者押追其全壞米豆責令各
委照數變賣每石作價八分具報到臣臣隨
批允如議去後嗣是全好米豆俱已照數給
軍至天啓四年二月內山海管餉主事郭竹
徵又檢出堪用豆以一萬石轉運關外以三
千石會馬總兵坐營支放其不堪搭放者仍
行變價間至天啓四年七月內據海運同知
王應豫交盤文冊內開天啓四年五月終止
秦王島糧料除陸續支放外見在壞米五萬



七千二百九十八石一斗九升一合二勺壞
豆九萬八百七十六石七斗九升一合二勺
二項共計實在浥爛米豆一十四萬八千一
百七十四石九斗八升二合一勺其變賣爛
糧查永平府共變賣過二萬六千七百九十
石九斗一升每石價銀八分共變價銀二千
一百四十三兩二錢八分內已完銀一千七
百九十五兩二錢七分三釐未完銀三百四
十八兩七釐見今差役守催山海餉司郭主
事票給鋪商小米二百石老米二百石每石
變價二錢高糧二百石壞豆四百石每石變
價八分共變價銀一百二十八兩見貯司庫
又督餉道因關門難變令回空船戶帶回津
門一次爛豆一萬九百三十石每石變價五
分共變價銀五百四十六兩五錢一次爛豆
三萬六千一百一十六石五斗三升每石變
價五分共變價銀一千八百五兩八錢二分
六釐五毫業經移會贊司照數扣完在庫以

上變價通共已完實在銀四千二百七十五
兩五錢九分九釐五毫臣俱行永平府分發
所屬州縣收買新豆見在轉運關門未完米
豆尚該九萬三千三百三十八石四斗五升
二合四勺仍行該府勤限變賣儻亦所稱化
無用爲有用者乎此則浥爛米豆之始末變
價支銷之實數也蓋
國家值三空四盡之時則節嗇宜先而糧料當
梯山航海之餘則暴殄尤戒臣雖止司轉運
而積貯要未敢不留心前雖因災浥糧而稽
查實未嘗不盡力知我罪我亦聽之矣統祈
勑下該部一體查議上
請施行臣無任惶悚隕越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十月十五日具
題本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覽奏浥糧變價事甚明不必覆核以後錢糧
相關事咨部備照不致參差該部知道



掛議將領叅賜處分疏
題爲掛議將領展布實難懇祈
聖明叅賜處分以重壁壘事竊惟三軍之命懸於
一將故詩稱蟠蟠書美桓桓惟奮勇先登者
稱焉若臨敵而縮朒怯死而偷生此蘇給之
所共醜而司馬法之所不貸也津門新營將
領寥寥纔三四人有正兵營遊擊周義者原
係前任撫臣簡用在津二年矣以彼訓練新
兵出戍薊門亦頗効有勤勞未聞過舉惟是
遼陽廣寧之變本將身在行間先後俱獲尾
全以歸踪跡微曖論者猜焉近日職方郎方
孔炤指斥逃將一疏其於周義實多彈射雖
據本將具揭控辯嗷嗷有辭要亦僅抱獨知
之契者耳臣與前任撫臣固均不能保其往
也嗣奉
聖旨王威并侯世祿等見在邊鎮且各有奏薦部
着照舊策勵供職欽此續見樞輔邊事一疏復
奉

聖旨近兵部司官追察各將中多見任邊鎮姑置
不問卿不時誠諭策勵圖功不得推諉欽此爲
照
明旨昭示炳若日星中雖不及周義而周義似在
策勵供職之内於以惜將材而重封疆
聖慮至爲深遠但念都着照舊之
旨爲各有奏薦耳茀一經指摘後恐奏薦不可再
徼矣姑置不問之
旨爲見在邊鎮耳茀津門猶稱内地又恐不得比



擬渝關矣蓋以職方之白簡合之兵科之抄
參固已凜若秋霜森如斧鉞則雖曲貸於
聖明似覺難逃於公議矧恪遵於
聖旨之内而又紬繹於
聖旨之外實已不惡而嚴不怒而威安可藉口於
寬政而靦顏以就列爲也今若濡忍不决留
滯津門則本將以負瑕蒙詬之身而懷垂翼
斷溝之懼既無功名之路誘掖於前將以暴
棄之心恣睢於後非囊橐是充則玩愒自肥
而津門終難冀其一臂力矣爲今之[illegible]
二説一則聽令回衛以需諭定若果[illegible]
原銜當長擯投閑之列可也一則[illegible]渝[illegible]
以禦奴氛徐俟功有可紀然後特開[illegible]
門可也總之處之一字實爲將帥[illegible]
而懲逆一法尤爲今日對症之藥[illegible]
不便羈留本將在本將亦有不容低回津門
者矣本將近經具呈請祈罷斥以謝人言僉
亦所稱自知之明者歟臣爲



國法計屈伸又爲封疆計利害誠不得不亟爲
聲言以速决本將之去就者也獨計津門新
集之師俱係四方烏合之衆則駕馭實難且
自三方布置以來津兵實爲關門後勁則徵
發時有目今非得良將無可託重而恃力者
惟冀慎選廉勇以備敵愾折衝之用是在樞
筦大臣加之意耳臣謹會同總督薊遼保定
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兵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用先直隸巡關監

察御史吳之仁具疏以
請伏祈
勑下兵部再一酌議將正兵營遊擊周義或准令
回衛或調赴山海而尤速行推選良將以補
其缺庶幾
國法彰明人心震肅而津門壁壘亦無廢弛決
裂之虞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十二月初三日具



題本月初九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附兵部覆
兵部
題爲掛議將領展布實難懇祈
聖明蚤賜處分以重壁壘事職方淸吏司案呈奉
本部送兵科抄出督餉兼天津巡撫畢自嚴
題前事等因天啓四年十二月初九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本月十二日抄出到部
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周義于遼陷四潰疏內
部叅行巡按究處正法復准天津撫臣查其
來歷云有袁經略令箭給往登萊運糧雖經
昭雪未常不可使過而今撫臣首嚴
國法同聲助義爲地方計甚深既經題叅合候
命下將周義調山海關立功等因天啓四年十二
月十九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趙彥等具
題本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是

四年關運事竣奏報疏

題爲四年關運事竣謹遵例
奏報并敘在事餉運文武官員以示激勸事竊
照每歲關門海運事竣開具津運抵關實收
糧料及漂損船糧數目臚列奏
聞此相沿舊例也卷查天啓三年十月内該臣題
爲預計天啓四年遼餉本折數目祈賜早爲
設處以免臨期耽誤事續准部覆關運該米
九十萬内截漕二十萬帶運遼糧三十萬東
兗召買二十萬揚州續到米五萬截漕帶運
尖耗算米四萬四千三百石屯院原報二年
屯米五千七百石又奏銀八萬兩發山海餉
司照例每石作銀八錢折米十萬共成九十
萬石及至正月部發銀八萬兩抵關後止以
二萬兩與永平府買豆又以五千兩與關商
鄭萬民買豆餘銀五萬五千兩未放米折俱
作月餉支放訖逮於秋月東兗解米愆期該
臣具題奉



旨下部乃議止收本色十萬又以十萬折銀七萬
解關而以新截漕米補足其額實止本色米
八十萬石此關門應運之米數也又該豆四
十萬眞定河間各派買十萬保定天津各派
買八萬天津搜括舊豆二萬屯撫高糧二萬
共成四十萬石此關門應運之豆數也及查
天啓二年師聚關門海運僅抵關而止天啓
三年漸進至前屯覺華等處爲數尚少一切
實收俱繇山海海運廳出給天啓四年關外
兵馬屯聚多於關內而糧料之增損如之又
據山石道兵備袁崇煥關內道兵備劉詔詳
議關內南海口委海運同知王應豫專管收
放關外前屯中前中後地方委通判柯仲炯
專管收放寧遠中右覺華地方委經歷管通
判事金啓倧專管收放津門坐地分運運到
糧料該廳查果堪用即卸卸完即出實收回
空以便後運不必再取實收於關門海運廳
以耽時日此關運新定之規制也月今特入

玄冬運艘俱停幸於事而竣矣據專理省直
遼餉兵備山東按察使錢士晉呈報天啓四
年津淮發運過糧料船隻數目文冊到臣該
臣覆查得天啓四年該專理遼餉道會同贊
理遼餉戶部河南司主事何意督同河間府
糧馬同知張懋德總理海運遊擊張性徵催
登萊截漕帶運東兗揚州天津眞保河等處
召買及屯撫高糧屯院屯米并舊存商豆守
凍掛欠等項共關內外三處糧料一百二十



八萬八千四百八十八石九斗一升一合八
勺四抄一撮內撥赴南海口收卸者共發米
三十三萬七千九百五十四石三斗二升四
合六勺四抄一撮已獲實收米三十一萬七
千二百九十石八斗九合七勺四抄一撮守
凍未獲實收米七千七百石掛欠米二千三
百二十九石三斗八升五合失風米一萬六
百三十四石一斗二升九合九勺共發豆䓣
一十七萬五千二百一十四石九升一合九

勺已獲實收豆䓣一十六萬二千三百七十
八石六斗八升四合三勺守凍未獲實收豆
䓣四千二百石掛欠豆䓣四百六十二石七
斗九升五合失風豆䓣八千一百七十二石
六斗一升二合六勺又交納天啓三年守凍
米一千四百四十三石五斗豆一千一百三
十石補納天啓三年掛欠米五百六十一石
二斗四升豆一百六十二石二斗俱經獲有
實收撥赴前屯衛前中後收卸者共發米一



十四萬二百七十一石三斗一合已獲實收
米一十三萬四千四百二十五石一斗四升
二合掛欠米五百八十六石三斗八升九合
失風米五千二百五十九石七斗七升共發
豆䓣五萬六千四百八十九石二斗二升六
合二勺已獲實收豆䓣四萬七千一百四十
九石一斗七升七合一勺八抄守凍未獲實
收豆䓣八千七百九十石四升九合二抄失
風豆䓣五百五十石又交納天啓三年守凍

米一百七十九石五斗豆五百三十四石五斗補納天啓三年掛欠米七十石五斗一升俱經獲有實收撥赴寧遠中右覺華收卸者共發米三十六萬一千七百九十三石三斗五升四合三勺已獲實收米三十五萬三千七石一斗九升一合三勺守凍未獲實收米三千六百四十六石四斗三升三合掛欠米五百七十石二斗五升五合失風米四千五百六十九石四斗七升五合共發豆蔴麥二



十萬一千二百三十五石四斗六升八勺已獲實收豆蔴一十七萬八千九百一十三石九斗三升八勺守凍未獲實收豆蔴麥一萬九千二百七十八石五斗二升五合掛欠豆蔴一百四十二石失風豆蔴二千九百一石五合又交納天啓三年守凍米五千一石三斗五升豆六千二十九石九斗四升補納天啓三年掛欠米四百三石四斗一升三合豆一十五石俱經獲有實收總計關內外三處

共催發過新舊米八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八石四斗九升二合九勺四抄一撮共已獲實收米八十一萬二千三百八十二石六斗五升六合四抄一撮共守凍未獲實收米一萬一千三百四十六石四斗三升三合共掛欠米三千四百八十六石二升九合共失風米二萬四百六十三石三斗七升四合九勺共催發過新舊豆蔴麥四十四萬八百一十石四斗一升八合九勺共已獲實收豆蔴麥



十九萬六千三百一十三石四斗三升二合二勺八抄共守凍未獲實收豆蔴麥三萬二千二百六十八石五斗七升四合二抄共掛欠豆蔴六百四石七斗九升五合共失風豆蔴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三石六斗一升七合六勺以上糧料通共已獲實收者一百二十萬八千六百九十六石八升八合三勺二抄一撮守凍未獲實收者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五石七合二抄起卸掛欠者四千九十石八

斗二升四合遭風漂失者三萬二千八十六石九斗九升二合五勺此關門內外發運收卸糧料之實數也此外又有春月永平召買豆二萬四千五百五十九石八斗七升九合三勺六抄七撮天津總運遊擊張性徵在昌黎召買豆四千二百石關門商人鄭萬民召買豆五千石撫寧縣追完犯人郭貽遠補還秦皇島豆一千二百八十石三斗一升七合九勺俱取有南海口實收連前共實收豆[illegible]四



十三萬一千三百五十三石六斗二升九合五勺四抄七撮此又就近召買以補海運豆數之不及者也又據山東布政司及東兗二府州縣共解到米折銀七萬兩原題欲令津門加脚價銀一萬而津門庫藏如洗無以應命姑以七萬之數查照關門見行事例每石給銀八錢計可作米八萬七千五百石連前共實收米八十九萬九千八百八十二石六斗五升六合四抄一撮此又折色抵米以補海運米數之不及者也臣近巡歷關門與樞輔關撫司道各官從長商議以見在厫囤之米加以七萬米折支至明歲三月充然有餘惟計[illegible][illegible]載馬頓增尚自不敷臣近請銀十萬分發薊永州縣共買豆十五萬見在陸續領[illegible][illegible]發召買若果有司加意軍需肇運得法[illegible][illegible]不患料豆之闕乏也其津淮南北官船[illegible][illegible]原額八百六十六隻見在津門堪運船六百五十二隻節年失風未補船一百六



十三隻今年鮮運并關門頭二三運失風漂損船五十一隻民船召募往來不常見在堪運一百二十五隻共計見在堪運官民船七百七十七隻其漂損官船原有朋扣銀兩堪以造補祗緣薊庫告匱前銀那用仍俟庫銀稍充再行給發刻造以補其額此又海運船隻之數也嗚呼關門彌守日闢士馬日增所索糧料急於星火無奈米豆湊集甚難海運風波叵測臣實惴惴恐致窘乏有悞遼左恢

復大計今原議米八十萬豆四十萬共一百
二十萬皆已溢於原額之外兼以海若効靈
失風差少而又有東兖之米折薊永之召買
以防其匱或可免庚癸之呼矣總之上賴
聖明之主持內帑計部之接濟俾臣藉手以逭溺
職之罪眞如天之福封疆之幸也惟是共事
司道府佐將領等官要皆夙夜拮据同心體
國或在津發運或在關收支其勞誠不容泯敢
因事竣而併敘焉在司屬則有原任天津督



理遼餉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何意映雪清
標鞭霆巨手梯航縮郊圻命脉飽騰收安攘
全功山海管餉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唐
登儁握計風清持籌日援十路獨繫一臂三
軍共戴二天天津管餉戶部河南清吏司員
外郎王若之亭亭氣骨燁燁才華飡霞吸露
同清挾纊投醪共戴以上三臣在何意專理
運務備極焦勞且當紛擾而酬應甚裕值提
露而轉餉多方任內節省餘銀計一千五十
兩抵充豆價之用尤所難及唐登儁處關門
衝劇之地當錢穀匱詘之秋籌本折而淅錙
銖犁然曲當人咸誦德王若之品高操潔出
納公平不可於任子中求之遡因津門召買
軍糧調停倍極苦心其於運務大有裨益所
當亟爲薦揚均行紀錄優敘者也在道屬則
有專理遼餉兼管淮糧兵備山東按察司按
察使錢士晉敏練截蛟一劒擔當駕海六鼇
看千艘鷁首齊飛美萬竈貔貅宿飽此一臣



者本矢天對日之念運排山倒海之才任怨
任勞不茹不吐稽核而秋毫不爽轉輸則遊
刃有餘才品超絕四年積瘁所當亟膺節鉞
以旌異等以弘大用者也至寧前兵備道山
東右參政袁崇煥關內兵備道山東副使劉
詔其於關門內外軍馬糧料綜覈經理安制
恭節臣已薦於草東
奏繳疏中茲不再贅在府佐則有天津管糧河
間府同知張懋德萬應胸有成算千廂功在

充邊節砥素絲度涵宿海管理山海海運承
平府同知王應豫軍儀不啻已饑法立屹如
山立拮据荼苦城社霜寒天津海防河間府
同知胡芳桂褆躬節凛凝氷應務才揮掣電
津海福曜餉運慈航管理寧遠海運經歷管
通判事金啓倧鳌頓重開草昧奔馳無間星
霜軍士依天難民呼母旂將領則有天津總
理海運遊擊張性徵操厳淄塵無染幹濟險
阻弗辭籌酌盈虛功高飛輓以上府佐將領



均與運事關切勞績懋著所當一體薦揚並
爲紀錄優敘者也若押運出海各官非出身
世胄則脫迹異途人頗麗雜職稱冗早中間
亦有志向高明不役神於阿堵才識超軼能
定計於萬全者今或歷運數年或顆粒無欠
不可不量旌數人以勵其餘如天津海運原
任巡檢王文逵一葉凌波壯志五年裕塞成
勞淮津海運千總丁啓陽氣壯滄溟擊楫謀
周戎兕垂勲天津海運千總蔡惟忠押海駿
馬知途揚舲蛟龍避影淮津海運千總周應
科指顧艅艎若織灌輸庚癸無呼凡皆運官
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者也先是鮮運創
開運官多援其尤間爲加級優異而關運各
委則日等海耳鮮運道誠遼夐然關門一歲
三運較朝鮮一歲一運者亦不相遠而竟岐
而視之未免榮枯不均之歎臣故特爲拂拭
一二稍憫其勞非喜於市恩也查臣原奉
勅書內有年終將所屬文武等官分別舉劾之語



年來司道府佐將領等官俱於鮮運
奏繳疏中薦之但鮮運之事小而關運之事大
鮮運之糧料少而關運之糧料多故臣今以
關運之官還之關運纔分舊例鮮運疏中之
半至於鮮運非眞有事異域者不槩及也夫
有舉則有劾但應劾者實難其人即各運弁
歲終考察有不才者臣即繩以桁楊驅逐出
境不必辱白簡矣祗有新任管理兵糧河間
府同知徐釴青瓊起家發硎伊始第其二豎

侵尋深居簡出海運事煩終非其任近見巡
關御史有疏欲裁此官歸之糧廳其見甚卓
查兵糧廳初議原係津門軍旅事殷責以綜
理而以餘力及運事耳目今津兵漸減即一
廳之賢能亦可以完運務如徐鉞者當照巡
關御史條議裁併其缺聽令調理痊可赴部
改選不失故步者也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援
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林有臺會疏以
請伏祈
敕下戶部將前項海運糧料再一鈎算內已獲實
收者聽在關門內外支放開銷守凍未獲實
收者勒令明歲春和速赴信地易取實收繳
報遭風漂失者准照新題近例俟各船戶造
船完日追扣脚價十分之六餘准開銷起卸
掛欠者在於船戶名下照例追補漂損船隻
仍俟錢糧有餘再行朋造而尤於在事餉運
司道府佐將領等官分別紀錄優擢兵糧一
廳赴部改選庶人心兢勸而關運疏通矣爲



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具
題本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砲五十位佛郎機五十架隨架子砲二百四
十九箇鐵盔三十頂鐵甲二千二百五十三
領綿甲七百四十七領長鎗一百桿夾靶鎗
三百桿鉤鎗三百桿鋭扒一百桿腰刀五十
把斬馬刀一百把清硝二十萬斤硫磺五萬
斤建鐵十萬斤西熟鐵五萬斤鉄彈子一萬
斤黒礬三百斤桐油二千斤又帶運兵部差
官大理寺評事孟兆祥解到黄牛皮五十張
水牛皮一千張川蔴一萬斤箭竹十五萬枝



魚鰾一千斤牛觔一千斤翎毛五十萬枝前
四幇於四月初七日出洋後四幇於五月二
十日出洋所欠鮮運不滿二萬又差海運遊
擊張性徵等齎銀前往登萊收買以待回空
船隻作爲二運務足二十萬之數等因隨奉
聖旨這奏報鮮運糧餉布疋器械等項知道了未
完無多還着作速催發運務經管各官事竣即
與題敘該部知道欽此該臣又經通行贊司餉
道及領運召買官員申飭催發去後續於八
月内據總理海運遊擊張性徵呈稱查得鮮
糧二十萬石除前後八幇運過一十八萬二
千四百九十八石四斗八升三合朱孔昭在
登買運過二千六百九十石天津配發臨清
小米三千四百石實應在登買補一萬二十
四百一十一石五斗一升七合照數買完發
運共足二十萬石計續發糧三次共帶蔴三
千七百領等因續於本年十一月内據總理
鮮運都司僉書王學易呈稱蒙本院部題委



卑職總理鮮運事務原裝發明王愼德周堯
咸賓八幇糧料二十萬石除漂失外實收糧
糧料一十九萬五千二百六十四石五斗并
盔甲布疋軍火器械硝磺皮張蔴鐵葦席等
項俱已交卸平遼毛總鎭軍前取具印信全
運總實收齎繳以憑察繳竊照今年[illegible]運十
完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本院[illegible]苦心運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完船
隻蔵誠以聯且冐雨海濵躬親禱祀一念精
[illegible]

李獻呼畢琡與各運官所爲戰慄遵承欽依
警㦖以期無負任使者也又據齊到平遼總
兵官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毛文龍實收內
開據標下坐營叅將陳繼盛收到總理鮮運
都司王學易督押與子懷德四夷威寇八封
運官守備王文憲王成龍等船戶趙子魁王
永盛等糧船二百六十七隻漕米一十五萬
三千三百二十五石二斗六升八合稉小米
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六石一斗五升五合屯



米稉稻米六千七十三石五斗六升小麥六
千九百九十九石二斗屯田白米二百二十
石黃豆二千四百三十八石黑豆二千七百
二石五斗高糧八千七十九石八斗一升七
合通共糧料十九萬五千六百二十四石五
斗葦蓆共三萬六千五百一十二領青白各
色布共一萬九千七百疋又收附帶工部鐵
盔二千九百七十四頂鐵甲紙二千九百七
十四領長鎗一百桿鉤鎗一百桿夾靶鏇三

丁杈鈀扒一百桿腰刀五十把斬馬刀一百
把違珠砲五十位湧珠砲五十位翼虎砲一
百位小佛郎機五十架內小子砲二百四十
九位清硝八百包共二十萬斤硫磺二百一
十二包半共五萬一千斤建熟鏷鐵彈六百
三十五包共一十五萬八千七百五十斤桐
油一千二簍共一千八百斤黑礬二簍共三
百斤黃牛皮四千九百五十張水牛皮九百
六十五張牛觔一十包共一千斤翎毛一十



一包共五十萬枝箭竹四十九包共一十四
萬七千枝魚鰾一十包共一千斤又一小包
重三十斤方細川蔴二十三包共三千四百
五十斤長細川蔴四十九包共六十四百五
十六斤又三小包共五百零四斤俱各收明
給散兵丁訖所收是實又據專理遼餉兵備
山東按察司按察使錢士晉呈稱准總理鮮
運都司王學易手本爲海外之捷音可喜等
事該本道查得今年鮮運糧料共計二十萬

石裝運船隻官船十居其七民船十居其三雖加意遴選而海濤叵測每以波臣之不仁爲懼今據毛鎮實收其總運都司王學易明王愼德四夷咸賓八幇運官實授守備王文憲等船戶趙子魁等運到糧料共收過一十九萬五千二百六十四石五斗幷收隨船軍器布疋皮張葦蓆等項統加核算十完九九夫以自津抵登之沙礁抵觸自登抵島之大洋浩瀚而運艘安瀾糧料萬全非本院部之精誠孚格安能令海不揚波而兵不艱食若此哉卽今統運諸弁伏波涉險沐雨櫛風艱阻倍嘗勞績可紀所當照例優敘以示激勸等因到臣該臣逐一磨算天津原發官民船二百二十七隻又林龍驤兵船六隻開運颶發守凍船十一隻二運登津續發運船三十隻以上共船二百七十四隻今毛帥實收報到船二百六十七隻實止少船七隻原題八幇在津發運糧料一十八萬一千四百九十



八石四斗八升三合續經在津配發臨清小米三千四百石指揮朱孔昭糴買登糧二千六百九十石遊擊張性徵等糴買登糧一萬二千四百一十一石五斗一升七合總計二十萬石今毛帥實收報到收過糧料一十九萬五千三百六十四石五斗淨計短少糧料四千七百三十五石五斗內除船戶程茂廣拚欠米九十三石原係在登守凍花費之數法應追補船戶侯相原裝漕米五百十三石五斗因颶至覺華島在彼收卸取有實收作爲開運之數船糧原無疎虞實在失風糧料僅四千一百二十九石委係漂沒之數所當照例開銷者也此外又有萊陽商人高光原領永平召買銀兩日久未淸臣於舊卷檢出責令委官守備王裕國押同高光就近運糧赴鮮據報運到小麥九百二十六石三斗高糧五百七十二石黃黑豆一千六百五十三石七斗大麥二十四石共計三千一百七十

六石已經毛帥給有公移執照赴津銷算歸
結是又在於原發鮮運二十萬石之外以爲
接濟者也至於布疋葦蓆軍器皮張等項強
半運完虧折尤少海外士馬頗藉殊多斯亦
遭逢之幸矣該臣看得毛帥揚旌海外牽制
遊魂逃民之歸附愈多平島之聲靈愈震所
需糧料最殷且豫此今歲鮮運所爲改十二
萬而爲二十萬者也各糧有發自天津有糴
自登萊亦有攔運颶發守凍因而改撥赴島
者各船有津淮官船有東省民船亦有調去
兵船因而帶裝糧料者臣先行令司道府佐
等官加意遴選惟恐有舟航苦窳之虞先期
料理惟恐誤初夏清和之候要在隨方合節
以餉絕域不致守株待兔以隘
皇仁維時司道府佐等官罔不同心戮力趨
事惟護其府既畏遐艱且堅津門初發運船
共計二百四十四隻止於未到四隻餘俱得
抵平島交卸無愆逾於二運津登發船共六三
十隻而以漸入秋深亦復壞船三隻不則收
全功矣共計鮮糧二十萬石止於失風四千
餘石大海蒼茫風波叵測卽關運若此猶難
之況鮮運乎卽此陽侯順軌足覘
天心之助順滄海安瀾益徵胡運之將衰此誠
聖明之威孚有素而
皇穹之錫佑匪淺者也除將毛帥原來實收咨送
戶兵工三部查驗存案外所有發運文武各
官終歲經營幸而竣事例應急爲

題敘如原任贊理遼餉戶部河南司主事何意
奏發運價盈縮咸宜如專理遼餉山東按察
使錢士晉料理船糧方圓曲當如天津管糧
河間府同知張懋德催儹裝運錙銖不爽如
總理海運遊擊張性徵糴買登艭跋涉弗憚
一時舳艫蔽空溟渤効順各官之功懋焉但
臣於關運疏中已經奏薦茲不再贅仍應一
體從優敘錄者也廼若總理鮮運實授都司
王學易持節凛若氷稜敷惠藹如春煦氣呑

璫酪誠格馮夷鮮運平島收糧平遼總兵官
管叅將陳繼盛傳宣恪愼出納公平大振萬
里長風克裕三軍神氣統理鮮運前哨實授
守備王文憲智珠坐照才刃恢遊乘桴欲走
康莊輸粟盡成京坻統理鮮運後哨實授守
備王成龍矢心質直無回策事纖毫皆中弁
流強項海道指南管理鮮運實授守備高登
募舟呲嗟立辦領運波濤不驚舊績素超新
勞猶懋管理鮮運實授守備胡遠冲齡遠志



潔守長才領運青雀遄飛赴事神駒在轡管
理鮮運實授守備王應龍素節修水壯猷破
浪累運程能有効萬鍾屢數無遺管理鮮運
加衘守備張允昌朗神映水赤膽包身得火
器虜穴之中濟軍糈鯨波之内管理鮮運實
授守備俞明鳴椰紫海恬瀾仗劍青萍射斗
一帆利濟三運功高管理鮮運實授守備劉
九逵報効不辭戴星飛輓無慚流水異域腹
果絶島煙增以上十弁皆領運收糧之艮有
功鮮運所當一體薦揚者也又若屯撫中軍
管理屯田都司僉書石公衍丰標玉立識趣
珠貝治屯方畧獨嫺積粟關鮮攸濟登州買
糧天津左衛指揮朱孔昭小心翼翼壯志桓
桓遇事綽有擔當持巳絶無點染以上二弁
在石公衍屯田助餉遠輸關鮮在朱孔昭赴
登買糧克襄運事所當並薦者也又如登州
買糧天津左衛候鈌經歷高射斗任事不辭
櫛沐急公克佐纘醪登州買糧聽用千總韓



惟忠介守絲毫無染練才菽粟兼收招募山
東民船聽用千總趙治本奔馳水陸惟勤招
募梯航有裨以上三官在高射斗韓惟忠與
遊擊張性徵同糴糧於登州趙治本與守備
高登同募船於東省今張性徵棠以關運薦
高登亦以鮮運薦三官名位雖卑勞瘁則均
於義似難獨遺亦應附薦者也内王文憲巳
經鮮運三載今歲復回津登押二運船三十
隻再往平島勞瘁倍常似當加以都司職銜

張允昌已經鮮運二次人皆實授彼止虛銜
難以領頒共事似當實授守備職銜用示鼓
舞者也再照去歲鮮運原有加銜守備張鵬
舉管押運器初疏可查後至登州患病赴鮮
愆期冬深鮮回津與子俱沒波濤之中捐
軀
王事竟葬魚腹良可哀也又有兵糧同知王從諫
素著清操今歲勵勤關鮮運務夙夜在公暑
雨匪懈竟以勞勩成疾隕生前報鮮運開洋
疏中臣曾列其職名而今已矣原奉
聖旨有事完題敘之語在
聖明雖微功畢錄在愚臣詎存亡異心此二官者
似當酌量優䘏以酬忠魂者也臣謹會同提
督省直援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林有
臺具疏以
請伏祈
勑下戶兵工三部將前項鮮運糧料布疋軍器等
項再一查算內已獲實收者准其開銷遭風



漂失者中多人船俱沒姑與免究起卸掛欠
者在本船戶名下照例追補而尤於効勞司
道府佐將領大小等官分別紀錄優敘王文
憲張允昌量與加銜物故二官酌議優䘏庶
海外有飽騰之師而運務成臂指之勢矣為
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具
題本月二十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附兵部覆
兵部
題為四年鮮運事竣謹遵例奏繳並敘在事効
勞文武官員以彰激勸事職方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准戶部咨該督理糧餉天津巡撫
畢自嚴題前事除薦舉文武各官聽吏部與
本部紀錄外內稱統理鮮運前幇實授守備
王文憲智珠坐照才刃恢遊秉桴欲走康莊

諭示盡成京坻管理鮮運加銜守備張允昌
赤膽包身朗神映水得火器虜穴之中濟軍
需鯨波之內王文憲已經鮮運三載今歲復
回津登押二運船三十隻再往平島勞瘁倍
嘗似當加以都司職銜張允昌已經鮮運二
次人皆實授彼止虛銜難以頡頏共事似當
實授守備職銜再照去歲鮮運原有加銜守
備張鵬舉管押軍器至登患病赴鮮愆期冬
深繇鮮回津與子俱沒波濤之中拮据王事
竟葬魚腹良可哀也又有兵糧同知王從諫
素著清謹今歲助勷闗鮮運務夙夜在公暑
雨匪懈竟以勞勩成疾殞生此二官者似當
酌量優䘏以酬忠魂者也等因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為照鮮運一節行役者風波不測督理者
夙夜靡寧最為難苦之事今據王文憲張允
昌往來平島至再至三其功不可泯沒而張
鵬舉則父子偕往葬身魚腹矣王從諫則積
瘁成疾溘先朝露矣勞者不敘無以鼓勸事
之心死者不䘏何能慰効忠之魄撫臣議請
加銜優䘏良有見也但查王文憲原係加銜
守備非實授者今量加示勸張允昌原係無
實職者今暫加把總職銜既該撫具題戶部
咨會前來相應覆
請命下將王文憲量加都司僉書職銜張允昌加
把總職銜張鵬舉王從諫行原籍撫按量給
優䘏等因天啓五年三月十三日太子太保
兵部尚書趙彥等具題本月十六日奉
聖旨是

眞保河召買事竣奏繳疏

題爲眞保河三府召買料豆事竣遵例

奏繳幷分別舉劾以示勸懲事案照天啓四年

遼餉料豆先該戶部覆奉

欽依眞定河間二府各買十萬石保定府買八萬石先儘各府應解雜項新餉銀兩發買其不足之數與在津召買八萬石之銀俱聽戶部陸續奏發定價每石五錢已經通行各該道府查照召買去後暨本年十月內該臣牌行



井陘易州天津三道眞定保定河間三府照得時已入冬運務告竣一切鏹糧支用料豆完欠承買勤惰俱應稽查銷算所有用過銀兩完過豆石確數并州縣正官職名賢否合行查取仰各道府即將本年經管召買料豆要見該州縣原用某年某項銀若干領到部發新餉銀若干買解料豆某州縣全完某州縣已完若干未完若干所支新餉銀兩有無節省存剩其承買印官或見任陞任或署印接管務要查明幷核平日治行分別薦奬戒劾等第造冊具繇呈報以憑

奏繳施行續據眞定府申案照先蒙本院部劄行本府即於所屬州縣派買遼豆十萬石買價運價先儘該府應解雜項新餉支用不足另請給發務在上緊收買多方設處先期備辦應用隨經分派所屬查照召買間又蒙本院部憲牌即將見在雜項逐一查明要在某項係實在可用某項係虛懸不足其部咨原



定二萬二千四百零五兩八錢之內有無缺少若干見今作何買運其分發部金曾否差官赴領查明回報蒙此該本府隨查天啓三年平糶倉穀并正官馬夫箱扛樽節等項共銀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九兩一錢一分七釐一毫九絲其房產稅契與[illegible]優免皮贓原無定額共止有銀八千八十八兩二錢九分九釐八毫二絲四忽以上八項共實在銀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七兩四錢一分七釐可充買

用其部發銀二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兩四錢
二分九釐已經差官赴部申領到府隨經分
發所屬召買如有不敷借動庫銀湊用今據
各屬陸續冊報到府查得所屬州縣共買過
料豆十萬石遵照部議每石用銀五錢該銀
五萬兩今據各屬冊報價值并地里遠近不
等通共用過銀五萬一百二十三兩九錢六
分除領到部發銀二萬四千六百三十八
四錢二分九釐外不敷銀二萬五千四百八



十五兩五錢三分一釐內動支天啓三年未
解雜項銀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七兩四錢一
分七釐又動支天啓四年應徵雜項銀五千
五百八兩一錢一分四釐并前領到部銀共
合用過五萬一百二十三兩九錢六分之數
相應申請移咨戶部查照開銷又據保定府
中本府坐派召買遼豆八萬石共該價銀四
萬兩內本府搜括天啓三年庫貯各項雜徵
銀八千三百七十兩四錢五釐又兌給各州

縣天啓三年徵完雜項銀三千一百一十兩
二錢六分一毫天啓四年見徵雜項銀一萬
二千一百八十九兩四錢一分九釐八毫又
奉部劄大名府撥解銀八千八百七十兩七錢
九分二釐九毫通共銀三萬二千四百七十
七兩八錢七分七釐八毫俱發州縣買豆發
運惟有戶部多坐天啓四年虛懸雜項銀七
千五百二十二兩一錢二分二釐二毫分派
清苑等二十州縣查刷庫貯解剩支剩各項



堪動銀兩祇補尚且不敷今將各州縣派買
豆石用過價銀總撒數目備細查明造冊見
在爲照本府天啓四年雜項銀兩原止一萬
二千有奇而部派四萬兩本府申詳再三求
啻舌敝穎禿後蒙部文免銀二萬加以三年
之一萬一千有奇大名之八千有奇湊足四
萬之數是四萬中仍以二萬實數坐落本府
而實止一萬二千有奇其中又虛懸七千餘
矣此時本府欲再申請恐部堂免此二萬已

為莫大之恩復為求減又似不知進止足[illegible]
未敢申請祇令州縣搜括庫貯無礙存留
運而各屬搜括無幾至今尚少二千七百餘兩
兩所以遲延至今罪固難辭今蒙憲示分析
明白伏祈電照等因又據易州兵備道參議
韓萬象呈同前事又據河間府申蒙本院部
劄行本府分派召買遼豆十萬石先儘該府
應解雜項新餉銀一萬二千二百五十六兩
四錢一分五釐餘該戶部找發上緊收買應



用每豆一石連運津脚價部議雖定五錢就
中仍當加意節省毋得多費今查河間所屬
派買豆十萬石該價銀五萬兩止收戶部發
銀三萬四千七百八十七兩八錢一分四釐
又本府分發庫貯各年分雜項銀五千七百
二兩八錢九分九釐七毫又各州縣自動各
年分雜項銀[illegible]千二百一十五兩九錢四分
四釐七毫七絲六忽六微三項共銀四萬九
千七百六十兩六錢五分八釐四毫七絲六忽

六微內各州縣實領用過部銀二萬九千五
百五十六兩七錢二釐三毫一絲六忽又動
內[illegible]折各州縣雜項銀一萬四千九百一十
八兩八錢四分四釐四毫七絲六忽六微又
蒙本院部提取節省部銀五千兩抵充津門
海運脚價應用又見貯府庫銀一百六十一
兩一錢一分一釐六毫八絲四忽又東光縣
申解節省銀七十兩見貯贊司庫內三項俱
係部銀節省之數據此又該天津兵備道僉



事徐如翰呈同前事俱經轉行專理遼餉兵
備山東按察司按察使錢士晉覆核銷算具
冊前來該臣逐一再加磨對真定府原派豆
十萬石每石五錢該價銀五萬兩部定該府
雜項新餉銀二萬二千四百五十兩一錢該找
給銀二萬七千五百九十四兩後部止發銀
二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兩四錢二分九釐尚
欠未發銀二千五百五十五兩七錢七分一
釐真定所屬三十二州縣除阜平一縣免派

外其餘三十一州縣共派買豆十萬內定州
冀州深州趙州南宮縣元氏縣寧晉縣棗強
縣各派買豆四千三百五十石晉州真定縣
饒陽縣無極縣栢鄉縣欒城縣井陘縣衡水
縣安平縣新樂縣隆平縣臨城縣新河縣獲
鹿縣藁城縣曲陽縣各派買豆三千二百石
行唐縣高邑縣武邑縣贊皇縣靈壽縣武強
縣平山縣各派買豆二千石俱經解津收發
海運取有贊司實收其各州縣買價運價俱



以五錢爲率獨曲陽縣每石用至五錢三分
八釐七毫三絲七忽五微共多用銀一百二
十三兩九錢六分以致溢於五萬之外其天
啓三年雜項不滿二萬尚虛懸二千四百兩
有零又加內部未發之數是以預動天啓四
年雜徵等銀五千五百八兩一錢一分四釐
所當准其開銷者也保定府原派豆八萬石
每石五錢該價銀四萬兩戶部初定該府雜
項新餉銀三萬九千七百一十一兩五錢四

分二釐後該府止認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九
兩四錢一分九釐八毫多寡懸殊屢煩駁查
咨議續准部咨減去二萬仍定天啓四年銀
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一兩五錢四分二釐又
定天啓三年銀一萬一千四百八十兩六錢
六分五釐一毫尚欠銀八千八百七兩七錢
九分二釐九毫劄行大名撥解乃保定府猶
謂四年雜項尚有虛懸銀七千五百二十三
兩一錢二分二釐二毫分派二十州縣查刷



抵補未敷以致料豆未能全完查清苑縣原
派豆四千五百石已完三千一百八十四石
二斗七升未完一千三百一十五石七斗三
升定興縣原派豆四千六百石已完三千七
百八十七石四升未完八百十二石九斗
六升安肅縣原派豆四千五百石已完三千
七百五十六石九斗一升未完七百四十三
石九升新城縣原派豆四千五百石已完三
千五百九十五石四斗未完九百四石六斗

束鹿縣原派豆四千五百石巳完三千六百六十八石八斗未完八百三十一石二斗蠡縣原派豆四千五百石巳完三千六百七十九石一斗四升未完八百二十石八斗六升易州原派豆四千五百石巳完二千七百五十五石七斗未完一千七百四十四石三斗安州原派豆四千石俱巳解完祁州原派豆四千石巳完二千七百一十石一斗未完一千二百八十九石九斗雄縣原派豆四千石



巳完三千二百七十五石二斗九升未完七百二十四石七斗一升博野縣原派豆四千石巳完二千八百二十六石五斗一升未完一千一百七十三石四斗八升慶都縣原派豆四千石巳完一千五百八十八石一斗一升未完二千四百一十一石八斗九升深澤縣原派豆四千石巳完一千四百七十三石二斗八升未完二千五百二十六石七斗二升高陽縣原派豆四千石巳完三千二百九

十九石未完七百一石淶水縣原派豆四千石巳完三千二百五十四石三斗八升未完七百四十五石六斗二升完縣原派豆四千石巳完一千七百一十四石未完二千二百八十六石新安縣原派豆三千二百石巳完八百四十石未完二千三百六十石唐縣原派豆三千二百石巳完一千八百一十二石八斗未完一千三百八十七石二斗容城縣原派豆三千石巳完二千七百二十三石一



斗三升未完二百七十六石八斗七升满城縣原派豆三千石巳完二千石未完一千石以上保屬通共巳完五萬五千九百四十三石八斗七升未完二萬四千五十六石一斗三升則以虛懸數多之故今該府業巳分派州縣查劃抵補矣所嘗勒令照數[illegible]追不宜再有推諉者也河間府原派豆十萬石每石五錢該價銀五萬兩部定該府雜項[illegible]餉銀一萬二千二百五十六兩四錢一分五

釐該找給銀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三兩五錢
八分五釐後部止發銀三萬四千七百八十
七兩八錢一分四釐尚欠未發銀二千九百
五十五兩七錢七分一釐河間所屬十八州
縣内除興濟一縣免派外其餘十七州縣共
派豆十萬石内景州原派買豆一萬石東光
縣吳橋縣故城縣各派買豆七千石河間縣
獻縣任丘縣各派買豆六千石肅寧縣阜城
縣寧津縣南皮縣鹽山縣各派買豆五千石



慶雲縣原派買豆四千石青縣靜海縣各派
買豆三千石俱已解津發運通完取有賛司
實收惟滄州原派買豆一萬石知州朱學孔
止買豆五千石被劾候代躭延日久後同知
梁應期署事始督州判蕭允份殫力收買復
完四千二百餘石而時已秋深矣尚存未完
七百九十二石七斗交河縣原派買豆六千
石已完豆五千五百四十六石四斗五升未
完豆四百五十三石五斗五升臥批未擧酒

屬掛欠當與滄州欠豆均催買運結局河屬
近河脚價差省各處召買蚤者價止四錢召
買遲者全用五錢故得節省部銀五千餘兩
至於雜項所用反增部定原額之外祇緣天
啓元二三四等年雜項多未起解未免搜括
盡用其實河屬疲瘠之鄉雜項正額尚多虛
懸今已倒囊而出後難爲例者也其津門自
買豆八萬石該價銀四萬兩先經戶部照數
給發該臣檄令司道府廳竭歷召買仍委州



縣佐貳沿河收糴不用商人以杜冒破總計
得豆八萬七千餘石亦俱發運赴關取有實
收在卷而津門之豆業已踰額矣惟是召買
非易易也全賴各道提衡於上各府督責於
中而州縣各印官拮据於下方能灌輸繦屬
轉運絡繹以粗完一歲之局今當事竣不可
不爲分別擧劾以示勸懲除履任未久及召
買未劾者不敢槩及又召買雖完而治行未
超者容臣另行奨劾外査得原任井陘兵[illegible]

道副使今丁憂王廷梅一泓品格五熟勛猷
轉輸纔可挾而膠可投注措儉作梁而豐作
王原任天津兵備道參議兼僉事今陞任來
斯行學識合今茹古經綸吐范吞韓剪妖郎
動新旂常督備則功崇京坻易州兵備道參
議兼僉事韓萬象清貞易水飛濤鎖鑰嚴闗
增峻一路眞民懷吏畏三韓看士飽馬騰眞
定府知府馮師孔嶙峋壁嶽指顧風雷嚴彌
聚粟成山股郡流膏爲雨河間府陞任知府



康第天賦貞操人推正骨循良齊芳渤海轉
輸方駕龔劉河間府見任知府薛鶚玉無凋
疲滿腔熱血肩綱紀應手風又聞起呼庚民
歎來蘇滄州署印河間府總捕同知梁應期
才鋒刃解節操氷凝剔蠹勞怨不辭治餉梯
航有濟河間府推官禹好善照人心膽俱靈
豈飼糠粃無穴海涵地負日霽天空保定府
推官王道直峻潔金莖承露朗徹寶劍凝霜
鼠雀潛形雜縣司命祁州知州張志芳有品

有才有骨貞清貞慎貞勤節裕闗中戎行任
晉安州知州余振翔以貞切心行旅資吹嘘
濟饑溺慈已急公輸輓充邊任丘縣知縣鄭
睢州節撑土性才捲春濤遂衍彌威而柔衛
途結纏可理河間縣知縣湯貴明介峻骨頑
總中北斗百里扺大京十三韓陸今亦飛元
氏縣知縣臧爾令操淳澄乃月生信猷難而
堂由塵滿范甑御裕蕭蕭蠡縣知縣韓光先
淮磨神骨皆清愛戴毛裏相屬坻京澤遠狐



鼠奸消束鹿縣知縣張履端纖塵不到寒氷
兩地爭歌湛露解懞薦厦騰飽六師雄縣知
縣黃宗昌才神削鐻操映凝氷撫疲膏露生
心指餉點金妙手貞定縣知縣李梴劒氣芒
寒星斗素心冷吸風霜求牧求芻能安能攘
定興縣知縣王永吉一介砥操千鍾實塞惠
洽膏苗陰雨威行捲籜秋風安肅縣知縣李
師沆秀宇瓊峯玉樹清操止水澄波慈雨灑
輪輜車滿道獻縣知縣顧一讓才爲

國寶品是人龍撫字言絃宓琴治餉管籌蕭遞
高陽縣知縣唐紹堯心田粹白才具恢奇木
牛不匱關門天馬常嘶塞上南宮縣知縣黃
紹慧藏明珠照乘敏才神驥嘶風賦溢千廂
政追三異容城縣知縣宋之儁急公無愛頂
踵發時欲嘔肺肝芻牧才長瑚璉品重棗強
縣知縣陳三重介節飲冰弘才掣電撫字念
周民隱拮据計裕邊糈東光縣知縣楊應震
力崇節愛政酌寬嚴兩地歌舞甘棠千鍾飽



騰細柳掞庭縣知縣喻思恂操貞吸露才敏
絕塵賦無盈澤之漁遊有雨天之粟肅寧縣
知縣劉貞明澄心似水思政如春寬頒渭上
膚功民騰畏壘尸祝淶水縣知縣張杲撫字
循良擅譽儲糈庾癸無呼萬竈春融一堂秋
爾靜海縣知縣王艮相撫循單父鳴琴餽餉
關中轉粟絃歌四起庶績一新阜城縣知縣
王秉衡治賦有如治家保民不異保子栗山
高峙甘雨旁流藁城縣知縣談國臣理餉[illegible]

煩芻畫充邊立見錢流才品雙超廉平獨擅
新城縣知縣鄭國禎砥操青天可問撫疲赤
子在懷餉飽渝關才優子千鹽山縣知縣馬
恭佑丰標玉潤襟度淵涵憂民情見乎詞急
公義形於色饒陽縣知縣魏雲龍手無盤錯
骨有冰霜三窩振刷皆銷千鍾咄嗟可辦以
上各官俱方面有司之良有功餉運若理刑
官雖與召買無涉承委查核最晰所當一體
薦揚以備擢用行取之選者也再照馮師孔



廉第當派豆餉邊之始存視
國如家之念鼓舞倡率不遺餘力在馮師孔始
終其事顆粒俱完廉第雖已陞任節省尤多
而應朝玉繼之又能加意督催擇委耆印陞
續又解所欠糧幾一萬[illegible]務[illegible]不淺景州
買豆數至萬石調劑撫循民忘其勞東光買
豆至七千石且攝吳橋買豆亦復報竣任丘
河間獻縣各買豆六千石價值俱有節省以
上各該正官尤宜紀錄優敘者也若津門自

買豆八萬七千石原非一手一足之力節次
司餉道糧廳無不分頭召買此自職掌所在
固難以此居功至承委州縣佐貳四員原係
該府遴選所使多者買八千餘石少者亦買
六千餘石完納既蚤價值亦廉烏安可没没
也看得滄州州判蕭允份愛鼎每嚴一介辨
餉立致千鍾任丘縣縣丞陳一貫盟心欲謝
纖塵任事惟遊餘刃獻縣縣丞今陞任楊鍾
會佐理珠輝十乘措餉露積三軍鹽山縣主



簿王家圭操持欲絕蠅營斂愼克供馬走以
上四員皆佐貳之良有功餉運所當附薦有
司之後者也廼若應議官員亦有其人則交
河縣知縣楊景震者可異焉本官已丁艱蓦
之年不思在得之戒線索任人提弄狐鼠食
民脂膏如奉文買豆派富戶百餘家每斗加
三收入以市斗買以斛斗解及發豆價每兩
又短銀一錢仍令每家出脚價銀三兩人有
謂其尅落豆價約共八百餘金者臣初疑而
未信及細訪之物議嘖嘖怨聲載道[illegible]
徒魯荆州侵費官銀拖欠料豆一百八十[illegible]
石公然灑派斗戶張有明劉汝康等本官肯
其曲稟批照催收其爲池魚之殃甚矣人實
有口告擾不休將無有靦面目耶且也欠豆
四百五十餘石久不掣批竟成不了之局則
其才守可知也臣以買豆之事恐累細民遍
張告示令各有司公平收買毋恣漁獵而本
官之舉動如此安可不以白簡繩之况收糧



銀而索耗大剝百姓之脂膏放驛站而扣除
不顧銜途之剜肉宅門漫不關鎖一聽伊子
阿僕之縱横是[illegible]時進收全無居上臨下
之體統所當[illegible]不謹例冠帶閑住者也保定
州縣欠豆數多必已完八分者方始入薦即
已完六七分者亦得免參查新安縣僅及三
分其知縣崔四瞻已經按院論劾道府未經
開報署印職名姑免深求深澤縣止完四分
[illegible]縣程可登自五月內已經按院論劾其

署印者爲斷事周道恭而逋欠如此溺職甚
矣完縣知縣彭尊輝自三月到任而解豆僅
及五分難辭怠玩之𧬈所當與周道恭各量
罰俸示儆者也大都三府召買原無充裕之
金錢亦無高擡之價值既勞有司之心力亦
費地方之區處臣方急時無可措手惟以爲
刻誇之於前以
功令繩之於後今幸竣事所賴同舟共濟之力
實多者不乘茲



奏敘分別叅劾目前召買愈數愈艱人將玩忽
度視而餉事愈不可爲矣非臣敢爲市恩妄
爲吹毛總期克襄餉務而已臣謹會同提督
省直援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林有臺
合辭以
請伏祈
勑下戶部再一查核錢糧應開銷者准其開銷豆
石未完解者催令完解而尤轉行吏部於各
監司有司據薦章以爲甄拔緣糾劾而示創

懲庶人心憬然深省灑然易慮其於軍需
國計胥攸當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具
題本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東兗召買事竣奏敘疏

題爲東兗兩年召買事竣遵例

奏敘并分別舉劾以彰激勸事案照天啓元年

該戶部題覆前任督餉侍郎李長庚查催海

運一疏內開山東所少三十萬米責成淮津

道會同淮徐東兗各道分買查得本部屢經

覆疏有謂山東急講通融劑量之宜淮上即

擧隨地召買之事有謂講究莫急山東之事

責成莫先淮上之官大抵皆分淮上山東爲



二所買該六十萬今則合而爲一責淮津道

會同各道於淮徐東兗四處分買衆擎易舉

縱不能六十萬決無止三十萬之理宜限淮

徐買二十萬東兗買二十萬不得短少升合

淮徐用南糧改折及南淮積存銀兩東兗自

有原派一十七萬八千六百餘兩合買四十

萬充然有餘請

旨下部坐定總漕東撫督率各道即日舉行不容

一毫推諉此天啓元年召買之來歷也天啓

三年該戶部覆臣關鮮需餉甚亟一疏內開

東兗買米二十萬用該省天啓三年加派買

米運津益該省蓮妖既平公私漸復先已免

二年分之數則三年分自當竭力辦運不得

復以鄒滕爲辭是東兗加派仍應以十二萬

八千六百八十七兩二錢零爲額買粟米二

十萬石定價銀一十四萬兩除前銀外尚該

一萬一千三百一十二兩即預借動天啓四

年遼餉奏補買運逮天啓四年八月內又該



戶部覆臣運務方殷一疏內開原派東兗米

二十萬石今止解津五萬石已買未解者五

萬石已派未買者尚十萬石買運愆期法當

參處姑念旱荒其已買未解者促令速解其

未買者即將糴本七萬火速差官解津每石

加脚價一錢轉解關門照八錢一石例徑給

折色限文到三日內糧銀俱要起解如過中

旬不行解到定將該布政司并糧道各該知

府題參重處此天啓三年召買之來歷也查

天啓元年之米買解於二年之夏秋後値遘妖猖獗運道中阻遂多停閣近始陸續漸完而猶有未完者豈可置之不問天啓三年之米買解於四年之夏秋後値旱荒騰貴買運難前部覆許其本折各半勒限通完迄今完者已多欠者間有尤難混於無別茲當歲終運事告竣臣行督餉道臣錢士晉山東分守東兗道臣曾文衡逐一查算造冊前來敢先臚列其完欠之數而後分別舉劾焉以天啓



元年言之東兗二府共勒加派一十七萬八千六百八十七兩零以爲糴本共買米二十萬石在東昌府額派正米六萬五千六百八十九石內濮州原派米五千石臨淸州朝城縣各派米四千三百石高唐州汀平縣茌平縣淸平縣莘縣冠縣夏津縣武城縣各派米四千石聊城縣堂邑縣館陶縣恩縣各派米三千石丘縣派米二千四百石觀城縣派米一千三百八十九石俱已添運發運取有實

收惟有范縣原派米四千三百石已完三千二石六斗未完一千二百九十七石四斗係解役王紹堯等掛欠在兗州府額派正米一十三萬四千三百一十一石內濟寧州原派米七千八百八十六石四斗曹縣原派米六千九百七十一石一斗八升四合曹州原派米六千二百六十九石四斗東阿縣原派米五千六十四石二斗陽穀縣原派米豆四千一百五十五石七斗二升五合定陶縣原派



米三千五百八十石金鄉縣原派米三千四百七十六石八斗沂州原派米豆二千八百五十八石九斗城武縣原派米二十三百石滋陽縣原派米二千一百二十石壽張縣原派米豆一千九百七石七斗二升九合七勺嘉祥縣原派米一千六百二十二石八斗寧陽縣原派米一千四百石曲阜縣原派米一千石平陰縣原派米九百八十九石二斗泗水縣原派米七百三十一石七斗一升八合

三勺俱已解津發運取有實收單縣原派米
一萬二千八百九十八石已完一萬八百七
十石六斗三升未完二千二十七石三斗七
升係解吏張寔侵欠魚臺縣原派米一萬二
千七百一石六斗四升三合已完一萬一千
九百四十石二斗七升六合未完七百六十
一石三斗六升七合鄒城縣原派米一萬四
百七十六石五斗已完三十五百七十一石
五斗未完六千九百五石汶上縣原派米九



千五百一十石已完四千五百一十石未完
五千石係解吏李一武等侵欠鄆城縣原派
米七千四百四十二石六斗已完本折米五
千七百石七斗二升未完一千七百四十一
石八斗八升鉅野縣原派米六千一百五千
石已完四千四百九十五石九升未完一千
六百五十四石九斗一升費縣原派米六千
七十五石已完一千九百三石三升未完四
千一百七十一石九斗七升東平州[illegible]米

五千四百六十三石二斗已完五千五十二
石一斗未完四百一十一石一斗鄒縣原派
米二千一百二十石已完一千五百五十石
未完五百七十石嶧縣原派米二千九十石
已完一千一百六十石八斗七升未完九百
二十九石一斗三升滕縣原派米七千五十
石全未解到以上元年東兗召買二十萬石
東昌已完六萬四千三百九十一石六斗未
完一千二百九十七石四斗兗州已完一十



萬三千八十八石二斗七升三合未完三萬
一千二百二十二石七斗二升七合二府共
已完米一十六萬七千四百七十九石八斗
七升三合共未完米三萬二千五百二十石
一斗二升七合此元年召買完欠之數也以
天啓三年言之東兗二府遵照部議用三四
兩年新餉十四萬兩以爲糴本共買米二十
萬石在東昌府額派正米六萬五千六百八
十九石内茌平縣原派米四千六百石[illegible]

縣館陶縣各派米三千九百石博平縣原派
米三千二百石臨清州原派米三千一百八
十九石[illegible]縣原派米二千石夏津縣原派米
一千二百石以上七州縣俱解本色通完取
有實收濮州原派米一萬石已完米一千八
百石又完米折八千二百石堂邑縣原派米
五千九百石已完米四千七百九十七石四
斗七升又完米折一千一百二石五斗三升
朝城縣原派米四千二百石已完米二千九



百八十四石九斗又完米折一千二百一十
五石一斗丘縣原派米四千一百石已完米
三千五百八十六石三斗二升又完米折五
百一十三石六斗八升清平縣原派米三千
五百石已完米二千九百五十五石五斗一
升又完米折五百四十四石四斗九升[illegible]
縣原派米二千八百四十石已完米一千七
百九十一石五斗四升又完米折一千四十
八石四斗六升冠縣原派米二千五百石已
完米一千九百七十九石七升又完米折五
百二十石九斗三升武城縣原派米一千二
百石已完米七百五十二石六斗一升又完
米折四百四十七石三斗九升以上八州縣
俱本折通融解完取有實收高唐州原派米
三千五百石已完米二千一百二十四石五
斗九升又差人趙一琴起解未到米一千三
百七十五石四斗一升范縣原派米三千一
百六十石已完米一千石又完米折一百二



十七石五斗六升又差省祭張汝池等起解
未到米二千三十二石四斗四升莘縣原派
米二千八百石已完米折八百八石又差官
陳爾壁等起解未到米一千九百九十二石
共計東昌府屬已完本色米四萬五千七百
六十一石一升已完折色米一萬四千五百
二十八石一斗四升起解未到本色米五千
三百九十九石八斗五升仍嘗[illegible]完納抵
津發運在兗州府額派正米一十三萬四千

三百一十一石府屬二十七州縣除鄒滕泗水兗泒外共泒二十四州縣内濟寧州原泒米九千七百四十二石七斗五升巳完米三千四百三十石六斗七升又完米折六千三百一十二石八升曹州原泒米八千八百七石七斗八升巳完米三千石又完米折五千八百七石七斗八升定陶縣原泒米五千七百九十三石五斗九升巳完米一千九百九十五石八斗六升又完米折三千七百九十



七石七斗三升嘉祥縣原泒米四千六百七十二石八斗四升巳完米一千八百七十六石一斗一升又完米折二千七百九十六石七斗三升曲阜縣原泒米四千一百五十二石七斗八升巳完米一千八百五十六石四斗四升又完米折二千二百九十六石三斗四升沂州原泒米三千五百石俱解折[illegible]納以上六州縣俱本折通融解完[illegible]單縣原泒米八千五百八十二三[illegible]

巳完米二千五百石又完米折三千石未完三千八十三石三斗三升鉅野縣原泒米七千八百七十六石五斗五升巳完米一千六百八石九斗一升又完米折四千八百九石一升未完一千四百五十八石六斗三升魚臺縣原泒米七千五百八十六石八斗九升巳完米一千四百七石五斗六升又完米折三千四百六十八石七斗八升未完二千七百一十三石五斗五升東平州原泒米七千



二百三十一石四斗三升巳完米二千八十二石三斗七升又完米折二千八百五十七石一斗四升未完二千二百九十一石九斗二升金鄉縣原泒米六千九百八十四石五升巳完米三千一百七十四石五斗三升又完米折二千三百三十八石六斗二升未完一千四百七十石九斗陽穀縣原泒米六千三百六十一石九斗五升巳完米三千五百四十八石六斗九升又完米折二千三百八

十三石一斗八升未完四百三十石八升曹縣原派米五千八百七石七斗八升已完米三千石又完米折二千一百七石七十八升未完七百石壽張縣原派米五千三百五十石九斗九升已完米二千五百四十七石七八升又完米折二千四百四十石六斗未完三百六十二石六斗一升鄆城縣原派米四千一百二十九石一斗四升已完米二千二百八十九石七斗九升又完米折一千石



未完八百三十九石三斗五升東阿縣原派米三千九百九十七石一斗五升已完米三千八百四十石二斗四升未完米一百五十六石九斗一升平陰縣原派米三千六百七十一石五斗三升已完米一千八百七十五石未完一千七百九十六石五斗三升滋陽縣原派米二千八十九石二斗五升已完米二千六十八石四斗五升未完二十石八斗以上十二州縣本折通算尚未盡完汶上縣

原派米五千七百八十七石一斗七升據報差人劉源海等起解未到米三千九石三斗九升未完二千七百七十七石七斗八升費縣原派米六千三十二石一斗九升鄒城縣原派米五千石城武縣原派米四千一百五十一石一斗九升寧陽縣原派米三千九百九十七石六斗七升嶧縣原派米三千石本折全未解到以上六州縣通未完納共計兗州府屬已完本色米四萬二千一百二石四



斗已完折色米四萬八千九百一十五石七斗七升起解未到本色米三千九石三斗九升仍當照數完納抵津發運又津門收過山東布政司借解銀二萬四千一百九十六兩五錢一釐計折米三萬四千五百六十六石四斗三升可抵兗屬未完之數其各州縣解到折色如濟寧濮州等處除完過本項外總算積出餘銀一千三百九十二兩七錢六分二釐又可抵米一千九百八十九石六斗六

升實在止欠本色米三千七百二十七石三斗五升應聽道府撥派依期解運其餘未完本色當扣折色轉解布政司補庫蓋部議原定東兗折色米十萬石該價銀七萬兩則臣不便多收於七萬之外部議原定東兗本色米十萬石則臣亦不敢少收於十萬之內但舊例解運本色每石例有耗米一升以充海船之消折今各州縣所解米折或未盡除亦有原行不明而照八錢解者致有積餘一千



三百九十餘金統在七萬正數之內已經轉解山海餉司充餉應聽該布政司督同道府覆核作數銷算至於二府本折用過新餉有三年四年之異有價值貴賤之殊大都溢於部額十四萬之外事關錢糧臣非不欲查核明確據實

奏繳惟是州縣渙散錢糧浩煩一邑未清即成掛漏屢催道府未報勢不能待容臣移行該布政司徑自查算明白報部酌議[illegible]可此三

年之實完欠之數也乃若召買府州縣正官除天啓元年遷轉略盡不便追敘外若天啓三年有本色全完者上也有本折通算全完者次也有原派數多而本折通算總完及七八分者是又其次也下此則不及格矣臣得據以分別殿最查得原任東昌兗州二府知府今陞分守東兗道山東按察司副使兼右參議曹文衡鴻才沛長河冊揩毅獻實嚴塞僉稱治行冀黃偉聳韓范見任東昌府知府



王堯民品隆珪璧才挾風雲轂餉必謹錙銖矢心不憚貪彰署聊城縣事東昌府同知楊于國潔操止水公廉符澤沛閭閻和鍾風清衙艑河關府同知管濟寧知州事董則飭氣宇冲和不情安績滿淶三軍腹果振嗣六吏心寒臨清州知州胡經銓端謹穆如清風慈惠藹然冬日殫精輸運極力救寧滋陽縣知縣李政修介石貞心鞭霆斂手蘊藉珠璣萬斛轉輸桂玉千廂鄆城縣知縣田吉

存危城孤絕之時蘇難民湯火之後功崇罍甸澤漑遼疆朔城縣知縣劉彝鼎貞清惟畏人知勁骨可為世祇天倉醮象渝塞流膏東阿縣知縣祝世美遠韻木蘭雲露致才于將發硎處切軍儲憂深

閫計曹縣知縣全陞任石三畏勁節千尋絕巘英猷三尺鋸鏌衆所鑠流馬騰上飽魚臺縣知縣劉席民清洌修莖沆瀣劑裁巨闕光芒萬鍾颶馳一簾月皎壽張縣知縣王國訓潔



守凝霜玉樹敏幹由匪神阿才品雙超軍民胥戴鉅野縣知縣方時化心上經綸獨稱手中緩急能調餉禪梯航恩豈部屋丘縣知縣高繼凱撫字一腔懇亦搘當逐處精神勞著積弁功高輸輓夏津縣知縣任尚約玉尺氷壺北操吳鉤豐劍擬才政急軍需澤隆民牧東昌府通判管曲阜知縣事孔聞簡白璧承家青泮禦變足

國足民雄略有體有用眞儒陽穀縣知縣李廼才提弄充威伸破柱輸賦三韓增竈施澤萬戶負暄館陶縣知縣翟化儒清心映玉逸足絕塵煬絕塞之竈煙莫羣生於黍谷恩縣知縣賈逼眞端凝壁立敏妙風行邑中潢池潛消塞上貔貅宿飽單縣知縣李植發四應不窮纖塵無染澤潤千家紅雨賦充萬竈寒煙定陶縣知縣朱萬年禁方立避洞察明爛備照逃亡治解亂繩政首飛輓以上諸臣皆方面有司之良召買有功例應并薦內曹文衡



先任東昌額派遼米所完本色已及八分續准改折幾於全完所未完者獨高唐范縣莘縣三處未完本色米五千三百餘石俱已起解在途及調兗州則本折之續完亦賴其力揚于國渊繼銓李政修任尚約翟化儒賈逼眞俱本色全完董則愉孔聞簡劉彝鼎高繼凱朱萬年俱本折通完田吉祝世美劉席民方時化李植發雖三年未能全完而元年之舊逋完納已多所當一併薦揚以示激勸行

也至於該省布政提衡於上厥功難泯查得
山東布政司左布政使曹爾楨偉抱凌旻擠
漢宏猷浴日補天郵災祲澤禍蘇枯一天湛
露急供億纓冠披髮八面雄風計裕籌邊望
隆秉鉞夫召買一事州縣任其責道府挈其
綱藩司受其成此舊例也時値災荒官多缺
員乃以二十萬遼米道府州縣之任胥責備
於藩司之身而本官實自四月履任又非始
終其事者一面督催州縣一面那借庫銀方

員並盡良工心獨苦矣況鮮運腳價五萬九
千一百六十餘兩俱積年逋欠之餘盡數完
解纖毫不爽津門運務拜賜已侈何敢嘖無
一言坐視功罪之混淆也其全未完解怠玩
官員如城武縣知縣徐之瀾心既渾樸而不
盡政遂疎慵而罔振債轅百里破釜三韓寧
陽縣知縣張子恭十鍾未奏五技知窮若果
甘雨之隨車安得邊人之減竈嶧縣知縣徐
弘基禦變似有能聲措餉全無熱念籌疎借
箸義婉披纓以上三官在徐弘基天啓二年
九月到任視事已經二載難借口兵燹之擾
徐之瀾本年四月到任張子恭本年七月到
任居官亦已數月何竟無庚釜之輸均當量
行罰俸以示懲創者也此外汶上縣原任知
縣楊忠誨通未完解解亦未到但經撫按論
劾可無深求費縣知縣王參本年九月到任
鄆城縣知縣孫國龍本年十月到任匪焚溺
之不救實蹄涔之方新并應免議者也乃若

東兗抵津其途遼遠州縣正官不念錢糧重
大付托匪人多被棍徒愚惑貪緣侵費其已
經發覺者則有汶上縣吏李一武等通同濟
寧名色守備劉宗孟誆領元年新餉銀四千
七百五十兩該遼米五千石顆粒未解又有
費縣省祭官許雲鵬等領銀糴買元年遼米
三千五百六十石延挨日久除完納外掛欠
一千六百五十六石有奇借口船沉水濕誰
則信之又有單縣吏張宦領元年新餉銀一

萬一千五百六十餘兩該買米一萬二千八
百九十餘石延捱日久除完納外掛欠二千
二十餘石攀扯庫吏劉源清等提問未結又
有范縣差役王紹堯等管解元年遼米二千
二百二十七石止完九百餘石掛欠一千二
百九十餘石見在查究以上四宗皆事經發
覺而侵盜有據者也其未經查明者則有汶
上縣差吏劉源海等解三年米三千九百三
斗九升日久未到范縣差省祭官張汝池等

解三年米二千三十餘石日久未到莘縣差
官陳爾璧等解三年米二千九百九十二石
日久未到高唐州差役趙一琴等解三年米
一千三百七十五石四斗一升日久未到以
上四宗皆尚未查明而原限久違者也若不
亟爲清查盡法追併則劉源海等又將爲李
一武等之續矣前項侵盜掛欠州縣各官除
元年官陞遷已久難以追究仍責見在州縣
正官查追完結三年召買各官查汶上縣被

給又高唐州雖起解千石未到而本色完納
已多其不得免究者范縣知縣杜一鳳爲政
不移日然蹇輒餉間資騰飽莘縣知縣王燮元
餉輸遲之額稍知聚衆之籌疏以上二官所
當姑行住俸候解運完日開復者也臣意謂遼
米之需用急矣元年雖覺將日稍遠然而粤
猾當日之糴本俱已抑留也皆之新舊乃贓
額已作召買銷算而遂明免其罪四年不結項
鄆城縣申文且云那解大遲矣遂欠未微矣

蓋官更吏代後人作冷眼之觀胥役解胥羣
蠹競肥身之計上下朦朧乘機侵沒遂至不
可究詰中間如鄒縣知縣郭或以兵荒失落
見告臣行前任道臣覆查亦尚未報若果妖
亂損失是眞何妨急爲豁滌其不然者則又
不可以軍
國命脉百姓膏血輕投之奸貪之腹耳邊餉
至重軍需攸關臣屢移文往返于敝唇焦而
人多贅旒視之動稱高閣臣實惴惴恐啓將

津濟運其布政曹爾禎副使曹文衡等亟爲
紀錄優敘知縣徐之瀾杜一鳳等分別罰治
仗倖庶遼餉可冀輸將而邊疆不憂枵腹矣
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具
題本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戸部知道

淮揚召買運脚完欠奏繳疏
題爲查覈淮揚召買運脚完欠數目據實
奏繳并薦効勞方面有司官員以重餉務事案
查天啓元年戸部會題遼餉條欵内議本色
一節淮津運完萬曆四十八年截漕三十
萬即將南部應解南糧改折十七萬兩淮運
司取解淮庫銀三十萬陸續領出權法隨便
糴買僱船短運至津以省天津召買之力等
因又部覆前餉臣李長庚疏内稱南糧改折
乃江西湖廣四十六年分南糧銀兩兩淮取
用乃運司老庫淤翻補庫劄沒等銀奉
旨已久延今未解應即查照原題南糧一項責令
南部速解總漕差官守催仍一面借動淮庫
銀兩措置一面催完解補鹽司一項行運使
刻日先解三十萬兩寄淮安府庫聽用俱奉
欽依各在卷及查原題鹽課三十萬兩除募兵
御史游士任借用一萬五千兩先後實解銀
二十八萬五千兩原題南糧改折銀一十七

萬兩除稱欠銀六萬九千七百二十五兩
錢零先後實解銀十萬二百七十四兩三錢
零二項共收銀三十八萬九千二百七十餘
兩前任淮津道右參議宋纁猶於天啓元年
召買二十萬石所用價值水脚官役盤糧及
募造船隻等項共用過銀二十二萬一千九
百有奇實止存銀一十五萬三千三百八十
七兩二錢九分至天啓二年核天淮津道歸
併于餉道右參政錢士晉本年冬間赴淮召



買隨據該道呈稱天啓三年正月內准淮海
道關蒙漕撫部院詳允該道呈議准令淮揚
二府將天啓二年分召買遼米二十萬石每
府先買五萬石運用餘剩十萬石米價脚價
咨送天津就近收買期免地方煩累隨該本
道在於淮揚先買米十萬石每石連脚價費
用八錢約用銀八萬兩尚餘銀七萬三千三
百六十七兩零見貯淮庫本年秋月天津糧
料不足借動贊司別項銀兩在津收買黑豆

二萬石小米二千二百七十九石五斗俱作
二年分淮糧趁時發運去訖仍有未完淮糧
七萬七千七百二十石五斗無銀轉糴勢難
缺額相應差官取解來津據今該道轉委兵
糧廳同知王從謙收買補足淮糧十萬之數
至天啓四年十月內據管餉道呈稱解到淮
銀七萬三千三百六十七兩除補三年借銀
外實存銀六萬八千五百五十七兩三錢發
兵糧管糧二廳召買糧料業已補足淮揚召



買數訖此天啓元年二年淮揚召買之始末
也再查天啓四年正月內准戶部覆臣關餉
需餉一疏內稱淮揚天啓四年召買米二十
萬石臣前題疏定價一十六萬兩除南糧改
折米完銀六萬九千七百二十五兩六錢零
不准蠲免仍作完數再將淮安府加派銀九
萬八千一百一十九兩七錢零准其留用除
扣足買米銀一十六萬兩外餘銀仍舊解京
乃督臣以南折不能湊手又以淮安有鹽桃

二縣誤派在內欲將南折聽臣部自行催取
止動淮揚徐州見徵遼餉如此則於彼處稍
便但臣部又費一番區處耳合聽於淮揚徐
州見年銀內動用其南折臣部自行催取但
今蒲門告匱姑於新餉庫內湊發銀八萬兩
可抵米十萬石而於天津少運十萬以減淮
揚糴買之數又去年尚有揚州未到米五萬
石屯院報有二年屯米五千七百石再於漕
糧耗米內撥四萬四千三百石共足十萬亦



可代淮揚糴買之數是淮揚二十萬石糧俱
不必買便可將原買米價一十六萬兩解赴
津門充作運價脚價者也又云天啓四年糴
運米豆共一百一十八萬每石脚價二錢共
該銀二十三萬六千兩除用淮揚徐州糴本
銀一十六萬兩外尚欠銀七萬六千兩應聽
臣部分作二次兌發題奉
欽依咨會在卷此天啓四年改淮揚新餉糴本爲
津門脚價之始末也第元年二年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召買日久事關錢穀未經銷算且中間仍多
掛欠恐終成不了之局四年脚價之銀臣屢
行文督催惟恐緩不及事茲幸漸次報完則
一時蝎蹶供億亦不無可紀之績臣敢臚列
其詳佈瀆
試以元年召買言之淮安府額派米十萬石內
邳州原派米九千四百六十七石一斗九升
六勺五抄山陽縣原派米九千三百石贛榆
縣原派米八千二百一十八石六斗七升一



合七勺五抄海州宿遷縣各原派米八千石
鹽城縣原派米七千一百五十七石一斗六
升六勺沭陽縣安東縣各原派米六千四百
石清河縣原派米五千五百五十石三斗三
升睢寧縣原派米五千四十石桃源縣原派
米三千八百石徐州并所屬豐沛蕭碭四縣
原派米二萬二千六百六十六石六斗四升
七合俱已買運運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取有實收揚
州府額派米十萬石俱係委官收買不曾坐

泒州縣一委高郵州判官楊化龍買米三萬石一委寶應縣縣丞韓宗道買米二萬三千五百六十四石五斗七升三合一委興化縣主簿蕭大成買米二萬石一委江都縣縣丞姜鈺買米六千四百三十五石四斗二升七合俱已買運通完抵津發運取有實收一委儀眞縣主簿戴國正買米二萬石内已完一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八斗三升三合未完一千三百一十四石一斗六升七合係船戶



李逢春等掛欠見行儀眞縣追補以上淮徐揚共買米二十萬石共用過南糧并鹽課餘銀二十三萬一千九百兩零作爲買價運價及募造船隻之費已完米一十九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八斗三升三合未完揚州米一千三百一十四石一斗六升七合此淮揚元年召買完欠之數也以二年召買言之淮安府額泒米五萬石内山陽縣鹽城縣各原泒米六千八百石邳州海州各原泒米六千石

宿遷縣原泒米五千九百石沭陽縣安東縣各原泒米五千石贛榆縣原泒米三千五百石清河縣桃源縣各原泒米二千五百石俱已買運通完抵津發運取有實收揚州府額泒米五萬石照舊委官收買就中多所掛欠一委高郵州州同饒道亨買米一萬一千石已完一萬七百六十石未完失風米二百四十石一委贊畫程有穀藍和璞把總孫人龍原押沙號寅民船隻共運米九千石已完七



千八百四石一斗五升一合一勺未完一千一百九十五石八斗四升八合九勺一委泰興縣典史舒一貫買米二萬石已完一萬五千四百四十二石五斗六升三合一勺六抄未完失風掛欠四千五百五十七石四斗三升六合八勺四抄一委高郵州府堡巡檢宋懋績買米一萬石已完八千八百六十五石八斗四升七合八勺未完失風掛欠一千一百三十四石一斗五升二合二勺前項失風

掛欠米石該督餉道見今監候追比以上淮
揚買米二十萬石用過南折并鹽課餘銀八
萬兩淮安五萬石全完揚州五萬石內已完
四萬二千八百七十二石五斗六升二合六
抄未完七千一百二十七石四斗三升七合
九勺四抄至於漕撫詳允咨送天津就近收
買糧十萬石共解到淮銀七萬三千三百六
十七兩零據督餉道呈報委兵糧廳同知王
從諫收貯召買先於天啓三年收買過小米



二千二百七十九石五斗黑豆二萬石發運
訖又於天啓四年收買過稻米四百一十二
石一斗四升小米三百五十五石黑豆五萬
六千九百一千九石二斗四升二合五勺高
糧一萬五百石三斗九升九合六勺發運訖
兩年共買運過米豆高糧九萬四百六十六
石二斗八升二合一勺取有實收見在仍存
豆蕎九千五百三十三石七斗一升七合九
勺收貯水次倉厫聽候五年春運此淮揚二

年召買完欠之數也以淮徐揚州新餉糴本
改爲脚價銀兩言之在淮安府原派新餉銀
九萬八千一百一十九兩七錢零續因鹽城
桃源二縣誤派數多撫按題請戶部議覆鹽
城縣減銀一萬三千二百八十六兩一錢零
桃源縣減銀四千九百一十九兩五錢俱准
免派實止該銀七萬九千九百一十三兩一
錢四分五釐八絲四忽內一差山陽縣典史
郭位解銀一萬九千四百五十七兩九錢四



分零一差睢寧縣縣丞孟養氣解銀一萬四
千五十七兩九錢四分零一差大河衛經歷
黃中解銀一萬四千一百八十三兩二錢一
分一差宿遷縣縣丞沈志道解銀一萬三千
五百二十五兩二錢一分零一差山陽縣主
簿顧乃德解銀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兩零共
計五次解銀七萬四千七百四十四兩三錢
零俱係三四兩年通融起解之數凈欠未完
銀五千一百六十八兩八錢四分零見在催

徵揚州府原派新餉銀五萬四千九百七十六兩四錢九分零一差江都縣縣丞呂鏘解銀二萬四千九百七十六兩四錢九分零一差儀真縣縣丞張維禎解銀二萬五千一百二十七兩九錢二分零共計二次解銀五萬一百四兩四錢一分零俱係陸年新餉之數淨欠未完銀四千八百七十二兩八分零見在催徵徐州并所屬豐沛蕭碭四縣原派四年新餉銀一萬八千一百五十兩四錢四分



八釐已經差委碭山縣典史張國賢解津通完訖以上淮揚徐三府州實徵銀數較原題水脚銀數尚虧銀六千九百五十兩有零未有着落爲照元年召買解運於二年二年召買解運於三年其日期固漸遲夏其印官多已更代不便

題敘祗有揚州米石今年始到原係該府委官收買掛欠且多又可置勿論也惟是新餉糴本改充脚價得之則餉務流通不得則運事

阻滯關係最重一時道府州縣莫不加意接濟苦心催科查所解銀徐州通完淮揚二府俱及九分之數行當次第報竣茲當

奏繳安可漫無一言陳其急公之義除淮徐揚州二道歷任尚淺不敢槩及外查得專管漕儲帶管揚州道山東按察使熊膏善策風清九賦威稜霜肅干櫓經濟宏才軍

國司命淮海兵備道山西右叅政宋統殷玄度澄河學嶽靈襟盪緯吞精海不揚波邊無呼



癸淮安府知府宋祖舜砥節代出宗獨峙轉餉淮水皆膏吏奉嚴師民依福曜高郵州知州毛國宣恬神遠韻潔履長才給餉儀渴在懷當衝聲色不大山陽縣知縣孫肇興清貞可占一流揮霍能興百廢懸金爲顏唾手成霖江都縣知縣佘文焯[illegible]壹負步驟民與膏苗共起賦無苛斂而充豐縣知縣劉詞羹月鑑無塵天球有韻千鍾雲擁而至萬家煙火依然海門縣知縣嚴爾珪蘊藉渾金璞

桃源邳州宿遷贛榆所欠雖聚比之往年完
納倍增積疲澤國得此已難津額業將報盈
不敢再為深求且一切完欠細數自有巡餉
御史査参臣又不敢越俎者也乃若揚屬委
官船戸掛欠頗多悉緣守凍途中乘機侵費
以至需之重飽胥小之腹殊為可惜見行原
籍搜變家產并將船隻易價入官務使奸人
咸凜凜於三尺之法異時淮揚再有召買當
必以此為殷鑒爾猶有說者淮揚徐州召買
糴本抵作海運脚價前後部覆甚明分毫皆
係成額且謂原派新餉十七萬一千二百有
奇除解津十六萬外尚有萬餘可以解京不
意淮屬鹽桃二縣奉
旨蠲免一萬八千二百五兩六錢零今合計三府
州止實徵餉銀一十五萬二千三百九兩九
錢八分匪但無餘銀解京即解津充水脚者
亦虧銀六千九百五十兩零矣淮屬餉[illegible][illegible]
額未肯加增解補夫以出關之運脚日[illegible][illegible]

餉撫疏草 卷之四 二百二

計曹之發帑甚艱贊庫屢空水脚難措舊例
每運下脚加一扣庫今浸假而扣加二加三
加四矣舊例實收到日即行找給下脚今浸
假而延捱日久頭運無找誘之二運二運無
找誘之三運三運已終竟無詞可托矣迺淮
揚之餉銀為額定之運價竟緣減徵虧欠致
令找給不前總計歲終尚短少各船戸水脚
一萬五千餘金約結之言未足示信傷心之
怨日廣漁離轉盼明春將何以驅之蹈險用
命哉其缺額六千九百五十餘兩或於部發
贊司新餉銀內補足或於淮屬三四兩年新
餉照數通融撥補俾額派不為虛名而水[illegible]
悉獲找給至便計也臣謹會同提督省直[illegible]
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林有臺合詞以
請伏祈
勑下戶部將元年二年淮揚買運遼米完欠數目
再加覆覈已解運者准其銷算有侵欠者[illegible]
數追補其淮徐揚新餉抵充脚價銀兩除已

解到津及未解續到額足銀一十五萬三千
四十餘兩外尚少六千九百五十餘兩亟議
補足以完茲局并將道府州縣熊膏朱統殷
等查照分別敘錄以昭激勸庶遂餉競於輸
將而運務大有藉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具
題本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附戶部覆

戶部
題爲查覈淮揚召買運腳完欠數目據實
奏繳并爲劾勞方面有司官員以重餉務事尊
理新餉司山東清吏司案呈天啓五年正月
十七日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督理遼東糧餉
兼巡撫天津等處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
左侍郎畢自嚴會同督餉省直巡按監察御
史林有臺題前事等因天啓四年十二月二
十九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爲照本色爲軍需之最急而買辦解運爲
司府有司之最苦其錢糧之當淸銷未完之
當催徵官員之當優敘誠有不容後者督餉
二臣於淮揚召買顛末徹底盤算茲繳前來
臣謹就疏再加覆覈如所稱開銷者淮揚每
年議買米二十萬石元二年間糴本則用鹽
課積存二十八萬五千兩兩淮改折十萬二
千一百七十四兩三錢共三十八萬五千二百七
十餘兩分作兩年召買者價貴元年米二十
萬石買運共用銀二十三萬一千九百兩二年
止買米十萬石止用銀八萬兩前銀尚餘七
萬三千三百六十七兩解天津督餉臺聽買
補訖四年糴本初議動南折未完并淮安一
府加派後議徑用淮揚徐三府州加派後又
免淮揚召買而于部庫動支銀八萬兩解關
以作淮米十萬石又揚州上年未到米五萬

石又屯院屯米五千七百石又漕糧耗米四萬四千三百石已湊足四年二十萬之額而淮揚徐加派作糴本銀俱解天津作運價訖是則鹽課銀二十八萬五千兩南折銀十萬二百七十四兩三錢淮揚徐加派一十五萬三千四十餘兩俱已買解到津所當准其開銷者也有所云追補者元年委儀眞縣主簿戴國正買米未完一千三百一十四石一斗六斗零二年委官高郵州州同饒道亨買米



失風未完二百四十石贊畫程有毅藍和璞把總孫人龍運米未完一千一百九十五石八斗零泰興縣典史舒一貫買米失風未完四千五百五十七石四斗零高郵州哨堡巡檢宋懋績買米失風未完一千一百三十四石一斗零四年淮安府未完銀五千一百六十八兩八錢四分揚州府未完銀四千八百七十二兩八分俱係侵失拖欠當速行追補者也有所云敘錄者漕儲道按察使熊尚運漕糧而兼督遼餉拮据與公愼俱全淮海道副使宋統殷知府宋祖舜理疲郡而急遼餉務撫字與催科並著山陽縣知縣孫肇興沭陽知縣王同鼎俱能措處羨餘用抵閭邑加派俱稱司府有司之良例當首列薦牘若夫高郵州知州毛國宜江都縣知縣佘文焴豐縣知縣劉詔美海門縣知縣嚴爾珪儀眞縣知縣牛弼玄旛縣調任知縣張鏡心如皐縣知縣李衷純沛縣知縣劉慶長寶應縣知縣



向孔門俱有功運務當並爲敘錄者也有所云議補者淮揚徐三府州加派除鹽桃抵免外實額一十五萬三千四十一兩而以抵津運腳價十六萬委缺六千九百兩零前項元二年淮揚二府共未完米八千四百三十餘石每石八錢折價追來正可抵完六千九百之數所當亟爲追補者也至於津門存下豆蒭九千五百三十三石照議留爲五年春運可耳既經督臣題

請前來相應覈實具覆恭候
命下臣部除巳到津本折錢糧俱准銷算外其有
功各官俱行咨吏部敘錄其掛欠本色聽餉
部行文各該道府追完解津抵補未完脚價
施行等因天啓五年正月二十七日戶部署
部事左侍郎陳所學等具題本月三十日奉
聖旨是

卷之五







# 餉撫疏草卷之五

欽差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登萊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海防贊理征東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戶部右侍郎畢自嚴謹奏

## 糧價騰湧召買艱難疏

題為糧價騰湧召買艱難懇祈

勑部從長酌議以重軍儲以蘇民困事案照先該

戶部會題為海內困窮已極東西需餉正殷等事內云督餉院部疏議米每石價銀一兩今議每石照舊止給七錢疏議豆每石價銀六錢今議每石照舊止給五錢其東兗舊例



派買二十萬疏議止派十萬仍令東兗照舊買二十萬行令督餉部院於山東北直各地方照數派買米豆草束其應用價值除各該地方新餉留用外其餘聽臣部湊發施行奉

聖旨是欽此移咨到臣臣因查無派買米豆價值細數不便遵行又經移咨戶部煩將順廣大真保河六府薊永密霸四處各該應派米豆確數并應用雜項部發銀數請祈分派明晰以便責成一切召買米豆價值是否七錢五

錢可以限制統希查酌明確逐款咨覆以便
遵照料理續准部咨前該本部會題五年分
米豆草束因疏内不便細開數目止云照數
派買今餉部復爲咨請合行逐款開覆查原
題米一百萬石除截漕帶運東充召買查奏
餘耗共米七十二萬石外大名府買米五萬
石每石七錢共該銀三萬五千兩除扣留該
府雜項銀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三兩六錢六
分部該找發銀一萬六千六兩三錢四分廣



平府買三萬五千石每石七錢共該銀二萬
四千五百兩除扣留該府雜項銀一萬一千
七百九十七兩一錢部該找發銀一萬二千
七百一十二兩九錢順德府買一萬五千石
每石七錢共該銀一萬五百兩該府有雜項
銀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兩除扣用尚多一
千六百四十三兩應解部天津自買八萬石
每石七錢共該銀五萬六千兩應部發又該
發折米銀八萬兩原題豆七十萬石除迆撫

高糧搜括積逋共四萬石外眞定府買十三
萬石每石五錢共該銀六萬五千兩除扣留
該府雜項銀二萬五千一百七十六兩部該
找發銀三萬九千八百二十四兩河間府買
十二萬石每石五錢共該銀六萬兩除扣留
該府雜項銀一萬二千二百五十六兩四錢
一分部該找發銀四萬七千七百四十三兩
五錢九分保定府買十萬石每石五錢共該
銀五萬兩除扣留該府雜項銀一萬九千七



百一十一兩五錢四分部該找發銀三萬二
百八十八兩四錢六分薊鎮買五萬石每石
連脚價六錢二分共該銀三萬一千兩除發
過一萬兩尚該找發二萬一千兩永平鎮買
十萬石每石連脚價六錢共該銀六萬兩除
發過四萬兩尚該找發二萬兩密雲鎮買三
萬石每石連脚價六錢三分共該銀一萬八
千九百兩應部發薊州道買五萬石每石[illegible]
錢共該銀二萬五千兩應部發[illegible]

萬石每石五錢共該銀四萬兩除發過三萬
兩尚該找發一萬兩以上米豆二項除扣留
雜項及發過銀兩外尚共該部中找發銀三
十七萬七千四百七十五兩二錢九分應聽
餉部或自差官或行各處陸續赴領者也至
於米豆價值俱係會題定數且米價蚤晚盈
縮不同七錢原是定例豆價查上年亦止五
錢即或年歲偶有豐歉亦當隨時銷算恐目
下難以驟為加增者也以上款項登答明白



移咨到臣該臣通行山東北直各該司道府
官查照遵行并移會省直撫按衙門協力督
催去後續據天津兵備山東按察司僉事徐
如翰呈據河間府呈據阜城景州故城東光
吳橋靜海寧津鹽山慶雲獻縣河間任丘青
縣滄州肅寧交河南皮等州縣各申為買豆
事該本府看得五年料豆瀛屬急公之念甚
殷然實迫於災荒之候見今斗豆七分八分
較部定價五錢何啻天淵雖然此猶就豆價

之昂言也若買豆錢糧取給雜項而四年雜
項存庫二千餘兩僅僅太倉之一粒各州縣
未完四千四百餘兩又西江之水不能濟目
前之需則十二萬料豆將仰屋咨嗟而無策
矣若云雜項不足將別項權宜挪借就是可
權宜挪借之錢糧各州縣敢創動以召罪戾
乎且各州縣共稱今年十萬豆完合瀛郡之
骨髓皮毛俱盡枯削再加二萬百姓憔悴之
甚事有不可知者望減二萬仍照十萬而尤



先發部銀後及雜項蓋躊躇於災荒之際不
得不苦控也呈詳到道看得闗門糧料係千
軍需奉文派買自當悉其心力試觀前此買
豆河屬既獨全完且多節省則各官之急公
可知但邇來事勢實與前異災旱異常顆豆
無獲則苦於有銀而無豆雜項無多挪移難
行則苦於欲買而無銀且往歲價止五錢今
且貴至七八錢矣若仍五錢之議則此騰貴
之價誰為賠補則價之貴賤當議也[illegible]

豆勢必買之他方運價脚價所費何出則脚
運之費當議也凡此皆邇年事勢之窮而不
得不為哀懇者乘今召買已為後時過此則
價益貴而買益難矣為今之計止有早發部
帑部帑未能即發而欲借動錢糧萬萬不能
至於豆價湧貴於昔脚價倍費於前懇本院
部速賜題增以便各官遵照領價則今日之
所當速計者耳若該府於十二萬中懇減二
萬無非為瀛屬凋疲稱最委與他郡不同誠



萬不得已之議儻蒙俯從寬減庶災地不至
重困而召買亦可速完矣呈詳到臣據此又
據河間府中查天啓三年雜項河間等縣稅
契銀通共一百八十二兩六錢七分三釐四
毫四絲當舖銀通共一百二十七兩覆免銀
通共二百九十六兩四錢五分七釐馬夫銀
通共三百二十五兩八錢三分三釐六絲六
忽抽扣銀通共四千二百五十四兩九錢八
分積穀銀通共一千五百一十三兩五錢以
上六項共銀六千七百兩四錢四分三釐五
毫六忽比部定銀數少五千五百五十五兩
九錢七分一釐四毫九絲四忽本府受事數
月竭策獎誘以共均輸而州縣俱稱瀛海皮
骨消磨之盡兼以水旱洊至之災今年較上
年[illegible]災[illegible]倍膏壤舉目枯草升米九文民生
[illegible]多有產契可稅當舖可徵至優免
[illegible]議邇來瀛中甲第未至連雲田陌
[illegible]成項半是窮民荒棘何從優免扣徵如



部所定雜項之數若不控陳後無以應伏惟
轉題減其原議額數則河間士民[illegible]獲蘇
矣瀛屬從來不能埒真保一二而况今年旱
魃之災又獨瀛郡偏瘠更加二焉於瀛即有
銀無所覓豆則無銀乎執五錢之定數謂上
年已然而河間此時何等光景猶欲執定價
以買貴豆此種錢糧將何着落昨各州縣共
言目前艱苦之狀真有不能一日安其位者
本府忝合屬之議酌量豆價六錢六七分間

若加二萬之數前已苦愬惟望垂憐荒殘歲
免瀛屬幸甚又據眞定府申查得天啓三年
原派雜項銀二萬二千四百五十兩八錢內平
糶上年倉穀并扣官馬夫抽扣撙節等項
共銀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九兩一錢一分七
釐一毫九絲其房屋稅契典舖優免度牒原
無定額共止有銀八千八十八兩二錢九分
九釐八毫二絲八忽以上八項共實在銀一
萬九千九百七十七兩四錢一分七釐前天



啓四年召買因三年雜項不敷已經[illegible]啓四
年雜項銀預扣五千五百八兩一錢一分四
釐與領到部銀動用訖又據保定[illegible]天啓
四年派定派豆八萬石議價[illegible]係奉部
文撥給外坐定本府雜項[illegible]千七百
一十一兩五錢四分及[illegible]原額實
止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九兩尚虛懸銀七千
五百二十二兩一錢二分前府詳無復之政
於府州縣[illegible]

二十二兩四錢二分尚少銀二千七百九十
九兩六錢九分并無堪動銀兩尚無完期今
天啓五年又派買豆十萬其虛懸之數亦復
如是此時求之官帑搜括無遺派之民間髓
脂已竭有司亦手空拳徒恨點金無術則此
七千五百有奇之銀將從天降地出乎若不
亟為直陳竊恐失誤愆期殆甚於四年也伏
乞俯念疲郡重困將虛懸銀數酌處給補又
據易州兵備河南布政司右叅議兼僉事韓



萬象呈開門兵馬雲屯料豆誠當預備但買
豆十萬價用五萬除部發外其餘銀兩必非
神輸鬼運將欲取之何處郎云雜項亦須俟
至秋月未有天啓五年錢糧尚未開徵而便
有銀可取者也如欲那借亦必有此一項方
好轉移目今庫藏搜括一空即四年豆銀二
千七百餘金尚無着落問之府府不應問之
縣縣不應此其明驗也請乞俯念時艱發會
戶部亟為區處又據大名府申查得本府項

年災祲疊至閭閻室如懸罄在市米價每石
一兩四錢比照部議前數尚欠三萬五千兩
況天啓四年雜項銀兩盡數解部天啓五年
尚未徵派合無俯從轉請補發庶召買可完
不致賠累之苦矣又據客雲兵備河南按察
司副使孫穀呈據查民間此時豆價每石六
錢四五分昨本鎮召買并脚價議派六錢九
分止運各倉商人尚苦其少赴部堂告增今
奉憲案每石六錢三分連脚價在內而又運



赴山海之遠道里既懸工力什倍能強之使
應乎恐凋瘵之餘未易卒辦也不揣妄為地
方請命或從水道運至天津交納其自津抵
關舟航絡繹惟所命之又接順天巡按監察
御史劉思誨手書內稱今日關門兵馬太多
當此庫藏如洗之時邊郡一一召買而又無
米難炊即厚價賤價總之虛數必難以應保
河二郡欲本院代催敢不遵行而不便者十
有八九即檄下不以空文視之乎尚望另為
區處庶兩郡得以措手而關門之事始無誤
也又接巡撫保定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程正
巳手書內稱渝關亟需糧料派買而外信無
銜矣貴院部苦心籌
國計日憂民諸有司詎不仰體且亦孰非公事
容分畛域也惟是今歲
畿南旱災殊甚米菽槩未成熟價值日見騰高
茲六郡派買至四十餘萬無論雜項金錢強
半盡餅即一一部發此四千餘萬者恐罄民



間之有不足以盈此數也至於米價七錢豆
價五錢僅當時值之半不知此項賠補有司
與百姓誰任之眞言隨淚下矣仍乞貴院部
一爲主持此六郡生靈所爲禱
允開而大遠者也又准眞定巡按監察御史宋師
襄手本內稱按屬四府災祲頻仍民不堪命
今歲旦又甚夏麥既遭冰雹打毀秋禾又罹蝗
旱傷殘凋瘵孑遺泣訴塡門覘彼鵠形殊爲
痛心近日撫院業以災傷具題矣目今糧價

際並不曾米珠斗米有價銀錢四五分者有
錢二三分者斗豆有價銀八九分者有七八
分者小民惶惶極矣地方岌岌殆矣今部坐
米每石七錢豆每石五錢恐地方官將欲勉
應而民弗能以應也本院誼切同心敢不急
公盡親睹其災苦之狀故述其情形以復耳
今用手本前去貴院部照察酌定施行又接
手書內稱自遼禍匪茹徵調繁興無民不苦
無地不苦而



畿輔更甚百姓皮毛俱盡有司心血皆枯幸當
事者篤念重地請免加派奉
旨蘇此孑遺而不意尋以加派之免增及雜項是
朝三暮四之算也與部累爭方減少許而買
米之命復下或亦未覩
畿南今日之光景也麥田薄收秋禾大無斗米
價騰一錢有五鵠面鳩形之民日思轉徙不
得已會同撫院竭倉廩數石粟代爲煑粥以
延此殘喘使爲
朝廷守此
螢殼一塊土耳若必欲滿十萬之糴而虧其一
半之值無論本地無米卽有之而價於何取
足勢有官與民俱去而已儻蒙減其數增其
值不令
畿南暗地有數萬金賠累則災黎之幸也又接
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惟儉手書
內稱東土之不支也極矣遼米官價七錢今
一兩二錢糴之不得且無處可糴有司賠補



不前百姓難以加派本院昨疏求改折而主
者堅不肯從貴院部念及桑梓將無動念儻
得今年暫改折數分以稍甦此遺黎以稍完
各官之責從今以後斷宜徵收本色以免糴
買之費然今不可待矣回天之力非貴院部
其誰望之其誰訴之俱發會到臣該臣看得
津門轉運之難往止難於瀚海之風波而今
并難於召買之窘迫卽召買之難往亦止難
於買豆而今并難於買米蓋運額日增而認

漕又不可多得災荒日告而召買愈苦於無
措耳今以各道府之申詳合之各撫按之移
會無不爲地方稱苦爲小民請命者以遼左
一隅而疲省直之供億以兵餉一事而困億
兆於倒懸誠微臣之大罪也而非微臣之得
已也俯仰時事較量價值誠有倍萬艱難者
請得縷悉其狀以瀆
宸聽一難在旱魃之爲災今歲惟近關薊永一帶
雨暘時若頗稱豐稔然而近塞地狹譬如盆



盎之水挹取易罄其他
畿南山東一帶俱苦旱荒窮簷艱食往時一處
不登則取給於鄰壤而今鄰壤之豐稔者安
在乎蒿目封域歷歷靡騁保撫東撫業各有
疏報災矣方日興發倉廩作糜粥以活貧民
而謂尋常賤值可以市米豆乎此萬不可得
之數也一難在價值之太騰先是臣之議召
買也米定一兩豆定六錢維時猶在九月政
值秋成之時而臣定價若斯原無一毫浮濫

其間今且日異而月不同矣不謂戶部題覆
米價七錢豆價五錢臣復移咨商之戶部猶
執前議但云偶有豐歉隨時銷算目下難以
驟爲加增惟是時估既定然後可議糴本糴
本既定然後可問召買即今時估未確糴本
何來而召買又從何處下手乎若聽有司高
下其值則原額頓減而運事之誤必矣今各
處米價有以一兩四五錢報者豆價有以八
九錢報者觀部議將倍之臣安所適從也一



難在道里之遼遠
畿輔地方遠者不下千里近者亦四五百里至
東兗則千里外矣東兗河間州縣固多近河
亦有離河遠者保定眞順廣大州縣間有支
河可通亦多不能通者陸運勞擾煩費萬狀
第言買價而運價實在其內若今時估太少
不敷買價安有運價州縣有司計惟簽派大
戶止將原銀給發責取實收而已是重困吾
民而漁奪之也鹿駭狼顧可立見耳一難在

雜項新餉之虛懸雜項新餉雖奉計曹新行
海內未盡遵守惟
畿輔用以召買料豆則不得絲毫拖欠者有司
雖懼參罰實亦力不從心未能如額如保定
則以虛懸七千五百兩告矣真定則以虛懸
二千四百二十餘兩告矣河間則以虛懸五
千五百餘兩告矣其申詳未至者姑置無論
又四年召買真定已用四年雜項五千五百
餘兩保定四年雜項俱已用盡河間四年雜



項亦用強半而五年之雜項則皆未有徵也
大名之雜項四年業已解部而五年亦未徵
也東兗四年召買因三年新餉不足亦用四
年新餉一半總緣見徵見用以致稽遲而五
年亦未徵也其他節年未解之抽扣庫藏等
須之贏餘真保河三府俱已搜括殆盡膏血
靡餘今斷不能再為賠補所謂可一而不可
再者也噫嘻有此四難而召買之難甚矣推
是權於公與私之介衡於利與害之間顧言

卹民而輒靡儲糈是懲噎廢食之說也一致
濟邊而罔念痌瘝是竭澤焚林之喻也請得
斟酌而調劑焉今歲委稱旱荒市價委稱騰
貴如米價有言一兩四五錢者豆價有言八
九錢者亦非無據但市斗大而斛斗小如前
所云恐未免以市斗之價而槩論於斛斗也
臣前所
題米價一兩豆價六錢猶是折衷之論夫米每
石一兩抵津猶用腳價二錢有奇而後抵關



則米在一兩二錢之外矣豆每石六錢抵津
猶用腳價二錢有奇而後抵關則豆在八錢
之外矣以此思之可更增乎不可更增乎然
以道府中詳如此撫按移會如此民隱可見
凋敝當蘇雖欲減之又必不可減者也今議
順廣大與東兗召買之米俱定價一兩真保
河與霸州召買之豆俱定價六錢高糧亦作
豆數獨有河間災荒重大呼籲懇切仍當量
加五分於六錢之上以卹災疲以上米豆

價遼價俱在其中雖省直猶稱苦累而揣勢
不能更增所望戶部郎於應發額內照數找
給者也獨是雜項有虛懸者四年之召買業
已剝肌椎髓則今歲斷當仰給內發矣
畿南雜項與汞兗新餉五年尚未徵收而召買
又難茲待須是戶部明示各該州縣不拘何
項稍緩錢糧暫行那借而徐以徵完正項補
之庶克有濟斷不能守株以待矣至於薊永
二鎮徑運關門料豆價值容臣另疏酌議外

若密鎮派豆三萬天啓元年曾經陸運山海
天啓二年亦曾於津海運原非膠於一定昨
密雲道呈詳極稱陸運山海之苦宜照眞保
河例亦定豆價六錢運至天津并發海運者
也及查天啓元二年間前任餉臣召買商人
糧料米價曾在一兩之外豆價曾在七錢之
外卷案可稽彼時豐年猶且爾爾則今所定
價其不爲侈泰可知也近聞薊密一帶召商
料豆價値亦在七錢內外津門雖已裁革召
商寧可重累地方官民耶比例而推其不能
儉於五錢又可知也適若津門自買料豆八
萬臣與贊司餉道委官分頭四出加意召買
以濟春運雖在河間境內亦止定價六錢不
必再增五分米八萬石尤稱難買近議廣召
商販并買通津軍糧盈縮通融每石定價九
錢不必增至一兩所以昭示省商爲遠近
倡也總之微臣職在餉運期於集事而止價
太廉則病民價太高則病

國焦心曠時失事之憂而爲調停增價之說其
實區區一念爲
國惜財非敢自後於主計者也臣謹會同提督
省直援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王祚昌
具疏以
請伏祈
皇上深念民瘼酌計邊儲量增米豆之時估議減
各郡之虛懸而仍於未徵銀項令各有司委
曲那借以濟燃眉之急庶羣黎安堵而運務

克襄矣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正月十九日具
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附戶部覆
戶部
題為糧價騰湧召買艱難懇祈
勅部從長酌議以重軍儲以蘇民困事專理新餉

・山東清吏司案呈天啓五年正月三十日奉
本部送戶科抄出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
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都察
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會同督
餉省直巡按監察御史王祚昌題前事等因
天啓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又准該院部咨為海內困窮
已極等因俱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為照天啓
五年該關運米一百萬石除截漕等項外議
定於東兗買二十萬石順廣大三府買十萬
石天津贊司買八萬石共三十八萬石每石
計價七錢又該豆七十萬石除屯撫高糧搜
括等項外議定於眞定府買十三萬石河間
府買十二萬石保定府買十萬石霸州道買
五萬石天津贊司買八萬石俱每石計價五
錢永平府買十萬石每石計價六錢薊州買
五萬石每石計價六錢二分密雲買三萬石
每石計價六錢三分此已前議定米豆之價

也今督餉院部因各道府紛紛請增遂議順
廣大併東兗米價每石增銀三錢三十萬石
共該增銀九萬兩天津米價每石增銀三錢
八萬石共該增銀二萬六千兩又議眞保津
霸豆價每石增銀一錢三十六萬石共該增
銀三萬六千兩河間府豆價每石增銀一錢
五分十二萬石共該增銀一萬八千兩米豆
二項總計增銀十六萬兩臣等見之不覺束
手無策夫將價低昂原屬亦是常事或未必

如是之迴異地方道府恐以召買致虧小民
價值故有此議誠非得已而院部又值無可
奈何之勢爲茲不得已之請臣又不敢不應
第無奈太倉如洗萬分難支何耳今復就中
斟酌再一調劑如豆額七十萬石關撫清查
止用六十一萬石其省出八萬餘石就於成
安等被災州縣免派以寬民力其六十一萬
石除屯糧等項四萬外止買五十七萬石內
有高糧並用價值稍輕買辦稍易攤[illegible]算來
原價五錢亦爲不少今姑每石量增五分如
米額一百萬石關撫清查止用八十五萬餘
石其所省十四萬石餘聽督餉院部於各被
災州縣分攤免派以寬民力其八十五萬餘
石除截漕等項外止用買二十四萬石原價
每石七錢今量增二錢二項共已增銀八萬
一千五百兩尚費設處除山東聽該地方支
用銷算北直仍聽雜項通融支用有餘不足
總算找補至於各府應徵雜項雖有先後不

齊多寡不一但處今日之勢自不得膠柱而
論況舊年召買已經臣府通行其間酌盈濟
虛各府自當那處以完厥局豈有作處堂之
燕而專聽部發之理若保定一府舊年因雜
[illegible]不足召買至今不了今若仍前不免怯夫
[illegible]擁查該府尚有加派拖欠不宜合併俟臣
[illegible]此外便可省力豪籌湯爲處辦既經題[illegible]
[illegible]求相應酌覆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督餉院部應免賓者卽行免賓應
增價者卽行增價幷飭各該府縣官一面那
借庫銀召買一面催徵雜項補還民困少蘇
而運務亦有濟矣等因天啓五年二月初七
日戶部署部事左侍郞陳所學等具題本月
初十日奉
聖旨是

薊永召買未竣關門借貸未清疏

題爲薊永召買未竣關門借貸未清祈
賜酌議給發以完前局以清滯案事案照天啓四
年該臣具
題酌定本年冬春關門馬匹草束數目議派買
草三百萬束內薊鎮買草一百二十萬束以
地遠近爲價差等共該銀七萬八千兩永鎮
買草一百八十萬束每束槩定五分共該銀
九萬兩二鎮通共該草價銀一十六萬八千



兩又以關門料豆不敷
請銀十萬分發薊永買豆陸運接濟以備冬春之
缺乏俱經戶部覆
允奉有
欽依及後戶部覆臣兩年草束報竣一疏因見薊
永二鎮二三兩年共有未完草五十三萬八
千九百二十八束并薊州存剩銀一百八十
八兩遂俱作爲五年草數欲於應發銀內扣
除又覆臣預計五年關餉糧料一疏內有永
平買豆十萬薊州買豆五萬卽將前允發銀
十萬抵之不再召買內永平買豆十萬每石
議定買運價銀六錢薊州買豆五萬每石議
定買運價銀六錢二分二鎮共止發銀九萬
一千兩又減額銀九千兩以上薊永草豆二
項共該銀二十六萬八千兩內戶部允發銀六
萬兩續發銀十萬兩俱已分派薊永召買草
豆應用近又允發銀四萬一千兩見今差官
候領尚少銀六萬七千兩遲疑未發則以有



舊欠未完草抵算及將召買料豆減價九千
之數也但臣初議原[illegible]較二年
三年召買之額[illegible]慮其廩抑豈不知原有拖
欠舊草之數致部[illegible]以舊[illegible]新草而後僅
足用耳況關內少[illegible]二萬匹每月用
草六十萬束計[illegible]五箇月該草三百萬束
今關內馬業已添於三萬原派草束方廩[illegible]
憂不給而今復以舊草抵數減其新派猶關
門以草束不敷責臣臣安所措手足哉且閱

外支折色而關内支本色關内之本色既增則關外之折色自減此握算者所共知也柰何欲以舊草抵數而減新派之草價也永平豆價臣原定價七錢今部定價六錢共減銀一萬兩不知近邊則價高陸運則多費是不可減也薊鎮豆價臣所謂與永平不甚相懸及接薊鎮餉司及薊州遵化二道呈詳僉謂豆價已騰非六錢上下不可又謂每石百里該用脚價一錢臣往返駁議費盡脣舌卒難



多減迨後定爲每石百里脚價八分昨歲薊鎮頗熟臣議買價仍以五錢爲率不論豆莠俱准收用薊州派豆五千石抵關五百里每石買運價銀九錢該銀四千五百兩玉田派豆一萬六千石抵關四百二十里每石買運價銀八錢三分六釐該銀一萬三千三百七十六兩遵化派豆一萬三千石道里如玉田之數買運價亦如之該銀一萬八百六十八兩豐潤派豆一萬六千石抵關三百四十里

每石買運價銀七錢七分二釐該銀一萬二千三百五十二兩以上薊鎮豆價通共該銀四萬一千九十六兩所省薊永二鎮原題十萬全給尚有萬餘不敢云仍存九萬一千兩永鎮每石六錢薊鎮每石六錢二分將誰買而誰運之也夫真保河之豆每石定價六錢抵津再加脚價二錢方抵山海猶有上山入倉之費總算已出八錢之上尚有失風漂没之虞若永鎮豆價止於七錢薊鎮豆價雖



稍浮於八錢然係陸運可保萬全以此較彼得算已多似未可議減也及查永鎮草價領過部銀五萬兩又先是關門將迫寒冬需草孔棘戶部議論未定給發愆期借過關部帑金四萬兩是草價已通完矣豆價領過部銀四萬兩又見發未到銀二萬兩共發過六萬兩又用爛豆變價銀五千二百四十兩尚欠豆價四千七百六十兩近議亦俟爛豆變價給發薊鎮草價一次領過部銀三萬兩二次

毫又署專通判宋廷謁續報借過出關脚價銀九百二十一兩五錢五分八釐八毫五絲二項共銀一萬三千六百九十七兩五錢二分一釐三毫五絲蓋緣舊日津門發運抵關每石止給水脚二錢除水次免支外其上山入倉者每石加給脚價一分五釐聽於海運廳支領續於津門補還此定例也天啓二年以前運俱抵關而止迨於天啓三年河西漸復運至寧遠覺華中右中後前屯中前等處



以故正額水脚之外有加添六分四分三分者亦於海運廳借支以候補還茲一萬三千六百九十餘金借貸之繇也此項原係三年脚價延至四年始行具報若使四年脚價稍寬臣亦可以那後補前不必再索於戶部及查四年關運原以一百二十萬爲額而今且運至一百二十八萬之多四年運價有屯撫高擡二萬戶部初用脚價於[illegible]及後不諧仍是津門自措茲止給額一百一十八萬之

[illegible]價僅以二錢爲率在於餉庫淮揚兩地取給尚未報完而上山出關加添之數又該銀三萬二千四百有奇戶部竟若不知矣臣於底冊摘欠應找銀內分與那凑如數又若有餘銀以補三年之舊借也此亦戶部急當補還者[illegible]前項借貸銀兩皆

皇上[illegible]閣部爲恢復賞功之需者臣不得已而[illegible]草價運價陸續借貸當其急時所濟實多今且積至七萬三千六百七十餘兩冬春以



來取索特急閣部咨催未已也而關撫又從而催之山石道詳催未已也而關內道督餉道海運廳又俱奉閣部之命而絡繹催之臣眞有靦面目矣錢糧各有款項借用原非常策閣部再三催取無怪其然其如臣之空拳徒手何哉若戶部不爲亟措處則專閣借貸臣將何辭以謝閣部尊[illegible]

帑金閣部又將何辭以復

一乎總計草豆二價尚欠原題銀六萬七千兩

又加薊鎮陸運脚價增出一萬一千九十六
兩通共該銀七萬八千九十六兩內除薊州
原存銀一百八十八兩可抵草價又除秦島
爛豆變價已完未完銀一萬兩可作豆價二
項共除銀一萬一百八十八兩實止欠銀六
萬七千九百八兩戶部若肯照數給發則不
惟召買草豆之事報竣而原借四萬之
帑金與各州那借之庫藏均可脫然無遺累矣
至於三年買草借過



帑金二萬兩三年上山出關脚價借過
帑金一萬三千六百七十九兩有奇此在司道
府廳卷案彰灼實係那借錢糧原無纖芥可
疑亦望戶部統爲補發一了百了者也蓋草
豆價不全給則錙銖不敷而目前召買之局
難完借貸銀不補還則款項不清而異時緩
急之需難與原貸不憚煩聒不厭瀆陳會同
督省直援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
披瀝於

聖明之前伏祈
勅下戶部亟爲酌議將前豆草未發價銀照數給
發以結召買之局以補借貸之數而又將借
過三年草價上山出關運價一體補給俾令
宿逋可清滯案可結斯實運務之至幸也臣
無任惶悚顒
請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正月十九日具



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附戶部覆
戶部
題爲薊永召買未竣關門借貸未清祈
賜酌議給發以完前局以清滯案事專理新餉山
東清吏司案呈天啓五年正月三十日奉本
部送戶科抄出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
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都察院

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題前事等
因天啓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又准該院部咨爲糧料價之
錢痛堪憐等事等因俱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爲照天啓五年原派薊州買豆五萬石每石
價銀六錢二分永平買豆十萬石每石價銀
六錢近議每石又加銀五分共該銀九萬八
千五百兩又薊州買草一百二十萬束每束
價銀六分五釐永平買草一百八十萬束每



束價銀五分共該銀一十六萬八千兩豆草
二項總計該銀二十六萬六千五百兩除臣
部三次給發銀二十萬一十兩又薊州存剩
銀一百八十八兩又舊欠草五十三萬八千
九百二十八束算銀三萬二千九百三十五
兩又今疏稱永鎮已用爛豆變價銀五千二
百四十兩又議將侯爛豆變價找給銀四千
七百六十兩外尚欠薊永草豆價銀二萬二
千三百七十七兩應於臣部發補者也若論

價值低昂去年
饑左頗亦有秋六錢以及六錢二分原不爲少
況豆價今又增五分亦可以無言矣草價撥
給稍遲誠有如院部所云以舊欠作新用之
故然有舊欠自應追還寧有舍舊欠而向內
部取給之理近關撫疏稱用草三百萬束數
原題數目相合則合新舊以足三百萬束之
外亦可無多求矣惟是借
帑金四萬并各州縣庫銀及早買辦草豆以濟



戰馬急需自是司道權宜之妙用但部發未
發之前則應從借今部發既發則即應
補還耶不然臣部將前項二萬二千三百七
十七兩盡數發完則各處借貸再不得向臣
部而訴餉庶借關門戰馬亦不得向臣部而
訴草料矣至於天啓三年永鎮借
帑金二萬關內道借撫金二萬又借關部
帑金一萬三千六百七十餘兩今除撫金郭
事還過外其兩次

帑金三萬有餘雖同爲
國賦然錢糧亦須分明借而不還臣實負愧惟
賞之懸罄之太倉目前救急不暇無能便及
于此臣部處補之法有二夫關門倒斃之馬
逃亡之兵日不乏數從來不[illegible]還官而于
[illegible]餉內扣減毫末者則此項抹煞已多
[illegible]令山海司道補還誰曰不宜又海運漂損
船隻例有追還水脚及次年起運每石二錢
仍復不少則此項存留尚在即令天津司道



補還誰曰不宜如兩處肯爲抵補便可灑然
一清倘不其然俟士馬東向時自當照數兌
發飛送前去以作原議賞功之用也至若爲
進取計糧料多應多辦其數目關撫已有定
額再一清減速買運運自克有濟矣既經題
咨前來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津部將應找完薊永草豆銀二萬
二千三百七十七兩差官赴部支領速解應
用其原借
帑金及各庫聽該鎮自行補還其三年舊借閣
部
帑金三萬三千餘兩容臣部漸次補還寬以時
月臣可勝待
命之至等因天啓五年二月十三日戸部署部事
左侍郎陳所學等具題本月十六日奉
聖旨是

渝關糧料呼籲甚亟疏

題爲渝關糧料呼籲甚亟謹據實披陳以明本末以圖接濟事准巡撫遼東山海等處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喻安性咨據寧前兵備道右參政袁崇煥等呈爲糧料匱乏饑疲堪憐謹據目擊之情形恐誤征進之大計乞賜題

請以無誤封疆事内稱該本道遵奉四關諸兵丁相伺於道見其鵠形骨立淒淡堪



憐至問之則云餉不濟而人饑料不支而馬死及入關内則賣弓箭而市衣裳者兵丁也問之則云往時本色支而米賤今本色不繼而米貴折銀僅三錢五分若買米一斛則銀五錢是每斛而受一錢五分之[illegible]又過月始支前月之糧當質借貸展轉[illegible]一兩不得八錢之用而操演逐日勞[illegible]支及抵公館而各將之來會爲兵丁訴苦者又甚於本道之所見也云料之不給而馬瘦畏比較之嚴

而自縊以免者有矣又有忍饑而應操旋斃於隊内者有矣又出防於關外無米以養其家口妻與女餓死於後部之營房三日而人始知者有矣又因無糧而結隊逃走見在關前解究者有湖兵四十名是矣及查在倉之料[illegible]無執票待支之人無算永平運到已爲前日之逋米貯無多僅足正月之給夫關内積貯之地如此況關外新復之荒凉已見之兵丁如此況關外之有衣器無可賣夫集



天下之精銳調之關門爲平强虜[illegible]許文告未必各鎮之便發經幾許挑選方必勇健之卽來斜斜桓桓一饑而可餒之那上如其忍饑而就斃憂在無兵以致賊若其不忍饑而鼓噪憂又不在賊而在兵患切剝膚寧容緘默是用不避斧鉞會同關内道合詞上懇

伏乞咨部急催或徑疏題

請糧餉草料速爲料理或請發

帑金庶戰守有裨而危亡可杜其關係非等閒

也緣谿到院據此看得關餉匱乏至今日甚
矣庫無錙銖之蓄庾無隔宿之糧縱陸續運
到者曾不足以抵給累月之逋欠於是月餉
常兩閱月而方給也關以內外斛米時值五
錢近因本色不繼以三錢五分折給也貧軍
愈窮愈困典質既盡鬻賣已空病者枵腹以
死逃者掉臂而亡卽見在者日事操練饑寒
鵠立偶語庚呼之狀眞不忍見聞諸軍救死
不贍焉望其戰守之效哉既經該道會呈前



來除咨戶部外合咨前去煩請垂念危疆春
防在急戍軍枵腹堪憐飭將本色糧料草束
已發召買者多差的當員役勒限嚴催各州
縣星夜轉輸額外不敷者作速酌議亟爲措
處接濟至於海運更祈預先料理一候凍開
卽發起運庶脫巾之患潛消而庚癸之呼可
杜矣又准戶部咨准山海撫院咨前事查得
關門月餉本部按月給發原無遲誤至於本
色詘乏相應咨會督餉部院速爲發運前去

接濟軍需等因又准督理軍務少傅兼太子
太師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孫承宗咨
據寧前兵備道袁崇煥等會呈前事看得各
兵資養惟是本折及時兼濟乃既苦不能按
月以給又苦本色不繼而折值之輕買值之
重展轉苦累人無以聊生馬無能骨立無論
掉臂脫巾有不測隱憂卽使奉法惟嚴而寧
甘坐斃當此時方踆踆自守爲難而抑何恃
圖恢復之計希惟貴衙門念關門安危惟在



兵餉更念他鎭之兵既分遼餉而今或以遼
之餉又分他鎭遼既不得以本鎭之額取足
於大農而却又以本鎭所乞哀之
帑金接濟大農馬死兵傷不敢一語及餉而借
好月好折以自釋不給不足之責反令邊人
關其口卽邊人忍苦不言而天下安危亦忠
義肝腸所深念也祈貴衙門多方設處立爲
轉輸念在然眉急爲接濟目今見有糧料若
干以何日可抵關門預煩酌示以慰嗷嗷之

衆其借過
將金更希速爲抵補救此空竭合咨查照施行
各到臣案查天啓四年十一月內據寧前道
臣袁崇煥呈稱關門兵馬例則本折兼支今
海運不繼朽腐可虞幸關內外頗覺有秋與
其官爲陸運之費何如給兵以折令自致之
其自十一月起各支折色市上米價頗平關
內量給每斛三錢五分比之原價少五分矣
若前屯寧遠各積有舊米及積有多鹽昨奎



經歷條議十一月舊米與新鹽搭放十二月則
純放折色蓋陳米味不如新即市賣而價亦
歉則十二月每斛給之四錢補其十一月若
正月則關內外一體支折色每斛三錢五分
情之最不若也然窮邊從來乏米今各軍不
愛米而愛銀則十風九雨之均調而黍稷重
移之多獲蓋此不多得之時也恐來歲仍恃
此而短運圖折則本道之所大懼也隨該臣
詳批據議米折價值調停節省極爲妥當准
移會餉司查行此自一時權宜之計安敢執
爲定例屆指冬春關門欠米不多原經部覆
有米折銀七萬或亦盡此即止者也正月以
後恐無銀可折矣姑俟徐議已經批發去後
今准咨開前因該臣看得津門關運糧料臣
前於
奏繳疏中已經題明大都米石原自不乏而且
恃折色爲儲待料豆所欠頗夥而全賴薊永
爲轉輸方夏秋間專放本色米多則價賤而



人思得銀及冬春間議放折色米少則價增
而人又思得米此亦人情嗜利之常也薊永
彈丸之地既令買草又令買豆一時輸輓不
前空令舌敝頴秃兼以樂亭昌黎二縣俱缺
正官即山石道乃其本轄亦且驅策術窮而
謂臣能以長鞭及之乎此又邊方物力之難
也永鎮豆價近始解足草價半出借貸薊鎮
豆價至今未敷不免坐悞事機此又買價給
發之難也關門內外之馬客歲春夏不及三

萬遞後召買徵調增至五萬而又冬春每月
增至一石二斗所需不貲客歲原定料豆運
薊[illegible]二萬石運[illegible]臨撫[illegible]議每歲約用六十
一[illegible]六[illegible][illegible]又料
[illegible]不敷之[illegible][illegible]應豫
備十二月終實在歲米五萬五千九百三
十七石零查該廳舊例每月約支二萬五千
石計可足二月之用豆蒭則稱全無又據前
屯衛通判柯仲烱揭報十二月終實在米四



萬四千七百餘石又撙節附餘并存留加耗
米一萬六千九百四十餘石查該廳舊例每
月約支五千石計可足數月之用豆蒭亦稱
全無又據寧遠經歷管通判事金啓倧揭報
十月終止實在米一十六萬三千九百三十
餘石查該廳十一十二兩月共約支三萬石
尚存十三萬石有奇實在豆蒭八萬五千五
百六十餘石查該廳十一十二兩月共支四
萬六千石尚存不滿四萬石又續報收過守

夾米四百九十餘石豆蒭六千六百六十餘
石是米可支數月之用而料亦可支兩月之
用以上三處糧米俱可足支或有贏餘而料
豆則關內前屯二處委稱匱詘辰下海運未
通梯航有待永鎮買豆十萬苦轉運之維艱
薊鎮買豆五萬苦部價之未領臣惟有蹐天
蹐地束躬待罪而已矣及查關門草束今歲
薊永草價頗平道府督催亦力原派三百萬
束業將報完原無不足之患至料豆一節臣



見檄行永平山石二道及永平府差役守催
各屬星夜買運以紓目前之急近據陸運同
知程維楧揭報計正月內共收放過豆一萬
五千三百餘石其餘陸續到者尚覺零星無
濟於事又關內道臣劉詔近發薊州馬一千
二百匹玉田縣馬一千一十五匹豊潤縣馬
一千三百匹樂亭縣馬四十二匹共計三千
五百五千七匹移馬匹以就草料亦可救窘
迫而蘇轉運其餘在關內者自取給永運外

尚有去歲守凍灤河北塘一帶豆藭三萬餘石距關不遠已經差官督催開洋二月以內便可抑尾抵關先爲接濟在關外前屯寧遠者道途修阻水陸俱艱近據總兵趙率教滿桂冊報所收四年屯糧約十餘萬內粟穀豆藭各半今似不妨權宜借用仍俟海運補還是亦委曲通融之一法也惟是米折銀兩舊例每斛抵餉四錢其實各兵自食者少糶賣得錢僅百六七十文折銀不及三錢臣前與



寧前道臣袁崇煥商議及之續據該道詳稱去歲關遼有秋米價頗賤每斛支給折色三錢五分以示節省近據山海餉司唐登儁冊報已放過銀三萬五千一百五十餘兩可抵米五萬之數臣以節嗇自美事惟該道之言是聽非有意苦兵亦非米不足也今既極言米價之騰軍兵之苦除年內已支者不必再更張外臣已移會閣部關撫并行各該司道自正月起仍照每斛四錢之例如欲得本色

者亦即給米糊口蓋關內外之米原未匱誠無庸斤斤專放折色爲也詳味該道之言似專爲料豆不繼及折色每壓一月而發欲斬多得糧餉以爲恢復之地非真粒食之不充而捐腹以待斃者也原借閣部

帑金督催尤急臣實束手無措頃有薊永召買未竣閣門借貸未清一疏計算實欠四年草豆價銀六萬七千九百八兩其永平買草借過



帑金四萬兩即在其內又有三年永平買草價銀二萬兩三年海運上山海關部價借銀一萬三千六百七十九兩零俱係[illegible]毫無浮冒方候部覆補償閣而閣[illegible]撥又至所望戶部速補薊永召買草豆價值并補原借閣部

帑金以完前局而解倒懸實臣所爲精手以溢大戾者也適若津門目前運務臣已行令司道督催各幇海船上緊修艌漸次報完[illegible]

裝載截留漕糧并津門收買豆菊直以永灤
雖洋風色尚厲猶不敢以軍需人命輕試於
不測之淵稍俟清明以後風颶漸息即行掛
帆飛渡大略三月望間可與抵關又豈敢遲
洩從事以重貽封疆之憂耶臣謹會同提督
省直撫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王祚昌
合詞上
請伏祈
皇上軫念料豆匱乏借貸未清關門呼籲情辭迫

撫遼疏草　卷之五　四十八

切
勅下戶部亟將永鎮原借
帑金三四兩年買草銀六萬兩上山出關腳價
銀一萬三千六百七十九兩零又薊鎮見少
草價銀七千八百一十二兩豆價銀二萬九
十六兩俱即速爲補給以資接濟以濟放[illegible]
其關門料豆不敷見今催發守凍豆[illegible]責
薊永道府州縣加意買運有仍前怠緩者[illegible]
臣等以白簡從事至於關外只待[illegible]

豆菊應急徐候新運糧米本折通融支放悉
聽關門撫道酌議便宜給發庶軍需漸充而
邊防益固矣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爲此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二月初九日具
題本月十五日奉
聖旨這永鎮借過帑金薊鎮見少草豆價銀作速
補給關門料豆著催發買運關外料豆即用屯

撫遼疏草　卷之五　四十九

因豆菊抵補濟急該部知道

鮮運漸迫料理難緩疏

題為鮮運漸迫料理難緩謹再申明餉運事宜懇
勅部議區處以速輸輓事案照天啓四年九月內
該臣題為預計天啓五年關鮮二運糧料等
事內稱五年鮮運仍應照四年例截漕十五
萬以俟新運其登萊五萬卽着彼中州縣分
認糴買仍俟鮮運回空兌發完局糴不㬹價
俱聽部議給登在津不必更議差官召買續



於本年十月內該戶部會題海內困窮已極
等事議稱鮮運漕糧照舊止可截留十萬勘
科查出陶撫案內入官還官米十四萬八千
餘石此中可撥給十萬石見在行查報回更
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移咨到臣除先經總督漕撫呂
兆熊及巡漕御史練國事會題截漕并帶運
遼米共計五十五萬石內鮮運十萬石卽在
其內見在交兌發運外其登糧十萬石尚未
確有著落隨經移咨巡撫登萊右副都御史
武之望煩為轉行登州道府卽查鮮運糧石
議將陶撫案內入官還官米撥給十萬海外
望餉甚殷務要設處停妥纔入三月便當發
棹切勿視為泛常耽延遲誤致戍守異域之
卒有枵腹呼庚之患關係不小仍希回照施
行續准登撫咨稱備行登州海防道查報去
後續據該道呈據登州府呈查得前項糧石
俱已變價止青屬樂安縣見貯米豆一千七



十七石九斗六升一合七勺登青實存米豆
變價未解銀一萬一千一百五十四兩九錢
七分今蒙撥給十萬石轉運毛帥收用難以
如數呈報到道轉呈到院咨覆到臣該臣又
經移咨戶部知會請賜裁處續准部咨查得
天啓五年該運毛帥糧料二十萬石除截漕
十萬外其十萬石本部議於李勘科查勘陶
登撫追出入官還官米豆十四萬九千八百
餘石內撥給又有支剩贓銀二萬五千兩俱

雖以登東江雲霞之望乃居津登[illegible]
與夫脚價糧價布疋之類均當亟爲商確請
照舊例面酌議焉一議運船津糧止十萬石
所雇船亦當以是爲準共選堅緻津船及山東
船得一百六十隻足矣比船充運津糧十萬
係爲頭運回空拔登再運登糧十萬作爲二
運則船不加多而運亦濟矣一議脚價津糧
俱照舊例每石四錢二分登糧照舊例每
石一錢七分客歲業常行之約計津糧十萬

該銀四萬二千兩登糧十萬該銀一萬七千
兩在津門者宜聽戶部剋日給發以濟春運
在登州者登有餘銀則取之登登無銀則請之
部非臣所可臆決者也一議運官客歲解運
前後八幇共糧十六萬石同時並發於津門
原用總運都司一員押幇守備八員不爲多
也今津登二十萬糧先後出海兩次裝運則
減八員而爲六員省一官卽省一費亦節約
之道宜爾也但以一運而兼二運之苦俟其
期會不愆梯航盈竣卽爲據實薦揚破格擢
用可耳一議布疋毛營官兵駐防海外非但
啼饑亦且號寒兼以避難遼民新入營伍裸
形赤體衣被不充則布疋尤所最急者舊例
固不可廢原額亦不可少布以二萬疋爲額
則布價以四千五百兩爲額俱有遞年之成
例在至於運官廩餼船戶花紅以及蓆片等
項共約該銀二千兩加以津運脚價四萬二
千兩共銀四萬八千五百兩是則戶部所當

速發津門者也一議糧價樂安米豆照數裝
運無論矣其餘登糧必須收買惟是道里遼
遠糧石浩煩又非津門所能買也去秋差官
赴登買糧價值小米小麥每石俱五錢上下
黃黑豆高糧每石俱三錢上下客歲秋收稍
遜前歲然而升斗最大商販頗稀糧價亦不
甚騰若總以五錢計算則遠短運脚價賃房
上船之需俱綽綽乎有餘裕矣買糧十萬約
該價銀五萬內除樂安米豆價銀五百三十

九兩又除登青見銀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四
兩尚欠銀三萬六千二百七兩應令登萊查
照戶部原題措辦責成海濱州縣上緊收買
如有節省不妨據實另報者也噫嘻有此五
議而鮮運之大端備矣第登州之糴本猶在
半虛半實之間則後運之十萬尚屬若有若
無之界夫海外粒米成珠客冬毛帥不曾額
請增運三十萬乎今即不能加溢於原數之
外又豈可更縮於原數之內也遼民餓莩相



望客冬登撫又不曾懇請轉移於內地乎今
即不便內徙肘腋之間亦豈可遂令顛連溝
壑之內也萬一
廟堂誘之登萊誘之前撫嗟無米之難炊任
異域之號呼毛帥遼民將安賴焉微臣忝司
餉務殊竊爲此廩廩其如津門之力不從心
何哉所願戶部從長酌議無分畛域如登萊
糧價確有可據即當速行責成以無誤轉運
之期如登萊糧價尚屬虛幻不妨暫行那發

而別爲追賦之議道並行而不悖事相須以
有成所資藉海外軍實以務爲牽制地者庶
幾算無遺策矣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援遼軍
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王祚昌合辭以
請伏祈
聖明
勅下戶部查議津門應發鮮運脚價布價等銀共
四萬八千五百兩亟賜給發以便開洋其登
運不敷糧價銀三萬六千二百七兩并脚價



銀一萬七千兩或責登州追比或在新餉那
湊預爲裁定査行料理其於軍需邊防詎曰
小補之哉臣等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具
題三月初三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附戶部覆

戶部

題爲鮮運漸迫料理難緩謹再申明餉運事宜

懇

勑下議區處以速輸輓事專理新餉山東清吏司案呈天啓五年三月初九日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等處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會同督餉省直巡按監察御史王祚昌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爲照天啓五年鮮運本色二十萬原議天津截漕十萬石登萊陶撫案內入官還官撥給十萬石蓋謂取之見在不煩措處止議運費便可起行今稱登萊抵還京邊外止銀一萬三千二百五十餘兩米豆一千七十餘石共折算米二萬四千五百七十餘石尚少十萬二千餘石雖京邊亦是應還之銀然天津本色額數已定顆粒難以措辦今春運俱已



起行再向省直派買是爲西江之汲且登萊最爲近便應照已前充餉之

旨速議處辦以了鮮局無疑也至於運費等項[illegible]臣謹酌之其一議運船津糧十萬石當用船一百六十隻遼津船九十隻旅登船七十隻前後分幫開洋以儘運津糧而登糧則以先回空船裝運之省九十隻運船且省九十船撥運官自應領花紅省九十船蘆蓆板片計無善於此其舊年回空迄今不到未知有無實收到津是否官造船隻相應行查實落運官船戶依法處治以爲將來之警可耶一議脚價津糧抵鮮每石例該四錢二分計[illegible]十萬石該銀四萬二千兩此當於臣部[illegible]聽津部差官赴領登糧抵鮮每石例[illegible]七分計糧十萬石該銀一萬七千兩[illegible]有應解臣部新餉即於此中扣留[illegible]且省彼此解給之勞亦計之[illegible]官自津抵鮮水程[illegible]

池失風不至侵漁掛欠不至回空遲誤理應
列薦上年舊例可循今年以一官而押津運
復押登運誠有兼人之苦俟運事報竣之後
查無事過即破格擢用在津部照例薦揚之
耳一議布疋前年鮮運原議有布疋一項今
布照舊以二萬疋爲額布價亦照舊以四千
五百兩爲額毋容再議至運官廪餼船戶花
紅及蓆片等項共銀二千亦照前於臣部給
發毋容再議者也一議糧價除津運出於截



漕其價自不必論登運若取之贓米價亦可
不必論今既不可得而責其召買補足則舊
年五錢一石之例在也若得稍減原價猶見
撙節之功即能通融處置作速買完以無誤
運期事竣之後津部自不妨一字之褒若虛
糶本猶在半虛半實則充例之
旨昭如日星並未奉有抵補京邊之
命該地方官自不得枝梧推諉以誤運務萬不得
已即聽借用別項以俟追贓補還在於登民
餓莩登撫近得全糴一年之
旨可以即民爲兵即賑兼守金州旅順可城遼民
溝壑可起登撫應自有方畧也既經題
請前來相應議覆恭候
命下臣部移咨津部將運價等銀四萬八千五百
兩差官赴部支領咨登萊撫院轉行各道府
將應買補糧七萬二千餘石速買候運脚價
一萬七千兩即於登州新餉支用施行等因
天啓五年三月十九日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李起元等具題本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是

辭留憲疏

奏爲留憲誤畀綿劣難勝懇祈
聖恩俯容辭免事天啓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准吏
部咨該本部會題照得南京都察院右都御
史員缺已經具本題
知照例會官推舉今係特遴官例不推舉外臣等會
同各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公推得督
理遼餉部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
自嚴漕運總督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呂兆熊俱堪任前缺伏乞
聖明於內
簡用一員恭候
命下行令欽遵到任管事等因天啓五年三月初
三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崔景榮等會題初
六日奉
聖旨畢自嚴改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欽此欽遵
備咨到臣竊念臣疎庸一介遭際
三朝筮仕
神宗曾徧歷於藩臬承恩
皇考復洊擢於冏卿迨
聖明御極之初年即登庸撫津之重任嗣督遼餉
問梯航於海濱旋議兼官併節鉞於輸輓真
楮小而懷大每履薄以臨深顧臣上之不能
卷甲礪兵恢全遼之土宇次之不能量沙聚
米充嚴塞之軍實徒以本折浩繁呼籲頻聒
中乾外竭蔑收効於飽騰剜肉醫瘡祇貽憂
於蒼赤捫心知罪無地自容幸寬溺職之誅



忽拜品移之
命念留都爲根本重地矧掌院尤風紀要司激濁
揚清鉅任未易稱也乘憲貞度帝德何以堪
之似此
恩波實踰涯分況臣蚊負既久筋力全衰馬齒漸
增頭顱頓改蓋已嘗再騰乞骸之章未荷
俯俞庶從兹獲遂息肩之期寧宜竊祿伏冀
皇上收回
成命俾令歸田別

簡才賢所冀任使庶輿人無維鵜在梁之譏而微
臣進折足覆餗之誚矣臣嚴無任惶悚隕越
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天啓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具
奏本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畢自嚴督餉著勞留憲特蒸簡畀着即赴任
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海防將領患病日久疏

題爲海防將領患病日久遵例代
題回衛調理事據天津兵備道山東按察司僉
事徐如翰呈據河間府署馬同知張樹德呈
蒙本道案蒙欽差督理遼餉兼巡撫天津部
院批據天津海防右營遊擊吳周支呈爲病
勢危篤萬難供職懇祈代
題容放回籍以便就醫調理以延旦夕軀命事
竊職卑職素患脾病飲食減少膨脹嘔吐不
時舉發每逢春月甚於往日嘔吐則五臟欲
出怔忡而三魂欲絕頭目昏沉手足麻木脾
胃日弱肌膚日消精神日減氣血日耗當延
醫官張應清診視云脾氣削弱心血枯乾若
非謝事靜攝必無生活之理自正月二十九
日偃臥病榻迄今二十餘日病勢有加無瘳
且以修防大典不能趨赴久曠官守心神不
安於夢寐疾病益入於膏肓伏乞俯垂慈愍
允放回籍庶使病軀不塡溝壑等因蒙批據

詳請告情詞甚懇仰天津道查議報又蒙總
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兵部右侍郎兼右僉
都御史吳用先據本將呈前事蒙批仰天津
道查報又蒙巡撫保定等處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程正已據本將呈前事蒙批仰天津道
查報又蒙巡關監察御史吳之仁據本將呈
前事蒙批天津道查報各批到道案仰本廳
即便照案備蒙批詳內事理速查海防右營
遊擊吳周支是否眞病時值軍興多事營將



難缺應否准從回籍調理逐一查明具繇呈
道以憑覆酌轉報施行蒙此隨經移會該營
查議去後續准回稱本職歷虛胃弱已成痼
疾自去歲八月間舉發垂牀養痾者兩閱月
因病請告未蒙允放勒限即出蹝視事於向
來實支持以勉强今正月內偶冒風寒兼爲
飲食所困前疾復熾且當春防之期不能赴
薊修守萬不得已具文請告今中千官統軍
先往自覇服藥調理希望漸痊不意二豎纏

綿一身狠狽胸膈膨而食難下咽肚腹脹而
氣不上通飲水止藉幾甌吐痰日計數碗常
終夜而不安寢每五更[illegible]痼之
疾非[illegible]能愈而叢脞之事豈僵臥可理病
廢曠官滋咎儻及蚤放歸猶得生入里
門若遷延官耶必有性命之憂伏乞俯賜回
[illegible]以便代
[illegible]情會覆到廳准此該本廳看得本官修防
積有成勞資俸例應優轉偶爾感疾始猶望



其速痊仍前赴薊詎意纏綿不愈日復一日
官職難於久曠合無俯准暫回調理俟病痊
日另行起用實爲恩便呈詳到道據此該本
道看得天津海防右營遊擊吳周支年力方
強才守兼優修防久著勳勞優握計日可待
不意疾病纏綿一身狠狽雖經延醫調治無
奈痊可無期今據屢請告歸誠出萬不得已
之計矧今時方多事營務冗劇似不得不亟
爲放歸蚤求代者以免營事之曠也既經該

勘查明具呈前來相應依請合無軫念本官
病勢尪羸俯賜允
題庶病者得以生全調理而可圖報於後日新
者叅為旗補亦可濟軍務之急矣呈詳到臣
該臣看得天津海防右營遊擊吳周支自天
啓三年三月到任今已二載餘矣以彼志操
卓犖雅有敦詩悅禮之風修防勤劬備嘗水
宿風餐之苦薦疊稱鮮瓜期可待祗以脾胃
素弱痰涎為梗今春復届修防之期本官病



體支離不能赴薊上班令中千官領軍代行
比且醫藥罔功進退無據於是本官遂有不
能一日安乎其位者矣既經天津道臣覈查
明白患病是真別無矯飾似宜准其請告以
曲成其恬退之節俟病痊以再收夫桑榆
之効此不再計而決者也再照該營原係津
門舊設營壘但臣督餉衙門向無額設中軍
原議左右二營將領以修防之暇日輪流帶
管巡既寄遞事屬關涉例應代

題臣謹會同巡撫保定等處提督紫荊等關兼
理海防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尚友巡
關監察御史吳之仁具疏以
請伏祈
勅下兵部酌議具覆將遊擊吳周支准其告病回
衛調理遵下員缺速行選補庶重地無瘝官
之虞而營伍收共武之効矣為此具本謹題
請
旨



天啓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具
題四月初二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附兵部覆
兵部
題為海防將領患病日久遵例代題回衛調理
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督
餉兼天津巡撫畢自嚴題據天津兵備道僉
事徐如翰呈詳到臣該臣看得天津海防右

淵閣大學士孫承宗咨爲關門兵馬出防城守當計特行酌調津兵以備衝邊防禦事照得年來關外哨防次第安插遼民實[illegible]行徒所有關城防守兵馬以行盡數遣發前赴該地方且屯且守以圖征進但衝關係藩房重地應藉多兵倚爲防備及查津門兵衆尚可抽調五千名數併惟攜帶舊有甲仗酌量給發馬騾擇遣膽智將領統領前來以便分派城守合行咨調煩爲查照先咨示施行移



咨到臣該臣行據天津兵備道山東按察司僉事徐如翰幷副總兵官都指揮僉事錢中選查議得天津陸兵除左右兩營修防班軍不計外見在標正選內四營本院部原題經制共五千五百六十八員名近准裁兵之議陸續減汰已除去三百餘名實在陸兵五千二百餘名天津水兵舊營原有海防一營共二千五百名客秋閣部調關沙船五隻帶去水兵八十五名其餘今已盡歸屯撫屯田新營止有鎮海一營本院部原題經制共二千六百五十員名客秋閣部調關沙船十五隻帶去水兵三百名近准裁兵之議陸續裁汰已除去一百五十餘名實在水兵二千二百餘名津門以防海爲急前項水兵在大沽海口防守似難議調陸營共止五千餘人若盡調發津門突爾一空咽喉重地似難盡置不顧合無量發正兵營二千名選鋒營兵一千名二營戰馬共足五百餘匹令各該將整頓



甲仗擇日戒行前赴關門守城防禦萬萬不能取盈五千者也呈報到臣該臣牌行正兵營遊擊將軍施洪謨選鋒營都司僉書駱舉各督該營中千將各兵丁馬匹逐一點查兵有臨期病弱者馬有膘息不加者俱許於標兵營更換整頓隨身衣甲器械刻日起行仍議將三月分官兵本月月餉幷戰馬料草乾銀照數支給又每兵給鹽菜銀三錢以爲沿途行糧之需其四月分月餉例應在於山海

丁恪守法紀住宿處所飲食料草之類兩平
交易不許凌轢百姓窺瞷內室有沿途生事
者輕則軍法細打重則梟首示衆緣施洪謨
舊爲山海叅將廉仁素著受事雖淺能得士
心點舉起家行伍之中驍勇絕倫慷慨於征
人多豫附近據各官回報三月二十五日官
兵業已盡過永平秋毫無犯料可即至信地
無他虞矣蓋三方布置已定津門營壘原屬
樞相之節制則一奉徵發自靡敢有後期也



津兵召募已久裁兵湊餉尚恐有難散之烏
合今寓汰於濶自可不勞餘力也關兵既出
關屯戍業爲漸機進取之圖津兵即離津守
關允屬鞏固根本之計惟是正選兩營之兵
多係燕趙三輔之人誰無安土重遷之思亦
切室家仳離之念異時關兵照舊進關未免
地狹人稠即令津兵仍復回津下班操練徐
赴戍守可也又或關兵久駐遼左遲至經年
匝歲即於標兵鎮海二營酌發一軍輪流踐
[illegible]歲郵憚人亦可也此則津兵一歷隱情不
言可喻臣雖責以執殳急公要亦不得不爲
推廣人
告者也至於將領抵關從來俱有加銜之例施洪
謨原以叅將陞補今職似當還其故物點舉
陞授都司已將匝歲亦當加陞遊擊職銜三
軍勇怯係於一將不得不爲破格獎率者也
乃若津門見在之營伍則亦有可得而言者
見今津門陸兵止餘標兵一營計二千人戰



馬三百二十餘匹內丁一營計二百人臣意
亦欲歸併標營通令副將錢中選管理津門
南北咽喉水陸要衝必宿重兵以爲彈壓然
後可以拱衛
神京可以屯聚糧餉亦可以護漕艘之往來而彌
畿輔之草竊則此二千二百人者似難議裁者
也水兵止餘鎮海一營計二千二百人近日
遊擊茍胤恩分撥兩路出汎哨探每路用沙
號船七隻官兵二百餘人北路汎地在月池

五百二十石此卸於葫蘆套者錦州衛屬兵二千名該米一萬二千石馬七百二十匹該豆九千七十二石此卸於孫家窪者通共各處分卸米一十七萬四百石此外米六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八石二斗四升內以三十萬石卸覺華島以五萬石卸筆架山以五萬石卸孫家窪餘二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八石二斗四升盡卸右屯衛者也又通計各處停頓豆一十一萬二千八百九十六石尚存



五十萬三千五百四十四石六斗以十五萬卸覺華島以四萬卸筆架山以五萬卸孫家窪餘二十六萬三千五百四十四石六斗盡卸右屯衛者也以經管人員言之其在關內則海運廳或管關廳收放其在寧前地方委同知程維楧督寧前兩衛經歷收放其在覺華筆架山孫家窪右屯等處地方則令金啓倧督同廣寧衛經歷孫思顯方得慶收放海運將通泰兩不待當預用饁片稿筆萬函以

待米豆之至又不可一日緩者也隨地分派蓋緣駐防之兵馬而餉以隨之擬合呈詳緣繇到院據此兵馬出關分布漸遠所需糧料亦宜隨處交卸以就六軍之便既經該道酌妥前來相應咨會煩將應運糧料查照該道酌定地方兵馬米豆數目撥派海運官軍如數交卸施行等因移咨到臣該臣查得分卸五年糧料既有定額且有定處即當查照發運所有腳價銀兩亦宜查明的數以便請討



隨行督理遼餉戶部員外郎萬國孚即將發運南海口中前等處并新增右屯筆架山等四處各該分卸米豆若干各該腳價銀若干逐一查算明妥仍將一歲應用銀兩未結總撒大數務與關撫原題關兵見詢尚完關餉額數初定一疏相合作速具繇呈報以憑具題去後續據該司逐一查算明白開具細數揭帖呈報前來該臣覆核無異看得關內關外年來發運腳價具有則例可屢指而陳也

查天啓二年運事僅抵關而止原經前餉部議定南海口每石脚價二錢外加上山脚價一分五釐天啓三年關門脚價照舊漸增出關脚價臣據司道集議復加酌定其至前屯中前者每石定價二錢三分至中右中後者每石定價二錢四分至寧遠覺華者每石定價二錢六分天啓四年關門脚價照舊其出關脚價臣因糧運漸多再行司道查議復加裁減其至前屯中前者每石止給二錢二分減去一分至中右中後者每石止給二錢三分減去一分至寧遠覺華者每石止給二錢四分五釐減去一分五釐今天啓五年除關內南海口及關外前屯中前中右中後寧遠覺華等處俱照三年舊例外新增右屯筆架山葫蘆套孫家窪等處右屯距寧遠水路遠二百里先經寧前道議自寧遠改撥者每石外增脚價三分臣行司道查議復加裁減以爲道里雖遙不過一水之便每石定議脚價



二錢六分較之寧遠止增一分五釐及查筆架山葫蘆套近於右屯八十里每石議增七釐定爲二錢五分二釐孫家窪又近右屯一百里定爲二錢五分照遠近爲增減脚價似已適均但查關撫覈實兵馬酌定糧料數目津門所當轉輸者該米八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八石二斗四升該豆六十一萬六千四百四石六斗應得脚價以是爲準内除薊永買豆十五萬石原係陸運抵關不在津門發運不議脚價且薊永之民旣不能遠輸關外而運關之豆更冬春秣飼已多固難限於六萬三千者也淨該發運南海口米六萬石每石正脚價二錢上山脚價一分五釐共該銀一萬二千九百兩其豆六萬三千石以薊永陸運抵數不議水脚在關外交卸者中前所原派米六千石豆四千三十二石共米豆一萬三十二石每石正脚價二錢加添出關二分共銀二千二百七兩四分前屯衛原派米

三萬六千石豆一萬二千九十六石共米豆
四萬八千九十六石每石正腳價二錢加添
出關二分共銀一萬五百八十一兩一錢二
分中後所原派米一萬二千六百石豆九千
七十二石共米豆二萬一千六百七十二石
每石正腳價二錢加添出關三分共銀四千
九百八十四兩五錢六分中右所原派米六
千六百石豆三千七百八十石共米豆一萬
三百八十石每石正腳價二錢加添出關三



分共銀二千三百八十七兩四錢寧遠覺華
原派米豆四十九萬二千三百二十四石今
因薊永運關料豆數多減豆四萬淨該米三
十三萬三千石豆一十一萬九千三百二十
四石共米豆四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四石
每石正腳價二錢加添出關四分五釐共銀
一十一萬八百一十六兩三錢八分孫家窪
原派米六萬二千石豆五萬九千七十二石
共米豆一十二萬一千七十二石每石正腳

價二錢加添出關五分共銀三萬二百六十
八兩葫蘆套原派米四千二百石豆二千五
百二十石共米豆六千七百二十石每石正
腳價二錢加添出關五分二釐共銀一千六
百九十三兩四錢四分筆架山原派米五萬
石豆四萬石共計米豆九萬石每石正腳價
二錢加添出關五分二釐共銀二萬二千六
百八十兩右屯衛原派米豆五十五萬一千
二百八十六石八斗四升今因薊永運關料



豆數多減豆四萬七千石淨該米二十八萬
七千七百七十八石二斗四升豆二十一萬
六千五百八石六斗共米豆五十萬四十二
百八十六石八斗四升每石正腳價二錢加
添出關六分共銀一千三萬一千一百一十
四兩五錢七分八釐四毫關門內外派地交
卸共計米豆一百四十七萬四千五百八十
二石八斗四升內除薊永陵運十五萬石外
淨該米豆一百三十二萬四千五百八十二

十九俱在關外且津門打造官船自萬曆四
十七年起至天啓二年止每年造船一百隻
每運扣除底載有差約以五年扣完今舊船
年限已滿逾年并未造船多無底載可扣者
矣朋造銀兩創自天啓四年關運官船每石
扣銀八釐民船每石扣銀五釐鮮運官船每
石扣銀一分四釐東省召募民船每石扣銀
九釐原供朋造失風船隻之用今既那借則
造船之路絕矣運事將安賴乎若掛欠失風



則天啓四年較之三年特少具載歲終
奏繳疏內可查即有扣除爲數無幾今歲鮮運
止於十萬俱在津門發運脚價不多難再減
損以此觀之則關門脚價三十三萬一千六
百三十餘兩之數豈非所必需者乎今歲底
載掛欠或有些須决不能如去歲之多矣朋
造之銀取之船戶仍留造船决不可再用矣
鮮運脚價今歲較之去歲僅得一半亦別無
贏餘矣祇有屯鹽高糧約二萬石决自運至

關門可省銀四千兩屯撫用海防兵屯田節
省餉銀三千六百兩部咨扣留作爲脚價二
項共可抵銀七千六百兩底載掛欠等項又
可省銀二萬餘兩即令通減三萬一千六百
有奇而三十萬脚價决不可更有短少者也
再查天啓元年規則運至右屯每石脚價三
錢今臣止給二錢六分蓋以昔年發運止有
右屯一處不從優厚人不樂往今臣與司道
熟計出關糧料既飛輓遠近不同則脚價多



寡亦異人情鶩於遠者多者而憚於近者寡
者則右屯之運豈不忠無人願往但不願者
即改近地以難之而人自無辭矣總緣
國計匱詘措發甚艱減一分則省一分之費此
臣區區撙節本懷也其餘關外減壁較之三
年初出關時隨地俱有節省前已備陳則一
歲所省亦不下七八萬金矣臣已減之至於
無可減省之至於無可省則實用之數不得
不爲顧

請給發者也每歲運船以三運計今歲頭運發過
糧料業巳近五十萬約用脚價十萬餘兩戶
部止先發銀五萬近又准發三萬尚未到津
津因召買米石未完只得暫那米價通用而
又加二加三預扣下脚比於貽借之意非所
用脚價之餘少也况買米事急則米價即當
議派而回空艙遞則下脚又當補給此目下
闕運脚價之情形也即今部帑空匱臣所洞
悉非敢大聲疾呼取盈戶部而海運以蚤發



爲貴趁此薰風四布時刻不可錯過若至秋
深風颶則漂失者多矣因憶三年夏秋之時
屢疏懇
請脚價不得是年秋深南海口糧料沉溺獨多至
四年脚價雖取數稍狹然部發之銀俱在春
月淮揚之銀臣亦極力催儹不誤程限故失
風特少此巳事之明驗也念及於此則戶部
雖空匱乎而運務終不可罷則脚價亦不可
巳倘思其終不可巳也盍若蚤發之爲愈乎

以上脚價瑣屑冐瀆
天聽臣實自厭煩聒然不徹底清算則應用脚價
實數中外不知似覺呼籲爲過計惟徹底清
算則中外皆了然於心確有畔岸不可踰越
戶部亦不以臣言爲唐突矣臣近雖叨量移
而運事方殷代期未卜則不得不爲竭蹷料
理未敢坐失事機者也臣謹會同提督省直
援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王祚昌合詞
以



請伏祈
皇上
勑下戶部再一查議要見關門內外脚價必需之
數原無浮冐遠賜照數給發以完餉運則嚴
疆實大有利賴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四月十一日具
題本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截漕事竣掛欠數多疏

題爲截漕事竣掛欠數多謹據實披陳祈

請酌議追補事爲照天啓四年十月内准戶部咨

爲漕運日遲漕額盆虧謹酌議截留幫次等

事雲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總

督漕運巡撫鳳陽等處戶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吕兆熊題前事據濟儲道議

天津原有省直帶運漕糧三十萬石例截糧

二十萬石又入例截毛帥一十萬石共六十萬



石并今歲續奉題

准截補鮮運五萬石共該糧六十五萬石津門已

截首幫一十萬石應補截五十五萬石今自

尾幫安福所指揮王廷詔起至杭州右衛指

揮羅萬象止通算正兌改兌連尖耗并帶運

共五十五萬六百三十七石五升五合二勺

六抄尖耗在内恐漂流免尖則應於數内扣

除今自尾幫挨幫扣截便於抵津交卸以免

總漕爭留夫截留者爲擇漕之所優其包攬而

衛之既起管幹之端取在後者而截之詎是

先登之幫或照二斗五升入倉之數以爲截

留之實數使官旗稍知懲焉則庶幾輓運遲

漕之一端乎計開議留幫船安福所指揮王

廷詔下船六十隻台州衛指揮李懋功下船

八十隻吉安所指揮蔣國光下船九十七隻

武昌左衛千戶王文煥下船三十六隻南昌

衛後幫指揮李嘉徵下船九十六隻撫州所

指揮吳來賀下船六十六隻南昌衛前幫指



揮朱錫胤下船一百五隻温州衛千戶姜國

宰下船二十隻永新所千戶宋得隆下船三

十七隻寧波衛指揮馬光下船一百二隻台

州衛指揮施夢熊下船七十九隻湖州所千

戶王大化下船五十三隻温州衛指揮夏時

芳下船五十四隻温州衛指揮祁雲巢下船

八十隻府軍衛千戶潘清下船一十三隻嚴

州所指揮郭懋勳下起幫船三十七隻袁州

衛指揮魏承宗下船四十七隻水軍左衛指

合通計各幇原截漕米五十五萬四千七百
五十四石一斗七升九合二勺六抄連免晒
颺共該米六十二萬二千五百八十石九斗
七升五合六勺六抄三撮四圭今止完過正
[illegible]耗米五十三萬六千五百三石七斗
一升九勺二抄九撮三圭又完過免晒颺米
一百四十九石五斗七升六合六勺七抄五
撮通共完過米五十三萬六千六百五十三
石二斗八升七合六勺四撮三圭掛欠正改



尖耗米四萬四千九十八石七斗五合五勺
一抄五撮七圭又掛欠免晒颺米四萬一千
八百二十八石九斗八升二合五勺四抄三
撮四圭通共掛欠米八萬五千九百二十七
石六斗八升八合五抄九撮一圭今將各幇
收兌完欠數目造冊見在又據袁縣呈據各
運官稟稱切奉部選漕糧領兌以來竭力督
催幇船前進行抵黃河塞值洪水泛漲洶滔
難行添覽催夫苦楚萬狀完道目擊並解[illegible]

截天津交納誠懼飭官軍至意何期船到德
州湊值凍阻糧米露囤解氷復載一運兩載
盤食耗費不可勝言沿途漂流漕米已經呈
明見題豁免欠交糧米見有各軍防欠月糧
幷贈羨等銀存貯通濟庫內循例呈報乞憐
貧弁賜給截收實收抱赴京通銷算就庫折
補等情該犀廳看得各幇旗甲俱已駕船回
南兌領新運一幇止存運官一人在津掛欠
糧米追比無期今據各官稟稱原有月糧贈



贈羨餘等銀在庫抵補掛欠或出給截收數
目仍照上年規例赴部銷算扣除月糧贈羨
抵補等因申詳到臣該臣批發督倉道覆查
無異又復呈報前來爲照漕糧有正兌有改
兌正兌每石尖耗一斗七升改兌每石尖耗
一斗二合此通漕之舊例也又京通二倉上
納漕糧必須晒二天颺一天其不及晒颺者
於正耗外再加一斗三升八合載在倉規漕
規之內津門截漕既以倉厫逼窄晒颺無地

兼以期日匆迫晒颺無暇泰昌元年截漕初照倉漕舊規定爲一斗三升八合後經倉院批行糧廳減去三升八合止收一斗天啓元年又經倉院批行糧廳再免五升天啓二年仍復增至一斗間收九升俱抵海運漂折之數天啓三年該臣議定每石實收免晒颺米八升一體報部發運作正支銷案經移咨戶部倉塲及倉漕二院知會節年遵守無異至於帶運遼米亦經天啓三年覆議咨行總漕



通幇彙截每石止收耗米二升五合以爲出倉過海之費此截漕相沿之例也天啓四年冬月津門截漕五十五萬總漕原題及戶部議覆俱照二斗五升入倉之例以爲截留實數用杜鑽刺而示創懲申飭在卷今據道廳呈報文冊逐一查算共止收過各項米五十三萬六千六百五十三石有奇共掛欠各項米八萬五千九百二十七石有奇然此特照津門規則正兌每石加尖耗晒颺米二斗五升改兌每石僅加尖耗晒颺米一斗八升二合遼米每石僅加耗米二升五合而言耳若照部議不分正改每石二斗五升入倉之例繩之則相去愈遠掛欠愈多矣以完納之米數覈原截之正額尚虧米一萬三千三百餘石而附餘又何論乎總緣截漕一事官旗因憚京通上納盤剝雜費惟以得截爲愉快着意落後百計鑽求迨至得截之後捱遲守凍盜賣蠶食上納數短躲閃討生兼乘督責回



空之迫轉爲抽身卸擔之地且有歸途轉賣餘米而竟不肯輸納入官者奸軍狡胱窮弁羈留蹝泰

功令追比祇以坐糧廳月糧萱羨等銀扣抵爲詞及查月糧萱羨等項爲數無幾專扣京通逸倉掛欠每歲部堂責成該廳扣銀類解太倉非留以抵截漕之掛欠者也卽令該廳扣坐而畫餅虛懸何所裨於津門之糧額乎今據各衛掛欠少者數百多者數千難之未見

其少合之愈成其多如武昌左衛原船十三隻止到四隻未到九隻尤不可解又有借口漂流祈求蠲免者事屬中途自有倉漕二院爲政臣非目擊尤難臆决夫自二斗五升入倉之議興人孰不謂津門截漕五十五萬便可得米近七十萬而抑孰知其數之儉於此乎嗟夫往年截漕止論正數不論尖耗今歲且連尖耗俱作截留正數矣往年截漕當年抵津猶能完納及格今歲在途守凍抵春入津遂無幇不欠矣雖程薪數米同餉之盼望愈切而暮四朝三旗甲之掛欠愈沓卽今關鮮二運鈌額數多轉輸無兩粟之策召買無點金之術可爲廪廪者此也惟是旗甲回空幇官藉口區區津門舊無追比之例何施補濟之方秖有委命於戶部乞靈於倉塲而巳掛欠漕糧見行糧廳出給截數實收赴通[illegible]廳銷算月糧暨羡之銀既有舊例可扣[illegible]照數扣留仍發津門買米補湊或[illegible]



充米折之用是亦救急之微權也月糧暨羡之外仍有不敷豈容遂寘不問卽當照例叅

題盡法追補旣警前日之貪黷亦垂他年之鑒戒是又善後之良圖也不者倉規漕規總成虛設此輩且以掛欠爲得計矣除將截漕完欠數目備細造冊咨送戶部及總督倉塲查議追扣外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撥運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王祚昌合詞具

題伏祈

勅下戶部從長酌議亟賜扣發各幇月糧暨羡等銀以補截漕不敷之額其掛欠各弁仍擇數最多者

題叅數人正法以警其餘庶運弁逋欠可清而關鮮運務胥攸賴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四月十七日具

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附戶部覆

戶部

題為截漕事竣掛欠數多謹據實披陳祈
請酌議追補事雲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
抄出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等處地方
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
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會同督餉御史王祚
昌題同前事等因具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隨該本



司呈堂移咨督部酌議去後今准回咨前事
等因到部奉批司查奉此又准巡倉御史許
其孝手本開據江西等總下饒州衛所指揮
千戶等官李泰亨等呈稱天津截留糧米懇
乞憐念貧軍疲官俯賜移會查照上年截津
成案分別銷算其置羨銀兩早賜給發等因
到院據此看得邊警時聞軍需告詘為軍
國計者疇不欲錙銖增少佐持籌於萬一哉
奈年來[illegible]守凍官旗賠累至此極矣[illegible]

[illegible]之供缺額難完額外之耗恐難復議於
今日徒貽不結之局為日後累耳煩為查酌
或照上年成例收算或照近議作何處補務
使上不負體
國之忠下不重貧軍之累希酌議妥確呈堂議
覆等因到臣又奉本部送據江浙等衛指揮
朱錫胤等呈稱上倉微有挨折耗或量議加
增至於兌船者隨收隨放既無挨陳折耗每
石亦設淋揚米一升已屬額外之數今仍欲



如上倉一槩加增官軍亦徒有斃於杖下欲
求顆粒之輸萬不能矣等因到部奉批司查
奉此又准巡倉御史手本開據運糧指揮
朱錫胤等呈稱前事等因到院據此為照天
津截留舊例上倉者每石議加免晒揚米五
升至於兌船隨收隨運每石止議加免晒揚
米一升今水兌仍欲如上倉之例一槩加增
恐垂盡之官軍不能求多於額外相[illegible]
頃為查酌議妥呈堂蒙本部等因到司[illegible]

呈到部該臣等看得天津截漕每石除收正項尖耗外進倉者加收免晒揚米五升兌船者加收一升此往年攺受之成規也惟是截漕者每多鑽營故總漕題議加收其耗而後來合衛營截之端可從此杜矣在正兌每石欲收二斗五升改兌每石欲收一斗七升充尖耗免晒揚而言也竊謂得此升合之餘即可抵出倉過海之費此天津督臣先欲照議全收孰意去年之守凍獨蚤官旗之耗費滋



甚即正額尖耗猶掛欠萬餘與其求之額外而徒費追比孰若完其原數而蚤竣此局故倉臣許其孝廳臣李長春目擊其苦皆謂當照往年成例銷算今津臣所議不論正兌改兌之分進倉兌船之別於尖耗外俱加收免晒揚米五升披之往牘進倉者果係成例也而兌船者較之舊例原多四升此各弁先訴於臣部繼訴於巡倉而倉臣復有一升兌船之移合無俯念官旗守凍日久困累之苦照

於昔時照依巡倉所議除進倉者加收免晒揚米五升其兌船者暫准照舊例加一升尚以後截留漕糧船不守凍如期回空者俱[illegible]新例交收再不得妄援以求殊至於掛欠[illegible]数既有節羡可抵應令該廳照例打算[illegible][illegible]津門召買以足原截之數其欠糧各官自應按例參處統俟銷算之後除節羡扣抵外[illegible]其完欠多寡逐一分別咨部題

請從重降罰如有未完私逃者嚴行提問究處其



有銷算多餘者容臣部再行通廳酌處如此則奸弁知警而軍儲亦有攸賴矣既經各臣題咨前來相應酌議覆

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各該衙門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天啓五年七月十二日太子太保戸部尚書李起元等具題本月十八日奉

聖旨是

卷之六





# 餉撫疏草卷之六

[illegible]

## 畿輔東省糧料昂至疏

題為畿輔東省召買慕難糧料昂至仰祈
聖明申飭責成以接濟關餉事案查天啓五年關
運原議順廣大三府共買米十萬石每石七
錢共該部發及各府雜項銀七萬兩已而價
騰
請益部覆每石九錢儘銀召買共止買米八萬五
千五百五十五石五斗六升計減去米一萬
四千四百四十四石四斗四升原議眞定府
買豆十三萬石每石五錢共該部發及該府
雜項銀六萬五千兩已而價騰
請益部覆每石五錢五分儘銀召買共止買豆一
十一萬八千一百八十一石八斗二升計減
去豆一萬一千八百一十八石一斗八升[illegible]
苑三府共買米二十萬石每石七錢共該[illegible]

派新餉銀十四萬兩巳而價騰
請益部覆每石九錢儘銀召買共止買米一十五
萬五千五百五十五石計減去米四萬四千
四百四十五石臣念糧價既增糶額又減
畿輔東省協力輸輓臣庶可藉手以完今歲之
局矣詎意災民困憊糧料淹緩多有出於意
料之外者本年四月內准戶部咨直隸巡按
監察御史宋師襄
題爲畿地災旱異常民不堪命等事內稱雜項
之加派米豆之召買俱屬關門急需勢不得
不問之民旣不能寬一分使民受一分之賜
則何如緩一日使民延一日之喘屈指秋成
而徵貴徵賤相去什百急之今日卽剝災黎
之脂以轉輸之關亦未必隨到隨支緩之秋
仲則取額價之贏爲搬運之資亦止是那前
那後寓蠲賑之意於徵派之中軍餉固不至
有稽而民生可徼有實惠矣奉
聖旨是這畿南重地災傷處多米豆准秋成後召



買以舒災困之民以寓蠲賑之意欽此欽遵該
臣看得天災流行畿圻旱荒糧價沸騰民生
日蹙按臣勘災傷而軫民隱賑則窘於倉廩
之告匱蠲則窮於正供之難巳議以派買遲
餉緩至秋仲完納軍輿不缺民命頓蘇此誠
救荒奇策業蒙
聖明採納自當奉行但臣檢查疏內大名廣平二
府俱罹重災應從優卹固矣至順德一府廣
宗鉅鹿成災七分平鄉成災三分南和成災
一分其餘邢臺沙河唐山內丘不及分數眞
定一府安平成災八分棗強武邑無極高邑
冀州各成災七分曲陽成災六分饒陽成災
五分衡水贊皇新河成災三分南宮武強定
州成災二分晉州不及一分其餘新樂無極
獲鹿藁城欒城趙州深州眞定元氏隆平柏
鄉平山靈壽井陘阜平行唐寧晉十七州縣
並無災傷夫被災六七分以上固當寬限以
卹民力其被災四五分以下並無災則[illegible][illegible]派

可責令先爲完解以濟目前之海運乎抑以
明綸已渙槩俟秋仲方行解津以轉運乎滃海汪
洋一望無際惟視風色爲進止自三月以迄
八月風恬浪靜舟楫利涉若近重陽左右颶
風大作卽跬步難行矣倘在七月望後八月
望前若米若豆盡數解到猶可乘時轉輸如
再遲延竊恐海運已停陸運多費有糧難運
奚濟邊軍之枵腹乎臣旣深念
明旨之難違而又重虞餉之無措憂心如灼隨



經移文眞定按臣傾將所屬眞順廣大四府
除被災重大至六七分以上者姑俟秋仲完
納外其四五分以下並未及分數及原無旱
災者或責令先解或槩從寬卽風汛旣有常
期買運勢難久延果能八月望前依期而至
自當撥舟水次刻日完兌以便隨到隨運如
其不能則海運之誤必矣統祈查議明確回
示以便預爲區處施行續准眞定按臣手本
內稱四郡災傷雖有重輕而米價騰貴全無
低昂前疏中詳言之矣今召買米豆奉有
明旨惟秋成後紓困不過三月徵恩奚啻什百屆
指七月穀已登場碾米運津中秋前後刻期
可到至於新豆成熟卽視穀稍遲而隨收隨
運亦可相繼抵津斷不令時刻稍遲以誤海
運也除案行井大二道轉行四府查照來文
內事理督令州縣召買轉運預定人役先期
料理務於八月望前依限交納外合行回覆
等因到臣爲照眞定買豆原係節年舊例順



廣大買米其說創於倉場侍郎鄭三俊而臣
且議減馬畿南災荒糶本不敷臣特舉以入
告額
請增價非敢置民艱於度外也無奈關運有額必
不可減海運有期必不可渝茲幸按臣目擊
民艱旣爲展限於仲秋心軫軍需又欲不爽
於期會眞萬物一體之懷而同舟共濟之誼
也但願道府州縣咸以按臣之心爲心先猶
料理無誤秋運將淪關三軍實嘉賴之不朋

原額運關米豆將安從出耶是臣所惓惓以
冀望於眞順廣大四府者也又本月內據山
東布政司呈爲糧價騰湧召買艱難等事蒙
山東撫院案驗准督餉院部咨准戶部咨前
事備行分守東兗道并東兗二府買運間今
准分守東兗道分派過二府共買米一十五
萬五千五百五十五石五斗六升內東昌府
屬高唐聊城等十八州縣共派買米六萬五
千六百八十九石兗州府屬濟寧滋陽等二



十五州縣共派買米八萬九千八百六十六
石五斗六升將各州縣數目文冊咨送到司
准此爲照東兗二府共派買運米一十五萬
五千五百五十五石五斗六升節[illegible]每石價
銀九錢動用存留四年新餉并五分加派銀
兩刻期買運天津交納以濟遼需[illegible]當及時
召買升合難以短少但二府連年亢旱相仍
俱未有年今當祐春青黃不接之時米價騰
湧每石九錢比時價尚少一二錢安能以九
錢之價市米一石運津也前派米石恐誤軍
需今歲春雨及時小麥似有豐收之兆且麥
收在即穀收尚遠渝關兵士北人頗多食麪
更便宜令二府米麥兼買解納麥麪可以供
軍麥皮可以養馬不惟遼餉得蚤完濟急而
關兵亦士飽馬騰矣但米滓麪粃每麥一石
二三斗方可抵米一石俟批允後仍行彼處
道府議定再報此出東兗道曹副使紗算職
不敢掠美也乞速批示遵行又據兗州府申



同前事內稱據濟寧州知州董則喻等滋陽
縣知縣李政修等會看得渝關缺餉誼切同
舟豈不知津運爲第一務但去歲夏秋亢旱
粟豆顆粒未收見今米價騰貴至一兩五錢
以上煑粥放賑到處皆然饑民猶有展轉溝
壑者若責之買米是無異求魚於木而取燧
於海也雖切急公之念殊難巧婦之炊目今
距秋尚有五六個月闕餉急如星火安能捱
至西成乎今春靈雨時零麥禾茂甚轉瞬月

月撥放一二斗亦可通行無滯矣東兗召買自客冬時久有成說迄今並無顆粒解到既經該司道府合詞具陳萬不得已權宜曲從以求集事惟定議於十分之三俾各州縣共守此約以示公溥畫一之政若以十分計算存留於三分外者即以原麥駁回另解倘猶推著稍累輸輓不前臣惟有執白簡以議其後而已除臣通行東省司道買運去後惟是事關軍餉政貴詳始若不題奉



明旨萬一東兗仍怠緩關門致有吐棄則臣之罪大矣竊計關外兵丁屯牧既遠軍興旁午烘炒一項亦所必需此時碾磨雖乏關外有司仍當倡率置辦以供饔飧之用不宜坐視因循使美粒為棄物者也以上二事總緣辛歲之災荒以致召買之艱虞在具順廣大四府則欲俟之秋成但秋成距停運之期時覺無幾故料理不嫌於蚤計第得如按臣之言則拜場已宏在東兗二府則欲兼運小麥但麥麪有造作之勞事屬剏行故取額不得為過侈第束於三分之例則軍民胥便是臣所為緦緦過計期與

畿輔東省諸臣共襄運務者也臣謹會同提督衙直遼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王祚昌具疏以

請伏祈

勑下戶部酌議具覆仍藉

天語申飭責成無誤運務渝關幸甚臣等幸甚臣



等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五月初九日具

題本月十五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附戶部覆

戶部

題為

一畿輔東省召買綦難糧料弗至仰祈
聖明申飭責成以拯濟關餉事專理新餉山東清
吏司案呈天啓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奉本部
送戶科抄出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等
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都察院右
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會同督餉省
直巡按監察御史王祚昌題同前事等因天
啓五年五月十五等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該臣等查得原派順廣大三府買天啓五
年關運米十萬石每石定價七錢共該銀七
萬兩除動各該府雜項銀四萬一千二百八
十兩外臣部找發銀二萬八千七百十九兩
已足米價訖原派真定府買天啓五年關運
豆十三萬石每石定價五錢共該銀六萬五
千兩除動該府雜項銀二萬五千一百七十
六兩外臣部找發銀三萬九千八百二十四
兩已足豆價訖又原派東兖二府買天啓五
年關運米二十萬石亦每石定價七錢共該
銀十四萬兩動該府加派新餉訖此初派米
豆之額及米豆價值之數也旣而地方鄉紳
按臣督餉院部各疏題
請災旱異常米豆價湧原議之價不能召買官民
俱病臣部於是覆議增價米一石增銀二錢
其豆有菉菽兼收每石止增價五分此已後
加增米豆價銀之數也夫價增則前銀應不
足以供召買旣而關撫諭安性有關兵更調



甫完一疏內米豆俱兩減少而督餉院部遂
爲臣部規畫簡便之計不增銀以就米豆之
額而止減買米豆以就原議之價順廣大三
府止買米八萬五十五百五十五石零真定
一府止買豆十一萬八千一百八十一石零
東兗二府止買米一十五萬五千五百五十
五石零臣亦以爲此計之得而五年關運可
以相安於無言矣嗣後直隸巡按御史宋師
襄又以

又戶科抄參看得北人飯麪南人飯米問上
諸軍南北參半則米麥兼用非設以不堪逆
乃當事者至以碾磨一節爲之躊躇爲之□
責其體悉軍情眞無細不周矣本科以爲古
人行兵因糧於敵尚云夏取其麥未聞以碾
磨之難舉二麥而吐棄之韓淮陰壅水沙囊
一夜可以立辦諸葛武侯木牛流馬指顧可
以隨成豈其曠日逾閑有石有匠一碾磨而
不能制造乎且食以養生也爲碾磨而縮手



憚勞戢以相生也乃鋒鏑而奮臂走死乎方
望闕上諸將士日投石超距氣吞驕虜想未
必輸懶若是之甚矣善哉大司農之疏曰闕
門道臣一令便可立就足爲諸軍解嘲也獨
恐召買者憚於買米而托之麥復憚於買麥
而托之碾磨究至不米不麥挨延而誤運期
誰之咎乎大司農曰不得徒委碾磨之苦而
終令召買之無術非不必然之慮矣冗食固
宜澄汰應給亦難久稽覩卒如嬰兒中外俱

爲同冊抄出速之

關運糧料價增額縮疏

題爲關運糧料價增額縮輸軺不繼庚癸堪虞

懇祈

戶部查賜酌議措補以無誤軍需事竊照津門之發運也鮮運有額關運亦有額糧米有額料豆亦有額如其額而運之莫或爽也則如其額而豐之始可繼也惟是年來財用匱詘在戶部等切瓶罍之憂人事艱虞在餉務殊多掣肘之狀於是初計之而見其足者轉計之



而漸覺其不足矣浮視之而見其足者深求之而稍覺其不足矣軍需至重非同等閒是安可不長慮卻顧以期克充供億爲也請得熟數於前案查天啓五年該臣初議關運米一百萬石內倒截漕米二十萬擬運米三十萬東兗召買二十萬順廣大召買十萬津門召買八萬漕米余耗屯田糙白可得二萬戶部新餉銀八萬兩折米十萬此原派一百萬之米數也初議關運豆七十萬石內除定

召買十三萬河間召買十二萬保定召買十萬津門召買八萬霸州道召買五萬密雲召買三萬永平召買十萬薊鎮召買五萬屯撫高糧二萬積逋舊豆搜括二萬此原派七十萬之豆數也先是東兗津順廣大共買米三十八萬石戶部每石定價七錢真保河津霸州共買豆四十八萬石戶部每石定價五錢後因價值騰湧臣復疏

請增益適值關撫清覈軍餉實用米八十五萬



千一百七十八石二斗四升約可減米十四萬石有奇清覈馬料實用豆六十一萬六千四百四石六斗約可省豆八萬石有奇戶部遂議每石量增米價九錢豆價五錢五分祇以減糧爲增價聽臣分攤免派以寬民力移咨在卷今以糧米言之戶部題覆津門截漕關鮮二運共止截留五十五萬又扣坐天啓四年預截五萬查係先經關門用過之數不能再充今歲之餉除鮮運十萬外實止截漕

四十五萬春來交卸拇欠又止得米四十三
萬六千六百五十餘石尚欠正米一萬三千
三百四十餘石即前所稱漕米餘耗二萬更
屬烏有該臣已經另疏
題明是漕米一項連預截五萬共已少米八萬
三千三百餘石矣東兖原派米二十萬石每
石七錢該用二府新餉銀十四萬兩續改每
石九錢止該買米一十五萬五千五百五十
五石減去米四萬四千四百四十五石順德

府原派米一萬五千石每石七錢該用本府
雜項銀一萬五百兩續改每石九錢止該買
米一萬一千六百六十六石六斗七升減去
米三千三百三十三石三斗三升廣平府原
派米三萬五千石每石七錢該用銀二萬四
千五百兩續改每石九錢戶部查有本府五
年雜項一萬一千七百八十七兩一錢又有
四年未解雜項六千二十五兩九分五釐五
毫俱扣作爲米價又部發新餉銀一萬三千
六百八十七兩八錢四釐五毫共銀三萬一
千五百兩該買米三萬五千石大名府原派
米五萬石每石七錢該用本府雜項銀一萬
八千九百九十三兩六錢六分戶部找發銀
一萬六千六兩三錢四分尚未領到二項共
銀三萬五千兩續改每石九錢止該買米三
萬八千八百八十八石八斗九升減去米一
萬一千一百一十一石一斗一升津門召買
米八萬石止以每石七錢計算領到銀五萬

六千兩若以每石九錢計算尚該找銀一萬
六千兩亦未領到至所云新餉八萬折米十
萬者查戶部覆疏内未之及也夫以截漕之
短少與米折之未給合以東兖
畿輔之減派共實少米二十四萬二千二百三
十六石四斗四升即照關撫覈定兵餉每歲
該米八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八石二斗四
升亦尚少米十萬四百一十四石六斗八升
而津門召買欠價一萬六千兩之數不與焉

此關運糧米虧欠之數也以料豆言之其定
原派豆十三萬石每石五錢該用銀六萬五
千兩內扣該府雜項銀二萬五千一百七十
六兩戶部找發銀三萬九千八百二十四兩
續改每石五錢五分止該買豆一十一萬八
千一百八十一石八斗二升減去豆一萬一
千八百一十八石一斗八升河間原派買豆
十二萬石每石五錢該用銀六萬兩內扣該
府雜項銀一萬二千二百五十六兩四錢二



分戶部找發銀四萬七千七百四十三兩五
錢九分續改每石五錢五分止該買豆一十
萬九千九十一石減去豆一萬九百九石保
定府原派買豆十萬石每石五錢該用銀五
萬兩內扣該府雜項銀一萬九千七百一十
一兩五錢四分戶部找發銀三萬二百八十
八兩四錢六分續改每石五錢五分止該買
豆九萬九百一十石減去豆九千九十石薊
州道屬原派買豆五萬石每石五錢戶部發

銀二萬五千兩續改每石五錢五分止該買
豆四萬五千四百五十四石五斗五升減去
豆四千五百四十五石四斗五升密雲鎮原
派買豆三萬石部議連脚價銀每石六錢三
分共領部銀一萬八千九百兩陸運抵關後
中官民極以為苦乃議改津海運因價湧貴
每石定價六錢共買豆三萬石用銀一萬八
千兩餘銀九百兩近議解津抵作津門豆價
不敷之數另行銷算津門自買八萬石每石



五錢領到部銀四萬兩續改每石五錢五分
又該加銀四千兩除行密雲餉司解抵九百
兩外尚欠銀三千一百兩其薊永召買豆十
五萬石事在四年不入五年新額之內部覆
所云薊永新增買豆從十一月起不必另增
豆價十萬者是也至於屯撫高糧二萬舊豆
搜括二萬幸俱足額可作正數以上共實在
召買豆五十一萬三千六百三十七石三斗
七升此外原未派豆一十五萬又共減派豆

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二石六斗三升卽照閣
撫題定馬料每歲該豆六十一萬六千四百
四石六斗尚欠十萬二千七百六十七石二
斗三升而津門豆價尚欠三千一百兩之數
不與焉此關運料豆虧欠之數也雖然此猶
戸部覆議召買粟米每石九錢料豆每石五
錢五分之數而言也近日准戸部咨該刑科
給事中霍維華
題爲徵臣奉

命入都聯轡將閭閻艱苦與沿途聞見據實入
告以裏
國計以甦民困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畿南米價日增派糴價少遺累
官民准將查減糧額議增糴價并准量派見徵
之銀以待雜項之補欽此欽遵覆奏
欽依移咨前來查科臣原疏米價欲增至一兩豆
價欲增至六錢如臣初議所爲軫念窮民者
甚殷旋奉
明旨減糧額以增糴價
天語煌煌所爲嘉惠災黎者甚盛獨念戸部窘迫
別無措發若糧價愈增則糧額愈少而渝關
十餘萬之士馬將安賴焉且春夏以來甘霖
屢沛市價稍平臣隨檄行道府州縣速將糧
料上緊收買如時價果平不妨姑倫於部價
之內如價值果騰不妨稍溢於部價之外在
良有司決能斟酌時宜上不病
國下不病民不至膠柱鼓瑟者也若果設法召

買別有節省定行從優敘錄臣所謂劑告誡
以仰遵
德意者如此今各屬召買米石尚未解到無繇知
其貴賤及查召買料豆多不止於五錢五分
又各屬雜項尚有虛懸無著者若米價溢九
錢之外豆價溢五錢五分之外而又或以雜
項虛懸間有逋負則糧料之原額減損更夥
而前項臚列者又不可執爲定數矣然則不
數之數竟當作何補綴以爲接濟計乎臣與

司道各官蒿目腐心從長商確欲足米額則折米十萬之數當給也渝關各兵每月支米五斗作銀四錢實亦用之不盡遂至糶賣於人得銀纔二錢餘去冬曾用東兗米折每兵每月給銀三錢五分作米五斗共用銀七萬作米十萬今似仍當做行但今各兵出關漸遠糧價漸騰若用七錢之新例恐尚得藉口若守八錢之定價則自無異議若折於冬寒停運之時恐與情猶拂若折於夏秋運行之



時則人心稱快查得客歲浙江存留帶買遼米六萬三千石部議每石折銀八錢共該銀五萬四百兩臣已差官前往彼中守催俟其至日轉解關門戶部再加新餉銀二萬九千六百兩共作米折十萬令於夏秋量支折色兩月既省召買又省脚價則冬春之間糧米無不敷之憂矣欲足豆額則薊永召買之豆當議也眞保河間召買之豆俱繇海運則乘風帆之便而利在秋夏薊永召買之豆俱繇陸運則乘農隙之暇而利在冬春去年薊永買豆原從十一月起卽作今年之數則今年薊永買豆亦自當自十一月起卽作明年之數通計薊永二鎭發銀十萬約可買豆十五萬石以十萬補今年之缺以五萬作明年之額則冬春之間料豆無不給之患矣他如各屬召買米豆節照戶部原給價銀多寡盈縮完日銷算不再增價延若津門召買米八萬石尚欠銀一萬六千兩豆八萬石尚欠銀三



千一百兩藉令裁款愈致縮額仍望戶部急爲措處以便取足以買之數雖豆價五錢五分米價九錢在各屬猶苦不足而臣與贊司餉道共肩其事意圖先行節嗇爲各屬倡津門買豆在冬春時約近六錢而米石收買則仍嗇於九錢之內兼以設法收買通津軍糧漕船餘米俱有節省以米價之有餘補豆價之不足庶幾可望買完原派不敢求增部價之外矣倘薊關遼方議開屯或可以供糧料

之闕之
所算方議清汰或可以省米豆之正額臣實踰足
望之額屯田豐歉難料尚懼歲入之有限清
汰兵數未確猶虞供億之難滅諸屬召買安
能粒粒果到而無一二之遁頁海濟臣測安
能日月安瀾而無一二之漂失取數之難太
狹有備方可無患卽令異時果有餘綽明歲
再行減派以寬物力未爲不可此臣所爲殫
心竭慮務求委曲補湊以竣今歲運務者也



不耆悠悠忽忽直俟秋冬停運而後稱不足
馬萬一兵譁馬倒臣之肉其足食乎臣謹會
同提督省直援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
王祚昌合詞以
請伏祈
勅下戶部再一覆議米額不敷則以浙江帶運改
折五萬四百之價准令解關而尤以部銀二
萬九千四百兩佐之豆額不敷則薊永明年
之召買當自今冬爲始以補海運之乏絕而
所欠津門米價一萬六千兩豆價三千一百
兩俱於目下措發於以取盈召買接濟軍興
庶滄闊有宿飽之師而遼左無懸槽之騎矣
極知度支告匱不便煩聒而以軍需重大勢
難遷延已是用冒昧控陳惟
上所裁察焉臣等無任惶悚隕越之至爲此具本
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五月初九日具



題本月十五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附戶部覆
戶部
題爲[illegible]癸堪虞
懇祈
勅部登時酌議措補以無誤軍需事專理新餉山
東清吏司案呈天啓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奉
本部送戶科抄出督理遼東糧餉[illegible]

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御察
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會同督
餉省直巡按監察御史王祚昌題前事等因
天啓五年五月十五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爲照初議五年關運米一百萬石於漕糧
截二十萬省直帶運三十萬東兗買二十萬
順廣大買十萬津門買八萬漕米餘耗二萬
屯糧二萬部發折色八萬作米十萬共一百



萬石後關撫將兵餉一清歲止用米八十五
萬餘石臣部移文督院將前數減買院部廻
於東兗減買四萬四千四百四十五石順德
減買三千三百三十三石三斗三升大名減
買二萬一千一百一十一石一斗一升共減
五萬八千八百八十九石四斗四升再加浙
江帶運因災傷改折亦減去米六萬三千石
通共減去一十二萬一千八百八十九石四
斗四升尚該實在關運米八十七萬八千一

百一十石五斗六升其價除截漕帶運餘耗
屯糧及山海折色外東兗順廣大俱每石七
錢後增至九錢俱以所減之米爲所增之價
惟津門所買八萬初止每石給價七錢既增
之後亦應照九錢例該找銀一萬六千兩今
尚未找見在八十七萬八千餘石較關
撫所定尚多米一萬九千餘石近又戶科裁
冗官旗共二千二百餘員名歲可省米數萬
石又關門道臣裁汰兵馬歲省米萬餘石則



津門八萬之米亦可倣東兗順大之例儘銀
召買而足矣其二錢之價可不必再找也若所
稱關門折色八萬兩如院部所議借浙江改
折五萬四百兩解到之日臣部找銀二萬九
千六百兩以解關門給發又所稱四年預截
漕米五萬係關門用過之數[illegible][illegible]年截漕准
截五萬院部廻截十萬後以五萬爲准截之
數以五萬爲五年預截之數今歲關門用過
稍應作五年數內之米也又所稱變卸掛欠

捐俸助工疏

奏爲捐微俸以助
大工事竊惟崇階歷陛
帝王之弘模趨事子來臣民之分義茲者恭遇
大工鼎建經費浩煩一時在
朝大小臣工仰體
內帑閼乏司空殫畫莫不恭効捐助以新輪奐
而圖報稱臣嚴待罪餉撫量移留憲竊隨鄉
貳之後久濫



高厚之恩區區微誠鬱勃不能自已願將比例捐
俸薪銀一百五十兩少佐將作之役雖撮土
無裨於泰嶽而涓滴亦赴於洪流矣伏祈
勅下工部查收施行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天啓五年五月十一日具
奏本月十七日奉
聖旨捐俸助建具見急公該部知道

鮮運畫發謹報開洋疏

題爲鮮運糧艘畫發謹報開洋日期以紓
聖懷事案照天啓五年三月內該臣會同督餉巡
按監察御史王祚昌題爲鮮運漸迫料理難
緩謹再申明餉運事宜懇
勅登議區處以速輸輓事續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該戶部覆稱天啓五年鮮運
本色二十萬原議天津截漕十萬登萊陶撫
案內入官還官撥給十萬蓋謂取之見在不



煩措處止議運費便可起行今稱登萊抵還
京邊外止銀一萬三千二百五十餘兩米豆
一千七十餘石共折算米二萬四千五百七
十餘石尚少七萬二千餘石雖京邊亦是應
還之銀然天津本色額數已定顆粒難以措
辦今春運俱已起行再向省直派買是爲西
江之汲且登萊最爲近便應照以前充餉之
旨通融處辦以了鮮局無疑也至於運船脚價津
貼既每石例給四錢二分計十萬石該銀

四萬二千兩應於臣部給發登糧抵餉每石
例給一錢七分計十萬石該銀一萬七千兩
發萊新餉扣留充費布照舊以二萬兩爲額
布價亦照舊以四千五百兩爲額至運官廪
餼船戶花紅及蓆片等項共銀二千兩亦於
臣部給發等因覆奏
欽依移咨到臣及查天啓四年九月內准工部咨
爲赤體空拳窮荒無措等事准兵部咨題差
刑部照磨吳鳳起光祿寺署丞朱仲分差領



解盔甲硝磺等項前至天津照數查收聽候
轉運又天啓四年十二月內准戶部咨爲乞
行移會以便發運事內稱平遼總兵標下都
司沈全等倭鉛一十二萬九千八百七十斤
運發海外除中軍守備徐潮音駕船四隻儘
數將鉛裝運外其剩存者仍發天津糧船稍
去速天啓五年四月內又准戶部咨爲給發
海外兵餉事解運本色二十萬除截漕十萬
外本部[illegible]

官米豆內撥給十萬今登撫疏
請仍以抵補京邊爲辭則十萬之糧終成畫餅而
東鎮所需將又急迫計糴十萬石每石價銀
五錢共該銀五萬兩勢不得不於該省新餉
及雜項銀內那移濟急等因各咨會到臣該
臣一面移咨登撫及行道府乘時糴買囤貯
海岸以俟回空二運一面督令贊理遼餉戶
部湖廣清吏司員外郎[illegible]督理遼餉兵
備山東按察使王元雅轉行天津管糧同知



張[illegible]運選[illegible]外更定運官裝載
[illegible]稱舊
設[illegible]勤勞均同一體[illegible]難輕議
查得都司王文憲守備王成龍原係督有勞
瘁更兼[illegible]聽用其餘明胡遠張
允昌葛登王應龍劉九遠照舊押運內劉九
遠見蒙差解浙營兵[illegible]文劉船糧之
人管運是應別選查得[illegible]運千總韓王立海
運有年勞勤居最而又[illegible]

[illegible]遂往釜倭交糧無虧運掠無傷全獲[illegible]收到日另議優敘及查昔年議用八弁分作八幇故定明王愼德四夷咸賓八號今止留用其六宜改明王守在四夷六號共都司王學易仍管總理鮮運諸務催儹登糧督取實收以爲六幇領袖挑選津淮并山東官民堅固運船共一百三十五隻遂分八十一隻爲前幇而以實授守備俞明胡遠把總張允昌統之分五十四隻爲後幇而以實授守備高



登王應龍千總韓玉立統之共計發過前後六幇各船漕米九萬九千五百八十八石小米二百五十石屯米一百六十二石共米一十萬石以完原題鮮運之數此外仍有去冬關運颶登守凍改作鮮運船戶涂治國杜[illegible]明逵文魁共裝高糧一千二百一十石[illegible]黑豆一千六十石通共豆薥二千二百[illegible]石又在正糧十萬之外以抵漂失缺乏[illegible][illegible]量百石帶[illegible]二十頁共帶一萬九[illegible]

百二十領以爲到彼交卸之資又帶運津買青梭布一萬疋平機深藍布三千疋梔黃布一千疋大紅布六百疋秋色布四百疋白布五千疋通共布二萬疋〻帶運刑部照磨吳鳳起解到布花盔四千五百頂戰甲四千五百領佛朗機一百位銃鈀一千把鈎鐮鎗一千根角弓面三千五百塊帶運光祿寺署丞朱仲解到腰刀三千把綵絃五千條鵰翎箭十萬枝熟鐵二萬斤鉛二千斤硝三萬斤磺



五千斤帶運倭鉛除毛營中軍徐湖音自駕船裝鉛五萬斤外今順帶六完鉛七萬九千八百七十斤共各船脚價每石四錢二分共糧十萬石該銀四萬二千兩內除扣留下脚銀八千一百一十二兩七錢七分五釐三毫九絲又扣除朋造底價借支掛欠等銀四千九百八十六兩一錢二分一釐四毫八絲現給銀二萬八千九百一兩一錢三釐一毫三絲外上年題登守凍改作鮮運共糧二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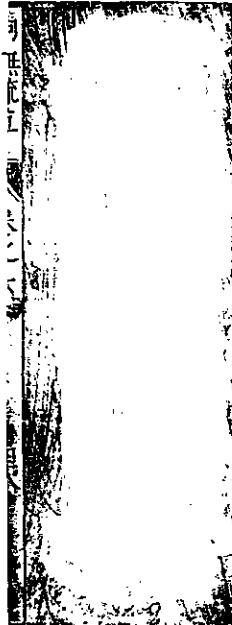
百七十石今照登州例每石加給脚價一錢
七分共該銀三百八十五兩九錢內扣留下
脚銀二百二十七兩現給銀一百五十八兩
九錢買布二萬疋用價銀四千九百四十七
兩蘆蓆用價銀五百三十七兩八錢四分總
理及押運各官廩從銀四百九十三兩八錢
祭祀海神并犒賞運官船戶花紅等項共銀
一百一十三兩九錢三分以上各項通共用
過現銀三萬五千一百五十二兩五錢七分



三釐一毫三絲各呈到臣臣當催給脚價犒
賞花紅前三幇那借召買銀兩支給脚價於
四月十五日離津至二十日始遇順風開洋
其後三幇因部發銀纔四千兩未免艤舟以
待臣不得已又於召買及開運項下那充脚
價乃於五月十九日離津二十六日得遇順
風開洋訖續於本年六月初七日准巡撫登
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武之望咨爲給發海
外兵餉事准臣咨前事須爲速行登萊道府

并庶徵新餉及雜項銀兩赴時那湊糴買解
至海岸囤貯聽候二運回空船到即爲裝載
及時轉運以濟海外待哺之衆仍希咨示以
慰顒望等因准此已經備行布政司并登青
萊三道府查照措辦去訖擬合咨復等因到
臣竊照毛帥首建奇謀興師海外遼民歸附
日衆絕島威靈漸揚屢有斬馘聿成牽制年
來逆酋不敢窺關西向毛帥與有力焉議者
比於漢之都護誠確論也顧兵資於食而食



資於遼飛輓接濟輿論僉同微臣職在轉輸
旦夕縈念何敢泄泄從事但查天啓二年發
糧十萬三年發糧十二萬皆津運也四年發
糧二十萬內有登萊買糧一萬然係津門差
官自買自運則猶然津運也至於五年鮮運
糧二十萬部議截漕十萬在津發運其餘十
萬議將勘科查出陶撫入官還官米豆銀兩
買補足數續查前銀已經抵補京邊十七虛
兵遂議於京肯斷餉及雜項銀內那湊齊急

計之最便者闔各州縣雖未奉文亦有照減
派買者則何若照地上納明言而明行之為
得也至於糴本酌量豐歉之中每石定價五
錢除正額雜項外其餘不敷仍於應解京邊
錢糧內坐扣轉報戶部撥發新餉搭截亦無
妨礙惟是價以五錢為率離河近者腳價頗
省離河遠者腳價頗多今將裒多而益寡乎
抑將齊一而靡異乎是在道府酌體人情酌
其致體彷期永遠無弊而後可耳及查本院



前原題天啓五年派買豆額真定府派買十
三萬石河間府派買十二萬石保定府派買
十萬石霸州道派買五萬石天津贊司派買
八萬石永平府派買十　萬石薊鎮派買五萬
石密雲派買三萬石屯撫高糧并搜括舊豆
湊四萬石共以七十萬為額近闔撫疏定兵
餉歲用料豆止六十二萬石則明年徵收本
色亦當以此為準茲議真定離津雖遠合照
甚多派徵十二萬是於原派一十三萬內已
減一萬矣保定距津稍近河間逼近運河俱仍
其舊永平與關為隣十萬斷不能減祇有薊
鎮薊玉豐遵四州縣密鎮通州三河密雲等
處路當孔道地居衝繁疲累至極而薊屬之
多買草之役薊屬雖隣津門然西如涿州良
鄉東如武清漷縣亦皆衝疲之區閭閻凋瘵
民不聊生今議薊鎮霸屬各於原派五萬內
密鎮於原派三萬內各減一萬而霸密二屬
俱解津門轉運庶可責其蚤辦天津贊司仍



自召買八萬日後料額有增在津加買不復
再派州縣料額有減亦於津門議減不必再
減州縣此本院部一得之見不知果可通行
否也事係創行必須詢謀僉同合行酌議案
仰道府即將所屬州縣派徵本色料豆要見
某州縣民生富庶糧額原多應派本色若干
某州縣幅幀窄小糧額原少應派本色若干
某州縣離河頗遠或應少買或增其價某州
縣距河非遙或應多買或減其價又若小戶

零星上納應委何人彙解應否另給運價其
每石買價運價槩以五錢計算是否可行務
要斟酌損益各得其平以合原發糴本之數
逐一查議明妥具由呈報以憑覆議上
請永著為令俱毋違違通行申飭查議去後續據
天津兵備道山東按察司僉事徐如翰呈據
河間府呈該本府知府應朝玉議得天啓六
年遼豆之數河間近河豆數以四年所議十
二萬為準價以新議五錢為率事繫封疆敢



不竭歷從事但檄中除正額雜項外其餘不
敷仍於應解京邊錢糧內扣坐等語各府州
縣靡不攢眉俛首而不敢言一以為雜項乃
戶部新設而非正額懸擬而非定數多寡攷
不可執而一經疏題反執為正額為定數將
不足之數從何抵補不若仍於雜項銀兩聽
戶部每年解納而支買遼豆之議寢之為便
一以為京邊錢糧考成叅罰迫於星火毋論
戶部未必盡允坐扣即如坐扣之說而候新
餉抵補彼西江之水不能濟涸而況不滿今
數偏多此時進退維谷勢且奈何不若於京
邊坐扣抵補之說兩叅用之為便議照各州
縣京邊錢糧多寡之數派買豆多寡之數而
即以買本色多寡之數抵起解折色多寡之
數戶部即照州縣所解料豆多寡之數抵京
邊起解多寡之數入考成法在各州縣不必
議派在部亦不必撥補每石定以五錢為率
一切運價取足此中盈較數歲之中為常上



不妨
國儲下不竭民命有司可借時日以報事竣者
也緣伏東事寧靜之日此法並罷耳等因呈
詳到道據此看得年來派買料豆一事每苦
於部帑給發之不前以致州邑買辦之不時
當收成價賤之時而部帑未至則欲買而無
銀及部帑發到之後而豆價已湧則有銀而
難買兼以天道豐災之難料時價貴賤之難
齊上雖有體恤之德意而勢不可已下雖有

急公之實念而力不能繼故紛紛乞請

定議今蒙本院部憂

閣部題覆民情吏欲立畫一之法垂經久之規

酸以各所買之豆派之田畝即以抵京邊應

解之糧則民以出土之所入充糧輸納既易

而部不必以太倉之銀易豆給發無煩且省

出入之耗領解之勞美意良法莫有過於此

者各屬捧檄之時無不喜動顏色惟是部派

雜項一節原不計及地方之實有與無皆以



意爲懸坐故年來郡邑多方騰挪京盐以充

買豆之需終不能足而欠十之五六於是有

不得已而百計那移於上命者又有不得

已而捐二三年之資以暫充一年之用者報

完之際但見買豆之無缺則以爲辦理之可

需而誰料其苦心竭力一至此乎乃請豁之

所以勉强奉行者實冀望

題明裁減庶可抵償逋算今若一旦爲實額則

所欠之數於何取足此所以相率以額而來

責於當者也爲今之計萬乞俯亮垂憐將河

間宜買之豆聽府酌量分派各州縣田畝令

民照數納豆於官即以抵充京邊之額各州

邑扣除此數不必解部在部當考成之時亦

扣除此數竟作實完則無不踴躍趨命者矣

其各州邑分派之數該府已照田土糧額派

定其價定於五錢脚費俱在其中其稟收轉

解責成各州邑臨時酌處如豆一斗一勺不

到便不許入作考成此俱似無容再議若道



里之遠近歸併之難易有遠者有遠而更遠

者有近者有近而更近者似難零星細算總

之

朝廷立法止當總其大綱立爲畫一固不能一一

詢謀之耳若輸納之時必責成各正官親收

府官斛平量不許輕委佐貳致擅用市斛并

尖量等弊如違訪出正官定行參處似宜一

併

分派杜虛實者也又據易州兵備道河南布

項糊成正項乎貽害將何底也慮始者寧得
嘿嘿已耶至若價數不敷許將京邊坐扣夫
京邊素為正額催督不容少緩一或解不及
期即懼參罰之及誰敢輕為坐扣即坐扣矣
能望部中立以新餉抵補乎或未必然而受
害又多矣兩者於部俱於百姓於有司均不
便也今無從覓路做事今照地畝納豆若干
即除正額京邊若干在各處扣除不必解部
在部亦不必撥補考成之數註以全完是不



稽公餉便於上也不行召買便於下也即每
年每石定價五錢以後不致因歲之歉復議
增價而便饒更在部也至各處臨河地有遠
近搬費多寡自爾不同則地遠者少派數石
近者多派數石盈縮之間苦樂亦自均一耳
一據霸州兵備道山東布政司右參政王維
章呈京邊錢糧係各州縣應納太倉舊餉庫
之正額今議將此項錢糧派徵本色黑豆於
新餉庫內扣允還舊餉庫以抵各州縣應納
京邊之數此法一行是出之所賦者入之實
國收之及時者解亦及時上不煩於僉報下不
苦於召買銀無派發之遲延豆無奸商之巧
匿法無便於此者蓋先時豆價收買於各商
販囤之後值市價騰湧之時故每石連腳價
五錢五分而民間之賠累尚多今收之田野
即納之官府以秋成而比春作貴賤自殊每
石五錢連運價在內雖各處豐歉道里遠近
不能槩齊然亦不相懸絕也至於京邊二項



有額解太倉之銀有解太倉而轉發邊鎮之
銀今既派豆抵允當先儘州縣解太倉之額
照數於新餉庫扣允還舊餉庫抵其應收之
數如太倉額銀歉於納豆之數即以邊銀繼
之亦照數納豆知會新餉庫扣允還舊餉庫
或原係舊餉庫轉發於各邊者照舊轉發或
係各州縣自解各邊者亦將其數扣於舊餉
庫內并行轉發以省各州縣重復領銀轉解
之費如京邊二項俱盡則摧宜於抽扣銀內

照數動支納豆開銷此本道奉行良法而劑
量大略以期永賴者也又據永平兵備道山
東按察司僉事張春呈查得合屬應解戶部
可抵豆價之銀止一千七百有奇而別項又
不可借用似應仍用召買法便其不便者止
是發銀後時豆值太少而運價累民賠墊為
苦為遲耳今不必變法而止去其法之弊曰
依期發之如數給之勞民之力不至傷民之
財則召買未有不善者若有從中侵尅與夫



爭多競少玩日愒月之有司則三尺具在本
道不難以身任之如以永屬與關為鄰十萬
石既不能減而以一定之派數不爽不定之
價值坐失有限之時日民無如矣官且奈何
亦當事之所必不忍也又據山石兵備道山
東按察司僉事劉永基呈查得憲檄扣州縣
應解之銀准輸本色以免發買本道轉行府
州縣查復而種種稱其不便惟有蚤賜豆價
俾民可及時收買民亦安之似不甚覺厲矣

又據薊州兵備道山西布政司右參議王繼
謨呈查得本道所屬薊玉豐遵等四州縣與
永為鄰近奉按地起科之議民田多寡不一
零星運納為難合無俯從民便仍照舊例派
商召買庶急需無誤矣又據密雲兵備道河
南按察司副使孫穀呈遼豆按地起科議將
應解京邊扣抵省內外解發之煩誠為善計
但道屬各州縣應解之銀甚少扣抵數亦無
幾若將應解者扣而應買者仍發又似非畫



一之規應仍舊貫為便各通呈到臣該臣看
得渝關內外士馬雲屯所需芻豆最為不貲
初猶冀一兩年內可罷以今東氛漸厲掃蕩
無期則召買尚未有涯也年來秋冬之間預
題來年應用糧料未嘗不蚤計而預圖之無奈
部帑匱竭持論牴牾往往秋冬劄撥而春夏
始決賤值錯過而騰貴始買方部發未至既
難預責以輸將及官價甚廉又復重賠以賠
補卻有真心體

考實蠲租蠲而民生告瘠矣雖有獨責

者民困未蘇而軍需已誤矣比歲
錢補官民譁及買豆未有不疾首蹙額也者臣
念補錢塞漏終非長策詢之閭閻訪之縉紳
多有以按地起科為言者臣隨通行移文與
各道府商之則真保河三道府及霸州道屬
無不共以為便也夫天下之治莫善於透民
隱而宜民情若顆粒之入即可抵維正之供
勝於額外派買多矣且豆價較數歲之中以



為常而民間及新收價賤時輒輸則脚價并
可無虧也豆以秋熟百室盈止而徵比則於
秋盡冬初之時徐俟收歲氷開凍解然後水
輸陸輓赴津交納其有後期者鮮矣第其坐
扣之銀尚有須商確者臣初議照見行事例
先儘各該州縣雜項其有不敷則於應解京
邊坐扣以待撥補今各道府之言曰雜項之
數多出戸部懸坐原非正額或有或無安能
執定今若以之派抵錢糧則虛懸反為正額

詎為補償此最不便者也又曰戸部匱乏迺
例京邊錢糧少有不足便當參罰若權宜那
借在戸部必不抵補而民間又難重徵其為
累不小矣此亦不便者也因再商之祗有一
法大抵謂以雜項銀兩聽戸部自催解京凡
納豆者即於正項京邊錢糧扣除如州縣納
豆若干即抵京邊錢糧若干以五錢一石銷
算在外不復解部在京亦不必發外戸部自
於新餉舊餉新庫舊庫通融撥補凡遇考成



即作全完則有司無不竭蹷趨命矣夫民方
糶本色以易銀完官而今即收其本色且價
又處其贏也其便一民於青黄不接之時多
用高價為官買豆而今且預儲於秋成之時
也其便二曩時夏秋之間停舟以待而豆不
至今且積之秋月輸之春月不煩督催而絡
繹至矣其便三豆價止於五錢較之今歲五
錢五分猶節省五分也其便四前二便在民
後二便在官公私兩利亦何憚而不為哉二

州縣大小河流遠近豆額多寡在各道府
已有定論臣無容贅所可慮者獨是新舊二
餉戶部各有攸司京邊係舊餉而遼豆係新
餉舊司慮新司之不還必且堅執而不下新
司因舊司之不願亦且掣肘而難行夫遼左
軍興誠
國家一大役也新舊何妨通融彼此自可共濟
在舊者毋吝於借而在新者毋憚於償其要
尤在大司農主持於上擴眧曠之觀而撤藩

籬之見蔑弗濟矣再照明歲糴本即用今歲
京邊月下政値催解錢糧之時若得蚤有成
議京邊可留糴本可得倘俟京邊起解之後
又屬畫餅充饑望梅止渴必不可得之數矣
至薊永密三鎮復以起科爲不便亦自有說
蓋緣眞保河霸幅幀頗廣而薊永密之幅幀
狹也眞保河霸應解京邊銀多而薊永密之
京邊銀少也眞保河霸舊例解津海運而薊
永則舊例抵關陸運者也眞保河霸年來召
買之價甚晝而薊永逼近渝關稍處其贏商
販猶有馳鶩其中者也情形殊而苦樂異無
足怪者旣無京邊可扣仍當循例召買但願
乘時發價毋誤秋成之期則銜恩誦德不可
思議矣迺若糧料均屬邊餉米豆事同一體
其順廣大及東兗遼米臣非不欲槩議起科
第順廣大買米創自今歲未爲永規不便輒
爲哆口東兗買米昨接山東撫臣手書亦云
從今以後斷宜徵收本色以免糴買之費其

見正同今且徐俟彼中之自定而臣未敢越
俎者也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援遼軍餉事務
巡按監察御史王祚昌具疏以
請伏祈
聖明勑下戶部從長酌議將眞保河霸遼豆改於
地畝徵收每石五錢准於解部京邊錢糧扣
算而京邊錢糧即於新餉銀內自行撥補其
薊永密三鎮姑仍召買之舊第以蚤發價銀
爲主則救民解倒懸之苦而渝關無懸槽之

患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具
題七月初六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附戶部覆
戶部
題爲酌議派徵遼豆本色以充軍餉以蘇民困
事專理新餉山東淸吏司案呈天啓五年七



月十一日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督理遼東道
餉兼巡撫天津等處都察院右都御史戶
部左侍郎畢自嚴題前事等因天啓五年七
月初五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又該督餉省直巡按監察御
史王祚昌題同前事等因七月初四日奉
聖旨戶部酌議具覆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査
得督餉院部所議眞保河覇所買遼豆令該
地方以應納京邊銀改爲納豆而解部京邊
即以新餉撥補於民雖便但恐京邊亦係緊
急未便那移隨付福建司酌議去後准該司
付稱舊餉皆九邊額需時不可緩一經改納
便難處償因循久之改借日多舊餉日詘九
邊呼譟罪將誰歸此改納之萬萬難行者倘
必不得已則或令該府將舊餉銀改徵本色
遼豆照數以曲從餉部之議而將該府應解
新項搜括新餉銀湊抵額徵舊餉照常解部
以毋亂本部之舊章此惟該府一轉移間而
官民兩便上下無弊矣倘雜項銀不足抵償



則惟仍舊爲便是在該司覆加查酌呈堂定
奪等因移付前來合應呈堂裁酌案呈到部
爲照北直買豆之役當與遼事相終始無論
矣舊時每於歲終議派下年之豆以各府雜
項銀坐留爲買豆之價而不足者部發找之
及至春月召買每費裒益今督餉院部欲著
一定例以規長久其豆額照闗撫所定六十
二萬之數其派買之地則照舊年之例量其

水次遠近地方衡併而再加裁酌眞定買十二萬保定買十萬河間買十二萬薊州買四萬霸州道買因薊密雲買二萬永平買十萬天津買八萬其糴買之本眞保河霸即將本年應解京邊令小民納豆於官運津以作應解京邊之數新餉銀庫則以應發買豆之價撥補舊庫以抵京邊薊密永津仍舊部發各府雜項俱解京上納其豆之價値每年秋成豆價正賤又値京邊應徵之候每石五錢水



脚亦可在其内歲以爲常督臣用意蓋深遠矣臣謹酌之督臣之議有可因者如豆額豆價并各府派買多寡有差俱可依議惟是京邊一項頗費推敲蓋邊豆糴本歲取雜項今府縣守令以雜項有浮額設處故議改用京邊官不必另召買民不必兩輸納於地方委稱便益但京邊錢糧例要年終解完以濟九邊急需若留爲豆價而令新餉補還必俟津部實收到部方可驗數撥補此時無論新庫有無錢糧據疏云輸之春月則撥補尚在春月之後而京邊遲矣既於京邊不便雜項錢糧雖不能取必於秋成之時[illegible]買之用然各府謂懸坐謂非正額而必欲爲之部[illegible]意必以不入考成將短少遲延不肯上緊後日京邊之撥補愈急外解之雜項愈虧三空四盡之時新庫又增此一項之出給於[illegible]不便夫宜於地方固以改弦爲美倘因此而致缺部額亦稱未盡善



畿輔各府自天啓二年蠲免加派徵息已多今復欲於雜項再生枝節是隴蜀兼得之望其於急公之義踈矣倘臣部聽其任意起解則天下之加派並徵者何爲直困而政體不大失其平耶况各府鄉紳在京者多言以京邊納豆不便於民則仍舊以雜項買豆庶無紛更之擾即官民未可以此一事爲厲也相應

覆

請旨

命下臣部移文眞保河霸買豆照舊以雜項爲餉
本及時收買按期運津如有不敷不妨於京
邊內動支買足以待新庫補還毋致失時廢
事而誤海運之期也等因天啓五年八月十
九日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李起元等具題二
十二日奉
聖旨是



搜括官銀助工助餉疏

題爲恭報搜括還官銀兩以助工助餉事竊照
年來民生凋瘵
國用匱乏顧
[illegible]
朝端有不容輟之興作遼黔未靖則邊陲有不
容省之兵餉凡屬將吏食祿之輩咸切捧土
捌水之謀無奈心思徒勞力量有限如助工
一項臣於本年五月內業捐俸薪一百五十



兩矣仍查
皇上於各[illegible]捐俸疏內俱奉
旨云還[illegible]所屬各衙門贓罰銀兩盡數搜括以
支[illegible]而於臣爲否夫亦洞知臣之無專屬無
[illegible]之督撫之後時時仰戴
鴻恩念報稱之無地則臣區區助工之心尚未已
也如助餉一項臣於天啓二年業捐侍郎俸
一年該銀一百四兩有零遂於四年又復遣
衆扣捐右都俸二季約該銀八十兩矣但查

戶部會議遵餉疏中內稱各省查覆詳查存
有存剩銀兩俱令報部解充新餉者有
傚而臣不可以爲之行謂臣但移咨知措處
之難難則臣隱助餉之心亦未已也夙夜
熟籌竊亦有所稅措以爲
新餉之助而力不能也恭照蹕久之臣今量
移咨憲受代往過奇貸一切支銷錢糧查得
臣於天啓元年出撫津門准兵部咨酌議軍
前犒賞銀兩初年於新餉銀兩動支五千兩



以後每年量給二千兩如有不足取之各兵
曠缺銀可也題奉
明旨移咨前來逮後戶部兵部互相推諉新餉竟
不可得而一切操練發兵犒賞之費必不可
罷於是定議於事故還官銀內具以軍功馬
例名爲曠缺例須餉冊開除不再支給者
但有造冊在先而逃故在後者名爲事故例
須還官每月約數十兩要亦幾經苦索而後
得之不者將復乾沒各弁之手矣茲奉兵部

曠缺之說而師其意不泥其辭厥數寔倣於
曠缺者也該臣移咨戶部裁酌覆允在卷然
臣未嘗收貯置簿登記自操賞正項外不敢
妄費錙銖臣前自天啓元年五月初三日抵
津受事至二年七月終交代止共得事故還
官銀二千餘兩除各將領逐月操賞并臣春
秋二季操賞外又發過浙直淮揚各營管大
蕃金冠保世寧泰希尹張斌良水兵六千餘
名赴遼發過河南前營翟子勳陸兵三千名



赴關發過山東毛兵及河南後營劉永昌董
世賢周之禮陸兵五千餘名赴東省平妖將
領中千頭目人等花紅各從優厚餘兵酒肉
有差所費不下千金尚餘銀一千兩交代前
撫未別見貯在庫此似可爲
大工之助者也又臣自天啓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歸併餉撫兩管兵務至五年六月終止共得
事故還官銀亦約二千餘兩維時各營徵調
之餘兵額漸少法制愈精於是開操之祭祀

查盤之羅贖行門之騎熟撥房之增并羅前
之旗幟底取給於此項再除各將領逐月操
賞折臣春秋二季撫賞外又發過正兵毛兵
及河南前營周義藍世賢雍大綬陸兵六千
名赴喜峯口發過揚州營王詔江南營趙不
忮海防鎮海二營查應才等水兵一千一百
餘名赴南海口發過正兵選鋒二營施洪謨
駱舉陸兵三千餘名赴關將領中千頭目人
等花紅各從優厚餘兵酒肉有差所費亦不



下千金尚餘銀一千兩見貯津庫似亦可爲
大工之助者也此外仍存步須容臣交代新撫以
備將來之操賞夫以遊官之金錢助
殿門之工作倘所稱無礙者非耶至若津門新兵
月餉例取給於戶部往往呼籲徒勤接濟弗
繼前撫臣李邦華搜括平妖解回月餉并任
內事故銀共三千兩名爲營本責令委官協
同各營中千經管每遇部發月餉愆期聽各
兵以應得之餉爲質暫爲借貸餉銀一故部

假稍有斯亦一片苦心惟是一出一入之間
人非信夷安能纖毫無染以故出嘗苦輕入
嘗苦重旋出旋入又無管於各兵之然眉甚
且各兵借銀之後間有乘機脫逃者亦有委
官中千收貯日久因而乘機花費者荏苒恐
成烏有追索又慮株連臣蓋幾費心力而後
復完故物以歸於庫臣竊以爲此項原爲軍
餉而設今旣停其質借不如即以助餉似覺
名正言順亦不失前撫搜括儲蓄之初意也



夫以備餉之需而改爲真餉之用倘亦所稱
無礙者非耶微臣所爲搜括庫藏以助工助
餉者僅若此較各省直督撫之搜括何足敵
千百之什一大覺涼薄殊自羞澁然而微臣
區區爵積之夙心亦庶幾藉以自靖云爾伏
祈
皇上勅下工部將搜括事故還官銀二千兩照數
查收聽充鼎建
大工之用仍再

九分查鎮海營前撫交代冊內原額官兵二千八百五十一員名容秋閣部調關沙船一十五隻帶去水兵三百名又陸續逃汰兵三百八十七名實在官兵二千一百六十四員名共支餉銀二千九百三十七兩八錢查內丁營前撫交代冊內原額官兵二百四十員名今除陸續逃汰兵十四名實在官兵二百二十六員名共支餉銀三百三十六兩八錢天津副將標下原額官丁八十五員名今無



增減月支餉銀一百三十三兩三錢粳米六石三斗又支公費心紅等銀六十八兩七錢有零戰馬八匹共支草料銀六兩九錢六分以上標正選內鎮海五營并副將家丁原額官兵共八千八百一十員名查調關及陸續逃汰兵共二千二十七名今六月糧冊內實在官兵六千七百八十三員名實支餉銀九千六百二十九兩五錢粳米六石三斗標正選三營原領馬騾共九百二十八匹今六月

糧冊內實在馬騾七百三十二匹實支料草銀六百三十六兩八錢四分斯皆仰給於新餉者也此外前撫交代仍有河南營都司雍大綬原領官兵二千三百四員名馬騾一百一十三匹頭毛兵營遊擊董世賢原領官兵一千八百三十三員名馬騾九十五匹頭楊州營千總王詔原領水兵三百一十六員名江南營守備趙不枝原領水兵四百七十一員名以上共客兵四千九百二十四員名馬



騾二百零八匹頭俱於天啓四年撤調赴關皆一往而不復返矣夫津兵方盛時合主客而計之嘗至二萬人今主客兵止存主兵六千七百餘名是以主客[illegible]三分之二也即主兵[illegible]營萬人前撫汰去鎮海水兵一千四百餘人今臣又汰去標正選內鎮海五營共二千餘人止存見兵六千七百餘名是以主兵單論亦去其三分之一也津門南北要衝水陸咽喉自三方布置之議

起原有策應關門之責而宿兵僅寥寥若此無論難與關門較長挈大即登兵近議仍復四十萬舊餉之額寧遠景象蕭索爾爾乎津兵月餉不過萬金而本折糧糗芻秣胥萃焉通計一歲不過十二萬金已極取數之約眞有不容更爲裁削者矣邇營伍兵馬之制則有尚須商者內丁一營原係慕義招集而來用以擁護轅門壯彈壓之威而成臂指之勢則此家丁二百餘人是例不可廢者也鎮海



一營現今駐守大沽海口崇秋撥派船兵用以出汛外洋杜窺探之寇而張下瀨之威則此水兵二千一百餘人亦勢所必需者也惟是標正二營統以副將遊擊而兵僅一千七八百人則似存乎見少矣選鋒一營統以都司而兵僅七百餘人則益存乎見少矣副將標下官丁八十五人不入大營則零星難以即戎而操練或不如將突騎若以選鋒營之兵改撥於標正二營而裁去選鋒一營可省

都司一員中千五員而餉廩之節縮爲多以副將之家丁即併入標營之內不必更設中軍易造糧冊則一兵一馬各歸正額而軍容之整頓益肅又況津門既聽關門節制則徵調之舉決不以今議汰兵而遂盡行報罷也者惟以四千三百之兵酌議分隷標營二千二百名正營二千一百名戰馬七百匹酌議分隷標營三百六十匹正營三百四十匹兩營並建士馬相當異時羽檄飛馳自可一營



應調一營居守而無顧此失彼之憂即令采薇興嗟何難一營言旋一營往戍用備及瓜踐更之地然後犄角之名不徒託之空言耳舉凡汰兵之冬一下[illegible]首免補上雖不明示人以言[illegible]以意使覺壁壘之間志渙不堅氣靡不[illegible]即令澄汰既清營制亦定縱令微有溢額不妨陸續裁減期於如數而止此後逃亡勾補悉照舊例以爲[illegible]

而津門亦非無事之區毋使稱干比戈者相習於漁且靡而緩急不得其一臂力也若選鋒營既歸併矣遺下該營都司緊舉久在行伍之中素有驍勇之名顧論管制則不得不以小歸大矣論官爵則又不得不以卑壓尊矣且也本官行法頗峻上不豫附逃亡漸多意不自得屢牘引疾近請歸併姑爲今日之善息用儲他時之器使所當聽令赴部調補者也審若茲則津門之新兵雖經澄汰取數漸狹而有水兵亦有陸營可進戰亦可退守既不苦於冗而多糜亦不至於泡而無紀而於設鎮募師之初意庶幾其無負矣伏祈

勅下兵部再一覆酌將選鋒營各營之兵定爲一成不易之數而又併選鋒營以歸入標正二營併副將家丁改歸入標兵營其都司緊衆行令赴部改調副將兼管標營既有本營中軍不必再設標下中軍則營制更新而防禦有賴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七月初九日具

題本月十九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申明脚價並行裁省疏

題爲申明海運實用脚價幷議量行裁省以濟
時艱事照得海運糧料道里有遠近脚價有
多少該臣前於四月內題爲關運糧料量地
分卸備陳脚價實數懇
勅部賜給發以資轉運事內將分卸遠近道方及
米豆脚價數目逐一臚列共該關運脚價三
十三萬一千六百三十餘兩除去底載掛欠
及各節省等項通減銀三萬一千六百三十[illegible]



餘兩實用脚價銀三十萬兩已經本[illegible]
旨下部尚未議覆其鮮運脚價[illegible]該銀
四萬八千五百兩已經[illegible]將
但查戶部近日覆臣[illegible]一
疏則原除薊永陸運豆[illegible]
萬矣原議米八十[illegible]
米十萬又減海運[illegible]日久不
無變更脚價[illegible]
交困供億難艱苟可節省[illegible]

於軍
國臣一心以爲關鮮籌飛輓又一心以爲
國計圖節約方船戶之出洋也旣加餉以扣留
下脚及運舟之回津也又及期於先發二運
於是船戶脚價猶有存留在臨淸尚未盡領
者此亦節省之一機也該臣牌行餉司餉道
內開關運自津至關內南海戶每糧一石脚
價二錢又加上山一分五釐至關外中前所
前屯衛每石脚價二錢二分至中右所中後



所每石脚價二錢三分至寧遠衛覺華島每
石脚價二錢四分五釐至孫家窪每石脚價
二錢五分至筆架山葫蘆套每石脚價二錢
五分二釐至右屯衛每石脚價二錢六分鮮
運自津至平島每石脚價四錢二分此皆見
行之定例也但財用匱乏則措處爲難而運
務繁興則輸輓稍易仍當量爲裁減以明節
省今議關外每石減銀一分關內每石減銀
五釐鮮運亦每石減銀一分俱於今年津門

原缺第八八葉

照應未尾約計減省總數以便劄稿具
題等因復據督司餉道會呈關門内外交卸糧
料先經關撫派定地方數目後因南海口兵
多糧少議添米十一萬石豆六萬石在於覺
華石屯改撥今議將覺華改撥米六萬豆三
萬石屯改撥米五萬豆三萬共改撥米豆一
十七萬石俱發運南海口通計南海口該米
一十七萬石又該豆一十二萬三千石内天
津發運豆十萬五千石屯撫自運高糧一萬
八千石米豆共二十九萬三千石每石脚價
二錢共該銀五萬八千六百兩内除屯撫自
運高糧去銀三千六百兩外津運止該銀五
萬五千兩又津運米豆實該二十七萬五千
石每石脚價二錢加上山馱價一分五釐共
該銀五萬九千一百二十五兩每石量減銀
五釐該減銀一千三百七十五兩前屯衛中
前所該米四萬二千石豆一萬七千二十八
石米豆共五萬九千二十八石每石脚價二



錢二分該銀一萬二千九百八十六兩一錢
六分每石議減一分該減銀五百九十兩二
錢八分中後所石該米一萬九千二百石豆
一萬三千五百石米豆共三萬二千七百石
每石脚價二錢三分該銀七千五百二十一
兩每石議減一分該減銀三百二十七兩寧
遠覺華米二十九萬三千石豆一十二萬九
千三百二十石近因米准折色應減五萬豆
候秋月薊永買運亦減五萬實該米豆三十
二萬二十三百二十石每石脚價二錢四分
五釐該銀七萬八千九百六十八兩四錢每
石議減一分該減銀三十二百二十三兩二
錢孫家窪該米六萬二千石豆五萬九千七
十二石米豆共一十二萬一千七十二石每
石脚價二錢五分該銀三萬二百六十八兩
每石議減一分該減銀一千二百一千兩七
錢二分筆架山葫蘆套該米五萬四千二百
石豆四萬二千五百二十石米豆共九萬六

千七百二十石每石脚價二錢五分二釐該
銀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三兩四錢四分每石
議減七釐該減銀六百七十七兩四分右屯
衛該米二十一萬七千七百七十八石三斗
四升豆二十三萬二千石六斗近因米用折
色減米五萬豆候秋月薊永買運亦減豆五萬
實該米豆三十四萬九千七百七十八石八
斗四升每石脚價二錢六分該銀九萬九百
四十二兩四錢九分八釐四毫每石議減一



分該減銀三千四百九十七兩七錢八分八
釐四毫以上該米共八十五萬八千一百七
十八石二斗四斗丙用米折十萬止該米七
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八石二斗四升該豆
共六十一萬六千四百四十石六斗四升候薊
永秋月買運豆十萬止該豆五十一萬六千
四百四十石六斗與關撫原議及近日部覆
津運之數查算相合關運共該脚價銀三十
萬四千一百八十四兩四錢九分八釐四毫

內議照五釐七釐一分減省不等共計減省
銀一萬九百一兩二分八釐四毫再加鮮運
十萬石每石脚價四錢二分該銀四萬二千
兩每石議減一分該減銀一千兩通共節省
銀一萬一千九百一兩二分八釐四毫又原
議底價掛欠等項約可省銀二萬兩實該關
鮮脚價銀三十一萬四千二百八十三兩四
錢七分內關運脚價該銀二十七萬三千二
百八十三兩四錢七分鮮運脚價該銀四萬



一千兩外該鮮運布價蓆槁等銀六千五百
兩今查贊司領到戶部四次發過關運脚價
銀一十萬五千兩又允支天津餉司原收屯
撫陸營兵餉銀三千六百兩又收屯撫解到
屯剩并屯課銀二千七十七兩八錢八分又
允收南京戶部起解銅錢二千五百萬文約
銀四萬一千六百兩共計收過銀一十五萬
二千二百七十七兩八錢八分尚欠銀一十
二萬一千五兩五錢九分一次發過鮮運脚

價銀四千兩尚欠脚價布價四萬三千五百兩其屯撫認運高糧一萬八千石該脚價銀三千六百兩已扣在外不作部發之數等因
是報到臣該臣爲照
國家當三空罄盡之月久用軍興而餉運以梯山航海之謀倍苦經費故念念爲撙節而刻刻防冒濫此臣區區一片素心也第溟渤之取途甚險而運艘之利涉難期將佐遲興則守候動至於經旬一遇礁沙則頃刻立葬於魚腹非以重利誘之奪其貪生怖死之心人未有肯勇往直前者也查登萊門運價每石二錢外加上山脚價一分五釐自天啓二年該前餉臣咨部允覆以迄於今相沿少爽檢查原案頗費商榷臣承其後者敢輕更此其所爲因仍而無變計者也至於關外之[illegible]一二年始開端說四年僅得三四五年迄今七八一切脚價皆以關內之數爲主而輕減之不廖視於疇昔之額歲歲遞有節省計不下數



萬金臣前疏內關載甚明如關外惟右屯最遠查前餉臣定價三錢臣前疏內止議二錢六分是明減四分矣他若寧遠覺華前屯等處亦各減損有差大率俱減三四分矣獨南海口號石河口內有沙磧一道險溜洶湧難於平進覆舟相尋人多避忌實不便於減損非獨舊例之當遵亦以人情之宜體也祇緣近日商賈漸廣顧覓民船抵關興販所用脚價不過一錢五六分於是時論遂有疑津門脚價之奢者顧官船與民船不同而大船又與小船不同民船則去來自如儻[illegible]是官船則往還立限押送有官雖遇空閒亦不敢離津一步以裝貨而趁錢也顧募舵水糴買食米修艌船隻並取給於脚價底或有扣朋造有扣掛欠有扣亦責償於脚價船戶亦良苦矣冬春守凍荏苒經時甚或終歲勞擾不得一飽是官船與民船不同也小船止載二三百石或沿海邊鼓棹不憂淺擱風波之患

前與補發併

國帑不糜而軍需克濟則內外均被其利矣臣

等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七月十三日具

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南錢發津中途短少疏

題爲南錢發津抵兌運價中途短少祈

賜查究事案照本年五月二十五日准戶部咨爲

軍需方急

至寶當關等事專理新餉山東清吏司案呈照得

本部應發津門腳價照餉部議共該銀三十

餘萬見經餉部題

請催討急如星火但外解斷絕新庫如洗將何以

應今查有南京戶部起解銅錢二千五百萬



文已到天津相應就便充支庶彼急需且省

驛遞之費出入之煩一舉兩妥便案呈到部擬

合就行爲此除行[illegible]外合行南京解到銅錢查

收外合咨前去查照施行准此該臣備行贊

司查收并行管餉道天津道出示曉諭軍民

悉照北京黃錢一體行使不許奸徒倡言阻

撓去後續於本月二十九日據首[illegible]人王洪

周忠爲盜匿銅錢事南京解來銅錢三[illegible]

楊柳青地方失火不知何故被燒[illegible]三[illegible]

二十四日據河間府靜海縣申為火燒船隻事據南京指揮鍾鳴遠呈稱天啓四年七月內蒙南京戶部委解制錢二千五百萬文裝載六船督運交納船至楊柳青地方隨報戶部守候公文准於天津兌支禍於五月初一日更深時分天災不測二號船起火連燒第三號火起風烈二船俱焚燒沉原裝錢九百四十萬文隨呈本縣批示着本鎮地方守護責令水手冉松等晝夜撈錢共九百一十五萬四千文餘錢未獲據各水手稟稱見今發水之時海潮平高數尺兼以水急泥深有錢吊燒斷者零星散陷查少錢二十四萬六千文竊思節年舊例凡係天災俱當豁免今職解錢歷盡辛勤遇灾不測情實可憐乞照節年舊例轉詳超豁等情到縣據此查得解錢指揮鍾鳴遠督運制錢船泊楊柳青候文交兌不期二號船內失火沿燒三號計二船內共錢九百四十萬文差役撈救止得九百一



十五萬四千文水溜洶湧漂失二十四萬六千文總係行船失火似應查例免究等情又該臣批開指揮鍾鳴遠押解官錢責在典守據報失火漂失錢二十四萬六千文時估值銀若干自當照例賠償恐難輒議開銷仰督餉道會同費司查明實收錢數確議詳報續據該道呈稱遵將鍾鳴遠原解錢二千五百萬文委果見交若干掛欠若干照時估值銀若干備會費司行查去後今准會稱起解銅錢二千五百萬文除崔汝忠解錢一千一百萬文照數查收外鍾鳴遠領解銅錢一千四百萬文今止交過一千三百六十三萬六千文掛欠錢一百三十六萬四千文每銀一兩部議六百文算該銀六百六十六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但查本委具呈靜海縣詳文失火延燒漂失銅錢二十四萬六千文今掛欠三十六萬四千文似與原報之數不相脗合擬卽審追等因到道准此該本道查得指揮鍾鳴

遠領解
皇錢二千五百萬文監臨主守責成綦重火失楊柳青地方而王明張山黄夜損擡運頓私室王誠等之首出明知侵盜情形矣因豈遂以焚洗照數交納爲辭故不深究許[illegible]批[illegible]府海縣漂失錢二十四萬六千文速准[illegible]會開除收過外掛欠錢三十六萬四千文夫漕焚漂失事果真乎則撈救之後損失之數二算了然質審之時自應供吐明白詳鍇其戶



而不置一駁然隔不逾旬呈報該縣漂失數少交納貲庫掛欠數多則鳴遠王明等之所侵盜着托遣回係罪無可逭且[illegible]侵錢三十六萬四千文折銀六百六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爲數不貲事干監守而鳴遠又係軍職相應呈請題參正法以[illegible]者也呈詳到臣該臣看得津門餉務急須脚價[illegible]內帑銅錢之轉發即閙鮮飛輓之有資[illegible]行[illegible]司查收督餉天津兩道申飭庶幾流通不滯以爲

海運利也乃解錢委官南京錦衣衛指揮楊鳴遠條有中途失火之事原解錢二千五百萬文今短少三十六萬四千文查照部議每兩折錢六百文計掛欠銀六百六兩有奇若以[illegible]償論每兩算錢五百六十文則掛欠又不止於前數也夫水火之災雖人所時有然自南而北一路無虞而忽然延燒於楊柳青距津門交卸之區僅三十里耳則情理大可異矣况有棍徒王明者實與鳴遠偕來失火



之初黄夜損擡錢一百串托名焚洗入於張山之家致爲王誠周忠訐告則蹤跡更可疑矣先發餉道鞫審鳴遠自認照數交納分文不少及具呈靜海縣始言漂失銅錢二十四萬六千文何參差也靜海所報漂失已自有數及查貲司實收則又掛欠三十六萬四千文何矛盾也其失火之來歷既徼曖而難明其供吐之戶詞又轉換而不一銅錢逋滯已難借口於漂流隨時打撈豈宜遂化爲烏有

即令延燒是實而毀積出匣責在典守罪尚
無所逃也假如侵盜是真而漏網吞舟詎可
以
朝廷之金錢而飽奸貪之谿壑耶查鳴遠係軍職
又原籍南京也乎然一身在津不便逮比臣
謹會同提督省直接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
御史王祚昌具疏以
聞伏祈
勅下戶部再加酌議作速移文南京變產完納如
再延挨即行參送法司依律正罪庶法紀大
彰於犒弁而公帑不付於東流矣爲此具本
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七月十三日具
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卷之七





# 餉撫疏草卷之七

欽差督理遼餉兼巡撫天津等處地方海防贊理征東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戶部右侍郎臣畢自嚴謹奏

## 搜括積存糴本還官餉銀疏

題爲搜括積存糴本還官餉銀以濟關津急需
事今天下東急遼西急黔軍興旁午未有甚
於此時者也財用匱詘亦未有甚於此時者
也新舊之供億迫於星火參罰之
功令嚴於秋霜以討帑則罄而罍恥矣以黎
庶則十室而九空矣以邊疆則洗釜而待爨
懸槽而待秣矣當此時而不銳意節嗇錄積
寸累以供軍
國緩急之需是犬馬不思報
主戴髮眉而無血性者也臣自督餉以來朝乾夕
惕期與所屬司道交相勸勉以求不負
簡書不負生平蓋不啻靜切矣除先後貲司一年
滿日即將支銷銀兩有無節省贏餘攢造青
冊徑自呈送部科查考外至專理遼餉淮浙
兵荒道原以發運糧料爲責不關折色收放

之事者也惟是先年糴買淮糧實其職掌中間不無節省兼以解戶之掛欠東兗之積逋多有爲餉道所追比者或貯清軍廳庫或貯各經歷司庫各有文案在卷簿籍可查非經請詳不許妄用分毫四年以來亦有擅借已今瓜期已屆若不分別款項據實披瀝異日經收各官那移別用致無下落則臣之罪大矣臣請備陳來歷細數而後及目前支用之宜以祈



聖斷卷查天啓元年戶部會題淮揚召買動支南糧改折運司鹽課銀兩淮揚二府共收過二項糴本銀三十八萬五千二百七十四兩三錢三分七釐三毫除前任淮津道宋參議任内召買淮糧二十萬石用過價值并動支水脚官役廩糧及打造船隻費銀二十三萬一千九百七十兩四分一釐七毫六絲外尚該餘剩銀一十五萬三千三百六十七兩二錢九分五釐六毫逮天啓二年裁去淮津道歸併督餉道右叅政錢士晉本年冬間赴淮召買隨據該道呈稱天啓三年正月内准淮安道關蒙漕撫部院詳允該道呈議准令淮揚二府將天啓二年分召買遼米二十萬石每府先買五萬石發運餘剩十萬石米價脚價咨送天津就近收買期免地方煩累等因及查淮安府派買米五萬石約用銀四萬兩該餘庫銀六萬八千三百六十七兩二錢九分五釐六毫揚州府派買米五萬石約用銀四萬



兩該餘庫銀五千兩續據淮安府冊報奉文買米五萬石用過價值并官役廩糧銀四萬六百六十八兩二錢二分八釐又找支元年分官役口糧船戶脚價銀二千一百三十九兩一分五釐二毫一絲四忽二微揚州府冊報用過價值水脚官役廩糧銀三萬八千八百九十三兩五錢後解米五萬石至津內有程有教兵船掛欠米九百七十七石一斗又於解官楊本廉役解存剩銀一千一百六

兩五錢內撥銀七百二十兩補還訖二府共
買米十萬石共用過銀八萬二千四百二十
兩七錢四分三釐二毫一絲四忽二微實剩
銀七萬九百四十六兩五錢五分二釐三毫
八絲五忽八微至天啓四年二月十四日揚
州府差官楊本廉一批解到鹽課銀五千兩
一批解到減削各官米價及兵船節省水脚
銀一千一百六兩五錢除撥補程有穀掛欠
米價外止存節省銀三百八十六兩五錢本



年四月初二日淮安府一批差官江起龍解
到南糧鹽課餘剩銀二萬五千五百六十兩
五分二釐三毫八絲五忽八微一批差官鮑
道登解到鹽課銀一萬九千九百二兩八錢
本月初九日一批差官孫如漆解到鹽課銀
一萬九千九百四十四兩以上五批共解到
銀七萬一千五百一十三兩三錢五分二釐
三毫八絲五忽八微內除還程有穀掛欠米
銀七百二十兩止淨剩銀七萬七百九十三

兩三錢五分二釐三毫八絲五忽八微俱行
天津衛經歷司收兌貯庫陸續支買米豆比
原報一十五萬三千三百六十七兩二錢九
分五釐六毫尚欠銀一百五十三兩二錢據
淮安府申係運司天平短少見今提解未到
該錢按察使先於天啓三年因淮揚糴本未
至買運急迫借過贊司餉銀五千四百三十
一兩三錢三分又借追完陸運銀五百三十
六兩三錢七分又借管糧廳關門草價銀三



千兩轉行天津三衛收買餉司軍糧二千二
百七十九石五斗每石價銀四錢五分共銀
九百五十七兩三錢九分又行令兵糧廳分
委都司侯性徵等收買料豆共二萬七千七
百二十石五斗每石價銀三錢共銀八千零
一十兩三錢一分俱經發運作爲三年運額
及後淮揚銀到即將關門草價銀三千兩補
還訖天啓四年又該錢按察使委令同知王
從諫買過粳米二百零五石二斗一升七合

九勺每石八錢算用過價銀一百六十四兩一錢七分四釐三毫二絲買過黑豆五萬六千一百一十一石二斗二升二合五勺每石四錢算用過價銀二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兩四錢八分九釐買過高糧一萬一千八百零二石五斗九升九合六勺每石五錢四分算用過價銀六千七十八兩二錢四分一釐八毫俱經發運作爲四年運額又在關門委令運官韓玉立等買過小米三百五十五石每



石五錢五分算用過價銀一百九十三兩二錢五分買過漕米四百一十二石一斗四升每石五錢五分算用過價銀二百二十兩一錢七分七釐買過黑豆一千一十六石三斗二升每石四錢五分算用過價銀四百二千九兩一錢八分九釐買過高糧九十七石五斗每石五錢算用過價銀四十八兩七錢五分俱經存貯關門作爲五年運額以上三年運共買過糧料十萬石共用過價值三萬八

千五百四十五兩九錢七分一釐一毫三絲內有原借未還賛司銀五千四百三十一兩三錢三分陸運銀五百三十六兩三錢七分俱於天啓五年五月內該督餉道核察發王元雅抑算補還訖實存麻銀三萬二千二百四十七兩三錢八分一釐二毫六絲五忽八微此外仍有淮安府解官王用賔解到漕糧餘米變價銀四千一百五十八兩揚州府解到漕糧餘米并板木變價銀二百三十六兩



三錢二分淮安府解到元年召募船戶先給水脚後未裝糧追還銀五百一十一兩五錢沭陽縣解補元年分掛欠米價銀五百八兩六錢一分八釐揚州府解官舒一貫宋懋績孫人龍等追完二年分掛欠米折銀一百八十四兩三錢三分八釐一毫五絲二忽揚州府委官程有毅兵船帶運二年分召買遼糧節省水脚令扣抵掛欠米折銀七百二十兩又淮揚召買蓆墊銀三百五十六兩五錢四

分八釐以上共銀六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二分四釐一毫五絲二忽此皆淮揚陸續解到積存餘銀之數也又有東兗二府清平范縣汶上單縣莘縣費縣六處補還元年三年分米折銀四千五百八十八兩二錢四釐九毫又船戶張鵬等代單縣解役張官補還元年分米折銀七百六十七兩又近日新餉道追完解役張官元年分米折銀二百四十七兩五錢四分五釐以上共銀五千六百二兩



七錢四分九釐九毫此皆東兗陸續解到米折之數也又有前餉道追完陸運委官高挺等車價糧價銀五百三十六兩三錢七分追完二年分委官商人爛豆變價銀五百九十六兩五錢四分六釐張同知追完二年分委官商人爛豆變價銀二百三兩九錢八毫前餉道追完各商高三鳳等還官豆價銀九十五兩七錢二分六釐追完船戶宮應元等失風朋造銀七百六十四兩三錢二分六釐追完船戶石中玉等交納米價銀二百七十八兩六錢七分五釐追完船戶汪達復船本銀四百五兩訪犯高日章紙贖銀七十兩景州買豆樽省銀一十三兩以上共銀二千九百六十三兩五錢四分三釐八毫此皆津門搜括零星還官入官銀兩之數也以上銀兩俱係節年積儲收貯清軍廳及經歷司庫內原係餉道為政不與替司召買遲價新餉之事夫淮揚解到糴本七萬七百九十餘兩原係



買米十萬之價今買運過米豆十萬石中間米少而豆多米價高而豆價賤因宜有所節省然而糧料十萬所用不及四萬金尚存貯三萬二千餘金彼時前餉道督令承買各官徵貴徵賤百計節嗇不遺餘力於此大可見矣逮於淮揚東兗雜項零星還官入官等項又復得銀一萬五千餘兩夫孰非苦心樽節中來者也邇歲計部告窘屢呼不應幸有前項銀兩在庫召買已追而糧價未至則間用

以召買運專方殷而水脚無措則或用以發
運買經營司申請借貸徐侯部銀到日補還
數年以來所爲慣不過騰挪不愆期者皆賴
此銀接濟之力也前餉道錢按察使離任之
時曾經造冊申詳在卷今臣亦將得代而去
矣前項銀兩事干軍需錢糧關係重大可不
思所以善用之而使數年程蕭數米之心頓
付之逝波已乎因念關門海運本色糧米不
敷關撫原題八十六萬之數近議用米折銀



八萬作米十萬已經戶部覆允除浙江四年
帶運遼糧折銀五萬四百兩外其餘尚欠二
萬九千六百兩議於內帑給發但外解不至
內部東手渝關月餉呼籲頻仍寧有羸餘以
完米折之數乎況關門給折惟秋月爲便以
海運方通而西成既屆故人願得折[illegible]濟
入冬月則人不樂受矣[illegible]
二萬九千六百[illegible]
其浙江銀項臣[illegible]

仁和縣丞程宗王起解在途旦晚可至則此
八萬米折俱已如數全完而內部可無奏辦
之勞矣新餉部初受
簡命蒞任伊邇運務方殷徒手無措則後之視今
亦猶今之視昔也必須庫藏稍有額外之儲
而後可爲通融接濟之地今議量留一萬兩
聽新餉部料理運務之用但有借貸仍即補
還貯庫而後緩急無虞稍寬捉露之憂也此
外仍剩銀七千八百八十餘兩臣查薊永召



買草束天啓三年曾借關部銀一萬兩又關
門上山及出關脚價共借關部銀一萬三千
六百七十兩二項共銀三萬三千六百七十
兩內部已經覆允補還見今差官在京領赴
山海交納祇有天啓四年召買草束又借關
部銀四萬兩銀已用過草已支完臣前兩經
具
題業奉有
明旨矣而內部堅不任受也內部之議不過以四

年派買新草三百萬束及後查出拖欠舊草
五十餘萬即以相抵而減新派之數顧關門
馬匹推其冬爲易豢安能填減卒歲之額舊
草拖欠俱在積得名下安能遠待西江之派
查四年冬用過新草三百萬仍用舊草三十
萬則草價之難省可知也薊永召買料豆永
平買價遲價定價七錢薊州買價定於五錢
運價每一百里定價八分臣蓋徃返駁查甚
苦而後得之今內部欲倫於六錢二三分則



豆價之不敷又可知也此關部
帑金借貸難補之繇也內部知之稔矣但以時
方匱詘力不能償故責津門以償耳今臣委
曲搜括即將前存銀七千八百八十八兩九
錢九分九釐一毫一絲七忽八微轉解關部
抵補
帑金此外永平買豆每石七錢年前買者價值
頗賤減銀五分共節省銀三千三百五十三
兩三分九釐三毫七絲六忽見貯府庫又山
海同知王應豫追完秦王島各委爛豆變價
銀二千七百二十八兩五錢一分一釐七毫
一絲此係原擬抵充永平豆價後因追比未
完暫停近始追完又覺華島帶回爛豆變價
銀七十兩四錢二分三釐六毫永平府庫貯
臣衙門贓罰銀二十二兩六錢二分一釐五
毫以上四項共實在銀六千一百七十四兩
五錢九分六釐一毫八絲六忽連前津門搜
括雜本雜項等銀共銀一萬四千六十三兩



五錢九分五釐三毫三忽八微俱解關門抵
補原借
帑金之數其秦王島爛豆價銀尚欠未完銀一
千七百八十兩八錢九分六釐八毫五忽見
在追比據王同知申稱秋末冬初可以報完
亦宜抵補
帑金連前共銀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兩四錢
九分二釐一毫八忽八微庶幾藉此以塞關
部之督責以副內部之期望而津門力量亦

從此竭矣其他尚欠
帑金二萬四千一百五十五兩五錢八釐八毫
九絲一忽二微所望內部查照
明旨另爲那湊補還者也總之財賦有限臣子無
點金之術不過以
公家之金錢還之
公家匱詘可虞毫釐皆軍
國之需豈容以有用之積儲庫之無用此臣數
年以來所爲盟之幽獨詔之司道不敢以絲



毫自潤不敢以情面徇人今將事竣得代不
妨明白入
告以對中外遠近者也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援遼
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王祚昌具疏以
聞伏祈
勑下戶部再一查議將搜括積貯津門關門永平
銀項以二萬九千六百兩解發山海餉司抵
充米折以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兩有奇抵補
閣部
帑金而仍存一萬兩以備津門餉運緩急之用
庶積存錢糧各有歸著而闔津急需不無小
補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七月十五日具
題本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戶部查議具覆

鑄刻築明於觀火駕輕選品大受恢猷新綸
山海關餉戶部山東司主事楊呈秀守貞介
石才挾風雲綜覈若兒良工詞停叔懷朽索
以上諸臣皆部屬分司之良有功餉運均當
一體薦揚以備擢用內周之夫雖經陞任唐
發備雖經任滿未離地方亦應并薦王若之
收買軍糧數至三萬補毗最多萬國孚發運
糧料已踰百萬拮据最苦胡一龍周之夫唐
發備管理邊儲既勞且久所當另行紀錄優



欽者也伏祈
勑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即將前項部
屬各官次第擢用王若之等特為優敘庶有
功必錄而餉務克濟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具
題八月初五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薦舉省直方面監司疏
題爲薦舉省直方面監司官員事臣以不才承
乏督餉諸凡關運解運召買帶買事宜胥於
方面監司是賴案查萬曆四十八年五月內
該前餉臣李長庚具題臣會有疏將遼東直
隸山東淮揚各道俱加管理餉務職銜蓋臣
等充行全仗各道分地考成臣部已經定議
而先無分地之官何以施其考成乎行之已
邀望速



命餉經戶部覆奉
欽依在卷又查天啓元年七月內該臣部題爲查
催海運事內一欵責成江浙[illegible]直隸各督
糧道每漕糧千石帶買一石[illegible]
欽依定責浙江帶六萬三千石江西帶五萬七千
石湖廣帶二萬一千二百二十六石五十三
升應天帶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五石蘇州帶
五萬九千五十石七斗三升二勺松江帶二
萬三千二百九十五石常州帶一萬七千五

布政司左布政使曹[illegible]材攄君乃右[illegible]天經
綸百川滙海周時方召虞世夔龍山東布政
司右布政使胡承詔巖巖岱宗聳峻汪汪巨
海澄波民倚爲天世需作楫分守東兗道山
東按察司副使曾文衡玉尺高懸洙泗永稜
遥照[illegible]蒙反側蒐消蒸黎露覆分巡[illegible]道
山東按察司副使楊翩修高標獨[illegible]大宛
力六鰲負嶠鯨鯢[illegible]懾滄海澄清分巡[illegible]州
道山東按察司副使徐良棟貞昂軼塵孤標



震世指顧轟霆烈日噓拔爽颸甘霖以淮揚
言之淮海兵備道山東布政司右參政宋統
殷毓氣鵬圖運海鎔才龍飼爲天倚爾清操
嶽然宿望專管漕儲道山東布政司右參政
朱國盛滿貯冰雪胸中獨運風霆掌上[illegible]
運斗萬斛濟川兼明兵備道河南按察司副
使呂封齊雅韻金和玉節宏[illegible]沛風翔[illegible]
爾儀翔[illegible]稚肅淮徐兵備[illegible]河南布政司
右[illegible]兵官[illegible]止水常

清澤國長城中原大廈楊州海防道浙江按
察司僉事周汝璣温栗琳瑯出璞清芬沆瀣
盈盤百庭維貞四封如覆以帶貫遊糧省直
言之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馬從龍貞肅百
僚霜凜保釐十道風清品重商彝望隆周翰
江西督糧道布政司右參政陳玄藻清心雪
山可比宏裁雷柱不驚鷁彩飛馳鯨波恬息
寧太兵備道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張大猷海
潤天空襟度雲蒸霞蔚才猷萬應俱圓一鉞



不漏常鎮兵備道湖廣按察司副使楊弘備
器宇澄如秋水才情燁若春花一柱霜凝三
吳風偃湖廣分巡武昌道帶管督糧道事按
察司副使蘇光泰氣節衡陽絕巘才猷赤壁
飛濤雪擁千帆風清三楚徽安兵備道江西
按察司副使彭克濟雨霽生心風雲應手千
里陽春有脚三江草木知名浙江糧儲道布
政司右參議魏士前清韻金莖浥露光芒寶
鍔干雲協奏帆檣奸消鼠雀以上諸臣皆方

面監司之良有功餉運例當并薦內王元雅到任雖僅數月而關鮮運務皆其料理頗覺釐剔一新袁崇煥身在關外躬冒艱險而經管收卸無不各有成算張春王繼謨飛芻輓菽於冬春之間以供乏絶其接濟最宏徐如翰韓萬象孫穀焉師孔力督買豆於春夏之間以裕梯航其征耩最廣曹爾楨曹文衡當凶荒之際値艱難之時議碾倉穀議買新麥心血幾嘔擘畫殫至厥功懋焉今歲鮮糧二



運十萬在青登萊召買而楊嗣修首爲勛勤巳有底績所當分別紀錄破格優敘者也長蘆鹽運司運使孫鳳翔亮節堅持宏才卓練釐剔膽寒城社運籌腹飽邊關所當附薦方面之後者也再照有舉必有刺臣非敢厚市德而薄任怨惟是大計澄汰之後一時方面監司委皆彬彬多賢臣亦不敢過爲吹索矣

伏祈

勑下吏部覆議尚不以臣言爲謬卽將王元雅曹爾楨馬從龍等分別擢用就中擇有資深績茂者另行破格優陞庶監司咸加激勸而餉運大有利賴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具

題八月初五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舉劾省直召買有司疏

題為舉劾省直召買有司官員事照得自遼左告
警供億殷煩津門海運糧料自榆濟外咸取
給於召買於是真保河間買豆順廣大東
兗買米薊永之間買豆買草且陸運抵關額
數多而轉運者鮮糧二運十萬今歲創議青
登萊收買並同舟共濟則各府縣艮有司之
力居多臣今量移得代詎可不臚列入
告而遂默默已乎顧省直州縣甚繁薦劾恐不能



槩及各屬買運方殷優劣亦或難遽定臣題
商之道府採之輿聽本以治行之殿最參以
買運之多寡而稍為品節限制其間如真保
東兗之間州縣有司有客歲
奏繳入薦者不敢再薦青州鮮糧近聞折銀解
登買運亦不敢薦順廣大買米原有姑俟秋
成
明旨近雖有輓輸至者其數尚少登萊二府鮮糧
見今雖報完運猶無確數臣姑拔其尤者以

示激勸不敢多薦惟河間一府則不但督催
之屬轄而尤撫津之專轄也原奉
劾書與聞官評一切吏治臧否得之頗真兼以軍
興草料營伍勾攝之事倚辦尤夥則賢者自
不可遺薊永二鎮冬春之間買豆買草大費
拮据極賴接濟自當曲為鼓舞不宜輒泯其
勞此臣品題省直有司之大槩也以直隸言
之查得河間府知府應朝玉澄澄映玉氷壺
亭亭參天鐵幹龔黃事業班馬文章大名府



知府向胤賢清澄秋色凌霜膏潤春江帶雨
羣黎仰鏡列屬從繩順德府知府沈中英撫
綏列城露覆興除千里風行澤沾滑淳節凌
恒嶽廣平府知府石聲諧心若凝氷止水政
如甘雨和風列屬表儀羣黎謳頌深州署印
真定府同知楊森品是函牛大瓠力恢荷棟
長材獨濟軍儲克清盜藪河間府總捕同知
梁應期督捕萑苻絕響攝篆膏雨滂流湛若
氷壺恢乎庖刀京鹿縣署印保定府同知王

象復勞畫紛糾就理撫摩凋瘵咸甦不擾家
聲自收民譽楊村管河河間府通判王三濟
心跡雙清才誠兩到振刷庭無狐鼠平糴粟
有京坻易州署印保定府通判李明燮心兢
集木節凜餐氷當機雷厲風行搉管金聲玉
振河間府推官署河間縣事禹好善讞獄常
開三面題才不爽纖毫質瑞鳳麟品高梧栢
保定府推官署本府事王道直風韻孤雲出
岫天材萬斛奔流平若玉衡朗符金鏡真定



府推官署本府事許世藎清亮氷壺朗徹公
虛玉尺平懸白骨銜恩青天起頌大名府推
官習孔化沆瀣同清璠璵並粹吏鑑中天朗
月刑書大地陽春晉州知州董之表禔躬如
臨如履卹民已溺已饑五馬風高三刀譽永
通州知州劉三顧撫疲萬戶春生剔蠹一庭
秋肅刃遊盤錯柱砥波流灤州知州劉繩祖
宏材飈發亮節霜凝拊瘠四境傾心轉餉三
軍果腹涿州知州陳廷棟勤卹星露苦瘁揮

斥霹靂神手首衝福曜兩地陽春任丘縣知
縣單明詡靈心一片氷壺惠澤千章樾蔭循
良異等銓諫名流盧龍縣知縣孫止孝介節
松寒鈞秀醇膏日旭風和品重鼎彝望隆棫
干滑縣知縣楊進芬潔蘭茂九滋挺秀松喬
千尺寬嚴並濟才品雙超遷化縣知縣陳民
情氷檢盡謝塵氛刃解立分轇轕鵰搏自遠
騏足無前文安縣知縣周良材擔荷棨霄戴
嶠經綸嶽峙川流灌莽霖車絕塵氷鏡永年



縣知縣朱純方寸可告天知拮据能周民隱
風清四境月印千門元城縣知縣史高胤品
格人倫之秀才華天挺之英肩鉅長才致遠
偉器南和縣知縣高斗光粹質連城白璧奇
猷射手青萍月無全牛瑞騰雙舄魏縣知縣
孫景燿剔奸手握神阿布澤家噓暖律四民
胥悅百度維新蠡縣知縣吳玉調劑蕭韶叠
奏乳保燥濕同甘萬井春深一簾月皎客雲
縣知縣王應泰拯溺亨屯若渴棨奸擿伏如

神膏雨二天清風兩地清縣知縣亓之偉錄
頴龍淵在手精明犀照懸心清廟奇珍洪鍾
鉅器大城縣知縣劉景曜晶瑩氷樹一枝淬
礪劍花三尺民恬席上吏映鏡中玉田縣知
縣張友程冲約五紀自砥嚴明三尺必行風
運郢斤春囬鄒谷東光縣知縣王良相保赤
髮膚同愛砥操神骨俱清兩地棠陰四郊麥
秀井陘縣知縣馮淳撿身飭砥層氷批卻刃
遊餘地催科法善輓輸功多內丘縣知縣鄒



嗣落明志始終嚼雪厲精出入戴星遵潞鴻
歸長征馬飽高邑縣知縣劉得壽飭己秋江
獨冷庇民夏日重陰法蕭三章歌與五袴鹽
山縣知縣馬泰伸粹品式金式玉善政宜民
宜人芻牧名賢瘠瘓福曜滿城縣知縣張珍
丰骨層巒聳秀恩膏巨壑奔溟奇猶無前從
容就理行唐縣知縣徐允薦事必從頭振刷
守真徹底澄清力任輸將恪遵功令鉅鹿縣
知縣沈時亮清貞天日爲昭端亮豚魚可鑑

塵祛六案春盎四封撫寧縣知縣薛寅賓偉
儀可鑒數人雄畧足當八面實心保赤矢志
籌邊三河縣知縣李正芳虛瑩照乘明珠敏
捷絶塵奔驥品堪大受才有兼長遷安縣知
縣王四維批導虛遊利刃撫摩共戴慈航品
足循良功高輸輓寧津縣知縣祁有代愛民
獨懷饑渴潔己不可磷淄久著循聲更騰新
聲平山縣知縣郭王化寧靜風恬四境醇濃
雨足千家蒿目榆關盡心花縣新樂縣知縣



常三錫軒豁氣槩昂霄迅掃風潮破浪義急
軍
國譽播神慈阜城縣知縣王秉衡廉仁以蘇彫
瘵敏練而御衝繁社鼠消蒐勞紡戴德保定
縣知縣劉家龍體卹殘微畢到均調盤錯皆
宜品貴餐霞恩深浹露臨城縣知縣劉光宇
瑩潔金波動色孤清玉屑生香急邊苦心理
繇妙手以山東言之萊州府知府賀自鏡蘊
藉淵澄藹爾發舒懸振千林澤沛蒸黎表端

師帥東昌府知府王堯民貞範氷凝玉立弘
謨雲蔓鳳毘厚幹聲高股肱望重兗州府知
府王撥存振刷一庭秋肅拊摩千里春融政
存與先民歌康暮登州府知府李恒茂琢玉
[illegible]厚輿蛟截兕英猷日皎黃堂鳳清瀚
成下清州署印東昌府通判陶崇政慈祥藹
然愛慈心洞悉秋毫泛甑生塵[illegible]居痒
兗州府署印推官滿倬瑰才珠走盤中尚韻
鶴翔天際程材若鏡執法如山平度州知州



魏良楓勞畫經綸獨運均調[illegible]惠集
千鴻聲昔五馬膠州知州向[illegible]比三冬
氷藥藏同五夜星羅直亮[illegible]有頌沂
州知州李洛嘉千導偉[illegible]才幾足如
騁康莊槃苫自迎錯節[illegible]縣知縣羅世錦
清貞察對若天樂易[illegible]化日明堂偉器大
厦長才掖縣知縣劉養粹經綸應手作霖清
潔居心若水萊陽[illegible]縣知縣
馮來聘瑛玉渾金器度[illegible]

一壺春融百里曹縣知縣王猷亨鮮已窺妙
用肩鉅益展鴻猷易地神君隨車衆母聊城
縣知縣趙映斗遠韻結芳蘭芷英裁邁迅星
颰怙胃二天弦歌四野萊陽縣知縣劉宅民
執玉心寒斲輪技刻六案神叢盡掃四封涸
鮒咸蘇武城縣知縣王鼎臣璠璵美器經緯
長才當機手岡棼絲保赤胸存熱血泗水縣
知縣李珣璀端潔無瑕擔當有力剔蠹狐鼠
斂跡卹民痌瘝切身文登縣知縣解啓秉温



文涵有條理愷悌運以精明藹藹古人恂恂
茂宰以上各官皆省直有司之良有功餉運
所當併薦以備優陞行取之用者也迺若署
印佐貳敎職亦當摘薦一二以勵其餘如唐
縣署印蠡縣主簿畢聯庚智周蔀屋隱情才
裕花封鉅務克勤撫字兼善催科饒陽縣署
印臨城縣訓導黃文極明敏有經有緯寬和
不激不隨大造民生弗詘關餉所當附薦有
司之後者也其他淮揚地方亦在督屬之內

但召買已停糴本已完客冬曾經
奏繳今茲遂難槩薦年來帶買遼米省直郡邑
勞績亦多顧道里原屬杳夐而官評檄取未
至臣誠不敢取決胸臆間矣又查得原任寧
津縣知縣今丁憂徐揚性既優柔心多濡染
不閑簠簋之飾惟思囊橐之盈如初到任盤
倉盤庫即受庫吏周子規倉吏張延常各常
例銀四十兩何垂涎之速也縱容家人徐貴
在外生事詐害地方全不知覺及後有人匿



名首告方逐南歸何防檢之疎也聽腹快張
才富僉派許明寰等二十餘家應充農民不
從各折穀二十石釋放才富亦得乘機需索
是視撥屬爲登壟地耳因樂陵人范一朋在
縣開當捐稱被盜串同惡番白復興騙害多
家闔邑鬨駭告道奉文覊留待對適值本官
聞訃得受一朋奠禮三兩焚帛二端釋去是
藉捕盜爲媒利階耳最可哂可訝者召買料
豆自有官價兩平交易猶恐累民乃每遇朋

望點查各役不到罰黑豆三五石不等共罰
豆四百石上倉共扣銀一百六十餘兩梁從
儒可問誠顏之厚矣令書手臧學詩持帖向
殷實傅郭劉田四生員每家四買黑豆二百
石四家各送黑豆五十石共二百石入倉抵
扣銀八十兩各青衿可質亦孔之羞矣至僉
派車戶送豆原議每車脚價一錢後乃分釐
不給致車戶張平等嘖嘖有言大都假公濟
私瘠人肥已是其故態也此一官者狹醜本



色溫飽懷來魚見餌而輒吞揣入鼎而必染
雖幸漏網於大計不免敗露於下覈但其履
任尚淺文學頗長所當照不及例改教以全
器使者也此外河屬有司各院復
命入境白簡絡繹況當計典之後員缺甚多不便
再爲搜索其餘諸府自召買外則非微臣所
得問也伏祈
勑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應朝王賀
自鏡等擢用行取徐揚照例改教庶賢否益

勸而不肖者知懲所裨於飭務民生非淺鮮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具

題八月初五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附吏部覆

吏部



題爲舉劾省直召買有司官員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督理遼餉兼管巡撫天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

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凡官員才力不及者酌量降改今該前因查呈到部看得督理遼東糧餉巡撫天津畢自嚴論劾原任寧津縣知縣今丁憂徐揚不及改教一節爲照徐揚智不周務蔀屋愁且逐於苞苴巧營而愛及錙銖三兩之白鏹寧輕麾擲召買而可爲展轉四生之黑豆何吝央求姑念其任淺而才文合處以投閑而改教既經撫臣論劾前來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將原任知縣徐揚照不及例改授教職遺下員缺另行銓補本部仍移文撫按衙門遵照施行等因天啓五年八月十八日吏部尚書李宗延等具題本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是

舉劾營伍將領疏

題爲舉劾營伍將領官員事照得津門新闢重
鎮拱護
神京策應闕門亦惟是新[illegible]營伍蒐卒簡乘以供
緩急之用[illegible]是賴顧他鎮
有年經之[illegible]而津鎮獨無
則以營伍初定典制未盡備耳較之各邊將
領[illegible]之塗甚隘臣今量移得代安可
不[illegible]以示激勸爲也查得天津副總

兵[illegible]行八面風雷令爾千羣貔虎軍
中[illegible]長城山東營叅將管副總兵事
劉[illegible]蓮威倬細栁戍遼志慕嫖姚有制
雄兵無雙廉將天津鎮海營遊擊黃胤恩飭
武旌旄吐氣推恩袍澤同心虎躍津嬴[illegible]
海嶠天津正兵營遊擊施洪謨節操有同[illegible]
潔施爲堪比風行力殫虎符恩周鶴列淮揚
營統領水兵遊擊金冠浩氣凌霄貫[illegible]雄材
破浪乘風絶島擁麾五年積[illegible]兵[illegible]

董世賢落落雄姿獷鼎桓桓壯氣吞胡出塞
前茅大風猛士天津左營都司管遊擊事只
啓元奇正夙嫻將略恩威剩得士心吉叶師
中名揚塞外天津右營都司管遊擊事王修
仁生成燕頷虎頭指顧龍韜豹略旌旗改色
刀斗無聲河大營都司管遊擊事李爲柱馭
士能同甘苦譚兵妙有機神名震胡天氣張
漢壘福建營管理水兵都司覃維堦夜柝無
譁春醪共醉浪偃鯨鯢寂寂陣閑鵝鸛堂堂

海防營管理屯兵遊擊石公衍筋骨權奇才
情磊落勤事可方運甓開屯蚤見積倉天津
管理屯田遊擊趙榮祖氣吐虹霓調閑水月
東伍桓赳盈隊治屯膏腴連阡河南前營都
司羅大綬撫士推解起譽防邊櫛沐不辭劬
冷胡霜笳清漢月臣督餉部院標下旗鼓實
授守備趙錦守兢訛王才迅轉允傳宣洞中
機宜調劑通營甘苦天津內丁營實授守備
程子順仗劬從戎散財結客技藝允稱百練

肝膽眞足千秋天津道中軍實授守備李茂
春倏骨生來自異雄心到處無前衆服帷籌
人稱國士淮津道中軍實授守備李延偉度
軒然霞舉練才耆罽刃遊陣諳六花守嚴二
卯天津正兵營中軍實授守備李景胥從膽
鑄謀與勇兼訓士赴火蹈湯遇敵摧枯拉朽
以上各官皆津門將領之良所當薦揚內劉
永昌金冠單維堦董世賢雍大綬俱已調防
出關但山東河南之兵凡有逃亡俱仍申呈



津門移文該省督撫代爲緝捕李仍相關其
餘亦以津門爲發仞地且名兵寡援少者
二三年多者四五年营練成身之日亦無陞
遷之期勞深宜念情苦堪憐則原係津門調
遣者臣自不得秦越視之亦應一體併薦者
也內錢中選統率津門水陸諸管廉明自持
正直無私一時將卒不寒而栗卓然可當一
面稍候資俸漸深當爲加銜久任劉永昌京
省平妖功在人口尚覺賞不酬勞且其謙持

孤介紀律整暇大爲樞輔器重自是登壇授
鉞之選金冠自天啓元年統兵赴關旋守覺
華
王事獨賢未晉一階將無令人灰心短氣耶黃
胤恩孽關海運再開鮮運厥功甚著臣嘗兩
疏請爲加陞叅將及以在告起家鎭海尚用
遊擊舊銜近日督兵防汛能獲海洋大盜遠
邇倚以爲重仍應檢查卷案叠爲加級示酬
只啓元兼攝中軍傳宣得體尺寸不苟收買



通糧商糧數踰二萬大裨餉務併應破格優
敘者也旗鼓一官兵部近有裁革之疏及查
原爲部道營將門下新授三科武舉而設至
督撫衙門似原不在裁革之例趙錦資俸已
深尤難盡泯其勞其餘實授守備先經兵部
題奉
欽依給劄前來通雖議裁管事如昨自不得擯之
將領之外者也若應剌將領臣自天啓三年
冬月奉

旨再任津撫迄於今日其以詿誤去者有副將屯
有倫遊擊周義都司朱拱臣其以告病去者
有遊擊吳周支都司孫應奎其以歸併去者
有都司駱舉原疏具在今寥寥營伍所存幾
何而堪再吹索也然臣近亦廉得一人爲標
兵營中軍實授守備王士元查得本官性本
鴟張術工漁獵剝削之聲漸著訓練之績無
聞一本官雖授守備猶中軍也顧乃妄自尊
大侈稱守府動與各衙門爭禮豚覺爭張



裁革占役屢奉明文猶占各司兵丁一百餘
名出入擁蘙賣閑免操大屬恣肆一本官名
下家丁二十八名支領月餉不驗小封強半
盡入私囊糧冊証一本官家丁共領官馬十
匹月支草料徑自入己全不喂養以致半年
倒馬四匹卷案証一那移官銀造船一隻令
兄王三元統領營兵張彪等興販雜糧與人
爭競擅用弓箭射孝四丁物故孤寡含冤哭
[illegible]卷一假造冊使用科斂[illegible]

利於書記李家齊嗔其不吐禁綑追比責[illegible]
自繼清軍廳有卷一差兵聶士重等緝拿山
海逃兵搶其財物又燒聶士重私匣援指追
比俾令投河慘忍殊甚一酷好樗蒲結交廝
[illegible]泰希尹在於丁家賭博官箴掃地此二官
者義不規於[illegible]無愛鼎之心量更淺於
十營[illegible]作貪[illegible]之[illegible]既鄙汙而廝役即剪拂
以難前所當革任回籍以示創懲者也伏祈
勑下兵部再一酌議如果臣言不謬將錢中選等



分別紀錄擢用内資深勞著各官量與加銜
王士元革任回籍遺下中軍員缺即聽該門
徑自選用不必再補庶賢奸明而壁壘一新
勸懲當而海徼獲安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具
題八月初五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薦舉將材疏

題爲薦舉將材官員事粤自東事匪茹軍興旁午一時扼腕而譚者無不以將材爲亟亟津門密邇

輦轂實屬肘腋之地雖韓白頗牧輓近要不易得而一切聽用將領衛所世冑以及材官猛士之倫中間曠膽韜略可資緩急用者政不乏人舊例各邊督撫俱有年終將材之薦而津門獨否當此交代復



命安可不爲加意表章而令灰心瘠步爲也查得標下聽用原任遊擊陳懋功膽足吞胡志存報

國匪躬于鎮自在軍前凭鎗堪司標下聽用原任遊擊毛萬懷畫策明同聚米臨機敏若探囊文苑楊葩戎行奪幟標下聽用原任都司周之禮氣奮鷹揚胸閑豹略蠱冠膺功未泯摧麾推轂宜先署瀋陽營遊擊事原任都司高爾爵隼飛勁翮虎嘯英姿山川奮韓增雄號令風雷鼓壯標下聽用原任都司孫應奎才情敏練意氣深長摅籌掌上皆兵指顧目中無虜天津衛司中軍實授把總李應選手翀開霽志原沉潛臨事思若轉環操行動無踰矩標下聽用原任守備賀國棟扼虎雄姿落鵰妙手慣戰名馳西塞賈勇慕絕南庭標下聽用原任守備天津衛指揮羅繼洪英風爽颯壯氣飛揚腹中饒有六韜閫外足當一面標下聽用原任把總林有實滅虜丹心似



火憂時雨淚潸流籌略驚人肝膽蓋代標下副旗鼓錦衣衛百戶萬邦憲慎如執玉持盈鋭若弄丸遊刃簡除戎器曉暢兵機天津道副中軍天津衛指揮陳自修丰標儒雅操履清貞彎弧九矢不虛援抱萬人必往天津副總兵標下中軍唐[illegible][illegible]令風雷若動宣恩雨露同流穎欲脫囊鋒眞出匣鎮海營中軍加銜守備錢道亨英標玉樹介節冰壺文嫻染翰標彤武善彎弓躍馬標兵營實授把總管

前司千總事俞冲霄豪雄膽氣奮發精神搴
旂屢殄妖氛拔幟每登絕壘鎮海營前部千
總閆慭勛壯氣怒濤擊楫忠肝赤日傾葵淨
掃萑苻改觀營壘標兵營後司千總臨清衛
百戶蕭宗禮神氣獨精占象不爽應手無非
鶚旅幡胸盡是龍韜正兵營左司千總綏德
衛試百戶薛四什雄心介馬屠龍絕技樹鏃
飲羽桓桓將種矯矯虎臣選鋒營中軍旗手
衛百戶李縉沉雄足智骯髒多奇銛鋒價溢

吳鉤逸足羣空大宛正兵營實授把總管前
司千總事蔣玉赤挽强技擅號猿臨敵勇如
脫兎功成屢何名震津門標兵營右司千總
大寧前衛所鎮撫藍雲龍廉勤並著智勇兼
資五花驟騁追風千丈虹霓捲刃鎮海營中
部千總孫應詔赤心腹有祕算義膽目無勍
敵破浪猶龍使[illegible]如馬天津左營中軍右衛
百戶俞承業謀裕徹桑志期畢華振甲金鱗
[illegible]日修防鐵壁連雲選鋒營右司千總旗手

衛百戶王應魁飭武士成組練譚兵腹有韜
鈐虎賁名班兎置異選內丁營贊畫管千總
事徐德修草檄才堪倚馬控弦技可落鵰閫
外白眉軍中赤幟原任標下聽用加銜守備
王士美論兵精探陰符決策直窺遁甲堪資
帷幄足任疆埸標下聽用武舉加銜守備田
弘遇奮揚鷙隼凌雲矯徙遊龍出水宜登將
壘堪掃邊塵標下聽用加銜守備朱良將才
優借箸志銳請纓摧鋒匹馬縱橫展技雙鵰

樸遨標下聽用加銜守備葛惟功銳氣揮戈
返日雄心破浪乘風鯨鯢竟消溟渤氛靖標
下聽用加銜守備俞之祥援山葢世雄姿掃
穴犂庭偉略九霄虎翼千里神駒標下聽用
加銜守備董胤祥軒翔氣宇倜儻才情據鞍
勇冠三軍說劍光搖四座天津左衛掌印指
揮張承德赳武無前溫文有度覘象眞能振
刷司屯塵絕屏營瀋陽中屯衛掌印指揮王
國禎昂藏虎視迅發鷹揚握篆雅著清聲籌

邊可期偉樹天津右衛掌印指揮楊守纓雅
度鶴立雞羣敏幹驥馳峻坂品卓穇綂風高
褭帶大同中屯衛掌印指揮張拱極豪氣囊
錐脫穎壯懷匣劒芒寒介冑前茅兜牟上乘
天津三衛武學科正所鎭撫方應聘飲水茹
蘖敦禮說詩談兵氣凛風霜造士門盈桃李
天津三衛管理城操武舉賀盛明魁梧七尺
英勃一腔當機策裕探囊撫士恩流挾纊天
津衛鎭撫蕭泰禎壯心欲探虎穴逸足堪試



幾封功著倉庾勞深出納以上各官皆津門
將材之良所當薦揚以備叅遊守把之選者
也伏祈
勑下兵部覆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將陳懋功等
分別登入將材簿內其資深薦多者蚤爲遇
缺擢用卽有薦例未及格者並爲案候需次
錄用庶材官氣吐壓張氣奮而海濱重鎭亦
可得其一臂力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具
題八月初五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薦舉關鮮二運効勞官員疏

題爲薦舉關鮮二運効勞文武官員事照得津
門運務實緊軍需關鮮士馬約以數十萬計
無不觧次待命亦甚亟矣中間召買兌運收
御蓋藏頭緒最爲繁瑣奸弊最易叢積誠非
一手一足之力也則津關之府佐總運之將
領統率之運弁奔走之材官無一不爲宣勞
而効力者臣以謭劣承乏四載幸逭覆餗之
虞徼有及瓜之代倘不仰藉
聖明寵靈分別激勸何以告成勞而毖後事乎請
據耳目之所睹記一一臚列爲査得河間府管
糧清軍同知張懋德有才有守足食足兵津
門四應功高瀚海千帆績懋管理山海海運
永平府同知王應豫調劑庚癸無呼綜覈錙
銖不爽庭空鼠穴海靜鯨波管理寧遠海運
永平府同知程維稷潔守凜凜冰水儁才恢
恢導窾救時梁棟濟世舟航管理前屯海運
永平府同知毛宗萇英朗才華渟泓識甚出



納一塵無染節愛萬戶同歸管理錦右海運
永平府通判金啓倧傲雪凌霜骨幹盤根錯
節才猷衡寃能臣異迹卓品天津左衛經歷
高射斗膽略不避險夷砥礪恥爲垢賦當機
斂手脫穎長才天津衛[illegible][illegible]經歷趙鑑茹蘗
淵塵自遠迎[illegible][illegible]符通克慎官箴吏嫻吏
事通州判官何若鶯持已惟知飲水奉公不
辭戴星功在[illegible]壘譽騰半刺寶坻縣主簿冷
震元佐劭能鄉民隱平糴有禪輯備才敏承
蜩政除害馬總理天津海運遊擊張性徵持
籌智足韭沙料敵謀堪借箸勞宣水陸功佐
飽騰總理鮮運都司王學易譚兵緯有龍韜
董運直探虎穴當關猛士分閫良材管理鮮
運都司今委造船王文憲指顧風生千檣飛
輓氣鼓三軍有用宏才無前雄略管理淮津
海船實授守備謝兆禎英標冠玉壯志請纓
分猷樓櫓無驚督運經歷屢績管理鮮運實
授守備今委造船王成龍萬里如馳周身是

膽海上已多勞勩師中可任折衝管理鮮運實授守備俞明七尺雄軀千尋灝氣勞勩已徵轉餉威名欲奮摧鋒管理鮮運實授守備高登履絕域如平地跨瀚海若安瀾勇足超羣才堪應變管理鮮運實授守備劉九逵叱吒風馳萬艘睥睨膽敵千人絕域長征膚功累奏管理鮮運實授守備胡遠心雄擊楫氣奮請纓運務籌畫風生海上威名鵲起戶部贊司中軍加銜守備張國禎襟懷露湛謀略



刃遊橋邊黃石曾傳匣裏青萍欲吼督餉道中軍三科武舉劉維莊拭劍光寒牛斗臨池影動龍蛇業襲良弓材標美箭天津幫運官葉汝元賈勇材堪拔幟當機技妙解牛幾度蛟宮數年雪浪天津幫運官王嘉吉偉貌淵沉嶽峙長才電掣雷轟戊巳勤高溟渤風迅天津幫運官原任典史楊元俊掛帆瀚海澄波鼓枻舳艫飛渡輕車走坂老驥知途淮津幫運官原任驛丞李維城清謹廉隅自愛勤

勞險阻備嘗雨帶春潮風生烟艇天津幫運官武舉錢達一經會濯芹宮三戰盡穿楊葉識能測海志欲凌霄督餉道聽用天津衛指揮賀邦基雄姿氣可食牛長技巧堪落鴈將材有種國士無雙督餉道聽用天津左衛副千戶孫承業謹飭一絲不掛精詳百務咸周才足有為器堪遠到贊司聽用天津右衛正千戶姚時化嶽嶽異姿桓桓遠略給餉錙銖無染當機盤錯皆宜以上文武各官皆夙夜



拮据共襄開鮮二運者方事之殷也臣每激以大義勗以前途惕以三尺迄今量移得代自當分別敘錄以示激勸內張懋德以獨力而肩運務博大精詳勞苦功高張性徵召買糧料不憚險遠王學易料理鮮運已經二載并應及時從優陞敘者也至於舉刺並行臣查府佐將領數人率皆有功無過其衛幕運弁以下臣已屢經懲戒改委不足煩白簡矣

伏祈

勑下吏兵三部再加覆議如臣言不謬將同知張懋德等遊擊張性徵等各與紀錄分別擢用以爲勞臣趨事之勸庶文武咸知奮勵而餉運無憂濡滯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具

題八月初五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敬陳餉運未盡事宜疏

題爲懇

恩得代敬陳餉運未盡事宜以備

採擇事臣愚不肖粵自天啓元年撫津二年督餉三年兼理兵餉事務力綿任重管蠡積自分不免斧鑕今幸竣事得代此

聖明浩蕩之恩而愚臣非常之遇也數年以來凡有關餉運者臣罔殫心竭力無言不盡今茲量移留意豈無地方未盡事宜臣若有懷不



吐緘默而行臣罪大矣然臣不敢條陳之故寧摭頃務之虛辭謹據道府所申呈耳目所睹記擇其確然可見施行者敬爲

皇上陳之一曰增道運府佐案查本年七月內據專理遼餉山東按察使王元雅呈照得海運事務繁重蚤一日有一日之接濟遲一日有一日之耽延事雖權餉實係軍機豈一手一足可以湊辦而行如流水弊絕風清者竊念督餉一事本院部總成於上贊司專管收放

錢糧本道職司綜覈發運而中間千頭萬緒
總道府之會而握轉輸之關者惟糧廳是賴
必得專官方克有濟今糧廳張同知兼才潔
守固是坐理有餘但一廳兼數官之職如糧
馬海防清軍軍需事繁任重間且攝篆隣封
人即長才方圓並畫豈能兩頁是宜體本官
拮据之苦而為之添官分任以濟衙務之勞
者也據此該臣看得海運事重非人不集況
上下有體詳要不能兼職精力有限方圓豈



能並畫津門關鮮二運每歲共發糧料一百
五六十萬在臣衙門不過提衡於上在督司
特收支金錢在餉道特綜覈發運至其操委
吏之權而躬出納之任者則糧廳是也津門
原設清軍糧馬兵糧三廳有事固不嫌其多
居常或憎其冗於是保撫條議欲併清軍
廳關院條議欲裁兵糧廳是二說者彼此既
不相謀先後又各異時事貴互照理宜兩參
乃未幾而兵糧廳以關院之議裁汰矣清軍
廳又以撫院之議歸併矣今見存者總糧廳
一人實兼三廳之務夫津門無州縣而清軍
廳實行州縣事地方之盜賊該道之詞訟屬
道之應付皆其職也今既攝清軍矣餘力幾
何能治運乎比者關鮮糧料歲額日增收卸
[illegible]運頭緒繁冗即以全力肩之尚未易辦況
兼攝他務乎幸同知張懋德料理已久猶是
輕車熟路然少有遲廻便坐曠居諸如各院
臨府考察本官一行則津運皆束高閣即有



司道不能下代該廳之事也況三廳之篆符
悉萃而一官之累若何堪臣愚以為宜設管
糧兵糧二廳[illegible]復其一以[illegible]務辨指
之功此不再計而決者夫節[illegible]然後
言節省而裁經運務則料[illegible]而糜費
多矣前兵糧同知徐鉞實係[illegible]之餘臣固
因關院有疏以裁之之道去之今欲增官必
[illegible]令長之中有聲稱者比於遣[illegible]之義
或以兵糧廳分任或以管糧廳專任剖劃運

務勿兼清軍應聽部議及新餉部裁決實目前第一喫緊事也一曰重屯田職掌案查本年五月內據專理遼餉山東按察使王元雅呈屯務歸併奉有
明旨餉道責成尚須確議竊照本道雖以督餉爲名實無一不分理於各道如山東之東兗北直之井陘易州大名天津永平覇州薊州密雲共派買僨運各道貲幾許心力而後一百四十萬之米豆運至津門本道不過兌卸水



次派運關鮮酌道里之遠近定交卸之多寡查核水脚比較實收追完掛欠盡責任各有司存衆槃是以易舉所恃本院部提綱挈領於上各監司佐理分猷於下譬之耳聽目視手持足行合五官百體之用而成一人之身此則餉事之槃也倘既若是屯亦宜然今接邸報見屯餉歸併奉有
明旨查原疏有責成餉道一節似未詳察本道之職掌而懸坐之者夫本道專以督運遼爲事

事然遼餉之料理無不倚辦於各道本道實與地方無與也今屯務何如重大其開墾田地隸在州縣無寸隴非各道所管之土承種租佃無一人非各道所管之民今舍地方本管之官而責成於地方漫無統攝之道事屬虛懸柄無把握是欲責屯效而實壅屯政矣本道豈能一手一足仰佐經畫而收如京如坻之効哉至於天津水陸營兵原係天津道舊管營伍今應仍還其舊使有歸着懇祈特



賜具
題將屯政比照餉務責成各道所有收穫籽粒解運到津本道一體收卸兌運呈報查考庶屯餉並行無碍而政體攸當矣據此該臣看得屯餉歸併奉有
明旨實在愚臣量移之後則其擔荷宜屬之新餉部臣未敢冒承也然部咨之抵臣久矣餉道之呈詳亦久矣臣似不容無言據餉道之議以爲屯田散在各處俱隸各道地方餉道既

不能履畝而至又安能按籍而收若以餉道獨力督責州縣恐各屬恭餉道之命不若恭其本道之命也假令誤不豫定各道將謂事有主者未免秦越視之甚則彼疆此界差池其間則屯撫三載經營卓然有成續者後人毋乃璩功於一簣乎至海防營伍乃津道職掌水陸各兵原有應屯之田不在屯撫新墾之內自海防營他隸而津道每以失職爲憂今乘歸併之時政當還其故物餉道蚤已見



及此矣不然一予一奪榮辱係焉戈矛起焉其何責成之有近見屯撫有疏欲以本管仍屬津道管理實爲訏謨遠慮而津道猶復遜巡却顧若不敢遽受者豈其拘於責成餉道之語乎抑亦別有掣肘於其間乎臣謂屯地竇遠分布各府州縣斷宜申飭各道共爲稽核料理而總其成於餉道庶有衆擎易舉之便其海防營伍宜俟新餉部至日與保撫從長酌議歸還津道且屯且練無變舊制無廢

屯利而後紛紜之議可定參商之端可消也

一曰停關門事例案查本年六月內據山海管餉戶部山東司主事楊呈秀呈據浙江紹興府諸暨縣生員徐士瀛呈遵奉納監事例狀投通政司蒙會戶部山東新餉司准取保結給發號紙輸粟山海取糧廳實收報部士瀛自僱海船航載信地不意颶漂寧遠地方風逆洋阻船難復回糧料恐有悞失伏祈俯准就近寧遠糧廳收放以便出給實收繳部



等情據此卷查該前任白主事奉本部劄付因米豆多而草料少查照時估盡輸草束爲便遵行在卷隨閱徐士瀛號紙內開赴納山海止註草束字樣今審士瀛運到盡是糧米並無草束似與前例不符第糧米草束總是軍需今無就彼收納似亦兩便據此該臣看得生員徐士瀛若欲納監則亦赴京上銀已耳既非遼左土著又非沿海居民何肯載糧航海自試於不測之淵乎此不過見海運糧

料近日俱出寧前一帶軍糧價賤可售時估高擡可欺又有每十減二之便宜且與收糧委官或親或故影射可圖通關可得遂謂奇貨可居耳況部文止納草束而今欲納米豆尤與原行有悖夫以津門海運之勞費而為人梯功名之路以計部帑藏之匱乏而平空滋虛冒之端以銓曹選法之壅滯而旁實開倖進之門無一可者也至於上納草束年來折乾擡價虛出實收千態萬狀總亦不出前



弊似當從今一體停止誠有不便揚其波而助其焰者除移行該司將徐士瀛糧料不准收卸併咨內部知會外仍須著為定例以後凡有赴關援例上納本色糧料草束等項俱係虛名絕無實蓋槩行停止以杜奸宄而塞倖門斯亦飭邊之急務也一曰建關外倉廒案查本年六月內據錦右管糧通判金啓倧呈奴酋用兵有所因則來無所因則不來今欲求戰守之長策必先去賊之所因而後可

語萬全職蒙憲委派收筆架山覺華島河東堡糧料內覺華遠在海中無虜賊患可堪多貯但地濕易腐鼠羣多耗且取運必須舟楫遇風逆水冱時望其接濟實難但憑島積糧十萬石以為遠近各城堡之需必不可缺筆架山恃險無虞水陸俱通窖邇松山杏山錦州茨河等處緩急可濟停船交卸無石為礙此為貯糧善地惟右屯河東堡糧料似宜隨到隨運入城不可久貯於野況各管見有隨



管小車各城亦有可貯倉廒右屯有大倉二座再打囤一百個大凌河有大廒五間再打囤一百個小凌河打囤二百個松山有厫房二座錦州有厫倉二座再打囤一百五十個將見在收卸河東堡米豆限一月內運入城倉不惟奴來可以堅壁固守抑且無糧為因奴必不來矣第無恃其不來惟預備其必來之勢務令筆架山之貯者不置為空言而河東堡之卸者俱運入各城則無事囤坐守[illegible]

騰之慶有事亦不虞豺冦之憂矣據此該臣
看得師行糧從自古記之積貯當豫不待言
矣但遼西方在草創而海運幸多露積惟恐
為虜所因未免藉冦齎糧今據該廳所議多
建囤於無厰之處急收斂於有城之中俾賊
不得以垂涎而兵可藉以果腹允爲長計惟
是隨地建囤尚覺積貯無幾亦難久藏不壞
則倉厫不可不增建也海運鱗集惟恐兵將
偷安未免收斂不前則搬運不可不亟計也



然非獨右屯而已其寧前一帶俱當以此法
行之以為曲突徙薪之計而咸思患預防之
謀臣業移會關撫及寧前道加意料理取有
回文在卷仍須仰藉
天語叮嚀務令管糧府佐多建厫囤設法蓋蔽以
防浥爛之漸右屯等處米豆隨到隨收入城
不許堆積原野以啓窺伺之萌則綢繆既預
而蘖孽潛消矣以上四款非愚臣之言而各
道府之言也然見非但於倡捷而情實關乎

軍
國但使餉務有分理之人屯田有協贊之助海
運無借徑於他塗糧料無窺伺于夷虜則關
鮮餉運之事不無補益而愚臣一念芹曝之
私亦少慰矣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援遼軍餉
事務巡按監察御史王祚昌合辭具
聞以備
採擇伏祈
勅下該部議覆施行臣等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八月初三日具
題本月 日奉

奏繳撫津支放錢糧細數疏

奏為備陳撫津支放錢糧細數據實

奏繳以祈

聖鑒事臣自天啓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與前撫臣

李邦華交代以督餉兼撫津之事所有庫貯

兵工二部銀兩前撫臣曾經造冊

奏繳至於轉支雜項銀兩雖未入冊亦畧具大

數於疏內今臣經管料理業已二載則典守

之責實有不容他諉者茲量移得代謹將收



支銀數造冊、

奏繳并具青冊移送部科銷算而臣因具出入

梗槩以披瀝於

聖明之前查前撫臣原遺兵部銀二萬七千一百

五十八兩三錢二分九釐內有天啓元年餉

司施鵬借支兵餉銀一萬六千七百五十一

兩七錢一分八釐未經補還實在庫兵部銀

一萬四百六兩六錢一分一釐交代於臣臣

並未用分釐而又將前餉司那借銀兩具疏

請移咨催討戶部議令天津餉司陸續補還於是

天津餉司員外郎王若之三次補還銀一千

三百兩連前共實在銀一萬一千七百兩六

錢一分一釐此見存兵部銀兩之實數也前

撫臣原遺臣工部銀六千四百八十三兩六

分八釐八毫九絲交代於臣臣亦未用分釐

祇據管糧同知張懋德動支鞔料價銀三十

七兩二錢四分抵還前撫票取鞔價之數而



又新收天津三衛天啓三年打造盔甲并弓

箭絃條銀一千三百一十五兩五錢原經前

撫咨部留用今始解到連前共實在銀七千

七百六十一兩三錢二分八釐八毫九絲此

見存工部銀兩之實數也以上兵工二項通

共得銀一萬九千四百六十七兩九錢三分

九釐八毫九絲前撫所稱正支之存餘者尚

一萬六千八百兩零今猶過之無不及焉臣

庶幾可追於戾矣乃前撫疏中所稱轉給之

存餘者尚一萬五千五百九十兩查係福建
營原解安家銀一萬二千兩福建營支剩兵
餉銀三千五十兩九錢福建營原存鉛彈銀
四百七十八兩四錢四分六釐四毫六絲共
合此數其安家銀兩近於天啓四年四月內
准閣部咨差該營中軍守備李忠提取去矣
實存銀三千五百二十九兩有零又天津原
寄福建營西洋大銅銃四門亦於天啓五年
二月內准閣部咨差水營遊擊喬桓兵船帶



運關門去訖原咨在案又前撫所稱追回汰
兵安家餉馬肉臟扣存在鎮逃亡兵丁餘餉
共銀二千一百兩并軍市銀五百兩今俱宛
然在庫內也至臣任內先後撫津所晉除近
搜括二千兩濟助
大工外尚存逃兵追還衣裝之銀各兵朋合買馬
之銀昔年河南前後兩營朋扣器械之銀近
日河南解到逃兵安家之銀逃故兵丁扣還
事故月餉之銀銖積寸累前後兩次撫津撡

資支用之外所遺各不下二千餘兩槩貯餉
司及清軍廳庫內俱交代新餉臣以備軍興
不時之需蓋庫藏之積存巳盡於此矣若夫
兵馬器械亦在一體
奏繳之內查津門新兵比歲澄汰巳多臣近有
歸併營伍裁省將領一疏固巳熟數於前不
敢再贅惟馬匹倒斃固所時有憶昔天津初
立營伍曾議每馬於草料內每月朋銀五分
以備買補前撫憐而寬之止議於營兵內不



拘馬步每月朋銀三四分不等兼以馬匹倒
損查照年分追納肉臟以此市馬亦頗不窘
於價查臣任內曾召商人倪州等及差百戶
蔣邦憲等共買過戰馬二百一十餘匹皆是
物也頃因部文汰兵臣近覆議每兵止令每
月朋銀二分而馬遇夏秋放青時仍扣朋合
五分從此陸續收買亦可隨時補葺不用官
銀此津門買馬之大較也津門軍器遞雖稍
備足用然而行[illegible][illegible]練最易損傷鎗刀器械

亦有鈌壞火藥鉛子率出而不復入又盔甲
一項津門製造原不如數臣近委官選匠開
局打造發銀收買盔以一千七百餘頂計甲
以四百四十餘身計滅虜神威威遠等炮以
二百餘位計攢竹鈎鐮駱駝等鎗以千餘杆
計角弓并絃以八百五十餘張計木箭以一
萬五千枝計火藥以一萬六百斤計教場營
房除前撫營造外又新建一百間以上通共
用過工料價銀五十五百五十餘兩並未動



支兵工二部錢糧查得廠有料豆廠有草束
各州縣節年拖欠尚有草價豆價該臣俱經
搜括查催以爲各營冬春秣馬之需續將領
出逐月草料銀兩查照時價扣除在官但買
時乘秋成價或稍廉放時值空乏價亦稍增
坐是不無些須利息通充官用此皆臣昔撫
津與前撫臣陸續給發兵工銀兩收買所得
而臣加意搜剔儲積備用雖未嘗及正項然
實臣頁所遺此外仍有不敷則以事故還官

銀兩補湊而附益之此津門打造軍器修建
營房之大較也要以時值匱詘志存節省士
馬雖欲其整頓而帑藏不令其虛糜儻亦區
區急公憂
國之一念乎惟是津門咽喉重地水陸通衢兼
以拱護
神京策應關門兵馬雖汰安知其不復招復補軍
器雖具尚猶苦於未精未備則此庫藏累歲
之積儲粗備軍興異日之緩急固時勢之萬



不容已者也迺若各營兵馬餉銀月有成額
向係餉司爲政按月請討依期報部近日員
外郎王若之具呈節存薪餉銀一萬一千四
百六十餘兩可抵津兵七月分一月月餉此
又該司節省之數臣已咨部扣減免發無煩
再議伏祈
勅下兵工二部將臣任內經手在庫錢糧據冊磨
算存案聽令交代則軍與之錢糧既清而愚
臣之職掌亦明矣爲此除具

奏冊
進繳外理合具本謹具奏
聞
計繳
兵工二部錢糧文冊一本
天啓五年八月初三日具
奏本月初五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奏繳發運糧料支放銀兩數目疏
奏爲備陳歷年關鮮發運糧料支放銀兩數目
據實
奏繳以祈
聖鑒事臣自天啓二年三月内伏蒙
聖恩簡擢督餉五月二十一日交代抵任是年關
運糧料前餉臣李長庚已督發一半臣爲竣
事而鮮運肇興則臣實創始焉至三年四年
關鮮二運皆臣獨力經營以上三年海運糧



料該臣已經年終
奏繳在卷迄今天啓五年量移南京右都御史
以八月初旬交代扣至七月終止蓋鮮運久
經開洋而關運亦完十之七八矣節年所用
糧價脚價等項俱係贊司爲政毎遇贊司一
年差滿之日經自造冊
奏繳在卷其本年者贊司員外郎禹國孚見以
歸併造冊
奏繳然臣既經交代復

命則任内發運過糧料支放過銀兩仍不容不詳
覈數目以報成事而未敢默默已也隨行贊
司餉道備將四年任内經收經放錢糧細數
查明前來該臣覆覈造冊
奏繳并具青冊移送部科銷算而臣因摘其梗
槩以披瀝於
聖明之前以關運言之查得天啓二年自五月二
十一日起津淮各幇天地等號運官侯應科
等共運過糧料四十九萬五千五百七十石



五斗二升二合七勺六抄八撮三圭三年津
淮各幇天地慶熙等號運官鄭惠丁啓陽等
共運過糧料一百七萬二千二百二十九石
三斗四升四合四年津淮各幇天地慶熙等
號運官鄭惠丁啓陽等共運過糧料一百二
十八萬八千四百八十八石九斗一升一合
八勺四抄一撮五年津淮各幇頭運二運天
地慶熙等號運官鄭惠丁啓陽等共運過糧
料九十八萬七千七百四十四石八斗八升

六合五勺此外又有贊畫茅元儀水兵在津
守東兗支本折米七千石通判金啓倧寧遠
召買米豆八千三百七十三石餉道委官康
國泰韓王立等關門召買米豆四千三百八
十三石八斗四升又有屯撫自運高糧一萬
八千石以上通共運過米麥豆菉一百二萬
五千五百一石七斗二升六合五勺其餘見
在陸續發運此歷年發過關運之數也以鮮
運言之天啓二年明王等八號運官趙守祖



等共運過糧料一十一萬七百九十二石二
斗五升九合三年明王等八號運官王文憲
王成龍等共運過糧料一十二萬三千一十
七石六斗七升三合四年明王等八號運官
王文憲王成龍等共運過糧料二十萬石五
年明王等六號運官俞明高登等共運過糧
料十萬二千二百七十石此歷年發過鮮運
之數也以收支餉銀言之天啓二年貲理主
事王賔頒過部發銀一十七萬兩又香河等

縣解到搜括雜項及津運還官等銀三千六百七十二兩二錢四分七釐三絲除關鮮脚價并鮮運布價運官廩糧蓆葦支用外發過召商豆價二萬五千二百餘兩又東征發兵借過鮮運銀二萬兩三年賛理主事郭夢詹領過部發銀二十二萬兩輕賷銀一萬一千兩長蘆運司解到新餉銀三萬兩河間永清等處解到搜括雜項及津運還官等銀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七兩四錢一分三釐九絲七



忽六微除關鮮脚價併鮮運布價運官廩糧蓆葦支用外找發召買商價銀五萬三千九百七十餘兩又津淮船戶朋造銀一萬一千餘兩四年賛理主事何意領過部發銀二十五萬八千八百三十六兩一錢八釐輕賷銀一萬二千兩山東解到鮮運脚價銀三萬六千兩淮揚徐州解到關運脚價銀七萬六千六百四十二兩八錢三分四釐九毫一絲七忽八微九沙二塵六埃借用餉道糴本及新城等縣解到搜括雜項并津運還官等銀一萬二千一百六十八兩六錢七釐六毫三絲三忽除關鮮脚價鮮運布價運官廩糧蓆葦支用外津門召買料豆用銀四萬兩除完正額八萬石外節出餘銀多買豆七千石五年賛理員外郎萬國孚領到部發新餉輕賷及淮揚山東補解新餉并津運還官屯剩等銀三十九萬九千六百四十兩九錢七分八釐八毫四絲三忽八微二纖六塵九埃又收南



京戶部實解到銅錢二千四百六十三萬六千文照部發每兩六百文算作銀四萬一千六十兩除關鮮脚價鮮運布價運官廩糧蓆葦支用及補還餉道糴本并解關門米折銀七萬兩作米十萬石外天津原領豆價銀四萬兩又何主事并密鎮共節省銀二千二百二十兩共四萬二千二百二十兩每石五錢五分儘銀而止實該買豆七萬六千七百六十三石六斗三升零今買完豆八萬石除

前買外多買豆蒭三千二百三十六石三斗
六升零內透用銀二千四百三兩八錢九分
一釐原領米價銀五萬六千兩每石九錢儘
銀而止實該買米六萬二千二百二十二石
二斗二升零俱已買足於內節省銀九千八
十餘兩除抵還多用豆價外尚節省銀六千
六百八十餘兩此歷年贊司收支餉銀之數
也荅臣原奉
勅書有殫忠竭誠以副任使之語臣謹奉以周旋



無敢失隊故關鮮運務自春徂冬臣與司道
府廳日催日買旋收旋運未敢有刻晷之停
留內部新餉供億不贍臣與司道府廳量入
為出其艱其慎亦未敢有錙銖之妄費勞怨
不避心血為嘔而後僅完歲運僅足符支獨
是船隻一項止於二年之冬發銀開造一次
此外以腳價不敷雖有扣除朋造銀兩在庫
俱於腳價通融借用僅僅召募民船以完運
事餘俟腳價稍充仍當撥發原項儲積造船

期經久之計也其他餉運諸務臣俱不惜矢
竭心力圖之即如漕糧正額尖耗之外例有
免晒颺米近悉改充正項無論矣至於入時
未免稍昂出時未免稍平則一入一出間凡
經委官收貯者無不有斗頭之羨號為餘米
餘豆如天啓三年春月津淮漕糧共積出餘
米六千七百四十一石七斗八升淮楊召買
積出餘米二千二十八石三斗四升四年春
月淮津漕糧積出餘米六千八百九十四石



二斗四升召買料豆積出餘豆一千七十八
石五斗五年春月津淮漕糧積出餘米三千
三百二十四石四斗五升召買料豆積出餘
豆一千二百五石一斗以上三年共積出餘
米餘豆二萬一千二百七十二石有奇悉經
發運此餘米餘豆之數也遼糧原無倉厫率
露積於河干一遇淫潦經旬非化為泥沙即
蒸為紅腐天啓二年之事可鑒也臣於天啓
三四兩年督令委官中軍遊擊只啓元等在

津城內建立大廠八座每座五間可盛糧二萬餘石共四十間又念糧既進城不無出入推輓之勞又採餉道之議於河北稅監舊基督令同知張懋德王從諫共建中廠八十七間東西廠門六間每座五間可盛糧八千餘石臣又督令委官副旗鼓萬邦憲等在於河北各廠直北另建大中廠二座每座五間可盛糧一萬餘石滯糧大集則遞用城內之廠尋常召買則止用水次之廠所以節



國用而惜民力也計臣標下委官營建共用工料銀三千餘兩兩廳營建共用工料銀五千餘兩半取給於輕賫半取給於蓆簽非關新餉正項然自廠工既完而所省輕賫蓆簽亦無算矣又山海關南海口臣督令關內道僉事劉詔造完廠房八十九間每座五間約盛糧八千餘石官廳一十六間工役用班軍物料用帑金自關津各設倉廠而暴露浥爛之虞永永可免此關津造廠之數也乃統中所

宜結而久不結者無如天啓二年商豆一節先是津門糧料召商投報自收待運中間多有預支價值者二年夏秋之間陡遭異常霖雨各商狡獪百出其已領官銀者借口漂沒欲白手以銷已得之價其未領官銀者駕言浥爛欲照數而領在官之銀臣時力執以爲不可曾有津門召買數多積商因災梗令一疏乃議建造泥囤悉收在官方准銷算舊銀找補新價於是原未領銀而虛報在官者皆



捫心退步惟前領官銀者多以浥豆搪塞既不能[illegible]且空無所有盡欲開之大濱除臣節年行督餉道追比完報外尚有商[illegible]皆行驚赴部求宥[illegible]等四十六人[illegible]計豆萬六千九百二十七石零[illegible]無可措而積商[illegible]終以天災爲詞[illegible]抵追比[illegible]數載竟未結局是在前[illegible]臣至日[illegible]舊案追比再爲酌議定奪[illegible]乃將來之運事則猶有可商者今[illegible]運[illegible]

於十萬斛永買豆十萬外應以一百二十七
萬四千五百餘石爲額今歲三月起至七月
止共發過一百二萬五千五百餘石所餘糧
料若與各島轉解如期不誤發運計不過匝
月之事耳是今歲之運似無可慮矣惟是明
年之運事實難於今秋蓋登津之所賴多資
於
截漕今歲河間州縣[illegible]大有年也
已而飛蝗蔽天步蝻匝地所在見告曾遺秉

滯穗之不留而民困極矣臣近還
請按地起科一疏至今未覆内擬借用京邊舊餉
誠恐職掌各別意見相左或亦不可必得之
數若欲仍舊召買則預之一字不可不亟講
也當此秋成之時雖有饑饉之處亦有豐登
之區若果預籌關鮮額餉除截漕外尚該召
買若干定以確數參以時估預發官銀蚤爲
料理務於五年秋冬收買在官新春運津以
濟海運則

公帑固不厚費而民力亦覺稍蘇若必延至明
年夏秋之間方始論定方始給價則災祲頻
仍之餘價必愈騰收買濡滯之極運必大誤
而關鮮之呼庚呼癸所不免矣氧氧小民剝
肌椎髓以供
公家之役又豈仁人君子之所忍哉敢因
奏繳而併及之伏祈
皇上勅下該部將臣任内運過糧料領過銀兩査
照冊内數目逐一覈實開銷庶錢糧有歸宿

而餉運益肅清矣臣無任惶悚隕越之至爲
此除具
奏冊
進繳外理合具本謹具奏
聞
計繳
戸部錢糧文冊一本
天啓五年八月初三日具
奏本月初九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附戶科抄參

參看得關餉二運除截漕外尚該召買若干按數歲支餉并令關上清汰過實數自可確議一定額矣邇召買一也發之臨時則物貴而價踊預之先時則物賤而價平近督餉部院疏借京邊舊餉當秋措辦貴部似以職掌各別置之不問矣然而預之一字斷不可易如六年海運在夏津運在春



則五年秋冬萬室告成定當乘時發價收買庶價輕而備預運時不至捉襟露肘而需者亦不至庚癸頻呼也抑有說焉方今官無久任人多馳擔儻價發矣或以時非急需而未必買買矣未必運運矣又以倉厫未備委之荒野任其浥爛是舉當事者一片苦心付之一擲而不可問也從來法立弊生起於任事無人大率類此此則督餉新部院不得不任其責也抄出酌之

原缺第八五葉

繳　勅疏

奏為欽奉

勅諭事案照天啓三年閏十月內臣蒙皇恩陞授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等處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至天啓四年三月內欽奉

皇帝勅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近因奴酋跳梁封疆不靖法當勦滅以振國威所有新舊兵馬需餉甚急今特命爾前去督



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於水陸適中處所往來督運諸凡體統與總督經略同凡遇糴買兵糧料草查照兵將數目督令守巡兵備官估計召商比較上納以時支放其應海運者行總漕河道山東各督撫并天津臨德管倉及登萊道府衙門應撥淮沙等船速為撥給遼東寧前等道應撥遼船預為接應其應陸運者行順天保定遼東各巡撫并薊永密遼督餉管糧兵備衙門應用騾

馭車輛責令多備兇官商埋没將領兌創一切
胥費等弊及兵餉管糧等官違悞軍興的應拏
解者就便拏問應參奏者指實參奏軍衛有司
官員有犯二體提問糾參每年終將所屬文武
等官分別舉劾并勑內該載未盡者悉聽爾便
宜區處爾仍照新議兼巡撫天津等處管理防
海事務統轄天津道府所屬州縣管衛并沿海
武清寶坻灤州樂亭及附隸衛所兇一切海防
軍務並地方管許兵馬盜賊保甲城守事宜與



聽便宜行事順保巡撫一體預聞至于錢糧詞
訟額例事規或拖欠未完或卷案未結仍聽順
保巡撫管理以免掣肘舊設烽墩責成道將刻
期修葺戰艦運艘火藥器械俱聽從便製造仍
躬親踏勘海道要害列營屯兵着實教練遠行
哨探調道各處兵馬分布發遣一應水陸戰守
事宜與副總兵計議酌行官兵不用命者以軍
法從事爾仍聽督師輔臣總督節制爾受茲重
任當持廉秉公正己率下慎重機宜振揚威武

如或怠玩僨事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故諭
此欽遵今臣蒙
恩量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茲已得代離任所
有原奉
勑書理合
進繳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計繳
勑書一道



天啓五年八月初三日具
奏

# 經世挈要二十二卷（存卷一至卷二十）

（明）張燧撰

明崇禎六年傅昌辰刻本

經世挈要紀事

不俟中湘豎儒也明夕一
編臆萋自慰丹鉛之暇輒
有纂著大都如敗橐囊雲
霧隙中數鴻乙而已總不



堪
識者一噱也茲編先承師
以及九邊次金陵以及東
南江防海防海賊流寇諸
逐俱揀時局之最須略論
之恰當者隊錄於左如九
邊圖廣輿記等未敢泛收
以淵目涉十卷以後錄選
將錄練兵鄉兵以及軍中
器具則為近來　交訌



備禦宜先倘議不足以供
借箸則選寧嚴於濫芋以
故陣法惟錄更休節制之
方車戰止取輕車蓋用之
法總期實用毋庸襲故也

他如屯田鹽法馬政則酌
今昔利病而訂以實錄諸
書漕海水利河工則衡之
疇曩廢興而參以鉅工碩
畫
大方可一目而辨也于兩
奴揷以暨倭夷諸事求近
案卽輶軒之論牘册籍藏
牒邈遠猷則嘉隆之籌記
具在書甫脫稿而金閶葉

茂之至茂之爲余友葉素
元年侄介元兄來晤力索
是編授之梨棗念惟枝僅
止於覆瓿賞敢希於痂耆
乃元兄從臾未已也義不
得以謝陋辭敬錄其崖畧
以求政於
有道云
崇禎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湘潭張燧頓首識於

香海之稽古堂中

經世挈要再疏

各篇卷頭彙錄小評非敢以歷覽之贅及丹鉛之剩語上溷

法目濫厕行間也或偶標大義以便疏觀或間効管窺以資印證旨惟觸於瞥見詞不嫌於近俚節取者幸勿哂其妄寛收者望弁恕其狂則不肖燧實藉甚

六

湘潭張燧敬識
張燧
山亭
稽古
堂

# 經世挈要標目

以上原缺

倭奴形勢
倭入寇之路
倭入犯之時
禦倭水陸二策
防倭在占風遠哨
殲倭全憑船力
靖倭須嚴禁通販
備倭方略
制倭奴事宜

倭奴狡計

經世挈要標目 缺

經世挈要圖 標目

經世挈要卷之二

湘潭　張　燧　和仲父　纂輯

金谿　傅昌辰　少山父　較梓

## 京師

### 京師防禦

今之畿輔即燕之故地也當時之君北防胡西敵秦東南備齊與趙無日不奔走盟會於[illegible]又捐千金以養死士其民飲酒擊筑[illegible]金臺碣石之間利饒棗栗栗支數年[illegible]匱乏也今地利如故生齒日繁而蕭條之景實倍於他郡邑焉縣官二月不敢庚或折色焉而穀價湧貴矣貧瘠若此其弊皆起於本土賦役不均防害無策興利不實也何謂賦役不均輦轂之下土著有商役之累焉凡　宮中府中之用一以需之貂璫又逞其血名焉吏胥又苛其科掊焉故中富之家不歲而蕩男析產者累相若也近郛之縣公侯戚畹之莊田在焉或豪民投獻或憑恃豕漁地歸大族賦則民償故窮簷有無地一隴而賠納及累世者民何繇聊生也何謂防害無策郊邑之害有三曰渾河曰响馬曰馬政渾河古所謂桑乾其改徙固無定矣然因其勢導其流須為堤堰以防之爾猶不烈當事者漠然視之及秋濤一作邑井為波而修築之費又豈不敢問也响馬成群公行城市與其虛言捕緝何如平居而嚴行保甲之法至於馬政固有定制矣然馬一落貧民之手倒死日聞而追賠之令無日不下內郡有司莫若約與丁稅所出而歸之於官官為之擇地立郡長以牧之法關陝監苑之制民困不少蘇乎何謂興利不實今畿輔之縣無處不有拋荒之田東南一帶諸淀鈎連會於直沽如武清有三角淀寶坻有七里海足以浸灌數千頃今皆棄為汙池誠師虞集海田之議用脫脫營田之規處處核實處處開墾歲可得粟百萬斛一以省京儲一以歸遊惰賦不必加派而自足矣今者日講興屯足不履其地手不畫一規千言[illegible]何裨實

用耶。所謂弊不去利不興利不興國用蹙無藉之民饑寒日迫必轉而爲盜漢唐之盜皆起於關下往者流賊之變亦起於文霸之間若永平保定河間即漢之扶風馮翊也今皆不宿重兵於此故寇賊縱橫蹂躪毫無顧忌耳誠倣三輔之制置各將練士著耕屯孳牧於其間東西有事借以爲犄角之勢無事則分邏遠哨警捕而捕歲計所獲多寡一如邊功叙之則聲靈赫然精神振而氣勢張根本固而肢體健矣



祖制京師大約宿軍三十餘萬畿內約二十餘萬盡諸邊之兵不能過此而括諸省之兵不能當此也故宜守則國固戰則國威乃馭之無制稽之無法訓之無方或占役於私家或借工於公府或買閑而輸月錢或隨役而備役使其聽操練者大率老弱不勝甲冑者也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若得其人整飭訓練教然改軍制一切以軍法從事萬一有警又安所事四方九邊之士乎哉且　國家之有真保河間薊永此即

謂會練於千里之內此遠飛之芳也

古者三輔之制所稱漁陽燕趙則又古之強兵勁卒在焉今宜於其原衛原營或清補原額或召募新添每二三百里設一遊兵營或一千二千或三千營設一遊擊中軍千把備禦各爲操練彼此擊應一遇烽警隨即赴援內外固守遠近合攻羽檄不煩而風馳雷驟飛輓不費而士飽馬騰千里之內有百勝之功矣至艮琢保定之間爲京城扼塞若不備守使狡虜一旦得以萬人奪居於此是斷吾南北東西道也即使徵

其偶利害

經世挈要 卷之十 京輔

天下兵使盡赴謁亦安能從天而下哉今有新營重兵屯駐則近戰遠援惟吾所縱橫耳

京輔形勢

自秦漢備邊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爲緩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潦東北也　神京以遼東爲左臂宣大爲右臂古北口永寧居肩脇後遼東限以山海宣大隔之居庸惟大寧淪失而天壽與興城爲隣宜府以遼東隔絕脇後

之防禁甚疎矣。其他如涿城西北之爭山、保州西之栢山、保安之八角口、定州之北岩，與夫石男、銀坊、㕣山等處，皆臨制中原之道。此外自安順東至任丘二十里，川塹溝瀆，常泉縱横，地類天牢。又東北至雄州三十里，又東至霸州七十里，又東抵海口，管田圩岸，集水淤灣，地類天陷。又自順安至覇約五十里，葦草叢茂，地類天羅。凡此皆兵家所忌，遇澇更盛。建康、徐淮、臨德之間，似當練兵儲將，可備緩急遣發，無徒藉手於北可也。

京輔扼要備禦

薊、遼、宣、大自嘉靖廿九年潰關之後，虜無日不番犯薊鎮。觀其收把總伯言帖忽思諸部，則撤我古北之藩籬；收流河諸部，則撤我馬蘭之藩籬；收影克脫力諸部，則撤我冷口、喜峰之藩籬。千里邊關與虜爲鄰，今先以尊京師爲主。尊京師必古北、石塘爲急，當議守；其次守馬蘭，其次守黄花、居庸、横嶺、鎮邊，其次守喜峰、冷口，其次守金水、馬水、紫荆、倒馬。古北之路烽火直遏都城，而潮河川之淤水不能作橋。今日備禦，惟嚴喜峰入貢之路，加謹黄花擁護之衝，增兵補其實數，飭汰其虚麽，薊鎮可安乎。

京甽應援

昌平陵寢、通灣餉道兩鎮，宜屯大將重兵以備非常。而西北之鞏華城及京城東二十里曰大壩，乃御廐處，有城甚寬，當葺其城，各以精兵五千一營，將居守，爲京師于甽應援。昔年趙文肅公及張新建公皆有欵四輔城之說，而不知因此可以爲利也。至於重城、都城外敵臺八座，極宜添築，以固城池，以防衝突。如徐官贇所議設處經費亦不甚多，而版築勸助儘可有濟。又曰兵不可處州邑，宜移昌平兵於鞏華城，移通州兵於壩上，各爲營房以居之，其數精兵三千足矣。

神京四輔三營

孝宗皇帝謂劉大夏京輔左右肘欲各宿兵其地大夏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鎮爲西衛東兵納之密雲薊鎮爲東衛黄諳揭騰不爲動丘濬議以宣府爲北府俾守北門東以永平爲輔守松亭避左關臨西以易州爲輔守紫荊南以臨清爲輔坐鎮縣河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南屯兵於徐州通兩京咽喉噴燕趙流驚復產徤馬以漸行之八府子弟有司以意訓練如弓箭社自成一軍乎

隆慶六年譚綸條上分立三營事宜請於薊昌十路練兵三萬人列爲三大營以遵化永平遊兵二枝合巡撫標兵一枝爲遵化一營巡撫劉應節提督之以建昌遊兵一枝合鎮守標兵二枝爲三屯一營鎮守總兵郭琥提督之以振武石匣二營合總督標兵二枝爲密雲一營練兵總兵戚繼光提督之各以兵備監督其薊昌三屯二營仍聽繼光往來總理而悉受制於總督不得矛盾同異當春秋兩防之時合屯要地如永平一區有警則遵化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薊州一區有警則三屯一營禦之遵化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密雲一區有警則密雲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遵化出一哨應之兵皆據墻爲戰以拒虜不入爲上功其或一面失守致虜潰入則合三營之兵併力奮擊務收全捷又言薊鎮專用主兵將以罷調客兵今行之而未效者任未專也宜責臣綸與戚繼光使專董其事勿使經略關撓與其間俟三年練有成然後道官閱視補得主兵幾何即罷調客兵幾何報可

畿輔因水設險

禹貢敘冀州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故涞易恒衛燕之寶也昔召公始封於此迨其衰也秦欲併之猶恐督亢之地水網繆而難入及荆卿獻圖而大喜曹氏儒云燕南之地以水爲固葛莫鄚諸淀鈎連埂道如綫縣原貫所謂天造地設者也今畿內千里之水皆會於直沽不可以因境

內諸川滙成地險藏且武清之三角淀即古之雍奴長溯百餘里實抵之七里海亦渺然巨浸也皆在直沽之內今不引之相通（可笑）而更障之置巨壑於無用之地不惟河流不安亦且失險弗設良可惜已豈惟諸河即運河常患水淺及山水一發奔衝特甚常損漕船倘使諸淀相通水少則開淀以濟運水溢則歸淀以分其怒策之至便者也

## 京營



### 營軍宿弊（仁）

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其始止合大小教場以訓練五軍將士永樂初立五軍營操練官軍專備征伐戍守之用三千營司寶纛令旗神機營司神槍火器謂之三大營五軍神機二營俱有中軍左右掖哨五軍營三千營俱有五司至於千二圍子手幼官殫忠等文俱有營附於五軍營中而各有司焉特營無不知兵之將將無不練之卒然且有御前試驗及按月閱操之

當時營制嚴整如此

條以為賞罰懲勸所以兵休而不驕兵用而不困正統末尚書于謙見五軍營軍士精壯老弱參處始刱議於三大營中簡厥驍銳分為十營選其老弱謂之老家營即於故三營提督大人中推舉其二為總兵而以本兵董之營各行以都督一人有如選營撥其營則都督以所部出各為頭撥承平以至今日營制屢更兵日分而愈弱軍日選而愈弊官多則占役者衆而軍士疲於奔走營分則稽查為難而軍士易於隱蔽

將出[illegible]斯士伍何怪其然



殷實者出錢包班而其名徒籍貧難者饑寒困苦而其形徒在簿遇警變欲撥一二萬之兵未免各營通行挑選再欲選撥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為慮是團營與老家無異矣夫軍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六萬一千五百有餘石以一歲計之該食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及至選用戰兵求一二萬而不足當事者豈不為之寒心哉至於統兵將軍亦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遲緩日月旋置旋裁將官已

至關戶士卒尚在京城都人傳爲笑語正德年間山東北直隷群盜縱橫乃調宣大陜西遼東邊軍征之踰年始得平定是豈强幹弱枝之意耶

三大營軍選懸無靮之刀補無羽之矢寅集辰散以爲故事猶曰以一人食二人之糧也至若各之四衞營勇士營籍同餼羊人類軒鶴即有人長皆受累公家買僩私室莫若以四衞營勇士營軍丁皆分布於三大營核實操習使有[illegible]兵得一兵之用而衞易省乎[illegible]而兵益精

萬曆間巡視御史上疏云臣巡視四衞勇士營但見茂艸彌望平時人跡已稀營官跟踏本隊行伍不整臣點閲各隊伍僅得十之七而此十之七者皆係臨時雇覓唐突手不執器械腰不懸靮面東西奔覷彼此很疾問其年貌疤痣則與原冊不對偶提三五人扯入營中代替不相識認不記姓名者至於滿營馬匹則並無一二騎應臣查點訪諸大半私賣其有存者私相騎坐至年終印烙亦又雇覓毛色相同民馬印烙完事又可見支科糧矣

五代時宿衞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閲恐傷人情繇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周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乃命大簡諸軍精鋭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藩鎭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命趙匡胤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繇是士卒精强近代無比征代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京營出戍

嘉靖四十年兵部尚書楊博以京營之兵類年坐食漸成驕惰乃議摘選番戍條上四說一曰使京軍習見烽燧涉歷勞苦可以轉弱爲强二言居庸鎭邊警報絶少即使有警去京甚近朝發夕至視調宣大保定之兵勞費頓殊三言春防之日本鎭止留邊兵二枝一遇虜警顧此失

彼誠得京兵守戍使邊臣專守古北口在此爲虛聲在彼爲實用四言部署已定可視春來緩急爲進止不至虛發以耗芻糧　上是其議

大都成弘以前營兵爲戰陣之兵正嘉以來營兵爲守衛之兵故無論什團營即東西廳兵猶可赴敵弘治中五軍營撥一千五百名代河南班軍戍黃花鎮神機營撥守紫荊關等處蓋其時營兵皆以出戰爲常事

京營練兵

近日視營政之糜弛士伍之冒濫則急議汰夫汰兵在汰冗食之兵故餉足練兵在汰老弱之兵故兵精此其故人人能言之而未得其肯綮京營請以四季汰老弱則不褻皇因舊例許更替則不紛更今衛所補軍即有精壯當隸籍者而官旗多方需索非費數金歷數月不得走體了諸衙門事未浩升斗已不勝借貸之苦故營伍久虛壯勇難得莫若預檄諸衛所定期告示某衛汰去老弱缺伍若干某日[illegible]軍聽總協大

靡於五年九教兵須得一練有之法

營將以練軍操精此數耕[illegible]

臣會巡視科院兵部驗軍主事戶部餉糧主事率諸衛官旗赴諸演象所內公同選補立石輕重三等以試其力弓弩兵器以驗其技各記其年貌立册隨即取其收管驗軍廳即日照册驗收驗糧廳即日照册起糧巡視科道即日照册上號總協軍門即日照册收管不終日而六衙門之事畢矣如此一日便得壯丁若干行之數月則三營皆壯勇之士矣汰兵而營伍不虛更替而新舊不擾

京營改用戰將

祖制京營自不可易而有事改用戰將六員嘉靖行之矣文官內重外輕臺省出爲郡守固也兵制無不重總兵輕營將倘能使京營中謀三年練成戰軍戰必勝攻必取大將擢總兵副將擢副總兵天下總兵擢副總兵不係京營出者皆不得與斯選則猛將勁兵皆萃於京師矣此萬世之計也營卒素恇怯敵至奔入城城外無禦敵之人誠能使戰將將一萬於德勝門京營

天武衙門太僕移駐馬健馬五千就水草而牧其東則張義門盧溝橋皆可軍可牧也亦以戰將將兵萬人騎五千兩軍遥相聲援寇至何患乎

營將宜參省直

王副將有言計今營中副參遊佐號頭共三十有六而合巡捕營總參近四十人曷不收羅海內豪傑之士倣吏兵二曹補缺例十三省各選知兵良將二人共三十六員兩直隸合用十人衛邊大省量增一二人俾四方聞見湊集一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一遇邊警或盜賊竊發俾各陳其地之險夷敵之情形即自營中授以閫外兵機不難坐籌倉卒亦無煩徵調主議將將知兵樞機之地得算常多



京營標下官舍冒濫

京營標下官員以五百計世胄百人耳武舉二十餘人耳會舉三科合四十五人耳其納級指揮加級中軍征東西千總選授推標名色把總冠帶舍人持馬牌差票聽用者納級鎮撫尤冒濫多以豪奴稅棍亡命無賴充之京營科道爲額不過八十人而納級居半惟明詔止之無逐革之名收簡練之實庶不至藉媒薦媒部推而舊例年冬寄耳目於將領將領寄耳目於中軍行賄營求惟選鋒把總爲最各營千總次之把總又次之生辰彌月佳節皆有餽冬季扣糧春秋扣錢何憚而不革也選鋒以備非常設在二三百里之外將安用之人畀一馬祇誨盜耳推選土著一急着也其僑寓在京亦許補缺而建造營房以居跳蕩之輩雖遠在郊圻聚之輦下矣



查核京營損失

京營損失器物有宜併舊者如被爛之盔甲損壞之腰刀滾刀鐵鈀鎗等應另爲改造者是有宜安置者如甲以地上堆浆而爛以溼雨浥漏而爛爲造木架以堆積之各火藥以乾燥而虞其觸發爲埋藏地下以鎮靜之以空地另造火

上下相蒙此行枝節月習弊

築寨排地埋藏則兩者應另建本架窨屋者是
夫營軍十萬餘計營馬二萬餘計官俸軍糧馬
料百餘萬計何等重大而抵托之數武臣即職
方司有驗軍而軍不可問也即車駕司有馬政
而馬不可問也即戶部有糧餉而牧放祇受其
成即起視有科院而錢糧強半不掛號賢否總
聽彼愛憎止是戎政協理一人虛寄其尊於諸
武臣上無一二可與商榷者承上落下曰六副將
而六副將者非其倦飛而還則與養拙而[illegible]



總而下之把總書識俱惟總督椽房爲主如營
各冊會查冊六副將自造而自矛盾之按此爲
查餉鐵鋼失二萬四百餘兩申請釐飭也
唐王忠嗣爲河度節度訓練士馬隨闕繕補
每繼說闕伺虜隙時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
不克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一
弓一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
名第罪以是部下人人自勸器甲充牣自朔
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

一土補神所至

遠應將如忠嗣何至見破目而始議矜惜哉

京操侵月之弊 揚州衛

文皇帝北遷京軍單弱而移中都山東河南等
處共二十七衛所軍定作春秋二班都司統領
扎付指揮千百戶等官各率本衛所隊軍赴京
防守聽調邇來班軍到京惟在內做工奸人乘
機侵盜即以揚屬三衛四所言之京操軍一名
則個領屯田一分自行耕種甫起身先領安家
糧銀一兩二錢到京又解給大糧銀二兩四錢

侵盜聽做工班軍實所挾而然



每月給米四斗又領鹽糧賞賜一軍記算京操
半年共領糧銀六兩詎遭各衛所奸軍巧立衛
總名色掌握各項錢糧貪縱領班領付串同隊
長坐衛賣軍科斂私貼正身赴京工操者十無
一二抵京則闒冗京棍名曰債主將衆軍行月
糧銀先入債主之家零星借出銀水八折月利
加三領班官意在侵漁乘黔遼之亂倡言操軍
到京不援遼則調用愚軍信以爲眞願貼者不
啻八九錢糧盡爲債主奸人之魚肉及過堂交

軍備寬四外流移權宜應點如適王操事亦如之約計高郵衛春班八百一十三名揚州衛秋班六百零三名自泰昌天啟崇禎元年三蒙皇賞每名共銀八兩總算賞銀一萬一千三百二十兩而此項恩賞各軍俱無正身歸於何所揚屬如此他省衛所可知請兵部咨行撫按將各軍清查覈革老弱即以屯田挑選精銳選委廉能官員操練如遇退班回衛照常操演防護緣處地方此係士著精兵有家有產決無逃

## 山海諸關

### 山海諸關形勢

山海關天險哉但建逆多智善算必不直攻此處薊關北則有陸路隘口關南則有水路海口試先言北而及於南自山海關以北隘口無慮百外西至宣府邊墻共八百餘里墻外即朶顏三衛之地爲長昂董狐狸猹兎兀魯思罕男撒計阿只卜顏曾百戶夷婦爾只克豬毛兎哈亥男濟都卜頓等百餘枝部落住牧雖未必背叛

道於奴酋然此輩皆陽順陰逆撫之以要求於我即如正統已巳之變亦三衛陰爲嚮道然猶曰自大同入與三衛分地無與也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大酋吉囊俺荅入犯京師乃自古北口入夫古北口正三衛分地豈非即其引縱哉故自山海關而北而西極衛去處如一片石石門路大毛山城子谷平頂谷義院口關臺頭營中桑堡羅漢洞東勝寨徐流口喜峰口河流口關冷口關石門子關古北口潮河川等處皆當

元人貿 米戰以 敎案爲 化性事 之參

嚴備然計其要害之處大略有四以冷水口爲一路自山海關抵太平寨而以建昌營爲適中之地以古北口爲一路自馬蘭谷抵石嶺塘而以密雲爲適中之地以昌平爲一路自渤海頭抵鎭邊城卽以昌平爲適中之地以紫荊倒馬二關爲一路自沿河口抵故關而以易州爲適中之地顧此關隘均爲要害而古北口尤爲要緊蓋冷水馬蘭有重崗疊嶂以爲天險紫荊倒馬有雲中上谷以爲外藩惟古北口一帶及勝



國時元主幸上都避暑之道沙漠水漫平夷曠邈萬馬馳驟甚難防禦然虜騎自黃榆川而來則必繇潮河川自磚朶子而來則必繇黃家寨自黑谷關而來則必繇三個嶺此兩處皆兩山夾峙易於固守過此便入平原則欲戰不能欲守不固矣元人進金史表文云勁卒擣居庸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荊南扼其吭此兩言也豈非都燕而有狄患者之明鑑哉惟山海關南數里卽爲汪洋大海我所欲用之以攻其畏者今欲

戰反在我而奴盛用之以攻我耳何也關之西瀕海者約五百餘里設奴以舟而來則如秦王島牛頭崖金山嘴洋河口瀠河口清河口蠶沙口等極衝去虜皆可登岸經臣邢玠於此數處建議欲築城開河增軍添馬旋以錢糧無處而止

榆關東北之一片石僅移駐黃土嶺數十之兵而喜峰口乃諸夷窺伺之處貢夷出入之路其守兵僅僅六百餘人故有東協之大毛山義院



界嶺桃林冷口中協之擦崖潘關寬首谷西協之牆子潮河川黑水谷白馬關其衝約有十一二處俱當處處添兵層層設險至如中協青山龍井東西兩遊兵三屯駐防兵遵化威虜宣武兩營兵薊州南兵西協之密雲車中營兵通州舊營兵俱係內邊緩處而合二萬餘兵逍遥河上者何也

一片石形勢委蛇外寬內窄外寬則我兵可也內窄則寇無可掠必不敢入入則黃土嶺之兵

拒其衝石門新練兵邀其前面關東鐵場堡等兵截其後立殲之盡耳

關外布局分防

關門分防當以兵二萬馬一萬夾關內外而守之一鎮一道一廳儘足矣南北二部若可廢也似宜改北部為北協轄沿山一帶以至關外一片石止又改南部為南協轄沿河一帶至關外中前所止守之必夾關內外者緣關城東邊一面延袤二十五里城分四段住城與南北邊城斷而不通羅城又與住城斷而不通議添木墻通之可乎今以萬餘兵羅城垜猶難遍況欲滿邊城而北不能接攻住城而兩邊城不能接攻羅城而住城又不能接故須夾關內外以守之關外自北沿山三十里至一片石稍北而鐵場堡自南沿海而芝蔴灣及中前所亦三十里實相峙為關城外藩屏若遇賊不能堵截則放之來關以一片石中前所互犄其後為肯擊再以路兵忽從關內放出芝蔴灣與八里鋪合為腰擊如此此賊潰而過西則關矣潰北則山矣潰南則海矣不為三絕地此此時攢打則砲砲舉賊能久耶顧尤恐二十五里之關城地曠而兜難則再於八里鋪設為腰掖益八里鋪稍東自北山三道關起至南海芝蔴灣止比建關地面轉狹僅二十里耳當時有欲於此添一帶土城者是又一城矣安得多兵守之現有建五臺者然臺稀砲不及放止須以一營兵駐八里鋪添臺計五座而為二十臺品字布之可令臺上打砲臺下即掘週廻三四丈深曠之窖亦品字布之去一營三千人每二百人涵窖兼築一臺就此窖土而砌之不過月餘可辦自臺窖以外止剩路二條通行走每臺五十人守之空心四面高低打砲止用千人不已愈於關之萬人乎且三千人以一千人守臺五百守八里鋪皆為練兵矣不可以一千五百為屯乎一兵歲食糧六石人止收十二石而三千兵之本色不可量省乎且於路之南北每五十丈品字植棗柳二行如此

以達片石中前三十里隔絕[illegible]足使必繇此路關守不益嚴耶衛恐奸細內伏平日可設舖總清之猶恐潰民之忽混則臨時開一片石以放之

前屯之中前既轄於關則從而前之叠前鎮原轄中後今可轄及中右而止焉兵一萬此兼馬八千儘足矣本鎮兼馬步五千船兵一千浦衙兼馬步兵各三千所隸邊堡廿餘約四千驛站及衛所守餘然以經分隸於營營則直隸於鎮斷不必再設於協也道即關道可兼之加一廳可也寧遠之中右既轄於前屯亦從而前之叠鎮原轄中左今可轄杏山松山而止焉兵二萬馬一萬儘足矣本鎮馬步五千覺華島船兵二千中左杏松兼馬步各三千所隸邊堡十餘約六千以有撫夷口應多設防也驛站及衛所守餘亦以堡隸於營營統於鎮更不必再設協也一道一廳可也至松山而為內地一大門牆矣自此正東而住小大凌河者則為中衛防焉賊

就地制用之妙如此

渡三岔河從高平沙嶺至廣寧而壯鎮堡閭陽驛十三站雖尙二百里遥固受敵之正衝也自此稍北而住錦州者則為北衝防焉若較中衝少迂然從瀋陽出黃泥窪渡西孫廣寧邊徑從義州達錦亦最捷也自此稍南而住右屯者則為南衝防焉其縣杜家屯東至三岔河亦百七八十里路比凌河不甚懸但出海口止二三十里其從二夾溝渡娘娘宮徑襲蓋耀而固守之是為扼吭而守金復在其後矣然冰泮而渡則為絕地胡以濟應冰堅而渡則為其地我憂奔突前經略閣部皆營積於此非無意也

議有移撫於義州之太康堡者不為無見其防凌河也此為正衝與右屯錦州各止隔三十里犄角互用其妙無窮即是十三站閭陽以及壯鎮就地制用其防右屯也我渡之於冰泮實不易彼渡之於冰堅實甚易但就菁莽而設伏就坑塹而設險就曠漫而設疑就冰凌而設陷故於此三處決須設三副總為三協焉然要防賊

三鎮之下以凌河協隸於寧鎮以右屯協隸於前鎮以錦州協隸於關鎮或提衡不便徑於此另設一鎮加一道一廳分則各守合則互用嚴之功令使信地不能疎尺寸策應不能遲晷刻而戰守之機在我矣其凌河協則與馬步兵一萬孫十三站閭陽驛壯鎮堡以至廣寧處處布設且練且屯且防焉右屯協則與船兵三千又馬步兵七千東自杜家屯至西寧南沿海處處布設且防焉錦州協亦與馬步兵一萬孫義達



寧各邊堡處處布設且練且屯且防焉凌錦前與馬步六千以為中權出奇之用統計三冲防止用兵三萬六千合之寧鎮之二萬前鎮之一萬七千關鎮之二萬止用兵九萬三千於十萬之數尚有餘也如此畫地而分布之郎如此畫地而責成之以此為守是有重重藩籬之守在為實守以此圖進是有節節後勁之進方可實進

關門外鑄錢屯田

取諸於山川與加派於賦役利害相去遠甚

濠所以限戎馬此古法也今日城槍在兵食齊舉

關門月餉閭歲以數百萬計盡若移餉鑄錢而即以錢給餉度鑄錢之息每一百萬可溢二十萬遂可減司農之額或以供軍前別需總之利在上也至於月餉散錢又無砍鑿折耗之患則下之利更普矣他如硝礦銅鉛關門內外各有出產之處誠取之有道可用而不竭所省帑金又不貲是不加餉而餉有餘之議也關外斥莽開墾莫非膏腴今非不言屯也但無溝塗封植之界隱匿自潤既無可稽查胡馬長驅又無可



攔擋盡若申著為令每地五千畝畫為一坵四面掘濠深濶各二三丈一則計坵可以科地其利小一則地網如鱗虜騎驍騰無所逞其利大自關門至寧遠止留一大路自寧遠而東經右屯至三岔河留一大路自寧遠而東北經廣寧至黃泥窪對過留一路路傍亦俱深濠濠外每十里設一土寨每寨伏大將軍幾位藏虜郎機鳥銃幾百門撥兵士幾百名守之暗傳號令凡過虜至並不許放砲洩漏軍情寨守已定然後

從大路揚兵直趨河上佯作[illegible]勢誘奴西追[illegible]
軍士許退不許進虜騎盡入分中[illegible]
各主寨中伏砲以次齊發奴有孑遺乎奴[illegible]
西虜自然就我戎索是不交兵而全勝之議也



## 昌平形勢

昌平古營平地北枕居庸東肩渤海西接橫嶺三面皆衝雖宜薊爲屛蔽紫荊借聲援外控要害內護京陵初尚書林公瀚議升爲州領懷柔密雲順義三縣逆瑾不從瑾敗仍運隸八衛而中設 天壽山守備一員統攝之參以州治差徭養馬悉與優免山東合沙河經陽山縣高梁直移張家灣皆漕道也若起白浮村至青龍橋延袤五十餘里元郭守敬所築以障雙塔神山諸水使東南流入潞河以便天下漕運蓋居太行滄海之閒其地重矣



文皇帝封山曰天壽前鳳凰山後黃花鎭左蟒山右虎峪東西山口兩水合流於朝宗河環抱三十餘里山雖起自崑崙然而太行華嶽連亘於西山海以達醫閭逶迤於東唯此 天壽山奠居至北正中之處 京師建四方之極 天壽山位京師之上爲 天下主山以崑崙爲源以

太行醫閭為翼以滄濱為岸雲華城西券門加午門之制以奉聖駕云國家控扼西北二虜每要害之處必設關堡屯兵積糧故延慶衛昌平州白洋堡黃花鎮榆河驛五處各有倉厫峙乃粟芻歲遣六部主事或員外郎一人監其出納居庸關在州西三十里跨南北而夾兩山水傍崖流徐中山壘石為城作京師北門特建衛亭參將分守而八達嶺南北咽喉於是移居庸把總叅營房以居之其北黃花鎮距州八十里實皇陵之玄武山又北隣四海冶界限華夷松漱茂密大都陵寢以黃花鎮為重黃花鎮以四海冶為捍謂之山南舊有小道以通往來然而永寧懷來之人咸知捷徑矣

永

## 永平形勢

永平所屬東協如大毛義院桃林冷口界嶺黃土等口皆夷人出沒之地通近永鎮不過四五十里遠不過七八十里近自柳河失利西虜跳梁固難鎮撫而安之榆關者神京之門戶而永鎮者榆關之咽喉是榆關之聲勢全憑永鎮以為後勁也

## 永平中虜之由

永平東枕陽山西繞灤水三輔天險也舊制本道標兵一千名府屬民壯城操二千餘名自建酋發難以來增設忠武營兵三千以一遊擊統之稱雄鎮云項因汰冗令下營兵減三之二操兵減十之六七本道遂移兵壯工食以養標兵舊役卒之首尾兩窮而冗員虛冒如故食傾半寡重鎮武備乃不可問卒中奴四之難

未嘗減而急汰減此弱強亦危機也

民之死虜者十之七回鄉與降虜被死者不過十之三耳城中屋閭殘廢有有主而不得復業者田產亦然故城內外兵民雜處異鄉之人携本而至者羣居不分良善將日益驕惰知營緒田產兵日益惰第效嫖飲相嬉孤鴻嗷嗷此時若不急屬能幹有司速速明查新舊以編民戶移出重兵大將遠離城郭鎮守要口以安人心恐變在蕭墻而不在奴虜也況永城甚得地利經山帶壑頗稱阨塞倘當日無內應其城决不致陷



# 大寧

## 大寧內徙遺患

洪武初北邊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寧大寧革而所存者四鎮耳寧夏肇於永樂榆林始於正統花馬池等堡臨事創置惟大寧都司與營義衛等衛一移內地而昌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暨京師單簿甚矣然則居庸以東歷黃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能無設重鎮以代大寧而潛為恢復地且復洪武中山後郎閫之舊俾與宣大列為五鎮直達遼東亦不可後矣河套一失虜反入吾之內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今又有插酋往來於其間可不防哉防秦晉之流寇而不防虜未可解也



薊門之北有山巍然千仞茂林豐草蓊蔚其間東連遼左西接上谷北控大漠南遶薊門沃野千里大寧固我 皇都之肩背也與宣遼並峙以限華夷迨後兀良哈歸順遂徙鎮人於薊南捐此居之宣遼之聲援隔絕而都城距之甚遠

昔之都長安者急朔方都洛陽者急太原都汴梁者急河北然遠者二千里之外近者不下千里大寧內徙今都城距古北黃花鎮一帶遠不過二百里近則一日之程耳浸至開平東勝失守火篩渡河國家形勝所據漸不如初故在陝則寧延罹其害在晉則石汾遭其毒而薊鎮自庚戌以來卒無解嚴之期且西自獨石東抵廣寧乃大寧舊地也獨石迤東至舊大寧朵顏衛夷人居之再東至廣寧泰寧衛夷人居之至遼[illegible]

福餘一衛遠在遼陽三岔河外今所宜勦者惟朵顏泰寧二衛耳計其衆不滿萬人部落錯居各山谷間我兵一出可逆知其有倒戈而無格刃矣此職方李公承式所著撫牧野談之畧也因俺答款而中止今插明以此地讓奴既闢遵

又聞宣讀此有感

自遼東太平堡西至宣府獨石城近千四百里南北不及三百里遼金史會州之北有木葉山南北千里東西約七八百里皆[illegible]疊巘叢林茂樹叢翳猛獸雜聚其中山徑阻塞不通人跡今西虜稱之曰插漢東虜稱之曰都山者是也土蠻居其東俺答諸虜居其西二虜不得常相通者此山爲之限也西虜犯薊與遼則必經獨石邊外三間房東虜犯薊則必經都山舍二路莫繇也計所以設外防者唯就東北與西北二處耳北自獨石迤邐而東南止石塘嶺幾三百里宣鎮之東疆也東自太平堡迤邐而西南止片石約三百餘里是遼鎮之西疆也[illegible]

[illegible]守之若復大寧宣鎮[illegible]里隸宣鎮移其守東南者守[illegible]分二百里隸遼東移其守西南者守之[illegible]多不及千里隸大寧[illegible]

湘潭　張　燧　和仲父　纂閱
楚黃　曹　飛　長卿父　較正

## 薊門

### 薊門形勢

京師左山海右居庸未聞虜從彼中入者以外有宣遼重邊爲之衛也虜從彼處侵入已費攻戰之力及抵諸關之下前有內邊之兵遏其鋒後有外邊之兵躡其尾怯前顧後不得自[illegible][illegible]



大敗則遠走耳若薊鎮止以一牆爲隔三衛夷人爲之勾引鄉導虜潛伏其地牧獵自便我之哨探既難彼之竊發不速分數道更番攻之且攻且休我雖分兵備禦晝夜戒嚴然依垣而守地濶人稀曠日遲久易生懈怠或乘風雨或乘晦夜突如其來衆寡不敵應援弗及欲其不入何可得哉

昔且不遠入不探防明做暗做無所不可非實練之兵安能持之

自大寧淪入三衛宣遼之聲援隔絕而薊門遂爲重鎮矣戚總理塹山湮谷磚包邊城匽畫詳備然非所論於今日也因不的等[illegible]潛導於奴乞克炭等皆新拆入於插邊外之屬夷盡撤籬輔之保障堪虞以十二路之衝險較之山海一路當遼薊之咽喉不必論矣東協石門路之一片石義院口燕河路之界嶺口建昌路之堯林口劉家口徐流口河流口冷口觀音滯白羊峪中協之喜峰路潘家口李家口董家口鐵門關鮎魚石松棚路之羅文峪供山口俱通大舉極衝中協之馬蘭太平二路則次衝西協之牆子



路鎮虜關蒼兒嶺磨刀峪南北櫻桃園古北路之潮河川石塘路之大水峪白馬關東西駝谷等處俱通大舉極衝曹家路惟有汗兒嶺正關其餘之河西七寨乍兒峪靑馬谷皆次衝也雖零星衝口難以枚舉而大虜萬騎南下勢必繇於諸口劉家喜峯古北三處則爲殘元避暑入上都孔道更爲緊要插酋從宣府紅門川南下則古北口潮河川白馬關牆子嶺獨當其衝東奴假道薊門將欲直擣於桃林冷口喜峯之間

則徑蹊峘螺山椵木衝一帶而遼左之兵馬不能以顧薊矣奴以一單塞中前所一線之路則薊鎮之師必不能以顧遼兵寡則勢分地遠則力不能及且連年三協班軍大半俱撤於遼臺牆傾圮者不獲以時脩繕沿邊在在皆瑕此時此地不惟將每歲之班軍俱應仍歸版築更當以顧遼之兵力分而顧薊也

薊遼設立總督兼調遼保陝西宣大人馬合力防守原是借股肱之力爲腹心之助發有名無實耳



甚矣薊之急也隆慶元年趣准薊鎮與犬泉達賊血戰臨陣斬級一名顆者超陞二級不願陞者賞銀一百兩他邊不得援以爲例蓋守重戰更重云火焰山一帶數被蹂躪自史車二酋歸附稍寧至南山永寧在陵京之後鎮邊一路大石嶺外即宣鎮懷來大川若薊鎮古北牆子二路又大舉故道慎之哉國家以三衛安插兀良哈等屬夷迨 成祖末年附阿魯台入寇致靡王師及 宣宗朝車駕親出喜峯口猶悍然罔忌舊例如遇大舉近邊在東協緊急則中協東援西協次之在中協警急則近東者東協先之近西者西協先之倘西協警急而昌鎮無事則昌鎮營援其西馬蘭路兵援其東使三協兵馬不致併聚一處庶免乘虛突犯耳薊鎮兵馬錢糧原各衛屯糧及直隸各府山東河南民運又歲運漕本色十萬石折色十四萬石因屯廢虜入始將兩淮水鄉塩九千一百四十九引長蘆



折布塩四萬五千三十三引關中發年例九十二萬三千二百八十二兩零至庚戌之變又增昌密漕糧十七萬近又分永平一路增設郎中一員皆爲此一鎮也蓋漢南北匈奴即今薊遼三衛南匈奴也土蠻爲胡元貫的里八剌遺種遠據塞地北匈奴也弘正及嘉靖初三衛夷情雖驕不至甚且自山海抵黃花鎮則藉三衛作藩自居庸抵偏頭則摘林木爲固近三衛及匈連土蠻冠遼左而山木砍伐更失地險三十六

家之叛所自來矣

薊鎮險隘防虜

秦築長城由山海泰寧開平而西所據地形據勝今薊鎮一帶邊牆乃國初徐達創修以為內邊者也歷代修築垣牆畧備然薊昌二鎮邊長二千三百餘里擺守之説拙如膠柱敗若摧枯歲歲修邊軍力未戰而先困唐太宗云隋主不能擇人守邊而築長城以疲民力此自困之道也今日頗蹈隋轍矣善守之法有三有修百里



之外險者有修近邊山水之險者有修境內地險者何謂修數百里之外險舊制冬月燒荒必在四五百里之外使草根盡絕虜騎難驅先臣郭登守大同於要害之處毒其水草虜不敢侵今誠於境外擇其要路潛置毒藥人飲水即死馬食草即斃尚安有一人一騎能內侵者乎如山海關外大古路口南行則犯遼之前屯北行則犯石門諸處乃總路也於此置毒則遼及石門皆可安枕矣又如石門寨外大㭴子嶺離邊

四十餘里東西寬漫有橫山一道舊置拒木欄寨於此置毒則義院口地方可大舉者虜不能至矣按古兵法軍行則防毒設五術以審之即使北虜稍通兵法識毒而不來亦為上策但口外之水多流入內地毒其上流須分輕重所用毒藥有經七日流三四百里而解者有經半月流千里而解者有經月餘流數千里而解者此皆用草狠毒之屬隨煉之生熟而分毒之輕重南人有素習之者水入中國近則用輕藥遠則



用重藥不入中國者無用砒礵可也何謂修近邊山水之險薊鎮一帶重山疊障處處有險凡軍馬行兩山之間兵家謂之圍地虜入其中吾斷其前後盡成擒矣虜人所以敢于犯難而不顧者欺吾無人也向嘗薄遊薊門見口外諸山兩頭狹而中間濶如孔明之葫蘆谷者甚衆即兩頭不狹者脩而隘之為力甚易中間之山低則增之坦則劚脩成險隘積疊木礧石于上使虜知而不來可也來則雖有武[illegible]千羣盡為[illegible]

中之禽穽虎之戰矣如古北口外地方平衍無
山可恃則當引潮河之水周圍設險往來之處
明則架木爲橋暗則設坑鋪板使虜知而不來
可也來則送死無疑矣昔李存孝力敵萬人李
克用掘塹守之塹成飛走不能越存孝遂技窮
而請降此已事之明驗也何謂修境內地險嘉
靖二十九年虜犯古北口由黃榆溝入歷白羊
口橫嶺原從古北口出三十四年犯馬蘭谷由
龍鬬谷入由黏魚口出三十六年犯燕河路由



雞鳴山入由冷口出三十七年犯臺頭路由界
嶺口入由青山出夫山川在我險隘在我虜每
大舉往來出入皆得其宜若素習者惟其嚮道
明而地里熟也我則險隘扼塞茫然不知甚至
敗而奔北亦不知去向今須將諸路可入可出
之處一一勘明如從某山入料其必於某處箚
營某處搶掠某處奔回吾軍當於何處堵截何
處夾攻某水可以灘某河可以阻有未備者開
渠設險務使我爲[illegible]又略倣古井田之意有

沮有泄無事則教軍耕作虜至則藉以成壓此
御虜萬全之計也

薊鎮開渠以防虜

晉劉靖以嘉平二年於高宗河開車廂渠灌田
歲二千頃景元辛酉更立水門水流乘車廂渠
自薊西北逕昌平盡漁陽潞縣凡所灌田萬餘
頃又玉海山川考曰薊州漁陽有平虜渠傍海
穿渠以避海難又於其北漲水爲溝以拒契丹
皆魏神龍中滄州刺史姜師度所開也夫車渠
平[illegible]之迹誠不知其何在然據今日現在之水
開今日可耕之地以距今日跳梁之[illegible]則在能
者圖之而已

薊門兵馬

薊鎮左轄　神京屯兵棊布於十二路各守提
則有路將所統分守之兵於臺頭營漢兒庄石
匣營則有三協守所統勇壯之兵於密雲則有
總督標下左右振奇營之兵於遵化則有撫院
標下左右中輜重營之兵於三屯營則有鎮守

標下內丁坐府右營之兵於三屯之北六十里，則有灤陽一營以當喜峰之衝聚於永平府，則有練兵一營以重北平之屏藩於東西中三路，則各有南兵一營以守邊臺於通州，則有通州營通津營以護倉廒，此皆額設之舊兵也。又有密雲之車營、遵化之東西兩營、宣武營、三屯之援兵營、薊州之浙兵營、通州之民兵營、一片石之揚武營，此皆因邊事所增設之新兵也。自遼左一敗再敗，征調遍天下，而薊鎮獨先受其害。



軍馬之精銳者悉抽而之遼，營伍日空，有清汰而無召募，馬匹倒死，有椿朋而無買補，且宣大市口為挿會所制，無馬可買，盔甲器械全不打造，即有請發，不過京廠之不堪者以充執把。至新營櫛比，月餉多至一兩五錢，而三協之健兒皆棄其薄糈，逃其原伍，以折新兵。然新營又多變遷不一，以傳舍之官而馭烏合之衆，曾不得一卒之用。以客兵言之，各鎮之兵堪戰者俱空於抽調，而入衛於薊鎮者則多老弱疲憊不任

既易變根不固而知其難期矣

干戈，是新與舊兩受其弊，主與客均無足恃矣。當在先以厚餉募精勇，一人可以勝百；以重價市戰馬，芻豆不敢虛糜；督制器於邊旅，而責其良楛；練神器於摧堅，而發無不中；專久任於廢勇之將，而敵人寢謀；裕糧餉於按月之給，而三軍果腹。新兵之充數者，則當挑其驍勇，分之各路以充家丁；而新營之將須可以畫裁伍軍之老弱者，既當議汰，急須清勾壯丁，以無令缺額，邊政庶幾有清乎。



薊鎮各路提守備之兵，皆以挑選雙糧為名，二千止存五百，而五百之人仍是罷弱，止供各衙門採木燒灰差用，而挑去五百之糧俱入各路提之私囊，以挑選為名者，實是乾折之別名也。

薊州臺軍

懸崖峭壁，崇岡峻嶺，九邊唯薊最固。嘉靖庚戌以來，督臣譚綸等創議修邊建臺，守以南北官兵，我乘高易拒，彼仰面難攻，可以匹馬不入。自壯為內外斷，失初意，斷要牆臺反多闊畧，且南

兵以臺爲家故不惜厚餉二十輩募人分守千里初時臺未備其在營餘兵名曰操部俾與北兵互爲聲援備陸續發臺耳後遂爲常續建新臺輙於舊臺抽撥而不及操部於是華冗數百即以其餉增益臺兵臺日多兵日少操部頗類贅疣況抽減舊臺兵目以守新臺則沿邊各臺漸弱而操部厚餉虛糜使該管以影射扣剋爲得計宜令三路南營操備等兵宜盡發衛要臺墻固守在操兵樂省儌居之贊在臺兵無



固守之勢

薊前堪痛哭之反使人笑

薊鎮沿邊臺上每臺南兵三名北軍二名共知五更臺上梆鼓烽上鳴鑼今以挑選爲名臺上止存南兵三名初更二更梆鼓之聲絕然至三更方擊梆幾下無論烽號人聲絕唱卽梆鼓鑼聲幾不聞矣又每臺火器火門皆已銹沒火藥經霧歷年已久惟存炭灰而硝皆流走鉛子有減無增火箭減少保定價五分一枝紙張用花椒白礬膏過箭羽又用漆膠又用絲纏至今存

明知故縱

者尚是可用今之火箭八釐一枝四釐扣爲各衙門使用實則四釐一枝一經霧天羽落無用差官查墩者不問火箭之何如惟計扣存之多寡至於每墩皆有餘糧或九石或十二三石不等此戚少保之遺制也每年以新易舊今餘糧無備卽有皆如灰塵矣邊備如此可爲痛哭

## 薊門撥哨

薊邊延袤千有餘里以守爲戰是故邊外則有橫撥有直撥有深入虜營之通夜有巡邊守門



之夷人虜欲大舉欲零竊未有不可先諜而知者今則不然尖夜置身於險烽軍晝夜瞭望缺餉至半年餘不譁則不給譁者皆新舊主客之營兵而出哨守烽之卒給則食不給則忍饑以徠救死不暇安望其宿飽用之以偵探用之於斥堠乎薊鎮邊例九百以下是零賊止傳本協自成功千賊以上是大舉而後烽火及於他協最爲明悉今賊夷雖數騎該守提自足追勦然不特本路馳援而他路亦馳赴策應矣脫一路

明見烽哨皆虛貲

此法甚妙省人力於機

之中各口傳烽一協之內東西並[illegible]又將何以
應之乎甚至賊去而舉烽砲兵到而已無事者
徒令馬匹奔馳赶征一番倒死一番也若哨虜
得實不惟加之以厚餉而且與斬級同功虛報
軍情不惟罪及於墩夜而且與守提並坐如是
而一舉一動我先以察敵人一卒一馬不致疲
於奔命

一 南將遙制可裁

薊鎮三協之中各另設南兵遊擊一員以統攝



之不知一協一官管轄邊垣鞭長不及馬腹令
合將沿邊二十一守提分地管轄彼於邊垣寄
近令傳郎應臺兵不敢懈弛且邊垣屬守提信
地而邊卒遙制別將何以嚴加束服每見近邊
守提查點而南兵反脣相嫉者有之況南將徒
增頻擾是以累累題革而莫敢任其革之責

一 薊門兵餉

薊軍月餉甚薄有四錢五分者有二錢七分者
而南兵月餉每名有一兩五錢者有一兩七八
錢者新兵亦如之故前番招募舊軍強壯者相
率借逃就募別處以致舊軍日少新軍日多新
餉日增舊餉日缺各營伍之凋殘各營餉之詘
之弊實坐此況新兵中未必一一強壯舊軍抑
或有一二驍勇者稍為裒益俾新舊均平給發
有餘或新舊並稱強壯不妨更為別汰餉薄者
派為騎軍稍資馬乾餉厚者派為步軍專任守
口或薄者帮以行糧厚者止支本餉久之則搭
餉適均勞逸恰當

邊防之爲戚其也久矣

宣大

宣大形勢

宣府以北路爲最大同以西路爲急北路乃南山之藩籬南山實　陵寢之屏翰虜騎出入之所尤爲最要西路乃山西之垣墉山西實　京師之門戶況右衛大聚所通之地尤爲最衝故張家等口虜常窺何鎮羌諸堡迫近虜穴懷保通居庸之衝此東路之衝城也誠能葺其冗而㦸其繁可以專力固守陽和居宣大之中此兩鎮之要地也誠能練精兵而選良將可以應援宣大有葉文莊之才則獨石馬營不憂其不守有王文襄之智則上谷雲中不憂其不戰今之邊吏撤戍卒以探鮮而瞭望之人借哨探以搏獸而情形弗諳然邊相聯也或虜攻東而西不援堡相隣也或虜侵此而彼不應以致戟則損威守則多瑕無足怪者惟在同心僇力某邊與某邊相聯爲之互援內有觀望不前者革職究治某堡與某堡相近爲之接應中有逗遛不進者發問顯戮若吳越同舟相救如左右手可以革諸■要挾之心矣

陽和當宣大兩鎮之交總督從中節制則遠近之勢既均緩急之應亦便今乃擁聚兵馬久住懷來不亦左乎南山在府近京之地精兵宜守邊隅則對壘之戒日嚴長駕之威亦壯今乃外遣上谷畢守南山其計不亦傍乎

宣府形勢

宣府者京師之蔽而獨石者又宣府之蔽自撫臣余子俊王儀以來更有增益然中路之實未塞則葛峪之敗可懲督臣翁萬達䟽曰長城之役西路張家口洗馬林西陽河諸處宣府最急者也中路葛峪常峪青邊羊房趙川東路別寧四海冶諸處宣府次急者也最急者宜督軍夫舉役次急者以待乘塞之兵審財量力期於有成而已中路既城然自四海冶而西至永寧自滴水崕而東南至龍門不扼其塞則京後尚孫計莫如自永寧墩歷鵰鶚長安嶺龍門衛至六臺子墩別爲創修內垣一道與北路新墻連而爲一北路原額官軍不輕內調內垣乘守永惜兵馬成首尾之形收率然相應之利也東路既城而龍門黑峪之路不通則應援之徑未便按北路東南外山起龍門所之盤道墩以迄靖胡保之大衍口延亘一百餘里山勢高峻誠爲天



墻探得力自不爲彼吾力所誤

險若逵𡨚修墻新崕則滴水靖胡既有枋口之內邊又設盤道之重險●騎自漢入犯有警自龍門之黑峪以達寧遠邊內經行止三十里北路之兵由此以入衛南山東路之兵由此以出援獨石皆可朝發而暮至則儼然金湯之勢矣

宣府急先自治以援薊保

宣鎮北門鎖鑰金人破遼元人取金悉自其地故衆論薊保在宣鎮之上不知宣鎮尤重畿輔東自渤海所黃花鎮西抵紫荆倒馬關是謂內邊相應專責薊保拒堵於內不得藉口於宣鎮之應援而自失其險宣鎮東自四海冶壯歷獨石西抵陽河是謂外邊應責宣府等修飭於外不得一意於薊保之應援而自疎其防昔人有云薊有警宣府總兵不待調遣即先入關然必賊已潰薊鎮之牆方可若賊趨向未定萬一如往年舍薊鎮從滴水崕永寧入犯本鎮半日即抵南山一日即抵居庸何以禦之又如往年一犯山西一犯薊鎮則宣鎮何以制之或犯薊

[illegible]西則京師為重但虜入衛或犯薊以東與各邊尋常入犯相隔宣府宜專防本鎮止於奇遊兵應[illegible]一帶代總兵入[illegible]援足矣故各鎮兵將於賊之未入也乘隙而戍拒之於邊於賊之既入也分道乘間還之於[illegible]今宣鎮兵先期俱布懷延而賊如入無人之境聞警俱衛　陵京不敢輕戰賊一據我門戶內鮮積貯外無重援是坐困也

宣鎮急防

宣鎮五路獨石最稱孤懸半壁店猫兒峪二[illegible]又獨石一線應援之路無二堡是無獨石也東則如桃嶺界嶺冷口義院喜峰等口則又當為[illegible]之關入壑則如古北口潮河川黃花鎮等則又當為補部之窺伺再如龍門所邊內永寧長安嶺鵰鶚堡一帶住有史車二[illegible]黍養近百年生息不下三四千衆尚不肯解推結戎心可虞謂宜亟簡其精強者悉分為宣鎮各營路家丁撫而用之必當得其死力

宣府山川糾錯地險而狹號稱易守獨計硫砲等處與薊接界兩轄之地彼此推諉墩堡傾𡐓修設不力今必分修分防務令刻期完工並力互守庶彼此可以無虞不然宣為　陵京肩背宣有不虞薊難獨全

西路極隣虜穴無險可恃以戰為守始因虜衆圍軍因軍夫於鎮河臺逐之出邊繼因虜衆特放馬匹於白海子勦之使解散軍夫之圍

宣府西援

宣府西有紫金水馬水之援必俟南山無警遠者千餘里近者六七百里如總兵駐新保安延慶州副總兵駐赤城永寧遊擊駐劄左衛岔道東路遊擊駐劄懷來四海冶專護南山聽候入衛固美至紫金水馬水等處皆保岸鎮巡地方舍懷延而趨紫荆懼虜之乘虛矣虜既入境各路叅將留備東路且東壯二路密邇屬夷如薊鎮虜犯昌黎復有墻子嶺之變可鑒也

宣府兵馬

宣府正奇兵二營係保障宣鎮及又營馳護京師之兵新舊游兵二營係每年輪流入衛薊鎮之兵東路游兵一營係專防陵寢之兵馬匹皆不可缺共缺九千四百二十六匹

南山一帶設東路游兵一營駐劄懷來春秋西防總督駐懷來撫臣與游兵一枝駐防鎮城若虜東行宣府總兵官駐延慶副總一移駐永寧東路游兵移駐四海冶大同總兵官移駐陽和游兵二枝一駐天城一駐懷仁山西總兵官移駐蔚州老營游兵移駐廣昌北樓參將援兵移駐渾源虜若勢向獨石三間房白草川等處不待調遣馳援南山以故數年分布既嚴聲勢亦壯今總督改駐陽和聲勢漸減

南山隘口數多秋防調蔚州防礦兵三千各自備器械續因罷調今總督駐陽和去南山甚遠仍宜調礦兵一千五百名分布隘口戍守

宣府糧料

北路關係陵京南路鎮韓洪蔚皆虜所垂涎米粟豐盈人心樂中本鎮糧商已上納糧料者數多而歲給引目甚少除額引外再增主兵淮蘆五六萬引蘆鹽三四萬引客兵淮鹽八九萬引并鹽六七萬引或將額外多增之數就作下年正派之數惟以運糧入倉爲準聽其搶先上納陸續出給實收填給勘合倘糧料集而不售則商之資本必虧資本虧而難繼則後之轉輸必鮮惟驗米而給引不必拘引以定數

## 大同

### 大同形勢

大同北連群胡西接套虜素稱絕塞九邊中最爲難守　國初所恃大邊二邊限隔虜騎歲久傾圮遂棄而不守今之難守視昔尤甚重邊既不可復精銳又盡消亡所恃爲羈縻者此歲賞金繒耳

（此豈長策）

自山西老營歷沿邊接五堡而東至陽和盡大同界六百里其全壤特與虜爲密邇登墻則虜在其下平地則虜或在山有跂而視過者至得勝堡偕撫臣等出視市場之外則虜帳在焉呼而犒之升高北望數百里皆平曠無開闢詢之諸將曰皆大虜帳也往虜未貢時近虜之郊絕無人跡雖巡按之行必架梁而後進猶有幾不免者況在今日可恃款貢爲常耶中間有新工未接而舊墻尚存者則頹垣敗壁僅存形影虜馬精強可以一策而上計先年所報謂虜折墻而入者夫亦爲之名耳而豈其待於折倘天未悔禍虜不款關則殘掠之禍率皆九邊而其在大同尤未知其所終也

（邊墻之不足恃如此）

### 大同防禦

大同邊長六百四十餘里北連諸路西接套虜設大邊二邊三邊北大青山離邊七百餘里青山南爲豐州灘離邊三百餘里灘南黑河離邊百二十里左有雲川王林等十二城舊設邊墩聯絡不絕今多傾圮雲中重險盡失僅守三邊於是越全始授攻城之法秦晉燕代歲無寧日而俺答爲最今揷酋犯鎭川驀抵大同盖踵其故智耳夫大同兵號八萬選馬兵一萬爲奇兵號選鋒以備冲鋒陷陣馬步一萬爲正兵號壯丁以備安營守寨馬步一萬爲伏兵以備設伏哨探分爲十營訓練餘五萬守城瞭望庶其有濟乎雲中素號不毛通糧速給不待再計饑荒之後設處糓價於附近收成之處收買雜粟米豆賑濟接救勸義輸助亦急務云且兵額十有二萬萬曆十九年裁定八萬今堪戰萬計草料

止給春秋二季每四月支豆九斗穀草一十二束如折色不滿七錢夏秋則下場野牧耳全鎮城堡俱設倉場召買主客糧草每歲戶部分司發銀召買隨買隨放向無積聚倉厫空設卒然饑旱何以應之以形論如鎮川鐵門死窰陽和後堡與得勝殺胡新平皆緊隘也鎮川堡尤急矣東卽陽和東壯直接張家口西卽兎毫河殺胡堡過此為大黃河折而南大同正西平刑老營之汛地河流可渡若虜入套而出此路必由



此堡可不嚴為防哉

三鎮形勢總說

三鎮俱藩衛邊永清二酋久飽優賜志望無厭所當早夜為防者也相提而論平居虜情之難處則宣府為上大同次之山西又次之止隔一墻烟火在望鐵騎馳驟頃刻卽至況老酋聚牧各部皈嚮虜情所根呼吸異態則大同為最山西次之宣府又次之山川磽瘠士民貧困板升降人親戚潛通撫臣既遠人心易搖況太原河東久所畜涎萬一有變內外合發則山西為先大同次之宣府又次之在宣府撫七而戰三處黃把車史之夷其險絶之山川稍可恃也大同守一而戰九墻但攎其零犯而不能阻其大舉自非重兵無以防其四突而拒其淹至也山西撫三而守七盖以虜之市焉在山西為寡然偏老孤危西河乘水春冬皆防也以大同一鎮言之九萬之額則老弱疲癃悉在其中其有馬勝戈者約可四萬而堪責以戰者僅一萬餘人以



此欲守六百里長邊則誰能辨之

錄此擬之大同為最宣府次之

# 經世挈要卷之三

湘潭　張　燧　和仲父　纂閱
金谿　傅昌辰　少山父　較梓

## 遼東

### 遼東形勢

全遼延長二千餘里三岔河中分其界故曰河東河西河東一十四衛東西南北俱千餘里水利土產既冨且饒盡染腥奴之場河西一十一衛東西不滿七百餘里南北或三五十里或僅



百十里自廣寧一棄至今七載半壁未爲我有幾復三百里之殘疆寧前一線杏錦跬步雖云恢復未獲安枕夫廣寧分巡一道設自成化間而兼攝兵備則在嘉靖三十九年矣本道所屬有廣寧右屯左屯中屯後屯義州九衛大興大福大鎮大勝錦昌錦安成家大茂大定大安太康大平大寧大靜大清鎮夷鎮邊鎮安正安鎮遠鎮寧閭山中安壯鎮鎮武鐵場鎮靜平洋西興西平西寧三十二堡松山大淩河二所杏山小凌河十三山閭陽牽馬嶺盤山高平沙嶺及廣寧在城九驛鎮撫標下總轄主客官兵丁軍吏夷倭四萬五千九百七十八員名廣寧在城驛閭陽十三山沙嶺高平杏山義州小凌河等驛支賞不支糧軍士二千五百九十名邊疆西南起大興堡接寧前椵木冲堡界東北迄三岔河海州界延長五百五十三里海防西起杏山顧家山臺東至三岔河西岓迂迴曲折四百五十里通船海口一十三處道屬濱海近邊沖繁



稱最者錦義正安鎮武四處可通大舉附塞夷人杪花煖赤都令今已投奴額伯華黃台吉五路打賴汗青歹青乃蠻昂暈拱兎等酋蟻聚梟視雖開馬木二市鎮靜鎮夷大康等堡似可羈縻第夷性靡常本城東環渤海西障醫閭前恃錦義爲藩籬後倚正安鎮靜爲鎖鑰據三韓要地稱形勢之區重兵屯聚誠足彈壓兩河有警居中調度分戍應援緩急相濟邇年奔棄城池蕩平道路茅塞白骨相撑青燐遍野且奴孽潛

渡三坌黃泥窩出沒無時遠哨不明近探不的前鋒撥役不過望塵以爲眞見將領等官不過閉門以爲善守竊恐廣寧不復杏錦終是偏安寧前將爲梗塞河西尚難我有又何論破奴[illegible]全遼之地宛如鼉形奴寨是其首灰扒南關金台白羊谷五穀城一帶自北而南是其脊寧遠過三岔河沿海金復等州直至鎮江是其腹遼瀋開鐵清河寬奠廣寧諸内地是其腸胃關門一關是其尾閭旅順是其臍帶大海連鴨綠江



以上爲龍潭繚繞奴由流出太子河滋潤遼地總歸三岔河復注於海首尾呼吸血脉貫通論其理首能受氣而泄於尾閭雖有彼損我益之象按其形奴酋居高而寧遠關門居下從下攻上彼反得勢而我無權故寧遠守禦之力有餘但不易作搗巢之戰

八島形勢利便

海上諸島自西迤東共二十餘處其間緊要便於屯練進取者只有八島一覺華一蓋套一旅順一廣鹿一長山一石城一鹿島一皮島覺[illegible]之在寧遠已經駐兵布置若蓋套進可復蓋海覘遼瀋退可據長生連雲二島與兆利以張犄角以扼奴吭緩急與關寧聲息相通旅順南接登萊北通金復東西聯屬諸島此南路進兵之要道也廣鹿長山週各百餘里既饒耕牧之地更多駐練之場且切近老峪從紅嘴堡望海堝進則可南走金復北出蓋海以窺遼瀋石城寬廣五六十里内有膏腴數百頃而黃骨堡沙規



寨黃嘴𡏴俱可伏險出奇鹿島局勢雖小進[illegible]極便如縣璇城湯站直抵遼瀋還收寬奠左衛右突不啻從天而下皮島周圍五十餘里東聯屬國北控奴巢西窺遼瀋南濟登萊扼要出奇以上八島皆星羅棊置分布沿峤水陸互練在舟爲水兵登峤爲陸兵出沒無常多寡莫測奴馬第（今有水師甚備）長於陸不長於水沿海處處受敵處處設備我以屯牧之暇游戲水面以誤之彼首尾相救奔走疲命猝然乘要害而起此以逸待勞反

主為客之妙也但在我兵力有限廣布為難就中與緊扼要則以旅順為第一策我出師寧錦臨三岔薄遼陽撼奴之頭約東江朝鮮張聲勢嚮鴨綠江一從鳳凰山擊其尾一從夾山關擣其穴而旅順直趨金州間道走岫巖攻其心脇此三方大舉出奇制勝之處也然寧錦擊首為先聲東江擊尾為虛勢諸島並列為疑兵皆不可嘗試為躁進為輕敵而旅順獨居中為全力其節短其勢疾用力約而成功多捨此一步殆無恢復

勢可背也先要出頭



## 遼東備禦

### 守寧遠方略

寧遠逼與虜處虜之畏首畏尾蓋以寧遠為害也不吞寧遠關門未可圖也然寧遠四面受敵獨首山一面可以拒虜然虜不從首山超越亦多岐路故昔攻寧遠者四面圍繞但憚城中有西洋砲耳近因外有土城之護人心亦懈殊不知土城太過反使磚城難恃今撫鎮道議守一謂磚城一謂土城各恃一論俱非也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乃守於必攻之城亦拙矣多走間謀謹烽火遠斥堠不必專恃其城而憑城為退守之地張疑兵於首山結大營於城外或因其饑乏或擊其惰歸或以杏松二山絕其後或以呂華二島出其虛必使奮勇一戰然後以登萊之師復南四衛為右翼以寧遠之師復廣寧為前驅互臨三岔河為首尾之應庶幾有濟耳

積弱之勢自然如此

### 守瀋陽以綴賊

瀋陽之役南顧遼海北窺開鐵東逼[illegible]倘重兵戍此固守相持便足綴賊然城濶而矮身高不盈丈餘面窄僅五六尺其磚皆鹻觸柵塌其居民皆搬適他衛城內所存者僅開鐵逃民二三百家其瀋陽遊擊沉懿蒲各備禦皆日在城內夜移關外遇急則各避去各雖未棄實已久棄往開鐵失而他仍吾土也遂為東西虜牧塲而我兵不敢北望一步矣瀋城壕墻逼城數尺許今塡壕平墻展闊七八丈作圍城一大營盤

每丈五地置戰車一輛中空衛以砲手十餘人內寬餘三四丈爲游兵往來策應馬道壘外用深壕兩道壕外以大樹多椏杈者交互斜結三四層爲鹿角狀且賊新寨距瀋陽甚近故今日之計决當以守瀋綴賊爲主

翼守瀋陽

守瀋孤注也瀋之東西四十里爲奉集堡可犄角瀋陽奉集之西南三十里爲虎皮驛可犄角奉集而奉集東北距撫順西南距遼陽各九十



里賊如窺遼陽或入撫順或入馬根單皆經繇此堡亦不可阻截也不守奉集則瀋陽孤不守虎皮則奉集孤三方鼎立不各戍重兵則易爲賊撼而遼陽孤瀋陽隔代子渾河一道每山水漲瀰漫七八里月餘未消又無船渡苟不預備三月之糧而一日斷食矣

守寬奠鎮

初議者率曰保守遼瀋而不及寬奠鎮江殊不知寬奠鎮江爲遼之左臂而鎮江又朝鮮之咽喉金復海蓋之門戶也若不犯遼瀋必犯寬奠寬奠失勢必順流而下直抵鴨綠取鎮江鎮江失朝鮮之貢道絕矣朝鮮與鎮江猶北關之犄開鐵也鎮江失而朝鮮誰與爲援不猶失開鐵以失北關之一臂乎朝鮮若失借朝鮮之艦艘而犯我登萊不難矣今宜使寬奠之兵協同寬奠之民把守寬奠隘口使虜不得入而斷我草河要路鎮江之兵協同朝鮮之兵把守硯水嶺並橫江一帶使虜不得入而窺我鎮江鹽場兩



重地一保人心不驚海運無虞矣仍急諭朝鮮使該國整搠兵馬一駐滿浦一駐昌城以陰制奴入犯之謀釋此不圖異日恐有舍朝鮮而徑窺登萊者

駐守鎮江

先年駐鐵山止隔鴨綠江三條去遼陽九百里耳今退皮島去鐵山又隔一海矣其屬將所駐鹿島石城長山廣鹿諸島皆隔大海與遼陽老岍渺不相涉獨鎮江一處去奴差近可以駐師

為犄角之勢當日招擒佟賊泊舟於此僅兩宿耳

固守海州

海州西望廣寧南聯蓋復金三州是南衛往北盡頭處北近遼陽瀋陽奴之新巢欲復南衛此處乃奴與我必爭之地不比他處草草舉事必得善守之將足一年之食鎗銃火藥凡守城之器務期全備海州守固全遼得復在廣寧有犄角之勢在金登成屏捍之威在遼瀋第臥榻之



閒耳斷不容奴鼾睡可也東昌堡亦名牛庄止可做海州前探之區不可久住是今日之海州正昔日之卽墨必善守如田單暗藏一火牛雖齊七十餘城可復況遼乎

城撫順

欲安遼左斷須於撫順築城欲城撫順非調班軍不可見今山海城工誠班軍之力城撫順正所以為山海外蔽為薊鎮重門惟兩鎮安危與共故攝以一督臣使其如左右手之相救也

防冷口湯泉

邊外大川為東西虜捷徑可行數十萬騎其桃林界嶺因撫賞熟徑賓莛昌一路尤甚然如奴入大安堡陷遵永竟從冷口瓦窰擁班捆載蓋以龍井大安遂十日程不若冷口便也過數里為湯泉平沙蔓草頗見虜中都山川嵐層積此路須設重兵其次則界嶺越遼西關與冷口並急若桃林阻水青山阻山較此尤易守耳奴東近以九千兵守之自援凌調發一空不滿二千



今以一千五百守石門百道子東尖山琵琶稍觀音溝一帶以二千守星毛溝河流口以一千五百守桃林口佛兒峪劉家口等處以三千六百守重峪口東勝寨青山口羅洋洞箭竿嶺中勝堡等處皆見在調防更於瓦窰高埠添設砲臺二座安置神器對打客山

三岔河旅順口鎮江三方

奴酋入踞我遼陽以三面迫我西則為我三岔河西南則為我旅順口東南則為我鎮江城寬

莫五堡等處彼以三面迫之我以三方應之彼以我侵地孤懸守之我以我三方併力毆之

遼東恢復

合南衛廣寧以復全遼

從來復遼之舉議者俱未挈其要領大畧全遼形勢如人一身山海如頭寧前如頸錦義右屯如兩手廣寧遼陽如肚腹北四城開鐵瀋陽如左足南四衛金復海蓋如右足今復南衛是治其右足人之腿足必與肚腹頭頸相連屬而舉動始活必復廣寧通三岔河接東昌堡而南衛始為我有南衛廣寧俱為我有血脉融通筋骨連接止欠遼陽北四城之地一左足之恙耳如不復廣寧雖復南衛血脉斷絶生氣消索其能久乎況旅順一堡耳金復海蓋相去四百餘里我兵南距太海東西無援其何能支故今日欲復南衛藉之為虚聲則可倚之為實著則不可復南衛併復廣寧變虚而為實則可復南衛不復廣寧廢實而狃虚則不可且廣寧去寧錦僅



跬步之近南衛去登萊隔瀚海之遠運餉轉輸之難易又不可不辨數年來東江遠涉海外原以虚而牽奴之實今我自去其虚而奴反益其實我又不能以實禦致有遵永之禍今宜張其虚以喝奴秋冬猖狂之謀固其實以圖我恢復之計

復廣寧兵畧

欲復廣寧一帶非五萬兵不可廣寧原額官兵有十營六哨大約不過一萬五千餘員名東有鎮武堡至廣寧九十里原額馬步官兵五百八十員名以遊擊總之所屬西興等三堡每堡皆堡官一員又量堡城之大小大約不下三五百名廣寧迄北有鎮安堡南至廣寧五十里以參將總之所屬鎮寧等五堡每堡該堡官一員各堡該軍丁五百員名廣寧迄西北至義州九十餘里以參將總之額兵馬步有三千名所屬大清寧五堡每堡該堡官一員各該官軍有三百名者有五百名者亦量堡城之大小容軍士之

多寡。廣寧中路迄西至大淩河所一百餘里。右備禦總之。馬步官軍有四百餘員名。廣寧迄西南至右屯衛一百二十里。有遊擊總之。馬步官軍原額有四百餘員名。名為援北。而實為海防之設。迄義州至威家堡五十里。有遊擊總之。所屬大安等三堡。每堡原額馬步官兵。亦僅足壹百之數。其錦州南北所屬邊堡。已見有兵將駐劄。獨以廣寧未復等城而論之。夫廣寧存城之兵。實數止用一萬精兵。甚至再添五六千足矣。



其餘者。分發各堡。譬如三岔河至義州。東西大小城堡。約有二十四處。路程亦不滿三百里。某城遊擊馬步兵若干。某城參將馬步兵若干。某堡守備守堡。馬步兵若干。無事派定停當。必設處那項兵馬塡實。其餘不足者。請餉召募土著。務期五萬之數。大小將領。必選智勇兼全。勿使庸懦僨事。兵必須要強壯。勿以老弱塞責。就在寧前錦州。各照信地團練。實練一年。踰年舉事。庶幾可復。况廣寧東環渤海。可通四衛之水路。

果有實練之兵。何事不可為。

西障醫閭。堪為奇伏之險。更前恃錦義為藩籬。後倚鎮安鎮靜為鎖鑰。廣寧一復。又切近奴巢。不惟　神京無憂。即寧遠前屯。亦安枕而臥矣。再相機而恢復南四衛。至少用精兵二萬。一萬繇登津以抵金復。一萬繇鎮江以抵海蓋。廣寧選精騎數千。繇南海口接應四衛。此潛渡之一法也。若奴知覺。多設旗幟火砲。直抵三岔河上。佯為搗巢之舉。奴必縱兵以堵三岔河。我登津鎮江之兵。乘虛一鼓而復四衛。此聲東擊西之



一法也。四衛復。奴必不敢盤據瀋陽。而歸老巢矣。然老巢又不容易歸也。奴必與我決一勝負而後始定去就。我又必得精將銳卒。圖一大創之。然後奴孽方死心而歸故巢。奴一歸故巢。其遼瀋開鐵諸處。復全矣。

奴已知[illegible]

復廣寧後實着

遼地綿亘二千餘里。而三岔河中分其界。河東遼陽為重。河西廣寧為重。廣寧不復。雖有寧錦前屯。不過一線咽喉。河西半壁。終非全有。又安

不必經完全

望其復全遼破奴穴哉且廣寧至河僅一百八十里距河爲守謹防暗渡是天塹之雄也錦義古屯足稱犄角是自強之地也土沃産殷屯種易饒是富庶之區也邊外一帶俱插漢所屬十八家夷人受賞之地廣寧一復插酋必還舊穴思討原賞而宣雲亦得稍緩是於插爲調虎之計於奴爲坐困之謀必再加申諭凡遼人有潛往省直者儘數出關以還故土嚴令各官有姑留遼人者從重參究以清内地遼之科貢世冑



俱許仕遼以立功勳不許遊宦以忘桑梓俟平定之後照舊推陞別省員缺庶遼望先歸遼泉景從或路遠難行官給脚力或窮餓不前官給粥食各府州縣務加體恤全活孑遺期歸故業精壯選之爲兵老弱助之爲農以遼人復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捲土重來之實著也

一　恢廣寧先復義州

恢廣寧必先復義州與右屯二地乃廣寧之羽翼羽翼不張雖復廣寧亦孤而無助蓋義州切

扼要着險甚其最也

與鎮江相對止隔一江前此我不借義州駐師而潛於皮島鐵山之僻土城木寨不爲之備失地理之扼要矣從義州沿江而上係昌城再去是平安道過白頭山即咸鏡道此道與奴酋老寨相對亦止隔一江我不分兵駐咸鏡道爲奴酋心腹之憂失其牽制之緊着矣咸鏡道正南隔江係老寨江水一股從老寨後向灰扒生上西南去一股從咸鏡道西北生來其隔岸即魚皮也魚皮向與老酋有隙不爲渠用後因全遼



俱陷奴勢滔天故魚皮亦假爲歸順其實可招而陰用之也

一　海上前事

期寧遠爲正兵約登萊出旅順爲奇兵長山石城廣鹿獐子等島官兵俱過東岸爲伏兵先使以上奇正伏三軍張揚進取令奴兵分頭應接不暇然後東鎮令副將從義州渡鴨綠駐劄鎮江爲奇兵再選老弱備人數者從昌城渡江占住鴨兒河險處大張虎聲揚言直由牛模寨爲

奇著亦捷著非鍬岳二章人不辨

搗巢之正兵暗囑鎮江之奇兵護之惟意在憑險以守疑惑奴心然後用精鋭之兵火攻利器平日恩義兼至訓練極精者密由咸鏡道渡江驟抵老寨奴屬必措手無及不戰而成功者在此平遼之玅策本不外此

寬奠諸堡

寬奠等堡正當奴巢之後繇通夷關入可三百餘里繇鎮朔關入可二百五十里其巢前有城後依叢林密菁以自固無甚深阻得以精兵三



三千兼程而進掩彼不備

取三韓要地

以寧錦為正以東江與金復蓋州為奇正兵出三岔聲言欲渡奴必分重兵以西禦東江合朝鮮之衆聲言直搗其巢奴亦必分重兵以東禦首尾相聯步步綴緊奴兵兩分窟穴自虛然後三州之師直入山腹奴衆雖強勢必瓦解此不待智者而後決也且三州枕山襟海沃壤千里往者全遼半給于此得之可以進可以守可以

遼將要第一著

屯鑄山煮海形勢最便無中斷之患無衝突之虞其中所匿遼人尚多收拾一年可以增兵可以充餉此從來取三韓之第一要地然居奴肘腋之下其勢必爭非明于致奴不為奴所致者未易勝其任也

海上布勢

遼鎮形勢原三面瀕海一面阻關今圖恢復若專在陸地進兵則局勢不大不足分奴之兵力從海上布三方犄角之勢一在先戍南關以復



金州一在戍長生以圖復蓋二州一在復鎮江以窺遼瀋宜各置一副將領兵分渡往鎮江者掣奴之尾往長生者扼奴之肩往南關者搤奴之脇鎮江有城可修長生有險可據惟南關與奴接壤無險無城須築一城以駐兵布置既定當尅期撤鎮江先出兵以議奴後奴必東出以應我我既誘奴東出隨發南關之兵以圖金復發長生之兵以圖蓋海二兵同發河西督大兵渡三岔以擊奴之首我出其不意奴必撤回東

出之兵以守新寨復分兵以應我三路此時我遼彼勞可一鼓而殲之倘奴畏我四面夾擊退縮不出我可漸屯漸進直逼遼瀋四面合攻奴必窮迫思遁乘其遁而脩全遼故疆但三方並進必兵力有餘而後可倘兵餉不湊手當暫舍鎮江長生而專力於南關欲復四衛而不先城南關則奴騎衝突我無藩蔽今東鎮島官駐兵旅順口內小沙之上去金復太遠金州地形如葫蘆旅順其腹南關其頸自腹至頸相去百餘



里三面皆海腹大而頸細南關闊僅十里許兩水夾之最爲險要向來無議者咸議鑿斷通海水以限虜騎不知虜不可來我亦難往殊非進取恢復之計況其地皆石骨復不易鑿今議築城則進可攻退可守但此地奴所必爭非物料湊手不能刻日完工當就附近島只預置遼船以便運載土石務期一月完工初築時奴必鬨爭我分兵一半用戰車如守城法以火劫敵且戰且築料奴初來兵必不多勢可取勝及其敗回益兵復來非半月不能比時城工過半矣據車入城乘城固守爲力亦易益南關有城則可復金州二百餘里可屯之地北可漸圖復蓋漸逼遼瀋然後徐圖分戍鎮江長生二方以圖並舉此亦量力漸進之策也雖然非水陸夾攻合廣寧之師不可至登州海防水兵二營向來出汎皇城諸島原爲防倭而設既已久無倭警則出汎皇城殊爲無味今宜調一半赴南關移緩就急以備倭者備虜覺華島形勢原無關於進



取其水兵三營似應止留一營爲輓運之用其餘宜調赴南關以充屯守進勦之用又查東江民兵儘可調用宜調選其長生廣鹿兩島少壯民兵赴南關聽用調選其石城鹿島民兵赴鎮江聽用四島民兵凍餒思逃已非一日兵來則糧餉俱來是轉無用爲有用化餒兵爲精兵也

薊遼宜雲合勢以分虜

奴酋去薊遼於千里裹糧帶甲兼程疾趨兵家大忌況遼有三岔河大凌河小凌河入薊則有

撒河黒河灤河西則有潮河白河河防口河此爲天塹何憂其來而懼其驟也前屯衛北山之北斜陰青北山之南號爲函谷拳泥可封百夫守險萬馬難驅夜則縱火晝則拋石馬陵博望之功可成也東不得西則東虜困西不得東則西虜困交不得合則二虜俱困屬夷仰給於賞款絶則屬夷困遼薊連而宣雲合虜分爲三我合爲一大寧可復建酋可擒虜不足憂也議者或謂物力不足合抱之材連雲之木不可勝



費也勝敵盍強牛畜雲錦不可勝用也三衛之賞養邊外之卒不借資於内也大同邊北外立五堡開田給軍不勞轉輸軍民宿飽不可倣而行之乎裂田爲井分流灌田農爲丘而軍成壘兵食資而戰守備緜近及遠循次漸進不便於馬是不便於虜也更爲招制屬夷就我約來漸消漸磨且募且坑東連遼左西接宣昌郿尋丈而就只尺改單薄而成連絡外增重圍内設疊障薊鎮之有護如保鎮之有宣雲虜豈得突而入耶

## 開原

故開原奇著

開原不置重兵則西虜宰賽等二十四營無所忌憚其款不固與奴酋之交又合而於北關之好又攜北關併而開原危北關亦必附西虜以自固北關去而開原亦危應於開原營增兵一千五百人以居中策應慶雲堡增兵一千五百人改備禦爲游擊銜以彈壓西虜或靖安或柴



河堡增兵千人添一備禦以防奴衆此救開原第一義也其次則汎河懿路各量增數百人以守要害左山右河路寬不過二三十里一失其據而開鐵之聲息不得南通也若遼所屬惟清河堡最爲緊要其地距奴酋住寨不過數十里酋若侵犯必從此出若我攻取亦從此入而所轄害孤山散羊谷等六堡俱險阨而遼瀾難顧若於此堡增兵千人各屬堡俱復舊額改守備爲遊擊以統之寬奠管量增五百人與清河犄

所相望使酋欲南侵遼而憚堅利之在前欲止出開原而懼搗巢之在後此困虜之一奇也又於遼陽協營二千人爲專制東方之計瀋陽量增一千人西防北虜之掠東應撫順之衝而寧前則量增一二千人以佐其弱

自奴賊起事以來第知失撫順清河二三邊堡耳不知自鴉鶻江東南起至西北六七百里邊堡如永奠長奠孤山鹻場之類二千餘座皆已棄去邊內民堡如延望山寨之類數十座皆燬



掠而我兵第守遼瀋開鐵四大城不敢一步往救也敗殘瘡痍之遺新募烏合之衆賊以全力攻四城之一而出騎兵分斷其援路三城無馬之疲卒能徒走奔二三百里越賊騎而救此一城否一城失而三城俱不能守河東去而河西亦不能存故不恢復開原河東何以承載須將遼陽作一根本然後脩復清河撫順寬奠一帶邊堡與瀋陽犄角而後徵集教訓次第進復

開原老邊

開原邊有二道一道老邊自[illegible]雲堡西南西北正東東南柴河堡約三百里[illegible]誌書內所載墩臺百餘座皆丟棄不守甎石皆被虜拆去夷地爲板升其地任夷駐牧往來者數十年爲一新邊乃邊吏縮入內地二三十里挑築小壕一道以苟且自衛者自小壕以外老邊以內全然視爲夷物以此瞭守偏近往往邊烽纔舉而虜騎即至開原城下使人不及備（皆不練兵所致者則推甘拱手以付虜）



廣寧

廣寧兵額

廣寧舊止正兵左右兩翼三營中權犄角聲勢相連將出部推人知自愛（將知自愛何幾）其後改爲千營委用閒將盡出私門坐占軍人半爲伴役軍視官爲贅疣官自視爲傳舍京營十萬之師亦不過三大營而止今廣寧兵馬一萬有餘而分作十營各營將領盡用糜餉與中軍千把總至用八十二員此何爲者近雖移二營於戚家堡而八營如故裁哨撩火器二閒將而六將仍存恢復之

經圖遼略以登例而縣着何限

後仍其初制可也

遼兵數不可少

他鎮有邊無腹遼則大山海而緣處其一涯如弓背然腹徑不過數十里而邊長且二千三百里他鎮皆一面對虜而自舊遼陽失後虜挿入而巢穴其中竟分遼爲兩段河西却縮於西南河東贅懸於東北又各以三面對虜矣他鎮有邊牆遼獨與虜接壤而處即使額軍十一萬額馬七萬餘匹一一無缺猶不足以充擺邊之用



而朔日不補乎近且拘於汰兵之例而過裁之不知遼人識虜旗號使居先探虜其偵必實遼東土兵慣戰可用楊總督欲各給以盔甲器械令其家自爲守人自爲戰該部查無事例遂竟停寢

遼將丁

議者曰遼數無兵非無兵也將官家丁額有成數今加數倍有一家丁冒五六之餉所以無兵家丁之餉將官半以入槖爲營官之資耳是以

不均甚

遼將多有丁而無丁何也餉是而丁非也多有丁而亦同於無丁何也丁非其丁也丁全則餉缺餉缺則將窘丁壯則餉須壯餉壯則將亦窘

遼馬原額

遼左年例馬價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五兩每年部發解遼原爲廣寧遼陽寧陽開原海蓋五道酌量馬匹多寡均發買馬而設非爲廣寧一道撫賞設也總計全遼馬驢五萬二千餘匹頭內廣寧一道數不及二萬計馬分銀每年應



得馬價不過四萬兩耳祇以撫賞故除分馬價六萬四千二百三十餘兩外又扣留各道銀一萬七千四百六十餘兩以一道獨得八萬一千七百五兩而遼陽等四道止共分得三萬六千一百七十兩又祇以撫賞外併此三萬餘兩亦不聽四道領去而仍留廣寧自用以致逐年欠下各道馬價七萬餘兩

遼馬失亡之故

遼餉之弊有軍而故懸缺不補以爲留餉之地

案知此項羡餘報後何用

更不忍言

有餉而故留作羡不為補軍之用自報羡餘以來原額軍馬每有勾募至送餉司一槩不補因此逃者益衆軍額益虧且該鎮餉銀原無所謂羡餘也自萬曆十四年以後陸續題增兵馬等項歲該糧料不下七萬兩未嘗以增添取給於部發也每歲通融數萬之外一官三載復報羡餘二十餘萬則何衙而支餉司然則不於軍之逃故馬之倒失是取而誰取哉軍利於不補而得免勾呼則相率而逃官利於不補而得扣糧



料則惟恐不逃必使該鎮軍馬盡歸於逃故該鎮糧餉盡入於羡餘而後已耶

遼馬各營失額不行隨缺隨補自追樁細打之法不嚴倒死一匹遼俗官給銀十兩外又攤派閭戶餘丁湊銀一二十兩以此軍上不加愛惜兼之舊帥占盡夷市不論老病瘦弱一槩收買以冒官銀又以軍馬代驛馬盡一營之馬輪流替應而馬缺於奔馳矣十數年來專恃夷馬凡土產者雖龍種不得售一錢遼東至今以養馬

何解

為戒而所市夷馬又乘我之窘而匿其精壯售其老弱舊規年例馬價解到當即酌量多寡分發各道買馬操備自舊撫鎮將銀兩收貯廣庫獨為廣寧買貨撫夷之用止將所市夷馬分蒔各道計所俵不及銀數十之二三而所欠各道馬價有三年者有二年者及查庫又無存留銀兩雖遺下段貨諸物約值十餘萬金濫惡壞爛減價以售夷馬而夷人不收算價以分各道而各道不取



馬之四五六七八五個月名為放青月馬既放青矣又折與以草乾此銀可復買草到馬腹否惟有各衙門標下馬與遼馬或不便放青然即以一萬作不放青照新例每日三分共五個月止用草乾銀四萬五千可也十一十二正二三五個月實給草數每束五分算亦應費餉五十餘萬然亦半取於屯而量加於採屯共五萬人即一人取草二十束便可千萬計且九十月之採青也馬兵自採自給矣凡此步兵所採歸之

餘在此

何處今關外未嘗不積有屯草秋草皆將官留之折塞馬兵於四五六七八放青之月而沒其草乾銀者即馬不盡宜於青草亦有應量給乾草馬不盡宜於秋草亦有應量給穀草總之屯與採通融調酌以給之原自數也

遼餉二弊

會典載 國初遼東馬四十萬匹極爲蕃庶故設死馬行太僕二寺以經紀之其後生息虧耗以至今日歲發年例銀兩以佐其急乃任意取用唯賄是聞每萬必扣二千給馬戶而稱兌必除稱頭委官因而效尤馬盡老弱無用今日收一匹而明日死此月收一匹而來月死夫如是三面之●安得不畢脫而狂逞

遼餉惟家丁差厚其營堡軍士月止四錢或二錢五分每歲折色四月本色八月各倉舊儲米豆向因鹽糧援例人等買票虛出通開情弊以致陳者不出新者不入浥爛不堪而近收者又被官吏攙和沙土糠粃各軍雖得糧票多不解關須遇有前項買票者則每票費銀四五分或付之水火而已

經世挈要卷之三終

湘潭　張燧　和仲父　纂閱
金谿　傅昌辰　少山父　較梓

## 遼東下

### 遼撫賞額設

遼撫賞額設如市稅于銀泉該撫賞支銷者專聽撫賞應用市稅于銀不敷者俟照各邊例會請正項應用其永寧監馬餉銀夷馬價銀專聽買馬應用遼夫銀專聽修邊應用租課商稅各



雜項及紙贖銀兩專聽賑濟饑民製造器械脩理倉廒反公務應用賞功優恤犒賞等銀專聽本項正用不得槩指撫賞名色混行動支仍將前項盡數登入循環處藍閱事各冊以便稽考凡動銀俱經該道轉行各官支用完日造冊繳報不得徑委當季等官赴庫取用其當季官即行裁革庶幾遼左錢糧不致借撫賞之名而一槩侵漁惟本鎮原無撫賞從前當事又不據例疏請乃為一切苟且之法而貨馬子銀之名出

開原撫賞得無類是

矣

### 遼屯原額

高皇帝以遼左之地在元為宿虜列衛置戍遂因海上運餉不便令群臣議屯田之法洪武二十四年收糧五十三萬餘石永樂十年收糧七十一萬餘石其後災●頻仍數目虧減今雖正數三十二萬有奇而以粗折細却止二十一萬餘石版圖具在而糧數日減者土地荒也國初額軍十餘萬並無年例銀兩專恃屯糧支給



至嘉靖間誌書所載軍馬猶存七萬三百有奇步軍三萬七千四百有奇屯軍一萬八千六百有奇鹽鐵軍二千七百有奇而是時解給軍餉除山東抄布花外部發年例止一十九萬八千有奇因坐食而冒雙糧者多也況自先年改屯軍為操軍耕作之徒率歸舍餘屯軍盡廢而屯田益荒矣

### 募復遼屯

遼原有屯糧有屯艸有科糧有科艸載在冊籍

藏之水庫、如每田五十畝爲一分、授屯軍一名、每季食鹽菜銀二錢五分、秋納屯糧或穀一十五石、或豆七石五斗、草七十五束、外此又有科糧科草之名、乃百姓祖業已地、地有金、銀、銅、鐵、之疏、科、有上中下等之異、俱入倉廠之內、以爲軍儲之需、有管屯之官、專以追徵爲任、有倉廠之官、專司出納之責、全遼官兵十萬三千、坐食本衛本色六個月、仰食京運折色六個月、二百餘年、馬騰於廐、士飽於伍、法莫良於此矣、今或



地在人亡、宜補其人而屯其地、法廢籍存、宜設其法以合其籍、奈何置之不講也、如無牛者、官借牛價、預擬牛租、或穀或豆、青草穀草、至秋上納、其原價仍在也、無種者、官借籽種、無食者、官借食米、亦預擬其息、以爲上納之準、再廣募商賈、各備資本、屯田寨下、或旌表、或加級、或贖鍰、或糴賣、俱以本色爲重、而折色有禁、較之兵丁月食厚餉、歲獲幾何、且既欲其戰守、又欲其耕耘、能堪此重役乎、刻不肖將領、每藉公作、以耨私田、卒致枕戈之健兒、竟是荷鋤之傭僕、可乎哉、若如前說、斯民屯足以養兵、兵強足以衛民、便計也、

遼東關外屯田

廣寧、東三十里、舊有羊腸河一道、自西北而東南入海、龍窩潮溝其故道也、自先年挑空路堤、阻其南向、遂橫溢而東、入三岔河、一遇山水泛漲、堤內堤外盡爲豬若、依故道、兩岸築堤中、讓百丈之闊、任水緩行、不與爭險、度不及五十里、



便可導入於海、又外循大黑山起、至三岔河舊邊基址、築一墻壕、如路堤然、一以防　一以約邊外客水、使歸於河、則一百七八十里、盡是沃壤、自三岔河起牛庄、歷遼瀋開鐵西北順邊一帶六百餘里、一望既脫、開鐵地方、如過丘墟、遼海二衛、舊有大小屯寨一百四十七座、今止見存一十三座、鐵嶺一百二十八座、止存二十二座、泛河懿路一百三十四座、止存二十九座、遼瀋以東、鴨綠以西、不能更僕數也、惟金復海蓋

四衛地無遺利然多山坡沙磧所收較薄而拋荒者反皆腴土緣在河西者山居西而原疇居東在河東者山居東而原疇居西河界其中而夾處焉以此腴土盡行拋荒每問居民皆云此地種一日可收子粒八九石遼俗五畝爲一日市斗六斗抵倉斗一石是五畝地而可收十三四石也其美利可惜有如此遼兵八萬若簡此輩十分之三隨便屯種可得二萬四千名每名一分五十畝可種一萬二千頃畝取子粒倉



斗一名可收一百二十萬石折細六十萬石除給本軍應得月糧外可餘三十一萬餘石查得見種屯地一分者納穀八石荳四石大草小草及雜項銀兩約二兩四五錢始得完訖科亦重矣若將此田每畝收二石者今只收一石而一石之中又有五斗係自給之數是四分中而取其一分軍無不趨事也遼東將官養廉甚少今照隆慶二年例墾田十頃者內給將官五十畝爲養廉之資如一將官領兵二千者內撥六百

前遼屬[illegible]廉保無剝削[illegible]

人屯種計屯三百頃該得養廉田一千五百畝收穀一千五百石豈不足用以免剝削又照嘉靖八年例墾田百頃以上者撫按獎勵三百頃以上者奏 請擢用不及者叅罰則前有養廉陞擢之利後有叅論戒飭之害將官無不趨事也其餘不盡田土方多招人承佃聽其各任所便開坐畝段告領戶孫開墾耕種隨其所佃畝數納稅量寬二年以爲牛具子種之費俟三年成熟照見行科糧事例一體徵納而又酌量道



里遠近地形險易爲之分置堡寨以居之併小屯爲大屯使零星散處者皆得聚處一城城內設置器械火藥等項城外深壕三道壕塹多種榆茨料結纏護止留一門出入一遇傳烽在田者各斂物蓄歸堡各執火器弓箭以待之丈餘門徑雖有數千騎安所馳騁開原西北二三孤屯全賴此法雖委身虜口虜不敢近其門而過焉寧前錦義一帶土多沙磧只合照依舊址挑挖大壕一道壕深闊各二丈一直切下本質自

可耐久累土爲墊但取土勢自起不宜加隨以速其圯山石漫坡鑿削如壁溪澗水口用合抱之木三股錯立式如拒馬檜而少短其上布列二三層不宜如近日細木欄杆有同兒戲自大黑山東至三岔河又踰河起海邊開鐵至鎮北關地平土堅壕滿水口俱如前式惟累土爲墊當用上筏包砌於外如土城然以取其峻且草長土固可久東昌以北至慶雲關以南數河橫出皆可引水平灌入壕深可丈淺五六尺春夏秋間虜騎難越冬間氷結增土凝固又不得擁宕而入若西北起靖安邊東南至鴨綠江一帶邊臨海隅山林叢薄似亦不可無壕一道以爲之限

屯田於關外更有說焉假使奪民田以與兵屯民既無家復令無産則厲民趨營兵以屯民田既親弓矢又服畚鍤則又厲兵何如選其精銳者以實行伍而令老幼歸之阡陌每夫給田三畝有力者聽其自耕無力者量給屯本秋成時俾五人供一兵之用一兵受五人之養無事則民得盡力於耕牧兵得優游於訓練有事出所訓練之兵以應敵收所耕牧之民以守城以遼安遼隨以遼養遼此不可助軍餉之一班乎

遼陽水防

遼城數十萬生靈全賴水防蘄土一完可留可渡賊即強且衆斷不敢臨水一窺可省兵五萬將帥數十員此眞遼陽天險而孰意有開門揖人者哉

潞河

潞河有益邊疆誠爲得策欲復廣寧當卽修潞河且收水利防水患其高深丈尺志已載盡第稍增益使爲萬全復廣寧用此一策戰守俱有所恃則事半而功倍也

遼人宜分別招徠

自三韓淪沒遼人進關百萬餘輜重十倍之遼俗不耐饑渴流離傷心所在有爭則人欺其孤且制其有不曰養患可虞則曰通夷有據株連

吹求因一人而斃數十命一事而破千百人十年來摧折殆盡富者羅法貧者投奴但知開募府以接回鄉之遼人而不知其渡中國苦驅之遼人以入奴也苟撤登撫運糧北來設餉司於覺華島則譏察嚴而紀綱一立偏裨於東江聽遼帥節制責其間諜偵探招徠降衆使遼人棄奴降我有路而無繇從島入奴則奴亦不敢遣奸宄直入中原山海先泥可無輕失其險矣

既授奴以漁人之利此著斷不可緩

遼人有二等有南四衛之遼人有北四衛之遼人今之賊北四衛之遼人也性與虜同而更識中國之虛實南人畏虜而不畏賊故從之者衆虜有巢穴思歸而賊無巢穴無所歸徹我之情形而無所忌憚固與虜異無巢穴之歸而必死以甘心於我實與虜不同虜猶殺我叛人金帛婦女捆載而去未恣我叛人也而賊則恣膓從者之取之是賊之奸肆而得我叛人之心又更甚於虜矣

說到此可恨而亦可畏



援兵

援兵須擇地利

各鎮援兵甚脆弱一人三餉而無一實用川兵心齊膽壯只得精兵二萬亦自足用然非土官親領該道親押必又蹈末順之轍且多不善騎戰平原廣野實非所長此山林險阻之一戰猶宜擇地而用之

調川兵紀事

劉綎初出願多調川兵部裁抑之中途一揭得請乃已仍量增加此部誤也劉用川兵如臂用南兵宜盡如其請以損他省應募之額乃拘於按地派兵之例坐失機會至今日則川兵又不可恃矣何也將非其人也最可笑者調兵止欲足數不酌時宜而川湖貴三省上司之外別有無主苗民如紅苗犵獠仲家者近歲多調用之遼之始壞也安與彭同調水與藺同調以世仇殺之人並馳而入國門如沿途脫逃進不能到遼退不敢歸穴誨之叛耳故有預慮報怨貴州以梗塞雲南者此幾先之見也討在今日余謂

謀始者何其拙

練兵節是邊省緊要點

川湖兵則無他策宜亟選川將俾所在訓練各為一軍以此占將之能庸不至孩所重而逍遥也

主浪毛浙各步兵僅可用於寬甸清河山險之地而撫順對岸柴河撫順三岔兒一帶平坡漫嶺非西北各邊兵必不可

浙兵設戍

浙兵不宜出津戍一步遣之戍江河口梁戍所等處費強而後移駐即川兵亦難恃矣募兵之宜戒如此



山西

山西總說

宣大全埋邊務而山西則半撫綏宣大之撫臣守在邊而山西之撫臣駐於腹裏此其所以異也山西之守疆與大同相為聯絡本一省事自寧鴈既以為關而大同又或不足為蔽虜一闖入責相牽連計當時虜患正劇主議者以為重門待暴王政所不廢而再設寧鴈其後更增平型居常視之誠兩門戶也然使山西退守寧鴈而遂萃其責於大同可也虜越大同而後至寧鴈至寧鴈則責山西是矣而偏老之失守山西其容無罪乎是大同撫臣一其責而山西乃二其責矣此撫臣之所獨難者也悉寧鴈見在之衆而一偏老以為賓則無守而不固今既分其力而退守則見分者以寡而戍弱退守者合猥而就廣是守偏戍或萬有一之能固而守寧鴈則惟虜之不入已矣且山西之三邊與陝西之三邊一也寧夏延綏甘肅之撫臣則分自陝西

而同開府於陝西之境者也有延寧甘固四鎮則不當復有陝西撫臣然而終不能罷者良以撫臣之不可兼邊計也而山西撫臣獨不然是故以偏老之孤危本不可與寧鴈之腹裏並列為守而卒以並列者以責之一人故也夫偏老之有寧鴈猶宣府之有居庸大同之有紫荊居庸不屬宣府而責之順天紫荊不隷大同而責之保定此所以為重門也而今山西乃責之一人豈非設官分守之有未詳乎為今之計請割



偏老以南寧鴈以北特設一巡撫而專委之以邊計而開府於偏關以總兵駐老營以副總兵駐河曲自平型北樓鴈門寧武而北悉以隷之移寧武道於偏關以為分守而岢嵐保德等州縣專屬偏關巡撫如朔應之於大同山西都御史罷其軍務但專巡撫畫關南而守之使得其整暇與監司冀南河東守令共圖所以輕徭均賦以休吾民者而供三關萬一有警則親提大原汾州二營之兵以守鴈門而甚急則更調洛

州縣之兵以遏衝突偏關參將換駐寧武其鴈門以北巡按事宜亦或以并於宣大而山西一應派額應輸三關者俱仍其舊如此則尺寸在疆撫守俱舉不以地遠而貽誤不然東之宣大西之延寧皆以撫臣專膺其責而獨山西一省跨其中空而誤於遙制是使全晉之背開一護藏之竇而以大同河東誨盗餌虜也是時雖罪百撫臣將何救乎竊計必如此而後九邊皆密而無隙三關重設為非虛且自添撫臣一員之



外不增一卒不加一將而坐收全守即增一巡撫不免於廩餼吏書紙劄之供計亦三五百金但取之山西巡撫每歲移駐兩司府州縣往來參謁之費而足矣

山西形勢

山西一鎮邊分兩截勢有緩急自冠家梁起至盤道梁陽方八角地椒茆一帶名曰緩邊以外有宣大兩大鎮為之屏也自地椒茆歷老營水泉偏關河保一帶名曰急邊以水泉瓣兩哨河

保隣河套也寇家梁之邊整修如故儼然一長城盤道梁至地椒茆一帶約二百餘里或高或低時厚時薄樵蘇耕牧踐爲大路壕塹品坑夷爲平地寂無一人司柝此有邊而實無邊又無論守邊之人矣自地椒茆至老營水泉偏關樺林一帶則墻幅樓墩嚴整又居然一長城而樓子營河保會一帶延袤亦幾百餘里邊墩之低薄傾圮亦如盤道梁甚至虜家會斬賊溝緣山爲邊內無徑路外借虜地車騎所過虜可襲而



取而邊墻低薄較甚盤道梁五尺童子一躍可過不必捷足也此邊墻敎樓刃[illegible]之大較也夫隣宣大之寇家梁盤道梁以至地椒茆邊[illegible]設而無人猶曰宣雲固則我亦固至水泉樺林以下逼迫虜穴樺林巳覺觧嚴水泉而樓子營河保等處河冰泛漲挾渾陀而凌波者虜人善遊宜何如崇墉者而乃甚盤道梁卽水泉一帶墻堅墩窨然亦止可傳烽耳不能禦墻也五里一墩二墩五軍一軍有地五六畝室廬耕耘其下

非不備具而邊長墩少墩多軍少但可傳烽難以擺邊若欲於各邊墻下墾田集衆爲之當自西路水泉河保等處一帶始次及中東二路諸邊而水泉河保等處邊墻若但用西路額設軍壯則墻多夫少須二路軍壯總歸西路分工起丈西路安則三關舉安

凡禦虜之道須爲三覆以待之若止靠一墻入百長邊一處不守八伯俱廢聞虜騎入犯多從梁上行走不從川中經過如嘉靖年間從西路



入從寇家等梁取道則梁上工夫尤爲喫緊三關什九山梁什一梁低路坦無處不可行兵若夫墻上亦宜十里一大砲但塹山爲險置房住人練人用砲卽不建樓亦可三關誌所載如東路平刑嶺平刑關牛還梁車道場堡白道梁二岡馬蘭口白草溝中路火燒梁乾聯嶺臥羊坡王野梁陽方口狗兒澗水溝口圪垞礶嶄家窊牛肋肢灣莜麥川勒馬溝長林堡西路衙門馬頭山好漢山丫角山五眼井將軍會紅門乾溝

驢皮窰青草茆頭窩嘴東長嘴關河口斜堝平虜賈家堡水泉石坊七里溝辭家口牛角尖陝西大川墩守河十墩龍王廟斬賊溝趙家山柵峪口郭家灘賈家灣皆曾大舉外其各梁上亦要害處儘多不過數十處並三關誌所載只不過五六十處各架有大砲細藥健兵慣手虜豈能飛渡耶





### 三關形勢

偏頭寧武鴈門自西延東三關並峙設十八隘口於內以爲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爲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時無住牧之虜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住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保障爲難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峽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先年以山西巡撫駐劄鴈門關內代州總兵駐劄偏頭關又各設守備一員以備調度嘉靖十九年胡虜充斥三關不能禦近議於朔代之間設重臣一員總督宣大三關亦如陝西固原之制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又東紫荊關又東居庸關山勢連亘實天設之險爲京師近藩往年紫荊居庸可踰而今不可踰者以其增築修塹之工多而其險

可見關隘險阻天設人爲者居

備也使今之三關亦如紫荊居庸胡馬敢深入乎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關之險擇將帥練壯勇積芻糧以塹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鴈門稱絕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鴈門當其衝矣幽微之兵出[illegible]荊紫其左延寧之兵度黃河拂其右虜可邀[illegible]昔李牧守鴈門誘匈奴人張左右翼擊之大捷

寧武處三關之中當華夷之要衝為東西之援



應實陽方溫嶺神池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岢嵐以一守備一千戶居之自偏頭徂鴈門似落寞矣

## 三關兵馬防禦

三關重地處處隣虜延袤二千里而額設各營兵馬不過五萬餘其堪戰者不過五六千耳恃此五六千散卒支撐二千里長邊與二十萬衆強虜相當可乎哉今二運不繼安能復益一兵則惟有倣古人邊縣之說將三邊道所屬忻州

衝邊非此不能持久非此不足威敵供億又其小者

代州崞縣繁峙五臺靜樂定襄岢嵐州保德州嵐縣河曲縣興縣凡一十二處丁壯鼓舞固結務使人自為守家自為戰即數十萬精兵立具

或謂巳巳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縻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為除革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不貲矣

## 祖軍頂首



三關隣虜衝邊止因糧薄不得招壯丁只得因用祖軍然於祖軍中少加遴選尨弱亦不至此而又為頂首所拘壯者未必有錢有錢者未必壯即使韓白復生亦不能使有頂首之祖軍橫行匈奴也

## 民兵宿弊

山西隸赤籍伍符者地則磽确鹵沙不堪施鋤拖耙人則鶉衣鬼面不堪頂盔束甲平時既以邊方作腹裏有事安能以腹裏作邊方而官是

今之選邊將皆舉彰者剃邪也

地者終年累歲倩人代庖一切廢閣況敢言兵耶不知腹裏州縣但取循良邊方州縣須兼將略然民兵亦不易言矣富者用賄買免貧者盡情科泒虜患尚遠官害切身爲之奈何

### 三關墩烽

三關墩烽除水泉一帶墻上之墩足觀矣而墻下之墩自水泉以至省城及各分路墩臺傾圮廢墜不聞拆聲間有一二墩軍鶉衣鬼面舊例該平滁汾三軍壯前求貼墩夫平滁汾去此千餘里往返二千餘里以二千餘里外之軍壯而欲其聞警馳赴墩上傳烽此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是必於墩下置田造屋召人耕住每墩約得夫四名每名約得地二十五畝草屋數間使其父母妻子俱生於斯聚於斯塋於斯一切歌訣烽事童而習之絲毫無差一旦聞警照歌分傳庶不悞事往年在山海城上見南兵守城者長子孫因嘆戚將軍有法以貽後人哉

此數不可省紀圖不可邊有大便宜在



## 河北

### 河北防禦

自流寇震隣以來大河以南所當審布而設防者無如黃流兩岸大河以北所當扼要而制奇者無如太行一脊查輝北八十里接林縣界西鄰山西壺關縣西北鄰山西平順縣西南鄰山西陵川縣賊從陵川來則林之陸嶺小落店三地爲要賊從平順來則林之斷金橋魯班椞尖湛口三處爲要賊從壺關來則林之嘴子村花園村爲要皆宜擇鄉兵晝夜守之離縣四十里更有一山名蟻尖寨者四面懸崕陡絶中有一線鳥徑可通人行其上平坦有土可耕約有五里許水泉七十餘處昔年流賊據其巔數年始下曾設巡簡司建營房練兵其上今荒址尚存此山有水有草可戰可守眞練兵之上游也當仍復舊制從林折而北遙涉縣界隣山西黎城界遼州河順間有高山以塹之而響堂鋪兩岍夾山一路邊墻六山口有大邊墻尤爲禦賊要

地墻外如小山口有邊墻大山口有大邊墻刻中州外翰四字於關門嘉靖間虜入犯河套撫臣疏創設守備宿重兵今皆棄不修而磁益急矣涉之西北鐵脚峪兩大山有邊墻中河口有關門毛嶺山頂有巡簡所今皆廢其下五大邊墻東西敵臺尚存舊關券門長里許山水衝壞此皆涉之險要隘口宜一切布鄉兵自涉而東北即武安之內地也武距磁頗近在涉之腹裏故武視涉爲外藩而涉視武爲內翰矣武安城



西有地名二百冠堂四山逼峭中有邊墻以十數人守之雖不能過再西十八盤更險西北摩天嶺山愈峻絕接壤遼州皆係武安衝口其適中之地名陽邑鎮團練鄉兵可以攝三路與固鎮巡簡相爲呼應此守漳北一帶信地之布置也大都昔日之流賊饑兵爲之倡今日之流賊逃兵爲之倡而我兵擄掠小民畏兵如畏賊與驅民以從賊一迯近邯鄲城外二百人殺人刼財直馳東省必入漕濮徵調之害了然

磁州兵馬

磁營原額毛兵一千係嵩洛汝陝鹽礦之徒勇兵一千乃土著招募而封兵六百則各州縣之衙役也自徵調行復增新兵於是有兩兵重餉之苦今合而練之足額而止兵精而餉如故封兵亦以千爲止仍隨府營操練春秋檄磁令操之有事係障兩河無事聲援三輔統之一將額設一中軍三千總百總隊什長足矣餘官盡行裁去向流賊聞磁營兵勁不敢窺輝北云



經世挈要卷之四終

經世挈要卷之五

湘潭　張　燧　和仲父　纂著

金谿　傅昌辰　少山父　較梓

## 陝西

### 全陝形勢

陝西内綜八郡外控三邊吏茲土者牧且兼帥焉責誠鉅矣延慶平凉臨鞏逼近邊牆虜一入無論資產鋒鏑死傷之患獨先嘗焉三邊視諸郡尤衝而勢不相貫故甘肅星懸於河外寧夏



抹保於黃城楡林一望虜幕千里餽糧獨其人輕生敢戰相恃無恐頻年更番入衛耗亡半矣墮城殞將益有繇然又其甚者固原爲開府調度之中重兵屯戍自敗績之後懸賞選募至今銳士尚不滿千若虜襲舊直驅踐汧隴薄涇邠窺三輔特再晝夜力耳鳳汚之墟夙多回種而無良亡命者又多逃匿其中俟風壓鼓煽而起腹心之患其將大乎

### 全陝邊防

楡林蔽延安花馬池蔽慶陽固原蔽平凉西寧蔽河洮莊浪蔽臨洮岷文蔽鞏昌靖虜蔽會寧沙州蔽甘肅靈韋寧夏之援環縣以援固原鎭番以援靈夏山丹以援肅州碾伯以援西寧此全雍邊防之大略也

### 全秦兵馬

全陝三邊四鎭幅圓甚廣　桐封屏翰羌虜環居邇來營伍單弱糧餉空虛且不自暇固圉而每又責以纓冠如西安平凉延慶漢南諸處雖



設有官軍民壯鄉兵多飾虛文罔知操練是以流賊忽起所至披靡今宜添設大將或副將一員於前官兵民壯内揀選五六千人註冊省會或邠乾慶陽諸地一意團練從中調度專備南北二路應援緩急之用官兵則原有額設錢糧前項民壯則有前項每甲歲派銀一十八兩可以充抵錢糧而仍允昭　甘肅勇士事例每月入給銀七錢馬給料草銀八錢尚餘衣價銀二兩則宜蠲征以息小民馬匹則或查動無礙官銀

買給或於死馬存剩及洮河西寧茶馬內多中
給領有倒斃者照樁頭朋合事例賠補或照甘
臨近例在於兵科草銀內每月扣存一二錢以
備買補庶乎桑土綢繆外安而內寧也

摺用班軍

秦中東路有潼關之班軍一千六百餘名分爲
二班在黃甫川修工中路有西安班軍二千餘
名亦分二班在榆林等處修工西路有西安班
軍一千六百餘名分爲二班在定邊等處修工



又西有西安四衛班軍六千餘名分爲二班於
寧夏花馬池靈州平虜城等處修工每歲四月
赴邊十月回衛每班約有五千八百餘名赴邊
之日每名日支行糧一升共糧約千餘石及修
工之時每名日支糧一升五合以月計之約有
二千六百餘石以六個月計之該糧一萬五千
餘石每名額支鹽菜銀九分每月約費四百八
十兩有奇六個月共計銀二千七百兩有奇費
甚夥已今邊方各堡之軍有三十月無糧者宜

此等善巧方便各邊鎮皆有之真心謀國人何妨觸類而通

將各處班軍免其赴邊即將各堡軍丁支班軍
之糧米鹽菜銀兩令其以除邊沙修工邊堡亦
甚便也且往例班軍不赴邊者每名徵班價銀
一兩二錢以五千八百餘名每年可徵價銀六
千九百餘兩借爲堡軍之用又節省往返行糧
之費其下班之軍在省操練不兩便乎

全陝屯牧事宜

關陝如平凉洮河以及甘肅幅幀數千里一望
荒蕪人物凋耗較成周隆盛未可並論西漢置



凉州部刺史察隴西北等郡東漢司隸如故唐
置關內道以京官領隴西皆視爲重地故漢唐
盛時人材之多財貨之富甲於各郡有繇然也
况趙充國屯田金城湟中東至浩亹而羌虜善
服非今之甘肅西寧間地乎張萬歲監牧汧渭
雲錦成羣鎌易一馬比屋豊盈非今平凉洮鞏
間地乎夫充國屯田之地與萬歲監牧之地具
在也盛於漢唐而耗於今豈今之地不可耕且
牧耶特無充國萬歲之人焉耳或曰今甘肅已

有鎮巡之設矣京華巳有苑馬之設矣而各衛所屯田之不廣各寺監馬畜之不蕃豈有他哉患在軍民丁戸不如古之多也甘肅鎮巡以禦虜爲重務苑馬寺監以點視爲常規求其留神民瘼也難矣



## 三邊

### 三邊形勢

秦之邊有三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甘肅古河西四郡也漢人開之以斷匈奴右臂斗絶孤懸四面皆虜在東北則有銀定歹成諸酋在西南則有火落赤永邵卜濔官眞諸酋雖時肆跳梁而山丹石峽一帶扼要據險未遽爲邊鄙大患唯是永火諸酋盤處海上族類日蕃控弦可四萬餘衆每每藉口搶番陰謀虜掠我兵至則伏



首觀望不至則任意横行猝有變動恐河以西非中國有也所幸該鎮軍丁素稱敢戰而今亦非其舊巳前此田中丞一意爲邊大賞小賞三軍之士以殺賊爲養身之業近因速賞格廢而轉効接驗反成弊數打點扣留之餘僅得十有餘金唯是速給賞賜作敢戰之氣方絶假道杜槍番之路庶西北半臂可安枕矣寧夏古朔方地也東起鹽池西盡中衛北倚賀蘭南距黄河虜患較他鎮爲緩自俺荅納迎佛西牧道虜結

聚河套則冦在門庭矣自松疆恢復驅逐賓宰諸酋逃牧賀蘭一帶則冦在堂奥矣自刼哼變後東西諸酋無日不開市挾賞則冦在腹心矣兵日驕而虜日横款虜與降虜内外通同莫敢禁禦即如該鎮近日興復屯田一事始循等之築舍令且付之餼羊矣延綏古上郡地也襟帶千里獨當一面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每每不及而返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内地稍安自巳巳失守火篩據套之後榆林又肩背受敵神木



迤東逼近黄河大舉較難神木迤西直至石澇乾溝一帶環遶千五百里堞堡傾頹在在可犯況該鎮逺處於不毛一望沙漠既難屯田又無他産三軍所頼以爲養者唯此月糧耳近緣遼左失守司農專力于東以至月糧不繼屆指三十餘月則脱巾可虞唯是先足餉以固根本然後徐而議修輯徐而議扼據榆林可長保無事矣

三秦先務

寧夏一鎮屯夸有桃渠採草捲掃守壩等雜差因寧夏田土頼黄河有漢唐二壩實衣食之源採草送壩樂供挑濬惟將領占據灘蕩湖道將採下草柴私役軍士爲累耳延綏鎮糧額派陜西延安慶陽三府原係本色自爾政文貴奏改折徵軍餉始虧廵撫馮清因之盡改折色而米價騰貴都御史王鄴始開黄河設置船隻輸運王崇古議復本色邊餉日延綏在萬沙之中背居套虜無日不警馬每月給料四斗五升草銀



五錢今草豆皆乏養馬既難只得棄馬先年虜營威遠官軍尚有牧馬採草之所今軍馬無可休草豆復貴其不容於不增者勢也楊襄毅督甘肅明罕東諸屬番避居肅州境上其衆滋繁襄毅築白城威虜等七城徙其部落數千人稍給牛具於是離塞四五百里亦一時之盛云

延綏扼要防禦

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增立營堡以時啓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過一二百人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於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里猝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爲六哨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巡歷邊境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在腹裏遇警猝難馳報況虜入寇必經邊堡遇延安廬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須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

延綏宜用土兵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蔚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鬭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覆奏請勑御史往會官點選於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十五號爲土兵每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繇是土兵強盛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

按土兵之法不但可行於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爲嚮導

寧夏

## 寧夏形勢

寧夏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統其東南，險固易守，沃土長流，生理饒洽。成化前，虜患多在河西。虜既入套，河東三百里花馬池、清水營，左右反爲敵衝。自巡撫徐廷璋築墻，畫守總制楊一清、王瓊屢爲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顧兵寡勢分，虜大舉輒不能遏。嘗聞弘治前，虜不戀套，或連歲不至，即至在冰堅時，凍解不能復出入，以故每歲冰時，伺虜入則戒嚴，出即否。乃今渾脫飛渡，數萬立濟，據爲巢穴，誘我逋逃，盡知內地虛實，咸寧固靖，不得休息。許論欲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建城堡，設參遊，移總制居之，而分屯重兵，清水、興武諸營，令三百里內旗幟相望，刀斗相聞，鐵柱、白水諸堡，水草大路，盡築墩堡，可謂扼吭之計。北虜住牧套內，非昔往來不時者可比也。其保障惟以邊城爲主，達虜依水草爲居，花馬東南一帶，惟鐵柱泉有水，又東南至梁家泉有水，又東至甘泉、紅柳、榆樹等巴都、韓家長流等處有水。總制劉天和題於鐵柱泉築城，梁家泉築堡，甜水泉、史巴都等處築將一時水源俱各據守，則無飲馬之處，誠百世之利也。

據守水源虜無虜徒法也

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凉，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兵杭雄敗後，山前遂爲通衢，趙瑛、周尚文禦之，皆敗，蹂躪不已。不知寧夏所終也。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千里，以故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若山南作塹，以遏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漢朔方地。今棄與虜，城而守之，則莊凉靖固中衛，俱安枕矣。

## 寧夏導溉事宜

嘗因張鏊巡撫寧夏導河溉田之事，而有慨焉。霍公韜奏議謂：自陝西築爲邊墻，窪爲溝渠，尋秦漢故跡，修復焉。邊城外固，溝渠內深，內資灌溉，外禦夷虜，全陝之利也。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沃壤，若得人力盡闢耕之，三邊軍餉不煩餽

運自然饒裕今誅國者何不按其跡行之而徒令軍士終歲脫巾枵腹也按唐書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帝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於筠請於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路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爲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乃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愚按北土之有長河猶南之有大江黃河不惟可資漑耕且可以轉漕可以置舟師扼虜方册昭然奈何徒能行於昔而不能行於今





## 固原防禦事宜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以陝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與三關事體相同）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於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叅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監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



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竊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水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冰馳蹕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然則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爲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

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番來商旅納貨賄斯以塡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

固原在寧夏之南實番胡要害之地弘治間總制秦紘築内邊一條自饒陽界起至西寧斌冰三百餘里自徐斌冰起西至靖虜花兒岔止長六百餘里至今每歲於二八月各修築之儼然爲關中重險東向可以頷榆林西向可以頷甘肅總兵遊擊守備皆駐箚於此猶室家之有堂奧也東之於胡也以花馬池一帶爲門戸西之



於番也以西蘭一帶爲門庭今日者有總督運籌於中總兵叅遊提兵各鎭折衝於外處置得宜全陝可恃以無憂矣

固原邊政

固原邊政本羌戎故地其邊自寧夏中衛而西而北而南宛轉二千六百餘里蝨分陝之適中控制之上遊也然黃河積石環於後嶓冢嘉陵距於前控番在岷而有洮陽疊川之隔禦虜在原而有金城烏蘭之壯蘭靖緊鄰虜穴百步之內率皆強敵且當三秦門戸衝險爲最而河洮近邊舊無虜患自丙酉虜居莽剌川漸逼内地窺我藩籬則門庭肘腋之間生一敵國邊防多故覩昔有加蘭河之兵雖強而失額頗多洮岷之兵漸增而半皆未練團聚教閱用以張軍伐而固吾圉斯今日務哉

## 甘肅形勢

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爲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羌古浪六百餘里至凉州爲漢武威郡凉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爲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爲漢酒泉郡肅州西七十里出嘉峪關爲沙州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則皆燉煌郡地也



與前四郡皆隸甘肅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迺以嘉峪關爲限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爲西寧衛古曰湟中自凉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爲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略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是難且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以來陷於土魯番恢復之議至勤累朝李淮之議曰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糧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宣大事體少異已失事宜或又令其歷在催徵不免遠涉若以省參一官專駐蘭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南經運事例而移郎中於其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於戶部催科便於本省是或一道也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令設參將易贊之議是也若我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



講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騷擾無窮若給符限年勤以名數庶可久可繼之道也

### 莊凉要害

紅城當莊西寧之中可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外護鎮番爲凉州永昌門戶六壩紅沙又鎮番要害而長草湖一帶尤爲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在凉州二百里之外四面受敵尤極孤危

西事書餘

古稱河西之盛控制羌胡今按方輿什得五六耳其遮絶環固業與虜共之誠懸嘉峪之外馳驟而南已非我兵力所及況鎮羌陝口南疆北塞遠不數武近纔跬步攻當塞反扼我吭又安能制御南牧之虜哉且甘肅西寧之番其附屬虜部者十之三其貧窮無聊依虜畔牧在扒沙等川可數千餘人其歲應徵求竭畜産而獻方物者十之九獨河以南隔於迫脇殘破服從尚



少今漸圖渡河矣虜情豈遂已乎倘有貿陰山雄傑之鮮卑安知不爲強國耶吐蕃欽陵欽唐拔去十姓四鎮至要郭元振曰烏江黄河關源阻與多厲毒唐必不能入我欲得之非窺諸部也甘涼距積石道二千里其廣不過數百里我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獲不五六年可斷其右臂今疆宇廣狹有近至數步者視唐遠甚虜進據腹心騷有吐蕃之勢尤易梗塞此不可爲殷鑒乎數年之後虜若生心無論諸

用番制虜與北邊用夷全別

番關隴蜀漢且剝膚矣但虜以中國爲仇諸番遂不敢挑釁以犯漢法其實積忿深怨非一日矣項虜犯肅州倡建募番之議五種之夷超距而從戎者至二千人共西寧南北諸番數倍肅州歲首聞警諸番頭目方來朝會時以保守屯聚掩襲歸途爲諭一時驩聲若雷無不願効死力者據諸番所稱各族控弦荷戈之兵衆可萬人即虜來無爲也誠以諸番委虜我爲懸示賞格且聯東附近族部使互相聲援總聽指顧又



陰傳諭虜中番且群謀不逞我收洞喝相持之功況其首事倡率之跡策之善者也

## 榆林

### 榆林防禦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筆處於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興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投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禦林堡，襟吭既據，內地遂安。（但其地逼近河套，雖有邊墻，虜多克斥，東自清水營，西至定邊營，一帶更為衝劇。）邊墻東起黃堡川，西至定邊營，長亘九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湮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亦以樵採圍獵之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於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裡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為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邑，盡為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況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在額內支給，又邊邑凋敝，災傷所免，及拖



挑運双粮用之此董所謂既屢稱事也

欠者，復百有餘萬焉。榆林地險，將士樸忠，畏法死，無怨言，又果悍勇敢戰，不貫甲，虜呼為駱駝城。人為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乃令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竊計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挨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於延寧甘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年予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

### 榆林事宜

榮陝而利及淮妙想天開

天順中，延綏用兵日久，戶部楊鼎上疏曰，阿羅出住牧河套，日入寇掠，殆今三年，請師古人自黃河轉運，為便倉法，且言三門之上有小河，可通延綏，如以所運糧草，各貯水次，泝流儹運，庶幾不乏，且可顧帶解鹽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利大有增益。詔悉從之，然以衆議（可恨）竟沮不行

榆林地乏耕收藉於河套爲多河套失自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之地盡爲胡虜出没榆林繇是失所養榆林之守無險可據而左右援大同寧夏甚遼雖設迤左烽墩五六十迤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缺連年告急諸邊鎮獨榆林軍忠勇常懷復套之憤惟苦無糧識者謂得百萬金可充恢復之用矣

## 榆林總論

嘗訪之延綏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浮沙衆墻終難就緒向使其構鎮河湟



逼逐套虜興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於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益不審矣繇此觀之則宜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但當時建議若王翱楊璐諸人首以築牆垣濬塹建堡置墩爲關隘藩籬計子俊因之起黄甫川抵定邊營千五百里之間堡二十有四墩八百餘所分東中西三路爲守邊營藉

以少寧其功亦自難泯云

臨洮

臨洮形勢

夫臨洮一鎮控馭羌戎屏翰湟隴南有洮岷階文西固西有河州起台歸保北有蘭州鎮保永泰三紅周環紆廻五十餘里無一處無虜然較其緩急莫如新舊洮州二城蓋古土番地臨阜南峙黃河北繞夙稱形勝然番族繁夥去固原千餘里遙制爲難其丹路口鳥藏堡係河洮總峴乃海酋出入之門戶番夷肸睍之䘵喉所恃



惟洮河一水爲之阻隔遠偵寄探或保無虞河州邊西老鴨關之外設有起台保安歸德三堡中有撒剌邊多爲之關鍵然保安去河州五百餘里孤懸塞外肘腋生番對面火酋一線通道至歸德二百里而中華地盡海虜遺孽流住洮州桑的河地方離邊不遠跳梁叵測雖日發臨河兵馬并力禦之而鞭不及腹臨洮之南七十里有景古城一堡設在峁山中斗大一城人三百戶漢番雜處僅有三十里即洮州地北去河州二百餘里即果麻灘直抵虜穴其白石崖黃草坪乃莽挫通衢賊寇要路昔年火酋蹦蹂內地道經於此萬曆庚寅創設守備以俺龍關麻山關大小馬家灘閻陡石關思巴思關沙馬關麗之各關設把總官後將守備改設蘭州北城而景古止以千百戶爲備禦六關亦各以千百戶爲把總共統兵六百餘名防守各官職級相埒又皆親識故舊體統不屬法守漸弛今宜於臨河二衛班軍內擇五六百名發景古城與彼



舊有兵馬湊爲一營操練簡閱將蘭州守備仍復守備於此則衝邊捍禦屹然矣蘭州昔爲是衝有參將營自恢復松疆名曰腹裏而創設永泰遂改蘭州參將往駐焉第寄邇新疆狡虜眈眈未忘也蘭既係臨河洮岷要地河北咽喉又肅藩帶礪豈宜僅以一守備統衛宜將甘蘭二衛班軍盡數合入大營即以備禦都司內一員加參將資望壓則外有藩籬內有防禦如臨洮原有應援松疆之責往返千里徒滋煩費今蘭

州有此重兵萬一松警刻日可到主客便利誠一舉而兩益也蘭州渡河北去三百里卽永泰去新邊五十餘里邊之迤西四十里爲三眼井堡又一百六十里爲紅水河堡二堡自棟酋西來而套虜松虜俱逼臨邊下不時窺竊紅水設遊擊一員尚可撐持三眼止一守備權輕兵少堵拒恒難是以狡虜竊犯無所顧忌以地利較之永泰稍緩三眼極衝今宜調永泰參將併該營兵馬於三眼井而以三眼守備及原兵馬改



永泰此只以人地相更移不煩別議增減而防守有備矣自三眼井之北有麻黃灘逼臨邊墻一里而近每遇虜犯必從此入地僅彈丸一區界在紅三之間宜於此處添築一城建立臺墩內設防丁百名賊知有備可無侵擾卽往來經行亦得聞警趨避矣

臨洮兵馬

臨洮一鎮兵馬在洮岷階文西固不具論其在道屬者衛所五大小營堡二十有一大約官兵二萬七百五十有奇馬七千有奇而今不及半矣卽以總鎮所駐臨營其初額兵尚以四千三百計馬尚以一千六百九十雖不及他鎮三之一然遇有烽檄亦可策援自撤去省城家丁援去遊兵召募今僅有存者千五百名又連年援遼援薊所剩六七百名亦身步走之卒耳何以異於小堡哉狡虜窺竊盜賊縱橫其所繇來漸矣

## 河套形勢

河套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鎭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邊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固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　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



綏無事正統以後漫失其險虜始渡河犯邊鎭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緣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綏德慶陽三延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嚮道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剽盾之害矣

## 防河套議

復套議起於楊

成化二年三月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延

琚議實皆爲力河島

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一千餘里營堡迂疎兵備希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遊河套親與臣言套内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於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鎭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蘸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紫馬營等處共立十三



城堡七十墪臺東西七百餘里實於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徙直道實爲邊防之長策按薛應旂曰嘗歷延綏慶陽二境往復於偏頭關花馬池二千里間凡諸營堡咸爲稽考詢之將者故老猶皆記憶楊琚之策且曰曾銑幾於復套其計蓋不出此

## 河套地虜衰略

河套地界惟皇甫川於黃河稍近川南焦家坪兩岈夾山水先合後泮及娘娘灘羊圈子渡口交冬氷堅故虜率其衆或自坪或灘或渡口以入套元史河源附錄朱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旦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東流過達旦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又西南入陝西楡林衛境然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畨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自寧夏過達旦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内也

河套事宜

宋史稱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叔園雜記謂近時關中大饑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踰年纔復業九邊圖亦謂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内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富庶稱雄鎭焉此數言鑿鑿皆實也葉文莊議乃謂不可駐牧耕種未之究矣



## 登萊

登萊三營

登萊二郡凸出於海如人吐舌東南北三面受敵故設三營聯絡每營當一面之寄其在海外則島嶼環抱自東北崆峒半洋西抵長山蓬萊田横沙門鼉磯三山芙蓉桑島錯落盤居以爲登州北門之䕶過此而北則遼陽矣此天造地設之險也然諸島雖近登州而居島以取魚鹽之利者乃遼陽之編伍非東山之戍卒也故北海之濵既有府治而設險者復建備倭城於新河海口以爲屏翰且有本營之建焉沿海兵防特重其責非若他省但見水寨於島嶼良有以也

登萊有即墨營文登營萊州有叅將新城有守備登州有總鎭有海防左右二營有水標營馬步家丁今復有新兵二千沿海有威海衛成山衛靖海衛大嵩衛鰲山衛靈山衛萊州衛寧海衛登州衛九衛有二十七所直隷所在外一所

約有千百戶三十餘員鎮撫總小旗在外每衛約有指揮一十餘員各伍下軍丁閒曠甚多專委廉能監軍仍任海防道事責成智勇大將仍任備倭總鎮事如法訓練總聽寧遼節制戰則爲遼左今日之奇兵守則爲他時禦倭之實用

登萊防遼

登萊一𨻶原爲與金州相望恐奴襲渡濰之故智故設此以防然若欲藉此以克奴則金復海蓋之城垣盡爲奴所傾覆金復海蓋之廬舍盡爲奴所燒燬將從何處著脚而敢與奴搏戰乎此旅順進兵乃不必得之數也夫登萊與山海相近尚不可恃如此而況皮島之師欲應關門則有獐子島石城島廣鹿島平島雙島越五千餘里而遥豈能飛渡而至乎故設兵之初原爲皮島與鎮江相近可以搗奴巢穴故每歲傾朝廷數萬金錢養兵而不惜正爲可以掣其尾而使不敢窺關耳今奴業欲渡河而窺廣寧又與插酋相結而窺宣大則奴已稔知皮島之師

皮島之師無益



乃束草爲人以驚瓦雀者耳抑又思之登萊即不可以入虜而虜必不能忘登萊何也彼在海中則三方之說我爲虛着彼爲實着先據爲先着彼要着先着決不肯着後着一斷登萊必窺宣大不待智者方知也奴謂我無人乎哉

待今日始知

此論甚精

## 松潛形勢

我朝開設松潛東綴安綿南控威茂譬人之一身松潘其首也安綿威茂其股肱也番酋比附於外材官控禦於中嗣後五寨塞而威茂分三溪叛而安綿出致使手足頭目各不相顧何以聯屬而成身乎松潘之勢似合而其中皆秦越相視實則分也白草之寨似分而其黨皆患難以相死實則合也



## 松潘防禦

川之形勢北有劍門不足恃而慮在松潘以孤城介西番之域乃待食於能州懸命千里之外設爲羌戎所截則疊溪而南如建瓴而下直抵茂州無難是誠限外隱穽耳西有黎州不足恃而慮在維州維州在保縣外無百里乃爲董卜韓胡所據是切近之災且復有靈關一道可抵雅州草坡一道可抵汶川沱里壩一道可抵灌縣清溪口一道可抵崇慶州其門庭禍乎哉

## 松潘威茂論

諸堡之卒歲於內衛選官軍更番而戍大約主客遊兵不下二萬秋而往春而代法非不善也但不知地利不識夷情恫疑虛喝習爲上計不聞有剡一矢持一戟攘臂而與之角者未至而思歸未滿而望代曷若罷去以養戍兵之費籍土民站丁而守之如其不足則邊關餘丁可練而使也無已則擇勇健者量堡緩急分布而汰其充數之老弱可也松茂地鮮五穀官軍待哺於內境歲輓全蜀之糧數十萬斛不遠千里而以實老弱之腹吁可惜哉維州自沮於牛僧孺城竟棄先臣董軒嘗議欲棄疊溪移所高屯堡有八害三利之說夫入松有二道東自小河南自疊溪皆羊腸一線之逕如人兩臂然胡可廢也



## 松潘事宜

松潘二鎮爲蜀城之右臂係全省之安危松潘不守則威灌之藩籬不固而沃壤千里之區亦

幾於危薄而不安矣松潘糧運之數有限而商販所取易窮秋成之後斗米二錢經商不通困戶坐索高價懸釜待爨即備員竊祿者不免也查得松潘放糧事規每年四六十十二月支實米其餘月分皆支折色此先時作者蓋以糧運之艱故支折色多而本色少為糧戶節省之計但所存恤在糧戶而所苦在邊氓今照布政司買運松潘一鎮萬曆七年分各倉糧米共該四萬七千六百九十一石七斗八升而松小等邊堡官舍軍兵孤老共五千六百八十一員各[illegible]官軍四千八百一十四員名若以每月米銀兼支實為利便又松地苦寒稱貸為難往往山陝富商攜資坐取重利每借米一斗候至放糧之時加至二三斗者有之窮軍細民甘心兌支若每月給米便可省此一段苦境

經世挈要卷之五終

湘潭　張　燧　和仲父　纂閱
金谿　傅昌辰　少山父　較梓

## 邊防事宜

### 天下各鎮各邊總說

自大寧失而薊州宣大不相聯。自河套失而大同榆林不相聯。若夫自薊以達遼。惟恃山海關一線以相通。自貴州以達滇。惟恃九驛以相通。萬一中途衛阻。則遼東雲南莫得而救援之矣。



然相擇險要聯屬川貴雲南跨衆山以爲一總。聯屬登萊遼左跨東海以爲一總。是亦一策。釟漕山東可以達遼。萬一咽喉梗塞。亦可繇遼海以達燕。噫各邊鎮守兵數萬。歲給芻粟數百萬。而中外財力亦既殫竭矣。興北方水利屯田以足兵食。不待其人以行之哉。

### 九邊要害

國初以遼東大寧宣大寧爾爲六鎮。其後更置薊州榆林固原。而九邊聯絡。夫遼陽城衛勢成藩蔽。三岔河南北舊城在焉。薊州外邊大寧鎮立。而山海關羽翼三衛在焉。自舊城三衛棄去。宣薊隔涉。從此多事。朶顏部落累肆侵噬。若黃花鎮擁護　陵寢。潮河川密邇邊關。非召兵墾田積石建橋。難以守矣。宣府漢之上谷。土[illegible]變。獨石不支。而此地益重。若補長峪城以鎮邊城之募軍。修浮圖峪以嚴插箭嶺之防守。不可已也。大同古雲中之地。川原平衍。犬冠屢至。洽五堡既經修築。高山墩落亦增戍加舊矣。則偏



頭寧武雁門三關平地平遠。長勝諸堡與春長峪之修築。固可得而議也。延綏襟帶千里。當一面之險。自徙鎮榆林。內地久安。後虜據河套。邊境漸嚴。軍用告窘。議者謂青山防口為虜患必繇之地。若屯置軍器。修築邊城。而綏德近境沿河郡縣。皆徵芻糧本色。水陸並運。榆林可長無事矣。寧夏古之朔方。花馬池一帶舊為虜衝。若賀蘭山諸口盡建墩堡。鐵柱泉近地設兵據守。不惟得阨吭扼制之策。且榆林應援相及也。甘

蕭漢之河西四郡孤懸幾二千里哈密藩籬陷於土魯番久矣恢復之議　自先朝大臣馬文升許進討平之後又經彭澤經略王瓊撫綏竟不能復蓋此嘗在所緩也可矣其議復本色以給邊寨之儲則憲臣之策是也增修嘉峪關以爲內外之防則輔臣之策是也固原古開城之地一自火篩入掠遂爲要衝隸以三衛而守之重臣屹然爲巨鎭矣然山後之虜皆冰馳踐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甌脫而西鳳臨鞏之參



未經戰說者謂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未可息肩也

九邊藩國登耗

弘治以前沿邊止有遼東宣府大同甘肅寧夏固原六鎭兵馬止四十萬諸省民運爲其根本佐以鹽課百餘萬屯田乃緜宅耳其後河套之失板升之變土木之變庚戌之變遂設永平薊鎭密雲昌平保定山西延綏等鎭而沿邊大鎭總爲十三隆慶末年兵馬凡六十萬漸增京運

李莫辣此絲毫

全藉時物力乃得

二百七十餘萬正統七年戶部始建銀庫即名內帑故陡增二百七十餘萬而民間無額外之征至天啟初年首須　皇賞查沿邊之兵乃有八十餘萬而戶部之餉除遼東新派外已至三百七十餘萬又詳考萬曆年中錢糧登耗之數初年　皇祖勵精力行綜核所支防邊防海防江防瓷等項錢糧責成巡按御史歲歲查盤奏報以故二十年間寧夏用兵則一疏而題取廣之六十萬緬甸用兵則一疏而題取四川之四



總繞延而外府反稱其故可思

十萬但一舉筆而𥙿如礦稅一起外府日縮[illegible]倉老庫之八百萬歲歲以餉九邊不及十年而止餘八萬矣雖行考成之法嚴催皆直之逋而失之十年豈能得之一旦於是太僕寺之入[illegible]餘萬歲歲題請借支亦不及十年而止餘數十萬矣於是工部之借南京戶兵工部之借而兩京庫藏都略盡矣　光宗即位立頒內帑二百萬先是遼廣相繼喪亡川貴次第騷亂調募百出繼之以陵工門殿至數千萬而內帑盡矣省

最不堪此兩盡宇所不盡者仍是屯田之絲毫可引之

早知灯是火飯熟已多時

直錢糧解京有額存留無額何也地方有事遂漸增加故也於是朝廷加派有數藩司加派無數。

邊略宜分地爲用

中國之苦夷狄也非夷狄之能則中國之用中國者愼也夫夷狄之難制者莫若西北然一趙而破樓煩中山一秦而却匈奴千里班超困鄯善以定三十六國介子以一節斬樓蘭不患不足也晉也唐也宋也總天下之勢聚天下之財



自古以用兵用弱而致勝者皆縣畫地而守人自為戰有必敗而吾兵漸減矣

運天下之餉以與頡頏而晉爲之亂唐爲之殘宋竟委命焉是制西北惟取給於西北而東南不能爲重輕可知也東南倭寇古人弱之春秋之吳越未聞其患也趙佗以一尉役屬之孫吳以偏方郡交趾諸葛以一隅平滇平緬謂之天性柔弱信矣而隋以再征亡國元至隻旌不返舉百戰百勝之威挫之蛟鯨是又見制東南以東南自有餘並之東北抵爲累耳況夷狄之寇中國多迫邊民以爲導則今之戰四夷者亦邊民也兵不中於用用之者不得其道也苟有主父始皇漢武之君用班傅諸葛之將則四夷各稿於其徼之民矣又何苦中國之能爲

邊防奇道

今奴挿搆難東西連合邊垣之所宜備者咸知固守楡關喜峰古北諸口燕河潮河建昌等處不知皆未爲切近之危路惟昌陵山後之慕田谷大水峪東灰嶺西灰嶺最爲極衝此處又是宣薊接界之地互相推諉兵力单微二十里至昌平二十里至華城四十里直薄德勝門矣況



有安兎朝兎二酋最狡伏於陵後備奴酋以一甲御寧遠陽窺我楡門夷虜合兵直衝此地內入孰爲抵當此是奇道至危之路莫若將大營神機神樞三營之內各抽一營卽以原將官領之仍三月一更每營三千共九千訓練防守其地當嘉靖間原有更番之例踵而行之不添兵不增餉 陵後鞏固神京安枕至便計也

京輔關隘防詰

往時諸險設閘如紫荆居庸倒馬之類羅夫環戈戍卒荷戟守吏辨符行者脇肩曳踵罔敢眉視也正德以後商者入賂通者奸闌麇鍪鈌金左右環立不問誰何况覈符務嘉靖以來虜細出入至居京師習兵器市禁物群來旅往如履康衢况在今日正二虜跳梁之會防哉防哉

倉場草場軍器火器責成守禦

靖康入犯斡離不逕趨牟駝岡天駟監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得吉毬戲於是導之直擣



其所都城東北鄭村壩二十四馬房昔人議築城護之移附就近倉塲而營以騰驤四衛特敕武臣鎮守故與其有事而擒奸細不若無事而嚴守禦

各邊撫賞

各邊撫賞承委官員侵尅貨物粗惡必責成路將舉匪其人連坐參處又不如竟令客商至邊平買之爲愈省直班軍備守必選坐協守凡主將年終之舉剌視客將備守之功罪以爲定據益協守可以節制路將而不可兼督客將也

撫賞長策

通事一流我　祖宗特設四夷館以翰林重臣提督之又擇大臣子弟之端謹者爲譯字生習四夷之言語文字以主各邊撫賞之事今四夷館如故也而其人則非矣夷語夷文總未嫺習全憑夜不收與夷通話各路提調之撫賞皆視其口以爲低昂哄誘夷人教之爭競需索今宜擇其稍端謹者俾司通事之職三年之內夷黨



不增夷情不變即爲稱職授以百戶又三年而無事也陞千戶又三年無事陞指揮倘有能諷停大事探探隱情者不次陞賞不然即以軍法從事如薊鎮撫賞之責惟帘之路提官既卑微人復瑣猥外不能壓鎮虜情内不知愛惜國體甚至有私賂虜人求免自猥如潘一正者又甚則如近年掉四入犯大同所道往來張家口者率我降將而哨探所憑者盡叵測之通官至以國情輸虜希圖厚獲此豈彌變之道哉今請

各邊之賞皆令叅將主之如石塘路屬夷五枝皆是白馬關撫賞即移叅將駐關而革本路提調古北口屬夷十四枝皆在古北口撫賞即移叅將駐本口而革提調曹家路之叅將移駐漢兒嶺墻子路撫賞則叅將暫革馬蘭路叅將移駐正關松棚路叅將移駐羅文谷喜峰口則駐本口太平路則駐擦崖子關惟燕河路有二處撫賞宜將桃林屬夷并入冷口一處聽賞即移叅將駐冷口石門路叅將移駐義院口如此則



叅將皆復舊額至期仍令三道徃來提督庶體統尊而夷情可撫雖然此亦一時權法耳宜於文武二科及世官奇才異能立爲典屬國都護四遣出塞仍令通官爲副懸不次之賞以待奇功必有如班定遠者起而應命於以鞭撻四夷折衝堂上何憂殺虜哉

邊報

邊報青實

田錫有言禦戎在辨邊報虛實察左右蒙蔽有

無所以寧寬過誤之誅有戴罪殺賊之條而必嚴欺罔之戒妄奏報殺無赦也即如近日河東總兵虛報東西虜合其意不過欲張大聲勢以益不赦鐵嶺之罪不知逐城士民爲此一語逃去無算可恨也

城塞乘塞之始

成弘敵臺懸樓大同月濠長塹城塞之始也然臺樓大陎壕塹易塞垣周於壕塹附於垣近年事也固原菌馬池之傳箭境門宣府往來之蘆葦山麓乘塞之始也然傳箭多失夜警蘆葦不禦風寒步兵登垣馬兵列營亦近年事耳

按城塞說有乘塞四失頗切時弊云哨探之不相隷陴兵之無番休派撥之有隱射烽堠



之無識別也夫塞之可守習技巧於暇時奮勇力於有警與夫緩急得宜耳目不惑也今乘塞之將既非本地之官而本地長短哨兵復不聽其發縱又其所部悉已數丁受陴者塞覘望不得專之私人則何以豫知虜情不能豫知虜情勢必晝夜荷戈疑目直視又何以番休其衆畜養銳氣習試技巧邪分陴主將所對簿也以付軍吏險僻者簽垣衝者陎有以貨賂損軍實者矣烽燧諸將宜各爲號也以付墩卒一隅有警四方不寧有以虛聲沮軍心者矣是四者乘之者失也

修築邊墻之利

邊墻東起遼東鴨綠江西至嘉峪北抵沙漠紆縈一萬九千一百四十里營堡數千緣日久漸壞亭障缺少蹊隧蹤漏夫邊人所以與虜爭者獨有此垣墻其所以守望相助者獨有此營堡不修則塞下田非塞下人有也爲虜壑也塞下丁不能一日安於塞下也爲虜捕也昔余肅敏



於榆林開三千城堡築墻千餘里[illegible]祀之都御史徐廷璋修築寧夏邊墻虜不復入者二十餘年楊少傅一淸主本兵瓊築花馬池墻三百餘里人戴之若父母兵部尚書翟鑾築五堡今爲大同利（五堡在大同弘賜堡鎮虜堡鎮河堡鎮邊堡鎮川堡先是張文錦規築措置失宜激變軍士嘉靖中翟鑾修復）楊守謙嘗謂陝西各邊修築邊防皆於發兵按伏之時蓋按伏之兵已有行糧因而修築爲功甚省行糧之外再加犒賞人心樂從可謂不易之論今試以邊垣

邊牆實爲紙上之垣牆

修圮爲邊臣殿最、如內邊外邊緩邊急邊及關梁障塞、一切有修舉而無廢壞、誠守邊至計云、

按余肅敏公有疏云、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於延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莫若於[illegible]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墻、立砦堡、况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以爲邊墻、實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絕、空處築墻、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自是虜寇益稀矣、

嘉靖七年、給事中陸粲言築邊墻有五利、憑高視下、以逸待勞、以制虜敵、一也、畜牧在野、不畏驅掠、歲益蕃孳、邊人富實、二也、邊境方乏馬、墻成則步卒可守、省騎兵芻秣之費、三也、鹽州[illegible]鹽池近、以虜警頻仍、坐失歲課、墻成則[illegible]採、以[illegible]商販無阻、課額充足、軍用益饒、四也、廣開屯田、安息耕穫、漸省轉輸、寬內郡之力、五也、乞勅陝西提督會同巡撫、親詣相度整理、仍發太倉銀一二十萬、濟其經費、不足則量開鹽引、或陝西布政司無礙官銀佐之、選委賢能、專董其事、春夏興工、秋冬輟役、期以一二年間奏績、則邊防永固、從之、

修邊墻之弊

築邊增險、誰曰不善、然亦有說焉、接石爲基、則根不深、[illegible]爲壁、則根不立、上重下輕、內虛外實、於成則速、於毀則易、經年修築、項刻坦途、棄天險而費人力、公然騰之奏牘、期以希功而長譽、意其誰欺、

毀之易繇於成之速

廢弛邊墻之弊

邊墻東自榆關至紫荊關皆有長城界限自居庸關至宣大等處正額邊墻屏蔽奈欵市以來歲修邊墻之費競爲節省以充市本前任報省十百後任報省十千皆以節省相高爲殿最故不事修墻而惟事節省今邊墻傾圯將盡西風沙土刮至墻下胡馬如履平地耳

修城需求之苦起於不肖路將及各路差人來查新修邊城便要使用量其丈尺之高低濶狹吹毛求疵不以修城爲功反增索詐之苦故新松峪邊城二百餘至今傾圯不修可懼可懼



邊墻城堡擇要

河西邊自關以東前寧錦義正安鎮武一帶河東自瀋以北蒲泛開鐵一帶村屯已盡虜覘吾邊堡則邊堡爲重自瀋以南遼陽海蓋一帶人居稠聚虜覘吾村屯則民堡爲重凡中路驛遞城鋪在廣寧之閭陽十三山凌河一帶得錦義爲外蔽似稍緩而村屯依馬則當視與民堡並重在寧前之高嶺沙河東關曹莊連山一帶去邊僅咫尺地最稱急而軍民依焉則當視與邊堡並重在遼海之甘泉鞍山長店南沙河虎皮北沙河一帶去邊三十五里在緩急之間而遠近居民依焉則當視與邊堡民堡並重其新奠永奠孤山鹹場灑馬吉散羊谷馬根单東州會安白家衝三岔撫安紫河松山靖安威遠等堡皆東夷所窺伺則當視與遼西邊堡並重湯站鳳凰城鎮東鎮夷甜水威寧奉集析木城等堡皆東西夷所常犯則當視與遼西民堡並重前錦義正安鎮武等處千里曠脫而閭陽十三山右屯等處爲必受之區則重蒲河汎懿開鐵等處一望丘墟而遼瀋海蓋人財輻湊則尤重



墻堡之制

凡墻堡之制大不如小小則堅直不若曲曲則易守故宋藝祖筆塗趙韓王城圖不使端直金粘沒喝一覩汴城便謂易攻也又古人垣制多以高五丈下濶二丈五尺上濶一丈二尺五寸

為式今時民堡則大率高一丈五尺加陴睨為二丈下濶丈餘上濶五六尺而已垣太低則矢石易及陴睨難保近虜攻堡多飛石墜其陴則人不敢垣立而後蟻附以登今制以垣高二丈加陴睨五尺共二丈五尺視古制為半下上收濶亦如之庶中道也

壕墻者為墻於壕之內堡之外也臨壕為墻則壕愈深夾堡為道則堡愈險夫下射不若平射近鬬不若遠鬬此理之至明者藉墻以為隱



壕以為射緩急乃力自當不同縱有內薄憑墻與之戰而陴上之人復為我覆庇投彼不虞勇怯亦懸絕也

## 烽墩

烽墩為塞垣急着

甚哉乎塞外之急也戚繼光建敵臺一千二百座士卒經年不離臺宿法甚具讀傳烽歌天下壯之周尚文築鎮口邊墩五十里賢哉二將誠可為今日法矣夫烽臺為應援耳目地方士馬之存亡祇在一砲之間耳如近日插囚犯鎮川竟無傳烽方報辰至邊而已已抵大同豈十萬插兵一刻同至皆邊外不設遠探邊內無烽火



故也宜令土著軍在墩臺者時刻瞭望否則坐叅遊守把庶幾有所懲乎

### 整臺事宜

成化二年兵部尚書王復奏延綏寧夏一帶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塹壕城堡為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收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會卒調兵[illegible]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臣與

鎮守總撫等官計議俱於極邊要地添設空臺共三十四座俱摘附近官軍哨守所築墪臺隨其形勢以為溝墻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客兵庶幾墪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遥振軍威矣從之

先年邊城低薄傾圮間有磚石小臺與墻各峙勢不相救軍士暴立暑雨霜雪之下無所藉庇軍火器具如臨時起發則運送不前如收貯墻



上則無可藏處虜勢衆大乘高四射守卒難立一墻攻潰相望奔走大勢突入擄掠莫禦今建空心敵臺盡將通人馬衝處堵塞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圍闊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衝處四十步或一百步一臺緩處或百四五十步或二百餘步不等為一臺兩臺相映左右相救騎墻而立造臺法下築基與邊墻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餘內出五尺有餘中層空豁四面箭窗上層建樓櫓環以垛口內衛戰卒下發火

妙

許附邊近之間巧心活法

砲外擊虜賊賊矢不能及虜騎不敢近每臺百總一名專管調度攻打臺頭副二名專管臺內軍器輜重兩防主客軍士三五十名不等其常川守臺先曾用主軍因月糧一石內供父母妻子之養外備臺上日月之炊每有饑餒而死者棄臺而逃者其存者往往私棄臺守下臺措辦米糧且妨身役不得操練今將名到南兵一萬分布各臺五名十名不等常川在臺即以為家經年再不離臺入宿人家以此臺上時刻不致



乏人故此數年無虞遇虜則擊斬全提五臺一把總十臺一千總節節而制之官軍得以固守無恐即大舉虜賊犯邊攻必難入入亦難出此修險隘之大收効最著者也

戚總戎烽墪法

戚總戎每於墪臺空心臺處所大約相去一二里梆鼓相聞為一墪每墪設軍五名墪之相去惟以視見聽聞為準不相間斷近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總調度烽號賞

訊立為哨守條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每一提
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一
員係南方人以其機利素習也凡遇賊馬所向
之處該墪舉烽左右分傳瞬息千里各路兵馬
見烽即行收拾器械或應邀發或應候報或應
赴邊者分投趨赴戰守全鎮邊墻一體警備軍
士乘墻晝夜問哨禦備既速馳援不悞今誠倣
而行之則以我四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利
之賊必且挫衂豈能善其歸哉



戚總戎傳烽歌

傳烽號令妙無窮編與墪軍各一通千賊以上
是大舉百里餘外即傳烽一砲一旗山海路一
砲二旗石門烽一砲三旗燕河營一砲四旗建
昌功二砲一旗太平寨二砲二旗是喜峰二砲
三旗松棚路二砲四旗馬蘭中三砲一旗墻子
嶺三砲二旗曹家烽三砲三旗古北口三砲四
旗石塘終若遇夜間旗不見火把照數代旗紅
賊近墻加黑籠帶夜晦換盞大燈籠賊若潰墻

歌用便
竊實成
作者應
自有責

進口棄仍伊百里號相同九百以下是零賊止
傳本協自成功單用砲聲分四路不須旗火混
匆匆山海大墻皆一砲石門喜曹二砲從燕河
松古三砲定四砲建馬石塘終零賊東西一時
犯兩頭砲到一墪重該墪聽砲分頭說東接西
來西接東但凡接砲聽上首砲後柳響即如風
砲數柳聲聽的確日旗夜火辨玲瓏各軍俱要
留心記若有差池法不容

墪軍宜復舊額



夫墪軍所以嚴烽堠也額設軍兵七人婦人六
人雞一隻犬一隻旗號柳鈴項刻可達九邊今
因款市節省一墪而二名者有之三名者有之
故甲辰年虜犯南山先縛墪軍奪其柳鈴仍打
寧靜號頭虜入內地人皆不知今當夷虜匪茹
之際所宜急復墪臺舊規

臺兵給糧

夫守臺之兵要矣猾虜山頭一望內地之虛實
即見倡放糧餉撤兵給散往來動經三四日方

國經費兵甚且爲虜捨去執一乘間由他道爲患不小合將餉銀每名包封將官臨邊按名給發不特邊垣不致疎虞兵之老弱可驗而汰也且將官務於放糧之日歷閱一次亦不爲勞

烽卒偵報之弊

嘉靖二十四年總按山西御史陳豪疏言諸臣建議動稱屯守不知虜衆內侵不繇諸監口皆猿攀絕壁蟻附懸崖邊垣又何足恃況諸衆烽卒皆媒虜自多囊鍼刃遇虜偵者賂求不殺彼此譯語互相和同待虜深入然後舉燧發降堠轉走蓋不止一日一處爲爾且邇來之虜類多我民云爲彼嚮道星術機械文字技藝諸人咸足爲彼區畫故連歲非時倏至冒險深入如履故途無復忌憚自今以後恐患無底止乞下廷臣集議萬全之策以弭內擾之患

虜囚狡計

朱平涵云一邊將爲余言近日虜得中國人頗用狡計先擁入邊俟舉烽相傳即回騎出從他道入入又舉烽又從他道入飽掠得志邊將但見烽舉即提兵往撲既至無所見而先舉烽者以悞傳報軍門他道失事者盡推之烽堠不明以解堠卒坐斬并及其次眞是可憐此際必當暗設一法出入以隼使爲別互而用之可也

說來真是明白透曉今當局多實習爲[illegible]

哨撥

哨撥妙用

人皆言虜人來去如風雨此亦未必盡然且虜人非萬騎不能大舉騎不可一日無水草沙磧少水而水草可飲食萬騎者尤爲難得虜人擁騎南下須是覘得水草便利處然後可入其無水草處虜人亦不能以饑渴馬致千里也是以邊城雖綿亘千萬里虜人雖是風雨來去而其所從入大約可以先定其小小隘口[illegible]可入處雖不可數而其大舉之路大約不過數[illegible]哨探分明可以覘虜之所入與所不入則備可以不多而力可以不分列屯聚堡深按伏省却大半氣力矣

此可以徒法從事方有生關死關今獨不可用之哨撥乎

禦虜全在撥哨明哨如入虎穴暗哨如履虎尾去與不去誰爲查點實與不實誰與照對出則任其遠近報則任其虛實上下相朦合成一套有哨與無哨同也是虜得匿伏而撲我我不得暗度而哨賊豈撥夜之罪乎以山爲營以險爲壘撥錯綜而成部伍哨連屬而編行列邊外有邊撥外有撥直哨爲橫哨耳目橫撥爲直撥肩背有興哨有踵哨興哨有度踵哨有方出哨有令接哨有號查哨有記候哨有時過時則查記無記則查號無號則按度數而查方所是查情之法亦救援之法也撥必朝更而暮移哨可東出而西入或縱撥而改橫或橫撥而改縱隨虜出沒或直往而迂回或曲行而疾走與虜浮沉瞭大虜易瞭零虜難瞭無心之虜易瞭有心之虜難寧以虎視石勿以石視虎彼陽走而陰匿我明見而佯忽料其遠近遲速察其去留聚散而妙用生焉此必勝之術也

非名將不能用間

大哨五百騎出塞百里小撥五十騎哨二三百里上其頭領將日以聞如戚繼光用勇賞坐門諸虜爲鄉導及間者紀錄優敘此近例也蓋爲紅門川及都山有馬步賊夷申徵而明哨暗哨遠哨之法可漸復

哨撥在先補整臺

撥兒馬雖快不快於賊馬也若賊隨撥兒馬同到而措手不及矣今不日夜趲補整臺嚴明烽火而專恃撥兒可畏也以前皆是烽砲與撥兒同到究其故不過臺空太遠而整軍又不上臺忽然聽炮不知從何來甚有撥兒馬已過而始舉烽砲者今臺空遠者酌量補築務使相連軍不上臺不時巡查違者以軍法誰敢復誤以賊算我撥者還算賊撥中千把能撲賊撥數十人者即陞其官斷賊耳目閉我耳目聯絡甚



大

經世挈要卷之六終

經世挈要卷之七

湘潭 張燧 和仲父 纂閱
金谿 傅昌辰 少山父 較梓

## 金陵

### 金陵防守要害

都金陵宜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冊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乃金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滁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州乃金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爲用西無鳳陽雖得合淝而不爲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都會故湖廣省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滙於湓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捍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鄧鄖鳳陽之應也荊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荊州之應也固荊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通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籓藏云耳

金陵尾也山西河南湖廣支脉也山東中疾也九邊諸鎭其脊也欲首尾支脉交通南北呼吸相應莫若使中疾不病蓋以山東居南北之間天下漕運交集之地也計惟首立社倉以備饑寒嚴行保甲以備反側精選民壯以禦寇盜務使中疾有所專恃則首尾庶可相通至於金陵其策在沿海立堡沿島立塞上下之巡舸宜通



江海之水兵會哨在閩守廈門梧嶼則賊糧可絕在浙守舟山烈港寧定馬墓則倭颶可消在金陵守孟河狄港則賊藪可靖然後以天下之急急京師則京師無不固也以天下之備備京師則京師無不固也

### 南畿海防

江南東海之防守在崇明吳淞江口而要在蘇州故崇明吳淞江口設所而蘇州重鎭設三衛江北淮南海防守在泰州通州興化鹽城而要

此奕家緊著也能令全局俱活

在揚州高郵淮安故泰州通州興化鹽城各設所而惟揚州高郵淮安設衛淮安當大瀆通海爲重鎭設二衛淮北海防患在東海守在海州而要在邳州故東海海州設所而邳州設衛

南畿江防

南京之險唯在長江夫倭寇入海抵龍江關但四五里設中原有警從襄樊順流而下直擣建康或自淮揚而來只一水之隔使守在江上猶有險可據若已渡江奄至城下則我已失其險



而朝廷所設重兵十萬之衆如鼠在穴中坐而待斃耳今江上之守獨操江有少兵亦甚單弱南京兵部畧不干與而宿重兵於無用之地甚非長算或云操江都御史當開府於儀眞督率江儀眞等衛兵專一較閱水戰南京於京營中抽選一萬餘人給以行糧以兵部一侍郎領之亦在江上教習水戰苟一時有事彼此策應則長江之守庶幾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救而根本之地始爲有恃矣科中建白後下南京大小

多言亂聽今古餘恨

近設如鹿角暗椿之類僅不少

邊情從來如此

探本之論今之講從違威效皆須從此八字立想

九卿議報有阻之者其議遂寢

太祖順流自采石取金陵成祖遡流自儀眞入金陵長江險矣而江防爲要宋人之言曰屯兵據要雖在於江南而挫敵取勝多在於江北宋陳亮乞措置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屯田狀云其去歲忝綴朝列首建防江之議繼來建康攷詳前後案牘無非葺治戰艦布列岸兵栽埋鹿角釘設暗椿開掘溝塹計步而守數里而屯皆（笑盡肉食一流）元勳故老之已行謀臣策士之素講乃論者齊



指爲兒戲其猶謂屬人心而堅守阻大江而自固如前數事豈不足以立功至十月之末邊遽告急淮人渡江以億萬計江南震動衆情惶感一日有兩騎僞效番裝躍馬江岍相傳虜人至矣濟渡之舟砍纜離岍櫓楫失措渡者攀舟覆溺數十百人某始嘆息曰是眞不足賴也今雖岍步有寨江流有船鹿角暗椿數種並設溝塹深濶令不可越踰其如人心已揺誰與力拒萬一虜兵渠至彼皆棄之而走爾於是始捐重賞

爭先取勢

募勇士渡江北刼虜營石跋定山上下凡數十往返取其俘馘係累以報江南奮氣見者賈勇而人心始安虜皆懸此卷甲遁矣然後知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江至於六朝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驗自南唐以來始稍失之故建炎紹興不暇尋繹爾

金陵營衛兵馬

金陵設立教場大小營神機營巡邏遊巡營新江口營遞因關白之亂添設陸兵水兵營又以



妖變添立標營京營兵舊十萬有餘後乃日朘月削今大教場見存兵止六千三百有奇小教場九千一百有奇神機二千五百有奇巡邏遊巡三千六百有奇新江口五千八百有奇總之不盈三萬內則徒手寄操居十之二老稚疲癃居十之九所恃者止陸營之一千八百水營之一千七百標營之一千三百餘人而遞亦非其舊矣且逃亡住糧有缺無補數年之後寧復有兵江北門戶浦口營兵三千池河三千名在實

云萬曆十一年兵部於每營題補至一萬一千三十今宜查出十一年舊額將五十餘衛軍不論正餘盡數挑選少年膂力壯健心神朴茂精彩煥發者儘作營兵最上爲選鋒次即爲常伍有餘則補作架船守門諸役於各管內汰出懦矮小力差弱年未衰者充大小衙門官府跟隨導衛之用法行自上始舊有仗財營窟投托隱占者勛功卿第各自清查但係衛軍送還本兵一體審發用此法選補於大小教場各宜補



足二萬一千神機合巡邏遊巡亦然新江口繼不能復舊額二萬七千之數亦宜選足一萬三千五百人浦口池河亦先選各五千連絡犄角聲勢相援至於孝陵原額二千今亦宜於本衛軍餘挑選足二千其寄操諸軍俱應撤回每營乃預取壯丁二百名爲聽補軍遇有事故兩營按籍取補無煩括据捍外衛內策無踰此

金陵水營兵船

祖宗執府衛爲兵戰則領將散則歸衛者爲子

孫練兵之良法也即月米爲餉正軍一石餘丁
六斗者爲子孫省餉之良法也即各營精兵六
萬六營水營亦各補足二千則彼此協力合成
一體新江口舡舊四百有奇今存者百十隻耳
風雨朽壞薄板稀釘竟甕銜漏水營兵船多不
滿百貧弁染指柳質易腐近更脩飾載兵無幾
篙師舵工手䟽目眩膠舟可虞合無以造船歸
掌總屬兵曹專督歲脩更有宜議復設者諸營
外列江口最要成祖屯重兵江上以文武重
臣統率之舊例官軍住宿早晚點閘跬步難離
今厭薄險遠如禦魑魅官棄伍而家居卒拾舟
而城處纜舟源泊寂無人知詰其所以則江岸
僻灘營場圮壞將臺軍壘湫淋漏湍重鎮軍機
廢弛至五六年矣嘉靖年間兵部因事預防有
四面營壘選鋒伏塢之建南如石子岡東如土
山西如望江樓北如仙鶴觀麒麟鋪東山寺等
處墩臺纍纍一以控扼地形一以埋伏人馬承
平日久或土民侵占或荒蕪積草今西尚有而



東南北三面曠然失階舊址可尋可不亟行查
復整立守望春秋閱視以備不軌之民新江口
抵江浦驛三十里程耳近開新河相望頗近一
葦可渡宜有重險以限長流就若新江口船額
告復其舊分支駐以衛浦口東西兩岸對守戒
嚴賊從水則夾擊之使從陸則催過之易乎
嘉靖間尚書湛若水等言留都長江天塹南有
新江口營統水卒以扼江洋之險北有浦子
口營統陸卒以遏淮鳳之衝至嚴也今浦子
口軍不滿三千不能當江口之十而水戰又
非所長不若量增選卒置之江口而於浦口
沿江增墩臺十座選軍二百人守之長江寇
來陸軍協力拒戰絕其登岸之謀非岸有警
水軍沿江應援斷其入江之路庶爲長便

備留都六議

長江天險晉齊閑事耳自兀朮伯顏渡江江難
恃矣南震則楚粵閩浙俱不可問今戶部食粮
之軍四萬餘兵部所操之軍二萬餘布置江上

惟三四千之浙兵護衛府寺惟一千之標兵倉廩雖實計日可盡三部之虛合之不過百萬半城之具百無一備夫池河一帶爲北來關鑰南唐之二縣此失矣則添兵設將築關置堡宜議一也瓜儀爲江北之門戶而海門一帶巨盜出入龍潭一渡而接儀眞宜各置臺立軍戍此宜議二也安慶太平據都之上流宸濠攻安慶不下故不得直抵舊京太平乃開天首郡城高不能勝守人之塡六合聚羅之地縣尚無城能無增築宜議三也東壩爲古來通吳越之路吳越盜發自當取道於此創堡設兵以防其衝宜議四也京城太廣而定淮金川儀鳳神策諸門寂如山林故靖難之師從此而入不如自鐘鼓樓一帶至清涼山後止橫築城一道勢既直捷守力簡省則宜議五也六朝城不統一雖屢有城下之師尅一城而數城守在如烏林新江臺城清溪彼此相援今苟破一城便瞰然百里不如於下關上河等處多立城堡分處營軍宜議六也

## 金陵軍餉

金陵官軍不及數萬所需者八月糧以資生耳今[illegible]日[illegible]老庾銀不過爲倉[illegible]其外輸[illegible]至倉[illegible]耗糧不存[illegible]此[illegible]蠹萃起矣必不得已而留北運以濟南餉北運一石抵南糧十石南糧十石不足以致北運一石也今官軍一年費官需幾許始得米粟入載由江而運從權以留之留之以濟嗷嗷之變似矣而剖有吏胥等需索至每船使費數十金以至旗甲鼓譟殊不知諸甲因運糧以資生非有貧而樂運糧也除漕糧外更有何物可以爲使費要去一粒即虧漕糧一粒官旗賁廢於彼卽來取償於此如是而欲飾之足何可得也再則卑敵而兵驕夾軍則大小神[illegible]江淮等營兵則水陸遊兵奇兵太平等營數其人儼若貔貅詢其實皆如土梗豈可恃者人小諸營之防守因防守一事每軍每月與六斗鹽

皆其人乎即僱覓以代替已無法矣况以一影十者更多乎衛城包攬無其人而有其名衙門影占食其餉而罔其役此當問之羽林府軍等衛者三此三者清餉當不下數萬若夫各衛所之錢糧有屯田也蘆課也馬政也地租也草場也貧軍拋荒者十之三貪弁花費者十之五反以催科之督過查剔之頻仍而虧耗者十之七

蘆科者何以致虧也

何也欠糧五百監追矣倏而監倏而縱欠糧三百者撲責矣倏責而倏不責一事而兩其罰誰爲之上下其手者非有大破費何以得此孰知夫爲國課行罰遂有費國課爲彌縫者也孰知夫因國課查參遂有耗國課完卷者也與言及此眞泚筆而不欲竟矣

誰非以國事自便其私者



留都武職襲替

南京武職晁倉苦襲替北上須稱貸而行還時即以俸糧抵償有數年之久不得食糧者有無處那借終身不得襲替者令祖宗汗馬之功捐於一旦豈不可惜部議各省武職不得不詣京

皆其人乎即僱覓以代替已無法矣况以一影十者更多乎衛城包攬無其人而有其名衙門影占食其餉而罔其役此當問之羽林府軍等衛者三此三者清餉當不下數萬若夫各衛所之錢糧有屯田也蘆課也馬政也地租也草場也貧軍拋荒者十之三貪弁花費者十之五反以催科之督過查剔之頻仍而虧耗者十之七

蘆科者何以致虧也

何也欠糧五百監追矣倏而監倏而縱欠糧三百者撲責矣倏責而倏不責一事而兩其罰誰爲之上下其手者非有大破費何以得此孰知夫爲國課行罰遂有費國課爲彌縫者也孰知夫因國課查參遂有耗國課完卷者也與言及此眞泚筆而不欲竟矣

誰非以國事自便其私者

經世筆要　卷之七　銓⋯⋯　十

留都武職襲替

南京武職晁倉苦襲替北上須稱貸而行還時即以俸糧抵償有數年之久不得食糧者有無處那借終身不得襲替者令祖宗汗馬之功捐於一旦豈不可惜部議各省武職不得不詣京

師若南京自有本兵即於本處稽查功次比試弓馬有何不可倘移咨北部彙奏襲職何等省便國初總小旗襲替至北京併鎗鄺公埜題奏改於南兵部并各省都司比試不中者後一年仍赴北京譚公綸具題亦改於南京二例載武選職掌可援以請也焦澹園向言之曾大宰會曾同籍未果今其案具存



## 徐州

### 徐州形勢

徐城中都門戶妖賊之變一徐州扼河以守而東南諸郡高枕無虞前人議改州爲府割山東隣邑以克屬眞至計云

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周省青州入於徐州環以名山達以大河東南至淮安西北至兗州西南至歸德徐介其中豈一州官所能彈壓司倉有戶部守禦有兩衛改府亦非難也宿重兵設大將以統之築城內街道高出河面一併起立四門城樓甕城屹然巨鎭於以控制南北地無要於此者策亦無便於此者

## 楚盜

楚故有僞漢餘孽，今變爲戈、陳二姓，家世興國、大冶，蕃衍實甚，而好勇倔強，不服國法，尤其本性。近雖有緝捕府之設，而尤難制馭。彼其人共一族，則其心同；居聯二省，則其地利。設爲不然之慮，則首禍興蘄，次及江鄂，伸足向吳會，旁及豫章，此順流之勢也。法當於興蘄之間請置遊擊官一員，宿精兵教練，使彼掣肘畏望，而又勅有司撫馭得宜，則自不敢爲難首也。



試觀楚邊辰沅鎮筸，流賊蜂起，時而遊劫四郡，則曰鎮盜；時而潛入苗巢，則曰內逆。南過桂竹，而羅鬼椎結爲之輔車；西至夜郎，而焚醜雕題爲之唇齒。憑恃叢箐，驅使諸苗，下而洞庭，則方江一帶，五谿雜處，更便於往還，飄忽風濤，項刻千里，即岳陽守備、鹿角巡司，然一隅之防，豈遠馭之略也。又下而金陵，每恃長江爲大塹，往者嘉靖壬子乙卯間，捷如風雨，暴如雷霆，波濤荻草，反爲盜區矣，安所畏江、淮、徐、邳以南，皆咽喉之地，中州以北，又交錯之方，每見北同響馬倡狂，鳴雞夜發，設使遠通寇，近通盜，連橫約結，斬木揭竿，則今之荻港、錢家山、三山夾等處，皆可依爲穴，禦江則趨陸，禦陸則趨江，萬一直指留京，患可勝言哉。故采石必設，沿江之屯與金陵之門戶，可圖馬家渡、水河等，必添防戍之卒，則金陵之肢節可寬。

按鎮筸之地，川、貴、楚連，而又當麻陽之出沒。今之議苗者，在防守，而以施之鎮筸，則外矣。必也離哨兵土司之糾結，則黨援可孤；清永順保靖之逋逃，則奸慝易息。此治苗之一策也。



## 山東盜

山東盜巢，必稱梁山，即前代巨寇宋江盤據之處，雖大豬已成平陸，而周環八百里之內，猶多遺風。按古史稱蚩尤塋，壽張三縣交地，四民輒湊，不止萬家。三十七年，歲殺災，與流言日傳，以

心恂恂臨清兵備道於張秋選集市民七百餘丁編爲行伍教以武藝地方幸以寧戢前撫按謂張秋宜比頴神鎮例增捕盜通判一員以彈壓之

## 粵東達舍

粵東省城五方雜處民無三日之糧稍一有警閉城半日即內亂矣所可防者昔年回回達官盡居省城且環居布政司廣州府兩衛門庫藏之左右向來人力稀少今則繁庶已有數千矣種性頑獷縱橫爲非近日浸浸不可測矣粵東之亂在腹心此不可不防者所可恃者彼生即有体糧稍戢其腹未敢輕動今惟兩廣總督委其尊管營堡即令挈家室移居庶幾漸漸分散以消其未萌也



# 東南江防

## 江防要論

唐順之曰海賊入江繇江南岸登陸之路廖角觜營前沙南北相對海岈約闊一百四五十里爲第一重門戶狼山福山相對江面闊一百二十里爲第二重門戶周家橋與山相對周家橋北岸至順江洲與江南分界江面約闊六七里順江洲至新洲夾江面約闊七八里新洲夾至山南岸江面約闊十四五里爲第三重門戶三處須水兵官須整備船艦晝夜緊守三門勤勤會哨以防春汛門戶既固海寇自安若三門稍有疎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南岸斯爲下策與無策矣

今之論江防者孰不曰營前沙者大江之第一關鍵也靖江江陰其第二也瓜儀京口其第三也守此三者則海寇不能飛越而窺留都是殊不然京口雖係江南諸郡咽喉然從古寇犯金陵未有繇此而進者以沿江南所[illegible]知屏而

潤州秣陵之間夾岡險陂無港可達故也若從通泰登陸循江北內地而行屯兵六合分師渡燕湖采石走太平而北豈非地勢之至要至要者歟故保留都須嚴江防嚴江防須重江北賊計狡猾常避實而擊虛不可但以江中之關鍵為持而為賊所詒也

王鳴鶴曰長江萬里上通川湖下盡海壖環遶南畿帶映陵寢關係誠重矣今自留都以下江防最急者言之查鎮江京口與瓜儀相對實乃



省漕運咽喉較之他處尤為重地近因盜賊生發當事者議於永生洲設兵防守又以江上洲田供給新集沙兵最為得策雖充國湟中之屯不是過矣但舊設三江圌山各去永生洲不三四十里官兵肯互相接應盜何得逞緣兵中多盜賊家屬官少舉動伺察先覺故會哨與不會同也今永生洲新設果能合三營之力厚養間諜不使輕泄出必速戰必果獲有真盜不使賄脫前既以不為勢家所撓而縱之雖江海廣濶

盜賊衆多豈皆不畏死之人哉若泄機有人請托有路救死有術雖里守把而洲寨遊恐於江防亦無所補益也

經世挈要卷之七終

經世挈要卷之八

湘潭　張　燧　和仲父　纂閱

金谿　傅昌辰　少山父　較梓

## 東南海防

### 禦海洋論

兼論忌慮預防應爭早計劃稍各書皆並存他參

胡宗憲曰防海之制謂之海防則必宜防之於海猶江防者必防之於江此定論也國初沿海每衛各造大青及風尖八槳等船一百餘隻出海指揮統率官軍更番出洋哨守海門諸島皆有烽堠可為停泊其後弛出洋之令列船港次浙東於定海浙西於乍浦蘇州於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太乍浦之地海灘淺闊無山嶴避風之處戰船每被賊毀近者又為颶風擊碎不若海中洋山殿前窩集及可泊船也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出海紆迴又非船泊防海處所議者欲分番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海之船以守大衢則三山品峙哨守相聯可扼來寇而又其外陳錢諸島尤為賊衝三路



此語緊要凡沿海總皆如三是例及一總督府首尾可應

之要總兵職在統領戰船往來海上防賊截殺則如陳錢乃其所當屯泊而提督軍門及海道等官每於風汛時月相參巡察有警則我大船火器衝截賊入便不得越過各島則彼毒無所施而內地安堵矣直隸與浙江名雖異地而實則一家若不設官總理則彼此自分門戶賊一入內地隨風南北可以互犯故必共守陳錢分宗馬蹟等三道而後賊無遁情兵可夾擊必得總兵官正副二員分駐金山臨山要會之地先守陳錢以春秋分任更番出入而參將分畫三道馬跡等三山各督信地則人易為守而守無弗力矣

可效如此

按海洋之法事理雖長而未經試練嗣後將官遵而行之始覺有不便者何也離內地太遠解援不及接濟不便風潮有順逆舟船有便否蛟龍之驚濤礁之險設伏擊刺之難將官之命危於纍卵無惑其爭執為難行也然自禦海洋之法立而倭至頃知為備亦甚易

非若乙卯以前倭船至崇入[illegible]未覺其爲寇
也苟因將官之不欲而遂已之是因噎廢食
焉乎可爲今之計哨賊於遠洋而不常厥居
擊賊於近洋而勿使近岸則善矣

江北海防事宜

自倭寇之患起於吳浙而沿及淮揚則江北不
可不防矣今以江北之大勢言之東起廖角嘴
大河口以及呂四盧家等塲沿于揚樹港海門
襄河通州與如皐泰州稍折而北則爲揚州矣
[illegible]
遡揚州而西稍北則天長滁州抵中都盱眙
而北則爲徐步營又北則爲掘港又東北則爲
新插港轉而西北則金沙鹽城廟灣劉庄姚家
蕩再西北則蛤蜊蒜䗍等港而至大海口矣劉
庄東北則安東安東之北則爲海州贑榆泰州
西北則爲高郵寶應寶應之北爲淮安淮安轉
西則泗州以達鳳陽此江北形勢之大略也賊
入海之道有三其一新港爲一道新港即所謂
三江口蓋孫角江狼山越儀真瓜洲而入登岈
則卞家墳周家墩稍折而東則揚州矣此可入
以登岈亦可從以出海者也此最爲便道其三
則蛤蜊蒜䗍等港沿北大海口爲一道大海口
有水陸路南通廟灣與劉庄姚家蕩俱爲大鎮
賊若據此我兵屯於揚潮岈等處賊南尋新港
路出不得則必北尋大海口而出勢所必然也
若安東海州之東北有大北海不惟道里迂遠
且沙磧甚多此不可通舟者也掘港新插港之
東亦有北海沙磧亦多不堪重載此但可從以
[illegible]
入而不可出者也是賊出海之路止有二途若
其登岈之處則不一東則廖角嘴呂四塲西則
揚樹港徐沙營又西則狼山揚樹港北則新插
港掘港皆其所從以登岈而入寇之路也夫賊
所歆慕惟在揚州一號居民便聞其道若登狼
山必窺通州而揚州在西使於楡東楡西等處
率民以尾其後則賊不敢直前以寇揚州若於
廖角嘴呂四塲或新插港掘港以進使於楡東
楡西等處屯兵以遏之則揚州可無危故今楡

東倫西等處甚爲要地而當事者欲屯宿重兵以控扼賊鋒者有以也

都御史唐順之云廟灣勦賊之路原有兩條一條從寶應拖船過壩水路自清溝倫口既攻則兵勢既迅而饋餉亦易一路從淮安至馬邏陸路進攻此兵勢既迂而饋餉亦難大抵江北局面與江南浙福不同靠不得水戰止靠陸戰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海寇之來毋自南而北度南麂山則自廣入閩矣過流江寨則出閩入浙東矣越海門則又浙之西矣踰寶山至吳淞則上等處則又自浙入江南直隸矣沙上以南不暇泛及茲以海道之要害切於江北者言之狼山當江南之吭而廖角掘港皆揚之東南界也胸山據淮海之首鬱州嬰游山皆淮之東北境也中包泰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雲梯關廟灣等處此皆沿海衝要之區寇盜停舶出沒之處乃據守所當先者也

江南沿海防事宜

巡撫都御史翁大立題云今日海防之要惟有三策出海會哨毋使入港者得上策循塘距守毋使登岸者得中策出水列陣毋使近城者得下策不得已而至守城則無策矣臣周行海壖分有信地視吳淞所乃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喉吭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以副總兵統兵鎮之自吳淞而爲劉家河爲七丫港又東爲崇明縣七丫而西爲白茆港爲福山又折而西北爲楊舍爲江陰爲靖江又西爲孟河爲圌山此皆舟師可居利於水戰臣皆設有兵船非統以把總即統以指揮而又以圌山遊兵把總駐劄營前沙會哨於江北吳淞遊兵把總駐劄竹箔沙會哨於洋山常鎮參將統水陸兵據江海之交鎮守於楊舍所備水戰者亦既密矣但吳淞而南雖有港汊每多砂磧賊可登岸兵難泊舟非選練步兵循塘距守以出中策不可也今日吳淞所而南爲川沙堡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川沙而南爲南

涯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南涯而西為高村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青村而西為拓林堡以都司練兵一枝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聲援易及首尾相應宛然常山蛇勢也拓林而西為金山衛西連拓湖東接拓林頻年皆賊所巢窟添設遊擊將軍一員統領馬部遊兵往來遊徼則北可以護松江而西可以援乍浦

江海之盜大開陣勢絡繹風帆一遇巡船駕小舫者搬賊首而遠遁揚大舫者向官兵而直衝



官兵之船十常九敗每諱而不言譬如淮揚地方近海則廟灣海州廖角嘴大河營一路至狼山近江則劉家河周家瓜州儀真孟河白西徂東自南至北其中共有八百無名小港處處有眞大盜處處有大窩家名打鹽為生鹽徒不下十數萬衆一路達福山劉河江陰唐河靖江永生州太湖等處盡東吳之地通西越之湖從湖連海此應彼呼江南犯則逃歸江北窩家江北犯則竄入江南窩主

弭盜先處窩家此論賊論至也而事務中倍者以緩欲之難禁

瀕海之地 國初皆設墩臺分戍瞭守以備南倭今草頭沽關及水道沽開以至於新橋海口赤洋海口等處遺址尚存遐想國初設墩分戍固將備倭亦以南北勢懸使瀕海墩戍連絡於其間則內地有梗此路可通惟其初設墩戍稀少冀後漸增然無蘇可耕則墩戍漸廢勢必至也今若於瀕海闢田以世職之法屯駐於其間即內地有梗南北不至懸隔於 國初設墩分戍之意固相成也



蘇州沿海防禦

蘇州沿海一帶險隘甚多舉其大者則常熟有福山港白茆塘太倉有劉家河七丫港嘉定有吳淞江黃窑港皆賊之通衢而東吳之門戶此則所謂一府之險要長洲則泖湖浩蕩吳江則鶯湖相屬吳縣則太湖交通皆賊之徑道而腹裏之關隘此則所謂一縣之險要以言其次則福山以西有三丈浦斜橋以東有許浦金涇劉家河以北有新塘浪港黃涇吳淞江以南有寶

山以東有老鸛嘴均之所謂險要而少次焉者況海濱數百里一望平坦非有山嵐險阻爲之扼塞皆可以泊船登岸要害無邊兵力有限而防禦之計當先其大者以海邊推當山爲最以腹裏惟勝墩爲最故劉家河吳淞江福山港册師防守不可單弱白茆口七丫港黄窰港俱當預設戰艦與各港相爲犄角又如賊自東南而來必繇寶山吳淞江宜發船一艘泊於吳家洪以堵截之賊自東北而來必繇三沙劉家河



宜發船一艘泊於營前沙以堵截之把總游兵船隻往來策應而三丈浦新塘老鸛嘴等處亦得以聯絡而并制則蘇之外防可無憂矣至於風汛時月吳淞水兵統發勝墩平望以防嘉興突犯之寇吳縣水兵統發太湖以防蠡里突犯之寇長洲圖結水兵統發周莊以防泖湖突犯之寇本府相度緩急發遣水陸之兵以爲應援則蘇之內防可無憂矣

蘇州太湖防禦

太湖設兵自萬曆十六年因馬蹟山順天王之嘯聚召募二百二十名又調唬船八隻自此設兵三百名屯聚胥口以守太湖已而分爲四哨散派信地以守焉旋而北哨議裁蓋漫而山失守盜賊縱横北洋今以北言莫險於黄茆門長沙門萊山門此三門蘇常州行商必繇之路防此三門信守無虞於北矣奈長沙門無船防守往往盜賊窺伺其處縱黄茆兵船守於東俱山兵船守於西鞭長不及無救於長沙之險也以



西言則石公門爲最險是湖州行商必繇之路西山之石公兵船守於北東山之長圻兵船扼於南石公可保無虞矣但外之三山澤山橫山去湖州十八里而近無兵防守累年鹽盜猖獗爲三山無兵故也以南言大關口爲最險是嘉湖松江行商必繇之路僅以一船守之殊爲可虞以湖中言余山最爲扼要之險僅堂東灣兵船一隻而西灣之險勢不及顧是可憂也而菱湖嘴兵船幸與余山犄角二山合及余山門之

險可保無虞也惟大關口之南湖望洋無際其黃茆嘴環亘二十餘里並無一船防守遏兵吳江而太湖兵勢防禦不及最可憂也循此轉東則為白洋灣鮎魚口是西塘豐涇抵橋行商必繇之路二船與行春橋木舍二船合力往來而石湖之守可無虞矣但鹽盜之船三櫓合綜鼓枻如飛而唬船湖船趕奔不能迅疾一不敵也守信之船散守各處相遠者或二十里或三十里最近者亦十餘里鹽盜合而力雄官兵分而力弱二不敵也信守遼遠船少兵寡即西山八十餘里若元山黿山石公皆守山南也北與西卅為瀰野浩瀚並無一船而衝浸馬蹟三山各處自來未常有兵盜賊往來遊寬其區而欲併責之信守各地之兵三不敵也是以題增兵一百五十三名增船二十隻業奉　旨准行矣



芝龍誘其死命

海賊

三省海寇防禦

先是閩浙之間有邀截買舶質其人而限贖者嗣是舶賈自赴納稅給票免略矣從此聚徒日衆官兵莫可誰何矣萬曆末年浙巨寇袁八等弄兵海上不過拒傷水兵未敢登陸也旋以招撫歸命鄭芝龍就撫其黨遂流毒於浙攻破邊海衛所東浙為之震動其氛尚未熄也有三策焉一曰杜其源凡入海為盜沿海之民居多宜於沿海出船水口查定戶口編冊十家月取結狀每戶有人出海與否其出海作何買賣應還而久不還者即盜也諭其親屬許令自新各家偵探不許私歸招引良民下船而其黨日減矣一曰絕其資海寇雖在水所須必在陸食須米飲須泉嚴截其掠米汲泉之路重刑其齎米送水之奸凡海寇猖狂之時槩禁出海船隻有私行私縱者寘重典賊既無接濟又難野掠則必坐困久而自散矣一曰間其黨或募勇敢有膽

略者齎檄徃諭能殺盜首者賞以官能殺盜從者賞以金能釋兵歸罪輸我盜情者赦其死取家屬收管復爲良民有能應募首或賞或赦必信兼相機多方以亂之則賊互猜疑而其黨漸叛矣此就賊破賊者如此而吾所以制之者亦有五一曰審兵以練銃夫亦所恃以制敵者船也而軍器火藥尤爲長技各寨造兵船大者費二三百金小亦不下八九十兩自督造尅減釘稍板薄難以破浪應敵至弓刀鎗銃硝黃等項



皆委廉能之官務求精良不許上下納賄遷飾有虛冒者坐贓如律則戰具修而戰務可必矣一曰聯兵以固圉防海須水陸兩資以水兵爲藩籬以陸兵爲堂奧水兵即額設中練其技擊遠其遊哨必使將足待賊陸兵不必增設即將舊立沿海衛所軍士逃亡者以漸補足即現在者時其訓練使習於戰而又增修墪堡使足於守寇至則水兵迎敵陸兵張勢互爲犄角賊縱能擾我藩籬安能闖我堂奧乎一曰出奇以擣

其艐賊必有常船處謂其會艐之所出其不意束芻灌油桴筏隨之順風乘霧可爲縱火此一奇也一曰合勢以邀其遁廣福浙綿亘其海望洋向若如分界而守則中寇者勢弱孤危將此剿遯彼彼剿遯此浙所以受閩之禍也近奉三省協剿之　旨而當事者或以海洋不同船製亦異艤有明暗潮有至既爲言然終當講求其說則沙民之長年自有熟海道者宜多募致通其形勢壯其呼應大抵剿賊之法福必宜與廣



爲聯而浙必宜與福爲輔一省有事鄰省佐之則賊必剩促難安披靡難越何敢久聚乎然其呼應之脉在哨必嚴令各官於連界處會哨如在福建者下則哨至大成千戶所與廣東之兵會上則哨至松門千戶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哨至流江等處與烽火之兵會在廣東者上則哨至南澳等處與銅山之兵會此所謂會哨以振其聲也

閩之要害興福漳泉而藩蔽興福者鎮海永寧

也浙之要害溫台定海而閩浙之交界則風火門也浙西之要錐重於羊山而溫台諸處則又羊山所必犄以爲輔也今日備禦惟嚴台黄松海之區添設戰船於羊山乍浦之交界之區必重信地而信地之入犯尤嚴策應寇入於浙而溫台以據其鋒定海以屏其鋪出遊兵彭海以尾其後寇犯於閩則漳泉以蔽其上用沙以佐其東出遊兵鎮永以要其路

南鹿一島爲閩浙交界之區今兩相推諉使寇



盜得停泊斜嶴以爲南突北犯之穴合會集舟師嚴其守禦而賊巢破矣

南越當閩廣交界之處周圍皆山中有田百頃乃岡初起發居民遺業之地也四面蔽風大潭居中可以聚舟其大視金堂二倍五六年來因浙直攻捕之嚴倭舶無所容俱於此互市福建捕急則奔廣東廣東捕急則奔福建定期於四月終至五月終去不論貨之盡與不盡也其交易乃搭棚於地鋪板而陳所置其爲清推刀鎗之頒悉在舟中若能密令人於海須沉滅其舟則岸上之倭生擒也何有

備倭四要

備禦之實一在嚴保甲漳泉之區多仰食東南粟奸民藉口海運而立艤鼓宮裝徒鰲窟舞棠而出捆載而歸隣里莫敢問也合各之令曰一家爲非十家連罪如是而盜源清一在嚴關譏奸民不軌多庇玉樹之亢宗武夫力而拘諸海上爰書微而脫諸囹圄合申之禁曰某將獲賊



船郎以某船克賞有司不得問豪有力者毋肆爲毒螫無曲爲庇護如是而盜流塞

一在會䑸遠遊是海島之備禦要著賊舟初犯少者僅以五計多者不過以十計器械未全糧食未克吾倍我舟師與之上下波濤中後會南北諸標遊各自戒備錯擄外島互相牽制賊不暇行刼則賊舟有減無增賊無處撫汲則賊衆有死無生彙者計不出此聚數百舟師於銅山之內灣悠悠覘望不知賊且縱志於島嶼間牽

商船竊商俏遂得以乘風飛渡而殃害我也及至遊寨悉皆賊艘則難與毒逐矣故陸戰宜清野水戰宜遠遊絕內勾散外援計之最得者也

一在分據南北是漳泉二府之備禦要着蓋漳泉門戶同一海潮海以北中左所其要地也海以南海澄縣其要地也曩者賊艦北向中左直擁城下焚我舟師當時倘有數十艘從海澄乘風北指以焚之則賊無餘類矣惜二府之水兵盡附於中左而海澄重地僅設一陸營唯有束手坐觀耳爲今之計泉南遊擊宜出鎮中左以料理泉南舟師漳南副總宜移鎮海澄以料理漳南舟師賊或乘風北向則南鎮之舟師可爲聲援賊或乘風南向則北鎮之舟師可爲後勁賊或乘東風分道二鎮則勢分力寡擊之無不

一在嚴禁臺灣之勾引是閩粵浙之備禦要着夫臺灣在北港海島間乃閩倭勾引之接壤亦浙粵奸商往來之藪也天啟壬戌間紅夷欲互市彭湖我將士實逐使此而特以哨探爲名蓋不市之彭湖而實市之臺灣矣且二夷又合爲市矣於是富者以臺灣爲奇貨貧者以臺灣爲窟穴而無賴之徒輒寄屯於此今之海上雄者皆居臺灣者也皆欵借紅夷之巨銃以相加遺而且變倭服從倭刃以恣砍殺者也故臺灣之勾引不絕則海上之寇盜難除而閩浙粵之中禍未有紀也此在賢有司緝之於內廉將佐覈之於外律以通倭重辟而後勾引者可漸絕矣

海船防禦

沿海烟墪水寨

春汛則出師於外洋汛畢則移舟於內港湖漲則水盛而舟浮潮退則水淺而難動即有剽盜行劫於外洋有旁觀坐視徐聽其殺掠而已昔湯信國經略海上建設水寨今日久事湮制不可考然其意猶可師也誠於沿海烟墪嚴爲瞭望烟墪之下分派戰艦二隻拋泊深水卒有盜至則墪舉一炮而一寨之師禦之若寇盜恒劇則舉數炮而數寨之師禦之擒獲盜賊即記首

軍之勤惰為賞賚之資將領不得以自私憲司不可以窮詰庶乎人心奮勵海盜潛踪而內地安堵矣

海寇盜糴當防

海盜之接濟全在糴販始焉擄掠航海商人今與之通構給號票往來商獲其厚利盜資其通販甚而盜賊假作商人在於蘇州楓橋地方重價買米地方覺察連夜迯去海盜之資糧於內地明甚今當將海禁嚴絕凡係雙桅大船出海



販賣者悉行禁止若江北之淮河口江南之長江口劉河口李家洪口浙江之錢塘江口着實申嚴不許下海使窮日擾其勢必散即招降亦服决不若今之降閩叛去也且嘉靖之汪直徐海皆海上劇盜搆倭入犯閩寇因於食勢亦必通紅夷搆日本端有之也海上防守島可蹈常有船無人也

羣寇聚衆島嶼向皆糴米於兩浙并南直出穀通水地方泊大船於海口操小舟入米市糶買零運以實大船所以六七年間兩浙南直米價湧貴蓋以海寇之所糴者多也沿海沿江原有廵船向皆買通關津毫無阻碍今議禁絕盜糴嚴設關防如某商某船糴米若干往某處販賣本地有司官給與印票定限回日務要所往去處有司印信批廻明載糴賣地方舖戶如有私販糧食衙役不舉有司不察者懲以重法沿海各汛防守既嚴又不得擔掠勢必饑餓而遁不能久聚兵法曰焚其輜重絕其糧道正此意也



防海奬習

沿海制置衛所水寨星布棋列而又聯以烟墩翼以兵偵以通其梗塞線睨息而海瀾安然近則異於是多設將以待敵也一彼一此因以巧避敵而法不肅多設偵以料敵也可往可來因以我輸敵而患益滋（此節人人有盜心兵法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平日之應募者類利餉利漁利樵牧耳色目以賞充健兒以賄進而部領之長錢每神於司馬

門是作法於貪也寇至則胥不戒之人操不習之器以與之遇亦不幸而遇之矣與寇遇不免於死與可寇遇乃得不死掉臂鼠竄唯恐後將與辛一心一轍也法可避法已矣徵獨是也禦寇於海條艚任之以官造則脆以民造又猎而不肯棄以搏賊也以彼不貲之舟往犂莫必之寇不幸而敗資本誰償是萬難令之而法自泥乃藥彈以不獲功不開銷貪兵若賍無寧鼓楫避賊孰肯以一炮相加遺耶至於獲賊又苦於



解賊又苦於審賊又苦於反為賊訟而與賊借口被擄捕兵累身擒獲是誨之不前耳賊橫肆掠金盈艅艎安至於撫作賊愈久金愈多且可以得爵顯亦何憚不為盜

海寇情弊

國初吳淵頴論倭書說盡事情乃引辛昆對魏文帝之言曰罷我互市任彼貿易中國免徼利之名外■知孝順之實計莫便於此惟其商道不通而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不免巧生計較商轉而為寇商道既通則寇復悖而為商彼其既犯國禁■圖苟安因導引勢家司作分當行之既久不免惹起奸國大生覬覦時則不因商貢不通而實成寇心矣伏按　國初禁海之例始因遣諭不來稔恨林賢巨燭之變欲與閉絕之故非以通商之不便耳惟其不通商而止通貢所以正德年間各道爭貢以規利市在彼國則強請勘合倭王遂不能禁制在中國則有宗設宋素卿之禍而漳寧惡少甘蹈覆固而縱肆橫



行

海賊山賊交通

浙海有玉環山自台及溫橫亘海中數百餘里地極饒險國初方國珍竊據稱強誠恐海寇巢穴其中若寧定之金塘大榭嘉湖之洋澥陳錢皆為海寇出沒之所且海寇非自海止也素有山賊結通海賊自廣而閩而浙之溫處萬山綿亘奸民日繁有徒乘海之亂而水陸交作則防禦之兵似亦有限夫亦嚴戒舟師以剿海上巳

形之寇宕行訪緝、豫防陸路未發之奸、海上責之將領必熟知海務、乘風破浪、隨處撲滅、陸路責之縣令、必熟識民情、時威時惠、隨地安定、斯計之得者也

經世挈要卷之八終

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泊此矣其勢必趨於福興若越於福興計其所經之地在南日則有岱墜湄州等處在小埕則有海壇連盤等處在風火門則有官井流江九溪等處此賊船之所必泊者也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泊矣

福寧在福建之東南突出海中左爲甌括海居東面右爲福建居南面福寧尤當東南北三面之衝倭船入寇必先犯此水寨之設職是故也



舊寨在州東北五六十里三沙海面永樂初所置拙用福州左中二衛福寧衛大金千戶所守之泰嶼羅浮官井洋呑鷗焉正統間焦弘倡議風濤難泊徙今松山之下必復舊而後可

福洋五寨會哨繇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南日南日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矣繇此而哨南則烽火會之小埕小埕會之南日南日會之浯嶼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聯絡勢如常山

妙著

會捕合併陣如魚麗防禦之法無踰於此

海上有三山彭湖其一也山海洋界之外突兀迂迴實與南澚海壇並峙爲三島夷所必窺也往林鳳何遷輝跳梁海上潛伏於此比倭夷入寇亦往往藉爲水國焉今南澚有重帥海壇有遊兵獨委貴海賊豈計之得乎惟就浯銅兩部各量撥其艦十之三調其兵十之四愼簡材官部署其衆住守之又就漁人中擇其黠而力者署數人爲長以助我兵聲援遇有俘獲賞倍內



地其遇寇而不助聲援及覘望助寇者罰亦倍之則漁人皆兵矣三山之犄角旣成五寨之門戶不益固哉

按海邊漁民家水國而田滄浪其敢衝犁賊艄也猶之凌風濤然誠能募之以備前烽則一鼓而懦怯皆振不則如苧溪十八堡相爲守望賊縮而不敢進鄭剛中則謂宜錄瀕海諸豪以資捍守如是則盜氣奪又閩之分符彈壓者南北中三路而已寇犯漳則中路釋

擒寇犯福則南路觀望官如傳舍事皆蘧廬何以運臂指之勢而成犴鋒之形合令一方有警各遊協擊俾寇自竄於闌入如是則盜竄消

閩賊論略

都御史唐順之云賊之根本實在閩中海上經略此為第一義況一海哨息相通閩賊亦浙直賊也

都司戴冲霄云福建五澳水寨乃江夏侯所設



俱在海外今遷三寨於海邊曰古與海烽火門日是巳其舊一一可攷孤懸海中既鮮村落又無生理一時倭寇攻劫內地不知哨援不及兵船亦設無益也故後人建議移入內地移之誠是也信國公不設險於下八山等處而設於舟山之沈家門可見江夏侯之誤見不迨信國遠矣又云閩中事體與浙直不同惟在撫之得宜而已蓋寸板不許下海之禁若行於浙直則海濱之民有魚鹽之利可以聊生而海洋即為肅

此又分別言之

清若福建漳泉等處多山少田平日仰給全賴廣東惠潮之米海禁嚴急惠潮商泊不通米價即貴民何以存活乎愚聞漳泉人運貨至省城海行者每百觔脚價銀不過三分陸行者價增二十倍覓利甚難其地所產魚鹽比浙又賤蓋肩挑渡嶺無從發賣故也故漳泉強梁狡猾之徒貨貲通番愈遏愈熾莫若因其勢而利道之督府海道衙門令漳泉巨室有船隻者官為編號富者與之保結許其出洋去則哨至廣東北



則哨至浙江裝載貨物納稅賣督之以將官限之以信地交相報驗其回也南則許販惠潮之米北則許販福寧溫台之米但不許至外國及載番貨則有以遏其邪萌而大海安瀾矣

閩粵海稅遺患

閩廣之患遠虞雞籠淡水而營窟於東番北港近虞烏沙五嶽而肆螫於南鹿霜臺金星虎跳峙門俱寇衙也市舶絕而香山之澳市仍開私禁嚴而諸番之貿遷難禁市舶與澳夷市而澳

夷萬處，爲之居停，不逞之徒，倚爲外府，則閩之二萬稅金其祟也，利其稅，不得不與之市，停壓寄泊，逢抗而不可問矣，不若逕捐此稅，勿與市而灣夷可懾也。

閩賊議撫之非

閩、嶼落也，延建汀邵上流，人稀地曠，江浙接壤，武平上杭之間，山寇易爲竊發，然旋起旋滅，如日者大帽山之徒是已。獨福興泉漳四郡，彈丸之外，一望斥鹵，屯之無可屯也，食鹽之鄉，不下



萬餘口，鹽額不過二萬，今議驅竈戶而之兵，夏門則有守鎮臺矣，圭嶼則有望海臺矣，曾家則有衛中左矣，列嶼則有扼要寨矣，金門則有守料羅矣，紛紛增設，未議餉而先設兵，繼則未撤兵而先撤餉，夫聚數千人僑居旅食而爲久戍計，甚則執利器而掛帆天外，奸商餓民，相率而探鮫室，白沙湖則有湯祿，大灣港則有鄭芝龍，鰲海鷺門之畔，則又有鍾六周三輩，橫行海上，尋而刼奪商舶，尋而大獲畜妖，尋而拾得美官，

遂使嗷嗷赤子，但見寫匿之利，而不知亨逞之害，三年兩招撫，歸[illegible]之待日益熾，堪得讓荒爲寨窩之門生[illegible]，乃益議招撫，終以招撫圈冠盜漳泉之[illegible]議者定而寧絡之，皆撫又旁午矣，大抵今日寇[illegible]，自香摟掠，總爲求撫之資，百[illegible]爲[illegible]，我以不得不撫之勢，及巨魁擁[illegible]於公門，餘貲盈於私橐，而驕從之波[illegible]無[illegible]勢，又不得不復爲海上鷗，然則其囂囂竊發者，固未有既也。



閩地土窄民稠，倚海爲藩籍，粵東之粟以足食，又日本佛郎機諸夷羅列，其邊奸民給片紙於官，[illegible]其出入，貽和年豈借得博餘貲以移家具衣食，一遇[illegible]寇，家[illegible]無所出，則嘯聚於鯨官之表，扼要害而鬻[illegible]之利，塞闢於是大受其病矣，蓋自販夷之令下，諸夷知中國之利，日本雄據於香山，紅夷猖猖於浯嶼，而僅倚賴於通夷之李旦、顏通蠢輩，說以菜城東番，互市往來，內地得免烽火之警，於是有許心素、楊祿、楊策，

與夷聲援、騷騷海上矣、則其勾援之□□又術將
吏邀招撫而博帶於、而巷罪歸行不淺矣、若又
有鄭芝龍方芝豹等、亦援故事、求高官矣、不如
意而流毒於居鎮中、左所當事者皆行權宜、訏
以帶罪立功、亦寬縱、以寬待愚民之意也、
禦賊在禁絕招撫、是顧算中之第一要着也、
賊知不撫、則爲賊之勢必消、孫將□不撫、則
謀賊之計必早決、王法伸而人心之盜賊自
屏矣、



祛除海寇議

閩寇猖獗、塗毒三省、嘯聚將十萬矣、漳泉之兵
皆賊也、其民亦皆賊也、有力爲之與援、內外互
相接濟、爲害匪一日矣、黨與日繁、遞作賊首、劫
可臣□、又賄有力者以議撫、初則賊首袁八老
撫矣、繼則楊六楊七皆爲首、楊既撫矣、則鄭芝
龍爲首、鄭今撫矣、而鍾六鍾七又爲首、此皆一
夥寇盜、彼此相推以遞爲當道者、昔嘉靖年間
閩賊林道乾等作亂、今日一撫、明日一寇、流毒

此作賊者之窟擴

作賊滿賊張其老兵考標

四十餘年、後以三省大創勦之、始得寧靖、今政
爲其故智、若不蚤爲之所、則海洋中有彭湖海
壇等島、可耕可戰、將二千餘里、彼若盤踞其中、
則兵連禍結、不可破已、如曰浙廣應勦可避應
撫、彼錫兇肆劫、固堡攻城、一遇官兵、即欲棹抵
岸、以一人之身、在海即爲盜、在岸即爲良、倏而
稱兵、倏而稱盜、今□捕官兵一毫不敢下手、是
明開放賊之門、民何憚而不爲盜哉、今有錢則
撫、無錢則勦、議勦議撫、無一定局、窠舍道傍、養



癰成患、海邦之民、何時安枕、接濟之家、藉爲債
泉、蓋於浙與粤者、不幸與之爲隣久矣、今宜力
破群議、舉兵大創、斯得息肩、然亦只用浙兵粤
兵、兩相夾攻、始克有濟、若用閩兵、是以賊禦賊、
恐終不能行也、

閩兵餉之弊

閩中兵餉兵器兵船、原設既有定額、然而餉不
依時給散、愆期數月、留爲關說抽爲厨房糧房
常例、兵仗火器戰艦派價、初未嘗短少、迨給發、

而庫房工房以常例扣減矣委官錯督而從中侵漁矣故必發帑如額足數交於本將覈給船器價値依派發與本將製造如此則備堅器壯將士得奮勇擒獲不至藉口而當事者亦便於責成矣





## 廣海東路事宜

廣東列郡十分爲三路東路爲惠潮二郡與福建連壤漳泊通番之所必經議者謂潮爲嶺東之巨鎭拓林南澳俱係要區扼吭撫背之防不可一日緩而靖海海門蓬州大城諸所又皆駐劄海滸所賴以近保三陽遠衛東嵛者也惠州海豐東南濱海其捷勝平海甲子門皆蟒息生變潮惠守備獨於衛治誠有以嚴其防矣然未知拓林爲尤要也拓林乃南澳海道門戶據三路之上游番船自福取廣悉繇此入舊例風汛之期各澳皆設戰艦秋盡而掣回泊水寨此在他澳猶可拓林去水寨一日之遠警報未易達倘賊覘我無備扼吭搗虛不亦危乎無拓林是無水寨也無水寨是無惠潮也爲今之計東路官軍每秋掣班必以拓林爲堡愼固要津附近大城所戍卒互爲聲援不得覘避空所縱賊馳驟若遇颶霧塵霾尤宜加意其外石靖海甲子

門澇灣鐵𧙟柘林稍次而舟師防禦又可少弛

乎

中路事宜

廣東濱海諸郡左爲惠右爲高雷廉而廣州中處故於此置省其責亦重矣環郡大洋風濤千里皆盜賊淵藪帆檣上下烏合突來擄船屯哨可容緩乎常攷之三四月東南風汛日本諸島入寇多自閩趨廣柘林爲東路第一關鎖使先會兵守此則可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越中路之屯門雞棲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澳而南頭爲尤甚或泊以寄潮或據爲巢穴乃其所必繇者附海有東莞大鵬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必不敢泊此矣其勢必歷峽門望門大小橫琴山零丁洋仙女澳九竈山之望洋等處而西之浪白海澳尤甚乃番舶等候接濟之所也附近香山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亦不敢泊此矣其勢必歷厓門寒門海鵲戶



山綱州等處而西之望峒澳爲尤甚乃番舶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廣海衛新寧海朗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又不敢泊此矣夫其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則瀕海居民且安枕而臥況會哨乎按今設紮之法須自望峒二洲各置戰船愼固封守而南頭宜特設海道駐劄居中調度似有以扼嶺南之咽喉矣應援連哨其中路今日之急務乎

西路事宜

議者曰廣東三路雖並稱險阨今日倭奴衝突莫甚於東路亦便於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西路防守之責可緩也是對日本倭島則然耳三郡逼近占城暹羅滿剌諸番島嶼森列防守少懈則變生肘腋故高州東連肇東南界溟渤神電所轄一帶海澳若蓮頭港汾州山兩家灘廣州灣爲本府之南瀕雷州突出海中三面受敵其遂溪湛川濶州樂民等四十餘隘周爲合衛三道門戶而海安海康黑石清道

并徐聞錦囊諸隘所以合防海與潿洲反與亭不敢梗化焉者若廉州欽州爲全廣重輕海北扼塞故兵符特劄於靈山建堡增屯於潿洲北海寇峒獠外夷之憂視三嶺獨勞焉西南諸郡如瓊爲廉之外戶五指腹心盡爲黎據備倭之制昔白沙石璦嵒頭文昌海安海康對峙番島飄風突來近雖駐參將於崖州青有收寄而守禦營戎舊額歲久廢弛凡此皆西路今日所當汲汲經畫也

## 粤東海寇

粤東海濱多盜始則三五爲群繼則成隊出海今且與閩寇相聚矣其出海者聽官兵征補其初聚者宜漸出漸捕則責在邑令也大抵邑令留心常詢父老自得盜之姓名一經緝拏即詢里排保甲之有家而殷實者肯保結否肯結即放不結即爲真盜不必定贓以此嚴行可散寇黨若禦之之方在鄉村宜建更樓爲之守望一里一樓富者出財貧者出力各自爲守二十里則設一營營兵五名俾爲巡邏其兵食則取之地方自然之利如鴨埠漁子粒所入均可養兵而勢豪占據之者一旦清楚以設兵衛民在海港則宜照沓哨船蓋哨兵偷安故闕不守汛地遂致賊無顧忌此皆令宰及巡捕之能事者惟不肯留心已耳尤可耻者海寇臨城令不能禦則率百姓醵金賄賊以乞解圍後乃揚言退敵冐膺首薦封疆一至此哉

責成守令乃地方之要也

小寨有更樓



## 廣福通番宜禁

倭寇擁衆動以千萬計繇內地奸人接濟之以水米始敢久延濟以貨物始能交易濟以鄉導乃敢深入海洋之接濟猶北陲之奸細也禁而除之南北始靖在沿海寨司稽察嚴禁採魚鰕之船不容雙桅入海併稽船式稽裝載又六洋水賊鹽則內潰食則洄沿海山多清泉宜斷賊汲此防海要策也

## 浙海防禦

國朝藩衛、西在瀕海、而瀕海要害、半在浙中、背賦士馬甲於天下、爲三吳之屏翰、爲閩粵之咽喉、留都之藩障、係匪渺已、然今之險非復往日而今情險之心及甚於往日、試舉兩浙之形勢而按之、羊山許山爲浙西大衢韭山爲浙東、此大較也、至於倭夷出沒之所、必料其途之所繇、彼繇壯山、則經蛇山茶山、而攻吳淞崇明者、我之



所必守也、繇東洋、則經陳錢馬蹟、而攻寧定衢山馬墓者、我之所必守也、繇羊山則直進而攻海鹽乍浦、三關者、我之所必守也、

浙海諸山、其界有三、黃牛山馬墓長塗册子金塘大榭蘭秀劒山雙嶼雙塘六橫韭山檀頭等、山界之上也、灘山滸山羊山馬蹟兩頭洞魚山三姑霍山徐公黃澤大小衢大佛頭等、山界之中也、花腦求芝絡華彈丸東庫陳泉壁下等、山界之下也、此倭寇必繇之道也、浮防莫急於舟

開墾之利即此足見一班

師、四參六總、分哨守各洋港、其南哨也、至鎭下門南麂玉環烏沙門等山、交於閩海而止、其北哨也、至羊山馬蹟灘許衢等山處交於直海而止、陸設爲浙直分綜之處、交相會哨、是故今日之設險、自內達外、有三重焉、會哨於陳錢分哨於馬蹟羊山普陀大衢爲第一重、出沈家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也、

## 浙海事宜



國初定海之外、秀岱蘭劒金塘五山爭利、內相仇殺、外連倭夷、歲連邊患、信國公經略海上、始遣其民盡入內地、不容得業、乃清野之策也、趙工侍近奏令民開種以給賦租、乃興此利、金塘一山、即可墾田數萬畝、歲入米幾萬石、玉環諸山、計其所歲可得米幾十萬石、大爲海防之助、都御史唐順之云、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illegible]三山、此兩堤土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illegible]此分而南北、[illegible]今于洋山昔會

哨嚴緊遇船卽打賊何從入信國察巨匡故[illegible]而內徙之恐是一失

浙寇新防

邊海自廣閩浙迄遼一萬四千里之遥盜賊多起於閩中彼地窄民稠以海爲田凡商於海者屢被漁船劫掠亦不必專在於盜故漁船可用也不可恃也今敵亦用之矣且閩多通倭之船或有遭風失利卽帶賊倭幾人帶倭衣倭器回至海洋卽奪漁船取漁船人爲當分一二人管



一船始不過十餘船在海洋行劫不敢登岸肆毒漸而奸民附之者衆其勢遂張尚多不過滿百其大船止烏尾船釣船小利水寅艚船耳官船則有大冬船大福船大烏船俱可勝之賊尚不能得志於我至崇禎元年周三老李魁奇鄭芝龍等有大船動以百計及芝龍撫而周三老李魁奇皆就殲滅于中七年劉香老具有廣東極大之船每船紅夷大銃十餘門大小船三百餘號總之沿海隨地設[illegible][illegible]圖建置新所滅

（眉批：奸民附而賊勢張）

池戍卒水陸爲防計至周也嗣後罷[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蓋以民兵戰艦夫亦兵守於外而海軍尚[illegible]之[illegible]也近時海邊競習於文多青衿家包蔽冒食軍[illegible]而荷戈者非傭替卽老弱虛名無實遂成疲敝且欲臺將出海之軍更立國練於陸而水備益單查照舊制前賢之規蠲或不可輕議也溫區之平陽縣首與閩爲隣其地廣而饒山多盤結不治平陽富室豪家貪利收集閩人開荒始皆貧民繼多奸民似有將動之形使水寇兩



相響應其憂方大此平陽之守宜重也

寧區惟昌關爲首衝之險南與台區隔數百里之洋北與定海隔數百里之洋止以千餘兵外遏海寇內護象山縣之生靈頻年多亂今議洋汛兵千餘協守再議建敵臺設伏銃險要庶可保一隅耳

寧區舟山屬懸海上相近普陀與定海一朝之隔設參將居此以爲寧波府之外藩其山極大周有七十二嶴恐大盜思據爲巢穴此不可不

（眉批：青徐富而邊備弱）

巡歷不過以迎送為事名為出汛實則在家此猶在陸者也至於水兵每船十二三人上有什長有一舵工又有一捕盜有一船戶每人各其薪水月規若干及與有損彼此推諉而不知修雖日出洋惟知故縱漁販海味圖往十倍之利倭從此道來則從彼道而去倭從東道來則從西道而歸曾不敢以一兩相角逐即今象山受困在水既無可戰之卒在陸又無可調之兵良可慨也



加意深防也

先事為備其在定海乎定海有防然後寧紹安固寧紹安固而浙西可恃以無恐數年以來倭氛稍息么麼海寇用是糾夥結連鹽徒相引匪類而與鹽徒之衆合繇東海而西向與山越之盜合纏蔓蟻附水陸相通而與處州之礦盜合揚帆直上而與江洋之大盜合刼洪水橫流內荒無告之流民又易與為合凋瘵困苦之區寧堪此數盜合併而蠆毒哉謂宜嚴勅福直協



勦杜其合賊之處撫其易與之民繇是用戚將軍之法[illegible]之於水無使登陸則釜魚穽獸夷滅不難矣

浙海衛兵之弊

浙襟江帶海所在虞倭沿海設有衛所其弊民兵每名食十兩八錢皆召募烏合之衆私賄將領告假回家即平日着伍不滿其半軍兵每名食六兩六錢其人皆世守桑梓惟有力作貿易私販掛一名糧上而把總哨官受其汛規帥[illegible]

流賊

秦晉流寇

秦晉流寇原係戍軍餓卒使九邊錢糧皆按月給發有賞之不犒者雖皆甘心爲盜哉盜起於饑寒何如早以軍餉還軍餉生靈還生靈與其勦寇悉以足食爲本不大爲更張將來有不忍言者

流賊之爲毒於秦晉間也再二十年而倡亂則自二三年顧其人先以逃兵懼法不敢歸營繼



以饑民逋賊無從得食避罪避役紛紛擾擾遑或牽引醉屯蟻集要之誅之不可勝誅而又旋滅而旋起倏集而倏散集之則爲賊散之則爲民其滅也既已千百而起也仍有千百微聞賊之所在人盡賊也即被劫者亦半爲賊也驅之者賊也即驅之而使殺賊者半又賊也似宜解散者聽其散沿道資遣歸其鄉不但俾以不死而且收以爲用[illegible]其原籍[illegible]以守[illegible]

其疾苦令之曉然知有生之樂惕然畏死亡之利而又令有司先之以不欲恤之以哀矜賣劍買牛賣刀買犢終當願化耳

延安流賊

流賊如暴風驟雨來去不時惟延安之賊奇窮如附骨癰疽去之不得有四大股其一爲上天虎掃地王五六千人其一黃甫胡橋等蟠踞多年黃甫近已勦撫胡橋尚且伏莽其一橫天王點燈子趙四兒等六七千人其一回塌迦



兵及合水安化等處饑民衆至二三千人軍門撫鎮前後勦散屢有捷音不過千百中之十一是誅之可勝誅耶

礦賊

秦地礦冦

秦地礦冦猖行無忌隴右一帶居民行旅[illegible]兩受其患今之議防禦有謂宜添官兵戍守者而不知國散民貧餉從何出有謂宜招撫以禦礦者而不知猛虎豺狼非憂方大盡罷徒因開礦而有也今礦禁久弛胡以礦徒猶聚良爲礦之爲害人礦之收利亦大守土者欲專利於巳不顧移害於國唯是嚴禁礦之法私開礦與私通夷人者同刑受其賄者以贓抵罪礦止而礦徒自止

河南礦冦

夫嵩之有礦也國初著有明禁設守備以守之近且守備與縣令相掣肘焉一柄兩踏竊含之故事致礦徒數百爲群明借守申飭舊制或建立新議若委縣令守司止兵若歸守司縣令不得掣肘俾力能鎮壓者以肅平獲功而才不稱任者以[illegible]罪官方定而備禦專矣

盜賊弊習

盜賊之橫、盡起民之遊手者多、亦繇於官度不嚴、大抵捕兵預先不肯緝盜、縱之去、其有重賄賄之、盡其所有、復縱之去。害如有大窩家、捕兵捕得、反與之聯結、共扣姦、即失主告盜、亦與盜相通、賡扳良民、以償其失數倍、則失主不與盜仇、而與盜好、反以大盜作竊而脫、甚至盜犯他處、其罪已定、不可脫、

發出失主一役文關隘情快甚

此者今爲套習已



出一人假作失主、赴院道告狀、提至本邑、審者只捕衙捕兵書房、作一場大市易、又開一以脫之、至俗云強盜做得過、良民做不過、此今日之大弊也、

盜黨

中原盜黨

曩者山東有[illegible]、梁山、肩鄒滕、焚夏鎮、攻徐州、豐沛[illegible]、吳沂、兩[illegible]、即是南有九鼎山、[illegible]、其營窟、占從[illegible]

察上司風聲、一有緝捕消息、即遁入河南、河南有開州一黨、於內潛藏、此所謂巢窟與青齊之盜、爲一盜也、

盜賊有各邊沙汰家丁、聚而爲盜者、有一妻孥、晝則菴廟炊食、夜爲盜者、二種今在同官等縣、至有數百人、結聚南有白龍溝、北黃龍山、首菪溝、莫天溝等處、實藪盜淵藪、自申報者、反坐受禍、因而不敢報也、務使保甲挨家查訪、隱匿併坐、而山間住居老戶、尤爲要緊、



內地水盜

內地水上之盜、皆繇捕人營爲督捕同知、或衛家廣捕牌票、駕飛械船隻、總巡旗號、內鎖著盜二三名、日分捕餘盜、一見重載客船、便即曰此是盜船、所鎖之盜、攀認爲是、連船湧去曠野河蕩、盡數劫之、俗名曰生端、壯之弊、各處小盜捕人得、其常例、待其[illegible]盡數[illegible]之、解官旋即以輕罪釋放、遂至互相爲盜、打點衙門、潛通賄賂、皆捕人爲

城市諸盜

部城各縣城市之日

放縱該字號應捕扶養

賊帶在其中若是縱巡

應捕巡官一過便寬何贓

究詰莫若令各字號應捕將

并查點倘有疎虞巡兵應捕同罪

腹裏之棍徒猶之樗蒲之攫綠林之豪耳或二

五成群或十百結黨始曰捧會繼曰抬天知



鄉紳通同衙役聲勢已動兩浙結納踰過三

白晝縱人於市官府爲之解脫恩怨罪言

黃夜入人之室鄉右引而縱易恐嚇

日引月長將來作何底止

是其勝慘持結納蓋冠始

天下事尚忍言哉

經世挈要卷之九

經世挈要卷之十

湘潭　張　燧　和仲父　纂閱

金谿　傅昌辰　少山父　較梓

## 將

### 軍中求將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敎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此一人伎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爲百



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敎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此一人之伎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爲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敎之夫伎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勝矣則當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伎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爲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伎勇不凡而才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如此其議發於歐陽子而大暢於蘇子瞻據策略有云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眞足以觀天下之才也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蘇公此論可謂透盡關捩近日朱平涵有選將說原本於此

不可強三字其妙能令[illegible]

朱平涵曰用兵喫緊在選將將如何選安得如



宗汝霖具眼拔出岳鵬舉只於練兵見之者其人骨格堅勁意思深沉木呐有志尚者付以二三百人練成一隊卒而試之果能站定不擾亂益以千人又盡其力量加至三千人便是一枝上好戰兵能加至萬人即大將所向無前更得文臣知兵者與之共事而所謂監察巡視者各寛其文法公其擧動何施不可

唐王式有武幹善用兵朝廷以彭門頻年逐帥乃自河陽移式領河陽全軍赴任財軍境

外而綏進徐州將士百王智興後驕蹟難制其銀刀都父子相承每日三百人守衙皆露刃坐於兩廊夾幕下稍不如意相顧笑議於飲食間一夫號呼衆卒相和節使多懦怯聞亂則後門逃去如是且久闘式至境先遣衙隊三百人遠接式衩衣坐胡牀受參乃問其逐帥之罪命盡斬於帳前既而後來者莫知前者已死又斬之數日銀刀都數千人廹盡徐州軍士平居自恃吞噬及式衣襖子半臂



曳履危坐拱手栗縮就死無一人旅拒者

憲宗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師人作叛逐其帥因圍集拒命歲餘憲宗深以爲患京兆尹溫造請以騎往至其界梁人見止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但宣詔敕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帥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誡之他日毬場中設樂三軍併赴令於長廊下就食坐筵前臨堦南北兩行設長索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刀劍而食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力秤舉其索則刀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尸斬之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哉

意在奪其所恃而服從者哉

宋狄青受命討儂智高率衆南行日不過一驛所至輙休士次潭州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鍤贏糧皆有區處士有奪逆旅菜一把者斬以徇一軍肅然無敢嘩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每止郵驛必嚴兵



每門稽攝無敢妄出入來見青者無不卽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栅四面陳兵殼弓弩皆數重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具方青之未至也陳曙先以步兵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其下殿直袁用等皆敗青至集將佐於幕府拆曙起并召袁用等二十二人皆斬之諸將股栗於是人人懼且奮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案兵不動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火具音樂夜宴將佐忽稱病暫起

臣事皆近將所式犯

如內座客至曉未敢退忽報子夜元帥已奪崑崙關矣因縱奇兵力戰破之智高走死初張忠蔣偕之往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未嘗有所附循約束一旦見賊則疾馳使戰又不知為營衛敵則皆望風走而忠臨陣方臥帳中故為賊所殺致余靖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托而與行者皆險薄無賴之徒貫緣竊入軍籍青之受命有因貴近求從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但知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此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無有敢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知其材略誠可用者



儲將宜廣錄豪傑精選兵部

讀武衙所應之士妙任用者

周官制司馬之任一歸於正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自古將材難得而起自行伍慣歷戰陣者尤為難得所當公心體訪破例委任則在邊將須可得真才而緩急有備矣然而天生智勇當不專在此輩之中故自古國家用兵常乏將材民間盜起多是豪傑莫若即此輩而收之通行天下軍衛有司精加訪察凡軍民中有膂力過人武藝精熟者悉選在官其良民不願者不必強逼選在官者軍則任以把總管隊民則授以總甲教師等項名目略加優給使之隨軍操練遇賊擒擊積勞多者量授職事以旌賞犯罪重者即發邊方以立功至於兵部亦比照工部添設主事等官十員精選　廷臣進士中才略明敏者為之平時則令草檄以習運籌有事則令出差以諳邊務才弱弗稱者改選別部才能稱職者令專管兵備及邊郡知府等官惟此二途之中收養其間必有真才出用而能為　國家彌大患立大功者矣至於分別選任如昔人所謂求賢勞之士不可限以下位

其實其材而爲非格外鼓敎也

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士不可薄以貧賤，以非常之禮待人，人亦以非常之效報國。

此則在掄才者加之意耳。

四者必一不可，度外奇希，用其所未足

御史張椿云，爲將須有膽有畧有量有德，殺人如刈草，從善如轉環，用財如揮沙，保民如恤子，苟徒泥故常，不敢分毫出格者，不足與有爲也。

將材責撫按有司

范文正選將議，或委樞密院三班院殿前馬步軍司進呈籍記，以補本路之缺，又須別選知州知縣可治兵者。今撫按薦舉武臣，多循故事，不如專委審覈的堪戰者，不拘官級草莽之士，上其名於兵部，部呈　御覽，註某撫某按所舉，此即進呈籍記之說也。奇材異能之士，州縣豈有不知，倣古舉孝廉茂才例，逕達兵部，以備訪求，可省鑽刺之路，通道府之隔。

將權宜事

胡世寧云，陸贄有言，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師稟命則不威，而欲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

蘇轍所言宋祖用將之善，而欲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

此御將之術也。

張江陵奏疏有云，將材難得亦難任，今邊臣莫肯效死者，弊在操切太過，爵賞太輕，請合督撫兵部官，一切閫外之務，悉聽總兵而下自擇進止，不得拘以文法，各官果建奇功，即超格封拜，亦不得指摘小疵，率爾論列，本部查稽三年無過者，酌量險易奏請加恩，至於承委府佐以下官員，非禮凌辱，許將官具揭送部，定行降罰。

近時任將者吾惑焉，居平政令，盡出自督撫，當陣鼓乃付之總兵，是臨敵易將也。上下不相習，而功罪互相爭，疆場之壞坐此矣。若以行間政柄還總兵，而以總兵功罪聽督撫，則督撫之體仍自尊，而總兵之材庶可展。

任將在袪衆議　李湘洲

奇情快筆足令聽者稱快開塞

今之諱國事者曰南有倭壯有一無歲不鄉我矣而我之金繒盡於市我之士馬盡於殺掠我之軍容盡於承奉欺蔽倭又無歲不鄉我矣而我之精銳盡於戰我之糧糈盡於私橐我之使倆盡於奸滑頑詐信斯言也則今之用兵者必財俏無所乾費士卒無所殺傷人情無所反覆隱蔽而後可以就功功成而後可以無罪此事與理之所未有也昔者王襄毅常破□矣鹽池威寧之役以奇得之而議者謂其所喪不貲



胡少保常殲倭矣梁庄舟山之役以奇得之而議者謂其所費不貲夫此二子者使其休於當世之議不多殺不盛費則必不能釣奇而有如是之功能釣奇而有如是之功則必不能不多殺不盛費苟且而免於衆人之議以是知二子之成功與所以免議之道不兩立也衆人信其理二子信其事孰知二子之功正所以為二子之理哉今天下智勇之士未加於二子而倭虜之勢不減於昔時則欲不多殺不盛費能二子之功而又無二子之議恐事之所難而理之所無也夫理之所無事之所難而猶以為言者則世俗之說豪傑惟有拱手以付之而已使豪傑拱手而付之庸衆人則雖曰不殺而其殺豈可量哉雖曰不費而其費豈可量哉

任將之弊

二語快

將不必別選也本其分隔者實任之足矣反其任將之積弊則為實任以實任者卽收實效唯刻於持議而反寬於核實故不得不出於欺罔



之一途今之將將者秣可異焉巫禍祝詠冒壟於首　鮒居鯢人攘實於他人僞而增之以為功者收否則紲屠腸蹀血泣而向嘲食脆衣輕坐而取印罔而飭之以為功者收否則紲赤羽若日而曰弭盜山東白骨如山而門驅六絕塞蓋而覈之以為功者收否則紲士生斯世卽有忘家墨華之忠非銷骨於入宮之妒亦釁肘於築舍之謀耳

可悲可痛

東事方殷司關者徒據投向降夷之口詞

某日上馬某日犯搶徒事奏文空謄塘報並未見設伏出奇身先士卒而與之對壘者也謂之大將可謂之抄傳塘報之大將亦可

邊將嫺習

邊有總帥有協守有路將有守提有城堡設有領兵以資防禦今有一鎮方隅之任者不曰某監如何防某邊如何宗某之情實如何制服某之脆弱如何職守棄正務而不言則曰方占有若干名坐班有若干糧雜役營造有若干項合而言之鎮協歲有若干出產路守歲有若干所得城堡尤甚苛求所出皆於士伍月餉既克私取貪軍必別圖再應旁索以操練反覩之為故套以納鈔而定之為常規既有關按之巡察則當嚴簡閱之實政疾清借甲充乙之弊立枉隱占借魁免則身家可養他役罷則操練可行

邊將首功不足憑

胡端敏公世寧奏議曰首級論功非我國初舊



[illegible]也而軍相敵當先[illegible]習者手眼瞭息不得差池何[illegible]使割其首則再不能[illegible]而為敵所考[illegible]所爭奪死矣故首非我[illegible]陳彼大敗遠奔不能割然割之者多非殺賊之人臣初半賊江西見彼殺賊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及後充軍邊東見彼冒功之人勢焰薰灼總鎮官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又有等身不出京而寄名各邊相去各數千里而或同時皆報此人獲功其虛冒何可言也

張注李帽區別甚精

邊將報功近獎

朱平涵曰邊將殺平民報功不必言矣更有一獎時有降虜至從而審譯無他者留為家丁束以帽服其老弱言語可疑者另置一處高墻垣嚴扃之食以虜法不改椎結候有夫事取斬之或三五或十餘顆報上驗之真虜首也因而冒罪且加賞人皆不知益一參將曾守邊者為余言如此惜無有發之嚴禁者

戚總理練兵事宜疏　附車騎令練

當稱已有此弊

隆慶三年總理練兵都督戚繼光言薊鎮兵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何謂雖多亦少薊兵不習戎李而好末技壯者役於將門老弱僅以充伍一也邊關遠進既鮮驛遞使者絡繹將士逢迎是參遊而驛使營堡皆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不救於事三也邊軍邊軍之戍邊



火器要器則用得

者散漫無統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緩備多而力分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虜之所至無常諸將不能分身隨禦特乘障卒耳然恩威號令素不足以服懾其心分數刑名素不足以精齊其力故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而不能用二也棄土著而不練三也入衛之卒嫌於非屬無有紀律四也順天等八府之官軍民兵四萬人各一心五也將驍勇爲上

可見練將不易

練易的做

然驍勇者一人敵耳將既不練何以練兵方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夫射打者軍中之事今徒有虛聲而實未中的且一營之卒爲銃手者常十七不知兵法五兵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之數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今皆置而不問二也弓矢之亦不強於敵而與賊共之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無其實四也臣



山戰谷戰林戰

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二三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不隘林薄蓊翳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於車戰虜在近邊利於騎戰虜在邊外利於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近邊兵惟習馬耳未閑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跡浙江思用浙人有以也今各區守哨入衛之兵及巡撫總兵標下各守一方勢不能總練惟有總督標兵三枝付臣

兩易害武兵利術莫良於此矣

教練浙兵三千分數十區在[illegible]下者數百耳
願陛下更予臣浙兵殺手三千[illegible]三千或
於西北召募或就薊鎮摘取須足馬軍五枝步
軍十枝專聽臣統領車騎合練軍中所需皆宜
處給方今朝議紛嘵臣擁重兵以生嫌貳請設
監軍科道一員以督察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
章下兵部請取回總兵郭琥而獨任繼光盡薊
鎮十二路事皆責之使無他委監軍亦可無設
上是之召琥還京以繼光總兵官



輕重兼用兩戰惟佐之適何在此

譚綸議車騎合練云太公兵法易戰一車當
步卒八十人一騎當步卒八人險戰一車當
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四人今薊昌二鎮
險地易地在在有之可練為兵車七營每營
用重車一百五十六輛輕車二百五十六輛
步兵四千騎兵三千駕輕車馬二百五十六
匹十路二千里之間有七營車騎相兼即有
數萬之虜無能為矣其法以半合戰半出奇
追奔邀截及險地用騎與輕車扼塞用重車
迎擊易地則合用輕重車騎縱橫聚散無所
不可[illegible]馬為我車所繫勢不得逞而我長戟
火器以車為衛足可遠施堪用者一也行則
為陣止則為營人馬便安不暇壕塹為固堪
用者二也車不須食以當敵步又半不須
甲省費甚鉅堪用者三也[illegible]入內地守以兵
車則不敢分掠亦不敢久住堪用者四也

請戚總理祠額疏略 [illegible]

戚繼光始發跡於南也其為營壘隊伍皆倣之



薊以練用精兵不足言矣

古人為教練器使皆中乎實用為調發分合時
出以新意為賞罰號令無擇於水火至於一耳
萬耳一眼萬眼一伍之內一隊之間千夫萬人
一呼則一卒不遺一見則逐名俱識當時殲發
倭如拉朽而閩直江浙之間倚為長城洵古之
名將矣[illegible]總戎於薊也其練士膽則敢死深入
練耳目則明金鼓之節識旗幟之變練手足則
習於長短兵法練營伍則騎步車隊各有繩尺
而總之練將之節制至於十萬一心上下同死

其言有算定戰有拾命戰一旗至便知某營者至一人走便知某將先走當時欲以十萬衆橫行塞外而但用其烽燧敵臺之法至五十年諸[illegible]匹馬不入淌乎古大將矣

練兵議

諸葛武侯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得而敗也則兵之當練也明矣今之操法不知果何所受然寅而集辰而罷金鼓塡然旗幟翩然此之為練不過虛應故事而已將亦有以知兵自命



希鎮巡一日之知者不過多令教師各呈武藝周旋曲折滿片花草夫殺人勾當豈是好看的而坐令此輩僭賞上賞戚少保曰花法勝而對手工夫漸迷武藝之病也虛文張而眞營却廢制陣之病也總之所學所習不過徒應故事是平居有操之名而臨陣不得操之用要之古法可循何妨沿襲必也彷种師道青澗城之遺意而以銀錢為的以三月為期一月之內廿日較射凡射而中者皆賞之二月之外限以九矢非

別門一針

九矢而中者弗賞也又一月之內兩日一射九矢而中者亦賞之鳥銃手亦然三月之外鑄銅為錢如銀錢之式而厚三倍之亦限九矢九矢而中者弗賞也中而透者始賞之九矢而弗一中者則有罰而長鎗大刀狼筅之屬以次肄習一切花樣教師俱革去弗用務以百金之賞購求名手一二人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又須因材而篤如長大有力者教以鎗教以狼筅短小精悍者教以刀教以藤牌心思細膩者



教以弩教以鳥銃技藝既精而後定十伍之法自五人為伍以上遞相連屬以至於將皆如身臂相使首尾相應雖極倉皇不輕相捨而又營陣嚴整號令明肅動止不亂無事之時常若寇至一旦有警暇豫自如可以言練兵矣夫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自非平日苦心講求臨場之際掙開雙目於牝牡驪黃之外別有見解則何以選人而練人耶或謂善練兵者必使其氣性活潑或逸而冗之

到此田地便算事得了

留譜與人

論至武精未選練不是相人做得的

或勞而成之或相其意態察其動靜而樽節之所謂賞者不獨金帛之謂雖一言一動亦可以爲恩所謂罰者不獨刑杖之謂雖一語一默亦可以爲威操之於塲肆者筌蹄也而兵雖靜處閭閻亦可謂之操乃眞操也

## 選兵議 于濬生

今日之所講求者選將而已竟未有言及選兵者夫已練之兵尚欲汰其弱而初選之卒反不求其精可乎然選兵之法未見有灼然可行者



藝精膽不可恃

發析精快

今之選兵者或專取於豐偉或專取於武藝或專取於力大或專取於伶俐此不可以爲準何則豐大而膽不克則緩急之際脂重不能疾趨反爲肉累此豐偉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克則臨事怕死手足倉卒至有倒執矢戈先衆而走此藝精不可恃也伶俐而膽不克則未陣之先預思自全之路臨事之際旣欲先奔復以利害恐人爲已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膽不克則臨時足輭淚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是以選兵者必以膽爲主練膽之術在信賞必罰而罰爲尤重夫使將權可殺人也士卒之畏將甚於畏敵也進未必死退必不生則士卒之膽固有不習而壯者說在蘇老泉之諫論也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怯一人勇怯半有與之臨事淵谷者且告曰能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



勢字行妙用不於一味刑未

練膽要少年

暴然迫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嗟乎明於此諭者可以知練膽矣夫使大將登壇懸數萬金以待而士卒亂行者立斬殺人吾雖懦猶能驅市人而戰之今將領手中無一錢而治軍罪止於貫耳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然而練膽之說施之於少年則易施之中年者難郭都督成與曾一本戰而敗之也試問衝鋒陷陣者誰則皆左右諸少年度其年不過二十上

下而已蓋少年氣銳不知死活易於鼓舞是以用壯不如用少周之李樹長不盈五尺性果決有膽氣跨馬運矛衝堅陷陣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周文嗟賞之謂曰但問膽決何如何必要須八尺之軀然則今之選兵以身形長大及以頑石試之者其不足以盡人亦明矣

練兵即可足食

張江陵奏疏有云兵與食相爲表裏冗兵汰則冒餉之糧減主兵練則客兵之餉省我兵能戰而虜一遭挫必數年不擾則行糧可免虜既遠遁則我之威力能制屬●之死命而撫賞亦可罷是足食之方已寓於練兵之中矣



練戰兵

一分信地練毛地不同形則營不同勢戰不同法如阻山利於埋伏荷不利於火攻險隘利於步軍平地利於車騎宜各就其所便者深爲圖而預爲籌選定某將長於此發駐某地求將長於彼發駐某地信地既分各授方畧使之如法練習則耳目熟手足便心志安臨敵不忙一面有一面實用

一分營隊練凡兵所以逃陣者以營塞不固如行人無家飢一不利無所歸命不逃得乎故宜先定營或憑高山大川或聯戰車火車或結木柵坑塹以爲營選用輕騎若干更番出哨時伏時見時近時遠以爲爪牙勝則率然盤踞之勢也即不勝而有營可歸較之亡命野竄者遇賊殺遇獲亦殺人誰敢逃營定矣再議隊一隊各練一事如中堅定策前鋒直取後勁疾趨左右翼策應中不得練前後左右之事前後左右不得練中之事夫定而練則有專攻矣不侵而練則此不旁騖彼不掣肘而愈專矣一月紀律不紊三月技藝精熟必勝在我何憂兵逃



技藝要于紀律

爲客兵多凡一番虛費而節制漸減失

一分南北練如山陝兵獷捍川湖兵漂滑河浙兩廣兵巽耎遼兵蠢媳群聚一處聲音不相通精神不相屬卒而臨敵乘危忌勝往往有之謂宜南將統南兵北將統北兵使各識其情欲各

惜其甘苦而後將與兵親兵與將親

一分伎倆練懸十科以來之玄機先物徙蒔背著者為一科精研三式要言奇中者為一科默奪造化妙運風雨者為一科鼎舉千斤伍伏三虎者為一科疾足神行日數百里無梗上杯無梯踰牆趨險跋山如乘犇馬者為一科入水不沒無炬夜行泅舟鑿沈泛寨放火者為一科草行蒲伏善作犬吠寂入寂出偵探賊情者為一科慣說夷語善造狂言密出口外散楚引降者



為一科苦肉示信陰事為媒賣降打細反間內應者為一科通曉蠱法佯作膳夫潛施慢毒坐收奇功者為一科果隨材器使破格任用今天下豈遂無人應者

一分器械　頭砲狼牙根袖弩飛石皮盔皮甲多不知用勾頭砲乃守城第一要器取其下打賊不能薄城謂宜每城五垛設砲一門專兵演守自足金湯狼牙棍乃格鬪第一利器八面鋒稜鎗刀有時鈍拆而棍獨縱橫不壞且凡背膂力者即可使無他妙巧必久而後習也袖弩在袖人所不見拾矢連發即見亦不及避人人宜挾之以防身飛石飛遠百步勢若霹靂賊攻我從城內飛出賊守我從城外飛入著木木拆著鐵鐵斷著人人爛川兵善用之最宜做其制多蓄軍中皮盔皮甲以漆和砂雨水不能透乃箭不能傷且費省而輕便一一如法造練何難空犬羊之族也

練邊兵



夫邊兵之習藝與平地不同或仰擊於千仞之上或俯搏於深谷之中各有法則今乃撤於平地操演殊為非法合應於逐處邊地將官親王其處隨其山地之高卑而教攻打之法則如是不特邊士有備而將官親身教演加以升降勸懲之法將必人人奮勵也

練禁兵

錦衣一衛隸籍者不下四萬先年萬指揮曾簡三千而團練之號曰禁兵營夫此三千人者無

凡耗之費無召募之費安家之費群聚訓練
之不特可以懾外夷窺伺之心抑足備禁垣緩
急之用奈何魏璫以內禁兵之制易之而外禁
兵營之設迄今猶未復也

練專營

選鋒藏兵宜專練二營選將官之智信仁勇嚴
者領之訓練在將則多給家丁令其毋苞剩兵
食在兵則加厚月糧令其毋內顧身家專一練
習各人擦掌以待戰平時撫循有體訓誨有方



上下一心如手足之捍頭目一領行糧即刻就
道

練竈丁

國家備禦之策非西北虜邊則東南虜海顧備
邊外之邊易而備海內之海難何也邊之外夷
虜環居猶可以垣墉限咸力致也若海外玄荒
梁浪昔嘗爲中國患至於海濱諸場竈丁動肆
殺戮而盜賊又勾引興販致釀海賊王虎之變
此將來海中一腹心患也淮之南北有上下中

無用
事未可
輕議

三十鹽場皆邊海斥鹵延袤數百里而遐即濮
吳王濞招娛遊子弟煮海富強倡亂地也勝國
之張士誠即草堰場竈丁也其場客運丁溪其
人朴直其氣果敢棄之遂爲龍蛇練之可爲貔
虎練竈勇而兵不必募移營署而將不必選也
此安竈即所以防倭制陸所以禦海也至於十
場各設運判一人督催鹽課職雖會計其臨馭
則郡邑之守令也若皆分司專以甲科當其任
豈可以白眼貲郎專之今誠擇廉威之吏使之



各安本業則風厲之司宜重也若防範則有保
甲法立里曲之長嚴比閭之稽非種必鋤適俗
必勸而又設械聚兵歲教月練諸場各竈勇每
十場以一千總統之一場立一百總其官皆土
人其餉則鹽羨原以濱海之地防倭寇也不猶
各邊防虜兵乎況三十場海口一有倭患在在
可犯可蹂如掘港餘東之諸洋小海之茅花墊
東台之丁美含劉莊之北團皆嘉靖倭奴闖入
之處也天啟壬戌當事者慮及於此則設竈勇

守備以中式武舉任之使練三十場之竈勇募民兵六百為防守教練選鋒最善策也乃今駐箚揚州然炬場數百里莫若移駐栟茶場近海之地南聯掘港大河諸營北聯丁美廟灣諸營相為犄角即以土人千總別選一二三科武舉及實職之有膽略者屯為教練總隸守備與餉兵一體團練如謂道里遼遠則竈勇守備不能兼三十場止就中十練之上十則掘港守備可團練也下十則廟灣游擊可團練也如此沿海皆



可用之兵海口有金湯之固即鹽盜亦不能竊發矣

竈丁不獨淮安為然潞淮安以達天津合計各路鹽場竈丁亦當踰萬其人恒負勇力聞昔曾率之禦倭今宜從竈戶中選其壯健者充之寬之以利鄉之以恩賞則倍於官兵罷則輕於衆犯務使其心樂為我用於是北至靜海南至利津舉凡鹽場竈丁皆我精兵也驅之海濱可以禦倭守之於淮復可禦盜軍衛之屬協以助之

而得無關之鹽課之徵械以利之而得不食之兵糧運可無虞中原可強固矣

陶魯三百人

此近代練兵最切者皆有可法後世之師

成化間大藤峽諸賊亂兩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陶魯隸麾下一日顧峒賊最強險隸魯者方設策魯時侍值左右立談間請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問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為多兵貴精請任選擇雍曰任為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



矢射三百步者來募數日足魯乃為別將日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為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人已無與者衆益感奮韓雍大稱賞言於朝擢為令累功至副使左右布政使魯前後從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皆逃避不及遇即叩首乞為良民得無死幸甚然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用不蹶語有之一夫決萬夫趑况三百人乎

得其死力全在分甘分之利施喻有從救之行也

## 營制

### 營制總論

凡兵師之營擬於城郭宮室古法多依九宮六甲太乙天門地戶之法徒增疑惑不便於事今但取山川地形便利水草隨其險易爲之禦平則方列圍水則圓開山路則盤回川流則屈曲務於適時便用耳

凡安營須設界限立藩蔽以捍外寇舊法有九種大約軍不久駐則爲立槍櫳槍車營拒馬之



類若兵久駐則用柴營掘壕城營木柵之類符恭卿曰在賊境宿用槍營行用方陣惟大將度宜而處之令御軍者皆可約此爲制也

### 行師留營

善行師者行必結陣見可而進知難而止每行一次必立一營貯收糧草兼作退步各路兵深入百數十里必留營數所撥兵防守如前路迎敵猝有不虞就近憑營庶幾人心有所繫屬不至如鳥獸散徒資寇兵也

### 營盤之制

凡營盤一面靠城三面挑壕兩道內一道寬一丈五深亦一丈五外一道寬一丈深亦一丈土散平坦內高外低勿礙火砲行路其守城軍士日間無有烽信卽下城挑壕先將舊壕修濬寬深完日而後挑外壕但使城壕多得幾道俱極寬深豈不安穩進不能奮勇殺賊退不免於死而又不鑿壕立塹此棄物也

凡行師營盤便是信地緊急卽行分守周遭挑



空濠塹連環兵車可高一丈如遇賊騎衝突切不可開營只用戰兵以家丁居前京軍次之俟彼開營我車兵堅壁戰兵乘隙勦之彼若結營我車兵對壘戰兵多方擾之相持既久京軍耳目既熟心志自定是練膽之術也俟其情餒方用京兵戰兵互相爲用或邀其前或繞其後或衝其左右彼若列營出戰我又連結車營收入戰兵又與相持何者彼漸入利在速戰不利持久也

戚繼光車營法

件首[illegible]之騎數萬衝突勢銳難當我軍陣伍未定輒爲衝破乘勢蹂躪至無孑遺且虜欲戰我軍不得不戰虜不欲戰我惟目視而已勢每在彼故常變客爲主我軍畏弱心奪氣靡勢不能禦故創立車營以十座等須每座戰車一百二十八輛每輛雙輪長轅用騾二頭兩頭俱堪騾架以便進退上用偏廂各隨左右安置兩頭各有一門啟閉出入車上安大佛狼機二架每車見派軍士二十名分爲奇正二隊正兵一隊軍士十名分管騾頭并佛狼機等用其車正一名專在車上披堅執銳以司進止奇兵一隊軍士十名內以勇敢服人者爲隊長以鳥銃手四名仍兼長刀在車內放鳥銃出車先放鳥銃賊近用長刀又以身中年少骨輭者二人爲藤牌手在車內放火箭出車打石塊賊近用藤牌又以殺氣者二人充鑲鈀手在車放火箭出車亦放火箭賊近用鑲鈀用此以環衛軍馬一則可



以束部伍一則可以爲營壁一則可以代甲冑虜馬擁衆無計可逼誠爲有足之城不秣之馬也但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廢車何能禦如火箭車大將軍車之類不可不預辨也

經世挈要卷之十終

經世挈要卷十一

湘潭 張 爔 和仲父 纂閱

金谿 傅呂辰 少山父 較梓

鄉兵

洪武民兵萬戶府

洪武戊戌年，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為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



宋弓箭社

弓箭社，宋河朔沿邊舊有之，其人戶皆帶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損，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元祐間議改作保甲，知定州蘇軾上言，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貲武藝衆所服者，為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敵國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其警急，擊鼓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敵深畏之，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砦，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可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砦，如入無人之境哉



宋山水寨 家計寨

宋理宗時，知溫州趙與權乞廢併諸寨，增置鎮海寨兵，時李明復奏曰，寨之有家計，向者吳玠實創之，岷曰仇池，鳳曰秋防原，階曰楊家崖，成曰董家山，是四者，皆有險可恃，有泉可飲，又為之糧以食，為之屋以居，無事則寓於州，有事則

歸於寨自紹興至開禧虜長侵犯矣視之[illegible]
敢攻以有險在前也過之而不攻越懼吾之襲
其後也自吳曦叛後而家計寨之實遂廢於時
蜀帥又欲列柵以爲固而山寨之役遂興然而
與家計寨若類而實非蓋家計寨凡四僻地利

以地利爲主 恃險可據 役畢也

之絕險者爲之而山寨則爲數丈十無其險也
家計寨之設乃官與民相保聚其力足以捍敵
而山寨則家自爲活無其力也彩畫成圖但誇
觀美多張虛勢無補實用是驅之使就死地也

經世挈要 卷十一 兵 三

以山寨之受禍也而併與其足以避禍者廢而
不葺亦未之思耳

宋葉適堡塢之議

言堡塢據險

宋嘉泰間以葉適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適
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
於墟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爲堡塢使復業
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凡四十七處又度沿
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
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
眞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
十里每堡以千家爲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
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
軍二千人併堡塢內居民通爲四千五百人共
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
爲劫砦焚擾之用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大要
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爲聲
援則敵不敢窺江而士氣自倍戰艦亦可以策
勳和滁眞六合等城賊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

經世挈要 卷十一 兵

力助其襲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後制勝必矣此
所以用力寡而收功博矣

朱平涵論土兵

兵食二便 籍伍兵 法隋而附

朱平涵曰土兵之法起於宋所謂陝西義勇鄉
爲兵者是也然唐藩鎮與漢郡國所用獨非此
類乎　國初胡深在縉雲當元末盜起慨然謂
其友人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甚
困已甚遂請於上令有田者米十石出一人爲
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

丁此人人皆兵處處皆兵

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二鎭之權固在也行之數年使所在兵荒而貯阜此制最善然胡元法度寬縱又當擾攘時故可行且不獨深有此言章盜父子兄弟已見之親行矣成化二年留陝西撫臣盧祥之言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原僉民壯亦入其中量加優恤凡得二萬人特毛里孩方疆盛窺邊憚之不敢深入　世宗庚戌以後建議欲練薊卒而不及土兵終無成功匡思質以此受



禍唐荊川以此受謗今邊方有事處處搖動未知此制可行否

家君練鄉兵議（諱嘉言 號豫應）

守禦之法先城垣次兵力城以衛民兵以守城兩者相爲表裏邑中之城茲難言之余不佞謬有條畫一冊纖悉具載至於武備萬宜急圖念唯地方有官兵則倚重官兵無官兵則人自爲守此無論士紳下迨氓庶各有身家安得不爲莫安計而徼倖萬一之無事乎應儘吾力量之

貲帑不足以得青才

所不至自行訓練壯丁或七八名或三五名或一二名不等通邑中約得三百名演習得熟既可捍禦垣屋因而籍名在官合演於教場果爾精利就於徵派銀內每名支五錢製辦包巾器械招上好教師二名撥正教習終日打躲教師每名每月給與糧銀九錢以一年爲率畢其教有成績另賞銀十兩若教練各兵勤勵武藝異常精工另加優異仍擇一知兵者不論文武見員及鄉紳舉監遺逸每月督令比試三次並爲



賞罰以示勸懲就於前銀內動支一百兩打造五分一錢銀錢各半先比箭次比鎗次比刀次比棍比箭之法釘一五分銀錢於操場桅杆上以示之的較射人立於步弓二十弓之外縣近而遠比十箭一射穿錢便持錢去至於比鎗比刀比棍以石灰塗於兵器上每隊十人以灰痕有無多寡定勝負若一人敵九人而身無灰痕者賞一錢銀錢一個其拙而素負者量行責戒得錢之心與免責之心競而人趨於勤矣歲終

審尚便成氣運其實則始基者子人之精神也可與言者道

縣正堂親行較閱，驗工拙以行賞罰，觀聽餘鹽
鬪性蓋多，單丁下戶，且有樂於趨事者，就於前
兵比試比武，果適與以賞，得包巾器械銀兩，一
同操演，因而第其武藝，分立哨隊，十人隊有長，
三隊立一哨，哨有長，三哨立一哨官，五哨官立
一名色把總，與一冠帶，每年賞銀十兩，哨
官五之，哨長比哨官三之一，隊長人一錢，其
教練兵士，隊長教一隊，哨長教一哨，哨官教三
哨，而統其成於把總，一不如式，得自行法，不必



關白，若一隊精銳，則隊長之能可知，一哨精銳，
則哨長之能可知，三哨精銳，則哨官之能可知，
除破格獎賞外，另行紀錄，候有名缺，隊長陞哨
長，哨長陞哨官，哨官陞把總，若五哨官兵皆精，
則把總之將略，加人數等，便可膺參遊之選，恐
使之固知不收，兵亟申詳院道府以俟爲恢，其
不能者，於責戒外，仍行遊除，至於平時操練，隊
長使目兵，哨長使隊長，哨官使哨長，把總使哨
官，號令一下，奉行惟謹，敢抗拒者，罪無赦，臨陣

使知何所作爲

之際，目兵退縮，處隊長，隊長退縮，處哨長，哨長
退縮，處哨官，哨官退縮，處把總，若隊長有失，全
隊皆處，哨長有失，三隊長皆處，哨官有失，三哨
長皆處，把總有失，五哨官皆處，節節而制之，是
之謂節制，當其平日，聚而講武，自把總遞承而
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不貫之精，及其臨
戒，聚而所殺，自目兵層累而上，如子弟之衞父
兄，手足之捍頭目，無不罄之心力，有不戰，戰必
勝，有不守，守必堅，近之則如陶布政魯，以三百



兵戡定兩粤，遠之則如李抱真所練澤潞兵，爲
天下最，皆此物此志也，無養兵之費，而得精兵
之用，練無爲有，轉弱爲強，扼江湖之上游，撐西
南之半壁，數百里外，賊兵且望而卻步矣，舍此
不爲，而玩日愒月，突然有警，且不免坐而待斃
也，奈之何哉，但前兵不許調遣，亦不許迎送，有
一於此，闔邑上紳力爭之，不殺不休，此則保捍
桑梓之至計也，

兵制

兵制總論 另有古今兵制全書茲錄營制逃亡軍器諸項以備一班

凡營中開操之日總協大臣入營閱視謂之合操其餘各將分日輪操謂之分操以合操言之總協大臣閱操既畢止調集各營奇兵群聚射打則奇兵之外各營軍有勇怯業有生踈數有多寡何從知之以分操言之每日平明入營分投操演不過搖旗舉砲率循故事而已甚至砲聲甫畢各營尚有較藝未周營陣未竟者固已紛然四散莫可禁止如是操演即日在營中何補於事此操法之獘也至於營中選退老弱摘牌替役乃巡視科道官先行題准者而各該把總官負又復彼此通同私相盜賣明分月糧營衛之冊兩不相對雖春秋欵操之日將摘替之人造冊送部大段茫無足據且其未送冊之前按月支糧皆未經更正之名也營支官負將何所據以查覈之哉今後各軍告補查冊有名照常行衛該衛查覆無異隨具印結呈部本部仍

行各府知會一遞[illegible]軍主事處驗發營操不必兩番三次致開騙局之門營中每選春秋開操之時戎政總協大臣會同巡視科道通將各營軍士一一如薊鎮過堂事例行令本營將官帶領過堂中間若有老幼即便革退隨審有無壯丁總協大臣親筆填註另日公同面驗所報之下如果精壯照例摘牌替役備將年貌填記牌上隨查某營若干某營若干不必再候將官造冊亦不必更候欵操之時總開手本先行送部本部查冊有名即准收補查冊無名行衛取結每年止許春秋二次不許零星更替致滋奸獘其尋常逃故軍士各該把總每月朔望開數報部行衛查補此則因時變通至於逃軍之法不嚴則補軍之令徒設查得大明律例開載輪操官軍逃在京城內外潛在者初犯打七十再犯打一百送操亭例發落若逃回原籍原衛者以越關論其再逃三次者各綁鈔京衛調外衛外衛調邊衛就中開以自新之路凡節年在逃員役

限一月以裏自首歸營免其責罰一月之外仍不出首者許諸人首告於本犯名下追銀二兩充賞其有親隣容隱者一體治罪此不惟在逃者有招集之機而見操者亦不致萌棄伍之念矣又如跟隨軍伴總督不得過二十四名書算二名副將不得過二十名叅遊不得過十八名號頭不得過十名以上各書算一名中軍千總不得過五名把總不得過四名此外務要嚴加查覈但有仍蹈前弊者即便指實叅奏請旨拿問照例五名降一級六名以上降二級十名以上降三級二十名以上者罷職發邊衛充軍賣放包納者悉准前例其各勳臣應襲既未受有官爵雖同見任一體通行查革庶幾役占清而軍伍亦肅矣



兵制要論

清查營伍簡汰老弱嚴革占役痛祛影射申禁迎送擇其精壯者爲騎兵次爲步兵饒勇者爲戰兵次爲守城之兵皆於平時訓練習慣居爲壁壘出爲行陣坐作進退之有方戰守攻取之有法合練而成師成旅分練而一器一藝又如長短欲其相濟刺衛欲其兼施則五兵並用無執一偏又如弓弩火器更番迭放長鎗短刀因力量材則泛應不同無執一局風行雷厲合虛響應豈與夫銑矜之子烏合之衆同年而論功哉

國朝兵制

嘗以我朝與漢法並論大都漢法簡而必使人各以其意戰而隨之以醲賞苛罰上下之情直遠而相見猶有以衛爲從之意焉人知共權無所逃故畢形盡敎而從衛相與合爲一明法審而舒議論猥多醜盟雜進而轉不可合有漢之強勢而弱形乃頗類趙宋是以記賞玩重罰謂漏上下之情遝闇於轉嚮豪傑不得粹自見而奸猾者反得因法以匿情

兵少糧空乃補冒之弊不得往參少上[illegible]

衛占作備於京衛所官法行而近也今並弊已去不操兵之官是強兵衛[illegible]

衛兵

查核衛兵奏疏

隆慶四年，總督譚綸言國家衆建衛所，棋列中外，除錦衣等衛，其在外衛所，通計額軍三百十三萬八千三百名，而武官之數不與焉，其始軍無缺伍，糧有定額，而食常足，今中外馬步官軍大約止可八十四萬五千有奇，而糧餉積欠，兵益少而糧益乏，乞勅戶部清查原設衛所官軍糧餉登耗之數，及會算原額起運存留錢糧造冊，與撫按官查理，則天下之額餉可清矣。

軍衛弊習

慨自班兵備邊，兵無不備京，兵占邊兵無不占。率納班買閑，詭冒侵役為常，而健丁護將吏，以我下騎，當敵上騎，戰諜兩誤，烽火不明，兵死餉亦死，馬死芻亦死，旗亂轍靡，不大剉不止，衛士不習武藝，責所須官著為令，天下撫按督守令與衛所互簡覈，上下其考，以聽黜陟，無用之兵去可以抵餉，不稱兵之官去可以裁武

兵不多而糧欠添兵無亦用[illegible]處不足多徑

○虛冒之弊

軍士虛冒，如嘉靖初，京營軍月支米八萬石，今倍三矣，兵不加多，米數轉添，以此推列鎮宿兵六十萬，關內外十二萬，江東十五萬，其餉亦復如是，然按之冊籍則森然，覆之行伍則索然，財力有幾，能堪若輩之乾沒乎，此虛冒所當嚴也至其殺敵之後，或割殘卒以邀功，或拾斃虜以圖賞，改頭易面，妄冀雍齒之封，或尾其去而回首揚旌，或潛為歸而假作唱凱，捏鬼擬神，謬作之反之狀，此等弊習已入膏肓，可不嚴為之防乎

肯強任事之心爲光鎮對一手

募兵　省兵

募兵之難

隆慶二年總督譚綸言遊兵破虜誠爲制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調虜長技非車不可召募強壯敵費甚多司農告匱一難也燕趙之士自備虜以來銳氣幾盡募卒吳越又擬用之不可北敵之不可南二難也燕趙之人素驕騃見軍法不無大駭且去京甚近流言易生三難也我兵素未嘗虜戰而勝之虜不心服能再破之終身



創矣第懼忌嫉易生奇禍或至四難也不若姑就薊鎮見兵講求戰守之策各路選兵十枝每枝務足三千列爲三營營分三軍各加訓練仍付戚繼光以督理練兵之職每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移近邊臣與繼光往來督勵務各負墻以戰退之邊外此爲上策萬一乘墻潰入亦願少追罪誅臣等决一死戰收桑榆之功庶不失爲中策

募兵之害

當事者可易言

其則患之大者

宋兵盛於南渡其故亦只如此

又關一活局

巡按浙江御史謝廷傑言浙中民因水澇征賦多逋儲蓄空虛壯丁遠戍萬一寇至可爲隱憂且今薊鎮徵兵八千費安家銀四萬載舟八百僅闕廣役有[illegible]費愈多以十農計之萬人從軍五萬人無食從軍既久不習爲農他日戍歸必群起嘯聚故金備溫處關強禦之夫根連黨結非獨浙中之憂亦天下之憂也臣請罷浙兵以恤疲省昔浙民嘗苦倭患談戰則股慄拘之即戍妻子相泣而別無何遂以應兵爲奇貨



而天下多稱浙兵夫浙故無兵其有兵名自勝倭始他省故有兵其兵不可用繇鼓舞之無其也況北人剛勁有膂力假能以待浙兵者待土兵必爭先獻技希賞圖功不尤勝浙兵之可恃哉臣請練土兵以濟實用兵部覆言浙兵專爲防守薊鎮他省自不得比以後雖薊鎮亦不得再調請勑守臣以實訓練務精客兵之能成土兵之藝　上是之

嘉靖四十二年浙江巡撫趙炳然言各省募兵

多浙之義烏人夫鬬之亂歸民變爲兵兵變爲
盜其來漸矣夫鬬民皆盜治標之道不得不假
於剽悍𡙇兵而反求其本必須多方撫安使盜
化爲兵兵化爲民可也今驅浙兵以救閩臣竊
謂夫浙之爲鬬也自今請令各省一意團練土
著使人皆可用家自爲守急則爲兵緩則爲農
聚散之間兩有所藉即不得已而召募亦必先
本省次隣省不得專泥一方以釀禍本
嘉靖中倭亂招集義烏江陰靖江崇明人爲兵
費用甚多却專在南都作賊吳悟齋目擊其事
盡汰遣之萬曆間倭侵朝鮮北部調二千人往
戍旅順矣復招集以補之旅順兵還又增一倍
工部造房屋衣甲戶兵二部給糧餉糜費不貲
地方何嘗得其分毫之力乃群聚城外夜即群
至人家劫其財物當道明知不肯散遣其說有
二以爲遣之無名一也顧冲庵曾言練兵即以
消兵勸其較閱嚴其賞罰汰其老幼作賊者必
誅物故者不補如此則兵可漸消何患無名又

言此輩既去地方有警何人支持不知此輩捐
以討賊反日日作賊所謂放虎自衛者也夫招
募不如土著南都豈無驍勇有武藝之人揀選
一二千卻於浙直曾經戰陣處取一二十人爲
教師不出數年此一二千人皆爲勝兵矣蓋土
著之人與旅處不同省費一也父母室家共聚
有所顧戀二也生長地方出門皆是親識不敢
爲非三也有警則荷戈爲兵無事則各執其業
何等穩便

省兵省餉省冗員

火藥軍器弓箭等局匠一千若按實功尚三百
且營兵原有兼匠造則縣局修則局營可取又
工沙兵八百其沙兵二百爲運船到岸扒沙進
口必不可已爺若工兵既有班兵盡可省也又
運夫一千六百內有海運陸運站運撫運輻運
五項運之者駝騾牛驢也夫尚可減五百是雜
兵實四千而足也又班兵坐八千此薊鎮十二
路之兵而借用於邊者歷年多借薊還盡蝦大

稱不便且每每秋班到遲又寒迫無濟通計薊鎭春秋兩班共兵四萬今不若歲定每年春秋借八千而此得實益彼不盡妨然止算權半年作兵四千是已上并雜兵而止八千耳又有大同固原每歲八衞石門路兵共三千此兵多羸而類班兵止可守路無他用議有移其本折之半并此地原額永餉新增遼餉儘足募二營為常兵何必相苦乎此外則鎭協營堡戰守之實兵矣今布局內定關鎭二萬前鎭一萬七千寧



鎭二萬三冲各一萬二千共三萬六千是合鎭協營堡實戰守兵九萬三千也并雜兵班兵八衞兵一萬一千是通計兵十萬四千而無項不備無項不足即以步兵每名每月一兩四錢算可省折色二十二萬餘并米八萬便省餉三十萬又省其兵并可省其千把百隊及統領之都守若干餉也此後惟有收集屯民立為鄉兵更不可再議增兵也此後惟有召募丁壯頂補老病亦不可再言銷兵也或有在標在堡而止千止百者仍以千為千總百為百總五百為把總豈必有異按此實之不知可省幾許千把百隊并幾許守都遊叅并幾許加銜守都遊叅也

## 宋省併

宋皇祐間馬軍以四百步軍以五百人為一營承平既久額存而兵闕焉一營或止數十騎兵一營或不滿一二百而將校猥多賜予廩給十倍士卒遞遷如額不少損帝患之熈寧二年始議併撥陝西馬步軍營三百二十七併為二百



七十馬軍額以三百人步軍以四百人其後凡併撥者馬步軍營五百四十五併為三百五十五而京師府界諸路及廂軍皆會總畸零各足其常額凡併營先為繕新其居室給遷徙費軍校員溢則以補他軍闕或隨所併兵入各指揮使依職次高下同領帝嘗謂輔臣曰天下財用朝廷稍加意則所省不可勝計迺者銷併軍營計減軍校十將以下三千餘人除二節賜予及傔從廩給外計一歲所省為錢四十五萬緡米

四十萬石紬絹二十萬疋布三萬端馬藁二百萬庾事若此邦財其可勝用哉初議併營大臣皆以兵驕已久遽併之必召亂不可帝不聽獨王安石贊決之時蘇軾文彥博羅人情洶洶恐激他變亦以爲言安石曰事合更張豈悼此輩紛紛耶帝用安石言卒併營之自熙寧以至元豐歲有併焉

天下最苦餉郭子儀憂地廣勢分願收諸道精卒五萬分屯北邊葉適言張俊岳飛等屯兵三十餘萬歲給錢六千餘萬緡米絹不欲與清其軍使各不過三四萬皆東南民之甚善兵精則自然汰則以所汰之[illegible]之額厚所練之兵餉不患不足兵精[illegible]何憂虜



軍中器具

弓矢

弓矢以近中爲難

凡用弓矢近中易遠中難近則力強遠則力弱所以[illegible]之箭必近發必奇中而中固反是謂宜令後習射不用張鵠只以尺許長小圓棍置地四十步內射之則棍自轉動射到矢矢中棍射賊必無虛發矣

叅連矢

周禮六射之目其二曰叅連謂前放一矢後放三矢連續而去也後漢書云弩射以參連爲齊誠能以古叅連法教士卒使當矢后之閒一射而連放三矢則是一人而兼三人之用也意者李廣以二千騎當[illegible]四萬之圍所謂大黃即六韜所謂大黃參連乎

弩

弩以腰開爲貴

中國之利器曰弓與弩自漢以後虜弓曰強遠

不可復及惟弩之用爲最弩之力勝弓者可十石蹶張者可二三石古所云弓之强者不及也晉馬隆平樹機能猶藉腰開弩至宋而其法不傳故武經所載黑漆黃樺跳鐙等弩皆[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子[illegible]子等弩雖最强然費人多可以守不可以戰也宋末始有神臂弩其法亦蹶張而[illegible]勝之遂以破■本朝劉司馬天和用之而其法始傳又有名克敵弩者即跳鐙也今苗人皆用弩然强而不便宜溺射虎用竹弩二弩者皆藉力



於藥未可謂之强也又有諸葛弩可置十矢以次發東南人喜用之然力輕而不能傷人近世程宗猷得古銅機斟酌竹弩而爲古弩則勝之矣宗猷又自以其意合古人之說而爲腰開弩强者可十石下者亦可七石此乎藏久廢之器復敎於斯人奇已

況自蹶張弩底人皆趨便然致遠洞堅必竟腰開有穿石摧堅之勢今惟力弱者用蹶張力雄者仍用腰開則一人已有兼人之用如再要弩

即跳鐙之法也用之弩陣其致莫當

力雄大必非多人不可張即此與蹶張遠近相爲表裏亦覺曲盡

破虜當兼用弩

古人用萬弩齊發勝敵今試以寡論之假令弩手三百人先用百人弩已上箭已搭列於前名爲發弩再用百人弩已上箭已搭列於次名爲進弩再又用百人列於後方上弩搭箭名爲上弩先百人發弩者發完退後以次百人進弩者上前變爲發弩以後百人上弩者上前變爲進



弩以先百人發完者退後變爲上弩如此輪流發矢則弩不致竭而可斃虜於百步之外矣大抵虜之長兵一今我既用弓矢又用火銃而又復用古人之弩是我之長兵三也以一制三虜騎即欲衝突能乎此最勝之策也

刀

腰刀造法

腰刀鐵要多煉刀用純鋼自背起用平鏟平削至刃刃告平磨無肩乃利妙尤在尖近時匠徒

[illegible]

將刀打厚不肯用工平磨止用側銼横出芒兩下有肩砍入不深刀芒一秃即為頑鐵矣此當辨之刀要與手相輕柄要短形要彎庶兜轉牌下不為所礙蓋就牌勢也

### 禦倭刀法

倭之刀最精利長六尺兩手兩刀共長一丈八尺雖左刀以木假之然其右之真者亦足以殺人而無敵故中國之畏倭者畏其力也而制刀之策一切鈀棍短兵俱不濟事必用丈八長鎗蓋刀能傷人不能自衛惟長鎗可以乘其破綻而入之故禦倭以長鎗為上其次則用狼筅等器因刀雖快利一有兜碍便不稱手昔年任兵憲礮倭於婁門外陸涇壩出狠兵之釣刀手則以兵憲咨蜀諸軍以兜碍之說於是皆用青布水漬之俟倭初近擲去倭刀粘濡不便揮霍而鈎刀手急自泥濆去鈎斷其足尤鋒既死餘衆辟易是日殺倭三千皆用計以制其刀故也至於北■所長在弓馬馳騁禦之必用水戰昔倭亂府滹北驍將宗禮少林僧月空皆以馬步不便宗死於皂林月空死於齊女門外故自來譚禦北虜者皆云當以南方浚溝洫植榆柳故曰井田廢而■南馳也

[illegible]

## 鎗

### 鎗法揭要

[illegible]

鎗法之傳始於楊氏謂之曰梨花天下咸尚之妙在乎熟熟則心能忘手手能忘鎗圓神而不滯又莫貴於靜靜則心不妄動而處之裕如變幻莫測矣其法手執鎗根出鎗甚長且有虛實有奇正有虛虛實實有奇奇正正其進銳其退速其勢險其節短不動如山動如雷震故曰二十年梨花鎗天下無敵手信其然乎施之於行陣則又不同何也法欲爾立欲踈非踈無以解亂分糾非閑無以擱掭進退左右必佐以短兵相衛使彼我有相倚之勢得以舒其氣展其能而不至於敗

## 劍

四枝齊齊斜並瑩於大箭面上旗着笼鈎所壓亞不能舉即以我長鎗幾去此必破之方也

## 牌兵

### 牌兵拒虜

[illegible]所恃者惟弓與馬而我之罷駑不能當其電擊我之弱鏃不能當其雨箭利鈍甚相懸也昔兀术楞子馬惟岳武穆得以制之無非砍其馬足已耳愚請練兵牌以拒之浙兵多用圓牌而形短不能蔽體即西兵用挨牌而性剛不能



當鏃惟粵東之長牌以沙桐木為之包以皮革則其質輕舞運可以如意其性柔又箭鏃不能破裂粵兵演牌左手執牌右手持刀可以蔽人體可以砍馬足與鳥銃夾隊列為前鋒真破奴之上策也粵東先年征猺獠之弓箭更勁於奴而長牌勝之確有明證

宋政和三年秦鳳路安撫使何常奏言西賊有山間部落謂之步跋子者上下山坡出入谿澗最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有平夏騎兵

馬上弩制盛於宋今惟苗人善弩皆步兵也

謂之鐵鷂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來若電擊雲飛每平原遇敵則多用鐵鷂子山谷深險多用步跋子此西人步騎之長也我沿邊土兵習於山川慣於馳驟關東戍卒多是硬弩手及標牌手不惟扞賊勁矢亦可使賊馬驚潰此中國步騎之利也至道中王超丁罕等討李繼遷是時馬上用弩遇賊則萬弩齊發賊不能措手足而遁又元豐間劉昌祚等趨靈州賊衆守隘官軍用牌子



為先鋒賊下馬臨官軍其勢甚盛昌祚等乃以牌子踢跳閃爍振以響環賊馬驚潰若遇賊於山林險隘之處先以牌子扞賊次以勁弓強弩與神臂弓射賊先鋒則矢不虛發而皆穿心達臆矣或遇賊於平原廣野之間則馬上用弩攢射可以一發而盡殪二者皆已試之効如賊之步跋子與鐵鷂子皆不足破也又步兵之中必先擇其魁健材力之卒皆用斬馬刀別以一將統之如唐李嗣業用陌

刀法、遇鐵鷂子衝突、或掠我陣脚、或踐踏我步人、則用斬馬刀以進、是取勝之一奇也、

鎧甲

紙鎧綿甲

紙鎧、起於唐宣宗時、河中節度使徐商、舜紙爲之、勁矢不能入、商、有功五世孫也、

綿甲、以綿花七斤、用布縫如夾襖、兩臂過肩五寸、下長掩膝、麤線逐行橫直縫緊、入水浸透、取起鋪地、用脚踹實、以不胖脹爲度、曬乾收用、見



雨不重、徽顯不爛、鳥銃不能大傷、紙甲、用無性極柔之紙、加工鎚軟、疊厚三寸、方寸四釘、如遇水雨浸濕、銃箭難透、

甲冑窖法

元太宗攻金、懷孟人李威從軍、患世之甲冑不堅、得其婦兄杜坤窖法、創蹄筋翎根別爲之、太宗親射不能入、寵以金符、威每戰先登、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爲甲冑惜乎、謂諸將曰、能捍蔽爾爲國家之功名者、成之甲也、

火器

火鎗

利莫利於弩、自神機之技出、猛烈便利、葢十倍焉、永樂以來弩遂廢、近神機無出愈奇、如地銃、五子數百步、及快槍二子、亦數百步、弁佛郞機毒火諸兵、又出神鎗之上矣、

神機火鎗者、用鐵爲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聲聞而矢即至矣、永樂中平南交、交人所製者尤巧、命内臣如其法監造、士卒執此鎗五



用之也、人持一具、臨時自實以藥、一發之後、鎗卒烟以繼之、敵知其然、凡臨戰陳、必伏其身、候我火發聲闘之後、即衝突而來、請自今而後、凡火鎗手必五人爲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目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者、互爲實藥、番遞以進、專俾一人司放、其覘一發即退、心志不定、而高下無準者、又悶矣、又宜用紙爲爆、其聲與火鎗等者、每發一鎗、必連放三四紙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

## 大將軍砲

火器莫過於大將軍，薊一年止放一次，以數六人不敢放也。銃身一百五十斤，以一千斤銅母裝發。葉夢熊改銃身為二百五十斤，其長三倍之，約六尺，不用銅母，徑四尺，於滚車上發之，可及八百步，內大鉛彈七斤為公彈，八三斤子彈，又次一斤為孫彈，三兩三錢者二百為羣孫彈，名曰公領孫，以鐵磁片用班毛毒藥煑過者佐之，重二十斤，可傷人馬數百。若沿邊以千萬架



而習熟之，眞經技也。運之以車，登高涉遠皆宜。國初出塞，專恃神銃為破虜先鋒。天順六年造兵車，各有載大銅銃車。成化元年，造各樣大將軍三百個，載砲車五百輛。會典神鎗神銃，俱內府兵仗局掌管，其愼重如此。葉公有新製滅虜砲，運以滚車打放，一發可五六百步，鉛子約一斤。

## 神砲

神砲出自紅毛夷國，今廣東濠鏡澳夷亦能造之。此實天意假手澳夷以固我金湯者。前虜攻所解頗少，以未有處置澳夷，故廣東不敢擅，而夷目不肯應也。今邊疆如此，則需用尤甚，宜請敕書一道，宣諭澳夷，咨兩廣總督擬價酬之，處多多益善，而我封疆皆堅壁矣。

## 騾砲

車砲不便，又改為騾砲，似稍便矣。然一人騎馬，又一騾馱砲，遇敵人下於馬，砲下於騾，然後量藥舂底，裝子蓋口，剪線插線，用火繩。以箭則十



矢可發，以馬則里許可到矣。前柳河之渡，棄千餘騾砲，不能發一也。人知火器為極迅之物，不知火器乃極鈍之物。故不得已，於關城議用中等擡砲，每砲兩人擡，一人賫藥子兼裝。然幸關內外所備諸等之砲儘多足用，先為裝就三千，隨所向稍鋤地即措放，雖遇敵數萬，每疊用不過二三十砲，豈十餘疊尚裝換不逮乎？又恐不能及身，則用小鎗伴非誘近，或八面埋伏，忽起賫打，乃有濟。否則凡一切火砲，既不能移而就

極迅疾利稱關要在其人

闘智頭力須另有捻平

在火砲上立想、愛机而發可耳

人人必不愚而聽命總餉觀虛其未有一效者其鳥銃改爲三眼銃者亦以一砲可發三子然總要制之如法教之使熟或馬或步必以三六百爲五一、然無不濟不接應得益耳、

鳥銃

特司入未善者有鳥銃

西洋鳥銃其製甚精今廣東福建與近海之民俱倣而造之獨官司不能衆耳其銃長六七尺孔竅甚巧發之直而打遠射的百發百中且一函九子以九子連發可殺人於百步之外洞穿



居然鼓勇有七千枝須隊伍

堅壁一彈可殺數人勝於弓箭數倍實一可當百者倘造數千函以爲搗巢先鋒仍募粤兵教習練成一隊則強於壯兵十萬矣、

京邊造銃臺

夫守城之最得力者莫利於神砲今神砲已貯而銃臺未築是有屈之器置之無用之地也嘗歷覽海島見洋銃澳夷所築銃臺制度極精大約造之城上於城頭雉堞之下做一百餘以便發銃城內仍加厚一層以防銃之伸縮其堅固之極活動之甚比之寧遠銃臺專爲備邪機等銃用者大不相同今京師及邊關險隘之處宜倣此式造之、

毒烟

毒烟之入人也耳目口鼻其竅四爲毒甚於藥今輒置不講何也彭天時火龍書無不精備雖其人以他事去試倣其制而盡其長何以誘賊而使之必趨何以網賊而使之必受何以蓄烟而使之暴發何以留烟而使之能久何以伏兵



要截而使之突烟犇潰者不得免竊謂此烟賢於十萬師矣、

景泰三年國子監學錄黃明善疏陳禦寇事宜內請用毒毬行烟謂毒毬所薰口眼出血行烟所向咫尺莫辨

經世挈要卷二十一終

利器不可以示人，況在夷虜，此通販亦以宜禁也。

# 經世挈要卷十二

湘潭 張燧 和仲父 纂閱
金谿 傅昌辰 少山父 較梓

## 軍中器具下

### 軍中器具總說 馮應京

北■之地有硝而無磺，東倭之國有磺而無硝，兩廣川貴之地亦間有其一而不得兼，故皆不得火器之妙。惟我中國兼而有之。國初禁甚嚴，近因法紀少疎，而航海通倭，帆檣相接，故倭得以資其硝磺之饒，而反以鳥銃為威中國之具。甚者雲南緬酋亦資兩廣之販，專用火器以敵中國。嚴絕其禁，則外夷長技亦可減其勢矣。遇有征戰，縱一時土漢兼用，止可令我曉火器之兵代彼衝鋒，決不可令曉其制度，方為得策。今之四夷並一[illegible]土[illegible]之家多有亡命依附，百般鼓弄，惜乎[illegible]中國不能收而四夷藉之，反為中國一[illegible]敵，大可恨也。夫火器之用，無間古今，無間攻守，其種實多，如發熕即神機大將軍



[illegible]將[illegible]亦[illegible]有佳書而子弟不能讀，然[illegible]賣書生也。

回字入人能得，而毋以遲遲失之。

二將軍三將軍，威猛無敵，破敵可成血路，攻城可使立碎。古惟銅鐵鑄成者，自廣東葉子門始以熟鐵打造，架以三輪之車，一放之後，輪向後丟十數步，以殺其威猛之勢，其架不振壞，實為圓機。或間有損傷，緣匠有工拙，其體甚大而煮火不到，使然，或倉惶之際，裝藥有多寡，用子有輕重大小之異，或素不敢重，有所觸污，此物乃神器，一砲之出，數百生靈所係，豈小哉。但體勢重大，難以輕舉遠到，惟攻巴田之城而塞要衝之口，非此不足以示威也。其次則滅虜砲、馬腿砲、虎蹲砲、虎尾砲、連珠砲，若連施叠放，雖百萬之衆，可使落荒。至佛郎機，內用子銃，提放不竭，可以取將擒王，但未免用銅用鐵，體骨亦重。今用堅木作母銃，一人可挽而走，多備子銃，軍中可稱利器。其次則三眼銃與鳥嘴銃。鳥銃宜南而不宜北，三眼銃宜北而不宜南，何也？北方地寒風冷，鳥銃必用手拏，常日為火，一閃火門其

風甚猛信藥已先吹去用礮信則火門易濕一放之後虜騎如風而至又不便執此爲[illegible][illegible]之具近有制竹鳥銃及自閉火門鳥銃亦一時之奇然終是費事惟三眼銃一捍三銃每銃可着鉛子二三個惟伺敵三四十步內對眞方放一砲三放其聲不絕未有不中者虜馬闖至卽執此銃以代悶棍虜縱有鐵盔鐵甲雖利刀所不能入者惟此銃能擊之故在北方鳥銃不如三眼南方所禦惟倭與苗其人多係步戰其來之



勢不得如■馬之疾■勢之衝風氣柔和不在山谷則在蹊田之內鳥銃照定施放中敵極準按定班次一上一下繼三放銃熱不可再放若每人以布數尺用水打濕三放之後以布濕銃可以長放不歇有狼筅挨牌之類在前縱衝來此足拒之若三眼銃其捍甚短其去不遠對眞不如鳥銃之準兼之以禦倭刀利鈍相懸人易生畏心故在南方三眼銃不如鳥銃大約天下之器原無鈍惟在習之何如耳鳥銃三放之外

曰袂鈴之制筒少長可以五放兩頭相同可以十放俗稱十面埋伏銃是也但五六寸間卽辯一眼先入藥築實方入鉛子一層又入土一寸築又築實則與上眼平層層如此裝去一頭可五放若下層不築實上層再築下去其下層之藥又沉於眼之下放多不準不然總作一銃放出矣若兩頭十銃連放不絕則敵人莫測可稱神器矣惟有力者能持之運於車上用更妙此外又有火箭之用其勢猛其力大敵見生畏過



於弓弩善造者可得六七百步之遠然造之不易一枝約打二萬鎚方能濟頭上須用囬火約十分之二水戰方可焚帆陸戰方可焚寨其鏃必用茨菰頭點鋼長信入箭股中三寸信外錐一肩與箭竹相湊合不然火箭力大一蹴則鏃入箭腹傷人不深其竹鐵交接處須用觔纏堅固用漆漆過其翎花亦用漆下方耐風雨濕氣此火箭之制也至於今時之用見敵惟圖高遠放去敵望而避之甚易是以有用之物而施於

虜畏毒火毒烟之用如桐剪殺帽

無用之地甚可惜也南方之製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木籠內名曰一窩蜂又曰火籠少者九枝曰九龍筒或其狀差小亦各曰[illegible]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實一而已矣又有火毬火磚火礶之制三者一法均爲驚心駭目之具使其亂而取之之意也至於傷人未必如火箭之很有曰內用毒火毒烟使敵人口鼻聞之皆倒因曰是矣然兩敵相當生死不懼殺傷在地而猶殺人何等毒烟卽令人立時死也



或敵人攻營蜂屯蟻聚可燒而走也或敵人結營山林可因而焚也或夜去敵營探其睡熟以此丟入外以精兵攝之可因其亂而取也或攻敵之城營其堅壁不高設法飛入使其夜驚不眠吾得以逸待勞或水戰其船相近燃信得法丟入彼船或焚其帆篷或亂其腳步無不利者至於火礶專爲水戰之用舊制[illegible]繩信縛在礶外遇船燃着丟去恐風帆上下往來不定一燃之後而機會不得則不敢復遲倘不得丟入賊船只得投入水中不然則反爲木船之害矣今制每礶入鼻鼻各繫火繩四五寸一段如臨用之際將火俱點着以四五寸之火繩可燃許久惟伺便始投一投則礶破礶破則藥見火而皆火繩豈無一繩燃火藥者此法可以久待亦變法之妙者其火毬火磚若在水戰全在點信之人有用若點信太長易至閃滅或丟入敵船敵人見信尚長亦可反擲我船之內若點太短未及入賊船而先發均反爲累況臨敵之時易至



失錯二物用之水戰不如火礶之妙也咸南塘舊法用火藥一桶上用一碗火燃碗中以灰覆之看敵船之將近二人携桶擲去其船可焚亦佳法也但恐桶重難舉火碗易覆末反害人而先自害若遇風順彼船甚速而我船少遲欲焚其帆則又有遠近四等若在百步之外者火箭也夫傷人之火箭力要大勢要急其打造也非鐵桿鏇打二萬鏇不可其頭盡處回火止用十分之二若焚帆火箭止用木桿鏇打其力止可

火箭宜量力望入不如

至百十步而止頭用倒鬚其回火當用[illegible]之三四、夫火箭力大而帆席之薄、一射徑過[illegible]於焚、故焚帆之箭止藍其力、至帆而止則無透過之失、如[illegible]透過營於雜火門之下一二寸遠、用竹札十[illegible]又以倒留之、如五六十步、用弓射石榴箭、如二三十步、則噴筒之制甚妙、戚南塘公紀效新書、已載之詳矣、如近十數步之內、或焚帆、或焚其篷棚、非火飛抓不可、其制用可車之木、車作捧槌形、自頂上入刀、將內中車空、入明火藥裝滿、週圍共鑽七八孔、以出火、又週圍用倒鬚釘釘之外、以油紙糊之、以避雨濕、臨敵用手擲去、或高釘帆上、可以焚帆、或釘入人身、可焚而走、釘入篷棚、可以延燒、此四者之外、

火飛抓水陸俱利

焚帆無奇策矣、然此火飛抓之妙、不獨水路焚帆可用、如陸戰令持諸器者、各帶一具、臨敵各戰之時、前面用長兵相抵、後面短器手點火擲中、敵人無不奪氣而走者、惟知機之將臨時變通之而已、此亦短[illegible]長用法也、火石榴箭不止燒帆、用射[■]馬、其火甚為有功、無論大小等砲、俱掘成溝、將砲栽向敵人[illegible]處、或[illegible]人[illegible]處、上覆淺土、中用通節竹逆火線於內、有用千日火[illegible]有[illegible]幹者、或待敵人自發、則用走線横欄敵人來路、敵人衝斷其線、則火機自落、火發線走、諸砲齊出、如謂或[illegible]有大風、或驚宜[illegible]野獸衝動、令一快死之人[illegible]於後、亦用走線發之、或將各器埋成營壘、待敵人入營、然後發之、則須鐵鑄石榴砲、或石砲、平地碎躍、無不可着、



遠近皆可以類而推、雖百里之外、亦可接去施放也、令[■]馬奔衝、信非中國之馬可禦者、章戰不謂是我之短、犯彼之長、終不濟也、一講車戰、則人笑以為迂、從以遲頓之車、而欲與馬足較勝負、斷無勝理、殊不知車者、所取其整齊部伍、

用車之妙在此兩術

鎮靜人心、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奈何欲與虜馬較遲疾也、古[illegible]者良將、莫過李牧、又莫爲匈奴所畏[illegible]、莫過李廣、夫李牧之用兵、虜入則收保[illegible]下矣、李廣不擊刀斗、而間諜　常遣夫

車轍不如夏當積勞用違其巷

商諜遣矣則■之人犯我可預知堅壁野清則虜人無所掠■無所掠則勢必近營以要路之衝下一車營一切騎步皆收入營內如虜騎之來將車上火器火箭等器次第打之有車之傍隙則以弓矢三眼鎗制之其車前[illegible]拒馬鎗二三根用有力之人挽車而前爲衝敵之具則虜馬惟有遁耳豈能飛越虜遁則放開馬門發騎兵以追之若係誘我或衆寡不敵則仍收入營中虜再至則車上攻打復如初虜自東來



全在活法兼收融合之闇妙如人意否則反成一累事

則東路要衝如此應之虜自西來則西路要衝如此應之南北之車當以雙輪單輪并用今用之東南者惟單輪爲善何也道狹故也如用下營兩乗單輪以木橫拴拴定亦雙也前出拒馬鎗二根相連若特角之勢可直貫於後就作後推之把手其實一根長鎗耳如勢必棄車以戰將拒馬二鎗向後一抽而出則前後把手皆無矣敵人得去亦難轉移如諸葛木牛流馬舌在腹中舌轉則不能行之遺意耳全在臨時變通

講車法者惟光具有圖機

相埒爲之車上載佛狼機一或百子銃一傍安火箭二筒隨安隨放各有轉便不待拆下箭桶而後入箭恐緩不濟事也車前畫虎豹獅頭以爲驚馬之象其牌可後折少遮風雨亦難大高難過險隘其兩邊各有門一扇可開可閉行可載衣甲糗糧每十人一輛只用一人在後推之如欲行速餘兵以手持器械揮入車之兩傍鐵環內而代推之如不用盡去上面牌廂下惟平車一輪可以運糧一車而數善備焉此車戰之



用火器之難在此

鉛子當矢論朝花

妙也我　朝傾東南之財守西北之虜奉若驕子無敢言戰雖邊捷屢報皆待其已死而斬之者未曾敢有旗鼓相當一戰無非畏其奔衝之勢若車戰可行則吾兵藉以爲勢而出塞之功亦可望也但使藥無法分量少差則相去亦天淵矣又有對真而又不中者則鉛子之病也鉛子之法銃猶弓也鉛子猶矢也弓良而矢直無不中也今學銃之人全不知用藥若干則可遣動幾錢鉛子猶如弓幾個力氣能發動幾錢箭

青布得水愈濕懸之以所必救是無窮附錄

如稱衡稱錘銱要相配少差則不準矣予舊有贊曰子重於藥則多半落藥強於子火路子死子藥相停更合管門子門同周衆力氣全門大子小藥氣上衝子或偏歪出之必乖子被火使決無中理皆者知之等於弓矢此數言雖俚能盡火器之妙不拘大小其理實同外四川有石油者和藥可入水不滅若以石油造成藥團藏火器中借火器一發之力而石油之火消散於船蓬船艙之中遮敵不備駭目驚心縱以水救



之而石油不畏水愈救愈熾其焚必矣若以兵囊之無不勝者又聞江豚在水中能逆風逆浪而上故其油能逆風可合石油共爲藥至於用砲水中舊有水底鳴雷其法用大缸數口藏大砲於中安於扼險之處直對敵之來路上用柿油等物封固緊塞中實以藥用整竹取空藏盛線於內安於水中用一索橫於水面而竹筒機括用千日火至於索上索下水一二寸望之不見伺敵船之來或柁或底撞動其繩機落火發

砲自水中打出而敵船可壞此不過下地雷之故智也移陸爲水加油紙封固之不同耳又變爲一劑以可禦倭夫焚倭之船莫如火砲倭之舟莫如砲但大砲用於船上恐未損人反自損己自碗口大以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若干座式用巨木縱橫平底風不可翻水不可沉上安木架遮其堅固量其高過於倭船將斗粗整木鑿空卽今之木熕也量其大小用藥若干須用鉛子五斤以外者縛於木架之上前



水馬之更奇

立二杆外朦以絮被畫一城垣之形其被可升可落交對走舸二隻每隻用善泅者四人照管一筏或二三十座皆如之運於江海之上惟早覘敵帆以分佈之夫海洋固濶而有山有沙其隘則入其口其港覘風所起之方位將此筏先架於扼險之處平排如墻下安椗木以繫之先將一二具照倭來路打去若海潮須大泅不能前則有水馬之法用黃藤造一水馬腰似斗粗下用四足橫出水上其馬頭高一尺遮前浪

馬尾高一尺遲後浪各虛其中外用布裹堅漆拴一番鏈人騎其中以便攀扶馬頭另外安稍中空一段可載乾糧定備三日之用亦此一物則人人情計其體不重船中易載再用綿裹上用兜片為甲蒙乾取其浮濕取其水濕可禦矢石傍跨堅木短撓一付撓首用鐵為刃可為戰具而撓桿之中可藏小刀一口以備急用難船損落水猶可以戰于每見江海舟人有幼子各繫一整匏於其背以防一時之溺今將水帶亦



用黃藤編輯牢於兩掖惟一扁層或以皮聯之取其不礙戰鬬至於負之背上者少加大焉而置前次之各用布漆不惟便於水且利於戰若腰繫此帶而更騎水鳥則沉溺之患可保無虞矣

火器莫備於我朝

今人皆言佛郎機鳥嘴銃傳自番舶曾聞之參將戚繼光曰昔署衛印時嘗發山東地窖佛郎機乃 成祖所蓄年月鐫文可稽又於衛庫中見鳥嘴銃皆倭變未作中國所故有者又聞胡序班云渠請火攻法二三一種偶從南郡神機營銃手竊而得之所未得者尚以三[illegible]也又聞正統已巳■騎薄都門京軍臨[illegible]者過半司馬于謙以軍器局神銃試之火[illegible]所及人輙成粉一砲而■死數[illegible]如川遂解圍去可見火器莫備於 我朝私習之禁莫嚴於 我朝承平久而民不習兵亦莫如 我朝也

用火器在得人



火器為中國長技臨時射打不熟皆因平時習演不慣今以招募烏合一旦臨戎心膽既不練器手不相習以致申甫為擄而以火器資敵又不特盔甲馬匹已也使奴得之反以攻我今後凡用器必先擇人勿得輕嘗輕試一切招募烏合萬不可用再將火藥不必合成將硝磺灰料各自裝[illegible]臨時旋配旋用庶不致火熖之虞即不幸爲虜得之彼不知配合爲藥是亦土

采平浙論火藥

火藥重在提硝潔淨硝有上中下三等上等百觔提至九十觔者提至八十觔下者七十觔必須煎去鹽鹻極細試然鐵上者火無滓方妙火銃藥乾結成塊經年不碎雖久且潮可放之雄烈遠去百步入火箭能火燒諸器之內雖二三年可用蓋提之至淨故也不者雖藏之極密吐濕盡變無用矣

查核火藥



火藥於收硝之時原有四等有牙硝有盆硝有鹽硝有碏硝月收濫價十已無七後庫與局局與營三為串弊縣十分之硝已欺其三製十分之藥又欺其三及各營赴領而又半藥半折局官役以克新製今若欲查藥先要各營以火器若干列之簡冊不論大小各件止以用藥多寡分別等第一月演放通用若干每月演放幾次而藥可定矣聲聞耳察而演放虛實又可定矣不然雖察藥收藥領藥之虛萬千不實也

軍攻雜用

毒藥

如用毒藥欲緩不欲急欲暗不欲明前軍受而死後軍猶尚不知是急未有不明者也妙莫妙於嘉靖間王如意以十四日死宋江諸人以五日者皆慢毒也今日得五月十四日之毒相機中之敵之入吾殼也無算矣

蒺藜

如用蒺藜試於白日不效試於黑夜必效迎賊



之來路不效斷賊之歸路必效硬地不效無沙地不效無草地不效須置於沙草相間之地蒺藜即染土色草色賊見土見草不見蒺藜而後蒺藜得妙其用徑寸之鋒蹶千里之馬兵未有奇於此者

絆索

如用絆馬索以麻繩為之內貫鐵線三條一取其堅一取其懸有當路馬求易犯即賊知為索不知內藏鐵線難割也每一索釘一橛每置小

巨石一發飄斃二十餘人疑即此礮蓋古原有此制流入西番亦思馬因倣而爲之也自有此礮用以攻城城無不破用以擊舟舟無不沉今民間多有知其制度者

禦虜攻具

虜矢石懸簾禦之竿轒鉤斧禦之斗櫓懸石禦之革洞衝木火筒禦之又恐其肩土囊挾束草千萬成群肉薄以逼塡壕附垣以大銃口懸簾以護陴也陴之不存石及之也陴之不守矢及



之也石及之爲陴可免矣矢及之非懸簾不能免也　木矢發多不直間有反射者易尸斬子曲直而疾中入而深

附

守城之法

主事唐樞云守城之法近日東南全不知此女牆不可太高厚堵空之欲如圭首針銳所以便外瞭便俯瞰城上傳箭不敲梆所以便聽聞守者必更番所以養精力陟降有號頭夜有火晝有旗所以一衆伍違犯有决罰所以定心志風雨露日有遮蔽所以安體力火器石塊灰油懸梃鐵蒺藜諸物畢備所以供急用或者又云夜



時舉砲以驚賊縋壯士以偷賊營突出兵以擊賊群以攻爲守守斯固而至於區處詳盡則莫如往年蘇郡戒嚴所畫守城條約爲可法載在籌海編皆足備採擇者也

守城兵技第一大佛狼機其次爲鳥銃又其次弓矢至於刀斧則其下矣如事急人人能舉用之不竭無如磚石也各城樓及對城外衝要之處各置佛狼機一座隨用裝火器二人帶火藥一桶備急用其城樓下預置合用火器鋒利器

剌馬一具長一尺五寸馬被索而蹶其鋒直剌胸腹必立斃蓋馬出必用甲馬蹄必用鐵然而疾行之用窮故又須用索器分用則勢窮合用則勢强也

刺馬

如用刺馬鎗馬非盲自攖之乎人非盲聽馬攖之乎不攖則鋒雖利不能加於馬也謂有必中之法二馬日將晡引賊入隘以刺馬布其歸路而隘之盡處砲弩隨之賊必却走觸𧿒路崎嶇



馬蹇而安[illegible]之此用隘之法一也賊來要路攔馳爲[illegible]密布刺馬而引水豬之我軍臨河列陣佯作渡勢賊必衝突而來一入水中觸馬如林未有不被其鋒者此用水之法一也其鎗中更貫毒藥馬中不救

拒馬

敵拒馬以制衝突勢險而節短五步之內長兵技窮後短兵不備被衝即亂拒馬者攔壘以行而禦卑之用

攻具

霹靂礮

金主亮南侵至江北掠民船指揮汝爲虞允文伏舟於七寶山後令曰旗舉則出[illegible]卓旗於山上[illegible]行舟但見船行而不見人[illegible]舟中忽發一霹靂礮蓋以紙爲之而實以石灰硫磺礮自空而下落水中硫磺得水而火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爲烟霧眯其人馬之目咫尺不相見遂壓虜



舟人馬皆溺此亦致勝之器也

襄陽礮

元西域人亦思馬因善造礮世祖時與阿老瓦丁同至京師從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礮於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呂文煥遂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陳於南岸擁舟師迎戰元人於北岸陳礮以擊之宋舟悉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世因目曰襄陽礮考唐史李光弼作礮飛

械弓弩然一切火器利仰利平惟弩[illegible]施須須
造弩千餘張其用爲最
賊兵來臨城上不得喧嚷候賊近城令慣熟弩
手善射者乘便打射務要奇中鏡撇一二其餘
自退更不知我兵伎倆虛實毋得亂發以費矢
藥若四面雲梯攻圍又當并力齊禦不可[illegible]
城上多推磚石切忌一十步之外妄發箭石火
器既不中賊又損實用大率守具皆用於十步
之內着着見功方爲的當大略守里不如守丈



守丈不如守尺愈遠徒勞愈近得力蓋守城之
意只爲怕賊上城禦賊之方只爲阻其上城遠
攻又不中又費力又損器何爲哉

遠守皆言不可不知

張孝純王禀捍禦太原

金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只張孝純
王禀固守不下其攻城之具曰砲石洞子鵝車
偏橋雲梯火梯凡百數千每攻城先列克列砲
三十座凡聚一砲聽鼓聲齊發砲石入城者大
於斗樓櫓中砲無不壞者賴總管王禀先設虛
柵下又置糠布袋在樓櫓上雖爲所壞即時復
成粘罕填壕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輪上安
巨木狀如屋形以生牛皮[illegible]上又以鐵[illegible]之
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相續凡五十餘洞人
運土木柴薪於中粘罕[illegible]先用大枝薪次以
蘆薦然後[illegible]土在上頃覆即[illegible]王禀[illegible]見壕即
先穿壁爲竅致火鞴在內候其薪多即使放燈
於水中其燈下水尋木能燃濕薪火既漸盈令
人鼓鞴其焰亘天至能不令填壕其鵝車亦如



鵝形下亦用車輪冠之以皮鐵使數十百人推
行欲上城樓王禀於城中亦設跳樓亦如鵝形
使人在內迎敵亦先以索絡巨石擂彼鵝車上
又令人在下以搭鉤及絕機之其車前倒又不
能進其雲梯火梯亦用車輪其高一如城樓王
禀隨其應變終不能攻又嘗內起重城慮外壁
之壞企人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
使[illegible]外下[illegible]通及關幹離不議和亦遣人來求
粘罕[illegible]以勤王兵大至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

[illegible]陳規此德意之者也先事時修備要當以董安于為法

於死傷惟女頭墻稍加高厚則全安堵矣又須用造高木長一丈濶一丈一丈上下外互砌斜外窗裡稀洞於外窗處以大麻繩横縛如笆相似以備砲石衆多攻壞女頭即於兩邊運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若此則砲石雖大至多亦無損壞間有拍者即逐前抽換可必得無虞也又攻守之械亦全在人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禦之則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能者亦難施設靖康丙午虜人以兒戲之具攻打京城守禦者不以時設詐遂至城破迄今一紀有餘而虜人不思當時幸勝尚以驕氣相矜不重可嘆哉按其言可謂精快千古不能易也惜不盡其用耳



董安于治晉陽 鍾伯敬

國家儆守之具有事用之而無事備焉晉陽之圍無矢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牆之其高至丈餘發而試之箭路之堅不能過也矢足矣銅少奈何張孟談曰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寓矢於蕭筥兵於柱深心在無心之中實用在不用之內既無勞怨可遊而又不藉費不假專權不畏文法如此修備皆無事之時引伸觸類人人可爲處處可爲而一切委之不可爲可歎也

經世挈要卷十二

經世挈要卷十三

湘潭　張　燧　和仲父　纂輯
金谿　傅昌辰　少山父　較梓

## 陣法

### 古陣法之用

古之陣法皆能制敵於部伍曲折之間故諸葛亮以之推從三[illegible]李光弼以之大破史思明今之陣法徒爲文具而不適於用

### 陣法要論



陣法果何從而起蓋爲衆則易亂亂則易潰於是隊伍之法生焉地有險阻原谷形有高下大小曲直因地形而列隊伍於是行陣之法生焉若行陣無可正隊伍不整治皆敗之道也亦有不守陣法而勝者皆出於彼此浪戰約無法制其器有以寡而遏衆以衆而選寡以治而遇亂以和睦而遇怨離耳烏可執一而廢百指其幸者以爲常哉

李靖六花陣等法以方圓曲直銳之形爲分合變化之節在陣法持爲花步耳至於臨敵無所用之臨敵之際相况地形或丘陵林壑平陸斥澤之不同或高下險易廣狹死生支掛之不一而因以制其步騎多寡踈密輕重分合奇正之所宜而已非真有方圓曲直銳之地形真有方圓曲直銳之陣勢也

皆爲臨陣對敵之野不外方圓二形或因地勢不得爲曲爲直爲銳則有隨時演布也大都古人制陣雖有不同其中要妙之法惟在乎表



裏相應首尾相救陣隊相容形各相列衡之不亂撼之不動而已

### 四方平定陣

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都以車外環遇賊衝突開隊出矢砲自車隙中射打賊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中三衝三敵即此完局聞之副將王鳴鶴曰此即宋之平戎萬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繇制陣之無法俟敵來攻僅爲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

奇之策、自武穆一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欲兆横行[illegible]中、本朝惟宋制之、候而京師又西方觀望、故天下亦去大仗、部相彷彿、每營六散、多怯弱而不前、竊取六甲八陣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如敵時之閒、補偏救弊、皆賴於此、故變化不可窮盡、假令止於六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

吳璘疊陣法

宋吳璘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得車戰餘意、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金酋習不祝胡盞遇、二[illegible]老於兵、胡盞善戰、璘擬與戰、用疊陣法更休迭出、輕裘駐馬、而墜士殊死鬭、金人大敗、降者萬餘、

按吳璘所以破敵、亦是更休之法、但以鼓為節、則敵知我更代之期、或生他計、宜於未戰之先、其士甲某人為初班、替某人、其次班三班亦如之、別為籍號、使其將自更替之、為無患也、璘謂其法乃古束伍令、束伍令見兵法尉繚子、今考之不合、不知何據而云然、

宋曲端五部軍

宋曲端御兵紀律極嚴、張浚嘗按視端軍、執撾以軍體見、無一人、浚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伍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於庭間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為愕然、既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鴿、則伍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爛、旗幟精明、浚雖奬而心實忌之、

宋王夔固陣

宋利州副都統王夔、素號悍勇、號王夜叉、四川安撫制置使余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

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須之班聲如雷江水如沸聲止閣陣郎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白若也徐命史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

遼人陣法戰法

遼人兵制每遇對敵於陣四面列騎爲隊每隊五七百人十隊爲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

經世幫要興卷卅注　陣法　五五

最先一隊走馬大譟衝突敵陣得利則諸隊齊進若未利引退第二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粆諸道皆然更退迭進敵陣不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憊又令打草穀家丁馬施雙帚因風疾馳揚塵敵陣更互往來中既饑疲目不相覩可以取勝若陣南獲勝陣北失利主將在中無以知之則以本國四方山川爲號聲以相聞得相救應若不係親征則重臣統兵不下十五萬衆三路往還每進以九月退以二十月或春以正月秋以九月不命都統止遣騎兵六萬不許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林木但於界外三百里內耗[illegible]生聚不令種養而已軍入[illegible]界[illegible]所[illegible]三道將[illegible]各一人率[illegible]于馬各[illegible][illegible]十里外更迭觇邏及暮以吹角爲號衆皆頓舍環繞御帳自近及遠折木梢屈爲弓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軍行鼓三伐不問晝夜大衆齊發未遇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師乘新羇馬蹄有餘力成列不戰退則乘之[illegible]

經世幫要興卷卅三　陣法　六十

[illegible]伏兵[illegible]糧道冒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賚[illegible]戰能寒此兵之所以強也

戚繼光鴛鴦陣法

凡[illegible]鴛陣二牌平列狼筅各跟一牌以防拿牌入後身長鎗每二枝各分管一牌一筅短兵防長鎗進的老了即便發上伍長拔牌在前除兵照鴛鴦陣緊隨牌後其[illegible]手低頭執牌前進如已聞鼓聲而遲疑不進即以軍法斬首其餘兵仗牌刀遮掩於後緊隨牌進交鋒筅以救牌

劇机在此

長鎗救筅，短兵救長鎗。鬭手陣云：伍下兵通斬，要依此法，無不勝矣。

李湘洲進兵器奏疏云：古今名將，未有踰於戚繼光者。其所用陣法，不過依古人之什伍而加一火兵，隊長只十二人為一隊。一隊之長於隊[illegible]十一人，一呼則起，一見即識。錄此以至百隊千隊萬隊，莫不然，故可以臂指相使，僇力戰場。其實只是一隊，其陣只一鴛鴦小法。一伍則五人，二伍則十人，而變之為三才五花。自一陣以至千陣萬陣，無不然。其實只是一陣。其制妙在於以操為戰，以戰為操，而深慨[illegible]今之操者，即操之千年，無裨於一日之用。故其書在南則有選兵一篇，於選之日即定為營伍；有下營大戰兩篇，以一營具五營，而五營又各具五營，皆有左右前後奇正守伏，而敵之所值，即為正兵。故其言曰：無所不為頭，無所不為尾，要使萬人一心，萬力一齊，一聲鼓則萬人齊進，就往水裏火裏也。



選須嚴只作一件出將便是心

要進，一聲金則萬人齊退，就前面有金鑼山也要退。其馬只是馱軍器盔甲，到場臨陣，必須下馬步戰，以連坐之法節節管定。某色旗到便知是某營兵與將到，某色旗走便知某營兵與將走。要每營三千人個個如刀在頭上，如繩子縛定腳跟，不敢動。且於選兵之日即寓行伍，即有統領，雖生兵烏合，今日入彀，即可鈐束，即成軍容。選得一人，就有一人實用，下手便有五分工夫。又其選中即操，操即操戰。凡陣上用不得者，便不操；所操之手伎器械，就要於陣上對敵搏擊，貼肉分鎗。今人費了多少火藥，走了多少花法，操十年五年，無一件是實用得者，其難易虛實相去又何如也。



## 湖廣土司陣法

湖廣土兵永順為上（彭翼南），保靖次之（彭藎臣），其兵甚強，近嘗調三千人，後調六千，此在官之數也，實私加一倍。其陣法每司立二十四旗頭，每旗

得法

一人居前其次三人橫列爲第二重又其次五人橫列爲三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爲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爲五重其餘皆置後權所以防陣如在前者敗績則第二重居中者進[illegible]頂亦然勝負以五重爲限若五重而皆敗則餘無望矣每旗一十六人二十四旗共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選之兵也其調法初檄所屬照丁撿選宣慰願天祭以白牛牛首置几上銀副之下令曰多士中有敢死衝鋒者收此銀喫此牛勇者報



名彙而收之更盟揩而食之即各旗頭標下十六人是也節制甚嚴止許擊刺不許割首違者與退縮者皆斬故所戰有功

朱平涵論陣法戰法

劉錡王德禦金人於拓皋用萬人持斧如牆而進此陣法之最整者葛榮衆號百萬爾朱榮以八千騎討之分騎爲數處處處不過數百人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臨戰不聽斬首以捧捧之而已大破擒之此戰法之最神者然必慣戰久

用精兵指揮如意方可語此近年撫臣有以[illegible]人持刀演爲雪花陣又有以萬人持棍演爲一字陣真同兒戲莊復我督糧莊浪每將西兵勲勇五百數人選■殺盡不肯退用兵者有此站[illegible]方可言陣戰

車戰

戰車兼用諸法

戰車自來稱有足之城、不飼之馬、列營必須之、但利於平地、不利於山險、更有說者、或倚車徃、而彼以火輪來、我恃車上之鎗砲、[illegible]而彼以鏃騎衝、則車之用窮、謂宜於車外埋伏刺馬一層、[illegible]二層軍士輪立、又遣游兵出沒遠哨、候賊來者刺馬略阻、騰火砲相繼而發、賊必潰而走、不敢近車、即近車、而車上鎗砲又發矣、如此



而後營如山立、深入無虞、亦相兼合用之效、以戚繼光束伍號令等法、練習成營、而又加之以獨輪小車、每隊間列、使之行則裝載、止則為城、戰則列陣、相去十尺、實以隊兵、堅弭當前、利兵接後、[illegible]即善突、萬不能越我車牌、蹂踐明矣、談㓂[illegible]若、火器為上、而法又有於車上置銃、高下準車、車兵點放、可免心悸手搖之病也、況者曰、[illegible]騎突如、來如、不知馬勢奔騰、一當凹陷蹇、必廻旋躑躅、藉當此時、鼓震旗麾、隊兵四出、則

亦諸法兼用也

馬必返走、[illegible]氣自奪、我向之援兵不動者、至此反拒先驅、又況有後騎相翼而前、誰能當之、

葉夢熊輕車

公製輕車、其言曰、成化車一輛十八人、壹大冊薊鎮見存、曰偏廂、曰飛車、非十五人不能、自古與兵十萬、用輕車二千、皆越險數千里、製雙輪、前向進坂、稍後上列刀鎗六把、佛狼二函、火箭三層、手上百子銃一函、輪輕有自之勢、假二人推之如飛、可翼以新製鐵拒馬、



挨牌、砍馬刀、平地二人、遇險四人、抽壯健以駕、輕車其竹挨牌與百子銃鐵拒馬、須用南兵方敏捷、

張學顏巡撫遼東車營、率依李文達公車制、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槍頭、謂之㘅城、遼陽二百輛、用皮縵輪轂、增列火箭神槍二層、可與輕車並進、

秦紘雙輪小車

總督劉天和言、中國長技、輕車彊弩是已、國家

所造戰火兵車其制度多寡不一惟盾任總制秦紘所造雙輪小車孝宗[illegible]以名全勝車今幸存破損八輛略備規制其欲[illegible]造可擺列邊牆以遏●入寇為險要以[illegible]虜衆

論兵車心見 王[illegible]生

自[illegible]言者以車戰為笑具也久矣必欲振車之稱去車之害與車必且[illegible]也此昔[illegible]之[illegible]海防同知丘[illegible]大約以戟為盾以盾為車分之則為盾而合之則為車車之體



方而其用偏盾之體圓而其用廣是故我以偏師而當大敵敵四衝而攻我我騁植而應之前矛慮無中權外勁翼以強弩矢道同的我向面車也被羽毛登超險循堅強弓之所關加伏乃之所卒發不能以豪[illegible]損我然人人車也騰飛蓋而上之飈馳電突無事胄譟免圍人之謀騎亦車也輕刀凌波深入敵腹焚積馘酋不藉樓櫓而扞矢石舟亦車也夫是以名兵車也百煉之膠既輕且堅中為連環分合無際此體也機乃火敵無不透藝矛槊刀劍犀利肉好體之餘也無極五行偃月龍蟠變化闔闢倏忽萬態攻誤敵守守誤敵攻此用也此雖兵之所獨創覺其體用開闔頗得之苦心而非徒大言無當者

造車之法

車戰之法必不可無而造車之材未得其妙以北方產無良木彼督造之人含婪濫剋又以朽腐為之操練日久櫛風沐雨比至乘車而戰非衡軸折則輪轂裂為誤甚大平日費財造車臨



時無一車之用甚可惜也惟粵東所產紫荊木質實而性堅暴露風雨十年不朽其價值亦與檀榆相等請派定一車之式錄為條方採運前來不過度嶺一日略費夫役此外便可乘舟渡江及河徑至通州造為戰車則堅固渾厚保無決裂以四年一牀五年一修所節省公費亦甚不少且其免於一年一造而無實用者也

戰車另議

戰車止可扎營非熟演之反成一累弓矢火藥

皆制賊於百步之外藤牌兵賊近身則擊無所
施刀鎗雖極鋒利而賊專以熟突冒陣費此項
亦單弱而不足禦也莫如多製大斧人挾斧藏
之腰間卽弓箭手火器手皆可兼用俟賊逼近
揮爲斧齊發人馬皆碎賊未有不喪膽



舟師

東南舟師

國初沿海原設金山太倉鎭海諸衛各有哨船
爲海防計自嘉靖有倭雖復於額外募兵禦之
而原設各衛官軍則移之守城平時盡民力以
養軍有事又役民爲兵以衛軍歲守殘爲且募
兵不離舊兵爲戍事平而兵不可銷因籍其
人於劉河吳淞福山白茆等處分兵汛守是江
南歲歲有防倭之費也以故遇一兵缺游手無
賴輒貸銀買充又營伍之兵類皆虛額遇查點
輒僱人應名其現在者又雜以疲弱蓋因兵餉
皆頭目關支銀入其手任意花銷然所守皆要
地事亦有名今則內地亦各增兵設船欲其往
來巡哨其實未必在信地也有官至則更相報
探一應故事而已且有盜反縛兵而擄其財者
則兵方避盜之不暇而暇防盜乎宜委賢能官
設法稽查務得實數統兵官逐一挑選遵制力
擧三百觔以上者方許入選其疲弱者以漸汰

警

之哨官亦不時考察去其不肖而補其賢者蓋去十兵不如去一官而去一不肖之官於軍中更有益也其中選之兵編立行伍得備貲年貌造册印鈐一留本道一發兵官遇事按名缺不許私相頂替亢法修復　祖制衛所諸軍巡視熟習海戰遇一兵缺即補以衛所之軍餘軍盡即補各縣民壯或遇兵官遷轉即補以本衛所之賢能武職彼自食其本分月糧爲國家防守信地庶不失當時設立衛所及編置民壯本意選



汛出洋亦照例量加工食以畏其效用之心行之有年則兵皆土著而餉可大省此練兵省餉之道所宜講也

金陵浦口起暨龍江吳松等寨以至三江圌山而東漸入於海福狼對峙實爲外户自江洋大盜小老將軍作祟邇年以來永生洲丁美含掘江崇明廟灣營遊等處在在焚劫莫可誰何夫兵以捕盜爲事者也今者捕獲一盜申觧上司批官審問輾延歲月乃盜黨縱負青蚨賄爲布

置捕盜官兵反致坐誣甚則吏胥需索營伍派費是獲盜者不蒙上賞而反生貽累以故營官寧爲養癰營兵甘爲縱寇長江瀕海之處幾爲盜藪行商過客往往苦之上司徒以虛文督責有司專事掩飾彌縫今閩廣之盜大肆猖獗沿及浙而昌國失事矣寧台流毒矣萬一舔廟灣營遊以達海州衝淮河而入長江則根本重地豈得安枕卧哉愚觀邊軍之馬內有馬價外有團槽戍時點簡瘠弱者有罰倒斃者有補所以



爲馬政誠重也而東南外寨設立戰艦三年一修五年一[illegible]自復一日而五年不修十年不造矣可任其朽廢糜爛而不思一整飭乎

海運水戰

嘗通考天下之海道觀秦運負海粟以給北邊及吳徐承帥舟師將自海道入齊漢武伐東越亦自會稽以舟師入閩則燕可至齊齊可至吳吳可至閩登自秦以前則已通行矣然吳既可至閩閩之至廣尤易易然今日誠能用軍三四

萬人舟三五千艘縣海道漕運因而教以水戰則東可以制朝鮮南可以制交阯噫當元盛時而知爲此備則張士誠方國珍豈敢稱亂哉惜乎當時惟以運糧而不習水戰

附戊

東南之船政當照西北之馬政並宜振刷凡閩廣浙直江海要害之區額設水營汛地者查其額設戰艦若干隻今存留堪修若干隻破壞應造若干隻悉行補造改小以爲大整暇以成堅



卽以本處府佐如江防海防河廳清軍等官加以船政二字使其董理之

江海戰艦

水軍所恃者在船力不在人力故大船勝小船長器勝短器順風勝逆風其制勝有三一用大船犁小船而用火藥瓶燒之取勝者一用大砲擊碎其船而取勝者一用火箭焚其蓬帆而取勝者如編隊法在海則宜多置福船用兵九隊爲一大哨而舵手繚手招手斗上鏢手俱在其內每一號船用神飛砲四門佛郎機五門百子砲九門火箭一千枝火瓶三百個火桶鉛彈多貯焉在江洋則宜用大號唬船用兵一隊而舵繚等手在外用佛狼機二門百子砲門門火瓶五十個而火藥火箭量帶但船制因地而更亦不拘於一法如浙台寧則有漁船溫州則有繒艍船在閩則有南烏船在廣則有艟艄船艨艟艅舟之稱大者也但賊船之來必乘順風倘我居下風不便火攻必闊阻其船居上風犁之大



凡船尾之板俱不如船頭牢固倘以我船頭橫犁其船尾舟未有不沉者也況又有火瓶火砲拋擊之乎如是則江海之樓櫓一新而蕩槳提使馬之能何憂倭與盜哉

戰艦之大者非風不行而行風必以帆帆之製非蒻葉與竹篾則布爲之以火箭射之無不焚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揚幺之舟以輪激水雖無風亦可行也巧思者能師其意倣而製之則雖無風不用帆亦可行矣

凡為運舟者必備戰兵無事則用以漕有事則用以戰豈不一舉而兩得哉今沿海衛所造為備倭船隻歲歲督造而無一日之用勞費無已況操海兵與河舟不兩軍不素練一旦驅之登舟以戰使方駛舉嘔吐之不暇又豈能禦敵哉且漕舟常其朽腐倉卒亦不能猝辦

蘇州唬船

蘇州遊兵營之所以設唬船者恭該沙船底深體重止能衝風破浪鬪於海不能追賊於港唬



船一腕八槳輕小便捷海寇追於沙船之追則竄入淺沙或潛深港於是設唬船逐淺尾深所以濟沙船之窮者也向來海上安堵唬船塵閣地方遂有借船之衆嗟嗟本營唬船二拾隻歲費朝廷帑餉肆千餘金而防倭捕寇并未得一兵之用良可懽也

蘇州沙船

海上沙船俱是有民私造船兵一十八名每名止給稻米一升銀一分餘餉俱入有民之手一經收汛止存空船兵皆散之烏有甚至海上有盜又要去催蘇兩三日尚不滿其數船閣於私港盜賊刼掠不知何所之矣故青天白日海上鳴鑼放炮更無一兵制之此海盜之所以横行也倘有實兵何患失盜

廣船福船辨

廣船視福船尤大其堅緻亦遠過之蓋廣船乃鐵力木所造福船不過松杉之類而已二船在海若相冲擊福船即碎不能當鐵力之堅也倭



夷造船亦用松杉之類不敢與廣船相冲廣船若壞須用鐵力木修理難乎其繼且其制下窄上寬狀若兩翼在裏海則穩在外洋則動搖此廣船之利弊也廣東大戰艦用火器於浪槽中起伏蕩漾未必能中賊即使中矣亦無幾何但可假此以誠敵人之心膽耳所恃者有二發鑛佛狼機是惟不中中則無船不粉一也以火毬之類於船頭相遇之時從高擲下火發而賊舟即焚二也

戚繼光云福船廣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伏風勢廣船自來殘小如我之小艙船故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鬪船力而不鬪人力是以每每取勝設使賊船亦如我福船大則吾未見必濟之策也但喫水一丈一二尺惟利大洋不然多膠於淺無風不可使是以賊舟一入裏海沿淺而行則福舟爲無用矣故又有海滄之設莊渭陽曰廣船不如福船廣船下狹上濶不耐巨浪又其上編竹爲蓋遇火器則易燃不如福



船上有戰棚禦敵尤便也往年遊擊侯國弼改造福船業有成效今合酌用其制底用廣船式上用福船面庶足涉鯨波而銷氛祲也

海防會哨遠哨法

嘉靖四十二年撫臣譚綸總兵戚繼光入閩每寨設船五寨中分二哨屯大洋賊必經之處又於道理適均海洋定爲會哨之地北抵金盤南抵柘林劃船呼應不絕萬曆二十四年復有彭湖之設自領游衛軍足不踰市會哨法廢種種

召募徒自煩極請於四十二澳漁舟厚其餼令遠哨庶不至臨敵忙亂昔年以四十五司四千五百之射手棋布作勢今寨荒官備化爲勾攝復尋初意臨地皆殺賊之人矣

會哨奏習

濱海當春汛收防之後便防海上沿邊故川南青齊會哨於北吳淞劉河福山會哨於南若似乎防禦之[illegible]皆俱是套子每一月止差一兵持會哨循環單傳彼此印了關防以完一番故



事毫無實益莫若沿海港門分定信地派定船隻各有專責不得推諉海上劫奪便可揚帆擊之不必襲會哨之虛名也

經世挈要卷十三終

經世挈要卷之十四

湘潭 張 燧 和仲父 纂閱
楚黃 曹 飛 長卿父 較正

## 屯政

### 屯田總論

古之屯田者軍也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故屯不常恃今之屯田者餘丁也餘丁則管屯田軍人則管戰守故屯可常恃夫屯可常恃而邊餉稱不足者何也屯額原少也



古人師老不息必議屯田今防海諸兵既不可減而不行屯田非計也益募民為兵是驅良民為強暴教兵屯田是化強暴為良農今沿海沿江所漲壁科塗田多被豪占合遣官丈量分兵屯種或豪民占業已久不容軍屯即每畝起科給兵充餉其有積荒田土累民賠補者令圖民呈告田圩四址給軍開墾且屯且守果覈實軍糧則軍備兵餉諒必有餘即以餘糧充開墾之資加給衆兵計地開墾各兵得額外之糧豈不樂從州縣荒田得熟又可免奸頑隱漏侵欺之弊且化兵為農法之善者也

### 屯田可以強邊論

戰國時秦孝公以亟耕力戰遂強其國莫有與抗者今以天下之大反不如戰國一隅之君此其故何哉古之地利盡而今之地利不足也古之兵皆自食其力而今之兵悉仰給於官也按李泌韓重華所營屯田即今大同宣府陝西諸邊之地而趙充國所屯即今甘肅地也故必修



車戰繫木列伏兵以為之屏衛捍禦然後屯田者有所恃而不恐宜從諸將中選其有智勇謀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夫屯種雖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於起科得利也今若查照北直隸地方欽奉 太宗皇帝聖訓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立

兵不可有他役累

兵不可習他技業

容官民軍合盡力開墾永不起科乃正統四年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閒空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如此則有利無害人人喜耕家家有積於是令內地該運邊糧州郡俾其實價來糴家積有餘市價自平不獨邊軍皆贍而內地之田亦皆失屯田既興即因屯田以制邊縣略如漢鼂錯所謂制邊縣以備敵者蓋既重賞以墾屯田則兵民皆願耕編之悉使爲兵一切他役無所預如佃田百畝即出



一兵則田千頃即可得千兵萬頃即可得萬兵矣兵至滿萬則大縣矣合數縣爲一郡則大郡矣得良守令撫綏之良將帥統御之虜雖強不足懼矣新縣既立俾沿邊舊所有州縣亦皆一從此制什伍其民盡習兵戰專以守邊禦狄上供歲賦一切除免凡軍需雜役取諸近邊司府以給之使邊民自爲兵之外一無所事事得專於備禦樂於戰鬭藩籬成而邊防永固矣觀晉郤克欲使齊人盡東其畝以便戎車吳玠在蜀於天水置作地網以阻金兵之勢於此可驗矣宋紹興初吳玠守天水金人侵蜀玠相度地勢平衍者可以騁兵設橫無險可守玠乃以兵民創爲地網於平地之間縱橫鑿爲渠闊八尺深丈餘連綿不絕如網其後金人來犯騎兵不得騁宋太宗時議者請案順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閡每虜朝騎多繇此而入請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浚溝洫益樹五穀所以實倉廩而[illegible]謂古今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易守邊之議固當知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扼用之害今邊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易



爲力若夫邊外之地地遠而勢孤必如克國所謂乘塞列隧[illegible]大攻不能爲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遠有溝塹可以限隔有營壘可以休息架木以爲譙望聯木以爲排柵時出游兵以防寇掠如是則屯耕之卒身有所蔽而無外虞必有所恃而無內恐得以盡力於畝畝之中而享收穫之利矣

按永樂九年六月寧夏總兵官安遠侯柳升言欲於近邊每千戶所築一總堡發人畜芻

果無以加於此者

但要法置得其

糧以備不虞　上報之曰一所之軍四散屯種相去遼遠豈相能及厥嘗命守將於五六屯或四五屯內擇取一屯利便之處聚守正欲使屯堡相近得以相援不必分別其所可只須此法行之

屯田便宜　張

請將荒撥開出屯種

各州縣荒田原係傍江傍湖傍海之所多分兵侍守之地若將比較冊荒糧摘出令糧長塘長里長開明四址繪圖給發水兵耕種則無荒有可熟之望假荒亦得復熟之法高者可以開墾成田低者亦可菱茨蒲葦隨土宜而種植兵農兩利之術想亦可為無虛荒糧之實助云



屯田翻令衛軍并抵衛官俸

今天下屯田留易隱占不可勝紀以東南言之納官之數民田多屯田少屯田盡歸於官其利不償也將付之不問乎有二策焉運軍最苦多至傾家以各衛之屯田對各衛之運軍亦一策乎衛官之俸每月一石以屯田一畝抵之官既省俸糧之苦而國家亦減俸祿之費或亦通融一策乎以此為式量衛官之多寡與屯地之盈縮有餘者以待斟酌然非盡還之於官不可

屯租就做官軍月糧

正統元年勑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尚書黃福曰今命巡撫侍郎周忱兼提督所在各衛所屯田爾等就與周忱一同提督比較務使正餘米及數就做官軍月糧支用不敷之數會計定撥須俾耕種以時



各省直屯田

鳳陽屯

夫鳳陽南自定遠北抵宿州三百五六十里間舊額軍民田地大畧相半今赤地不毛其高阜處如定遠靈璧諸地歲苦旱災而大店任橋洪塘湖一帶下隰又患水沴民既多逃盜亦時起宜於鳳陽府添設通判一員專董其事先踏勘所荒之地不論軍民悉改屯畝首定其界次阡

陌之次，廬舍之所，留中都京操班軍數千名，全其偕婦子比屋而居，即以隊分爲居處，官給牛種，督之開墾，在高阜者多濬池塘，下隰者廣爲溝洫，寬其三年之租，比及三年，議收租種，一二年間，可得良田數千頃矣。夫專其官，則事權一而殿最易課，定其界，則疆域明而紛爭可息，減留班軍，即耕作不費招採，官給牛種，則畚鍤不勞自辦，山塘蓄水，永無旱魃之虞，原隰導流，自免商羊之患，寬其稅，則軍不畏其賠，租徵其種，



處宿是兵農並妙之法故富國論遇而孔一舉

則官不憂乎靡費，況農隙可以操練，南北咽喉，既增數千人之護衛，成熟可以多穫，根本重地，又增千萬箱之儲，億無便於此者，況徐州爲水陸要衝，議者欲設重兵久矣，今宿之去徐，僅一百七八十里，而遥聲勢易通，緩急有濟，是徐州且增一犄角。寧第曰屯田之利而已哉。

揚州屯

揚州一衛，有左中前後四所，額有屯田千百餘分，每分舊僉壯丁一名，督以管屯指揮，操點訓練以衛本郡城池，無事植戈而畊，有事舊衿而戰，無何屯政弛，屯操廢，即歲納夏秋籽粒，亦多逋負而累及屯官，嗣是屯丁無可恃，始立民營矣。民營設而四方游棍濫據行間，平居恣口而食，退有警報，掉臂去矣，歲費軍餉數萬，以養茲無濟，烏散之衆，於緩急乎何有？況維揚爲陵寢門戶，漕運咽喉，泛海奴一水可通，確係江北第一險要之閭，倘能力持屯冊，按屯而丁，有是屯，即有是丁，有是丁，即有是餉，磽瘠可變爲沃壤，游



惰可轉爲精強，興屯之利，弭兵之害，道無踰此耳。時而防運，則萬無疵疣之虞，時而防倭，必有堵截之績，第此屯也，奸民之射利日久，遽難盡核，姑許照例輸丁，以事操練，則暫爲寬假，以聽其便，敢有恃強匿占，又藉賢有司嚴申三尺，不爲豪右撓其成，庶軍復耕耘之業，而廩餼自足，官有捍禦之人，而虛冒漸去，或亦救弊之急務也

每屯軍一名，給田一分，薄徵糧稅，子孫世守，今

日屯法大壞官舍欺奪豪強兼併有一本管而占十數分者矣有一豪強而占五六分者矣貧弱之軍若無寸土其管屯操官員寅緣鑽刺冀得一差面須臾得些須常例即謂事已完矣官則上下相蒙事不問以安逸間恐物議下營點閱[illegible]備情因是從令監頃乜破官

如去行之並不紗無羅奈此常例何

舍豪強占冲者一一清出即盧鳳淮揚江北一帶一望無際可下百萬畝若從毋田一分揀精銳士一名給其承佃老弱者不得冒領本軍裝



糧赴營操演家屬在田耕種自贍各選廉能官員以任其事隊伍中有武藝精熟者優賞陞用力弱無用者即行革退追其田畝另選本宗驍勇代之本宗無人不妨別戶代役即以其田給運誠當　國家用武之時所在撫按從實會議更番躬行總計天下四百九十餘衛二千九百餘所計屯田之所獲與屯軍之名目可當九邊什伯之用

## 南京兵屯

此一紙真督餉[illegible]已

夫金陵屯制每軍領田五十畝歲輸租課十八石即以其租月給本軍一石計歲每軍餘米六石以餉城守之軍後議者憐屯軍輸納之耗費乃今以十二石存留自贍止納六石送[illegible]既食餉之卒矣又設屯營三十四處每多者約千有奇寡者亦七八百人屯田御史歲委官操練自正月以迄三月而止是屯軍又充練之卒矣迄於今日食餉猶故而操練徒虛文也何也御史所委之官不過附近各衛官屯指揮兼攝



之而已指揮不過開操之後計軍索免操錢御史又以路途窵遠不便巡閱第憑一紙之開操一紙之止操間委州縣正官又不過偶一查閱而已將安用此愚請另設屯操都司一員屬御史之節制而專督於三十四營另立營總之上再於南京大小各營挑選教師四五百名畀之計各屯之多寡足三千者爲一營如其不足不妨較屯田之遠近或併二合三聚爲一營挑選精捍勇力者每營或五六百名將教師分給各

有連坐而分練不得散驗表面

法妙在兼行

營令其因材教藝部司遞歴考驗藝術有賞及教師藝疎幷罪及營總部司聽御史之考課而薦劾之三年之中必得精兵數千夫軍原食餉非若招募之費糈卒須應練豈非更張之擭法有官專督而責成定有師教練而技藝精或調用於遠方既有墳墓妻子之顧戀則逃晚有所不敢或調用爲城守彼有田園廬舍之愛惜則奮勇自爾爭先有分練之營總則與屯官之兼攝者不侔有連坐之賞罰又與納錢免操者迥



異增官也而非冗官練兵也而無餉費

浙江海屯

寧區之金塘大榭台區之玉環石塘皆懸海山田週圍數百里舊有居民　國初因倭亂遷入內地近有耕者皆輸粟勢豪而地亦未盡闢如以附近軍民耕種稍寬其一二年開荒之賦至三年而取之督以專官豪强不得吞入歲可得租數十萬且僅搭草棚以蔽風雨各備軍器以應不虞海寇登山其利在我伏兵可以收奇功

今旋議旋罷皆委於招寇而棄之可惜矣

楚屯

楚之衛所七十有奇屯以石計至三十九萬五千有奇而衛卒單弱莫楚爲甚屯歸烏有也倘一循之如困本軍絕世而屯歸師領者或豪強兼併者此可竟出以還軍者也如困本軍得價而售之官民者當覈本卒能贖與否如不能則當於清出絕世之田內取其入以爲值或借補於一伍之中合而取贖後又取本田所入以還



一伍而田亦可歸本卒矣法當先籍責師俾按籍而報某衛所軍幾屯幾存者幾亡者幾而後如法索之則屯可復

三關屯

三關軍馬芻糗最菲西路止七錢中路止六錢三分東路止五錢四釐豈以克邊士馬區區芻糗便足騰飽想當初盡賴屯田養贍故芻糗如此薄短而今則並無屯田甚至有地去糧存仍在軍身包賠安得處處精查即一時未能奪地

還軍需派糧餉以便稟盤纏無糧之地倉軍包無地之糧凡此皆以衛所屯田言耳再以民屯言之衛所屯田之外又有民屯者多係原額着落田地投占開種報入屯田故名曰民屯言民者別於領隷衛所之地也言民屯者見雖不係衛所亦不隷府州縣總以供軍餉故亦名之曰屯而今則不知何處有民屯若干畝分蹔毫應該糧若干石斗升合何處收貯何項支銷

宣府屯



宣府一鎮主兵月糧布花等項百餘萬兩屯田不過七萬三千三百九十六石論者謂屯田一清則邊餉可足是豈理哉均屯不如均糧屯地失額已久不如使前七萬三千三百九十六石俱有着落是已清查則人多不在撥補則奪人所佃不如前數俱要實實完納是已照部議以一斗為止而除變三年以前舊逋盡免之無戶給與紅票一張以見在人耕見在地至本鎮闔種徵糧稍次於屯田是亦屯田之類其初官撥軍自種後因軍不暇給官之牛種難繼遂廢其事今皆撥與餘丁領種原額三萬八千二百三十三石零亦照前規查出短少拋荒之數除豁亦以今見在地為主以一斗為則餘行減除以上二項田地少糧多改於地畝糧內加派補徵

一本鎮功臣香火新設新召原額地一千九百九十頃此四項原非國初之舊或占據於勢要則曰功臣或投獻於寺院則曰香火或因其拋荒而召人開墾則曰新設新召今各仍其名色



但計應納糧石亦照屯田園種法以一斗為則

宣府屯種地畝照上中下分派北路最若寒稍為寬減南路頗近腹裡量為増加東中西三路在南北之間應仍其舊下等不但地利不同其天時四月過後氣始融和七月方終霜即凝降不但天時不同其農事辰巳時哨無警騎方敢荷挿轉未申時頗有風色即已驅犢還壘地利如此天時如此農事如此更有不測之憂又勢所必至者

山西屯

山西種田無法、不引水、不上糞、不鋤不耙、極豐之年、每畝不過三斗、若旱尤甚、宜令原種百畝者止種五十畝、勿以多爲貴以寓寬恤、

大同屯

正統七年、大同參將石亨奏、大同右衛屯堡皆臨極邊、耕穫之時、軍士散處、莫爲保障、看得牛嶺外、有玉林故城、相去右衛五十里、與東勝單于城相接、其地有險可據、又水草便利、乞撥官軍築立烽墩哨瞭、仍於故城擇取一隅、脩爲營壘、以駐往來哨馬、既得以保障邊方、亦可以防護屯種、從之



嘉靖二十七年、巡撫大同詹榮言、近邊弘賜等堡三十一所、延亘五百餘里、膏腴之地、數十萬頃、召軍佃作、復其租徭、每至秋冬、鱗附雲集、誠禦虜一助、第貧軍往往家無農具、臣問該鎮故有牛具銀、改給都司市馬、今馬漸充、擬請支一歲者、市牛給軍、從之、

大同屯堡之名如此

貴州屯

正統間、貴州官軍月糧皆於四川關支、相去甚遠、舟車不通、尚書王驥奏貴州等二十衛所屯田地塘、共九十五萬七千六百餘畝、所收子粒足給軍食、而屯田之法久廢、徒存虛名、良田爲官豪所占、貧窮軍士、無寸地可耕、照陝西例、於行在錦衣衛管事官選調一員經理屯田、從之

據實錄六年數止三十九萬二千之百畝今又不知如何

邊屯

臨河甘蘭四衛、界在虜羌、地屬荒漠、高者爲坡、爲嶺、非石則砂、下者爲崖、爲川、非砂則水、然而民之擢地、軍之屯田、咸在是焉、且如甘蘭兩衛地、俱在蘭、滿目荒涼、情境堪惻、偶歷西涼諸地、乃見京坻之象、盡屬膏沃之區、因而考求、是乃河湟之地、而昔者營平留屯之處也、始知其駐金城、而倚江山之險、非屯金城而上便宜之略、益信臨河一郡之地、在昔在今、原皆不可爲屯也、雖然、興利利也、除害亦利也、事固有宜損之以爲益、而更其不便以成大便者、達識之士、豈

可祇奉功令唯謹不詳計利害耶攷唐志馬政始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其後又以隴西金城平凉天水員廣千里置八坊爲會州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然則此故唐時牧地也而今以爲屯使軍食之豈不過哉然則此屯可議減乎頗聞古今屯田皆在塞外及附近畿輔之地今近言之河以西既可議增矣遠言之則榆關以外前屯中屯錦義諸處皆豐腴地可爲屯而兵多又可爲墾爲守木賤又可爲更爲倉矣又



順永薊遵豐潤玉田諸處其間民田不過十之五而餘皆爲草場地糧不當民賦十之三而差不及焉蓋　先朝所以牧馬者實皆沃壤盡被隱占今誠遣一風力有幹大臣一一清出可得糧億萬萬此奚翅足以補臨蘭缺糧哉又須者永平而東爲■所殘戮者叛者田產在焉若以清查得出永爲三輔遊兵新設之需抑又裕如矣行將可以省邊餉蠲而與民豈非久安長治之策哉

此人不易得亦不易任

自邊將佐諸官田以自使謂之曰養廉而屯田愈缺蓋膏腴在官而瘠薄歸軍官享其利軍任其賦賦不堪則不得不寄田于勢要而欺隱遂多欺隱既多不得不攤稅於佃軍而包賠餘苦此隱匿之弊也自衛所之官各佔軍餘而屯軍愈缺衛所苦於屯卒之逋負而公用不支屯卒苦於衛所之誅求而逃亡相繼甚有人在而田不識處者矣亦有田在而人不知主者矣此供役之弊也自邊城變亂屯政每畝必於取盈而



屯田愈廢甚有阡陌未成而名已在册播種未熟而吏已至門此催科之弊也況沿邊之田沙石過半則憂在土西北之地旱魃爲虐則憂在旱秋水時至百川暴漲則憂在水其要在于清理隱匿嚴勾餘丁計人授田計田起租不踰二年成效可覩仍復出養廉之膏腴者而均之窮荒蕪之湮沒者而種之當事者無苛按之薄牛而疆理必考察實者無徒覈之名色而勝界必清以經歲一河之費開沿邊百萬之腴則畝畝

兩病取成

考覈理清勝界屯事切行當急

[illegible]

皆露積也捐三年坐食之儲為一年力公之用則疆界皆壁壘也

嘉靖二十七年戶部議覆沿邊隙地數千餘里而以防虜不暇佃作宜勅所司不論軍民廣為召集仍量給以牛具使之盡緣南畝虜虜所入地則深溝峻壘以防侵軼設堡聚居以便守望三年中能墾田十之三者給以重賞其內田如山東之沂費郯滕南都之和頴滁壽倣此上納其言命舉行



遼化屯

遼陽自經焚戮生齒彫敝田里荒蕪為今日計誠莫如議屯為便然屯之術有二曰民屯曰軍屯軍屯不若民屯為愈何也諸軍係名尺籍習於游惰一旦驅之力田不習也然民屯亦不易言矣其必廣募他處之有力而善農者盡地而耕隨其地之肥磽而入其輸納此上策也其次則莫若就土著之民而分布之量給牛種俟收穫之後而薄取其値不踰二年務期完納然後視地之肥瘠而分上中下等或者賦輕而民亦樂從乎則又於各營之中挑其老弱不勝戰者於城外十里內立為營田若古井田之制各守其疆界毋令侵越一步無事出耕急則收堡蓋軍離城不遠不止便於城守且不得散之村落以為地方害也則善矣

國初祉屯之廣

降賊屯田

洪武十六年廣東清遠縣徭賊作亂都指揮使



不澤人

王臻率兵討之降賊衆一千三百七人送京師命給衣糧發泗州屯田惟賊首麥至清遁入矮嶺大羅山臻復以兵捕之

狼兵屯田

正統二年九月廣西總兵山雲奏潯州府平南等縣切近大藤峽等山猺寇不時出沒刼掠近山荒田都為占耕而左右兩江土官地方人多田少其狼兵素為賊所憚若選委頭目起領前來屯種一帶近山荒田斷賊出沒之路不過數

不擇地

年賦徒坐罰從之

廣西土官府屯田

弘治九月福建右政使李韶言廣西府舊有土官知府後改建流官所屬皆猺人羅羅土類野人難化而易制本府前有乾海後有平壤一帶有水利可開屯田請於會城廣南衛量撥二所起役守禦屯田以制之

國朝屯法之嚴

不許以屯田軍守城



宣德元年陝西都指揮使司奏所屬近地凡十四衛所乞以屯田軍士之半復還守城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屯田春種已畢又令守城則前功盡棄勿聽六年五月行在兵部尚書許廓奏應天和陽二衛原分調官軍奏回原籍屯田請取至調用缺人屯田別選餘丁補之

上曰屯田軍豈可動

不許撤屯軍就操守城

正統八年廣東都指揮僉事姚麟奏沿海東莞等二十四千戶所兵少禦備不敷請撤原撥二分屯軍就操守城以固邊圉事下戶部言屯田乃安邊長策若徇麟言坐食供餉非經國至計請移文廣東果缺防守止宜如陝西例於屯軍丁多之家摘發正軍守城以二人供給之餘丁頂補下屯務在不失原定分數違者從管屯官究治從之

不得以備倭廢屯軍

正統十二年夏四月廣東備倭指揮杜信言缺



軍守城恐倭寇登岸難於防制請以海南衛南山守禦千戶所屯軍取回守城以屯田牛具給民承種戶部言倭寇出沒防備有時屯田法廢使民經涉海洋以給軍餉恐非經久至計本處如果缺軍防守止宜摘撥正軍守城操備仍令餘丁如舊屯種務俾不失原定分數如故違不遵從提督屯田風憲官逮治從之

屯田不以近京殺

正統元年大學士楊士奇等言在京官軍數多

除採綠造作應用外餘者悉令於北京八府空閑田地屯種倘遇豐年必有蓄積可省南方轉運之費上命該部議行於是撥京軍三萬就近地下屯

屯田不以備邊廢

嘉靖三十五年大同巡撫楊順以該鎮錢甚屯軍輸納不前請損本色之額部覆祖宗時大同額糧至五十萬石故塞下之粟常充今邊臣縱不能盡復前額奈何於本色七分之數復不能



守而又議更耶夫大同切鄰■抄暴無時固也然考之古人充國嘗屯於金城矣曹操嘗屯於許下矣夫強■在前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四面應敵急追而不暇田莫如操當時猶日爲之今大同雖若■然出入可預諜非有倉卒轉戰朝不謀夕之患也而頃畝尚存成規具在又非若金城許下創建於窮荒絕域之所闢墾於干戈擾攘之秋也但以人懼兵凶地多廢棄饒沃者并於豪強貧寡者困於牛種當事者不務反

本澄源釐此數弊而苟且目前之安此臣之所未解也乞嚴督順等毋更紛紛從之

屯政弊習

屯政侵欺之弊難以枚舉第所以致此極者皆因額設屯田孤懸甚遠稽覈甚廣畝在縣十畝在地軍產民產相錯其間屯伍之官不能照管大半爲豪民所占蓋地廣而賦輕故豪民喜得入手卽報新墾於州縣而屯地自此消滅矣中間不肖之人或典或賣或暫佃一時久不能



贖則豪民之而不歸須明示各府州縣令其有知情者許赴本司告首只是一書一從單騎清查務得復此故業爲期夫田地久已失額而米麥仍復徵輸則官安得而不疲軍安得而不斃欲甦久疲惟請折色蓋屯田缺額籽粒無幾所輸米麥必求糴於富富戶知徵求之急倍索其值況又有藩坂通關等費無益於 國有害於軍不如永行折色

屯田職掌

巡撫提督屯種

宣德八年、勅巡撫侍郎趙新等曰、茲命爾等巡撫郡縣一切稅糧、皆從爾設法區畫、衛所屯種、從爾比較、水田圩岸、亦從提督、正統元年、命右僉都御史李儀巡撫宣府大同、提督屯種、並約內外官員及權豪勢要有阻撓屯種者、具實奏聞、

陞科道官為僉事督屯田

正統八年、陞禮科給事中李詢、監察御史史[illegible]廣、孫毓宗、王俊、張彥、王受、葉清、戚功、吳名、張銛、王



事、張清、彭貫為山東廣東等處按察司僉事、專督屯田、

屯田副使僉事必屯田完方考滿

天順四年、戶部奏、各處管屯副使僉事、職專管屯、及至三年、六年、九年考滿到部、不將該管屯糧已未完結數目開報、本部查理、止憑牌冊虛文考作稱職、復任陞除、以致屯糧負欠、欲移文吏部都察院、今後遇有管屯副使僉事考滿到部、務要將任內該管屯田數目、移文該部查理、如果完結、考作稱職、不則考作平常、俾知所警、從之、

# 軍餉

## 軍餉弊習 三條

頻年以來歲苦於荒郡邑之輸又急於邊而緩於秦秦有一二年不得餉者舉一秦而諸邊之餉皆可知矣夫窮邊絕徼蕭條千里夫以百戰傷殘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而衣糧所之罹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且臨鞏地方地瘠民貧差繁賦重今宜急請額設京運飛輓速發清查本省民運星運輸將以補其所欠濟其所急又查民運之在州縣者何以缺解何以累逋尋其不足之根洞其受病之故一清州縣狐鼠之奸以濟三軍庚癸之號又復清查各處倉庫有無那借有無侵欠有無倫支有無冒損又復清查各營衛軍丁某某在城某某在邊某某著伍某某不著伍某某僱替某某併僱替而無之某某代替某某并受代而不替某某隱占某某虛冒因而查其所給錢糧核其虛實均其勞逸酌其緩急可也且自臨鞏以及於洮岷軍屯民田大勢皆



糧銀發給

一舉三善

在山旱故旱地多而水田少歲豐少而徵多豐則錢賤間可以易斗穀而歉則斗米價至五錢每軍月糧四錢五分每丁月銀七錢而以前此如珠之貴米且缺至一二年也矜至謀而復議那借議撥括兩軍又已騷矣今再官令司餉者凡監收所在自驗糧外每歲秋成動給糧銀一半糴收芻豆照甘肅事例雙月給糧單月給銀豐年一月之糧可抵荒歲三月之用歷上不匱而下有資豐有餘而歉亦足且給餉以給其應得之糧也既係應得彼其甘心於缺且飽今宜著爲功令毋先月放後月之餉即偶有不繼亦當遵月不過五之例監收者豫取各營堡應支下月軍馬文冊行令中軍等官一員領餉而即令本官當堂將銀鑿兌照名逐封仍遣廉謹循官一員同該中軍對營唱名逐發仍于寬厰處所先編隊伍分列以俟且因以清虛冒并以驗年力馬匹有定期放有定則而營伍亦肅人心帖然不然缺者不給飽者不禁一夫掎命處處

敎尤篇恐遼東有事徵調西寧甯夏有事更發何地故餉缺之於先則軍饑給之於後則軍驕饑則譟驕則亂是不可不爲之深長慮也兵餉自出有司額有編派徵有限制豈自但少之理奈吏胥貪利將領□項可緩錢糧則本官以火耗七折八折九折留故重尋厚利而火急兵需置之闊開視兵為貧瘠將官請給如問故紙而三軍經年嗷嗷寧不激而成變今必撫按道嚴勑各營請餉寫牌每營二月一表一年給

經世挈要卷廿四　兵餉　三七

以六張放過許該營郎識清査如未給該營郎差役忘騙該撫按道嚴提糧屆而決受可行訓練可嚴食足而亦兵精矣

隆慶四年御史劉翾疏言延綏班軍行糧月糧給發非時致令軍士饑困者其弊有六一遲於倉攢之常例而支放愆期再遲於將領之使用而扣剋無度三弱於家丁之朋勒而領不敢盈四害於主兵之奸逸而分擺於協衡黑假之地五迫於修邊之太急而督責以緊關禁發之工六苦於撤放之太遲而跋履於署府怨咨之日楞覆以掛寫袋指以荷擔故用培乎此指之他鎮無不皆然宜乘此徹防之日並爲議發

嘉靖間左都御史□儲上議云錢糧隱弊不在倉庫發□之弊而在收放低昂之際故欲御史不時巡□查勘郎斜非但以磨詢稽查爲能盡其秘也自今布政司錢糧出納不得以火耗公用爲名額外多取至於收放則須公同出納封記不得以沿習故常互相嫌讓御史則加意綜

經世挈要卷十四　軍餉　三十

核之

嘉靖二十八年査盤邊儲給事中劉一麟等上言各邊主客兵餉悉須之管糧郎中故出入有稽而奸弊易察近年宣大以逼近虜巢數調紛紜奏討旁午乃以客兵錢糧屬之守巡各道其出入斂散惟巡撫主之致有解銀未至該鎮而巡撫中途留用者有乘各戶部勘合而竊出入於巡撫小票者各道以勢在相制莫敢誰何故近日司餉部臣不得其職而兩鎮撫臣亦往往

萬降嶺賊曹成得兵十餘萬平吉賊得兵數千
又平湖賊楊么得兵十萬於兩江淮襄長黃陽
之侵擄息宋其得兵公得其兵二十八萬其他
如二張劉錡等皆擁是蓋南渡之後紀綱廢弛
巨寇蠭起皆假國練勤王之名也緊草澤鈔劫
番積所以宋籍兵者本及此惟專意招撫
山野江湖之間盜賊應故自萬之兵歸皆不
須經營措置顧所此所謂先手者也可見將得
其人雖盜賊可用若不能御得雖以韓岳諸公
之才無救于宋之尺寸徒使爲後人匪耻也



糧草告報不必取盈

各邊該發年例銀兩必俟邊書奏請方爲題給
又拘於取盈糧至數自石草至數千百束方許
告報以致奸商價騰若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
束以上俱准告報此正與預開鹽引之議同

按此劉忠宣巳試之方也忠宣以侍郎出治
邊餉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
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
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
其要領乃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
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家願輸者
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即中貴子弟不
禁也蓋往時糴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
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
續邊人利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貴子
弟即欲於糴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
法行倉場有餘積而私家有餘財矣



管糧俱用甲科

管糧道判上自督撫下迨軍士無不仰給其權
重其奸積糧米草束經月苛勒多致激變又坐
罪軍吏而不與其憂且與武弁押處漫無綱紀
或云易一甲科推官擬格早爲歷選出入必慎
兼綜核將須使有所嚴憚爲關臣按臣耳目遇
有邊儆可實封上聞亦救時之方也

糧賦存餘

制國用者於錢糧常費之外當議存積預備爲

賦役中借支以情查出調設話僅三收正者者

急蓄積餘之法聖王治世之良規也天道之所以不窮者積餘於四分度之一也地運之所以不窮者積餘於江湖河海之中也國運之所以不窮者積餘於三年九年之蓄也吾毘吳中賦重而民貧積逋以數萬計　上命文襄公撫江南十餘年間餘積至六十餘萬石肅菴王公守蘭谿查田糧有無虛荒糧一十一萬餘石俱以田花包賠外而數年間亦積六萬石夫以積困之澤國二公爲之經畫區處遂能足民足國倉



有餘積至此不意嘉靖末年惑於餘米失蓄之說舉年年蓄積之米當每石有六錢七錢之折色及畢其間一歲所進爲內府之正供且舉欲令宜陽公存積之議埋沒不行而當時暫有抵滿之荒糧至今永爲無處之荒糧矣此雖已往成議然當今邊疆多事而事屬奏減勢必不能夫以無可餘之日而爲有可餘之計莫如議改折議省役議畫一之徵蓋南北糧運中有可改折之項一改折則五錢折色可完正米而加耗夫船可爲餘積改折則民役省而車腳鹽用皆爲餘積定畫一之徵則虛荒不混偏零不繁下不能爲奸而本色折色兵役里徭中之奇零盡歸於積矣於是軍兵之虛冒者覆之則兵餉之餘可存有司之兵義役之分使者省之則工辦料之中可省無益之食其餘織造解僱役免等項之可議裁議併者改多可存也其民間之議贖議鍰議輸者政多可儲也上可以佐軍國下可以蘇民困遠可以濟邊餉近可以練土兵



若餘積之妙用也若仍經賦冊儘派無剩之法則上有減額之名下受新增之實禍萌四幕三此減彼增啟奸滋弊豈仁者所恐爲哉

淄澠 張 遂 和仲父 纂閱
金谿 傅昌辰 少山父 較梓

## 漕運

### 漕法沿革

國朝漕法凡三變初海運再海陸兼運三漕運
已而漕運之法又二變初轉運再兌運已而兌
運之人有支兌改兌遮洋一總皆海運但不自大
倉開洋港出登萊大洋只從天津入海運至薊
州耳轉運雖變爲兌運而淮徐臨德四倉尚存
改兌即改支兌者爲兌運其爲兌運一也



### 漕河扼要防禦

歷代建都於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
者阻關陝之險漕運極難所以資於江淮渭河
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　我朝
建都幽燕東至於海西暨於河南盡於江北至
大漠水消滴皆爲我國家用其功最鉅運河繇
江而入邗溝繇淮而度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
泗水至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牐者卽
元史所謂會源牐也諸水皆會於此而分流於
北此蓋居南京之間南北中分之處通議諸牐
天井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
腹脊也總會如人身之有咽喉濟寧居腹裏之
地而多有旁出之途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漕
路之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
遠猝馳之騎不浹旬可到爲國家深長之思者
請跨河爲城兩際各爲水門以通舟楫而包圍

河有守要於此



戶歸在於其中設官以司啟閉屯兵以爲防守
亦思患預防之一事也

### 漕政諸欵

#### 漕卒之苦宜恤

前代所用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則以兵運前
代所運之粟皆是轉搬惟今朝則是長運唐宋
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
之船各遠自嶺南湖北直達于　京師唐宋之
漕卒人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漕法便易而

四船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洪牐之停留舳艫之衝激陰雨則慮濕漏淺澁則費推移沿途有將領之科索上倉苦官攢之留難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煖而文移又催以兌糧矣漕卒艱苦如此

## 漕運積弊議

國初漕河之外別開海運猶咽之有雙穴然今既隻矣而又哽焉太倉無隔歲之儲京邊有待哺之急不幸而會通一線旱魃爲虐且徐兗之



間綠林嘯聚能無意外之虞即不然而漕艘之凍阻爲常運軍之苦隨已趨可不爲寒心哉今議者徒知督促回空嚴治逋欠罰足療救究竟無補亦知漕困之深與所自起乎漕之困一曰天西北氣亢三春多風長夏始雨故漕艘之入也春夏之交無雨可乘而尺水不足以載夏秋之交雨潦方滿而西風又不利於行縴挽濡滯此漕之困於天者也一曰地黃河濁漕之處名曰溜頭逆泝而上每舟必百餘人挽之謂之扯

此其病根

明知其爲奏習

溜漕卒舟僅十人扯溜皆沿河貧民人索米一升方肯羣集水大或索至二三倍計扯一溜費米數石皆所費之糧也今駱馬湖開河道雖近然溜頭尚不下十餘處處用費糧安得不欠此漕之困於地者也一曰法法諸生免役二人武舉監生吏員承差皆免其身自軍伍耗亡一衛之戶殷富不過什之一耳殷富者誰不能爲監生吏承以自免即諸生武舉近亦可以賄得故上中戶盡得解脫而惟中下戶乃受役管船



家產既輕作奸不憚始即畏法而賠累難忍侵竊遂生是以十年來無不欠糧之旗甲矣此漕之困於法者也一曰有司欠糧在於旗甲而賠補責於指揮指揮獨賠於京而旗甲梟債於家法也亦情也乃有司漫不追比衛官自比稍嚴羣起告訐故指揮之京債終不得完而旗甲之侵擾益復無忌於是掛欠愈多借賠無路題參雖厲掛欠轉深此漕之困於官者也一曰科索漕事之官曰千百戶指揮曰把總參將總兵

欠必親臨水次方得與切而弊有所不能盡請設一印信號票給與總兌官軍各赴派定水次公同驗米較斛米堪斛准竟自兌支而塡米堪斛准四字於單繳報存案至京有査賣在官軍其不堪不准者印塡不堪不准字様於單請報監兌親臨兼視責擬責加有司備護勢豪把持登時參 問仍許官軍赴巡漕總督御史衙門申訴責在監兌如此而奸民之阻漕者可除矣一曰責糧道以飭有司糧道奉 專勑而理漕



凡漕之弊皆當清之不特一督促已也官軍郡邑皆其所轄豈可坐視有司怠緩運官臨累今後各衛欠糧除照例羈留衛官外仍令將本衛拖欠各軍姓名石數開送巡倉衙門題行各該糧道嚴行附近州縣追比償還假如元年者務於二年內報完報道不時提比參治必須本軍眞正貧窘家產淨絶方准註銷如或狥情寬縱許賠過衛官揭奏責在糧道如此而有司之困漕者可除矣一曰責各戶以清料索蓋支領之

責弊在於給之無期派撥之賣弊在於派之不一交納之費弊在收納之不均千百戶指揮等官之費弊在考察之不核今誠責放給者以定期責分派者以定法責收納者以定數責考察者以定評而又責権関者毋上一而下十責司漕者毋借羅而長奸如此而科索之困漕者可除矣有當責人而亦當責法者二一曰優免之[illegible]宜慎也監生吏承之納不能禁而當禁正軍之納以存戶口之數任員武舉之免不可議而



當議賄得之路以留富戶之役衛掌印官悉力清査風厲糧道一力主持而漕不困於法矣一曰扣存之官宜慎也把總與指揮雖均爲武官然把總 欽依而指揮世襲且指揮任時捏故利於緊扣把總則否指揮欠糧留京故不畏物議把總則否如將扣存旗辛工食歸之把總聽其找給倘將應補欠數責歸之指揮聽其賠則完欠分明官軍樂完而漕不困於運官矣有經[illegible]不能經久而可暫濟者亦二一曰接

卽漕河往往有之豈專在海今之高平大爵湯
帆而走呂宋香山琉球日本者豈非中國之人
歟何獨怯於海道但如法打造蒼山漁船媜具
堅完船丁得人豈畏風濤哉漂沒洒派全幫漕
河有例無煩區處也難者又曰遠涉鯨波將領
畏避夫張清朱琦東南一剩畜耳當胡元之世
尚能爲其主開百年之利況　聖明在上文武
濟濟但優其廪犒而速其推遷天下且[illegible]而
赴矣難者又曰勝國虜習食稻者稀每歲轉輸



疑不如是之多今以四百五十餘萬石行於海
中設遇孤嶼小島卽棲泊無地矣此言良是然
亦未嘗欲竟廢河而專倚於海也目前止將浙
直濱海衛所凍阻不能如期者先爲疏通自後
亦止於濱海地方撥運四五十萬石耳故四難
不必憂也而又有五利省內河千艘之壅塞利
一免衛所千家之賠累利二清明後乘東南風
開洋月餘可抵津門足應京師緩急利三濱海
衛所凍阻遲緩之船卽爲疏通則自江以南之

漕糧舉無過年交納者矣利四海道旣熟萬一
江淮有阻能於咽喉之外別濟生命利五

糧運加耗輕齎諸弊法　萬表

糧運輕齎所謂一六二六三六者卽耗糧也江
西湖廣浙江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
加尖米一斗共七斗六升以四斗隨船作耗餘
三斗六升則折銀故謂之三六江南直隸兌運
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六斗六升除四斗隨船
作耗只二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二六江北直隸



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五斗六升除三斗
隨船作耗亦只二斗六升折銀故亦謂之二六
若山東河南兌運之耗并尖米止四斗一升除
二斗五升隨船餘一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一六
蓋加耗隨地里遠近爲差耳先是耗糧俱本色
隨船後到灣僱車起糧則易銀爲用後以灣中
米價低昂不一而易賣又滯交納弘治十三年
部御史張敷華都督郭宏方議折銀每石定價
五錢可以輕齎就於交兌之時支領隨船此一

美餘之銀而理不可通故議以美餘給軍夫美餘不復扣之於官而給軍是矣然而無救於糧運之弊者名總運船只旗甲一人管事衆軍只任撑挽令以美餘槩給之使旗甲則有掛欠鎖扭追賠船頭則有美餘歌唱飲酒忽然不顧但恨扣除之不多又用結黨告訐欺打旗甲而旗甲受累日益困敝

東南漕輓之弊

夫東南漕輓之弊弊於漂流守凍其小者也而



弊於運官之匪才以致漂流守凍則其大者也南京之衛五十一而安慶無運者有上直諸衛此上直諸衛任則無事則簡地則邇故謂之上缺有運諸衛事皆繁而任頗勞故謂之中缺每年考選恒以官之有才者補上缺而以中才者授中缺是有才者反得簡邇而中才者反膺盤錯豈不任與才左歟誠使以有才皆領漕運則其作養之念重必於修船無冒破矣船既堅固安得漂流乎其急公之心勤必於過淮無濡滯矣既行速乎安得守凍乎今行南部如龍江左右衛廣洋水軍左龍虎等風稱疲繁之衛須於先一年專委上直諸衛見任掌印官料理次年出運諸務刻期令其起兌刻期令其過淮運事有不奮然振起者乎第此諸衛印官久享安膴關鍵嚴熟一遇僉運勢必乞靈錢神而逃脫規避無所不至律例云規避漕運者與臨陣脫逃同罪

運期宜早



漕運都御史王宗沐疏言黃河之汎與潮汐等三月清明水高數尺且不害運惟自五月至于九月為伏秋水多至數四高者丈餘此運船之所必避也使歲運從四月前盡過徐呂二洪而閘河先肅清以待事令不與怒河值則河豈能為之患哉故河臣能使河之安而不能使運之早漕臣能使漕船之入閘而不能使運船之必早入河其權則在於各省各糧儲道矣

漕運積滯議

夫船回即修刻期而完刻期而前卽開行有弊
剝船接運不過半年卽可完事今回空之船無
不漬裝粟梨之類在彼置貨在此賠貨或自販
或攬商勢必延遲修艌過期與及交兌之弊上無
剝船下無程督恣其勤惰乾溼遲換日月以便
置貨潛載而往復潛載而還是以遲誤而無商
貨也萬曆初年亦以凍阻稽遲之故議示揭榜
通行刻日交兌日註行程所到地方不許停泊
遞宿不行者隨處地方即斷其錢始容不督者



所在地方官民參罰所以積弛之船一年振頭
而即如舊轉運今不加罰加督而長其惰以民
代之運愈不前矣

剝船泓船之害

河西務設剝船八百隻通糧廳設漕剝三百八
十隻自剝一百隻宜於運船淺阻處勒限先告
一傾剝夫一以有淺無淺別委官往查淺
者盡溝得壩上每剝船一隻可省水腳八錢
旗甲食米一石五斗河歸官當例一錢

務剝船通州泓船之設以濟漕之窮也然正爲
濟之害又不可知蓋運官能制者旗軍不能制
者船戶軍船抵河西務告剝每旗起剝船二隻
則漕米轉入剝船戶之手矣而本旗仍押餘糧
於後抵通州每旗請泓船五隻則漕米又轉入
泓船戶之手矣一旗一剝勢難分管漕例各執
米封鎖記印星夜牽挽趲遞甚速米色有差
經紀賠補邇來經紀藐不畏法專僱乞兒駕船
應役爪分工食授以偷盜之法暗鑿水雞倉口
任其私盤以軍國之儲爲經紀之橐橐東河



五里鋪等處其發賣之巢窟也遷延近臺和水
揷糠米色盡溼印封全無頂倉曬颺每船虧折
四五十石曬夫手役稍不滿慾滿斛高挂多籌
立欠誰非泓剝等船之貽害乎且收米時彼自
斛受交米時又彼自解及查米色不對原數
多虧各船遠繫一方而運官之報單其在合
不完終歸掛欠斯時窮弔船戶歆追不能經紀
吕中奸民商門情熟無可奈何此弊一也

## 漕運事宜

### 疏復漕運

倪文毅公岳疏乞復漕運略云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之給而二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繇此而通即今監船木筏往來無滯今令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蹟而行免當今陸運



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況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千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涇陽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相度地形搜求古蹟某處艱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倒運某處可以造船裝運如是則不但二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此不易之法

### 運船宜在龍江關修造

國初起運船皆造于南京龍江關提舉司永樂年間省直糧米運淮泝撥軍船因改建清江廠于淮安宣德間各省糧俱改本地交兌船亦撤回廠造惟南京軍船不過江止寄泊瓜儀二壩江南兌米仍民船裝至壩交卸故船仍在淮成造至萬曆元年改瓜州壩為通江閘南京軍船經過江直抵水次領兌漕運都御史王廷瞻題請工部覆議遂將南京各衛運船復歸龍江廠



修造緣各衛軍住南京費出南部木繇南關抽分以便就便故費省而船固二十八年淮廠匠作鑽謀運總條議改歸清江廠木價既多且匠作不堅板薄釘稀不久輒壞兼以軍士守候經年運官監督不便而空船回塢看護尤難南科祝世祿隨疏其苦下部未覆適年丁甲疲累日甚萬曆四十三年南大司馬黃鍾梅公乃上疏請覆歸龍江廠聽南工部自造此誠甦軍救運之急務乃 命下未覆

運船空抵都城

會川閘通慶豐惠和諸閘起都城西抵通州元
世祖時都水監郭守敬上言導昌平縣白浮村
神山泉西折南向過雙塔榆河至[illegible]城南引一
畝王泉至西門入都城匯積水潭[illegible]西南
入三里河[illegible]十里河至烟墩港入[illegible]東下每
十里置一閘[illegible]比放閘舟自通州直抵都城
民無陸輓之勞國有貯積之富首事于至元二
十九年春成于三十年秋公私便之世祖自上



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而悅賜名通惠
國朝永樂間亦以通漕今遂廢盖運船一隻載
米三百石自通州上車費腳價三十七兩有奇
船直抵京則車家頓失此利不免流言惑衆聞
自通抵京僅五十里許而高低實踰五十尺其
源微淺而其去直遂仗數閘以節之行遲天時
久旱則舟澀難行莫若因故閘之遺址[illegible]為五
壩每壩置剝船百隻米置布袋中[illegible]剝而前可
省腳價十分之九仍聽車戶易車造船

畫[illegible]泯言[illegible][illegible]有與[illegible]矣

按嘉靖六年巡倉御史吳仲言通州河運爲
便云漢唐宋漕皆從汴直達京師未有貯國
儲於五十里外者今令京軍支糧通州悉稱
不便而密雲諸處皆有間道可通設虜酋嚮
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燒燬倉廩則國儲一
空京師坐困此非細故請令運船就渠徑達
京倉與無窮之利杜不測之患爲便計　上
命侍郎王軏何詔及仲董其事

淮河截糧



國初歲輓漕糧數百萬石全繇海運不可常恃
故開膠萊運河爲久計然淮登商民買賣來往
於成山嘴之間者固熟路也今山東買糧既難
如故勢必截漕於淮再截於天津而截漕于淮
則成嘴爲必繇之路必他之險至截漕於天津
則或繇中道或繇北岸徑趨蓋套與三岔河起
卸正不必從山海關起運陸也

天津截糧

漕自南而北本以爲京師根本之計乃當事者

慮遭餉之不繼一則曰截留某幫數十萬再則曰截留某衛數十萬京倉已告矣不意衛弁奸旗利於津不利於京通往往貪緣鑽刺覬覦題留而各署奸胥因而上下其手每艘索至二三十金瓜分潤橐以致沿淮上下漕艘雍擠數十里不前者京運愆期職此之故甚有金入胥手而舟始次臨淸甚報截者大河一衛三歲三截豈非以蹊徑熟耶

朝宁多更法而此弊論者又一新

用人者當及其未倦



揚州漕堤

夫揚爲古名郡地長吳楚際海帶江 國家命脈全賴一綫運河防最爲要著邇者洋寇猖獗侵掠可虞高寶瓜儀逶邐漕堤在外河則通淮引泗在裏河則有百萬民田高下不啻十數丈經界不過五七尺萬一盜賊竊發奸細偷決河堤上洩漕水下沒民田莫若嚴設督河官吏查舊有堤夫之設撈淺濟運每名日食三分近人人坐食私家應點故事何不沿堤每設窩鋪着令淺夫輪流防守遇天風雨多備土木于舍鋪不時培修不惟河無決潰之患亦可當沿堤一路烽燧矣

運官宜勤宜先

隆慶三年御史李栻奏往年漕臣劾運官多在事竣之後無以示勸自今開封運船及期過淮過洪無欠者宜將領運官員亟爲舉薦旗軍即給羨餘回南以寓鼓舞之權又節年患苦漂流率因催運官催促嚴急不循帶次所致宜約束委官毋容需索必已過分地而糧運無損者方爲稱職是亦保全運務之端部議從之



六漕治法

自潞河灝天津爲白漕不宜治自天津逆臨清爲衛漕不必治自臨清逆南旺又自南旺順出茶城爲閘漕宜少治自茶城順流睢陽爲河漕宜數治自睢陽踰高寶達瓜儀爲湖漕宜亟治自瓜州渡長江入京口以入于杭爲浙漕宜間治夫北漕從密雲而南下霜十月則平沙瀰河雨一月則泛運卒急則挽舟又甚則直易舟耳

其節愈不病運故其法治之以不妄治也衛漕湍甚險而流甚深渠欲則流奔流深則[illegible]其法治之以不必治也閘漕強半藉汶[illegible]汶乘勢東而下于青齊即西注者微西[illegible]則不能七瀦北三瀦南二百年春夏水[illegible]閘漕不能續數里之流萬曆以後坎河既灘乃騷汶全流于春夏之交閘道幾盡直轉啟閉耳故其法治之以必治也河漕有源之水也崇堤約之以導其流隨流堤之以若其性運畢則修以



清濟漕畢則消以待運故其法治之以數治也湖漕無源之水也夏秋多雨則漲潤而決堤冬春多旱則涸竭而膠舟脹之則不可涸之又不可故其法治之以亟治也浙漕治[illegible]在常或在姑蘇或在崇德直隸等一深淺之耳故其法以間治也若去津而下河運之[illegible]也運所不經若勿治可也然修者能不終豈備乎法反空急治襄江而下江運之頭顱也運所必經若[illegible]治可也然[illegible]者能先棄頭顱乎法反空勿治夫理紛道者其循理氣血乎閘漕浙漕患在氣血之不足宜補之使充衛漕河漕患氣血之有餘宜瀉之使縮

經世挈要卷第十六

湘潭 張樾 和仲父 纂輯
金谿 傅昌辰 少山父 較梓

海運

海運始於秦

秦欲攻[illegible]，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此飛輓之始，蓋由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



宋良佐疏復遮洋

稽國計作人情盡非算一篇衡相

隆慶元年，給事中宋良佐等奏：國初糧運，率因元故，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始罷，然而遮洋一總，猶寓存羊之意。至嘉靖末年，科道胡應嘉欲市恩淮大諸衛，條陳之策，建議罷遮而海運遺意，無復有存者矣。今河變不常，仍運道屢梗，宜乘此遺跡未泯之時，將遮洋一總，盡行議復，務足原額，以存海運遺意，□備推拓。如該總隸北諸衛兌北糧者，令由天津入洋，抵薊州；薊南諸衛兌南糧者，令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博訪國初並海諸衛所舊制，使列障聯屯，彼此相望，俾河渠少梗，而此塞彼通，亦思患預防之術也。部覆報可。

海道翔得將自方可見紛紛之論

上下古今形勢

請復海運疏 王宗沐

總督漕運王宗沐言：邇來黃河泛溢，數患漂流，科臣復議海運，而縉紳俱有風波之慮。然其利害有辨，古語云：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水渺茫無山，則趨避無及，近南水緩，則蛟龍窟居，故元人海運多驚，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茲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又其地高而多石，行舟至登萊，因曠達以取其速，而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名雖同於元人，而利實專其便易，



以佐河運之計，共無便於此者。然此猶舉時宜而言耳，若語全勢，則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曰都燕專勢，三曰目前急勢。唐都秦，右岷京而左[illegible]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宋也，宋都梁，負

此必至之患可無未求之防

大河而面淮泗是有水通利而無敵於天下也哉朝鮮諸地有居所至圖以為滅南迎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為千古之金湯也而乃使吾不遂焉豈非古今之遺恨乎此所謂天下大勢也夫三門之險天下之所謂難經也然昔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經營卒以從事陸轉中輸輓所必由故也若夫前明海運受河與海矣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於海若彼終歲用兵無暇於事河又以為河運入閘則兩舟難並不可速



也魚貫逆遡一舟壞則遞損數十舟同時俱靡不可避也一夫大咲則萬楫皆停此腰脊咽喉之譬先臣丘濬所憂不可救也若我朝太平熙洽主於河而協以海自可無虞故都燕之受海猶遷左臂從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泰之所不得望也況所言都燕尊勢並黄河兩東三之故江瀆不可若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則天津入海其間南而首尾則東西衛也弘治二年決張秋奪汶入海其首猶北向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黄之決闖家口支出小河近符離靈壁則又幾正南矣自西北而直東南迤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夫既失利於河又不能通變於海則計將安出故富人造室必啓傍門以中堂閉則可自傍入也此所謂目前急務也風波天數然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謂如議行

## 海運總論

勝国時朱清張瑄輩所明海道有三其在至元



二十一年者命長與羅璧造平底船自太倉出海轉北經通州黄連沙頭沿山澳行月餘至淮河口過之罘山膠山牢山轉成山而行過劉公島沙門島約兩月餘抵直沽至二十九年復與長與李福四又開一道自楊子江開洋落潮東北行離長灘至白水綠水黑水大洋望延真島轉成山而行入沙門島開萊州大洋共月餘抵直沽三十年千戶殷明略又開一道自劉家河出海過崇明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徑

帆益套去遼雲島不過一望諸島相連可行可
泊乃近議之運道也相度地勢若套經爲寬闊
頗便通舟尤便起陸可以不亟計

遼運裝卸

海運自登萊外而議天津何等艱及議北岸又
何等難今築守芝麻灣有港口並鴨綠江亦可
三道矣津門有南道中道今登萊由東三道並
運矣視山海關千里陸輸之艱爲何如三岔河
下濕淤隘原未可多卸但謂卸得一船即可取
一程之捷小舟裝三四百石者分三河大舟裝
七八百石者抵海蓋此兩善之術也

芝蘇灣運不可恃

顧登永之糧原議歸芝蘇灣運發誠恐彼州縣
何處不可入海何必越數百里尚做陸運到關
即到關矣自有石河海口近便可發何必踰關
而歸芝蘇灣爲況芝蘇灣造船一年僅得十餘
隻此後順永見買者聽各州縣隨便入海已積
關上者聽石河就近發運而第以緒餘付芝蘇
灣協助之完日即止

遼東防海護運

金復道之添設也爲防海護運防海者防奴繇
寬奠袖襲入南衛而奪我海運也初未親閱寬
鎮各處謂此舉誠不可少及細料賊欲往奪海
運止有兩道陸從毀陽嶺境抱袖巖水從鎮江
鴨綠江泛大洋如爲防海何不防之鎮江鳳凰
城甜水站一帶以扼其進入之路若使賊得至
金復與我相持於海上而遼陽海蓋已早去矣
鎮江外連朝鮮內防寬靉中守鳳凰甜水以絕
奴水路之入路而他日又可督領人馬繇寬靉
出爲進取之一奇但鎮江去遼陽西百餘里既
遠且阻從發兵將往守鳳凰城一帶而無一道
在彼彈壓亦屬枉然經議改金復道於鎮江甚
善

海運用船之妙

邇年以來津庫告匱輸造久停總計運艘僅存
五百有奇不當天啓元年之半卽艫缺之飛輓

難繼莫有甚於今日者查開鮮二兩其致米豆一百五十餘號餉計船約需千號方可[illegible]海之用而見在船隻寥寥若此最苦[illegible]則有舟卻洗具力又將將奈之何[illegible]法莫如大行海運之一綱皆裁湖廣江西之漕[illegible]查湖廣漕船一隻官價銀九十三兩江西八十[illegible]兩每運行坐月糧銀七十五兩每船裝正米五百石耗米六十七石五斗運至天津止交米三百三十石且三年一修五年改造約用　朝



廷三百餘金而僅得米三百餘石及交卸回空又苦關津阻滯守凍艱難反以費死視之往往售之民間以供薪爨之具而津門不得其片板寸釘之力矣竊照楠木杉桑油麻釘著悉產湖廣其價極廉合無召募慣海南人之殷實者帶領匠作前往荊襄地方餘將漕運船價充米之費買料鳩工打造海船二三百號裝運漕米直抵天津徑運關鮮等處交卸回空之日其船即留天津[illegible]年[illegible]往彼處打造裝運漕糧則

皆用不惟以漕運之費濟海運之乏而且以海運之力代漕運之勞信能舉行兼有十利查湖造運船一隻例給官價銀二百四十兩造及百號該銀二萬四千兩若[illegible]銀兩皆可節省利一一年省銀二萬四千兩十年可省二十四萬利二損一船補造一船請價給價累月經年尚難就緒若如所議則前船未損後船踵至循環不絕絡繹無休利三運船損失多在秋高風勁之候向苦船少糧多故遭此患若如



所議則艨艟鱗集春夏即可運完保全百千之糧餉利四北地物料湧貴承造無力每每潦草塞責以致船糧損壞若湖廣打造較之天津一價可買三倍料作既富船隻必堅藉以衝風當飈可保無虞利五報糧一石遠泛不等用價六七八錢湖廣糧料每銀一兩可買三石有餘若多造百船兼裝五六萬石每年即可省銀五六萬兩利六漕船依幫牽挽關津羈遲每至八九月方抵天津一蔣海運不足勢必召買接濟若

誠以風汞之時出道海之道凡期不踰五候不失即千艘萬檣保無虞可以接濟京倉[illegible]漕河省牽挽之夫免守閘之苦五防海[illegible]大洋鎗砲又可以嚴海禁杜轉輸等便

論膠萊兼運之便 顏思忠

膠萊新河南自麻灣通南海北自海倉通北海地之相距計三百四十里兩岸土脆如擎一水衝流若練並無疏土亦無大石先年以右家屯積石不除大沽河小沽河衝沙不避為此河之



害議自陳村起通南段挑必溝沙十里在巴浪廟又段挑分水嶺袍西王家莊七八里以避沙石此一役也沿岸而行萬無一失非若泛海開洋之險疏濬一通經久可賴非有黃河遷徙之虞居恒則兩岸可行轉輸便捷無盤剝之憂遇變則此或有[illegible]而可來兒[illegible]外阻絶之患係河運非海運[illegible]非開鑿可用海船亦可用河船自盂西河非欲廢西河也嘉靖年間原任海道副使王獻修創一百七十里南凡引潮

可通舟楫以陞遷去任未竟其工萬曆間王原任刑部尚書劉應節題 請開修會議分工告有次第當事者忌其以鄉官責功勸工越俎主持因有疏 請中止工可暫停非謂可不開也

膠河別論存疑

山東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海運放洋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流為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二百四十里入萊州之海倉口入海自海北新河店置閘以達安



東止八十里可通海歲久盡塞近主開復并於馬家濠鑿山麓通海欲從元人故河引泉諸水通濟閘道但南海由海口至店口三十餘里多沙自麻灣以上係估流沙與沙互壅麻灣以下則金海中隨潮湧進淖沙勢亦難取欲由把郎廠地各路溝另開二渠至鴨綠港繞避麻灣十三里之沙由鴨綠港道南尚有沙州見露水中即空舟尚不能行海倉口繞王廟前小淺十里并用從夫及昌邑夫三千餘人撈一十餘日去

合合則其力全而不至爲黃阨黃淮合流[illegible]呂二水間相鬬黃高一尺則淮壅一尺淮減一步則黃進一步此不可不知也潘季馴之言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此又域外之觀從試歷驗而得者也故公之治河止以築堤束手借水攻沙爲萬全第一義而其節目細瑣具載公所著河防一覽中

河湖水泉諸考



會通河

會通河故道元末廢自汶上至臨清五百里悉爲平沙宋公禮乃奏尉遲公之舊迹及元人之遺上疏言會通河以汶泗爲源夏秋霖潦汎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爲二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繫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春冬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澀之患今汶河上流自寧陽縣闕已築壩堰使其水一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比年流河沙於塞河口宜趁時關濬況沙河至十里口故道俱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濬者僅三里河中宜築壩計百八十丈從之

會通海運宜並用

元建國之始江南糧餉或自浙西涉江入淮逆流至中灤陸通至洪門入御河以達京師或自利津河或膠萊河入海至元十九年始至海運



二十六年乃鑿渠起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名曰會通河蓋汶水自古東北入海而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泗泗北通白衛則自元人始也是時汶渠雖開而海運如故至我朝永樂以來始用守臣之議大濬會通以便糧運於是江淮一帶萬里遙津尺寸之水盡爲我　國家有矣頃者徐呂二洪河流斷絕自淮以北不可以舟歲漕重事急如湧泉是可不爲之熏慮乎

迦河

迦水有二東迦出沂州西北其山南流至下莊站（豎碑立涿公臺）東分一支入芙蓉湖溉田數千頃湖在沂州東南芙蓉山下香秔鍾畝古稱瑯琊之稻即此西迦出嶧州東北抱犢山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迦合（又有泉濟水出洋之山合於此故名三合）南貫圖湖溉田倍芙蓉又南合武河入於泗謂之迦口淮泗舟楫通焉元和志云承縣界有陂十三所皆貞觀以來修立以溉田者今沂嶧二州仰迦承二水溉田青徐水利莫與爲匹皆十三陂之遺迹也。



衛河

衛河舊名御河源出輝縣之蘓門山東北流會淇漳諸水過臨漳分爲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滹沱其一東流經大名東北出臨清至直沽會白河入海長二千餘里今爲運河此河自德州而下漸與海近河狹地卑易於衝決

渦河

渦河在汪之南商舶皆自淮入渦河至河南符離亳箱以達陽武陽武去衛河只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河之水合矣二水相合則衝徹非常誰復測之此管通之運誠未久而不易者

大通河

通惠河名大通河即潞河其源出昌平州白浮村神山泉通榆河會一畝馬眼諸泉滙爲七里濼東貫都城由大通橋而下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餘里自元置閘蓄水通舟以免漕運陸輓之勞永樂間諸閘多存成化間浚以通漕亦頼以濟



膠河

水經云出黔陬膠山今膠州膠西縣西南鐵橛山也北經密州東北卤山古名五弩山卤水入焉又北經高密縣東北入都濼都濼者亦經謂之夷安潭察地圖謂之剸清埶卽吉猨安澤也張奴水出高密京阜下亦注此澤自澤北出注

舊河由河北入於海其東北入海者乃方之故道差淺而新河爲經流新河者至元初萊人姚演建言首起膠西縣東陳村海口自東南趨西北鑿陸地數百里欲通海直沽海口數年而罷

南旺湖考

南旺古大野既瀦之地蓄汶湖名今會河自汶至此界以長堤漕渠貫其中南北分流實上流之要會也按禹治水時大野既鍾洙泗濟水而成而泗通於淮濟通於汶淮通於沂汶通於洸



而泗之上源又自大野而通於濟則是大江以北中原諸水縱橫交織皆於大野相聯是大野在古已爲貢道之要會矣查運河由通州以達儀真凡三千里而南旺分水實當其中地高晴不設而合奇已大都南旺春水[illegible]北閘則南流閘諸南閘則北流水如人[illegible]汶故命之左則左[illegible]命之右則右[illegible]

昭陽湖

此屬山東[illegible]縣周圍八十餘里納諸縣水湖口置石閘於水入薛河出金溝口以達運河

汶水考

汶水有二一出萊蕪入濟一出朱虛入濰余按入濟之汶見禹貢論語之汶上書傳謂之北汶即今大清河入濰之汶見漢書入沂之汶見水經齊有三汶清河爲大（並宜見泰山郡水皆名汶有北汶嬴汶柴汶牟汶皆源別流同又在三汶之外）

汶二流蓄泄



諸閘漕以汶爲主而以諸湖輔之若蜀山馬踏南旺安山沙灣諸湖皆輔汶北流者也獨山微山昭陽呂孟諸湖皆輔汶南流者也故汶二微於春夏之交而灌輸方盛湖水溢於夏秋之間而運事已竣要在節宣諸湖秋終則悉閉之以待運春終則漸發之以濟運則得之矣

汶泗並引

劉天和曰河之水至則衝决退則淤塡而廢壞閘座衝激阻隔泉脈泉源害豈小耶前此張秋

之決廟道口之淤新河之役今茲數百里之□
可鑒已故　先朝宋司空禮陳平江瑄之經理
亦惟導汶建閘不復引河且於北岸築堤捲埽
□貴倚計防河北徙如防寇盜然百餘年來縱
遇旱河亦不登舟寄頓及抵京師猶爾未始有
壅塞不通之患也惟汶泉之流遇旱則微涸水
諸湖以淤而淺然引河之議或以憂此然　國
計所繫當圖萬全無已吾寧引沁之爲愈爾蓋
勞費正藝而限以十門滂則縱之俾南入河旱



則約之俾東入運易於節制之爲萬全也

濟青兗三府諸泉考

山東凡發地皆泉其爲漕河之利者不過三府
十八州縣二百四十四泉也大派有五三役牟
趨勢如飛瀉出萊蕪新泰泰安肥城東平平陰
汶上宗陰之西寧陽之北經南旺以南北其流
者曰分水派泗沂西下夾魯而南出泗水曲阜
滋陽寧陽會汶則元□□□分汶水所以入元人所謂
會源閘者曰天井派鄒□濟寧魚臺滕縣之西
曲阜之北諸泉通乎捲里黃良而下各入清渠
其濟寧橋一也則曰魯橋派鄒滕嶧魚之流及
昭陽湖分入沙河八泉入上沽頭流與沙河相
近者也則曰沙河派沂水蒙陰及嶧縣許池泉
會沂汶二河而下徑入古邳界黃河入淮曰邳
州派

泉源以陶泰徂徠諸山爲主以其能出雲爲風
雨也若雨澤及時則可以不勞人力各處山河
自足以供之而有餘若雨澤愆期則泉水亦各



細微雖疏濬百方運河亦未免於涸也然則泉
源固以南旺分水爲緊要而陶泰徂徠諸山又
南旺之根本也

近代治河事宜

開駱馬河

漕之阻也因黃河磨兒莊直口等十二處陰留
而磨莊與劉口爲甚議開駱馬湖因故道五十
餘里直通泇河既避諸險且近二十餘里歲省
挑淺費數千而成泇河一段未了之功但須石

駱馬河東岸上荒田，長二十五里，可得地十四萬五千餘畝。河濬之後，水不泛溢，是築而外水不入，且留口遠壩，而內水不出，可漸次田。然資防佐役，可照開科起徵，反為害矣。治河不惜大費，不收近利，故駱馬河功太速，費太省，易以石，乃可久也。

歸仁堤

歸仁堤外有河水浸堤脚，河外有小堤形，堤外



即邸家埠子二湖也。河外小堤宜取激土加高，而蹬河身以行內河之水，使歸仁堤不受浸於河水，得借障於湖堤云。

潘季馴刱歸堤以衛　陵，李化龍闢泇河以濬運，其功一也。即歸仁堤三十九里，既可障黃水睢水湖水，使不得射泗州祖陵，又可東束諸二水之流，并入於黃，以助刷河之勢，今十餘衛傾，宜一整頓。

固灝築堤

不復三山故道，則新築大壩不保；大壩不保，則歸仁一綫之淺堤必潰，而邳宿一帶之河道必淤。復故道而進築縷隄、決口以挑水，開鑿上山天然壩以洩水，所以保固大壩；至接築斜堤，又防河之旁溢也。故道應挑四里，斜堤二里。按此議起於徐邳報水漲，睢寧曹字鋪舊堤漲漫一二尺，宿遷岸堤平，討求其故，上源秦鄭之間未有雨水，何以下源邳源等處驟溢，乃有此補救之論也。按此必歲修閘壩，而山隋之間，安東入



海之路有關焉。總之關防唯遙縷二堤，往以黃泐工役繁興，置此不修二十餘年，河衛堤薄，且

[illegible]

今年為土埂，明年為河身，本不修堤而致河之決，又以塞決而關岸圮，修復三山固其宜也。然上源自陝西歷河南山東，下達豐沛徐邳睢宿桃源，由安東入海，原係一派，必上源水發而後下流水長，向者上源無事，故專督歲修，今河南大有事矣，而淮徐間無一堤非將決之狠矢，無一岸非未關之三山，為之柰何。

每潮淺一尺則加隄一尺歲月既久湖亦隨之而高寶為盂城矣淮安清江浦河六十里先臣陳瑄濬至天妃祠東其口決而至於黃河運艘出天妃口入黃河穿清河淵繞黃河水漲則逆注入天妃口而清江浦多淤第濬天妃口可也議臣乃塞天妃口令淮水勿與黃水值而費十餘萬開新河創通濟口以北接淮河其意曰接清流勿接濁流可不淤不知黃河非安流之水也伏秋盛發則西擁淮河數十里併灌新開河



彼天妃口一黃水之淤耳今淮黃會於新開河口是二淤也夫防一淤生二淤又生淮黃交會之淺歲役丁夫千百隨濬才過隨合而又使運艘迂八里淺滯而始達於清河孰與出天妃口者便且利今年淮黃交會太淺運艘阻梗預開天妃口河以待一掘而通之四日而出南船四千二百艘於黃河運道盡矣是以有建天妃閘之議由黃河入閘河為茶城出臨清板閘七百餘里舊有七十二淺自創開新河汶流正行地勢無復高下相懸七十淺悉為通渠

櫃

蓄水櫃

昔水以安山湖三十八里南旺湖九十三里昔為漕渠堤之內為櫃外為田若楊州五塘河南百泉蓄處二閘山東五泒皆歸以利運汴城縉紳云自泰晉入河南五十里寬行之地宜多蓄水櫃以防橫溢亦要策也

堤



縷遙橫三堤

河決惟賴隄防前此南岸常決房村油頭集等處北岸常決秀槎灣曹家口等處每決則民間田一望成湖而正河坐此淤墊以致赤發則舟行市中民棲山頂蓋由縷堤束水太急故難治於衝潰今兩岸遙隄俱成範圍寬廣縱遇異常泛漲至遙隄則水力淺緩不能潰出必仍歸正漕自此隄內河渠水無淤墊隄外民田亦無淹沒矣至於地勢窪下河湖相通則不議築遙隄

止築隄橫截以杜奪溜之患此又積前此之所
未備也

# 經世挈要卷第十八

湘潭　張燈　和仲父　纂閱

金谿　傅昌辰　少山父　較梓

## 水利

河渠自然之利

河源起北紀之首、曰北河、江源起南紀之首、曰南河、江首岷山、浚至楚荆、波濤洶湧、奔流達海、河源雖長、未若江廣、而爲患最大、治無善策、夫河能爲災、亦能爲利者也、故不知河之利



者、則不能抑河之害、禹平水土、亦盡力溝洫、而稷成之、東南無不耕之土、分畎列畛、畝自爲澮、頃共爲渠、疏而成川、窪而成淵、漏者坊、塞者瀹、四野溝洫、皆治水之處、三時耕歛、皆治水之日、家家自力本業、皆治水之人、誠觀沿江圩田、重重連堤、即有衝決、詎至百損、故能束横流而注之海、而利九害一、西北多荒土、種亦不登、水不爲利、遂反爲患、稍盼則傾瀉而無所倚、灌雨則肆濫而無所約、承海時變、聽之河伯、而曰神不

可以人謀、則宗夏之沿河套地、最號沃壤、神何獨庇此一方乎、又謂西北不可以稻、則三代之盛、都於冀雍、曷嘗仰給東南、夫天人互勝、損益相生、利害旋轉者也、墾田受一分之利、即治河減一分之患、使方千里之水、各有所用、而不至助河爲暴、此十金之利也、使方千里之民、各因其利、而不煩官府之煩、此執要之理也、土著之民、各識其本性、因以順爲功、其與不習之吏、驟而嘗試、逆施而倒行者、又相萬也、海運之法、以

論微世務之言



爲海波甚險、而閩粤鏡洲、全以航海致富、以爲島夷足虞、而當元季世、猶能什達六七、嗟夫、非常之原、世之所驚也、即十金之墾田、猶病阻格、況其他乎、然海運利害參焉者、今海運不可復、而膠萊故道、宜備緩急、墾田不可興、而沿河諸邑亦宜廣疏通、遠派治河、派繁而河殺、貴舍河議漕、河決而漕并壞、故分支導河、因河爲漕、此必然之勢、亦自然之計也、計今獨泗陵不得不嚴爲堤、其他無分河南山東、弟相河、必下之

勢以成其必由之道亦如南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諸郡猶不爲魚耳若夫彼此顧忌苟冀壹簣石
坻強築而罔功循厄旋塞而隨裂此無異於捧
土爲鼓者也

西北水利

西北水利議論

按古之[illegible][illegible]溝洫之[illegible][illegible]溝數十溝之水必
川數十川之水必就匯而爲湖瀦因水激防因
水淫瀦因水縈折而向於矩爲湖爲渚也湖渚



多而天下西北之水不助河而爲暴然後數千
里中原之地可樹藝而農唐虞之盛職此故耳
周定王以後溝洫漸廢而河患熾今河自關中
以入中原合涇渭漆沮汾沁伊洛瀍澗及丹沁
諸川數千里之水夏秋霖潦諸川所經無一溝
一澮可以停注而諸川又會入於河流則其性
自悍急遷徙不常勢也今並河諸民得引水成
田而河流漸殺河患可彌矣

水利邑道形勢

以京東邊塞牧地山東中州鳳陽金壇海壖南
滙于淮爲請地道從人以奉　天子還須支分灤
水于京東而涿鹿之地則引淶支分滹水于磁
州而汴洛陽則引瀍澗[illegible]分滏陽之流于太
原宜大[illegible][illegible]縣則引汾河漆沮支分
汶泗於齊魯支分淮泗於[illegible]鳳引吳淞而瀉三
吳之滂開築堤以束干金澗[illegible][illegible]南海子則
萑苻之蠡蠢者息而民賴以康但恐水高於地
築堰稍疏則水勢下潰而易爲沼又恐地遠於
水遞車溉畝則地勢上枯而難爲農務其形度
其勢就近源頭濬之以潤乾渟之以去濕多其
水門以息狂瀾此形勢之務也
今講西北水利動稱可以寬東南非也東南自
有正供西北豈宜曠土又言募東南之農耕西
北之土亦非也今東南多游手西北勤力耕作
性泛揚至山海關不可食而西北小車載地之
所出則爭趨競而來而貢糴比粟安在其不耕
哉正若無人導之耳引導闔山距廣寧甚近乃

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河又□始
廟湧泉成河與柴河相發夾河皆可田之地盧
龍縣燕河營湧永成河及書東五泉湧浸西出
至張家庄撫寧縣西臺頭營河流亦出燕河營
湧泉□□皆可用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南則大
寨及劉給塔史家河大王庄之地泉湧泰子鎮
西則湧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縣青
庄塢導河可田後湖庄踩湖可田三里屯及大
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



地有牧馬草地屯草之地屬於官官關之民不
業者召民業之官為助其力至於瀕海可田則
自水道沽開黑嚴子墩起至開平衛所衛□營
之地南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
隸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壤相等今蘆葦
彌望而荒蕪於勞荒若田而耕之則利十倍於
蕭昔吳文靖公之議東南近海南河青徐瀕海
皆可司之今豐潤寶坻其中境云

伊洛水田

河南本有水利可以興水田古之人蓋嘗為之
矣如大陽三渠去府城南十里而近宜利渠去
永寧縣南三里而近又有新興萬箱等渠皆分
洛水以溉田者伊陽渠去嵩縣東十里而近永
寧渠去嵩縣南六里而近又有鳴皋順陽濟民
等渠皆分伊水以溉田者而盧氏縣之東澗水
則嘗折而為渠流入於城中以灌蔬圃者也可
以灌蔬圃則亦可以灌田興水田之利也至於
伊洛瀍澗載在經史流經府城外夏秋間每泛



溢而東者寧不可以隄障之東歹而耕種為水
田乎

西北水利論餘

南北均利水矣而北之視南則難易迥別焉南
方之民披蓑而耕袍濕而蓑恆與雨相循也
長夏將立稿則訟風伯而祝雨師盼盼焉以一
沾濡為快迺西北之雨多于長夏而耕穫之時
少雨其易於南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而水夷
稍一疏引水即為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轉

焉自漢以來咸獲其利蓋古人順治之道必觀
其源以迎其委上築溧陽之間分水銀林五堰
以節其流而使發源之水不得以西決於蕪湖下
疏三江而使積集之水得以東決於漲海故自
吳江抵華亭青龍合於三江之水雖有二百八
十之涎而上流既迅大海之潮沙不得以障之
也夫何唐末東南商販由宣歙以達兩浙適病
五堰艱阻給官中廢則金陵九陽數郡之水不
西入於蕪湖而東入於震澤矣至宋慶曆間李



禹卿又堤太湖四十里為瀆而中截之使湖水
不得以東下是五堰既開則來者愈迅湖堤既
築則去者復緩由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
衝而下有潮沙之壅矣單鍔嘗言之曰五堰以
至湖堤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荊溪荊咽喉
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之衆瀆
則脉絡諸竅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下
右江岸之阻是桎其首足塞其衆竅以沃其口
丁沃而下已則腹滿而中絕矣其後吳執中郟

水於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illegible]於
郟原竭人力以資灌溉蓋苦且難[illegible]也
考之古昔畎深尺許遂深二尺溝深四尺洫深
八尺澮深二仞而已未有如東南[illegible]水於數仞
之深者至於京東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
流等地而平其於西尤為易易也東南瀕海處
多潮患蓋海之勢趨於東南也遼海以及青徐
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彰彰矣馬[illegible]
引洮水種秔稻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



詡復三郡激河浚渠為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
三代之時溝洫遍於列國水之為利也宏魏秦
各擅其利文翁以下諸人興其利水之為利
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也

東南水利

東南水利一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爾雅吳越之間有具
區蓋鎮常蘇湖七郡之地中含太湖而東漸於
海上受杭睦宣歙天目諸山之水下自三江歲

宗旅與海者乎今上源諸水合矣夏秋之際霪潦之水集矣所謂尾閭洩之者則三江也自白茅塞而北流之水無所歸自婁江淺吳淞淤而東流之水無所入若松江則循護李以入黃浦而南流之水又遂遠而不得直達經流如此而上流陳澱三泖與黃浦合流東注寧能洩上流之百川乎吳淞江爲經流中之經流舟直三丈之間占利而江身逼窄可勿議乎宋家渡口淤塞告墊可勿濬乎漲之廣之而枝流合滙東下

則水之勢可殺其五青秧江爲枝流中之突流南引吳淞之水分流以達婁江西引崑城流之水合注以入婁江劉河口淤沙隨湖盪漾暢其順下之性水之勢可殺其三白茅河爲經流中之傍流陽城巴城湖諸水引之各徑東行開而洩之則水之勢可殺其二如是則上流滙而下流洩而諸溪百瀆之水皆得安行矣經流暢而枝流行而南北中之水咸率其故道矣

水利貲尋源委

係頼皆言之而當時執政漫不知簡遂使江口爲豪強之業江尾爲菱蘆之區淤田村落無頼數計湖日漲而江日廢漸爲不世之患矣我朝永樂間夏原吉以善言水利一時亦稱底績惜其不念厥本而徒自崑山開下界里掣吳以達劉家河而洩吳江北去之水自華亭開黃浦三泖以達范家浜而洩吳江南去之水至於湖堤之廢則漫不加意正統間周忱修復三江復以湖沙望辟成田因循不舉豈知湖堤不去終非利導之原三江不復終非底定之本哉爲今之計五堰之復於正德者修其成可也其下委之勢當自吳江以決其堤自堤以決三江之壅使由華亭青龍顏會諸浦以達於海其殷澱淺處若宜興之百瀆[illegible]之三堰崑山之至和隄故道則[illegible]何患其不治哉

東南水利

東南水利若一[illegible]可資非上源之水會歸於太湖者乎若三江若[illegible]諸分注之水朝

會議之人每[illegible]如此

正德十四年吳巖疏太湖亘數百里綿天目苕
山溪澗之水縣三江入海是太湖者諸郡水所
瀦而三江又太湖所洩也如白茆浯七浦塘劉
家河嘉州東北洩水之大川如吳淞江大黃浦
嘉松南北交境與松江南境洩水之大川而吳
淞南北與白茅諸港又各有支渠引上流諸水
以歸其中並入海此源委也歸太僕有光云必
先自源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
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墾議者見沿江種蘆之



利反從而規取其稅是教之塞江之道也古之
三江其二不可攷僅吳淞一江仰接太湖又四
十年不治矣時[illegible]墾又數年江日涸而湖水
益橫流東南之民將不食也悲夫呂御史光洵
宋中丞儀望疏上未行先是李中丞充嗣議治
白茆而吳淞[illegible]海中丞瑞專治吳淞而
白茆次之[illegible]撫公璟爲有見蓋夏
忠靖用元人周文英之議舍吳淞事婁江不爲
無利能以全湖之水一婁江洩之其力櫃怯自

海公開吳淞江數十年間雖有水災不爲大害
一時臨口支川無不就理公開江專以深濶爲
主不計水向丈尺最善今查如吳淞東段宋家
橋眞如港諸處舟行益甚吳淞上流實帶長橋
一帶茭牧漁販尤宜急治至開吳淞江宜併治
七浦白茆蓋二浦在婁江之北向因東江塞淞
江微湖水乃北折併於婁江而溢於此二浦也
至無錫江陰武進常熟通江河港亦不可不議
近年頻遭水患以此故吳淞治則荊溪上源亦



宜並議蓋橫塘百瀆上承洮滆二湖之水二湖
上承應鎭諸山溪之水並注荊溪荊溪之勢直
貫吳淞又吐而弗吞建瓴不可得也前人之論
太都孚和塘婁江可緩以直承太湖之水無藉
吳淞若嘉興之水北自運河注於吳江西北自
瀾溪至於太湖東北自委州塘注於三泖黃浦
故吳淞通利嘉興可無侵齧初成化間葉給練
紳疏云昔人於溧陽爲堰壩以遏其衝於常州
穿港瀆以分其勢於蘇松開江河以導其流惟

入海之處潮汐見淤故前代極力浚治蓋分令勢致巨浸壅於中故漲於外土民或堰而為田築而為圍此治吳淞江為第一先手也常潤高於蘇蘇之東接海堧其地亦高[illegible]之間屬大江西為常潤之水所注東為大海[illegible]所障若沿浦者不得通泄並湖之郡苦旱苦澇若蘇蘇最下流下流之水吳江吳縣僅入曰嘉定之吳淞常熟之白茆港太倉之劉家河為出口惟長洲隸郡東界入口之水縱分旁溢凡數十大



浸皆受太湖之水渟泓充滿而後出於吳淞江劉家湖白茆港安得不困譬如咽喉絕氣非一人一家之咽喉也可不懼乎此治蘇州諸巨浸尤為第一先手也

三吳水利

東南財賦所出之地惟三吳為巨而三吳之田則亦為最急也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言震澤之水由三江入海故底定而不為害也得達曰鎮三江之名亦不得而詳同吳惟張守節曰三江在蘇州自西南至太湖曰松江自東南入白蜆曰上江亦曰東江自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蓋得之矣太湖與吳江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松江也又東南分流出白蜆入急水澱山東而入海者東江也自龐山過大姚東北經崑山石浦安亭由清浦入海婁江也但澱湖之東流既塞而安亭亦失其故道又矣此單鍔所謂開白蜆安亭通龍鎮以入海者也治水之法有三曰決三江曰浚諸浦曰導瀝



港蓋太湖東松江出吳以入海古未有隄障也宋築長橋以便漕運而江流始噎此單鍔所以欲鑿吳江岸為木橋以通之也代加浚治已有成效而或者猶欲決去長橋以決入海之道則亦難矣澱湖之西曰急水曰白水東曰小漕曰大瀝皆東江入海之故道也今諸港淺狹而東江遂塞惟澱湖支流北入吳松江耳因其舊迹而疏之則松江之流其安乎吳松江即古婁江也通塞無定夏原吉嘗浚夏駕浦北貫吳塘通

瀦洩以入海矣周忱嘗浚嘉定河口通吳淞江入海矣然海潮往來江流漸狹久而不治恐壅塞之害深而爲力難矣古人於沿海之所浚三十六浦以分三江之勢則入海之途多而水之流不滯也今誠不能盡復其舊而入海者爲茜涇七鴉白茆劉林入江者惟福山許浦而已苟能於其未淤者而浚之於其已淤者而時道之以爲經久之規則今日之急務也

經理三吳水利



黃浦即東江之別名劉河即婁江之舊迹併吳淞爲三江吳淞西連太湖東通大海江流迅駛唐以前未聞有水患後吳江長堤一築腸胃始失其利明初以來水患轉亟而夏忠靖公乃專力於夏駕浦洋一時大有所裨其後新洋港水勢湍悍日就深闊而吳淞江之氣脈日微矣土人以此港爲潦水捷云夫江流逆行既無以蕩滌潮沙而新洋夏駕創泄之湖復與東來之潮相會合則淤阻削於江口者勢有固然也

歷歷如掌上指紋

近來究極形勢乃知併益爲災由于源之未節江之併行而至於相奪則以流之未得所歸也于是闢治江中壅塞四十餘里以復吳淞江之故道決去吳江灘漲數十處使太湖積水直注於吳淞濬淞之山涇等港秀州官紹鹽鐵浦淮六磊等塘洩澱泖之水於黃浦濬蘇之吳塘顧浦戚虞經南北橫瀝等處洩昆太舟諸水於劉河復濬七浦梅林等塘使陽城巴城諸湖之水徑入於海濬丹泖福山三丈諸浦九里青陽出



塘雷溝等河使尚崑湖毘陵晉陵諸水徑入於江皆所以導其流也濬白鶴荊城港西汎裏河洩長蕩荊溪諸水入于運河濬武進之水於孟瀆丹陽之九曲河丹徒之鐵猫港洩開州上流之水亦入於太江皆所以節其源也源流各得其所然後於千墩堡南濬澱山湖口使湖水通徹入於吳淞又慮江水外還乃於夏駕及漫水江口並建一閘隨時開閉無幾水不外趨潮不倒注吳淞可保無虞

水利設處錢糧

治水須設處錢糧、如夏忠靖之請蘇三十萬石、許副使之給帑金十萬、尚矣、遠之有元豐六年、蘇州開江兵、給八百人、專治湖浦之閘、有宋朝修京南水利、設下營名、要添二千、逐給衣承修、承麾營仕、歸官諸軍五十道之例、遠之有錢氏撩淺營籌之例、置軍四部、七八千人、故錢氏之功於江南最大、而五十年不被兵、皆承政修明、潦歸海、旱歸涇也、宋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



凡三十餘年、蓋十年一興利云、其法禁人占湖爲田、恐洩水路故也、張士誠亦設爬淺之夫、於白茅、今不治幾百年、負擔小民至食一兩之貴粟、且踰十年而得無變計可乎、故西北急、東南更急也、臨憲究水利更急、西北出孔也有出無入、東南入孔也、上一出下百入、上速出下速入也、蓋不可卒復、而水利與港瀆有港瀆之利治尺、求獲尺寸之益、何須再計爲、萬曆七年巡撫調為有田主自闢河之令、宋單

錢水利書華亭青龍人戶相率陳狀、情願出資開浚、本縣官吏未與施行、今豈無其人乎、凡豪富佃滯灘、名曰蕩田、報官給帖、其利高於田而入稅無幾、可議也、如沿江阻塞、侵而爲田、御史大夫支治之、不必拘升科之例、

議論至通徹有識者

之牛又令薊州以東至山海等衛屯軍各給其種馬一匹餧養免納子粒有倒死孳生不及數者償如例但遇災荒每輩聽以三之一納鈔尋又定二歲納駒一匹自是馬漸蕃息一代規模宏遠矣　嗣是紛紛買俵議折色蓋不一焉至言北方養馬之害則有先臣丘濬言備陳南方種馬之苦則有先臣翁大立言夫種馬之設百餘年間得無異議正德一年忽議買俵不問微駒隆慶二年寺臣武金始議賣革而責者強半



萬曆九年寺臣裴應章主議騾駒寄賴張居正力主隆慶二年盡賣之說而革者殆盡嗟嗟種馬既賣馬政亦廢閣臣楊時喬馬政一書反覆嗟悼誠有見哉

蓋亦當局所見不遠其論一也

上陳買俵滋弊

俵馬者以種馬課駒俵其良者起解以備用也永樂中俱番馬積種餘即變價入官以俵奏請給賞旣定之需寺有餘俵者許俵自正德始蓋以虜騎窺關於孳牧內歲取備用寄養武輔以備不時調兌正德中遂專於買俵然猶係種馬額數出銀自余買後則一槩將丁糧均派正銀給馬戶買俵矣迺其弊滋多蓋州縣俵馬一匹價二十四兩盤費六兩春秋二季解京凡出示驗馬之日馬販爭鬻其馬正官擇大青大白及赤馬三尺九寸至分以上至四尺者印之印烙之後寺宗馬頭高價有至七八十兩者少不下四五十兩至儻馬之公差馬科之胥吏有馬之獸醫索賄種種又積年衛棍代覽包俵百計掯勒



巧取至京衛門打點勢家駈騙或驗不中揭銀買償幸嫁禍馬頭至一馬費百金有餘矣淸平令柯承芳議每年正官預選馬頭預給三十金彼州十五金以上買令式馬多不過二十金餘備草料路費先喂以草及香料俟膘大加以大料發膘臨期自群則上不病官下不病民矣本一馬也今日關節未通則稱老病不堪以致退出明日關節已通則稱齒少無病以至驗中彼猾莫可窮詰以省直百千馬匹寄之胥人呵報

仰太僕寺取馬夏冬二季會[illegible]

二操之月

騎征官馬關防

凡騎征官馬無印與私馬同而且以瘦瘠與無印同年來因此奸軍易于拐逃奸民易于私買奸弁易于收留至于殘兵棄置道路為民間所私收者何可勝數假使馬有印記人一見之便知為官馬誰敢私收便知為逃軍誰敢隱匿此不但可以察馬弊而更可禁逃軍

祖制各營馬隊官軍每歲出朋歲以六個月為率每月每指揮一錢千百戶鎮撫七分旗軍五分遇馬倒失貼助買補又一欵各營遇支放糧料折色之時須將應出朋銀官軍姓名并朋銀數目造冊過部轉送戶部照數扣除有餘方行給散不足下月扣除其扣過銀兩戶部印送過部轉發太僕寺收候買馬支用蓋以匹馬百金而量追朋銀互相覺察而止追六個月者又寓優恤于覺察之中令戶部扣解者又省侵蝕于追徵出納之際也至中軍千把等官原係衛官撥在營專領指揮千百戶鎮撫以實職支俸若干年者而不與以虛銜支馬於該營又祖制已乃照前指揮等名色而騎馬而近復賞之當事人給一馬則又異矣

[illegible]

朋銀椿銀

近每馬每一名月扣朋銀一錢二分只論騎營每營馬二千是一月即扣二百四十兩之朋銀矣若其倒馬再量追椿銀二三兩不等倒馬二十匹亦有四十五金之椿銀也儘足買補二十匹之數矣

查處倒馬

京中三大營每歲終查察倒過一分將官有罰大營二千餘馬一營亦止可倒至二十匹今則月倒一分不十月便倒盡耶至後月限二釐歲限二分騎二分中千把百總[illegible]至二分將官罰革又三大營馬一年倒死者當責賠至三分[illegible]椿四兩五年納椿二兩五錢十年一兩五

課招商販馬上者鹽一百引中者鹽八十[illegible]
弘治間令每百引折銀十五兩而鹽之[illegible]
矣銀易之法給散殷實之民令驗毛齒膘息而
上之互市之法永樂三年立遼東開原廣寧互
市定價上上馬絹八疋布十二疋上馬絹四疋
布六疋中馬絹三疋布五疋下馬絹二疋布四
疋駒絹一疋布三疋其一[illegible]城南以待海
西女直一于開原城東一于廣寧以待朶顏三
衛各去城四十里後其價稍有增損至正統十



四年以也先之亂革三衛之市隆慶五年俺荅
款塞于宣府大同山西三鎭各開互市萬曆三
年定其額宣府萬八千匹貨價銀十二萬兩大
同一萬匹貨價銀七萬兩山西六千匹貨價銀
四萬兩今吏濟其利繒帛益濫而馬亦愈下唯
私市者[illegible]有上駟而宣府張家口爲最

茶馬邊弊

茶法馬政所以羈縻西羌資藉騰驤乃近日茶
法之[illegible]也河州一司極矣其原皆起於該司官
吏之需索常例常例既得則茶之好惡不問而
商人攙和之奸行矣攙和木葉濫惡相欺遂致
總理通官入司揀擇恐其去取又有上者商人
譟先[illegible]理將好茶寄頓中途惡茶運到司
歸[illegible]或至貯庫或二三年不
[illegible]得價再臨總理通
[illegible]遠商馬票起討茶篦齊
稱某茶[illegible]一照以候商茶到還臨
至還茶則逆揣索遠商無所不至於是遠商苦



累或告憲或告改司或告二引而止運其一
沿途私市所不能禁沿途攙和又所難知是以
遠商[illegible]不惡而總理番頭入司揀茶越
無顧忌甚有[illegible]茶出司遂其惡而焚之証然以
去者此郎驚駭且不可得而倘冀其騎騮乎故
司[illegible]不擇茶郎我又何敢擇馬弱病
老[illegible]而又有牙行索賄番族老曰未
老病曰無病又有委官憚苦守候老者亦領病
者亦領惟利是求苟且完事方卽倒死途中安

# 鹽政

國朝各運司提舉司鹽課

北直隸長蘆運司歲額辦大引折小引鹽一十八萬八百七引、折布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七疋、南直隸兩淮運司歲額辦小引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又折色銀一千八百三十兩、山東運司歲額辦大引鹽一十四萬五千六百一十四引、折色銀九百兩、折布四萬六千六百疋、河東運司歲額辦大引鹽四十二萬引、兩浙運司歲額辦四十四萬四千餘引鹽、賣銀六萬四千三百四十二兩 福建鹽運司歲額辦鹽價銀八千八百七十八兩 四川提舉司歲額中鹽十[illegible]六千八百引、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折米、二千四百引、每一百二十斤折米麥一石、 廣東提舉司、歲額辦鹽價銀二萬五千二百兩、 海北[illegible]額銀三千十二百兩、 靈州歲開中五萬九千四引 西和漳縣歲折鹽價銀一千六百二十兩、 雲南各提舉司、歲開中五萬三千引、折銀萬兩 五井安寧二司歲辦[illegible] 黑鹽井歲辦六十一萬餘斤 白鹽井歲辦[illegible]十[illegible]引 按兩淮鹽課幾二百萬可當漕運之半、[illegible]鹽課、兩淮課居其半、兩浙[illegible]巡鹽御史、以行無遠地、河南[illegible]以出有專所、廣場兼之、故巡運俱無或清理鹽法、遣都御史一員、統治長蘆淮浙茲已革之、



## 鹽品論

鹽有數品、有刮於地而得者、其味苦、謂之苦鹽、有熬其皮而出者、其鹽散、謂之散鹽、有風其水而成者、產於土中、其味甘甜、謂之飴鹽、有積鹵而結者、其形似虎、而人築成、謂之形鹽、此鹽之自然也、祭祀則供散鹽而加以苦鹽、取其自然而成、不忘本也、賓客則供散鹽而加以形鹽、取其如虎之形、象其威也、王后世子膳羞、則供飴鹽、取其味之甘甜而可常食也、此鹽之用然也、



鹽法考

欲復其武之法。謂有上策。欲救今日之弊。有中策。何謂上策。可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壯。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一千文。竈丁得實利。則頭鹽六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餘鹽一小引。亦給鈔二貫五百。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販自衰。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萬引。餘鹽三百萬引。果可招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蓋私鹽行。由正課重。正課輕。則私鹽不禁自止矣。何謂中策。須更為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粮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粮二斗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為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辯驗官引輙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為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十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十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賠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材者。為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事。通將商納粮。即與收受。粮賤許納本色。銀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滯。凡積年為商人害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究。復選廉而有材者。為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使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粮。特給與支鹽。勿得久滯。凡積年為商人害阻壞鹽法者。即令革絕。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兩都御史如立古法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來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

## 兩淮綱法

兩淮舊例。每引倉鈔五錢。餘鹽銀八錢。加遼餉一錢。共一兩四錢。例一引。鹽重五百七十斤。自疏理道袁世振。創立綱法。將每引減去一百四十斤。止得四百三十斤。遂以減去斤數。復三引攢成一引。共皆二十二萬引有零。既免其徵引價五錢。又免其徵餘鹽銀八錢。使帶行無課之鹽。以銷先年壅滯未行之積引。積引有真有贋

表既理淮編入綱內者眞也不准[illegible]
假也今日皆不准入綱之賸引耳
兩淮綱法以每年七十三萬引有奇銷行本年
新引而以暫出二十二萬引銷行先年積引所
謂新舊兼行也[illegible]綱拾綱用十箇字聖德超
千古皇[illegible]每年行一字自戊午年始
迨丁卯年止而淮南積引俱銷完矣淮北編十
四綱用十[illegible]天杯聖壽齊南嶽帝藻輝光
動北辰亦[illegible]行一字自戊午年始迄辛未

年止而淮北積引俱銷完矣

淮鹽舊苦套搭套搭者預借下單有窩商人之
銀湊解此例一開則竈戶鹽無所售商人銀無
所完正課反爲末務自表既理綱法行而套搭
盡矣稱法完商人依舊觀望添捆夾帶掣實壅
滯今又[illegible]編十字調和參化育燮暴咎鹽梅
巡鹽御史[illegible]于差內銀解又行借靏借商之例
已逾三年仍是套搭之弊且浮課又多食鹽夾
帶又盛院道司官惟恐商人閉戶改業姑將夾
帶未舉大壁寬不加罰許商人創作[illegible]
此亦權宜引誘之術耳

淮鹽三[illegible]

淮鹽之[illegible]解此近事也而又半寄於衙虎
加盟院書吏一名頂首一萬兩又討缺私通關
節[illegible]出入乘輿子孫視爲商窩靡
不[illegible]頂首入于兩廣盈庫頂首二
千兩[illegible]輕亦四五百兩靜想此輩重貲
鑽入[illegible]爲何書今後巡鹽御史出京聽本官

於異途選官內或見役及未參京考吏典內考
選能文善書七八名不諳當地人考中時責
令每名上銀三百兩齊邊限隨到任既無在外
親識又除私通關節等弊差滿隨官復命非
差再選則關節難通弊竇旋塞兵鹽道書辦止
許一班不許上下兩班別衙門壞事者不令綠
閃充役運司書辦許一年一換每房科止用十
名多即裁革寬商裕竈漸可充給邊需矣
是都取給於漕政非緩比來各船動多夾帶長

蘆私鹽兩圖空糧船爲甚，猶堪千百爲群，官司緝獲稍嚴，持梃相向，官兵莫敢阿止。夫百萬淮課，九邊軍需賴焉，俾乃敢公然販私，蠱空原取輕便，若取布大宏六十七萬二千，且害淮北，皆緣押空無官專責，今若專防各官遇船交卸，必親自押空，即自到淮進關瓜儀出口，仍嚴行盤詰，倘有夾帶，定將押運官結狀，如前途有犯，一併運坐，則私販絕矣。

兩淮產鹽之場爲本商爲標通者三十鹽場



廣困早(?)民多爲盜，不事耕煎，哨聚亡命千百爲群，白晝劫掠，即如梁垛場大盜王虎子殺人焚屋，猖亂年餘，幸天敗滅，而餘黨千人，尚虎視眈眈，若鹽梟一方，分布劫掠，丁美舍雖有把截，不過三百人，一聞賊警，獸驚鳥散，合無移揚州竈勇營於場，以備禦之。竈勇營新設之營也，皆籍其竈丁素諳在戰，既有大營，可衛國課，又焉用此兵坐食，虛糜以供其遊閒哉。所當會議撫按，令其駐節鹽場，如安豐一場，地方衝繁，酉竈願請保障，即以各場竈勇，聽其抽撥，分布防場巡緝報功。

淮鹽餘鹽

正鹽以本色開邊，餘鹽以折色解部，此不易之論也。

經世挈要卷第二十

湘潭 張 燧 和仲父 纂閱
金谿 傅昌辰 少山父 校梓

## 各省鹽議

### 長蘆鹽政利弊

長蘆鹽課歲助經費久矣長蘆之所供則以上
給 宗廟百神之祭祀 帝后內府之膳羞百
官有司所須于公者歲選焉以及於輦轂之下
萬億之[illegible]方貨之千萬均之于畿內八郡



西暨河南之彰德衛輝北通居庸東盡遼陽數
千里莫不仰給之莫與諸運司畧同而上供之必
精諸運司無有也

嘉靖二十六年御史王宗鍾言長蘆運司每歲
坐派內府及神樂觀各衙青白鹽五十三萬六
千斤有奇光祿寺滷水三千四百斤俱委場官
解京交納此定例也夫煎辦既難解運尤苦今
以之上納內府則以為不足非再倍其數不能
交完而東廠官較則又指為夾帶餘鹽百計恐

[illegible]者氣[illegible]延為部選者不亦難乎乞勅下運司
御史戶部嚴禁詐財害人者仍論內府衙門速為
收受有司難需求者許臣等糾劾 上是其言

### 浙鹽利病

嘉靖八年巡按浙江御史王化言兩浙運司行
鹽之地兼浙省及蘇松常鎮徽州廣信州縣一
百二十有五今商所便者獨三十六處耳其他
商不肯往者謂之曰滯臣謂商所便者無論已
其餘不通官鹽處所宜許土商自買鹽斤不拘



開報多寡照給官票量取稅課執照發賣銷繳
額解運司以接邊儲有攙越官鹽地方者以私
鹽論巡捕等官交通販賣者坐如律如此則所
在皆官鹽私販者不禁自止矣戶部善其議請
從之

嘉靖十六年巡按浙江御史李遂奏黃巖杜瀆
長亭三場初徵本色後設台州批驗所稱掣引
鹽奈因三場濱海商人苦於風潮漂沒之險山
嶺撤運之難將三場鹽課折價解司給商於紹

與場買補而商所遂原然官商不通而鹽課如故竈丁窮乏私販盛行莫有屈於三場者當事議加頭鹽以召商而商人屢告課重每禁私販而折課又有所請請從宜區處令瀝海之戶竈民於三場販鹽者委官在於中港橋海游石馬林白嶠等總會處所收稅不分鉅細有挑每百斤稅銀二分給票到自永溪鎮等處縣委官收票發賣其票按季繳所送院查驗則鹽價不致拖欠而私鹽自息矣戶部覆議從之



兩浙鹽利

兩浙地亦滷鹽疑用饒濱海數百里刮土瀝煮其利不下於淮但多為無藉私販覇占誠嚴禁之官為招劄則鄉民無不樂於從事且舊有竈戶人丁今為水決八九郎以招集者補其名目制為常業將歲增數十萬金鹽利之在浙者可與也

川鹽利病

川井大者皮袋汲小者竹筒汲各井有水滷水鹹汲郎可煮者水淡而澆灰洒土然後可煎者鎮王寧文僚巖六寧為上上場一引一五錢郁山滄井福興寧池為中場一兩二錢新羅羅泉永通通海富又上流貢市廣福為下場九錢又下下場有上井上場有下井近四井眼冊場竈丁攤丁根又若新井宜爾出產厚薄以定課額招集竈丁多開小井以補場井之課而月給小票三百俾分發果寧頭蕪嘉瀘等處領引俾為遠之商就近告急此何給課議也



蜀鹽出于井井之大僅可如竹號曰竹井鑿之五六十丈得滷水至百丈始得鹹鑿甚艱入甚深汲甚苦有鐵釬潛釬刮箭吞箭等制織悉俱備非若池鹽海鹽之易煮也

山西解鹽利病

山西有解鹽猶海眼不假工作名曰監鹽與淮浙齊閩粵海法也其利在地不在天其疏導之法在有餘不在不足乃解池則異是矣檣事憂旱而池利旱且利南

風恒雨則結者融恒北風則升者下故鹽丁散處
諸邑既難遽集稍不及春夏欲結之候而爲之
則患其解矣此解鹽與他所鹽不同也　祖宗
時公私俱足而商人轉輸于三省[illegible]正
德九年戶部請令山西運司每歲鹽花盡撈于
常額外再撈二十萬引關中以備王府祿糧之
用自隆慶辛未雨決地陂池水四溢鹽不結果
當事者始爲澆灑之術然而硝與鹽淆不能一
一而析之也故色愈變味愈惡解鹽于是乎不
可食而民于是不樂售矣於是商人坐官肆終
歲不能銷引目所在長吏又從而代之斂散以
取其值焉
解鹽出於天畦壠既成決水以灌必俟南風起
然後結成歲額或有不足取之何所爲今之計
莫若行下有司通行查算鹽課存見者若干商
買待支令商人據時估價每引若干官通計之
總該若干限以三年之內於海鹽井鹽等積多
除之處估以時價以見鹽償之如解鹽一引[illegible]



鐵海鹽一引六錢即以一引當二引他皆倣此
不出數年解鹽有餘積而商困可通利矣

陝西河東鹽

陝西河東司原額四十二萬引正德末年添二
十萬引以致遞負且鹽花以天時生結豈容撈
採淋而條散行鹽之地有限消者[illegible]復
消河東鹽池一百二十里據以各色雜稍皆化
爲鹽解來花生各丁苦寒居民匿窮以爲利故
有東西中三場而中場專利尤甚池南鹽花比
北岸顆粒更勝路遠棄置靈鹽大池漸增加即
引以供買馬客兵之用河東鹽雖行于西延鳳
漢而私販甚衆

議改河東鹽課

河東之鹽多苦不可食轉之于案官派而定其
值民出其值而鹽歸于無用嘗按花馬池一鹽
皆有產鹽之地此鹽出之于土即爲鹽根自成
爲鹽莫如改河東之鹽于花馬池一縣部移河
東西分司若之將河東發改鹽引二十二萬

有餘約銀　萬餘兩免其徵派郎令商人照河
東價銀三錢二分糴買粮草施之平涼諸郡以
供三邊之費扣其銀兩數目即以太倉發陝西
年例銀從發山西以補陝西原派鹽課之數卽
此不更便乎

遼東鹽

遼東二十五衞每衞額設鹽場一處每處百戶
領百兵專管煎辦鹽觔給賞官軍戶口食用後
因有餘積召商興販在河東地方則於海州抽
分在河西則于十三山抽分每鹽計車銀五錢



廣東鹽

廣東海北二鹽場靖寧博茂臨川等二十九場
大引正耗七萬二千有奇正統七年一大引納
米一石輸瓊州府其二十三場生熟二分自該
總府資以兵餉十萬有奇故輸京者不及一萬

福建鹽

上里等七場歲辦大鹽引十一萬五千有奇小
引二十一萬有奇大引二錢五分小引一錢二
分五厘充安邊一年一引七分鈔傷照歲入課三
萬而解京一萬二千豈經制有潤畧亦留不盡
于地方歟

滇鹽

滇鹽黑白安五四提舉司及鶴慶武定麗江三
府各井除蘭州井作麗江官吏俸鈔其各井實
計車四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引銀三萬七千六
百有奇遇閏車爲加盈

蘭州鹽粮

蘭州之有鹽粮也召州之民充焉原額引共九



千三十四引一百二十七觔在淮者四千四百
一十九引四十斤每引定價銀五錢在浙者四
千六百一十五引八十七斤每引定價銀三錢
五分共該折價銀三千八百二十五兩引至戶
部發之餉司餉司於每年秋成時會同本道轉
行管粮廳及州縣正官將米豆價值博訪城市
時估呈詳定奪郎督各倉上納粮料以爲軍士
雙月之餉年終通完報道轉移餉司取給鹽引

此段尤實可法

載在令甲舊制本處召商郎於本州上[illegible]至[illegible]也自萬曆二十五年屢復折運故弊滋[illegible]紅水三眼二處去州五六百餘里有商人始[illegible]飛輓之苦而報攀零星百姓承納矣遂至告糴告貼紛紛不已後議立為四十五會每會有三四十人者有五六十人者量其身家派其引數有一二引者有納十數引者各會所于年前十二月照依見年時估斗頭預置次年鹽糧運至紅三二堡倉上納已失秋估督買之法矣然每會貼商頭腳價銀一十二兩亦衆擎易舉而奸商撐苦攙運窮軍圖顧目前廳胥倉役惟賄是聞乃有易本色為銀錢以布帛擡價值無乃軍與商兩累乎今議者條其事曰秋估之制宜復每年八月新穀既升糴價頗賤宜及是時買運上倉或遇荒年姑分為兩運其一運於本年八月照時估糴以備次年上半載之糧其一運亦于次年六月內當二麥之皆熟亦新穀之既登乃買運下半載之糧誠便計也又曰各商既婁人子上報之後郎將已納過引數轉賣他人以圖近利而不思糴糧運糧所費不貲所得賣錢十不二三又未幾而復催次年之糧矣撐持甚苦困憊何堪議將各商上過引數不許轉賣就由行鹽殷實者得三四人焉總領齎至揚州賣引得銀圓日以給散四十五衛作為糧本以買次年之糧少蘇屢年之困又曰浙引原價三錢五分商人止賣銀一錢七分然雖折本而猶隨到隨給若淮引原價五錢可賣銀五錢五分乃甲年之引至乙年四月趕赴投入勘合謂之入綱舊例每一引見發銀二錢五分其餘三錢留至丙年四月方始給之已為濡滯延日則并二錢五分槩不之發嗟此窮商何堪骨髓俱枯哉

國初鹽法之嚴

不許鹽商納價

弘治十六年秋八月商人杜成奏擬兩淮長蘆運司自正統元年至今殘鹽百萬餘引納價于部隨場買鹽戶部查奏各場鹽已無此數且延

年有例商人止許赴邊報中無在部納銀者余與八十萬引戶部收其價令隨場自買以補官課本年十一月商人周洪等奏乞納銀于戶部報中兩淮運司風雨消折鹽課欲隨場買補戶部覆奏不可

按國初以來天下鹽課俱於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於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弘治五年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粮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遂奏准兩淮運司鹽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解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為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

餘鹽不許開中

嘉靖二年御史秦鉞言項以套[illegible]徵兵及遼左缺餉盡發兩淮正德十五年餘鹽七萬九千餘引於延綏遼東開中夫餘鹽不許開中正令本商納價解部濟邊此御史盧楫之疏 先朝已著為令誠於國課有裨蓋本商自納每引計銀一兩各邊開中每引止銀八錢況正鹽母也餘鹽子也正鹽守支撥遲候久費多故願中者少餘鹽勢合一到即時支賣故願中者多今若舍母求子餘鹽無自而積矣請以延綏遼東所中引改派嘉靖元年正額嗣後申明前例令本商納餘鹽之價慎勿開中 上是之勅餘鹽存留納價輸部濟邊

處置山商之法

嘉靖十六年巡按浙江御史李遂奏近例於官商不到之處立為山商其意固美但官商赴邊中納路經千萬里納銀三錢五分支鹽二百斤餘鹽多者徵銀二錢五分少銀一錢而山商山程一張納銀三錢賣鹽一千斤是官引支鹽反少山程賣鹽反多官商餘鹽徵銀反重山商山程納銀反輕山商原無衙門盤驗是為官商者反難而獲利薄為山商者反易而獲利多人將願為山商而不願為官商合將山商倣御史湯

春芳土商規則出場經過住買處所盤驗裁奪從之、

鹽課妙用

鹽糧備本處軍士行糧

宣德六年浙江溫州府知府何文溥言本府所屬四縣民丁、鹽課三萬二千餘石俱納金鄉等衛、山路僻遠、負荷甚艱、而金鄉磐石等衛官軍出海備倭、每於溫州平定倉關支行糧、少則赴處州支、乞以鹽糧收貯本府平定倉、以備軍士行糧、且免民運納之苦、上以所言軍民皆便命戶部即准行之、

以馬赴官中鹽

正統三年、寧夏總兵史照奏寧夏邊軍、缺馬騎操、請出榜以馬赴官中鹽驗馬以定引數戶兵兩部會議、上馬一疋、與鹽百引、中馬一疋、與鹽八十引、聽於陝西地方鬻之、四年冬、以陝西鎮守都督鄭銘奏命陝西靈州鹽課司、召商中鹽納馬供給甘肅寧夏官軍騎操十年九月增定邊等衛中鹽納馬則例每上馬一疋、鹽一百二十引、中馬一疋、鹽一百引景泰六年、提督松潘刑部侍郎羅綺奏官軍隄備用馬為急、乞以明年上流等井鹽、召商納馬一千匹、餘鹽納糧、天順元年、命戶部于大同召商納馬中鹽給軍騎操、以銀給馬價、每銀一兩中河東廣東海北鹽十引、山東鹽八引、福建鹽十二引、收馬至四千匹即停止成化元年、巡撫寧夏都御史陳价、奏寧夏馬少、請給鹽引四十萬道於靈州鹽課司易馬、戶部議給三十萬、從之二年八月、以大同宣府遼東缺馬命河東運司鹽三處各開十五萬引召商中納轉給六年十一月、定擬河東鹽運司、開中銀馬則例、每鹽一百引、中納上等馬一疋、八十引中等馬一疋、以延綏●警故也、八年兵部奏大同各城乏馬、欲行河東運司、每鹽七十引、納馬一匹、或納價銀十兩、從之、十二年、巡撫延綏僉都御史丁川、奏延綏各邊見在馬少、今年例該以靈州鹽課開中鹽馬、但靈州行

塩地方正於歉歲平涼二處請勅户部僉議以
所開中馬塩引立限買馬給軍其塩引則令不
限地方貨賣户部覆奏暫從之

中馬改納銀

弘治九年寧夏都指揮傅釗奏靈州塩課司招
商納馬中塩以給寧夏延綏兩鎮之用而勢家
多將老病馬散之各營堡以給官軍或商人報
中之數未及一年十死八九應仍復依例追補
請行兩鎮總兵等官自今報中靈州塩課每引



百道止收銀十五兩給與商人勘合執照兵部
覆奏從之

給塩折俸

景泰六年春正月户部奏張家灣塩倉收積挐
獲客商餘塩并私塩總四十萬斤苦無倉厫請
如舊例給通州并通州五衛及附近密雲等六
衛官吏折俸每塩一百四十斤准米一石從之

開中買銀賑饑

成化十四年八月以各處地方災傷勅淮浙

等處塩司存積課額外開中變賣銀兩各二十萬
山東塩銀分送山東長蘆塩銀分送北直隸兩
淮兩浙塩課分送江西湖廣河南河東塩分送
陜西山西賑濟備用

塩政亟須

搶上法

嘉靖二十二年户部上言塩法之害莫甚買窩
賣窩屢擬禁革而弊終不除者以未得其術耳
聞之往時邊臣有為搶上之法者似為良便其



法遇開到引塩定擬斗頭分派城堡盡數開刻
揭榜通衢聽各有本商人搶先上納凡銀糧但
以先入倉庫為定出給實收挨其先後填給勘
合不惟奸人不得虛報賣窩高坐罔利即司餉
諸臣亦不得以意所愛憎高下其手比之驗銀
准報可以假借應禁者不可同日語矣從之

開邊輸粟之制宜復

舊例塩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故西商大賈悉
於三邊自出財力招遊民墾邊地藝菽粟歲時

淮鹽每引舊法重二[illegible]斤，時有計利者曰：[illegible]一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請更其法，每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銀二錢得粟一石，鹽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鹽得八引之利，戶部以為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於戶部，由是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輟業而歸，邊地荒蕪，米粟一石值銀伍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近來私鹽四出，官鹽壅滯，司鹽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



部，雖歲入百萬，何益軍需，今欲足邊儲，其復輸粟之舊制乎，邇來亦曾開納本色，而召商不至者，蓋上納本色時，商自募民耕種塞下，而得歸為易，又塞下之積甚多，而價輕，又無[illegible]之患，今則耕種廢矣，塞下之積虛矣，穀價騰湧，強虜出沒，勢不安居，商人安得粮料應召募乎，欲復本色，非減斗頭，商商人，使商人趨利而開墾邊地，不可也，然必遲之四五年，而後得其大利。

鹽法諸弊

## 開邊大壞之弊

存積專為邊警多開，歷年引挨接濟，故自宣德至成化，常有商支未盡之鹽，嘉靖九年，六鎮四分開邊，六分存積，自增陝西固原山西之災，遂盡數開邊，三十七年，薊鎮有警，無鹽可開，將水鄉布等鹽亦查開中，一引兼帶餘鹽二百斤，重加倍。

## 開中勸借之弊

各邊開中鹽粮，務量彼處米價及道路遠近險



易具奏，召商中納，邇來邊納多不依時估，及轉運交收，領給勘合，私費尤多，以勸借為詞，陰行科罰，報草海貨商人規避，遂督沿邊有司，或報殷實富戶，或提原商驅逼上納，如捕重囚，商人招之不來，而逼勒富民代之，視往年權貴囑托願充，果何如也，今議于商人報納草束斤重，寬斗頭，計時估若干，與減數目若干，以補倉鈔勘合，不踰時。

鹽法開納之弊

一敵於定化□發以實報

每歲戶部□□納十□□其文書未至則內府□□豪之家徑持書札□託撫臣撫臣畏勢而莫之敢逆其勢重者與數千引次者亦一二千引次多爲買窩賣窩每專鹽一引則可不出大同之門坐收六錢之息至于眞正商人苟非買諸權豪之家丁丐諸貴倖之僕隸則一引半釐曾不得而自有又其支鹽也有伺候之煩其行鹽買易也又率爲餘鹽之賈所若人情何樂千此蓋緣比年巡捕都御史胥知其地與時不可久處則日夜圖維遷轉旣不免曲意以奉人加以時有喪敗賠蹟之失又每務彌縫而懼人之議其後故以運利餡人至于負累商人虧損 國計非惟不知恤而亦不暇恤雖其撫治仕宦之家與其舉人監生生員之室無不人人得其歡心甚至以之賞伶人犒樂工而亦莫之恤焉鹽政之壞職此故也



食鹽流弊

食鹽者乃正綱之已入官也擧屬高寶江儀泰興五州縣共行食鹽一萬八千五百五十引近皆獻納兵餉爲食鹽之餘銀巧立名色鑽淮行鹽如江南溧陽溧水高淳等縣署與淮商綱鹽隔別雖夾帶亦無大礙惟上元江寧滁和全椒含山江都泰興高郵寶應等州縣皆臨江臨河私鹽出沒之所藉官鹽恣行夾帶重觔六十斤小包淮揚州縣一票闖關蘇閘晝夜公行遍江與販是以土商日富而綱商受困矣痛革食鹽土商不許自行支賣郎不能盡去或照例於儀眞鹽所掣過內商綱鹽內抽買不許自行下場買補以圖夾帶此外如王府食鹽必從鹽院照斤先給勿通商人下場自買亦救時一義也



餘鹽流弊

常股以收成之時開中糧草價賤故一引之鹽得二引之用以爲利不厚則商人不過而邊儲不足何暇計錙銖之利哉今開鹽不時糧草艱貴復有處置科罰各色且昔年不□夾帶餘鹽餘必割以入官未有□鹽□價之說其後□割

餘鹽日積權豪倩官冒名始將餘鹽盡爲商納
價此一變也然亦未有餘鹽反多于正[illegible]
鹽七十萬引添引一百四十餘萬支鹽[illegible]正
時在邊中引一引運司當將支給今每引之外
必加二引是欲通餘鹽反滯正鹽納價腹裏而
欲餘鹽邊方可不可也
兩淮餘鹽令商人收買則可納價必開邊不失
鹽法初意若運司納價辟部必量裁餘鹽官價
猶之可也乃有正課未派而先估餘鹽之價者



有鹽未出場而先定餘鹽之數者有掣鹽未及
賣而先稱餘鹽之銀者使升斗米粟不得輸邊
中納而朘削至盡忍乎哉
巡鹽御史戴金一歲積銀百萬兩遂爲定例按
引未畢即追餘銀於是藏正鹽之價賣銀納官
而恐其去不復來執留三分之一以爲質召商
不至行文捉拿恐非侍御本意奉行者過耳昔
有盡收餘鹽歸官一說此法未可行之兩淮且
行之長蘆山東與其私帶私鬻不如自公蓄之

佐一緊急邊需亦飛輓遺意也設商旱示鼓舞
大都商人有一分之利即國家受十分之利游
客居間裹足而不入淮則朱提白鏹貫朽而皆
歸帑勿奪兩淮行鹽之地先增一切額外之課
總正太公平不近務財用一路尤見大經濟耳

鹽法職掌

大臣督理鹽課

國朝鹽政甚重往往特遣大臣督理其事正統
元年命行在刑部右侍郎王佐都察院副都御



史朱與言提督兩淮長蘆兩浙鹽課此提督鹽
課之始也景泰元年以鹽禁日弛私販者衆命
鎮守浙江副都御史軒輗兼理兩浙鹽課刑部
右侍郎耿九疇兼理兩淮鹽課三年復勅總督
漕運巡撫淮安僉都御史王竑兼理兩淮鹽課
計景泰間勅督臣蓋兩命云弘治元年命戶部左
侍郎李嗣刑部右侍郎彭韶俱兼都察院僉都
御史清理鹽法嗣兩淮韶兩浙至弘治十四年
戶部[illegible]以近年王府有食鹽之請織造開賣之

蠹獘　欽哉欽　名色附帶私鹽夾行江湖間
之弊、照今宜選差重臣前去兩淮查理鹽法
華乃以南京鴻臚寺卿而爲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清理兩淮鹽法、賜以專勑云、

巡撫兼理鹽課

正統四年、巡撫直隸工部侍郎周忱奏、近命臣
兼理松江鹽課、訪得各場去年以前共逋欠鹽
五十兩萬六千九百二十餘引、今年又該正額
鹽一十五萬七千七百六十引有奇、倘催煮海



之功、日有定數、今以數年逋負責其一日償之
民何以堪、乞將逋負之數自今年爲始、每年正
額之外帶補一分、則民力得以少紓、國計可以
漸辦、戶部覆奏請通將所逋均作六分、每年額
外帶補一分、六年內逋負可足、上從之、

戶部主事兼理鹽法

正統六年、戶部左侍郎徐晞言、鹽課日虧、蓋由
官失其人、非貪饕壞法、則柔懦廢事、是以商賈
守支動經數歲、每遇開中、人懷疑貳、莫肯爭趨

今行在戶部主事郭來學廉潔有爲、見在江淮
公幹、乞以兩淮鹽課委之兼理、必能肅清蠹弊、上
從之、

知府陞鹽運使

嘉靖二年二月、陞浙江紹興府知府鄭璣、湖廣
漢陽府知府歐詰、貴州府知府鄭信、俱爲鹽運
使、璣福建、詰山東、信河東、七月、陞山西大同府
知府杜旻爲河東陝西鹽運使、四年八月、陞廣
東廣州府知府簡沛爲兩浙都轉運使、



一朱平涵云、萬曆間蘇州太守石崑玉以卓異
陞運使、蓋出吏部題准、欲重其事權、崇其體
貌、與巡鹽道相抗、庶幾得清利源、比石將去
一御史劉使駁其移文、遂棄官歸、由此言之、并
璽旨亦不作准矣、何況其他、然考之永樂年
深大守況士英、亦以廉吏第一陞兩淮運使
則前朝誠有故事、而今不可行行、

郎中出爲鹽運司同知

嘉靖元年、陞南京戶部郎中李鏜刑部郎中葉

鐵宗府都事潘蒔俱爲都轉運鹽使司同知經兩浙鐵福建時長蘆

鹽運官加銜以重其任

唐宋之轉運使利權無所不握并兼刑名故其勢甚重　國朝一一分析銀解藩司米歸漕儲而運使獨主鹽政其居官最著者無如耿清惠九疇揚東里以首發過維揚止餽鞋一雙東里厚加接引薦之朝得陞侍郎當日京官外官相與如此即謂之三代以上氣象可也清惠墜後鹽政頗弛乃命以侍郎再出整理後乃差都御史且分南北增爲二又增爲四中間惟鄢懋卿最爲驕汰可恨龐惺菴欲振飭郎便見阻至穆廟初停遣顏任巡鹽御史與鹽法道而運使益輕吏部欲復舊制加優異是矣然不深惟極重之勢別有調劑而僅于體貌間爭上下其能有濟乎智宜擇其廢者加兼副使肴令鹽法道抗衡得□見撫按母班于太守之例鹽法道缺即用□□以次推擇爲布政開府則官重人亦重廢幾其弊可革而所重在彼不在此亭亦無如之何也

屯任法鹽任人

屯册藏南京後河先取抄呈一戶部一省直巡撫各一而先以可得易行者試之一方業有成則以例其餘先定原額徐酌變通以從前侵占私賣等弊一切赦之仍寬兩年子粒而後諭各行牛金牛粟之令此謂屯任法霍公韜曰九邊擇廉而才者爲屯田都御史兩淮廉而才者爲鹽法都御史俾兩人如左右手故昔年多以侍郎以中丞似宜復舊而其餘改用甲科總之鹽原絶關說數十萬可解于國如前傳鹽院願攜十萬鹽貲佐軍足風矣此謂鹽任人

屯鹽利弊相須辦

屯田之興也官不起科屯卒有利而無害況鹽商納粟于邊每引止二斗五升商之利厚矣是以屯卒始焉賴商人以便牛種之需既焉賴商人以護貿粟之利農商相利此屯田所以日廣

也使屯糧積于西北則東南之困運[illegible]緩乎

屯田之廢也官嚴科禁屯卒固不敢開墾況鹽商納銀于部每引至四錢八分商之利薄矣是以屯卒給焉耕種無其力既焉收穫無所售商農交困此屯田所以日費也然銀在部而官解于邊孰若商人自輸之尤便乎

私鹽不必深禁

論者謂私鹽不禁能阻官鹽者此襲舊時勦説耳今宜於額外多開商中聽其買補若慮勢要占窩專利則每歲開中止將引目發邊付巡撫都御史并管糧郎中掌管聽其就彼召商責限完糧而後頒給違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若都御史郎中召報容私致緩糧餉者聽巡按糾究則自無此弊矣至于私鹽不必深禁只於都御史汪鋐奏議官抽其半而給照許賣則公私鹽利皆歸國用而邊儲可足矣夫私鹽不禁則巡邏之卒可減而鹽徒意外之禍可弭鹽價[illegible]而竈丁鹽鬻于煎軍民得易于食其爲上下之利蓋不一而足也

# 錢法

## 錢法考

昔元主忽必烈以錢與鈔問劉秉忠秉忠曰錢用于陰鈔用于陽我國家起沙漠而臨中夏宜用楮幣不然四海不靖是以終元之世止行鈔法而不鑄錢及至正間脫脫爲相立寶泉提舉司至正錢而天下遂亂即今民間古錢並無勝國年號自可見矣我太祖雖嘗以科場落卷打造寶鈔然二百年來惟錢行而鈔不甚行秉忠之言益驗矣



漢武帝元狩四年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併兼之徒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按後世楮幣肇端于此又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按此楮法所由起也然錢與券猶是二物非若今之鈔即以鈔爲錢而用之作僞者逸臧而成之者薛田張若谷以[illegible]之物易有用之物顛倒孰甚

## 錢法格言

自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顗所謂不惜銅不愛工此二語者鑄錢之良法也劉秩有言鑄錢之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之由在於採用者衆耳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官禁之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銅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公錢不破則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未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宋朝鑄錢比前代爲多天下置監鑄錢總二十六處計其最多之年歲課至五百四十九萬貫韶州永通一監歲造八十萬貫他可知矣大抵國計仰給于此所以當時銅禁最嚴銷錢爲器者有罪漏錢出界者抵死惟其禁銅之嚴所以致銅之多銅多則賤賤則易致鼓鑄誠頗而民不至於甚困自王安石爲政始罷

□□奸民日銷錢為器□□□□□不□錢□之而國用日耗

錢法事宜總論 三条

今欲為權宜以足國用則策無過于鑄錢者奏則不獨苦餉且苦賦不獨苦兵且苦民加以□通近奉新議未免矯枉之過夫餉匱而兵流于賊賦急而民流于賊若郵符餼廩裁而驛卒輿皁廝養之徒投又流而為賊奈之何此中銅價平于京價勉奏工本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或謂六通之衢有妨制錢而秦自關隴以西萬山插雲人鮮牽肩臨之錢東不踰關西不踰河民間小錢槩非官製故民亦甚病之今以肉好易其瞻薄既于民便而黃白權宜之間即是利源不息之道耳是以買銅則每百斤價銀十二兩或十一兩或十兩零五錢上下以買倭鉛則每斤價銀或一錢五分或一錢二三分上下大約每準銅一百斤倭鉛三十一斤四兩配搭入爐鑄成錢得一百一十一斤計一萬八千五百文餘



二十斤四兩作折耗而其內再除銅五十且石炭四百餘斤木炭十餘斤約價二三錢下一各匠夫工食銀約二兩五錢若以八百文為銀一兩則每爐本銀二十四兩除諸費外得息大約五兩此子母可權者也而以行使于民間則半新半舊兼用以納糧于官府則半銀半錢悉收此公私攸利者也至若近日 朝廷令所在官私得開採銅以供鑄局其利便有進于此者大凡銅礦產于石山之中或高四五尺闊二三尺一條旋行如龍蛇狀內有銅礦則外必有礦苗從苗上開一銅戶用鋼鑽打入深則二丈淺則丈餘再深則黑暗而不可見底方始得礦從頭挖取每得礦百斤用木炭百斤將礦燒煉一火成銅鑛二火成黑銅三火成淨銅每礦百斤上者燒銅十五斤次者十一十二不等共用錘手并燒爐匠共二十名每日給工食共銀八錢用運飯運水夫二名每日給工食銀六分用幫扯提礦小夫四名每日給工食銀一錢二分用鍋

罪惟復舊制原善布政司鑄錢局照價數聽收除該地方散用外散諸各州縣即以交納及經項錢糧許民間納銀亦配納銅錢不必盡官置買只平買平賣銅商望風而至矣鼓鑄益多而利益匪然則加派可議緩也

鑄錢之利

錢之在南北都昔約利五分關上輸銅腳價多支可扣定五分之利使人莫敢涉手也應減定利爲三分且本少轉亦可大畧銅必善調商人



使不虧其銀卽與餉司作通融前半月移銀收銅卽後半月有錢抵餉一轉移間稍得利卽足斷不可扣定重利也惟扣利少始可召商買銅惟現買銅始可與餉司通融否則何從辦銅亦何從辦銀

錢法之弊

錢法弊於私鑄

錢法之弊弊於私鑄者多舊萬曆錢每文重一錢二分今新鑄錢重止八九分是以私鑄者[illegible]

每買舊制原官錢[illegible]錢藉以[illegible]
古之舊與同官私錢行是以奸商[illegible]而爲奸有時行則私錢得與官錢並價此錢在舖戶者多而欲出也有時不行則私錢二三文折官錢一文此錢在舖戶者少而欲入也此皆與其利權小民因而受害宜嚴加申飭[illegible]必照萬曆錢一錢二分重每文一厘十[illegible]凡在官[illegible]俱許錢納官錢行[illegible]

附

韓襄毅賦役法

凡天下夏□二稅歲入各以其地產爲其役舊
都北平而江以南粟四百萬石輸京師令百官
京衛軍而倚爲重鎭漕粟給其軍而書其分
封日若衍無限制于是本色起運者有京
通州倉京倉十八通十三折本色者有京或
內帑或太倉內帑十二太倉十八當因折色銀
太倉十一內帑十九司徒歲用之其京百萬耗銀五兩以百萬記之耗

銀五萬戶部類送則耗銀並作正支內庫收受則耗銀不入公文不可得稽矣諸親王
府有祿米各將軍府俸有祿米各省三司俸府
州縣官吏俸及學官弟子員膳皆具賦其中戶
工部所派存留起運該納之科又歲各不同吏
緣爲奸而殷實戶爲糧長者永充無易勢能爲
細民蓋輕得陽浮科而斂之是有徵收糧既訖
不起運轉展爲貨易至起家累鉅萬而蕩者將
國稅爲湮浪事覺至貨田宅賈妻子累親戚賠
償而身滅世也于是都御史韓雍撫江西蹠

請糧長階品官外諸錢糧近上者以甲爲差次
務從公僉充諸糧目視部所下京廠派單若諸
當輸納者凡十則如目派刻布之自千石以至
升斗無不均一故頭緒易尋分派易畢而諸里
甲□□金剛陸兩半圖半之亦具載條布山野
細民粗知布算者皆曉然于賦役派算之目即
官吏巨猾莫之能欺是以數十年江西民間尊
奉爲都則例如金科玉條莫敢變

歐陽鐸徵一等法


自韓襄毅而後徵一法一條鞭綱銀諸法雖所
任名異民咸稱便利徵一法者都御史歐陽鐸
撫南畿時督儲法也鐸督十郡糧儲曰吾不慮
他七郡獨虞蘇松常最甚者蘇夫蘇漕餉當天
下半即不給當如國計何厥田雖有上下然猶
伯季耳季畝僅至五升而伯十五倍之如蘇何
雖然版籍糧業不可遽變而加耗歲會固巡撫
之所職也昔周文襄據田以行法吾當因法以
補田令府州縣各總其畝之額而丈量田以正

計括其徵米徵銀之凡而計畝均輸之乃[illegible]予
上科則不易其舊而比其最重者與其最輕者立
科以抵損益務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爲過減
耗米派輕齎折除之以陰見輕齎不能盡者爲
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者猶藉其用
者從圩不從戶田爲母人爲子又令民丁出
銀錢額從母得仍十年之舊裁省郵置冗費
定收納例凡數十百條與蘇郡守王儀推行之
月徵一法于是諸郡糧雖不得減而得均方法



之行豪右梗其議大學士顧鼎臣曰徵一法行
吾家增糧且千石然爲百貧家減千石矣固當
爲國遠慮不可易也綱銀者舉民間應役歲費
丁四糧六總徵之在官法易知不繁猶網有綱
一舉而盡也一條鞭法者通府州縣十歲中夏
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上貢額募
加銀額若干通爲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其徵
收不輸甲通一縣丁糧派之而下帖于民備載
十歲中所應納之數于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

其起運存留若給者皆縣官自支解焉則[illegible]
通計十甲充一歲之役條鞭則合一邑之丁糧
充一年之役也輪甲則十年一差出驟多易困
條鞭分年出辦所出少易輸譬則十石之重
有力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易舉也諸役
錢今給主之官承募人勢不得復取贏于民而
民如限輸錢訖閉戶臥可無復追呼之擾夫十
年而輸一兩固不若一年一錢之爲輕且易也
人安目前孰能歲積一錢以待十歲後用者又



均徭之法通州縣徭銀數不可得減而各甲丁
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糧多則其年派數皆輕
丁糧少則其年派數加重固已不均而所當之
差有編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者有加二加三加
四五六者有倍納四五倍納七八倍納者甚且
相什伯則名爲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今合民間
加納之銀與入官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苦樂于
一縣十甲之中使人不費直徭戶不苦雜困便
如金銀庫草定名徭編之傳照司府例納銀爲

募人工食費止令巡守不與支收其收支委之
吏胥承索於官需索者不得行誅求者自
欽夕以時得代不久苦查盤吏有身役固不得
[illegible]逃倉中斗給于舊有募充觀充親充
[illegible]固當而募人爲看守其耗折亦徑戶自
償[illegible]而此償適教之使盜也今募吏充歲加
腳費折耗責之勢不敢自盜年終無浥爛之憂
又甚便諸遞運夫馬俱官吏支應勢不得多取
即用之不敢濫其大都徵附秋糧不雜出名目
吏無所措手人知帖所載每歲並輸可省總長
收頭諸費利固不可勝矣法本江西按察使蔡
克廉所首倡而諸上議具出王參政宗沐



## 開採　開納

黃思白議開採

兩議曰六府孔修六府者水火金木土穀也今
則但言水田賦而五金之開採有禁所謂六府
者廢其一矣且夫禁之者將以用之也遼東金
復海蓋皆礦之所自出一旦沒入於●如齋盜
糧當此三空四盡之時豈但苟且聚斂之術無
一不用頭搶縮舌於開採其故有二迂者恐蹈
言利之名辱者恐釀首事之禍故明知其有益
於救時而莫肯出頭承當耳不知礦徒之聚雖
不能無爭則有礦之處必有守巡兩道所養之
兵此兵者縱不能臨陣殺賊禦不能自衛於開
採經月之間消弭其或然之變乎且滇中行之
二百餘年有司大吏之奉入無一不取於礦安
在有首事之慮也況開採事領於撫按不遣中
使不擾閭閻正以爲鞭撻●●之資又何至於
歲歲加派吸民膏血一方有急四面從之爲土
崩瓦解之形乎

氣爲妙外有眞出山一蒸鍋取五六十斤每斤內有鈔三五錢者取來作用開法以地方大二主裝薰以油根戶主採取假如礦一百斤値銀十兩油糧戶只作五兩實與大戶使二人均利入巳均稅納官以廉能者董其役監取三日三夜通融計之十分取一取大戶并由糧戶其結造清冊入官數日一納國秘如有利則開者必不自止如無利則開者自息矣



## 董思白議開納

方今國計詘甚其所目前停止可以利之孔者獨開納耳而衰世苟且之跡亦惟開納爲甚非謂其褻國家之體開奔競之風也謂其以朝廷爲外府也夫俗之稱貸者貸其一而倍償之是坐困也貸其一而十倍償之是稱本也而開納類是何則彼所謂錢官者非能委錢於溝壑也所謂債錢者非能登避債之臺以免也必於貪墨乎償之是以目前之輸而易異日之爲厭天子以國爲家者也所屬藏者安從出哉其

宋華詩無在於此者請一切開其令之可乎